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〇〇册目次

毅菴奏議二卷（明）孫懋撰　明刻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靳文襄公奏疏八卷（清）靳輔撰　清雍正靳治豫刻本	〇七一
郭華野先生疏稿五卷（清）郭琇撰　年譜一卷（清）郭廷翼撰　清乾隆刻本	三三九
東家雜記二卷（宋）孔傳撰　宋刻遞修本	四八七

毅菴奏議二卷

（明）孫懋撰

明刻本（四庫底本）

孫毅菴奏議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孫懋撰。懋字德夫，號毅菴，慈谿人。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應天府尹。事蹟具明史本傳。懋官給事中時，武宗方狎昵小人，嬖倖用事，言官多所譴降。懋獨抗直不回，如劾奏太監于喜、史寧、張澤諸疏，俱能直陳無隱，頗著丰采。又所奏湖廣之管解綿花絨及嚴考察各條，皆足補明史食貨、選舉各志所未備。又懋是時扈從行在，其請急定平宸濠功賞，又請還京，屢陳遺誓，直指天變，至千餘言，亦具見忠讜。其劾江彬也，史言人皆爲懋危，而彬方日侍帝娛樂，亦不之見，懋以幸免，亦可謂彈劾權貴，奮不顧身者矣。集中諸疏，史但摘其大端，不能備載。今備錄存之，以與本傳相參考，猶可想見其遺直也。惟疏中所劾諸人，刻本多剷除其姓名，蓋其子孫避怨之計。今無從一一考補，亦姑從其舊焉。

毅菴奏議 二卷 明孫懋撰

四庫館著錄浙江范懋柱所進之天一閣藏本也首葉有翰林院官印 咸豐壬子秋日得于都門文英堂 樊庭

此寗波范氏天一閣所進 四庫著錄退本吾先君太倉公之所藏也光緒中杭州重復文瀾閣訪書仲武先從兄曾返寓以付丁丙松生蒐海內閣本外無多本矣書中塗乙改字出當時館臣之手其實亦何取乎爾徒為今日資狂吹耳悲夫毅庵諸疏謇謇不恤有古直之遺以席書之荒縱未嘗獲罪史謂以娛樂不見幸免者怨不僅論江彬一流為然矣明末南都再陷南東一隅猶號嚮義者前仆後繼卒至蹈海死而不悔豈非鄉先進忠謇之澤所為漸被者遠乎自海禁大開四明人乃以商業橫絕一時洎今海上數巨𦣻豪賈操縱一市之奇贏及販夫力役呼而能集萬衆者必指屈焉而范司馬四百年之書與袁經盧氏數世之藏皆於此時埽地盡矣同一季朝而風俗之殊變如此記此書重慨世道之升降也丙寅六月初伏壬子獨山莫棠

史200-003

奏議卷二　　　　吏科給事中臣孫懋謹

奏

○崇綱常以隆治道疏

臣竊惟

國家之治綱常爲重崇綱常所以隆治道也近者

伏聞

朝廷特降

勅旨遣中使起復丁憂大學士楊廷和臣仰惟

聖心所在豈不以廷和

青宮舊臣

黃閣元老不可一日不在

廟堂不容一時不經

聖目故特致眷戀之懷崇獎之禮千載而下未易得

也但臣竊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無古今

無貴賤無賢不肖皆當遵守服行不容私意有

所短長也綱常之重孰踰於此哉禮人子有父

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正欲全其終喪而不

以王命奪之所以崇綱常以隆治道者如此也

令廷和居[illegible]不從遵令起復則是以[illegible]其

情使不得終喪以報其親非所以化天下之孝

也我

祖宗以孝治天下雖庶人孫子短喪匿服者皆有法

以繩之百餘年來彝倫攸敘治化昭明良有以

也爾況於大臣民之具瞻風化攸繫而可使之

短喪以爲民望乎夫喪制止於二十七月計廷

和自聞喪以來纔及小祥繼而大祥而禫日月

如流服闋之期屈指可數何急於此數月而必

欲起之乎廷和博學稽古知之明矣且天經地

義發於良心臣誠知廷和豈肯勉從

陛下一時之命以壞萬世綱常之重必將伏苦懇請

而不赴矣但

命使未回終未能釋天下之疑安孝子之心且有司

供給日復一日所擾不細伏望

陛下收回

成命遐邇使臣仍虛位待之令其終喪即日倍道趨

朝以副眷注若有大謀議大政事許其實封

聞奏或遣使就家如此則廷和內得盡人子報親之

情外不忘人臣愛

君之念一舉而忠孝兩得矣綱常由此而益崇治道

斷此而益隆天下幸甚公議幸甚
正德十年十月二十日
○○重委任以存
國體以安人心疏
臣仰惟我
朝廷稽古建官內則嚴御史之選外則重郡守之職
誠以風紀之司閫
國家之重輕牧郡之官係生民之休戚委任之權
不可不重焉者也
陛下即位以來尤加慎擇所以委任之重而望其獨
持風裁為民造福之意至深切矣頃者切聞御
史張經巡按直隸劾奏鎮守太監于喜貪婪失
事而反為于喜所誣寧波府知府翟唐參劾部
民王臣不法事情而反為市舶太監崔瑤所構是
二臣者俱奉
欽依拏解來京臣庸愚聞
命驚愕誠不知
聖意之所在也將張經翟唐風紀有不職民社有不
勝耶抑于喜等報復私讎誣執其事而誤
陛下之聽耶不然以

陛下平日委任之重責望之深而何至於此極也夫
天下之事有是有非而處事之權有輕有重斟
酌可否之幾在
陛下一轉移之間耳臣風聞于喜者故違
勅旨輕舉燒荒損折官軍幾至大挫其罪甚重張經
慮得其實而劾之不為不是矣彼喜之所奏不
過挾讎之舉耳
陛下何置于喜不問而獨怒張經耶又聞王臣者乃
崔瑤用事人也許取民財致殺逼婦女其事發露
知府翟唐承委鞫問鍛鍊刑罰過峻不過欲得其
實以與民除害為
陛下造一郡之福耳亦未為不是矣彼崔瑤知而不
戢縱使害民亦未能無罪也
陛下何不怒于害民一王臣而獨忍於為民之郡守
耶且臣聞之
朝廷之體不可不重御史以司監察之權重郡守
以任師帥之責邇年以來凡御史奉差於外者
如施儒余珊李穆累經拏問而知府孫祿周箴
亦往往曾解赴京中外驚惶人人自危臣竊料
聖意特欲因此以薄示

天威甚肅臣工耳然方今天下中材最多庶官之中
涵養純固雖利害禍福交至於前而能確然不
奪者無幾也萬一為御史者皆以經等為戒為
知府者皆以唐等為戒惟事詭隨靡然日趨於
下如昔人所謂寧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寧負
公門而不敢負私室者
陛下何利而使士風至此哉伏望
陛下俯察愚言
特勅法司從公體勘據實奏
聞果如臣所聞將張經翟唐卽

賜寬宥于喜等明正其罪以為欺罔之戒仍乞
陛下重念國體令後御史巡按或有不職遵依
祖宗舊制令都察院嚴加考黜郡守如有不才聽監
司糾舉或朝
覲考察一體降免毋致紛紜驚駭聽聞則
國是以明
國體以正人心服而天下安矣
正德十一年正月初六日
○○懲兇惡以安人心疏
竊者傳聞織造太監史宣與沛縣官

奏許尋奉
欽依將主事等官王鑾胡守約等拏解去訖臣聞之初尚
驚疑謂胡守約必有過悞
御用重情
陛下因史宣之奏赫然震怒而有是舉隨訪得史宣
在途酗酒作威肆行兇惡所過軍衛有司驛遞
巡司衙門每處索要茶果分例或逼取折乾起
關等錢多至百六七十兩少亦不下百三四十
兩又且聲言
欽賜黃棍專令打死官吏勿問隨路凌辱指揮知縣

等官及嚇死宿遷主簿孫錦打死泰州船戶孫
富人民逃竄鷄犬驚散風聲氣焰有若雷霆道
路傳聞莫不震駭計其所獲動盈千數流賊之
害不除于此及照史宣織造有年貪虐日甚若
折收下程索要水夫月錢贓賄之入亦動以千
計南京軍民痛恨入髓先經南京科道糾劾未
蒙究治近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崧奏稱
進貢
進鮮等項
黃馬快船管運官員多勒人夫嚇取財物綁縛官

吏乞更出榜禁約等因已經該部題
准凡
進貢船隻務遵
欽定則例上水人夫二十名下水人夫八名差撥應
付除冰鮮外其餘歲例供用之物不許開文關
寫添撥人夫字樣如有仍前違例索取財物及
曲爲奉承者許巡撫巡按巡鹽管洪管閘等官
指實參
奏處治
詔旨已行史宣何人乃敢公然不遵僉肆兇暴一不

滿欲輒行搆陷職官若王鑾等果被中傷則凡
各官聞風畏懼莫敢誰何
禁令不足行耶臣切觀
憲廟時太監王敬帶領千戶王臣江南爲害該巡撫
官王恕奏其罪惡當明正典憲今史宣惡浮於
敬而又帶領吏臣爲脅威劫虐若宣者眞罪當遵
豺狼也
陛下明足燭姦仁足保民而忍容史宣之惡如此耶
況各處
貢木續至若不爲慮臣恐沿河軍民無以自存人

情洶洶易於生變昔宋朱勔以花石綱擾害江
淮卒致靖康之禍今日之事安可忽以爲細故
哉惟
陛下惕然深思超然遠覽即將史宣寘之重典王鑾
等復其原職庶使刑政允當人心稍安而禍變
可息矣
正德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劾不職乞
賜罷黜以消災變疏
臣竊惟災異之來實由人事人事失於下則災

變見於上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
頃者伏覩四方奏報災異比之往年特爲尤甚
豈非群臣不能盡職之所致耶伏念臣猥以庸
愚誤蒙選擢寘之言論之司委以耳目之寄凡
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庶官之賢不肖皆得
以聞之亦皆得以言之若聞之而不能言言之
而不能盡或既盡言之矣而不能委曲開導以
致
主上之必納皆所謂失職也然則臣之失職亦多矣
若近者以用舍之未審於是有明

國是之言以委任之未專於君有存
國體之言以儲副之未建於是有
定大計之言以
天變之未回於是有賞僭者之言民害當去而憂其
未去也於是有保重地之言兇惡當懲而慮其
未懲也於是有安人心之言姦有當昭而微有
未防也於是有安
宗社之言是數言者皆有益於
朝廷有關於時政有切於生民有繫於庶官之賢
否者也臣晝夜以思詳復以議而後敢言亦庶

幾
仰績之餘施行一二以少裨職分之萬一也豈意
陛下宜切留中不報臣卽不嘗深已經
聖覽以爲不急姑寘之耶將左右權幸務爲壅蔽未
之達耶謂曰壅蔽以
陛下之聰明察下左右之忠誠事上且逆瑾殷衷方
切爲戒寧有是耶謂曰不急
陛下亦宜批降明示
大廷公議可否可則行之否則寘之其或臣情有
過激言有太驟或誤犯忌諱或觸忤權貴

陛下幸而賜之優容可也加之罪譴可也何乃是非
不分可否無辨而竟
留中若罔聞耶萬一姦人緣此陰相結黨公爲稔
秘果有警急
陛下不聞大臣不知其禍可勝言耶臣竊聞明目達
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
伏願
陛下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則天下之幸
宗社之幸也若臣待罪無狀不能匡贊
大猷裨益化理以致人事缺失上干

天變災異頻仍以貽憂
宵旰負罔之罪不容誅矣伏願
陛下特賜罷黜以爲人臣不能盡忠者之戒仍別求
方正才識之士俾居諫垣納誨輔
德以副選擇之意庶幾人事以盡
天意可回災變可弭而臣尸素之咎亦可免矣臣下
情無任戰慄感仰之至
正德十一年六月十九日
○○分臺疏
臣等與崔奉本衙門閔劉巡視中字等庫除巡視

外近准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手本據湖廣襄
陽府襄陽縣解戶趙子明通狀告稱管解正德
九年分折種綿花絨七千斤到部秤驗完足外
思得該庫經內官等茶果等項使用共要用銀
一百二十五兩四錢鄉民在京無從揭借告乞
暫放回籍措辦前來完納等因到部送司卷查
先奉本部送據湖廣布政司批差本解管解正
德九年分綿花絨七千斤到部送司秤送問據
告前因查得弘治十七年該吏科給事中許天
錫題奉

欽旨各處百姓每輸納錢糧到京十分艱苦近來內
府各監局各庫并各處倉場及各門管事內官內
使人等好生不畏法度凡遇收放錢糧多方勒掯
巧取財物又縱容下人通同作弊非止一端解納
人等使費浩繁負累揭借傾家蕩產經年累月不
得完納受苦無伸甚悶傷今後敢有仍前玩法
生事害人的著緝事衙門用心密切體訪并被害
之人指實陳奏拏送法司治以重罪不饒欽此又
查得正德七年該雲南等道監察御史[illegible]
題奉

聖旨是國計重事近年費用太多的係多或宜深慮各
倉各庫各門官員已累有旨禁約全不遵守本當
黜革[illegible]查照[illegible]有仍前需
索的[illegible]之人陳
告[illegible]一一頂補
如有[illegible]不虞治欽此
除[illegible]
內府解納錢糧使費[illegible]經題本
聖旨禁約[illegible]及開告該庫等項銀兩數多事屬違
合行查究為此除票堂外合用手本前去煩為

查究施行得內備行前項應行該庫查究稽
據大使臣[illegible]得[illegible]子明綿花絨斤重人
單俱未到庫所告內官梁忠等使用銀兩緣無
知見無從查照等因臣參照解戶趙子明所告
雖其詞出於一面原其情甚非得已或得於上
手納戶之侍或出於在外攬頭之指派驚惶
無奈欲脫回其稱原借措辦未免重令小民
加納戶錢困民者耶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其
心傷則其本傷今生民窮困日甚無聊與其以
極尚不能措加以剝剝如此其何以堪是[illegible]

不加之意也臣又訪得見今各庫內官貪濫者
頗多無譏者甚少誅求解户日甚一日令該庫
解户既逃其他庫解户能保其不逃乎一逃之
後往役經年錢粮何以得完國用何以取足伏
望
陛下重念邦本深惟國計特
勑該部轉行南京內外守備衙門照略本
欽依事理嚴加究治禁革仍公同訪查各庫見在管
事官員中間有能守法奉公者照依舊額每庫
量留一員名或三二員名同該庫官收支錢粮

其多餘添設貪濫害民之徒盡行汰黜庶幾積
弊可除民困可蘇而庫藏由之以充矣
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亟黜貪污以勵在位疏
臣近觀吳本自劾不職未蒙罷黜預越無措然
竊惟君子一日居其位則思一日彈其忠苟有
所見詎敢緘默臣據者伏聞
朝廷以遐方多事國用匱乏
簡命南京刑部右侍郎熊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藍某
前往兩淮長蘆清理鹽法以佐國用

天下事所以委任而責成之者可謂重且切矣為
臣者正當仰體
聖心夙夜匪懈思所以振風紀除夙弊使鹽法流通
歲課增衍可以給軍需固邊防可也夫何本官
受任以來專事玩愒清理無聞貪污尤著其取
於商人也則計算鹽引而賄賂公行其取於運
司也則增收鹽價而贓餘私入且又縱容增以
來往各場俸給以致流離驚懼不堪大傷廉恥
掃地臣仰惟

祖宗以來鹽法甚嚴凡權豪勢要中賣私鹽者既著
律例以禁治之矣出辦地方設有運司者又差
御史以巡視之矣今又推選風力大臣以清理
之者豈不以法令雖嚴而貪污所不免乎巡視
雖設而職任之尚輕乎夫正己者可以正人有
守者乃能有為今某之貪婪如此污穢如此其
何以抑豪右禁奸欺而使鹽法之清哉近該巡
鹽御史王金劾
奏本官貪跡[illegible]所不容
況先是累經彈劾今又[illegible]無畏忌略不思
朝廷之所以委任我者何如體[illegible]之所以推薦我

者何如而乃忍於忘
國家之急亟於營私門之計如此乎若人而苟容
於
朝在位何所懲邪伏望
皇上將藍某 亟賜罷黜以爲大臣貪污不職之戒仍
別選素有才望相應大臣一員以充其任庶幾
分
朝廷之憂委清理之責鹽法大行而國用可饒矣
正德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公舉錯以隆治道疏

臣聞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
直則民不服夫以舉錯不同而民之服不服由
異則於治道所關不小也枉直賢否之間奚可
以無辨哉臣切見先任光祿寺少卿馬某 先蒙
欽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未遂便私輒敢奔競爲
子紡等情具奏留京敘用之云蓋不待知者
而後知也當經吏科參出吏部覆請皆公道也
所激也既未
乃得復蒙
欽陞太常寺少卿是豈以直而必舉之耶御史

華因入
廟監禮接引福經條陳五事雖其言涉於狂妄其欲
忠於所事之心要亦不可誣也已經法司問擬
不應連是遷職亦足以償其罪矣乃不蒙
俞允仍令革職爲民是豈以枉而必錯之耶以臣愚
見觀之某 一與緣自圖奔競無恥所謂枉者真
若人也況
朝廷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某 何人顧可擇官
而仕乎徐文華志存與擅言出無私所謂直者
其庶幾也況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

斯乃以直取人顧可以直而棄乎且臣於某 一非
有怨也誠慮幸門一開士習由此大壞而不可
以復收也於徐文華非有識也誠恐言路一塞
下情由此壅滯而不得以上
聞也伏願
陛下特賜
宸斷明示去取於某 一罷黜徐文華留用庶舉錯以
當人心以服治道已隆而益隆矣
正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公糾劾以嚴考察疏

臣仰惟我
朝稽古定制凡在外官員三年一朝
覲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以去留之是卽唐虞三載
考績成周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之意
也
國家承平百五十餘年吏稱民安治化之隆卓越
前古有由然矣茲正德十二年復當朝
覲之期考察之典復當一大舉也臣竊惟天下不職
之官其狀有五曰貪酷曰不謹曰罷軟曰老疾
曰才力不及夫貪酷不謹者害民罷軟老疾者
廢事才力不及者雖有恤民勤事之心而民或
不被其澤事亦同歸於廢而已矣臣固知司考
察者必能仰體
聖心以張公道所謂五者之狀不能以倖免矣但臣
老慮人之誠僞難知而世之毀譽無據一爲所
蔽取舍混殽則巧詐得計公論不明尚何以考察
爲哉然此不惟當事者之責亦臣職叨耳目者
之罪也是以夙夜靡寧咨訪偏及而有以得其
情狀顯著公議不容者敢不舉其人爲
陛下言之乎山東登州府知府某一山西右參議某

人貪鄙成性而名教之難容山西左布政使某
一右布政使某一汚穢苟容而廉耻之盡喪
陝西副使某一河南僉事某一恣橫自肆罔恤
人言浙江左參政某一山西副使某一贓濫
已彰奚能自解江西左參議某一僉事某　阿
權勢而清議久乖陝西右參政某一廣西左參
政某一被論列而前非未改四川僉事某一廣
西僉事某一任鷹犬而過納贓私汚名大播山
東副使某一陝西僉事某一當出差而大行賄
賂遺臭尚存江西撫州府知府某一貿雉異而

厚遺當道外議昭然四川重慶府知府某一嘗
歸訃而濫罰小民士論難掩河間府知府某一
贓貪有跡論劾既明江西瑞州府知府某一科
罰無名怨讟煩沸四川右布政使某一慣能奔
競笑罵於改官之時廣東左參議某一素著貪
貪網漏於考察之日山西右參政原任揚州府
知府某一盜名苦節錢糧出入不明贓私可知
貴州丁憂左參政某一假名道學閒喪濡滞不
行孝心何在廣西右參政某一江西左參議某
一廣東左參議某一管糧同收乎分利山東副

使某｜山西丁憂副使某｜｜雲南叅政原任陝西副使某｜｜督學昏著乎汚名安慶府丁憂知府某｜貴州石阡府知府某｜｜居官俱有贓貪之實湖廣永州府丁憂知府某｜福建延平府丁憂知府某｜在任均乏持己之操湖廣鄖陽府知府某｜廣西平樂府知府某｜江西吉安府丁憂知府某｜僉憲殃民詎可居乎郡敘山西副使某｜僉事某｜山東僉事某｜｜姦貪利己實有玷乎憲司原任真定府知府某｜實跡已形豈宜改調起送鎮江府知府某

｜暴行已著惡可復留先任福建左布政使今陞應天府府尹某｜平日雖清白著稱一旦以贓汚見敗晚節不立公論難容凡此所謂貪酷不謹者也原任山東運使某｜昏懦不立縱吏胥以爲姦湖廣寶慶府知府某｜優柔不斷廢民事於不理陝西副使某｜粗鄙無識風裁不聞浙江右參議某｜江西南康府知府某｜老病侵尋難免苟安之計陝西鳳翔府知府某｜四川順慶府知府某｜精力衰倦不無廢事之殃河東運同某｜風狂有年尸素無恥凡此所謂罷軟老疾者也山西副使某｜人品庸陋詎堪學校之司江西僉事某｜｜行事乖方甚貽士子之怨應天府府丞某｜糊塗而任吏作弊致民怨嗟四川右參議某｜｜昏庸而惟吏所爲政體大壞廣東僉事某｜｜同膺清軍之差略無風紀之力凡此所謂才力不及者也夫貪酷不謹者罷軟老疾者例應罷黜才力不及者例應降調臣直據耳目聞見所及實跡彰著者言之然天下至廣庶官至衆耳目所未悉者尚多伏望

陛下特
勑吏部會同都察院通加體訪一體黜調以爲不職之戒則舉錯當而勸戒昭賢才衆而庶績咸熙爲
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

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崇廉恥以正士風疏

臣聞之宋儒游酢有言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

之少則人慼之久則天下相與而傚之莫之以
爲非也然則無恥之風何可不崇於世哉所以
崇之之術無他亦曰重公議明
國法使無恥之徒不得以苟容而已矣今之被
鄉無恥最爲甚者臣近見二人工部營繕清吏
司郎中某山東登州府知府某是也其已
往貪塗顯跡累經科道糾叅劾論矣若某
某既叨營繕之職管理
乾清宮工役正其分也況總督者有府部大臣監
視府有科道等官功尚未幾衆方効力經之營

鄙厠於其間獨何幾哉顧乃夤緣僥倖急於陞
職覬其欲援少卿陳恭事例專管大木則某之
本心可見矣某某果有桑梓之念即日懇疏解
官而歸斯爲孝也況
國家用人之道內外自有常格京職之役未聞便
養其思養親欲改京職獨何爲哉此蓋詐冠欺
罔希圖美官覬其自欽當任通政司參議先爲
張本則某之真情自顯矣以其誑此二人者穿
窬同行市井爲心富貴是圖廉恥罔顧仕爲溢
溢於私室財賄交通於權門甘心笑罵而不羞

醜顏彈刺而自若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
有某某之謂也天下公議切齒二人恨不
速從摒斥永絕其跡以無爲士風之玷治道之
蠹也頃者乃間進說因內批大監劉某之薦
朝廷未嘗顯其過惡復加陞太僕寺少卿之職
矣僥倖某某之徒將復有如某某者矣不察其姦
究其罪而遂以京職寵之是官以幸得志奔
競成風所謂上下不恥已而以干進爲事未發舉
職而以請託爲先習俗日壞人材日衰欲相與
陞至治胡可得哉是故管子亦有言也以禮義廉

恥爲國之四維廉隆唐臣也以廉恥道消列國
之亡四紀之二言者真萬世之藥石也臣備員諫
垣有所聞見不敢隱默伏望
陛下俯納芻蕘之言決敕
宸斷仰
勑吏部查照先該科道官糾劾某某一一查會實跡
并令會稱欺罔情由備行法司依律取問輕則
罷黜重則竄逐夫然後公議始快
國法始彰廉恥之風庶幾可興於世士習敦而人
材盛矣天下幸甚

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大本急務竭愚衷以圖報稱疏
臣伏念備員諫垣于茲有日愚衷未竭夙夜靡寧
忘食忘寢深紀
天威日羅罪愆於
國事無補於
陛下聖德有累也夫既無補於當而又有累
聖德則臣妄言之罪或有甚於不言之罪矣以是因
循將發復止然罪愆自咎旁徨益深頃者伏聞
車駕

大祀南郊尋游海子當時大小臣工罔不相顧失色
誠以南海子者延袤不啻數頃僅
容與一日周游不及則
聖御何所安止大體何由
慶成於是相率具疏請還報
陛下聞言即悟從諫如流即日
車駕還宮
慶成大饗神人胥慶中外歡忻雖古帝王之稽衆
舍己帝舜之明目達聰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
從諫弗咈不是過也臣以是知

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臣昧敢言之直
陛下有優容之量而臣負隱默之罪非一日矣於是
旦暮且懇披瀝肝膽謹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
之急務昧死爲
陛下言之何謂大本一曰保
聖躬臣聞之詩曰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保者謂保其
身體蓋太保之職也然則王者之所以自保可
知矣君近者游幸射獵之際有馳逐之勞有銜
橜之虞非所以保
聖躬也況

陛下春秋鼎盛
儲位尚虛正宜優游
深居順受
聖懷近關雎窈窕之逑廣螽斯子孫之福以上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答四海臣民之切望也且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況
萬乘之尊乎伏望
陛下恬神寡慾凡游畋佚樂之習無內無外一切戒
絕自然
聖躬有養和氣召祥

皇嗣由是誕育
宗廟生靈永有賴矣二曰早
視朝臣聞之禮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
適路寢聽政釋者曰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
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自古
帝王迨我
祖宗之御天下莫不皆然今
陛下一月視朝不過再三退朝之餘日已昏晩則何
以通上下之情決可否之計哉且四方
朝貢而至者觀望彼繫畏怨所聞也伏望

陛下乾剛夬決勵精圖理日出而
視朝辨罷而聽政則所謂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內
而中國尊安外而四夷畏服矣三曰御
經筵臣聞之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
訓乃有獲釋者曰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
反之己我
國家開設
經筵之意端在是也今
陛下每遇講期輒聞報罷講讀之官徒爲具員則何
以資多聞之益正稽古之學乎哉然自古成德之

主未有不以講學親賢爲務者也伏望
陛下日講月講務循常期因以延見羣臣切劘治道
則所聞皆正言所接皆正人學有緝熙於光明
聖德日新又新矣夫此三者皆不出乎
陛下之一身一心而天下之安危治忽繫焉故曰大
本何謂急務一曰任老成夫自古守成之君必
資老成之臣以爲輔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是欲用老成人而不可得者顧今有之而
可以不用邪臣切見大學士謝遷都御史林俊
尚書韓文孫交皆嘗歷事

先朝或與受
顧命或敭歷中外誠一代之元老宿望也今雖久去
朝廷乃心罔不在
王室況天下之人想望丰采翹首跂足以冀其復
用如蒙乞
勅各該有司或遣行人等官以禮聘召督促赴
闕置之股肱喉舌之任必有興治致化之功裨益
聖政寔隆太平所謂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平和之福
者是也二曰廣言路夫治道之隆替係言路之
通塞故曰興王賞諫臣未有忠諫不用而能善

治者也臣切見給事中如王元凱張原御史如
周廣高公韶主事如戴冠黃鞏行韓邦靖李中
編脩如王思之數臣者素負忠義兼有才識往
者皆以言事罷謫或自請謝未蒙收錄非所以
作忠諫之氣開敢言之路也如蒙乞
勅吏部通查前此言事謫去之臣有如前數臣者一
體起取赴部復其原官或別加擢任則忠良效
用讜言日闢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不越此矣
三曰重本兵夫兵部者本兵之寄即近古樞密
院之任者也有宋韓琦范仲淹皆一時名臣也

先年陝西四路招討經略使後乃並授樞密副
使當時議者謂宜一處乎內一處乎外蓋以二
人之在軍中備知本末內外謀慮足應機宜方
今邊境多事本兵之寄不可不重其選也乃若
宣府之警昔以大任至委之於侍郎丁鳳非以
在其位而不得不任之耶蓋平日輕授之過也
其後卒任彭澤近者甘肅事情緊急
朝廷簡任亦惟彭澤一人耳夫以彭澤之忠義智勇
所向有功任之誠當矣不知用以給彭澤者果
誰歟書曰三有宅克即宅三有俊克即俊宅謂

在位者後謂儲養以待用然則今日欲預選以
待之者無他惟於各邊巡撫重臣皆精擇其人
而任之必久後其備禦之有成功然後以次授
之本兵如此則外而巡撫既得其人內而本兵
亦皆得其人可以協機宜可以備遣委矣如蒙
乞下
廷議今後當推各邊巡撫之任務在得人以為他
日本兵之地而此本兵之寄必於邊任者是擇
此則重本兵之道也四曰嚴邊防夫邊兵之設
所以防禦夷虜也承平日久戎備廢弛極矣也

今
朝廷久留邊兵演習
禁中坐食
京師示虛關要之地若宣府之警言虜衆數萬而守禦
之兵不滿萬人長驅深入無足復此及照各關
守臣類皆後出士守或收納月錢以致關門無
結草之御此從此錯誰何之人如蒙乞將原留邊
兵遣還本鎮以時操備仍
勅各邊撫按官員清查役占等弊嚴加禁革庶行伍
整肅而邊防益嚴矣五曰理財用大財者為

之命而萬事之本財用不足國之大患今言所
急莫不在此邪師旅宦興則餽餉告急矣往往大
司徒有開例入監之請然此亦大不得已而出
策之下者也蓋亦反其本耳若人謂三冗不去
不可爲國今日之冗臣不能以悉數姑以耳目
之所及者言之若南京各省府不急之織造錦
衣衛冒功帶俸無限之監員兩京各監局買辦
之工匠凡以靡天下之財耗大倉之粟者視
祖宗之時不知凡幾倍矣欲改之何而能使財用之不
竭邪紹家乞

勅戶工二部檢尋
祖宗以來并近年會計經費簿籍逐一比附見今支
發者如前項浮冗並行
裁革凡是不爲裁省撙節多財餘國用不乏矣夫此
五者皆有關於今日之大政不可以爲緩而忽
之者也故曰各必務維然至以是數者日冒干
天聽非以苟且塞責也實以區區忠愛之心將以圖報
稱於萬一也伏望
陛下留神採納而見之施行亦如近者開納在
廷諸臣之所言則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臣無任

激切願望之至
正德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守衛牌面疏
臣先准本科關巡視
皇城各門除巡視外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日據
南京金吾前衛把總指揮僉事李綱呈稱本年
五月初六日至六月初八日終守衛
承天門帶管
長安右門隊南京虎賁左衛中千戶所管隊百戶
賀良呈稱隊內軍人楊秀峯一向跟隨本門官

奉御張澤於本月初七日被本官將本役牌面
打破用膠黏定等因本職一向得患心氣疼痛
等病今治痊可思得守衛牌面爲重理合具呈
施行等因隨又審得百戶賀良執稱委於前項
月日有守門奉御張澤令楊秀峯上網捞魚因
遲澤手持木棍將秀峯背膊打訖一下第二下
將秀峯門牌懸帶守衛木牌打破用膠
黏住是實等因到臣竊以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
宮闕具存守衛之設良有深意今照奉御張澤

史200 018

從直軍用威凌虐以致打傷懸帶牌面指揮合
事本衛明知守衛重情却乃遲延日久方纔塞
呈中間顯有通同回避情由俱合有罪若不重
加究治無以懲戒将来如蒙乞
勅法司轉行南京法司通提到官依律取問庶将來
官軍表守衛日嚴
祖宗關係之於萬萬年遠矣
正德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任老成以圖治安疏
臣竊惟自古國家所以治安永久者皆賴老成
人為之輔佐故書戒遺老德詩欲詢故老而稱
七十致政若不得謝不俟朝皆言老成人之當
用也誠以老舊之臣閱世已久歷事已熟智遠
有容為遲之見廢固有松柏之操其於國家非但
平日有補緩急尤足倚重詎可一日而或去
朝廷邪近者不數月間在位大臣有引請而聽其
去者已三人治而大學士楊一清去其後新
貴妾今左都御史彭澤又去矣去楊一清新貴
之去皆懇疏三四而後得請此猶可諉也若彭
澤者辭章再上

俞旨已下
天語雖温勉留未切臣愚昧誠於
朝廷之意有所未諭也伏念今日四方水旱頻仍
人民饑困西北用師不已
國用匱乏又其大者急者
皇儲未建國本未固人心未安災變未息天下之
事日多
朝廷之憂方殷
廟堂之上誠不可以無任事之臣也而乃今日去
一大臣明日去一大臣非惟人情駭異将俾在
位者皆動其欲去之心而不能以自安矣夫人
才難得得老成之才尤難
國事孔艱責猶當任而可以紛紛聽其請如此哉
且汲黯在淮南寢謀司馬相宋邊境少事如
彭澤者歷官中外才節並著况近年奉
命出師所向有功雖皆
朝廷
天威遠加睿算先定亦由澤之忠勇奮發士卒用命
敵人聞風而退却耳即今[illegible]虜[illegible]没
朝夕伺我虚實一旦得聞平日其所敬畏之人

已請疾而去能不益無所憚耶故曰誅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臣備員言官感惻時事寸衷迫切
不知避忌伏望
陛下聖度優容睿衷亮察念老成人不可不惜
國家事不可無慮其彭澤雖去急
遣使挽留收復
成命若先年去位稚臣其間精力未衰人望攸屬者
特起任用庶忠賢滿
朝以相與共圖國事
國家所以長治久安之道盡於是矣天下幸甚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二日
○○戒不虞以保
宗社疏
臣先於本年正月
郊祀後聞
乘輿幸南海子遊獵已恐啟輕出之端或生不
神器之重壽具疏
上聞未蒙
俞允方切憂惶忽又得聞
乘輿於八月初一日

臨幸昌平欲過居庸關往宣大等處臣相顧失色神
魂飛越手足無措於是昧死敢言
陛下一身
宗廟社稷之主也
陛下重其身是欲重
宗廟社稷矣然則今日不自重豈所以保有
宗廟社稷乎夫古者出稱警入言蹕是古之人君未
嘗輕於出入也我
祖宗以來每歲惟
大祀南郊

車駕一動正以重出入而戒不虞耳乃者
陛下無故自離法宮所率人馬無幾遠至邊關且欲
遠臨敵境臣誠不知
陛下何以不自重若此豈以西北二邊屢犯疆場
皇威震怒欲一鼓而擒之耶明監未遠觀於土木之
事可知況當是時
英廟特委親王監國
詔諭百官居守然後六師啟行猶不免於一時之難
以遺千古之恨至今言之可為寒心今
陛下一旦輕身而出

史200 020

兩宮母后未知所之師保大臣未知所之四方之貢士
奏曰陳四夷之
朝貢日至諸司百僚日俟
宸斷以共其職者何限
陛下果當諱之委耶堂堂京師又寧令誰守耶用是
觀之是
陛下不欲保有
宗廟社稷矣仰惟
太祖高皇帝間關百戰餘二十年而天下始一
太宗文皇帝驅馳兩京越五六載而天下始定自是

列聖相承咸念艱大之投不忘兢業之守而天下始
治以安今
以後
陛下享有成業十有二年于茲寧忍不以
祖宗為念而輕出
乘輿未返
九廟神靈不安
兩宮母后不安內外大小臣工軍民萬姓之心皆
遑不安於此又寧忍於恝然哉見今宣大二三
虜聚連營萬一姦細窺伺撓

乘輿不備荒郊草野之間環衛疏闊苟有
包藏禍心雖神靈擁護亦所傷多矣不可以
不戒也昔聞漢御史大夫薛廣德之諫元帝欲
以頸血污車輪今臣遂處
留都恨無由親當
乘輿以死報
陛下區區忠藎亦惟願
聖主不蹈危而已伏望
陛下上念
祖宗念

母后下念四海臣民早
賜回鑾以慰神人之望自今無復輕出以重遊樂用
戒不虞
宗廟社稷億萬年無疆之祚也臣無任懇切願望待
罪之至
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時政疏
臣仰惟
朝廷政令率由
舊章無稽志之失因時損益適變通之宜行之天下

而安僨之萬世而無弊者臣方將順不暇何所
復言但竊聞近者忠有一體而議擬之間
聖斷或有未及法有一定而紛更之餘奉行遂至矣
當凡爲時政末事不敢隱默請得條舉爲
陛下言之五事者何一曰人才所以濟化理也近該
吏部題
請查取丁憂養病官員欲行各該巡按御史備查兩
京翰林院科道部屬等官丁憂患病在家者即
便給文催促赴部聽用伏蒙
聖旨俞允此見

朝廷
君相一心振拔幽滯庶收遺才以濟化理之盛舉也
但臣竊謂人才難得不可輕棄前項官員起用
固已允愜衆心若近年以來各官有因言事坐
謫下僚及廢置田里者雖嘗時誤犯之罪已見
寬宥然一念忠愛之誠[illegible]
竟凌然心志堅苦之餘悟悔自新之日才節必有益
人
朝廷正宜收録伏望
陛下天寬地容始棄終取并

勅該部查
請果者設黜之懲生還癈介之忠則忠良效用而治
化益隆矣二曰商賈所以通貨財也近該都察
院題稱京擴征以蘇民困欲行浙江等十三省
并南北直隸撫按衙門除舊額外其餘新設抽
稅去處盡該查革亦蒙
聖旨俞允是誠上體
祖宗薄稅之仁下慰商賈藏市之願
綸音一下固已人人稱慶矣但臣竊見近年京城內
外及張家灣等處置立

皇店收取客稅亦非先王市廛不征之意且商人
緣此畏避物貨少通服食器用類增高價當聞
之宋儒朱熹有言商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
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之望風畏避而不敢出
於其途伏望
陛下軫念郅載臣民收發百物騰貴人何以存
渙發宸斷通行革去則商賈鼻通貨財而臣民咸安
所止矣三曰
二宮營建之急務也近該工部題稱乞罷年久工
程接濟營建內閣修理

大[illegible]延今二年之上未見[illegible]民間解納有
限該監取用無窮本部無從措辦恐因而妨廢
營建乞
勑該監節省剋期完畢催[illegible]家
聖旨降發未見斷然停罷臣考之斯干之詩有曰似
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又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
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然則今日營
建
二宮上以光復

大業下以肇生
皇嗣[illegible]有急於此亦莫有重於此者也若
太素殿臣雖未識
朝廷所用然必非
二宮之比況以太素爲名何在務爲全美伏望
陛下明
勑該監責以完期近則一二旬遠則一二月留有餘
之財爲大工之用成輪奐之美兆熊羆之祥
宗廟社稷萬年之至計也四曰裕民所以弭盜也
近該湖廣鎮守太監杜甫奏稱[illegible]等處

流賊猖獗乞要親歷巡視已經兵科并該部參
論仍蒙
准允給
勑臣切惟
祖宗建官分職隨事定名今各處太監既以鎮守名
職其不爲巡視而設明矣誠以內臣在外舉動
頗重倘郤下邑供億浩繁况隨左右生事騷
擾之弊必不能免親歷巡視非所以造地方之
福也恭惟[illegible]嘗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
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

則自不爲盜矣[illegible]果以地方爲念亦惟安靜
自處勿擾[illegible]勿縱下人侵漁自然姦宄
有[illegible]良獲其所以弭盜安民者思過半矣
何必爲是之紛更耶伏望
陛下特
勑該部行令杜甫遵照原奏
勑諭行事毋致紛擾則爲地方之福不小也五曰民
兵所以備[illegible]之初立之法有事則以征
戰事平復還爲民卽古者民兵之遺意况見行
有例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三歇三俱有

史200-023

定期夫何近年有司奉行失當一槩拘留在官
或用之迎送上司或用之句攝公事遂使四時
不離府縣之門三農罕就新畬之業甚至韓包
市人則又交通吏胥生事擾民為害匪細伏望
陛下特
勅該部查照法例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
嚴加禁革此亦恤民隱之一端也
正德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守衛疏
臣冬准奉本衙門関劄巡視

皇城各門照關守衛官軍除遵依外正德十二年
九月二十二日據南京金吾前衛把總指揮僉
事彥綱備承祖手本開稱本月二十二日有南
京戶部主事汪淳前赴
長安門倉收粮未完至申時分有南京左軍都督
府忻城伯趙楦進門上鎖所有收粮官吏斛脚
夫人等俱留在門裏宿歇又據南京府軍左衛
左千戶等所守衛
長安右門正千戶趙佐等手本備開本月二十一日
南京戶部主事汪淳在倉收粮未完有忻城伯
趙楦進門當有守門內官余崇等說與本官收
粮主事未出登時上鎖有收粮官吏脚夫人等
俱在內宿歇等因各開報前來臣照得
長安門倉係在
皇城禁地豈容外人止宿今忻城伯趙楦明知官
吏諸人在內不行催促主事汪淳雖係在倉收
粮不早出門俱為不是應合參究
正德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請旋
聖駕疏

國本以治
天下以安人心疏
臣竊聞夷狄之為邊患從古皆然來則懲而禦
之去則備而守之斯聖王制御之常道也乃者
不用烽火之探未有征討之議忽勞
聖駕遠出躬歷宣大二鎮方事馳驟逾月未返誘致
敵兵[illegible]率衆深入夫聖人舉事動在萬全不知何
以輕易若是也豈以
聖武無敵藐茲小醜不足殲耶然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萬一緣此兵連禍結財力不繼悔將何及是

故漢武雄其才畧從事四夷遂致海内虚耗晚
煬恃其富強勤兵萬里卒令中國疲敝況
英廟土木之變明監之未遠乎至於
儲貳國之大本自古人君即位太子多同時建立
所以繫天下之心杜窺覦之端也仰惟
陛下臨御日久
儲位尚虚人心未有所繫奸宄邪窒無隙伺是以忠
智之士咸懷隱憂連章累疏懇切論奏夫聖人
制變必有權宜不知何以持久未決也豈以
春秋鼎盛視爲不急姑置之耶然國家大計貴於

前定當其治安之時預爲長遠之謀此禍亂所
從而弭也是故宋仁宗預養濮安懿王子宗實
而繼統有光高宗預立普安郡王瑗而付託無
憾況
祖訓法律之條家法之具在乎且臣切見南京地方
本年十月十三日交冬之候是夕雷雨交作逑
十一月初一日一陽之始是夜雷電尤熾詩曰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此之謂也及聞各處災大水
之災流星雨雹之異疊見天變不虚作感召
自

天心念災譴告匪虚中外憂惶日甚一日伏望
陛下上謹
天戒下順人心閫外之務委於將領
聖駕蚤旋班太原薄伐之師
宗嗣之選斷自
宸衷國本蚤定則
皇圖永安之業如此則災變以消休祥滋至
宗廟社稷億萬年無疆天下幸甚
正德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懇陳愚衷懇請

聖駕還京疏
臣竊聞聖王之治先内後外若益之戒舜首曰
儆戒無虞兹之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
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載之於經可具見也
是以宋儒朱熹論禦戎之道以爲不在邊境而
在
朝廷乃者伏蒙
陛下軫念邊陲躬勞
聖駕自八月終旬出關迄今五月未返且視邊境頗
有先於

史200 025

朝廷耶何以重外輕內如是乎寡
宮省剋期還京臣聞之不勝踴躍以爲誠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臣民之幸夫何
明旨復發凱旋未果且聞扈蹕
行宮既蹕之府夫宮府距京師三百餘里凡廷臣
之疏請四方之章奏經旬始得達
上又經旬始得一下中間豈無廢事文武大臣恪守
閣禁絕無一人侍曲
天顏左右豈無變士馬數萬聚食一區何但芻粟
不支實恐地方生變內外之間姦雄隱伏儻或

釁機竊發未免重勞征討凡此乃必至之勢天
下之人皆以爲憂
陛下獨未之思乎京師者
祖宗宮闕在焉
廟社在焉百官萬民在焉四夷朝貢而至者在焉
陛下以至尊至貴之身而頓處於至險至危之地宮
室之安不如
九重燕御之適不如
六宮膳羞之奉不如
內苑臣下之衛不如

大廷凡此乃至明之理天下之人皆以爲疑
陛下獨何所見乎臣嘗聞宋臣司馬光曰天下重器
得之至艱守之至艱今
陛下承
祖宗艱難之業亦當以艱難守之奈何棄
國事而不恤委
宗社而遠出耶且
人君父天母地
郊祀之禮躬親行事因報本反始之義亦祈天永命
之道也

陛下前此治牲已委之大臣今日
大祀將何以處耶臣嘗伏讀
祖訓有曰凡祀
天地祭
社稷享
宗廟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又曰其
風雲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
祀大哉
皇言正今日所當深念也伏乞
陛下速戒羽衛旋軫京師首事

史200 026

南郊繼等

宗社以慰神人之心以答中外之望仍乞親賢人納諫
遠佞防姦
早朝聽政祗復乎舊規
經筵講學務遵乎
成憲先本而後末脩內以攘外如此則
朝廷既正邊境自安虞周之盛復見於
今日矣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備員言官分當死諍欲排闥引裾而
未能惟有愚衷迫切而已無任惶恐戰慄待罪

恭本二　四七

之至
正德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〇〇急除姦惡以安
宗社以謝天下人心疏
臣竊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爲所禍者
蓋其始也媚君以徼寵其終也挾君以自恣必
致危人宗社而後已載諸史冊可具考也切照
都督朱彬本以梟雄之資兼挾邪之念自緣
進用以後導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
貨利凡可以蠱惑

聖心者無所不至由是近年間
陛下聖德爲彬所累者多矣況復恬習遂恃因愈肆無
忌乃於去年又導
陛下幸南海子得幸功臣等又導幸昌平等處地以
漸遠日以游以游樂無節騷擾
至尊流聞四方驚駭人聽臣即欲指名論奏猶恐傳
言未真且猶冀彬改心易慮自爲善後之圖誠
不意彬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欲挾
陛下自庇故又導
聖駕出居庸關又無大臣一人保護置

恭本七　四九

陛下孑然獨處於沙漠苦寒之地者殆將半載險哉
彬之用心誠有不可知也且彬武夫其於前代
若漢高白登之事或有未知至於我
英廟土木之變則固習聞之矣何故乃導
聖駕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賊深入應州
等處與之交戰六日六夜使當時各鎮之兵未
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以不蹈往轍哉然皆王振
之挾
英廟猶以親御北邊率師親征今彬之挾

陛下不知何所爲哉是振以御下寵彬以誘於佞也
又浮於振也且
聖駕在外數月萬幾叢委
兩宮暌違養
廟享久缺西方災異迭見遠近盜賊蜂起中外臣民
疑懼向非
皇天眷命之有歸
朝廷法度之具在
宗廟社稷亦岌岌乎危哉是彬也不獨
陛下之罪人實

奏議卷上 四九

宗廟社稷之罪人且彬在一日則爲
宗廟社稷一日之患故議者皆曰容一朱彬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臣竊又料彬無以自解必將肆爲
巧言以爲行止皆出
陛下默聞
聖聽矣
陛下臨御已十有三年于茲何前此未聞他宰自彬
用事而乃輕出不常如是耶在
陛下左右之臣亦多矣何以皆不及從獨彬爲之先
導耶正使實如彬言又獨不可諫止之耶故自

彬言之以爲赤心事
陛下自臣觀之實未免包藏禍心爾彬之罪固有不
可得而逃矣
陛下於此宜亦不欲復忍之矣臣叨待
罪因恩濫被材備員言官當此權姦蠹惡之秋正
委身圖報之日如緘口自默從切浩歎禍亂已
成噬臍何及臣之罪則又浮於彬矣故不得不
極力爲切爲
陛下言之冒瀆伏讀
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惑侮當未知之
初一經委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姑息大
哉

奏議卷上 五

皇言所以爲萬世
聖子
神孫言者明且切矣伏乞
陛下仰遵
祖訓俯納芻言急
勅錦衣衛將朱彬拏送法司按問其罪從重處治以
雪神人之憤以爲姦惡之戒仍乞
陛下自今伊始端居

九重親理萬幾無事輕出以重過與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
正德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亟黜姦貪擢直以伸公論疏
臣竊以公論之屈伸係治道之隆替公論伸則
是非明而黜陟當廢官皆得其人治道由之日
隆否則顛倒混淆當退者退宜黜者陟在位靡所
勸懲淪胥於曠職僨事而已欲治道之無替胡
可得哉仰惟
國家稽古建官布列中外慮其間不能以皆率職

也於是設風憲之臣俾司糾劾之任故公論之
所繫臺憲之繫則非臺諫之憲實公論共
繫之也公論而可容以壹日之不伸耶切照巡
撫四川都御史某屢經糾劾未蒙罷黜公論
喧騰實不容已臣謹按某緣長邊方頗諳武
事偶值蜀中多故謬蒙賜陞今某自宜
殫心竭力持正秉公撫輯地方用圖報稱可也
夫何得志而驕行無忌任智自用禍延寮貴
二省貪功妄殺殃及全蜀軍民甘于罪以自居
斂衆怨而罔恤是以御史胡潔劾之盧雍劾之

胡瓚劾之近該給事中俞敦又劾之何某一人
而攻之者若是其衆耶誠以公論所在不容以不
言之也然某猶不知自省目言者之誤聽稱
方為某某上疏
聖聽下詔公議名為訟罪回話實則文過遂非
朝廷於此而猶欽容之則公論盡廢姦貪罔懲非
惟某一人益無忌憚殃及地方凡欲為某而未敢
者皆將相率成風冒昧居位此豈世道之幸哉
夫治道去其泰甚某之姦貪歷狀顯著物議紛
然茲非泰甚者耶況西蜀一區久罹兵燹軍民

疲敝公私困竭豈容以復殘害之耶伏乞
陛下軫念地方俯從公論亟將某罷黜別選賢能
以代其任庶在位有儆廢官得人公論伸而治
道隆矣天下幸甚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嚴操備以固江防疏
臣惟南京實我
太祖開基之地形勢當東南之勝所恃以為險者
江而江之為防者水戰今之新江口
國家用以為江防計者人

士卒訓練器械精好船艦備具是以守無不固
戰無不宜百餘年來[illegible]有由然矣夫何
往者逆賊劉七等[illegible]奔竄[illegible]江
上莫敢誰何不知當時所以為防者何在即今
地方災困盜賊縱橫見被殺傷巡捕官軍況其
外之患尤有可憂江防之計不可不早為之圖
也茲欲嚴修備之法復
祖宗之舊[illegible]詢之衆見以為不出六事而已何謂
六事一曰擇將領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今之把
總哨總衛總等官固非大將之比是亦偏裨之

五十三

任也然多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門請[illegible]而
矢石或未觀何以統三軍而倡勇敢耶必把總
合選[illegible]各總就選各衛擇其平日之功能量
其當時之精力不因請託而驟陞不以靜退而
見[illegible]則外閫之名帥武舉之名流簡
拔其一二宜無不可也二曰練兵卒夫兵不務
多而務精今新江之卒八千餘名然私役過於
公差老懦倍於強壯無怪其單弱也況衆賴而
行饋餉不能繼依江而居妻子不暇恤比之內
營勞苦百倍所宜清查役占會官揀選精強者

專令操練免其雜差老弱者革退[illegible]
練仍於江操之卒或時加犒賞或增給月糧少
致[illegible]也三曰利器用兵法器械不
[illegible]之制朽者
[illegible]平日操[illegible]一堅利能免倉
皇況大江之上[illegible]所以示武揚威也
合於該[illegible]之期供給上號軍器使之挽強貫[illegible]
習慣自然後鋒[illegible]穿至銃砲驟交如處平居
之日而無畏縮之心矣四曰備船艦水戰之法
以船艦大小為等[illegible]遇風則從戰船無風則使

五十四

戰舩今江上新[illegible]船艦之制大小亦略具矣但
訪之大[illegible]見在無幾小船剝久輕捷
用亦未充且銷頻年[illegible]有名無實[illegible]所宜
處置合就會計工料[illegible]修造大船二百
[illegible]小船一百隻仍行該部[illegible]能官一
[illegible]破侵
[illegible]務令堅固倍常期於十年一工寸木不
擅廢幾無著備而財力亦無[illegible]曰濬河
港新江雖開小河[illegible]泊船艦近年泥沙[illegible]
汝[illegible]通或閘置高土或就泊江干暴風衆集為之

史200-030

患所不能免聞之往年亦嘗興工疏治然堤岸
未固泥沙復壅殊非經久之圖亦合命詳工費
置立椿石堅築堤岸著實開濬務令內外深廣
如一大小潮汐可通仍通計河岸步里分派各
衛雖差軍丁自後但遇沙漲水淺隨時挑濬如
有失誤并罪該管官員六曰教水戰江操之設
非但教閱弓矢兼欲習於風波衝突之苦人水戰
或招集善泳操舟便利之人或以諳曉水勢人
充軍額新江兵卒少雜艤葦以收運出江使
防隆滿今日則宜以水習為先或為河送津
（奏議卷二） 三三一
或破風濤浪務使日習月練精通若神如有未
能則須募善越水工江濱舟子教習務徒蔡窮
歷投此亦務之急者也雖然有其法尤在得其
人得其人又不可不重其任誠以得人而任之
重則申嚴號令信必賞罰無一撓沮而法可得
行功可待矣若南畿地方盜賊竊發鎮專設提
臣撫馭又無成功近蒙加都御史王守仁提督
之任聽以軍法從事不數月間大奏克捷南京
武備久弛江防尤重
陛下宵旰之際寧不軫念及此乎如蒙乞

敕該部將臣所言六事詳議可否採擇施行其見管
操江都御史任某才識本庸精力亦備況賊若
大著公論難容乞即罷黜別選才望風力素著
大臣一員照舊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事理重加
委任使之振飭操備修復舊規若江上緩急事
宜俱聽節制或不用命及失事者俱以軍法從
事如此則武備復振江防永固
祖宗根本之地盛大之業保之於萬萬年遠矣臣備
員南都三年于茲耳聞目擊不敢緘默干冒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奏議卷上） 五一六八
正德十三年九月十三日、
○○慎!!!
郊祀以保天命疏
臣惟人君天命之主
郊祀者所以祈天求命之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
慎諸此若書有肆類之文詩載生民之雅觀之
固可槩見迨我
皇祖垂訓特重
天地之祀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又曰其風雲
雷雨師山川等神亦必敬慎自祭勿遣官代祀

大哉
皇言所以爲萬世保有天命慮者深矣自是
列聖相承率由無間我
陛下臨御以來繼述有加神祇交格嘉顧日隆有由
然也若往者
聖駕巡幸宣大遼久未返天象變於上人心疑於下
内外奸宄之徒不無乘機伺間於其間當是時
天命若幾於不保者賴
宸衷夙悟
聖駕亟旋

八 奏議卷上 三十二

大祀之禮如期而舉由是神人上下胥欣胥慶稱
聖稱明變者以消疑者以釋乘機伺間者自沮所以
保命之道
陛下蓋得之矣至近者
駕出之初亦聞
陛下嘗有不誤
郊祀之言但今去省牲之期已迫
大祀之行亦不過兩月而道路傳者皆曰
駕方過河未即旋蹕臣愚莫識
聖意所在豈以虜賊方遁俘馘未獲將欲犁其庭耶

嘗聞之不追其往不誘其來者先王禦戎之
要也邇日以來京師之間白晝御俘賣者踵行
今[illegible]其兇者屢[illegible]莫之能止内外
之治亦無寧歲且
聖駕日遠則章奏之請日難脫於一時偶有變故
遠不及欲行不可安危所關孰任其咎乃若饋
餉遠輸必有不繼之憂千乘久役不無潰叛之
患所在地方亦難免於傷殘之苦徵諸往事皆
然其在今日恐尤不可以不之慮也伏乞
陛下念

八 奏議卷二 三十八

郊祀之届期知保命之攸繫宣戒將士用戢干戈即
日
回鑾舉行
大祀以慰神人之心以答中外之望仍乞自今伊始
居中馭外脩武修文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願望之至
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選任憲臣以重操江疏
臣切照南京見管操江都御史任其贓跡敗露
累經科劾近該刑部題

得差委科道官查勘完報尚未有期即今仰聞江
西南昌府賊首吳十三等聚衆數多往來罔小
不時刦掠殘害地方官司卒莫能禁儻一日奔
潰來犯長江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豈不深爲可慮伏讀書曰有備無患又曰
用戒不虞今日所以戒備之者亦惟嚴飭江防
而已彼任鎮守居既多處施臨事詎足當任且
江防久弛非才智過人者不足以修復地方多
故非威望素重者不足以鎮定之責之任實難
其人如蒙乞
勑廷臣會議務於中外臣僚之中驗其平日才望並
著可預必其有成功者作急推選請
命一人前來管理操江之事其往鎮先行罷黜或令
還籍聽候勘報至日定奪如此則任用得人江
防有備意外之患無足慮矣
正德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成巡幸以安人心懲循默以服公議疏
臣竊以巡狩之典虞周以下史冊不載豈非時
異勢殊行於古者不可行於今耶借曰可行我
朝

祖宗當先行之何以未之行耶夫先代既莫之行
祖宗亦未之行則是斷斷乎不可行矣仰惟
陛下臨御十有四年于茲前此數年亦未之嘗行迨
今一二年間乃徧歷邊關越歲始返豈惟護從
人馬坐耗芻粮驚駭地方内而
朝廷大政大事中間廢弛者不知凡幾所恃
祖宗德澤之深入人心度之詳安人心不離
天命方眷萬一姦宄無知之徒潛窺而伺隙者不可謂
無其人也是故每歲舉春秋合祀
天地此前古之曠典也
朝之盛制所以報本反始祈天永命之要道臣伏
見
郊期已過
聖駕尚未還宮竊恐姦人乘機生變無任憂惶未幾得聞
南郊禮成
陛下殿受賀又皆騰踴躍豈惟臣雖田夫野父兒童走
卒亦莫不鼓舞懽呼書見太平一二日間忽又
得聞有
旨欲不時巡狩臣則又不覺駭愕失措因考古帝王
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初非遊樂然舜之時五

載僅能一行至周十有二年乃一行之又皆出
於四岳未嘗徧歷也多方蓋雖本於憂民之心而
尚恐有煩民之事不時巡狩亦非虞周之制也
且臣竊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
遊于逸罔淫于樂夫在古無虞之時且然況今
日耶誠以今之可虞殆未可以一二數而其大
者則
國喪未終
皇儲未建
清寧二宮興虞石萬之費而尚建方與京通二倉

奏議卷二　卆二

不滿再歲之儲而冗耗日甚南北直隸若京輔
之地旱潦頻仍人民缺食相食山陝諸鎮乃西
虜之防[illegible]深入居邑每爲侵擾江西之南贛
雖平而西山之盜復聚兩廣之府江雖捷而役
山之賊尤多至於湖浙川湖等省非兵則荒加
以賦斂日繁公私上下坐困此正
今日君臣交儆修備之
時當[illegible]之秋而何以巡幸爲哉且今道路
傳聞人情[illegible]以行如果不時巡狩[illegible]
[illegible]所駐千乘萬騎[illegible]無所取給人民必至

[illegible]官司必至逃避甚有不[illegible]成大患者有幾希
雖然
陛下守成致治聞閣疾苦宜有未知彼
內閣大臣皆師保之任[illegible]之職有股肱心膂之
寄者皆[illegible]與
陛下[illegible]去年傳
旨[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楊[illegible]之不奉詔開陳事理再
三泣諫如有未納容繼以死則
聖心必爲感悟也與前日之行安有今日之
旨夫何二三元老不聞力爭或姑爲涕泣卒於草

奏議卷二　卆二

勑以果
陛下之行或稱疾杜門若不與聞聊免一時之議不
知古者師相之道果如是哉以是羣議紛紛所
不能免伏乞
陛下上[illegible]心
宗社[illegible]巡幸之事[illegible]
內閣大臣特加切責其開陳不服者仍
賜策免以爲循默之戒天下幸甚臣下冒
天威無任戰兢殞越之至
正德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一○公選任以杜奔競[illegible]
臣[illegible]
祖宗之制凡兩京衙門堂上官吏部具缺奏
請每缺一員令推二人奏請
簡用如巡撫都御史在內地者會戶部在邊方者會
兵部其[illegible]廣會[illegible]會[illegible]然後用之之意
固一[illegible]也由是選任以公倖緣以杜地方得人
保障[illegible]賴良法美意[illegible]以加矣夫何近者一二
地方如順天宣府各缺巡撫都御史當其未推
之先外議紛紛已皆曰宣府都御史劉達欲轉

奏議卷上　六三

順天又曰起復都御史[illegible]欲得宣府及後一
推再推二人果皆如願外議紛紛皆不誣正謂除
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倖緣之跡彰然著明是豈
不爲
朝廷至公之累哉臣[illegible]按[illegible]天性姦邪屢行兇
暴[illegible]爲御史背公阿[illegible]官經任巡撫[illegible]
人贜貨甚於流賊[illegible]今河間保定之民或子銜
父冤或妻稱夫屈咸欲食[illegible]之肉恨不親[illegible]之
而宋儒有言惡人放而不遠顧彼所置之地[illegible]
民何罪天以放之且不可近況可復用之耶劉

達人品素低才識最下當初抵宣府之日一[illegible]
責人之能[illegible]惟判押成案酣醉終日與管糧郎中
李志學號爲劉伶李白其後一二年來
聖駕親臨[illegible]迭避地方雖則[illegible]貴生困
方且以修[illegible]邊墻[illegible]自陳求賞宋臣所
謂苟於[illegible]者正其人也則其無他
顯功可知然已陞職[illegible]敢[illegible]使以求安耶
且順天京輔之[illegible]之他處地
方殊責尤重[illegible]勝願以此輩膺
之其能[illegible]於[illegible]何保障之

奏議卷　六四

足賴哉況倖緣之路一開則無恥之徒競進亡
習之壞風俗之汙皆自茲始管子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不可以不慎也雖然臣所聞二臣倖
緣已非虛語然在左右或在廷臣則未可知伏
乞
聖明[illegible]通加戒飭今後選任之際內外[illegible]至公
如果始推得人即
賜簡用免令再推以致煩勞
聖慮其吏部果知其人可用亦入即奏不當輒爲依
違以自失其職守若[illegible]劉達[illegible]其情雖有輕

史200-035

或行罷黜或容台陳以爲貪祿無恥之戒天下

幸甚

正德十四年四月十一日

毅菴奏議卷下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孫懋謹

奏

斷大義除大逆以安

宗社疏

臣竊以春秋之法大義滅親是非忍於親大義

有臣乃不容以不滅之耳近據九江等府湖口

等縣傳報緊急軍情開稱

寧王壞了孫都堂及許

寧府人馬船隻遮路焚燒府縣房屋其謀危

社稷之意顯著無疑已經南京內外守備衙門具本

奏

聞隨已分派本部堂上官及臣科道官起調官兵民

夫分門協力晝夜防守外但臣竊慮

寧王天性不良陰謀百出一日

天兵四集勢迫事危務將卑辭上

請藉口流賊所發

聖聽以白號非常叅不次而加

寬宥將來之禍必大可臣竊以王之包藏異心陰竊

神器自附逆瑾之時而已然迨復護衛以來而益肆

若其招納亡叛虜掠盜賊殘虐居民蓄積財賄
上伺
朝廷動靜則委任心腹往來都城殆無虛日下探地
方事情則分布爪牙出入官府轉相傳報且訪
得去年二三月間於蘇杭等處廣出招帖煽惑
人心五六月內於湖口要津攔截客船搜取貨
物凡若所為皆涉不軌今日之舉實係夙謀昔
者管蔡流言周公致辟淮南作亂漢文廢之至
於代
朝治漢庶安化王皆以謀逆誅滅

宗社由是奠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速行誅討若南京承平之餘武備久
弛所在官軍僅足防守乞
勅兵部會議作急推選風力憲臣老成武將統領精
兵去為仍
勅附近鄰省若南贛都御史王守仁湖廣都御史秦
金各率部下軍快土兵前來策應其江西南直
隸等處水陸地方亦乞
命各該撫按衙門出給榜文一一諭曾從諸人禍福使
令解散一諭護衛官軍順逆還統都司又諭隨
路地方軍民當篤念
朝廷恩德勿令扇動其有謀勇出衆願行報效者
許於各該統兵官處投報厚加勸賞如此則亂
臣賊子刻日可擒地方不至蔓延荼毒
宗廟社稷億萬年無疆之福也天下幸甚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
恤人言以安人心疏
近該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劉瑯差人送到揭
帖內開爲緝捕姦細以防流言搖惑事正德十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據守備九江等處地方署

都指揮楊銳呈報江西
寧王已將孫都堂殺了事變緊急職等內外守備
府部等官除會議通行具
奏外訪見寧王受
國厚恩正當恪遵
祖訓安守臣節乃敢背逆
天道輒興謀爲不軌之心此罪大惡極
天人共憤彼賊誓不共戴天恨不能一時就擒實行
各該掌兵人員整搠軍器預備策應及行巡城
御史五城兵馬巡捕人員排門挨捕江西竄樹

不許一人潛住京城因而致生流言造謗加於
本職除緝獲流言一十餘人會行治以軍法及
具
奏外爲此合用揭帖前去南京吏科等衙門煩爲
查照知會等因臣切照南京守備自太監黄偉
而下非止一卿也緝捕姦細係多官會議而行
亦非出一卿也謗者不於黄偉諸人而獨於劉
卿一人乎意者卿於寧王今日雖無知謀之情
平昔或有交與之跡況卿昔爲守備衙阿附逆瑾
苟逃天誅今復叨職愈肆兇惡殘瘵地方謗之

所起厥亦有因且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
脩卿果自反無愧亦合退避事權以正浮議以
候公論之定豈宜紛紛緝拿以拑衆口昔者周
厲王患謗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
召公曰是障之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
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
憂過恐爲社稷憂今卿之所爲若是不幾於塞下之
口以遂己之過乎即今滿城軍民愈加惶惑訪
守之間前郤無定夫將士安則

朝廷安
朝廷何惜卿一人而不以安百萬之軍民耶伏乞
陛下上念
祖宗重地下體軍民至情
特下廷議早决
宸斷即將劉卿罷居私第勿令再參機務其姪南京
錦衣衛指揮劉奇亦勿令管事守門但係本官
手下家人伴當亦使各還本家生理不許妄以
報效爲名冒領軍器混雜軍民之中致生疑阻
如此則人言以恤人心以安而卿亦得以自保

矣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五日
專委任責成功以安地方疏
題者逆藩竊發戕害忠良江西地方缺人巡撫
已該廷臣會議兵部覆題請
勅一道前行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仍任巡
撫江西地方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暫且准行其巡撫都御史另行推舉欽
此臣竊以用人之道其未得之也固在擇之精
其既得之也亦當任之專夫惟得其人而有專

其忠義然後可以責成功若都御史王守仁忠義
自許才識過人應變將略又其所長觀其南贛
平賊之功已可槩見即今変起倉卒地方實倚
為重且聞本官倡義勤王衆心競奮推誠致士
群策兼收欲於兩月之間期成一鼓之績得臣
如此可謂擇之精矣暫令巡撫豈為任之專耶
況江西地方素多盜賊非得文武備足之才不
可以當保障重大之任另行推舉恐難得人伏
望
皇上俯納芻言特是
廷議仍照該部原擬或加以總督重任請即降
勅差人馬上齎付本官以示推委責成之意事寧之
日仍留本官勦除黨與撫綏軍民以收平定安
集之功再照浙江衢州府接連江西地方急宜
防禦臣又訪得本布政司左布政使何天衢風
釆素著才略老成屢經巡按等官推舉亦乞量
陞憲職專理軍務一以內拄黨南一以外防寇
賊如此則委任專一功可責成地方可保於無
虞矣
正德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辯忠邪核功罪以公勸懲疏
邇者逆藩就擒
宗社又慶伏惟
朝廷論功行賞按罪示罰勸懲之典固有必行而
無廢者但臣忠竊謂諸臣竭忠效勞於一時者
固有足褒而先事有見於下日者亦所當録朋
姦黨惡以遂其謀者固宜必誅而原節辱身以
為其用者亦不容宥請以聞見所及用舉一二
爲
陛下言之巡撫都御史孫燧與兵備副使許逵當逆
藩肇变之時聞僞侍保駕之語推明大義力抗
邪謀利刃在前誓死不屈曰天無二日國無二
君其精忠直氣仰貫天日雖古之忠烈不是過
也守備都指揮楊銳與安慶知府張文錦以孤
虛不守之城抗方張難制之寇攻圍日急防禦
益嚴撈兵雖寡我師自奮卒能挫其虎鋒使不
得順流東下以窺南都社令之主將不多得也
臣所謂竭忠效勞於一時者蓋指其人也先差巡
視江西都御史今致仕林俊與先任江西副使
今充軍胡世寧一則鬥王包藏禍萌奏

曰毋侈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一則因
言地方利害遂及府事曰禮樂刑政漸不出於
天子凡此皆由尖從靳之謀先任南京禮科給
事中今養病徐文溥與先差江西清軍御史今
降知事范輅一則因王奏復護衛屯田極言王
之暴行一則因樂官秦榮酸死生員奏正其罪
及議賴王禮儀凡此皆強幹弱枝之計臣所謂
先事有見於平日者亦其人也至於致仕都御
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先差江西今鎮守浙江
太監畢真或公然訖迎爲其謀主或預圖牌牋

□□奏疏卷下　八

約爲應援交君事雖行若拘蔵臣所謂朋姦黨
惡以遂其謀者非若人耶廣西參政季數南昌
府學教授趙承芳江西僉事潘鵬師變或作其
偽檄而隨處招降或受其偽命而押牌管事易
面變詞曾無愧怍臣所謂屈節辱身以爲其用
者又非若人耶緋然數臣忠邪之辯功罪之等
特舉其聞見所及言之然以逆藩積謀既久黨
與必多況伺察之使絡繹都城賄賂之通途徑
非一不有所懲何以警後伏乞
陛
下明目達聰乾剛夬決即將臣所言下之

法司議處如孫燧許逵楊銳張文錦等加
恩典許□如徐鈺胡世寧徐文溥范輅特起任用李
士實劉養正畢真之則或嘗惡者明正典刑季
數趙承芳潘鵬師變之屈節辱身者勿容漏網
其平日約交通順之徒驗有貽證實跡亦必治
以□罪乃若鎮巡二司等官或受其迫脅而遂
與守門□或被其因禁而不免隨行其情罪之輕
重較然著明南康九江等府或倉卒無備而遂
至失守或急爲討捕而能克復其功過之有
無自不相掩仰今□□□凱通人差委公正風

□□奏疏卷下　九

力計議資宜□來查勘具實奏
聞庶官各明而人心服豈惟勸戒於既往抑將激勵
於方來均乞
聖明俯賜
宗社之福臣民之幸也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三日
請□忠勤以勵人心疏
竊以逆濠不軌之謀醞釀已久今日之反
實□
宗社切見都御史王守仁獨先倡義興師□□□□難

一鼓而臣城伏再鼓而元惡擒自古用兵神速
未有能逃之者且天下之患撲之於早則易熾
養之於大則難除臣聞之是時其撫按三司等
者就賊徒者坐繫無一人得免其各府州縣遠
者自保近者受攻無一地得安其本處士民劫
於積威燥懾手閉目亦無一人敢先出聲若非
守仁忠義許國智略先人則雖有同志之士米
從爲之倡率數十萬兵壯武勇亦誰爲之號召
齊一或尚以賊鋒方銳卒未敢當必俟遠近之
兵齊至而後向敵坐使賊勢張大黨與日盛或

據險拒守或散兵伏擊師旅之用恐未即已雖
然風雨霜露無一氣非天今日之功孰非我
皇上之功哉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
皇上之福也特守仁一人之忠勤爲可嘉耳而今傳聞
守仁因宸濠曾徐不入召處恐以故緩以開匠
天討乃親率諸
奏勸獻俘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適遇
欽差太監張永欲待親臨地方照審開詳阻至
軍門突奪縁此未果前進臣竊以

恩養疾臣竊謂功成智隱雖人臣自全之道功高而厚
賞賚
朝廷崇報之典亦所以激勵人心感發將來自古
國家崇獎有功用緩急得人鮮不由此伏願
陛下覽臣先後奏及逆之疏鑒守仁忠勤之心公今與同
太監等官張永等同心協力共建戡獻俘隨定功
賞以攄神人之憤以酬忠義之勳以昭
國家之典若復遲阻縱使今日之事已往竊恐將
來人心以守仁之奮勇伐叛爲戒以環觀坐視
者爲得計可不慮乎況江西大亂之後撫綏懷

集非守仁不可伏惟
聖明留意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
奉勅劾以參考宗疏
切照正德十五年復當朝
覲之期朝廷後例應考察臣伏惟
國家令典遵用因久至於今日尤所當嚴誠以閭
者四方水旱頻仍或重之以師旅之事閭閻疾
苦所不忍言尚冀其所在上下臣僚相與奉宣

德意子惠困窮康因邪本於不拾[illegible]復容殃民害政
者有其間幾何而能免於流移懷轉耶於是臣
[illegible]
決不可復用者[illegible]其情狀一一爲
陛下言之原任福建左布政使今陞都御史某 刻
剝軍民谿壑其欲[illegible]撫之責原任河南左
布政使今陞府尹某 [illegible]利爲心昌
居京兆之尊山東[illegible]政某 先任直隸徽
州府知府歸[illegible]逆藩之求江西丁憂
參政某 原任[illegible]州府知府受盜千金
國[illegible] 十二
自取偽職之停[illegible]某 先任武選汙濫
之跡甚彰[illegible]某 當守建寧賄賂之門
大啓山西丁憂[illegible]某 屢經論劾曾無悛改
之心致復[illegible]未盡之惡湖廣副使某
因須軍而分遣白牌公行科取當出巡而停止
當[illegible]山東裁革副使某 [illegible]守
所在[illegible]開廣東丁憂副使某 [illegible]掌司
事多方[illegible]取無算湖廣副使某 [illegible]不謹
居鄉互有談評廣東僉事某 素性[illegible]縣
多侵庫藏四川僉事劉某 先曾巡按[illegible]求考

軍政而論價風紀索然陝西僉事某 先曾
謁而淮通運使而均賦醜政大壞河南僉事[illegible]
某[illegible]行[illegible]陝西僉事某 任[illegible]
而[illegible]陝西[illegible]某 先任僉事索[illegible]
縣湖廣僉事某 先任[illegible]私門浙江
州府知府某 縱[illegible]通同之弊[illegible]
府知府某 [illegible]多匙取之私河南
懷遠府知府某 [illegible]容諸子貪求山
寧[illegible]州府丁憂知府某 枉法受賕且縱下人
爲[illegible]廣西梧州府丁憂知府某 府縣等座
國[illegible] 十三
貪[illegible]雖有才奚取廣東廣州府知府某
上下和同賄賂頗著縱求萬何加廣東南雄
府知府某 收諸民取諸商累[illegible]先任南
京三部郎中今陞廣西思恩軍民府知府某
[illegible]今射利[illegible]今先任[illegible]真定府
令[illegible]昌府[illegible]某 [illegible]職難逃
清[illegible]林府知府某 [illegible]取財斂怨地
方鎮江府知府某 才力[illegible]大名
府知府某 初[illegible]浙廣寧慶府
知府某 歷官有[illegible]直隸寧國府起

送知府某 欲償私債濫取民財長蘆運司同
知某 恭行不悛貪心亦肆福建運司同知某
性習驕奢行多淫縱凡此皆不謹者也山西
參政某 年力已衰詎稱旬宣之任雲南丁憂
參政某 宿疾間作不無縱子爲非浙江僉事
某 物議紛紜兼多疾疢湖廣常德府知府某
郡事廢弛實亦衰頹山東運司運使某
衰年竊祿止足之戒罔聞江西南康府知府某
老矣專城失守之罪難免廣西潯州府知府
某 廣東高州府知府某 四川馬湖府知

府某 雲南廣南府知府某 皆以衰白之年
均急歸休之計凡此皆老疾者也廣西參政某
依阿有聞旬宣無補四川參議某 屢經糾
劾僉見昏庸貴州參議某 才識疎庸鉅調簡
不聞展布浙江起送僉事某 性習委靡縱別
用終難振起廣東僉事某 歷官中外絶無
濟癸之聞四川夔州府知府某 兩任郡牧鮮
有惠澤之布所謂罷軟無爲者茲其人也江西
副使某 素無知略兵備何勝貴州僉事某
素乏文名提學奚稱先任湖廣辰州府知府

今陞貴州副使某 作郡已聞闒茸安望風采
之揚先任南京刑部員外郎今陞廣西僉事某
斷理多見糊塗豈勝綱紀之任所謂才力不
及者茲其人也雖然此特臣就其聞見所及奉
者其若爲臣亦多容舉一事未盡各官殃民蠹
政之實伏乞
勅下吏部都察院再加詢訪如果臣所言不誣即將
各官照例罷黜降調以爲一時尸竊玷容之戒
再照逆濠稱亂江西二司官員伏節死義
惟副使許逵一人其餘若參政某 反爲出謀

替畫罔已明黨亂賊左布政使某 首先屈服
按察使某 平素阿承僉事某 安撫九江某
招降安慶某 專與巡河雖或不出各官本
心而其屈節辱身甚矣不當混列旁從輕貸其
罪亦乞
勅該部院將此數人先行革職爲民仍監候省城委
官勘報各從重處深
國法以明綱常以正而凡臣子之有懷二心者知
所警矣天下幸甚
正德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急
獻俘馘以彰
天討以脩
大祀疏
臣切照逆藩宸濠陰蓄異圖積有年歲肆今爲
亂遠邇騷然仰賴
皇上天錫勇智
神授英謀渙號親征
聖武昭布由是先聲所被賊膽自寒故安慶久圍而
解去九江既入而復出遂令黨與離心我師乘

之一鼓而克復南昌再鼓而擒獲元惡自古帝
王禁亂誅暴成功之速未有過於今日者詩曰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又曰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正我
皇上之謂也又奚必親臨其地而縛其人而後爲我
皇上之功哉即今傳聞宸濠自囚繫以來或食或否
瀕於死者屢矣儻一旦物故何以大彰
天討再照
國之大事莫重於祀而祀尤莫重於
郊郊者所以大報本反始也自古聖帝明王之所甚

重而不敢忽焉者也然或於二至或於四時皆
有定期追我
祖宗參酌古制議定
天地合祀之典每歲正月擇日行禮先期看牲臨時
齋宿情文委曲意義深遠臣伏讀
大祀祝文曰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
犧齊粢盛庶品恭祀于
大祀殿備茲燎瘞然則萬世
聖子
神孫以似以續固不可先時而失之遽亦不當後期

而失之緩也今時值暮冬去孟春之期無幾矧
大朝
覲及察會試
殿試又適當其期凡此皆
國家大務當官大政大事所宜次第舉行而無廢
皆仰惟
皇上天縱聖明其有不介於衷乎矧南京係我
太祖開基定鼎之地
宗廟在焉
陵寢在焉宸濠以始封稽諸藩而乃忍忘

國恩敢違
祖訓誅死
宗社必[illegible]生靈臣竊意
太祖在天之靈將必震怒於上亟欲明正其罪以謝
皇上大奮乾斷遂降
明旨着落
欽差太監張永等官即將首惡宸濠逆黨劉吉等牢
固管押解送前來由是
獻俘告
廟奏凱班師以慰

祖宗之靈以彰
天討之威以答
大祀之與知此則我
皇上神功聖德已隆而益隆矣
宗社奠安天下幸甚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戒不虞以保
聖躬疏
茲者
爲幸大報恩寺修齋越數日不聞入城臣愚懷之餘
即欲肖進讜言隨於本月十七日早御門
車駕已於十六日說
旋蹕行宮惶怍間忽又傳聞
皇上仍欲出幸各寺諸處臣備員六科諫諍職也又
惡得而終默默哉誠以齋醮之事非帝王所宜
屑褻之居非帝王所宜處況夫意外之患尤
不可以不防者
宣廟欲微行大學士楊士奇以問
陛下尊居九重恩四海豈能偏洽幽隱爲一有冤夫怨
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果獲至二盜乃常

結約候
車駕之[illegible]作亂者
宣廟乃歎曰士奇言不虛自是不復微行夫姦謀叵
測在
宣廟太平之時尚所不免況今以宸濠大亂之後師
旅搶攘之時顧不可以不慮及此乎且今
大內不居而御
督府已非防微杜漸之道又可舍
督府而歷寓僧寺及諸處耶此非獨臣之所深憂
雖閭巷小民亦無不憂之也伏願

皇上軫垂堂之戒養居重之威端處
行宫無事輕出以叉臣下之朝以俟俘捷之
獻如此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日
宸嚴無任殞越戰懼之至
正德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披瀝愚衷懇乞
回鑾疏
茲者逆藩宸濠妄圖不軌恭遇
皇上奉

天征討駐蹕留都臣固已仰窺
聖心無非所以為
宗社為生靈為萬萬世無疆之
大業用興有名之師為是不得已之舉也然方今仰
伏
天威首惡就擒餘黨悉獲所執俘囚與所收諸府子
女玉帛數百餘艘就泊江干豈徒風濤衝激之
虞兼有慢藏誨盜之患
奏凱獻俘論功行賞非其時邪雖然今日當務之
急者殆又不止是也姑舉一二言之

人心所敬惟
天南郊
大祀之典何可以不速舉所尊惟
祖
太皇太后祔主之禮何可以不早行所養惟
親
皇太后千秋之節何可以不及時稱慶所仕者庶官
夫
忠考察之政雖委於吏部而黜陟幽明尚有煩
宸斷所重者賢才也會試之事雖屬於春官而

大廷賜對必俟夫
臨軒凡此五者皆
國家大典禮大政事其與廢遲速之間實安危治
忽係於我
皇上以保有大業爲心固
宵旰所宜孜孜者也臣近又聞之途右諸鎮虜衆
連營覇州等處強賊猖獗豈不以
駕方遠征京師空虛將以掩吾之不備邪南自淮揚
北抵順天隨路夫役迎候日久饑餓無聊或至
相食況又農務之方殷邪詩曰不留不處三事

然紹又曰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然則古昔明王
之自將未嘗不以叛事爲重班師爲急也且旬
月以來暴雷震驚風雹大作災變之至駁亦有
因尤不可以忽而不思也臣待罪言垣思慮未
審惓惓謹用披瀝以言伏望
皇上特留聖思早降
明旨即日班師啓行旋復
京闕由是大明誅賞以伏天下之心以新脩廢政以
陰
國家之治實 奏疏 二十二
宗社生靈莫安矣云云 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正德十五年四月初八日
兵科給事中[illegible]
國體以厚士風[illegible]
切照[illegible]任巡撫[illegible]
累經彈劾[illegible]
有諸嫌雖賞本
旨催取回京蓋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當然[illegible]

國體下畏公議退避辭免以全晚節可也顧乃陽
爲之倖之[illegible]陰懷覬望之意始則徘徊道途終
焉留處京邸廣務私交宿賊狼籍傳播中外貽
羞縉紳識者忽聞有
旨着到任掌印管事臣交切驚愕因伏稽之
國初官制只載於諸司職掌者若都察院原設左
右都御史二員其後雖因巡撫地方添設不拘
定額而在院管事者數一二
舊制未有加也即今本院已有左都御史王璟右都
御史張綸復添設 一員則爲左右都御史
奏疏 二十三
三員驟添
旨着實行今始
國體所繫爲損匪輕且風俗之壞實由大臣之倡
道[illegible]大臣[illegible]以固寵故小臣僥倖以
求進大臣[illegible]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爲姦以
之持[illegible]固寵如是貪冒不法如是而使之苟
容於
朝甚非所以表百僚而厚士風也再照見任巡撫
兩廣左都御史某 素乏才猷徒長奔競往者
架賊失事僥倖脫罪復官自後濫膺巡撫專事

趨時附勢縱惡容奸轉投結納地方利病罔恤之
漠然其當時升授人員緣由狀已備經巡按御史
李素糾舉本當罷黜屢蒙曲貸延至今兩廣總制
之任又非各省一面之比若復居然承乏殆所
謂以蚊負山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某之黨緣
彌縫則亦不讓於某將來冒功希進之事勢所
必至是又不可不早見而預杜之也臣事雖風
聞言皆非誣伏乞
皇上上念
國體下爲士風即將陳某罷黜或容自陳以全體

睿鑒著行令致仕仍
勑該部另推具奏
簡用如此則
國體以正而士風可孚矣
正德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再瀝愚衷懇乞
回鑾疏
臣先於本年四月初八日繼於七月十一日兩
經具題懇請
聖駕回京俱蒙

俞允始諭臣正在收拾其後復蒙
詔收拾已有次第於此有以仰窺
聖心惓惓思歸固已先得臣愚衷之所同然伏候之
餘無任欣躍豈惟臣雖
扈從將士滿城軍民亦莫不鼓舞稱慶歡聲載途
即今頗聞有旨未奉
明旨豈以
皇上以周萬務事必躬親收拾尚未完耶臣切以君
逸臣勞古今通誼小大之務各有攸司果若未
完即將合行事宜分

命內外諸臣嚴限責成剋期班師豈不大彰
宸斷大慰人心誠以宸濠大逆不道得罪
天地
祖宗不赦之罪詎容稽緩寢食自若居坐舟中亦
所以懼亂賊也忠臣義士戮力成功大賞之典
久稽未行非所以勵人心也
天地人君父母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亦可
一歲不祭
天地自古帝王愼之重之
南郊

大祀之禮可復遲乎賢才
國家器用齊民不能一日不資器用
國家不能一時不須賢才前科進士選用殆盡
臨軒策士之典可復緩乎且我
皇上萬壽之辰不久屆期萬方玉帛不期自會臣伏
見本年
正旦適我
皇上駐蹕之始未謁
陵寢則未容朝
賀臣民交口歌頌

聖明然則今日
鑾輿旋軫
郊祀之禮所宜先也
宗廟之禮所宜先也
太皇太后祔主之禮所宜先也
啓行之期又可以不預且急耶雖然此因事之至
重至大者也若軍馬數萬住劄日久應給芻豆
在在告乏旦夕將有不繼之憂秋高馬肥虜[illegible]
虜冦猖獗抄掠
天威既遠戎心益生西北難免侵陵之擾北[illegible]

近錢降有
明旨前後之間雍滯尚多百司何所奉行南都市廛
率多官軍主跡工商廢業生理蕭條小民何以
堪命況夫元兇寄泊于江游逆黨雜繫於狴犴
防衛既久人情必懈倉卒生變何以禦之臣嘗
聞應天府掖南門內街往往夜驚群噪此固人
心不安憂虞之所致而亦
天心仁愛遣告之有在也仰惟
皇上睿炳幾先明見萬里意外之患所宜預防臣待
罪言官愚衷迫切不知忌諱伏惟

聖明採納早見施行以承
公意以安人心實
宗廟社稷莫大之幸臣無任激切頓首之至
正德十五年八月 日
計處京儲以足
國用疏
臣近聞提督倉場尚書侯觀擬
奏前事開稱京通二倉實在粮斛共計止有六百
六十一萬一千餘石比照成化弘治年間一年
共放三百四五十萬石近年每歲多放七八十

萬石粮斛日漸消耗欲會部院大臣科道等官
計處查法在京各衙門旗校軍役各處做工人
役及求此外良法可以充實倉廩者伏奉
聖旨這所奏計處京儲重事戶部會官議了來說欽
此其後兵部尚書王瓊復題前事亦奉
聖旨近年以來奏的財用匱乏的係重大這所奏事
情戶部看了來說欽此於此有以仰見
聖明深惟國計惓惓欲厚儲蓄之至意也臣備員六
科雖遠處留都無由與議苟有所見亦安敢不
言以少裨

國計之萬一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
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以今二
倉所蓄計一年所放之外所餘無幾然則雖謂
之無蓄可也若是而當可以緩而不圖耶哉以
今日
國用之不足以冗食之人衆冗食之人衆以濫收
旗校冒報工作之人多固其一也然昔人有言
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今日之冗
之費得無有類於是者乎此皆責在執政大臣
務殫忠謀[illegible]凡係今日官財[illegible]

悉用指畫其實具上
聞取自
聖裁特以必行庶浮冗可以盡去匱急可以少紓若
復疑沮於其間其如
國計何至於此外良法有未暇以易言蓋古者富
藏於民後世乃藏於官今則公私上下皆坐困
矣于何取給哉臣竊聞近日抄沒逆黨朱寧廖
鵬等家除金玉器玩不計外其見在銀兩不下
千萬大約計之銀萬兩可抵米二萬石百萬兩
可抵米二百萬石千萬兩可抵米二千萬石使

誠用此財之二倉則一轉移之間立見數年之
積不知在
廷諸臣亦嘗計及此否乎況夫近年邊境多事運
餉告乏或析其半以給邊儲亦無不可也臣
不勝區區愛
國之誠僭妄及此伏惟
聖明開納特
勑戶部作急會議早見施行實惟
國計之幸
宗社之幸

正德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釐夙弊以正版籍疏

切惟

國家版籍之設所以具載天下州縣人丁事產人丁著戶口登耗之數事產著田賦輕重之數每十年一大造又以著前一二者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而賦役亦由此焉出名曰賦役黃冊若此也故版籍正則賦役均賦役均則貧富皆得其所而天下由是平臣伏稽之

祖宗立法之始版籍無不正賦役無不均貧富無不

各得其所矣何法久而弊漸滋今之版籍非昔之版籍矣於此而無以釐正之欲臻均平之效胡可得哉欲今大造之期伊邇謹舉聞見所及四事少救時弊萬一伏惟

聖明采納施行不勝幸甚

計開

一曰均里甲　臣惟里甲不均之弊非直人戶有多寡亦由其間貧富相去之遠耳臣先任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知縣該臣督造正德七年黃冊查得該縣糧米除官糧外民糧總計二萬四千餘石緣先年攢造之日里書敍效富貴人戶多收一甲糧米不下八千餘石貧難下戶多落七甲八甲糧米各不滿八九百石隨將各甲田糧雖有多寡各年里役則無重輕緣此糧少甲分每遇里甲均徭之年必致傾產或家流移轉徙累及鄰甲巡按御史有見於此計欲通融區處以紓民情不允臣請仍照舊冊攢造臣心終是歉然其後查照舊案復申詳到巡按御史李如圭批依救偏補弊之法依擬施行等語乃取各甲

糧米通加斟酌多寡分撥少者添補俱用糧多丁少上下民戶撥補附近甲分挨次均撥務使貧富相參每甲各不過二千四百石之數人丁多寡大略亦同另造均平甲冊封貯庫內自後但遇里甲均徭俱照前冊編派由是賦役得均民亦稱便臣竊該得各省直隸不均之弊在在有之如蒙乞

勑戶部通行天下州縣今後攢造黃冊務先會計田總數如糧該一萬石每甲合各坐一千石丁及一萬口每甲亦各坐一千口但取州縣

大數相平不必每圖一一相等如軍匠之户
有改甲者務於户下填註原在某甲今改本
甲以便清查如此則里甲均而賦役無不均
矣
二曰一法制臣惟法制之一者大一統之道
也臣嘗署掌户科曾見後湖黃冊查得北方
省分開造里甲每甲自相聯屬如一甲里長
趙甲其本甲甲首俱選下名俱繫於趙甲之
後他甲皆然遇有查理止於一十户內檢尋
其弊難隱南方省分開造里甲各甲互相依

三十二

附如一甲里長錢乙其本甲並十甲甲首各
揭一名雜於錢乙之後謂之穿甲遇有查
理須於百户之內偏閱其姦易匿且開寫上
中下三等人户此
舊制也今北方人户仍分三等南方人户一槩混列
兄止就户同科則文之制哉況南方里書之
弊兄之[illegible]尤甚不可視為不急而忽之也
如蒙乞
勑户部通行天下州縣 後攢造黃冊三等人户務
遵定式北方穿甲之法亦非

舊制及見行事宜通照北方黃冊開造庶國無異政
家無殊俗而里書之弊亦緣是可革一二矣
三曰革詭寄臣惟冊籍之弊莫甚於詭寄詭
寄者皆奸民豪户買通里書或混立户籍於
畸零之內或偽隱田地於仕宦之家以脫重役
以免雜差大姦豪苟免則善良偏累故有田
以頃計而累歲不當一差粮僅升合而終年
役於[illegible]比比然也非以
朝廷優[illegible]之恩反為奸豪欺罔之資耶如蒙乞
勑户部申明禁例以後攢造黃冊務審老幼單丁官

三十三

以田不及五畝者方許編入畸零如田及五
畝以上仍收莊管寄庄人户一體當差絕户
女户一切革除若內外仕宦之家亦必量其
官職崇卑定為優免則例如京官三品以上
免田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
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
丁如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祿之意此非
愚臣之見乃臣大學士丘濬所著
進呈大學衍義補中已備言之如此則不惟詭寄
之弊可革古人所謂限民名田之意亦行乎

其間矣

四曰專委任臣惟任法不如任人攅造格例
自洪武初年以迄于今不啻詳矣然而民偽
日滋遁[illegible]究臣嘗[illegible]查對冊籍中
間有除者無收有總者無撒新冊之舊管多
與舊冊之實在不符舊冊之戶絕間與新冊
之軍民不合田粮之飛灑者有之埋沒者有
之戶口之隱瞞者有之[illegible]者有之弊病紛
紛難以縷數[illegible]行改正[illegible]經年冒撥
民費如因[illegible]造此皆[illegible]任非其人人無專

責之故也如蒙乞
勑戶部[illegible]處俱遴選相應官員如各省則用右布政使
或[illegible]參政兩直隸則用本部郎中或員外
郎[illegible]敏廉慎著稱者各一員坐名

奏委請
勑前去專一提調各屬督率[illegible]定限一年事完復
命其所屬監造等官俱[illegible]察訪徑行選委所造冊
籍俱聽[illegible]通行磨算查對無差然後起解
進呈復
命之日仍許將委過官勤惰廉貪之狀疏名來劾以

示勸懲如此庶委任專一功可責成弊可盡
革矣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旌廢久謫官員以廣
聖恩疏

項偵宸濠謀為不軌恭遇
皇上下詔親征臣伏讀
明詔有曰設備及軍民職官先因陳奏宸濠非罪降
謫者查奏
起用又曰俟大功之告成將大賚於海宇欽此欽

遵施行以仰見
皇上追念忠貞欲加顯擢大賚之行又將溥及其餘
是誠
聖明
天覆地載之量所以赦過宥罪之至意也凡在人心
孰不感激臣用是查訪乃得先曾陳奏宸濠與
今[illegible]者數人除按察使胡世寧而改復都御史已
經中外臣僚查奏起用外若先任御史今降驛
丞周廣則嘗劾都督錢寧嘗擬之罪先任御
史今降經歷范輅則嘗劾樂官臧賢太監畢真

縻糧之罪先任給事中今為民陳鼎則嘗劾錦
衣衛指揮廖鵬子廖鎧冒籍取中舉人之罪此
三臣者折姦宄之萌殲碩鼠之[illegible]與胡世寧
鄭岳實同一體之人也再照宸濠謀逆之始
江西三司及府州縣官僚不下百數其能抗賊
不屈視死如歸者惟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二
人[illegible]臣何[illegible]有
言於紀頗敢[illegible]中求則臣事[illegible]伏節死義
之士若平時不能紀[illegible]伏
節死義乎朱熹又曰伏節死義之士當平日無

事之時得而用之則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
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平日知後
當有變故而預養此人以擬之也二臣之言可
謂至論即今兵荒相仍天下多事正宜廣收忠
義之士分布中外若人而領可以少之耶臣竊
嘗求之往者[illegible]張[illegible]孫
文華主事李中等近若若修撰舒芬郎中張衍
瑞長垣黃鞏孫鳳陸俸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
潮林大輅蔣山卿博士陳九川寺正行人等官
周叙巴思明等或因事納忠失於太激或[illegible]

言事傷於過激自扎
天威致被降謫計今遠者數年近者二三年矣臣竊
謂諸臣罪固難逭情則可矜況嘗堅苦刻勵之
餘正其悔悟自新之日俾圖自效必有可觀伏
乞
皇上俯賜俞答郎
敕吏部通查各官之內三臣若同廣者特加超用後
之諸臣如王思如舒芬者特用召還又如陸震
何遵林公黼劉校等之死有足矜者亦量加以
恤典如此則忠良益勸賢才益盛大奮之

烈其與
天地之覆載者同其廣矣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仰
望之至
正德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端本正始以興至治疏
臣惟人君天下之本始即位又人君之本其始
正無所為而不為正故伊尹之告太甲曰今嗣
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
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非以聖明嗣位端
本正始固不可忽然茲者恭遇

陛下嗣統承天更化善治誕宣
明詔大慰人心若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皆已莫能進
聖鑒矣臣草疏已成輒復中止亦知事有當先者也
謹以平日所聞本始三事妄效芹㬋之獻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其一曰養
聖德臣聞人君之德惟在所養仰惟
陛下春秋方富志氣如神輔養本原正惟其時臣竊
稽古完德有道之主不獨得賢師保之助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故曰僕臣正厥后

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況在今日明監未遠伏乞
陛下以古為法以近事為戒師保大臣必專任以
得德義以保身體沃心造膝不憚其煩若一應
隨侍使令中官皆必謹擇老成如宋儒程頤所
言年四十五已上重厚小心之人要使俗嬖之
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如此則聞必
正言見必正行所養皆善而
聖德自隆矣二曰正
聖學臣聞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仰惟
陛下纘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斯可以興
唐虞三代之治稽古之學所宜汲汲以有事焉
者也伏乞遴用
儒臣早開
經筵博選儒臣[illegible]閣乎其[illegible]見乎其
[illegible]讀一通恐於
聖心未有得也今後講官進講宜令反覆詳說或有
未明
陛下[illegible]問其三詢考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以及政事之

得失人臣之邪正天下之所由理亂歷代之所
由廢興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
懈此則
聖學之最當務之急者也三曰勤
聖政臣聞自古興衰撥亂之主未有不以憂勤為先
者若[illegible]日不暇[illegible]史稱宣王
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以今法度縱弛之餘
此正憂勤圖治之日仰惟
陛下踐阼以來
視朝聽政固當盡復

祖宗之初分置統屬之旨者
文廟嘗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
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當商榷等有所
欲言可從容陳論大哉
皇言此萬世
聖子
神孫所宜體行者也伏乞
陛下還
朝之餘但當閑暇即御
便殿或於順門往

聖意所注內閣部院大臣量召一二人或三四人從
容延對咨訪治道若有大政則通召府部院寺
堂上官及科道官會議使人各盡其謀事必求
其當而後已至於在外總兵撫按方面等官有
入朝
見辭者亦必召至
御前俯降辭色或詢以夷虜之盛衰與邊防之嚴弛
或質以官吏之賢否與生民之休戚因而察其
器識驗其行能如此則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
不至於壅蔽紀綱日振法度日新中興之盛可

不勞而致也雖然臣又聞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伏願
陛下誦詩人之戒體大易之訓法天行健終始惟一
實
宗社生靈莫大之幸臣區區忠愛之誠無任仰祈之
至
正德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辯忠邪公舉劾以遵
明詔疏
恭惟
陛下天縱聖明嗣位

宸極
明詔誕布化理維新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內外大小官
員人等有因忠直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調
陞改充軍爲民等項及言事忤旨自陳致仕養
病各該衙門備查明白開具奏請定奪欽
此又奉
詔書內一款給事中御史職當言路文武官員有貪

暴姦邪者
孜薦指陳實跡糾劾欽此臣伏念備員六科以言
爲責術項官員雖累經論奏前此姦臣皆務爲
蒙蔽或留中不出或阻抑不行公議鬱鬱莫伸
忠邪之不辨久矣玆者伏遇
陛下大明黜陟開廣言路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堯舜
之治端有見於
今日臣仰承
明詔悉心查訪其忠賢之當録者除大學士費宏編
脩費寀已蒙起用外臣今查得先任大學士致
仕劉健謝遷先任尚書致仕韓文先任編脩降
驛丞王思先任給事中爲民今陞知府致仕劉
滾降驛丞張原先任御史李熙降驛丞周廣降
典史今陞知縣高公韶丁憂張文明降縣丞今
陞知縣林有年爲民徐文華先任主事降驛丞
李中今陞知縣戴冠皆忠諫得罪者也先任大
學士致仕王鏊楊一淸先任尚書致仕孫交先
任都御史爲民彭澤養病俞諫張嵿降副使李
昆先任給事中爲民陳鼎陞州同知呂經今陞
太僕寺丞潘塤調任官王爊石天柱調用官黄

臣席豪先任御史降判官俞琊黄相許完今陞
知州張士隆降經歷范輅調知縣趙春爲民李
穩施儒劉士元先任評事爲民沈光大先任司
務降教諭今陞知縣林華先任布政使致仕方
良永先任副使降同知今陞知府余祐降檢校
胡文璧爲民陳九疇先任知府降知州毛思義
今陞同知羅廣先任知州降經歷樊準先任知
縣爲民胡守約皆守正被害者也先任都御史
致仕林俊先任評事養病羅僑皆嘗言事忤
旨者也以上諸臣或
先朝耆舊德望兼茂或一時英賢才行可稱所當任
而勿二者兹其人也其姦黨恭之當去者除尚書
等官某 等已經拿問及自陳外臣今訪得大
學士某 伴食有年貪得無耻盡棄平生之學
甘同流俗之歸姦回不忠焉用彼相提督倉場
戶部尚書某 濫司國計惟務私交常例倍增
倉儲日耗先任巡撫鳳陽都御史今陞南京工
部尚書某 孚賂權姦苟免譴斥地方因苦若
周聞知巡視邊城都御史某 陞官必由自擇
院寺送遂保官必求私謝貪太濫養病寸

監察酒某　罔利務營龍斷虐害鄉人居閒
覦復起怨尤親識原任巡撫四川都御史某
貪功妄殺賄賂殃民甘以十罪自居丁憂巡撫
延綏都御史某　措克有聞保障無補貴參三
邊之任巡撫保定都御史某　因辭問而轉居
要地自敢錢神太常寺卿某　務貪緣而倖
歷清階難逃物議丁憂太常寺少卿某　陞官
有自私債甘於代償少卿某　容身
至微尚位詎容自處南京大理寺某　治家無
法持身有玷南京光祿寺卿某　屢經糾劾多
四十四
[illegible]大壞天下
方保全以上諸臣皆[illegible]一日之事在一
方則貽一方之[illegible]勿疑者茲其人也
雖然費宏等之起[illegible]人毀矣數年以來
有因道與時違志不剪合有如原任大學士劉
忠[illegible]御史閣璞脩撰呂柟先
任脩撰[illegible]稱疾
養親亦莫非人望之所係者也某　爭[illegible]問
固大快人心矣有如工部尚書某　因督大工
肆為貪得任用平日心腹武功衛千戶王選立
為買辦名目專管一應物料遮落分受動以萬

計[illegible]錄二千兩詭某　過送錢寧致
投[illegible]大[illegible]某　發身[illegible]例營選京
官[illegible]部主事[illegible]入
內[illegible]嘗[illegible]依勢罔利歲[illegible]必先厚
賂[illegible]敢進納事于錢寧必經票白方可施行加
以[illegible]戶發[illegible]單計某　私入亦不下萬數
此某之父子亦合[illegible]問者也臣僚員言官苟有
所聞不敢隱默伏乞
陛下俯垂聽納特
賜施行如臣所舉劉健劉忠等即
四十五
[illegible]
勅該部查[illegible]應存問者遣使存問因以咨
訪[illegible]應召[illegible]者
降勅[illegible]
新政[illegible]用者[illegible]陛[illegible]展布然年遠事
湮中間所遣[illegible]各該[illegible]查明開奏如
臣所劾某　等[illegible]不係泛言杳望
陛下獨奮乾[illegible]
賜施[illegible]某　父子并用事千戶某　就行拏送法
司審問明白追出侵過物料贓賂坐以應得罪
名以為人臣貪墨欺罔之戒天下幸甚

正德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進

天戒以脩人事疏

臣竊聞天人之間感應如響人事失於下則天
變見於上此理之常也恭惟
陛下臨御以來孳孳爲治任用輔相開廣言路斥逐
邪佞登進忠良
聖政日新令聞四達人事之闕失臣未之見也茲者
伏聞五月初一日雷擊
奉天門獸吻及

日精門災
天戒赫赫胡爲而然耶臣則聞之矣人事失而變隨
應者固
上天仁愛之心人事得而異或見者尤
天心仁愛之至況
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
以致千百年之患
天之所以警動
陛下者殆不可謂無意也臣備員經筵實切憂懼謹
以所聞人事當脩者七事條陳

[illegible]以備參
天戒伏惟
聖明採納施行

計開

一曰定
聖志臣聞之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仰惟
朝廷今日之政已大定矣所區處人或乘時妄議
以疑
聖心則他日之事有未可知者舜曰烈風雷雨弗
迷伏惟

陛下體
天心之仁愛法帝德之罔愆
聖志一定斷之不疑勿以調停之說爲然勿以更張
之蹴爲信勿始然而終怠則唐虞之治可
望於
今日

一二曰保
聖躬臣聞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人臣亦莫切於愛
君之身[illegible]
陛下頃以

親迎入繼大統固上有
宗社之靈
母后之望下有內外臣庶之衆呵護翊戴靡所不竭
但臣區區螻蟻微誠竊謂
陛下聖年方幼一
應紀綱甚況益兼夫起居飲食之期寢興勞逸之節
小大曲折倫處所宜周慎至於左右前後妾
皆尤須擇人詩曰王躬是保伏惟
聖明留意

・三曰信

奏議卷下　四十八

詔令臣聞之詔令所以行於天下者信也詔令不信
則人主之權廢矣恭惟
陛下改元頒敷章故所新於天下深沉固結之弊爲
生民永遠太平之謀所在聞之歡欣鼓舞甚
於更生雖漢史所稱小家布詔民之老羸癃
疾扶杖往聽者
殆不是過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伏乞
陛下維新渙號永保永圖執之必堅行之惟允使信
以保民實天下至切之望

・四曰明賞罰臣伏讀

祖訓有曰凡聽訟要明不明則刑罰不中罪加良善
久則天必
怒焉又曰凡賞功要當不當則人心不服久則禍
必生焉欽此切照江西宸濠之變雖已討平
有日然忠義之勳未酬黨惡之罪未正若將
有待然者不可不留
聖意臣聞之功有高下亦有虛實今欲賞當其功宜
將隨征各官繳過文冊盡行降出仍令先後
紀功科道官查明開奏而冒功者必黜庶賞
不僭而人人以爲慶矣罪有輕重亦有真僞

奏議卷下　四十九

今欲罰當其罪宜取見獲各犯招通情由不
拘成案仍聽法司官及會多官再三研審而
及寬者必宥庶刑不濫而人人以爲威矣

五曰存注舊臣伏讀
祖訓有曰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姦人戎侮當未知之
初一聽委
用既識其姦退亦何難慎勿赦之欽此切照太監
蕭敬與宸濠交通往來往已經太監張永查係
其乃籍錄有名人犯且奏
先帝籍外私宅開往所處已寬宥者忽聞司禮監太

監類義保奏
聖旨外私宅閒住太監蕭敬并太監[illegible]等印照舊辦事
欽此此
命一下中外驚疑其於
新政所繫匪小誠以宮府一體不宜異同今若起用
蕭敬一人其何以處同犯諸人交結事情不
宜輕縱今若不懲於既往其何以示警於將
來且敬自負前罪強顏供職則亦無以取重
同列展布行事伏乞
陛下仰承

祖訓[illegible]宸斷縱不加罪仍令退閑以釋中外之疑
以昭平明之治
六曰嚴內禁頃者得閱御史張翰奏
勑點閘大工一日從內宮監出忽見內使人等約有
二五百人或等執棒甎石向翰圍擁撒土其
守衛官軍[illegible]日旗校明見宛[illegible]不爲防護臣
聞之不[illegible]覺亦未[illegible]然以
皇城禁密之地而敢爾肆爲宛冒其任外無忌則
又可知仰惟
天威震怒必有重法以處治之矣臣竊謂[illegible]不可不

應作烏鬧哈

事宜預防伏乞
陛下在內即
勑各監局等各掌印官各行嚴束所管人員各於本
衙門[illegible]不許[illegible]出各門各路口
聚眾[illegible]旗人等即時
捉拿[illegible]京城內外
亦即
勑錦衣衛及巡城御史兵馬司官嚴督官校弓兵火
甲各於[illegible]地方不限晝夜用心巡邏但有
前項生事之人許即拿送法司從重問斷遣

七曰[illegible]邊防臣聞之禦戎之策守備爲上備
邊之要兵食爲先兵食足則兵強足食又
先於兵也即今邊餉[illegible]一烽
火有警何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房
中走田[illegible]凡民
窮[illegible]十餘里
其[illegible]
聖明御[illegible]不可忘備
伏乞

陛下軫念邊防之重特從
廷臣之請早將各犯抄沒銀兩分給各邊以紓困
急仍
勑各該鎮巡總兵等官務在嚴飭將士保固疆圉以
稱
今日中興內脩外攘之意
正德十六年六月　日
懇乞勉留大臣以光輔
新政疏
臣切以數年權姦誤國

祖宗之法度變壞幾盡天下之生民塗炭已極
宗社之不危者亦幸焉而已茲者伏遇
陛下聖明天啓忠良任職剗革積年所不可拔之弊
力除群黨所未易動之姦中外人民舉欣欣然
謳歌鼓舞仰望太平所恃以成化致治者
陛下乾乾不息於上大臣相與寅亮匪躬於下耳近
者傳聞大學士楊廷和以弟廷儀被劾之故蔣
冕以御史張鵬之言吏部尚書石珤亦因御史
趙永亨之言皆相繼乞休臣下竊三臣情將矣
能不為

臣事惜也誠以當此人情積玩之餘政化維新之
始法度維脩功未全建澤雖布而未洽羣姦雖
已下獄而未決者尚多正人雖已起用而起
關者未見其姦黨餘息來間伺隙陰植其黨而後
聚者豈不知其幾也如此則調停之說必興紹
述之禍且作而
國家之大事去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臣聞之王教
雖負大惡而其弟主導不害為元輔今廷儀所
坐特不職耳廷和何嫌之足避耶若蔣冕雖嘗
扈從

先帝留處南都事由梁儲實非援已然董猶同眾者
皇自知言者謂失之不察石珤遭值
陛下新政推任冢司朝野相賀方喜得人然任事未
幾因推未究言者誠失之大輕知此三臣才智
德望既居天下之先文學操履亦出群臣之右
蓋無一人之可舍去亦無一日之可暫違
朝廷者也伏乞
陛下特降
溫旨曲賜勉留仍
論以中外公論及責之體國大義務使其位得安於

史200-062

志可行再照致仕大學士謝遷尚書韓文雖皆
奉
旨起用一時未有員缺臣竊以二臣歷事
累朝當
孝廟盛時朝政清明輔佐德業以成盛治逮
武廟初年權姦紛亂伏
闕死諍廢居謫籍其孤忠碩德又非其他諸臣之
比今遷年逾七旬文亦將八袠必待有缺而用
或恐其年不待臣聞之宋致仕太師文彥博居
洛年八十有一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自輔乃詔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六日一朝
兩月一赴經筵今
朝廷起用二臣宜若可準彥博故事不必拘夫員
缺亦不必煩以職務但優其禮遇列之上班朝
參經筵月一至若有大政大事特令參預必
有裨益
新政如蒙俯允乞
陛下速降
勑旨聘取來京與楊廷和蔣冕石珤等同心輔政
以興至治以貽

宗社之福亦天下人心之望也
正德十六年　月　日
[illegible]疏
[illegible]准本衙門關劄准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illegible]南京兵部劄付武庫清
吏司案呈奉[illegible]本部送准兵部咨前事內
開正德十四年五月初八日該本部題
准在京衛分人役[illegible]照成化三年[illegible]事例就令京
差存恤給事中御史部屬[illegible]終弔取根內
清查一次如[illegible]幹等人依[illegible]參奏究問
如有[illegible]咨衛
所[illegible]取數[illegible]部
根[illegible]若
[illegible]不[illegible]依例[illegible]事例
行[illegible]衙[illegible]問回答合用紙劄於兩
京[illegible]取[illegible]人紙劄內閣用筆墨磚炭等項
行[illegible]文給[illegible]錢買辦應用書寫
人役行移[illegible]生一十五名應
用[illegible]已經僉由案
呈通行各該衙門去後今照正德[illegible]年分例

該一年一次清查之期案呈到部擬合通行等
因備由轉行臣除欽遵外續准該司節次手本
將取到各營并監局等處見操見役旗軍手本
并吊到南京戶部食糧文冊與各衛所花名手
本督同監生蔡瑾等一十五名逐一清查明白
將查出見役軍人與糧冊不對者照例行拘首
領官吏人等查問回答其軍人中間有遺人食
糧應該當月驗差而延至下月方驗者有已經
驗差就應送撥而遲違一二月不送者有各營
開報逃故日期在前而衛所糧冊扣除在後者
有爲事已完支糧日久而不行當差者雖各稱
有患病等項事故查無堪信文憑遽難准給行
間准該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送准兵部
咨據委主事路直呈前事本部看得在京各衛
所節月新添軍匠勇士近日俱已奉
詔查革經該官吏并各已應得罪名又[illegible]京
故有若仍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再行清查不惟事涉重複徒取煩擾抑
恐追呼逼迫人情不堪合無將本部前項二次
題
准行查事理俱各停止本部亦行南京兵部即查南
京各衛所軍匠勇士等項如果奉
詔查革數多一體停止等因備行前來臣爲照南京
各衛所軍匠勇士見今兵部奉
詔委官查革其陳言事理雖已舉行有次未盡事情
亦合照例停止除將造完軍人花名文冊咨送
送南京兵部轉繳外今將清查過軍人數目開
坐具本謹具奏
聞
正德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公糾劾以嚴考察疏
臣御惟
祖宗以來考察京官始則間一舉行其後十年一舉
又其後六年一舉所以疏數不同者非有他[illegible]
於間也蓋世道日降士習漸流法宜緩之而益
密耳方今士習之壞殆又有甚於前日者[illegible]
陛下聖明嗣統化理更新而考察之典適當其期豈
可比常而不加嚴哉臣切見近日兩京文職四
品以上俱經自陳五品以下俱從吏部會同都
察院[illegible]大小[illegible]

者不能盡撫若都御史某 太常寺卿某
南京工部尚書某 太理寺卿某 光祿寺卿
某 其不職罪狀已經具劾不復開外臣今訪
得通政司通政某 先任兵科都給事中避劾
貴幸託為養疾以自全風采何在太僕寺少卿
某 先任戶科都給事中鑽求美陞甘心笑罵
而不顧操履可知翰林院侍講學士某 濫
交無籍立社會而挾妓酣歌淫縱無忌左春坊
左諭德某 連姻時宰假奕碁而為人請託
貪得無算順天府府尹某 先任河南布政貪

奏議卷六 五十七

污之行久著豈宜遷應天府府尹某 先
任貴州布政贓賄之跡大彰何須待勘陝西巡
撫都御史某 見小利而逼走驛官受私賄而
納交權宰晚節頓改物議紛然此皆自陳未蒙
貶黜者也南京戶部委南司郎中某 受委買金則
多侵價直驗收布疋則明通賄賂南京刑部福建
司郎中某 先任程鄉縣貪濁有聞繼居法曹
濫污濫撫松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某 先
任虞衡清吏司皮漆料價每批剋銀動盈千數太
僕寺丞今丁憂某 當歷[illegible]

例勿處進錄各計百餘南京戶部河南司郎中
今陞都勻府知府某 及自閩門貽羞里巷
妄見譏於同列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今陞慶
西府知府某 年已衰頹志惟貪得甘受侮於
作頭工部虞衡司郎中今陞陝西參議某
先在均州已盈大欲繼出蕪湖未殄餘貪工部
都水司主事某 先令東豈已著汚名後調
英山不聞改行應天府通判某 下屬催徵
科害粮里況前任尤貪養病通判某 贓濫被
劾實緣苟全實當道有執此皆考察尚在所遺

奏議卷六 五十八

者也臣再照某某 等非貪則殘罪狀不為
不顯屢經糾劾公論不為不明中間亦嘗奉有
明旨令其自陳尋復蒙
溫旨留其供職不知
聖衷何以斷之於前而復遲疑於後耶豈以去者已
衆將不論賢否一槩姑容之耶臣聞之曾子有
言任賢而使小人間之者亂也夫賢不肖混淆
在前尚有所妨況今
聖德中興將任衆賢以興至治而可容以小人間之
哉且宋元祐之治其後變為紹聖者以熙豐之

小人不盡言耳我
國家去宋未遠此又今日所當取以爲鑒者也臣
係員耳目之任不敢不盡其聞見之實伏望
陛下俯徇台議早決
宸斷即將李[illegible]安甘泉等適
賜罷黜不必再令自陳其郎中等官[illegible] 等仍
勑吏部查訪俱照不謹罷斥例閒住廢考核嚴明姦邪
消沮士習可以丕變而世道將駸駸乎向隆矣
天下幸甚
正德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illegible]
五十四

奏
應天府府尹臣孫[illegible]
十分貧乏之鋪行無力辦納重大紙張乞憐比
例優處以便官民事
據上元江寧貳縣重紙鋪戶胡璉等連名告稱
身等俱於弘治[illegible]年間僉紹重紙行頭初役未累
之先[illegible]
上用大料紙壹百叁拾萬張因價浩繁無力措辦當
有行頭賀瑤等告蒙分豁准召客商李崇等均
同辦納蒙將食鹽銅錢支給有卷可查自後身
六十一
等[illegible]陸續消之猶未造冊更代因若難言每
班類有貼戶數名年久逃亡僅存[illegible]貳名皆貧
窘近日又蒙行取前項紙張原行南京工部轉
行[illegible]辦納若
不[illegible]兩身
等小民[illegible]非產
有地[illegible]之先尚難措[illegible]今既累之
後[illegible]一切[illegible]紙鋪戶何
補等因[illegible]例合用[illegible]多延辦不
前告蒙本府將情轉

奏先經價色委官前去湖州等處收買後交物料
及照司馬御史亦曾具奏
准今後該派物料價貲數多者該部移文產有地方
令其有司召商平買送部運用前項事例遵行
已久今仍拘辦安敢抗違但思身等名累日久
貲產既傾脂血枯耗縱加鞭朴比較未免束手
待斃徒亡獄底於事無益矜念准告決乞憐憫
生靈危迫困苦之極查照前項事例給賜價銀
委官前去產有去處收買庶使商賈各有樂從
之心官府亦無稽誤之累公私兩全實為便益

今此冒罪連名上告及單開貼戶賀廷蘭等叄
拾玖名俱各消乏慎廣明等肆拾肆名俱已逃
亡見存止有陳佐等叄拾柒名等情到府參照
嘉靖拾伍年陸月初二日該南京工部劄付為
供應紙劄事內開合用大榜紙叄拾萬張中夾
紙伍拾萬張奏本紙伍拾萬張劄行本府轉行
上江貳縣着落當該官吏查照先年事例即便
拘集該行鋪戶到官照依街市時直從公估
白榜紙每張該價鈔若干中夾紙每張該價鈔若干
若干奏本紙每張該價鈔若干務在兩平不致

虧官損民仍將估過價鈔共計若干貫總數具
由連人火速齎併解部以憑轉送
內府南京司禮監關領勘合赴南京天財庫關領
鈔貫收買等因已經帖仰上元江寧貳縣着落
當該官吏照依前文內事理即便查照先年事
例拘集該行鋪戶到官照依街市時直從公估
計收買去後隨於本年拾月初柒日據本府經
歷司案呈抄案巡視九庫南京吏科等衙門給
事中等官陳塏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申用休
等案驗為估計事據應天府上元江寧貳縣手

本開送委官主簿李奇章典史臨璞帶領各行
鋪戶前赴會同館公同該府府尹孫懋逐壹體
比街市兩平從公估計明白等因計開壹起為
供應紙劄事合用白榜紙每張價銀貳分共該
銀陸千兩中夾紙每百張價銀壹錢貳分共該
銀陸百兩奏本紙每張價銀叄釐共該銀壹千
伍百兩叄項通共該銀捌千壹百兩臣等看得
百金者中人拾家之產也今計所費之價捌千
壹百兩實中人捌拾壹家之產也而況此等鋪
行原係產業止靠此須貲本輾轉貿易以圖生

計則又非中人之比矣照南京舊非產紙地方
雖有壹貳客商興販前來多不如式且數亦不
敷若所產之地在浙江則有衢州常山江西則
有廣信鉛山貳省有兩縣相去南都水陸不下貳
千餘里為鋪戶者貲本既已不足盤費復何所
資觀此其不能辦納必矣不能辦納而強之承
認其惟從累含冤實為有誤
上供臣等隨查得先該鋪戶陸奇該本府府尹王[illegible]奏據
上元江寧貳縣絲綿鋪戶何轍等告稱乞憐十
分困苦鋪行從便處價以蘇民困事要將戶部

各處解到鹽鈔銀兩不必仍令解戶買錢上納
就將本色銀兩收貯本部照數給還鋪行該本
部題
准咨行南京戶部議得今後年分如遇各處照依新例解
到戶口食鹽錢鈔[illegible]銀兩到部除錢鈔照舊文給
買納上庫外其[illegible]錢不必扣除絲價銀兩
攢[illegible]不必易換鈔錢就將原價銀扣寄本部銀
庫待候應天府[illegible]
內府衙門用絲行[illegible]項行移支送料價該
府就具應支明[illegible]關領回府支給取領附

卷等因該戶部再議相應覆題奉
欽依通行欽遵外再查得嘉靖拾年正月南京雲南等
道御史[illegible]等奏為條陳興革事宜以
裨[illegible]節派買以蘇鋪戶要將戶工
貳部[illegible]派料價先查甲字等庫所有若儲數放
支如果缺少方許派買價貴數多者該部移文
產價於產有地方責令有司召商平買送部轉
發各該衙門應用不許令解人徑送以滋奸弊
其價賤數少者仍於兩縣派買該部即給與價
直毋得[illegible]守候人難該戶部題奉

欽依移[illegible]後[illegible]該派物料先儘庫[illegible]
等[illegible]內府[illegible]合支若有不敷酌量[illegible]
移文行價於產有地方收買送用勿累解人或
量派上元江寧二縣[illegible]隨即給價務使官民
兩便經久可行通行遵照外今照重紙之價加
倍於絲綿產行之地遠在於江浙其項價銀均
之取給於食鹽錢鈔前此絲綿鋪戶乞憐因苦
已蒙
皇上明燭幽隱[illegible]蕩然[illegible]納如獲更生今茲
重紙鋪行乞憐貧之情尤懇切如蒙俯乞

具奏祈同仁將臣等所言下之該部咨行南京
工貳部從長議處仍照舊事例量支倉[illegible]
兩差官壹員或帶本行銷臣當或貳名齎文所
地方着落該府官吏捎集抄紙人匠到官時估
價直當官交易刻期完解仍於該府守取明文
回部查考如此則
上供之需既不致誤而下民之苦亦有瘳矣
皇上天地覆載之恩日月照臨之明已隆而益隆矣
南京部人民幸甚臣等幸甚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初九日

奏議卷下　六十五

謝
恩事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初肆日該南京吏部辦事
官張梧
奏奉回還齎捧
欽賜銀伍兩紵絲壹表裏到臣當即望
闕叩頭祗領訖臣先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
使時[illegible]強賊[illegible]劫
鄉村臣該巡撫右僉都御史簡霄巡按監察御
史李繡督同臣等都布按三司掌印及守巡兵
備巡捕等官調集官兵民夫分投截捕攻剿不
旬月內擒獲殆盡地方底寧是皆仰賴
天威震懾
神武布昭之所致也臣等叨膺承宣之寄俛之消弭之
方仍賜論功何有後先臣叨陞今職該御
史查勘功次凡嘗同事俱獲陞名茲者荷蒙
皇上浹頒厚賞襃及微勞兼金[illegible]自
大盈綺幣[illegible]于京輔綃紗有光臣敢不
益自濯磨[illegible]之訓勉加[illegible]正惟存補
衮之心庶幾圖効於涓埃于萬一

奏議卷下　六十六

湛恩臣無任瞻
天仰
聖[illegible]悚感激之至
嘉靖拾伍年拾壹月　日

引年乞
恩休致疏
臣見年柒拾歲原籍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由
正德陸年進士除授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知縣
欽蒙行取考選南京吏科給事中歷陞廣東布政使
司右參議按察司副使因事詿誤聽理明白蒙

降廣西梧州府藤縣典史尋改江西廣信府貴
溪縣典史陞吉安府安福縣知縣河南汝寧府
光州知州山東按察司副使廣西布政使司右
參政陞湖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歷陞廣西按
察司按察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河南布政使
司左布政使以至今職臣伏念入仕貳拾捌年
累官壹拾伍任爲才不庸受
恩特厚顧犬馬之勞未効而桑榆之景已促出入班
行每慚白首仰聽
天日惟切丹心臣聞禮大夫柒拾而致事及檢查得

大明會典内壹款文官柒拾以上不能治事者許明
白具奏放回致仕欽此臣今官叨大夫年滿柒
拾氣血日虧精神漸耗揆之禮制正當退休之
期擬之衰庸難厠任使之列是以夙夜懍懼身
心靡寧不得不輸瀝衷情懇乞於
君父之前也伏望
聖慈察臣愚悃俯令休致別任賢能庶乃素之咎可
以少逭而止足之道亦得自全矣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嘉靖拾柒年叁月貳拾柒日

南垣奏疏跋

六科置兩京諫名一也員備于北備則衆聚則
相須而成南唯每一員議之無匹擧之無援故
論利害抱畏忌抗顏不顧身者鮮矣養有素見
有定行自斷獨存乎浩然之氣而后可以擔天
下事焉於言也何有言不以情競取豐縟大其
說而閉首不動于中諫若是乎裨君德謂正言
攻佞謂明危言讜民隱謂仁言擧大弊謂直言
考諸讜謂公言已氣日降求其人而不獲吾友
程夫居吏垣留京前後五六載秉逆瑾蠹政餘

先武宗多事之秋不訐不諱唯其是焉禍福成敗弗
訑也又多所
俞允以彰遭逢之盛英讀之數過不能釋手謂
不負所司非一人之私論也噫居是地俛默無
可否將聞風而感迓者其誰與歸
契友顧洪書于季秋月幾望乙酉

靳文襄公奏疏八卷

（清）靳輔撰

清雍正靳治豫刻本

靳文襄奏疏八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靳輔撰。輔字紫垣，鑲紅旗漢軍。初授翰林院修撰，官至總督河道、兵部尚書。文襄其謚也。是編皆前後治河奏疏，其子治豫彙刊之。輔自安徽巡撫擢授河道總督，時值河患方棘，洪流逆溢，高堰橫潰，合淮水而東注，故道反湮。輔疏言河水挾沙而行，易於壅閼，惟賴清水助刷，始能無滯。當審其全局，徹首尾而合治之，不可漫爲施工，堵使東築西決，終歸無益。因條具八事入告。

聖祖仁皇帝嘉納其議，於是疏濬運河及清口，以至海口河道。又開白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流始暢。開清口淤淺諸引河，而淮水始出敵黃。築河崖遙隄、縷隄，修高堰，堵翟壩，置減水六壩，而宣洩咸有所恃。至開中河、皁河諸役，尤其設施之大者。其持論以築隄崖、疏下流、塞決口，有先後而無緩急數語爲綱領，故在事十年，具著成績。諸疏並在集中，無不指陳原委，言之鑿鑿。至今論治河者猶稱輔焉。末附輔官巡撫時奏疏三篇，其極論驛撥驛站，亦具見風力云。

從來言水利者惟在疏泄
得宜節宣利導俾水無失
其性而我
朝定鼎以來歲漕東南四百餘
萬石以達
天庾轉輸之力全資水利治河

即以治漕是誰熟審乎黃
運湖河之勢權衡在手高
下在心者未易膺斯寄也
文襄靳公以經濟名臣由皖
撫擢授河督
聖祖仁皇帝知人善任畀以全河
重寄
聖謨廣運指授方畧而公亦寔能
以河務自任仰遵
廟筭悉心籌畫其間沿革異制古
今異宜蓄洩異勢緩急異
形以及經費之所出群材

之委任莫不定全局於胸
中運機宜於指掌數年之
間兩河循軌奏績安瀾運
道無梗而民生利賴焉其
功不可謂不偉矣方茲之
甫任事也正值河患孔棘

黃水倒灌高堰潰決黃淮
合并東下淮揚大困州縣
所在告災公一蒞任即審
度形勢經營擘畫次第興
舉先大挑山清高寶運河
而水由地中行矣又開白

洋清河以東引水河而黃
河始入海矣又開清口爛
泥淺諸引河而淮水始出
敵黃矣又於清口以下疏
通雲梯關出海故道而下
流之水得所歸宿又創築

周橋翟壩堤工置減水六
壩以時宣洩而淮水暢流
會黃揚屬亦免阽危矣至
於開濬中河以避黃河之
險艱改挽皂河以免駱馬
湖之淤墊是皆設施之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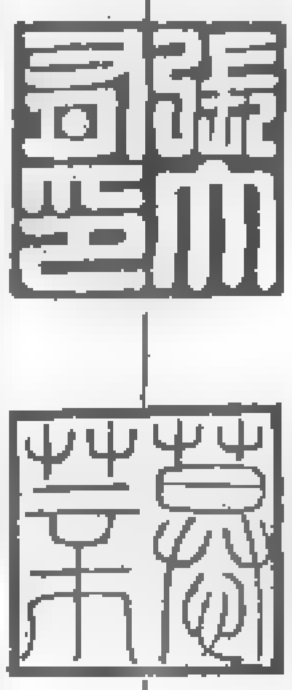
大者惟其深思遠慮因時
制宜用能上契
宸衷下全漕運宜
天眷優隆有寔心任事之褒也公
處河工積弊之後毅然振
作不避勞怨其陳經理事

宜一日而上八疏剴切周詳言之碩畫其他築堤建閘堵決疏濬以至防險保固斟酌損益之宜凡見諸章奏者悉綢繆於未雨之先而補救於既潰之後所謂熟審夫黃運湖河之勢權衡在手高下在心者非公誰與歸也公著有治河書奏疏共若干卷論事調暢敷陳有體卓然成一家言今少司空奉

天子命協理河務追念前猷咨嗟手澤裒輯前後疏稿悉以鋟板世濟其美樹勲兩朝誠盛事也予故於剞劂之成樂為一言以序之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淮揚等處地方提督漕運海防軍務兼理糧餉

閩中張大有謹譔



史200-075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一

治河題藁

恭報到任

河道敝壞已極

經理河工第一疏 挑淸浦至海口

經理河工第二疏 挑疏淸口

經理河工第三疏 高堰坦坡

經理河工第四疏 包土堵決

經理河工第五疏 挑運河

經理河工第六疏 設處錢糧

經理河工第七疏 裁併河官選調賢員

經理河工第八疏 添設兵丁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 光烈 文企 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一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藁

恭報到任疏

題爲恭報微臣到任日期事案於康熙十六年三月初十日准吏部咨令臣將安徽巡撫

勅印照例交與江南總督臣阿席熙署理文到之日拜令臣速赴新任與

欽差大臣會同察審河務等因臣於三月二十八日已將與督臣交代過緣由

題明在案臣隨於本日行至浦口地方准前任河臣王光裕咨將伊坐名

勅書一道總督河道提督軍務關防一顆

王命旗牌十面副幷書吏員役文冊等項差標下中軍副將陳傑兗州府運河同知葉方恒齎送到臣臣隨接收領隨星速兼程於四月初五日前抵宿遷縣地方臣於初六日卽在宿遷到任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開印任事訖惟是臣庸愚駑鈍謬膺
簡命當此河工萬艱之時凜惕悚惶不安寢食祗有
畢竭頂踵以盡臣職於萬一而已至於一切興利除
弊疏濬隄防事宜容臣細加確核次第入
告其察審河務一案見在與
欽差吏部侍郎折爾肯等審取口供卽於本月初七日由
宿遷起身前往淮揚等處俟勘實之日另行會
題外所有微臣到任受事日期相應題
報又查拜

進本章例應候滿三件然後兼同齎發今臣到任日期不
敢遲報是以不及候三件之例卽行恭
進理合一併聲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河道敝壞已極疏

題爲河道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容遲臣謹先陳淤塞之
原并將因勢利導之策分疏具題仰祈
皇上睿鑒速賜允行以通運道以足額賦以拯昏墊之民
生以保見在之田土事竊微臣本駑駘陋質荷蒙
皇上殊恩授爲安徽巡撫奉職六載寸善無聞乃
皇上不以臣爲庸劣反加優擢陞爲河道總督臣拜
命以來夙夜兢兢既感且懼感者感
皇上知遇隆恩臣雖肝腦塗地無以圖報於萬一懼者懼

臣才庸體弱惟恐不足當茲重任有負
皇上簡拔之盛心也是以臣朝夕孜孜惟虞隕越計自四
月初六日於宿遷縣到任之後雖會同
欽差侍郎臣折爾肯等察審河務會勘雲臺山等事一面
卽徧歷河干廣諮博詢求賢才之碩畫訪諳練之老
成毋論紳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
取一事可行者臣莫不虛心採擇以期得當歷今兩
月有餘竭盡臣之耳目心思備稽當日所以敝壞之
緣由力求今日所應補救之次第大抵治河之道必

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
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
而河道之變遷總緣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
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
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攸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
關運道亦斷無聽其沖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
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
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
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

因循故事漫爲施工則堵東必西淩堵南必北淩徒
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
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
合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分則流緩而水漫沙停沙
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
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
清水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
患之所以日深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
間所沖之歸仁堤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舖口邢家

口等各處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堤原
以障睢水幷永堌邸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
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
治十六年歸仁堤沖潰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
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
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
大水黃淮並漲黃漲而王家營二舖口邢家口等處
沖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家壩等處沖潰矣王家營二
舖口邢家口等處沖潰之後黃河之水由決口四漫

者多而由雲梯關外入海者少古溝翟家壩等處沖
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沖決清水
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會黃入
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併力刷沙以
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
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
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幷淤矣迨至康
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大水黃淮又復並漲清口以
下之河身旣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

水幷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冲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板工冲決口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冲決口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冲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冲決于家崗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板工冲開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幷歸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運河淤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陸矣況尤有堪慮者目今見在之河身既已墊高若此而黃流裹沙之水則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

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日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蚤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見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必至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奔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冲突內潰而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及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克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敝壞已極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圮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爲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爲主臣謹竭臣之愚備採衆論而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分爲八疏條列具

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速議允行庶已淹之田可耕見在之地可保運道可

通額課可復其於

國計民瘼誠均有攸賴矣

經理河工第一疏 挑清浦至海口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事臣惟河道壞至今日已稱至極修治之不可緩盡人而知之矣然事勢有順逆施工有次序必須分別先後之宜而後可斟酌興舉也臣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溜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故道入海必須稍闢去路導之使行蓋築堤堵決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片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濬也今日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淤既經十載如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則臣一身受溺職之

罪固不足惜其如已費錢糧將來之
國賦有虧民生之昏墊何哉況用水刷沙卽曰不必挑濬而束水歸漕則又必須築堤旣築堤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濬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鍬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時中央旣有一二十丈舊有之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冲洗不待多時卽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幷新鑿之河俱合而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一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時之舊矣其所濬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十方卽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堤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再查工部尚書臣冀如錫等條奏內開堤底以八丈爲度面以五丈爲準高以一丈五尺爲憑等語計每

堤一丈應用土九十七方半誠爲防河至堅之策今
臣所議高闊之數俱減每堤一丈止料用土六十方
者蓋以物力艱難姑暫從減省擬議俾其足以抵當
河水而止仍俟物力稍寬之時再行量撥人夫協同
議設守堤之兵加高加厚務仍如部臣等條議丈尺
之數可也至部臣等原疏內開南岸自白洋河至雲
梯關止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止務須一律修築
等語俱應照議興築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
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里一百

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
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共九萬五千
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堤者有原有堤而今全無土
者有原有堤而今更狹窄缺少須增填者有堤根存
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
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而計之牽約存舊土高三尺
寬八尺每堤一丈計牽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共約
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實須增土五百
四十九萬五千四百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

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河南岸及北
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堤三十丈之
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
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
二百四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五工合遠
近而牽算之大約每土一方用夫四工兩岸之堤共
用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百方應用夫二千一百
九十八萬一百六十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通共需
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關外以

至海口尚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三十里潮大土溼之
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
關內無異若不量挑浚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則黃
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旣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
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漕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漫溢
與運道民生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
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旣墊則關內
之底必淤不過數年當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
者必始自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

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為重而力請築堤束水用保
萬全不敢泄泄從事以貽後此之大害也惟是近海
之堤止期足以攔水可以不必過於高厚堤底止須
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
心之土築之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計長二萬八千
八百丈每丈用土二十四方計用土六十九萬一千
二百方用夫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工每工照例
給銀四分通共需銀一十一萬五百九十二兩二共
需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其需用人

夫共計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應限二百日完工計
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七百餘名念淮揚附近民人
尚須供臣後疏挑浚幫堤堵決等各工之用斷斷不
能更有如許多夫前來應募臣查康熙九年前河臣
羅多興修黃河各處之工除調用各處泉淺等夫外
僉經令山東江南鄰郡地方協募赴工在案今此工
之大數倍於前不得不循例而行臣擬令江南之鳳
陽府屬募夫一萬五千名江寧府屬募夫一萬名蘇
常二府屬各募夫八千名正太二府屬各募夫四千

名徐州幷屬募夫五千名滁和二州幷屬各募夫二
千名山東兗州府屬募夫一萬四千名濟南府屬募
夫九千名東昌青州二府屬各募夫五千名河南開
封府屬募夫一萬三千名歸德府屬募夫八千名尚
少夫一萬一千七百餘名應於淮屬之邳海睢宿贛
沭六州縣地方召募其募夫之法應令各該府州就
所屬州縣之大小近便酌量派募務募二十歲以外
四十歲以內精壯強健之夫赴工常川供役不許以
老弱塞責及往來更換以致曠悞工程即於該府屬

首領州縣佐貳雜職等官內遴選能幹之員專管驗
募限部文行到該省半月之內募齊人夫各帶土車
鍬担等器飛星押赴工所董率料理依限挑築至於
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畫段丈驗
之法以杜之其法容臣預督各監理官畫取土之遠
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工為一段編定字號插牌
標識其中有原係平地者有已經缺塞須填者有存
舊堤之土多寡不等者幷堤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
詳明標識之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

收存各監理官卽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
工撥給堤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
奠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査驗
以別其夯杵之堅否臣更請立懲勸之典以鼓舞而
警策之凡各州縣協募人夫有老弱病斃及姦猾逃
逸一名至五名免議外六名至二十名者各該州縣
官罰俸半年所委專管官罰俸一年二十一名至五
十名者州縣官罰俸一年專管官降一級調用五十
一名至一百名者州縣官降一級留任專管官降二

級調用一百名以上者州縣官降一級調用專管官
革職其所築堤段如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卽漏幷
底面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有一二丈者將專
管官降一級調用兩處夯杵不堅盛水卽漏幷底面
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有三四丈者將專管官
降二級調用三處以上夯杵不堅盛水卽漏幷底面
丈尺雖合而面上兩旁低窪至五丈以上者將專管
官革職如所募之夫盡皆壯健並無一人逃逸所築
之堤隨驗俱堅堤面兩旁豐滿處處合式者該州縣

官不論俸滿卽陞專管官如係正途照依應陞之缺
加二級卽陞如非正途俱准照正途註冊一體加二
級卽陞更請責成道府州幷監理各官如各該道府
州所屬有一官議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半年兩官
議處者將該道府州罰俸一年三四官議處者將該
道府州降一級調用五六官以上議處者將該道府
州降二級調用所屬委官督工勤幹築堤堅固如式
依期早竣者將該道府州亦不論俸滿卽陞其各監
理官除募夫一項與伊無涉不議外凡伊所管各州

縣委官之內有因夯杵不堅築堤不豐滿一員議處
者將監理官罰俸一年二三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
一級調用四五員議處者將監理官降二級調用六
員以上議處者將監理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
准與抵算如監理官揭參者准免連坐若並無議處
止有議敘者將監理官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
從優卽陞如此則各官俱知勉勵可無闒茸貽悞之
處矣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二疏 挑疏清口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二疏事竊照臣請挑清江浦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乃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而上有淤墊之處不行及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淮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自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倒灌之後將此一帶湖身漸漸淤成平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止存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尺不等之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尚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口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濬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甚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做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沖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而此乃三年以內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浮面一層板土深有二尺下則

係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板土板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尚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板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板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雖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沖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惟是此處淤沙既易沖刷而臣亦議開引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板土之堅硬恐一時沖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亦未可定因思此番工程錢糧人力無不浩繁若有一處計慮未周恐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之悔是以不敢不略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須於引水河六十丈之外兩岸共計七千二百丈共掘土一十四萬四千方每方用夫三工共用夫四十三萬二千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沖闢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三疏 高堰坦坡

題為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三疏事臣惟淮河之下流既已疏治則水可直行而會黃刷沙矣但臨湖一帶除見在原冲各决口外其餘堤岸無不殘缺單薄危險堪虞若竟堵决口而不先修殘堤俾極堅固則水將尋隙地奔潰勢必堵者方堵而决者又决豈非徒費錢糧徒勞民力耶此幫修堤岸又斷不容緩者也查工部尚書臣龔如錫等條奏疏內原有石工定要加高三尺殘薄之堤一律修葺高寬潤一帶土堤必

照修築高堰之法一律寬潤等語所議極為周匝惟是部臣等之議專為堅固起見而臣身膺治河之職當錢糧絀乏之際不得不反覆籌維力求節省也大抵堤以攔水祇期修築得法使水不能冲倒而止似不必拘拘於石工埽工板工蓋石工之費數倍於板若將高寬潤五千二百餘丈板工盡改為石費貲浩繁卽或石仍石而板仍板現據山盱同知多弘安估計加高幫潤工料册內開自七里墩至周橋閘共長一萬一千五百餘丈應用石板埽工并修一帶殘缺段口共需銀三十九萬五千五百餘兩臣就該同知所估石埽板工之册而核算之並無浮濫則其費亦非小也況板工一項皆係以樁攔板以板束土用之平日尚有不能耐久之慮若遇大水乘風一擊而土鬆再冲而土卸矣勞民傷財將何底止臣再四思維因見淮湖運河等處板工易於損壞即石工之傾圮者亦不可勝數惟見堤下係坦坦平坡者則雖遇大水而不致冲塌蓋水性至柔而乘風則剛其板石諸工率皆陡峻故怒濤撞激易於崩冲若遇坦坡則水

之來也不過平漫而上其退也亦不過順縮而下堤制水而不能抗水故雖大水乘風止於隨高逐低而無怒激之勢水既無怒激之勢故自無冲崩之虞此乃以柔制剛之道誠理勢所必然者今欲求費省工堅惟有剏修坦坡之法可為久遠衛堤之策也其法於堤外近湖之處挑土幫築坦坡每堤高一尺應築坦坡五尺若高一丈之堤則坦坡應寬五丈卽有舊存樁木亦聽其埋於土內以為堤骨一律夯杵務期堅實密布草根草子於其上俟其茂長則土益堅堤

土旣堅而又有草護再行設兵看守之法禁止民人之樵採驅逐牛畜之踐踹則坦坡自可永久無虞坦坡無虞則本堤更屬萬全矣至於高家堰一帶石工亦宜照此幇築坦坡將石工倂埋土內更爲至堅至穩之著也查自運河西岸歷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澗至周橋閘北止共長一萬二千八百餘丈內有三千八百餘丈可以竟築坦坡其餘約九千丈堤根見被水占必須先於離堤一丈之處密下排樁多用板纜以蒲包包土塡出水面然後用蘆柴綑一尺

高小埽鑲邊內加散土用力夯杵築成坦坡一丈俟全淮下注則堤外之水自卽退去水退之後再行挑土幇修到底幷將排樁盡埋土內至此一帶堤身向來原窄而不過二丈有奇底不過三丈有奇自上年冲塌淋卸之後處處單殘石工堤面猶有寬二丈者板工堤面寬者不過丈餘窄者僅有二三尺今本應悉照部臣等所議加高加寬丈尺之數但取土遠極挑運艱難其加寬之處姑先以二丈五尺爲準俟水退土出亦再令守堤之兵逐漸幇築今查高家堰高良澗一帶板石諸工原高約有七尺應如議再加三尺共高一丈堤底外寬五丈內寬一丈連本堤二丈五尺共寬八丈五尺堤面寬二丈五尺每堤一丈用土五十五方今可以竟築坦坡之三千八百餘丈見存堤底約牽寬三丈五尺堤面約牽寬一丈五尺高仍有七尺許每堤一丈約存舊土十七方五分應增土三十七方五分通共約用土十四萬二千五百方近者取於半里之外遠者取於一里之外用夫四工挑土一方共用夫五十七萬工照例每工給銀四分

共需銀二萬二千八百兩其餘九千丈俱應先築坦坡一丈計每堤一丈暫省土十六方實用土三十九方然堤身頹卸單殘已稱至極每丈堤底約牽寬三丈面約牽寬六尺高止約牽五尺每堤一丈約存土九方應增土三十方共堤九千丈應增土二十七萬方近者取於七八里之外遠者取於二十里之外往返艱難不便計夫挑築必須照淸水潭計籮買土之例每方五十籮共計土一千三百五十萬籮每籮給銀六釐共需銀八萬一千兩又樁木板纜蒲包蔴繩

邊埽匠工等項每丈約需銀十兩共需銀九萬兩三
共實需銀十九萬三千八百兩然所需之數較之見
估用板用石用埽之工可節省銀二十萬一千七百
餘兩且可免板工冲擊頹卸之患也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四疏包土堵決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四疏事臣惟黃淮之上下
流既議治理疏通而高家堰堤岸之殘缺低薄者又
擬加帮高厚則築古溝翟壩一帶之堤并堵塞黃淮
各處之決口使河復故道可次第而施工矣查自周
橋閘歷古溝唐埂等處以至翟家壩南共計三十二
里據山盱河務同知多弘安估計冊開築此三十二
里之堤并埂并堵此內原冲成之九河及高良澗高
家堰武家墩等大小決口三十四處共需銀七十萬

五千八百餘兩臣相度水勢按冊而計皆屬必需之
項似無浮冒蓋冊內堵決皆係循例用埽而埽盡薪
料人工之費每塡堤一丈水淺者費銀三四十金至
七八十金不等水淺者費銀一二百金至六七百金
不等是以需用錢糧如此之多也且臣驗各處埽工
凡柳枝多者尚可多延數年其蘆草多而柳枝少者
不過一二年悉皆朽壞頹塌殊非經久之道於是再
四思維就水者土也當求束土禦水之法斟酌變通

史200-087

以爲節省永固之計原不必循例而槩用埽工也臣
虛心酌畫除有鑲邊裹頭必須用埽者有急欲閉合
龍門之時包土稍緩應速捲大埽立時塡塞斷流者
有修建滾水石閘等項應先築攔水小埽而此埽於
閘工告成之日原應毀廢棄俾水通流今若下樁包
土恐日後難於毀壞亦宜仍用埽者俱照舊用埽外
其餘一切工程俱宜密下排樁多加板纜用蒲包裹
土蔴繩細紮而塡之較之用埽計可省費一半而堅
固耐久比埽又迥乎不同今擬將前項工程改下埽

爲包土仍築坦坡制水不過費銀三十萬兩較之原
估之數可節省銀四十萬餘兩也至黃河內桃源清
河安東三縣之新舊各處決口水漲則刷成大河水
涸則兩旁淤墊是以各該縣估計之册隨時變更不
能畫一目今黃水方大難以確估然臣親相情形大
抵俟秋冬水落之際或應用埽或兼用包土不過再
費銀八萬兩可以盡行堵塞使兩河之水悉由故道
入海矣通計此疏內築堤堵決共需銀三十八萬兩
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五疏 挑運河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五疏事竊惟築防塞決疏引黄淮使復故道合流入海事宜如果一一興行則閉通濟閘壩淡挑運河盡堵清水潭等各決口以通漕艘誠爲今日至要之務所當次第修舉者也查運河自淸口至淸水潭共約長二百三十里通計四萬一千四百丈因黄水內灌將河底淤墊甚高居民日患沉溺運艘每苦阻梗今必須將河身大爲挑濬決口盡行堵塞庶幾運道可得通行民生可免昏墊也

臣請

睿鑒勅下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各撫臣嚴督所屬將本年應運漕糧及早徵收受兌火速催趲務於康熙十七年三月內勒令盡數過淮俟糧船過完容臣將通濟閘壩即日封閉一切商民船隻幷該年回空漕艘俱令暫由周橋閘透出高郵州而行淮關部司亦令暫往周橋閘收稅臣一面督集人夫將運河大爲挑濬面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二尺每河一丈挑土八十四方通計四萬一千四百丈共挑土三百四十七萬七千六百方挑起之土俱令傾於東西兩堤之外更加夯杵將西堤築成坦坡東堤加倍堅厚以圖永久毋許將濬土亂堆堤上以致雨淋仍落河中每土一方用夫三工計共用夫一千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工限三百日完工每日用夫三萬四千七百七十六名查挑濬運河向有每工給銀四分之例亦有撥派坊里人夫量給銀米之例但淮揚二府節被水災里民困苦已極兼之此番工程浩大需夫衆多萬難派撥況坊里人夫率皆老弱不堪之輩而又每每逃

逸大抵坊里夫十名不敵募夫三四名之用則卽使派撥亦屬有名無實若一槪召募則無告饑民又得藉以活命相應照例每工給銀四分共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兩其督工等項議敘處分事例并請如臣第一疏內題

請之事例一體而行至於堵塞高江二州縣之淸水潭大潭濟等決口六處雖據南河分司估計冊開應用柳束人夫俱於各州縣協濟而所估錢糧尙需物料等費銀六十餘萬兩等語然此數處工程只須俟翟家

壩至武家墩一帶决口盡行堵塞黃淮合流從故道
入海之後下埽包土相機填塞井一帶西堤之外照
築坦坡凡有水占堤根之處量用短埽笆席等項攔
土築堤不過總費十五萬金便可足用蓋滿水潭一
工自目今視之誠爲最難若俟各工告竣之後留此
工於結末則流止水消取土亦易故可省費如許也
計此疏內挑河堵决共需銀五十六萬七千三百一
十二兩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六疏籌畫錢糧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六疏事竊惟一切治河事
宜臣已於前五疏內一一陳請矣伏查案准工部咨
爲欽奉
上諭事內開工部等衙門會覆尚書冀如錫等題前事等
因查黃運兩河關係運道民生今既經尚書冀如錫
等將應修各處驗明具題相應照議即行大爲修築
但今正需錢糧之際若照此驗勘修築需用錢糧甚
多不便築行修築應令新任總河將應修緊要處所
酌量修築堅固不致有悞漕運等因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行臣知照在案臣到任之後凡經歷河干驗閱形
勢卽將部臣條議工程細加揆度如果照議修築誠
爲至堅但所需錢糧不下五六百萬當此軍興需餉
之際措撥良難是以廷臣有不便築行修築之議蓋
部臣奉
命勘河目擊河道壞極情形不得不從堅固立議以爲一
勞永逸之計而廷臣灼知司農仰屋之艱又不得不
以酌量修築議覆也惟臣身任總河親見民生之昏

史200-090

墊運道之田，稉田土日淤而賦稅日絀且又深知河
帑之無餘請撥之無項安敢不委曲籌策以仰副
宵旰之憂慮耶頻臣審勢揆情減築堤浚河之丈尺并條
議坦坡制水下埽包土等法以代石塌板工然實尚
需銀二百一十四萬八千餘兩并臣第八疏內應打
造濬淺船二百九十六隻約需銀一萬兩通共需銀
二百一十五萬八千餘兩乃必不可少之數也念河
流爲害自康熙六年至今十載之間歲歲興工費過
錢糧三百餘萬凡更有歷年蠲免之正賦節次賑恤

之帑金不可勝計而河患之深日甚一日臣身膺重
任不敢玩泄是以確酌全局曲思穩當之策臚列上
請也惟是所需如許多金既事在必不可少而又實無
可撥之項臣因再四圖維不敢稍避勢怨委曲詳酌
謬擬設處錢糧之計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其一則議令淮揚被淹田畝補納修河之費也
竊計淮揚二郡被淹田畝何止十餘萬頃祇因節被
水占而耕鑿難施若黃淮與運河俱治則田土盡出
可以施耕鋤而望收成矣其中量納修河之費豈特

理之所宜諒亦情之所願也然田畝有高低之不同
其價值因有貴賤之各別臣細加體訪知此等田畝
至水退可耕之時其在黃淮之東南者每畝值銀一
兩至二三四兩不等其在黃淮之西北者每畝值銀
一二錢至六七錢不等臣請俟大工告成田土可種
之日容臣會同江蘇撫臣將凡被淹東南上則田一
畝令納修河費銀三錢中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
二錢下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一錢被淹西北上
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六分中則田一畝令納修

河費銀四分下則田一畝令納修河費銀二分其銀
准分爲兩年完納若係無主之田但有人納修河之
費者即便給與執業至於本田正賦照例三年之後
陞科其每畝俱照二百四十弓之制科算毋許以多
爲少欺隱不均如此約而計之二郡被淹田畝補納
修河之費約可得銀一百六七十萬但議者或謂災
民田畝不能優恤而反重賦之似屬病民殊不知撫
民之道有經有權發帑救民而後寬其力者經也先
愛民之愛設法拯救後樂民之樂多取不虐者權也

且臣採訪輿論皆稱田被水浸之後及河治水退則
田皆沃土必有二三年加倍收成之美言人人同似
爲確論顧此昏墊之民設兩河一日不治則民田一
日不耕將來俟流離伊於胡底是必河治而後民始
得所也明矣夫以斯民得所之時坐享沃土倍收之
利於是分粒米狼戾之餘以補河工萬艱之費此經
權互用有不得不然者臣所爲不敢避怨而斷然以
爲可行者也一則運河經過之貨物宜令加納剝淺
之資也查運河內往來一切船隻向因河身淤墊阻

滯盤剝艱苦萬端若黃淮俱歸故道淸口以內一律
浚深則此後各船俱可暢行無阻省費甚多因令酌
輸所省之費以佐治河之用亦屬理之所宜情之所
願也臣請俟運河浚深船艘通行之日容臣印發日
記號簿二本交給淮揚兩關分司凡過往船隻裝載
豆麥米糧等項者每石著納剝淺銀二分引鹽油燭
等項者每百觔著納剝淺銀四分其餘一切雜貨細
貨每百觔俱著納剝淺銀六分兩關止納一次不令
重納兩關之中此關已經收過該船剝淺銀兩者即

給印照爲憑該船齎此印照前赴彼關立時驗放如
此收至一年即行停止約可得銀一二十萬兩夫加
稅似乎病商然臣細察商人遇河道淺阻則剝淺車
腳之費視加納之數不啻數倍今治河以利之責其
出餘利以助河工亦情理之最當者夫貿遷有無商
惟視本計利於貴地權貴賤耳今助工於運河而取
贏於貴地則子母仍無虧也一則開廣武生納監之
事例也臣訪得武生之中亦有願納監生入文場鄉
試而格於文武兩途不敢擅自請納者今若准令武

生亦照文生之例許其加納准入文場應試則願納
者必多查文生加納銀一百二十兩俊秀納銀二百
兩俱准爲監生今武生比之文生爲不及較之俊秀
爲有基臣請許令武生加納銀一百六十兩准與文
生一體爲監生入文場應試通行各直省督撫凡有
武生納監者俱照例交納藩庫解赴臣衙門濟用大
約一二十萬金似亦可得以上三款若蒙
俞允則治河之費已備即有不敷統容臣於河庫內通融
動用惟是此等銀兩俱在河工告成之後方可責成

輸納不能應目前緊急之需臣愚以爲宜令直隸江
南浙江山東山西河南湖北各直省州縣俱豫徵康
熙二十年分一切起存正雜錢糧十分之一約可得
銀二百萬兩其中即有未敷統容臣於河庫內通融
動支至各直省豫徵銀兩請
敕各省督撫諸臣嚴督該省藩司即日先將見存藩庫銀
兩內照應豫徵二十年分十分之一之數限部文行
到該省十日之內火速墊解臣衙門濟用如有遲悞
容臣將該司查參聽部議處該司仍一面照數豫徵
還庫補項俟河工告成之後容臣會同江蘇撫臣咨
令淮揚二郡府州縣官照議按畝徵收修河之費并
督淮揚兩關收取各船剝淺之費抵還豫徵各直省
康熙二十年分錢糧十分之一之數并移會各直省
於該年應徵項下少徵十分之一扣還民間如此一
轉移間不費公帑而大工可刻期興舉矣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七疏 裁併河官選調賢員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七疏事臣惟修治河工必
先以措設錢糧爲要今措設錢糧之處已經臣條議
上
請倘蒙
皇上俞允則大工自應刻期興舉矣惟是大工興舉之日
協理必須多員而大工告竣之後保護尤資秊力與
夫事可兼攝者則冗員應裁併宜歸一者則職守應
併是皆當因勢度宜先爲酌派定其責成使之可遵
可守無紛雜掣肘玩忽坐悞之弊庶可望其樂於匪
勉不爲推諉而共相維持以保永久也竊思臣身任
總河凡直隸東豫江浙各省有河地方并河務河官
皆臣統理統轄不待言矣其自臣而下兼理兼轄者
則爲分司各道專管者則爲廳印諸員分管者則爲
各州縣之佐貳雜職等員獨官之大小各有所司然
其職掌之紛淆事權之雜出以致掣肘貽悞者皆當
確議釐定也查河道項下與修守護等事既有專管
分管各官駐宿河干朝夕料理其司道等官原以兼

總大綱承上接下庶督率屬員指揮調度之任只須一官而兼轄數府不必一府而兼設數官者也今淮揚兩府既設淮揚淮徐兩道又設南河中河兩分司其間實多冗贅茲臣於司道之中擬衡彼當竊見分司三年一換自以一官為傳舍而他人亦以客官目之未免呼應不靈且分司無地方錢穀刑名之任其於民情之休戚風俗之淑良不能一一熟察道臣係久任之官則凡所舉行必圖久遠而又兼管錢穀刑名之事於地方情形自能周知一切調撥協濟事宜庶易得當而官民之奉行尤稱惟謹臣愚以為宜將南河中河兩分司裁去其該管各務按其地形事勢分歸淮揚淮徐兩道兼理淮郡之山陽清河安東鹽城海州沭陽贛榆并揚州府屬河道俱責成淮揚道兼理令該道仍駐淮安淮郡之桃源宿遷邳州睢寧并鳳陽府之靈璧縣以及徐州所屬河道俱責成淮徐道兼理令該道移駐邳州至北河通惠兩分司亦應併裁將北河分司事務照舊歸併分交濟寧天津二道管理通惠分司事務交給通永道管理又東兗

道遂駐沂州而兼轄滕嶧兩縣河務亦屬未當應歸併濟寧道兼理庶為妥協也又淮安一府共有同知十員而管河者居其八皆係節次添設者也殊不知河工事務全在用人之當而不在設官之多況治河之法疏浚防塞各有攸宜同知為專管官與分管防守之佐雜微員不同乃盡河為兩岸而分管之是竟置河身於不問矣且其間有彼此意見不同而推諉觀望者有屬員奉行不一而奔命不遑者事權之雜出誠為未便也臣愚以為同知八員之內今宜裁去三員將山清同知原管運河事務歸併山盱同知多弘安管理駐劄淮安府山清同知原管外河并安海同知河務俱交宿桃南岸同知董安國管理改為山清安海同知駐劄安東縣俱令淮揚道兼轄宿桃兩縣河務并歸仁一堤俱歸併歸仁堤同知佟國聘管理改為宿桃歸仁同知駐劄白洋河邳睢靈璧三州縣河務仍令邳宿同知蘇赫管理改為邳睢靈璧同知仍駐邳州徐屬同知事務仍令祖文明管理仍駐徐州俱令淮徐道兼轄其所裁山清同知魏師段安

海同知李朝事宿桃山清北岸同知黃道弘俱應赴
部改補又宿桃兩縣既有主簿四員理應每縣各設
二員不應彼此牵混臣請將宿遷縣主簿王振先改
爲宿遷北岸主簿宿桃南岸主簿改爲宿遷南岸主
簿桃源縣主簿王金改爲桃源南岸主簿宿桃北岸
主簿夏文象改爲桃源北岸主簿庶職掌俱各畫一
而無紛雜混淆之虞此臣所爲事可兼攝者冗員應
裁權宜歸一者職守應併者是也若夫河道一事攸
關民生休戚地方安危良非渺小凡牧民社之寄者
皆當助圖補救力爲保護不宜徒諉河官坐視敗壞
如撥夫運料等事在正印官有人民地方之責者設
法自易其管河同知通判佐雜等官與民絶不相親
於錢穀刑名街坊里下諸務毫無關涉安能設施且
府州縣之正印官往往視河務爲餘事等河官爲贅
疣每有漠不相關之狀而無同舟共濟之情雖遇大
聲疾呼往往置若罔聞以致掣肘悮工不一而足臣
請嗣今以後凡遇河防衝決之事不論
欽工民工俱倣照盗案之例將該管之道府廳州縣佐雜

等官一併照例
題參議處仍勒限半年修復完固亦照盗案定承修督
修催修之例而責成之如有諱決者照諱盗例處分
至於薦舉
大計等典凡有河地方之司府州縣正印并道廳佐雜等
官俱將河工之治否一併考成以分殿最必任內無
河道衝潰之事并遇決旋修不致殃民損課者方准
保舉卓異如此庶各各知警共相綢繆於未雨之先
而河道之冲決自少即有冲決亦速爲修治不致蔓
延滋害如今日之甚此臣所爲大工告竣之後保護
尤資群力者是也以上事宜皆指平時而言如蒙
俞允則可爲將來防守章程至見議之大工如果刻期興
舉則必須多選能員責成料理查工部尚書冀如錫
等條奏內原有一員分工三十丈之議雖從慎重堅
固起見然應修堤岸共約二十萬丈恐不能有如許
堪委之員今臣第一疏內挑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
堤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除分管之佐雜等官見有
各州縣管押夫役官員可以責成分管外臣請特調

才能廳印監理官十二員分頭董督而監理之查現
有臣請改設之山清安海同知宿桃歸仁同知共二
員應再遴調十員又臣第二疏內濬清口以上一帶
淤沙第三疏內增築武家墩至周橋閘一帶帮堤第
四疏內築翟家壩一帶之堤并堵塞高家堰等各處
決口等工程除約需佐雜官四十餘員容臣隨時酌
量於各屬調用并將所調各職名彙咨達部其應用
才能廳印監理官五員今見在止有山盱同知一員
應再遴調廳印官四員分頭董督而監理之二共實

需遴調廳印官十四員查此皆關係田畝賦稅運道
民生重務必須遴選勤敏强幹才智俱優實心任事
之員方克勝任臣再四思維非臣素知及歷試親見
確有才能允堪任用者臣不敢濫任貽悞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允臣所請將見任江南太平府
同知劉浀引揚州府同知王與元池州府同知管通
判事喻成龍寧國府通判常君恩廬州府通判黃際
會滁州知州趙清正和州知州夏琫合肥縣知縣雷
動聲清河縣知縣劉先業宿遷縣知縣李燦山東郯

縣知縣韓第恩縣知縣何朝聘并原任五河縣丁憂
知縣陳顯忠原任揚州府降調通判俞森等十四員
准臣馳檄調取勒限來工各給委劄分界事權授以
機宜共襄大務其調取各官原任原缺應請
勅部即爲銓補至臣第五疏內挑濬運河堵塞清水潭等
處決口各工程原擬在後興舉應俟興舉之日再將
應調協理官員另疏題
請此臣所謂大工方舉之日協理必須多員者是也又各
官之內除俞森事實臣見在另疏具

題外其餘十三員有臣於安徽巡撫任內曾經委用歷
試才能者有臣素知其能而今又親見其勤敏練達
者若夫丁憂之員雖有不准題留之例然此係因其
有才堪用是以調取監理督工並無地方人民錢穀
刑名之責與見任官有別相應一併
題明至於調取監理之廳印分管之佐雜等官所修工
程必須交明該管廳印佐雜等官確驗如果合式堅
固該管廳印佐雜等官即便出具收管印結該道府
覆驗相同即便加結申送臣衙門親勘無異彙疏具

題將調取之大小各官無論原是正途與否俱作正途
照依原任應陞之缺加二級從優即陞其該管河廳
佐雜等官分領自修之工如遵期完竣如式堅固出
結申送道府州縣驗明相同加結轉送臣衙門親勘
無異亦即彙疏具
題照依調取各官一體議叙若夫給發一切銀兩如協
募見募等夫俱一例敍銀四分一工樁埽水手五分
一工木笆等匠三分一工俱循照往例給與仍著落
各監理官公同各分管官五日一發當官給散其餘

一應料物等銀俱著從公速給毋許遲延如有劣員
更換銀色短少分兩扣尅侗頭等弊并或有姦徒險
謀取利冒領錢糧揑造譌言倡邪惑衆阻撓大工賠
壞工程者俱容臣立刻撤拿究明情罪遵照
勅書內事宜按軍法
題請正法警衆如此則各知警惕止有奮勉之人而無
壞事之輩庶大工可以告成矣伏候
睿裁

經理河工第八疏　添設兵丁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八疏事臣惟修治兩河旣
定分工任人之法則必當求其成功矣但河工告成
而不立法以期久遠恐數年之後姦弊滋生難保其
不旋壞也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保全河道之策
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堤岸衝決之
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一在備員闒
茸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
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恝然不能

用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塡而
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
或與近堤之人有讐而盜決以泄之或因己田乾旱
而盜漑以漑之至於閘橋縴埽姦民知商販畏淮關
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便之堤決而
商至商至而伊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夫役
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
無事是以百計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報工上
年大水衝擊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一帶殘堤

貼樁之土悉皆卸塌樁木無土擁護易於竊取致被
湖內小船及水滸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臣目
擊鋸痕深爲痛惡雖出示嚴禁密訪查拿然犯者已
逃從何究詰又聞向來有等壞事姦惡夫役當大埽
方下龍門未合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揪頭繩以
致所下之埽隨卽衝淌諸如此類欲保全河道者不
過一二人而謀壞之者徧地皆是是以殘壞至此臣
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於多設專心保
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

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爲不易之策也臣聞故明末
年各省漕糧皆係世職官領運漫無考成以致無官
不侵蝕無年不拖欠無日不追比糧歸姦蠹而在上
者無可如何流弊至極迫
本朝定鼎之後責成各衛見任守千等官領運按運考成
欠者置之以法完者准與優陞不數年而錮弊一洗
歲歲全完此有勸有懲使知有利有害而自爲趨避
之明驗也臣愚以爲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須
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浚修葺

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爲
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兵一名
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蓄草務茂堤內則
乘暇添土逐漸幇寬每二里半建一墩令十五兵居
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鐵埽帚二個於船尾
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
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繫錨下鐵埽
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必令五丈之繫繩不
能到底而懸鐵埽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

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
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專令浚堤外至海口一帶之淤
沙自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
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浚船七十六隻各分
汛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淸口北岸至
淸河縣各長一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名管堤六十
丈五里建一墩令兵十五名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
浚船一隻鐵埽帚繫繩以四丈爲度應共設兵一千
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

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
百里每里亦設兵二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
一墩令兵十五名住於墩側每墩各給浚船一隻鐵
埽箒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
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浚船八十隻亦照前
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
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兵
十名住於墩側每二墩給浚船一隻鐵埽箒繫繩以
三丈爲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
員把總四員浚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
淸口西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
兵四百名每兵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兵二
十名住於墩側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
二十丈俱密種茭荷蒲葦菱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
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運河由淸口
至邵伯鎭南約長三百二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
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於西堤令兵十名
住於墩側其栽柳畜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

成之應共設兵六百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
總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俱設
步兵而無庸設馬內以一分爲百總管隊准支步戰
兵糧餉其餘九分俱支步守兵糧餉其應設兵五千
八百六十名容臣移會江南督臣於江蘇所屬額兵
內抽調步戰兵五百八十六名步守兵一千四百十
四名尚缺步守兵三千八百六十名容臣遴選名募
每兵每月支銀一兩米三斗每歲共需銀四萬六千
三百二十兩共需米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六石連守
備千把總等官之俸薪馬乾等項每歲約需銀四萬
九千餘兩應將淮揚徐三府州屬并靈璧一縣額設
之堰募堤浚等夫查明全裁卽以夫工充此兵餉其
不敷者容臣於河庫錢糧內通融撥給歲需米石亦
於河庫內動銀買給一併容臣於年終報銷至應給
浚船二百九十六隻必須打造每隻約用銀二十四
兩共約需銀一萬兩已經臣於另疏
題明矣其各弁兵建蓋棚扣等項照例扣貯以爲各處
歲修及修艌浚船之用其各官兵不必設造盔甲其

鎗刀械幟之類俱令自備如各汛兵所管地方堤坡
堅實日漸幫寬並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外河
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不等內湖坦坡之
外茭葦荷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守兵拔爲
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總拔爲守備
有缺卽題陞無缺則報部照伊應陞之缺遇缺卽陞
如各汛兵所管地方堤坡不堅或並不幫寬反有浪
窩殘缺之處并都稀多枯草被芟割外河之水不及
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湖茭葦蒲荷廢弛

不種兵責四十板枷號一月穿耳徧遊示衆仍革去
糧餉另行選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級調用若各
汛兵該管地方因循闒茸以致衝決堤岸者官革職
拏問兵從重處死以上俱責成總河臣親往確驗并
不時委官差人嚴查密察務使各汛兵人人警惕不
敢稍弛如此則賢否別而勸懲昭利害攸分當莫不
勉勵鼓舞共相守護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廢壞
之徒無可逞其姦計若果久而勿替雖百世可保無
虞不特三年而已也至於一例之河道而臣議設兵

船有多寡之殊者蓋下流既通則上流可無意外之
滯是以外河獨重於雲梯關以下也又慮水底之事
目不能及設有意外驟淤之處其本汛浚船不能卽
疏則又當互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各疏本汛以守
其常通融協助以防其變而黃河無虞矣黃河無意
外淤淺之事則淮河自是安流淮河安流則運河益
可無慮其翟壩一帶之兵倍於運河者翟壩一帶當
淮河之衝爲上流最要之地也又查歸仁一堤已經
侍郎臣折爾肯等同臣察審具

題見在候
旨俟
命下之後應作何接築發工之處容臣另議
題請至其閘或更有應損益增減及一切未盡事宜有
毋庸贅
聽者容臣竟自舉行有必當上
聞者容臣隨事入
告可也抑臣更有陳者凡一切工程需用錢糧多寡之數
雖皆臣確核估計然凡有可以設法節省之處臣自

當格外力求節省至一切堤岸河身之遠近丈尺有按冊而稽者有無參可稽約里而計者雖無大錯然其中細數或有與疏內未必恰合者統容臣於臨時確丈爲準若夫臣條奏八疏內之一切事宜有臣親自勘驗復采輿論酌妥定議者有臣雖訪實情形而無暇往勘特遣的當親信之人確驗繪圖向臣一一陳說斟酌定議者有得之人言而臣廣諮博訪果屬可行因而定議者總以事關
國計民生如臣之庸愚斷不敢偏執己見惟有廣集衆

智竭臣之駑力愚心以仰荅
皇上已饑已溺之懷并簡拔微臣之
殊恩於萬一而已至於黃淮爲患延蔓多年倘獲邀
皇上齊天之福得以奏績則運道民生俱爲萬幸設臣才術淺昧料理失宜以致徒糜時日虛費錢糧無益於民生運道并旋修隨圮限內冲決則請將臣從重處分以爲後來溺職者之戒統俟工程告竣之後恭請
皇上特遣大臣確驗定奪者也伏候
睿裁

靳文襄公奏疏卷一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二

治河題藁

敬陳經理第一疏　以中河之上築堤

敬陳經理第二疏　掘泥淺挑引河二道

敬陳經理第三疏　幫高堰堤以束淮濟運

敬陳經理第四疏　併脩清水潭以束淮敵黃

敬陳經理第五疏　挑河以濟重運

敬陳經理第六疏　改調河員以供大修

敬陳經理第七疏　立勸懲以儆汙吏

江南大修疏

指陳河道疏

經理三疏未盡事宜疏

經理七疏未盡事宜疏

再陳一疏未盡事宜疏

酌改運口疏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光烈 文 仝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二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稿

敬陳經理第一疏 以中河之土築堤

題為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一疏事切臣看得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堤臣前疏已備陳之矣惟是募夫一節如在工程稍緩量用人夫數萬名者不難就近招募然臣前疏因恐水漲無歸又生他變欲於一二年間將

兩河工程概圖完竣是以挑浚黃河之夫議每日用至十二萬有奇之多尚有其餘各疏內挑浚幫堤堵浚各工所需人夫每日亦不下七八萬總計每日用夫二十萬念淮揚附近斷不能有如許多夫應募故不得不將挑浚黃河之夫議令江南鄰省并河南山東協募也今

廷議謂遠派各省恐不肖官役借端擾民請

勑臣酌量設法就近募夫不致悞工等語臣思道遠工長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誠難保其必無然就近召募則斷不能取齊若倣照舊例多加工食以鼓舞招徠之則動須增費數十萬兩從何設處且使即加給工食而淮揚被水已久困苦災黎除死亡賣身之外其逃散四方者一時不能聚集應募者少必至悞工臣反覆籌酌更得傍車代挑之法凡下鍬掘土并夯杵成堤俱用人力其往來運土則以傍車約可省夫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完工者改為四百日完工則前擬每日用夫十二萬有奇者今止須用夫三萬餘名并車三萬餘輛足矣又其餘各工每日亦需夫七八

萬其間但有可用傍車以省人力之處容臣隨時斟酌而行則需夫不至太多可以仰遵

廷議就近設法召募濟工矣至所需傍車查江南非出產之處但若議派東豫二省僱募恐仍有不肖官役借端擾民之事容臣竟動錢糧行濟東兗開歸等府僱買解淮濟用統計南岸自白洋河歷雲梯關至海口北岸自清河縣歷雲梯關至海口挑河築堤工程其所用人夫工食車輛繩絆以及一切諸費容臣設法節省總於原題第一疏內所估需銀九十八萬九

千七百九十八兩四錢數內期於足用惟是車輛等
項一切俱不派民而盡屬官買則其間料理之煩更
多數倍臣再四思維必須將臣第七疏內所議守堤
官兵豫爲設立責令照管夫車督率夯杵在伊等即
係將來守此堤工之人自能盡力以圖堅固更爲一
舉兩得之道若夫兩岸遙堤臣原題面寬三丈底寬
七丈高一丈二尺每堤一丈用土六十方然臣又各
處閱歷細察情形遙堤固屬必需而縷堤尤不可少
蓋黃河流急則沙行流緩則沙墊而河身窄則流急

寬則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幷加
築格堤用防冲决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
大水異漲卽有漫冲亦至遙堤格堤而止自不至於
奪河成缺該守堤人等隨卽星將縷堤仍舊築起爲
工亦易臣謹將原估築遙堤之土六十方分築遙縷
二堤幷量增格堤其縷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
尺每縷堤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二丈底
亦寬六丈高八尺每遙堤一丈用土三十二方二共
用土五十六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或隔五七

里或隔十餘里卽以所餘之土再築格堤一道格堤
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以上各堤均令守堤人
等一併加意防護幷將各堤逐年加幇務極高厚可
也再查南岸白洋河以上至徐州一帶堤工長二百
八十里北岸清河縣以至徐州一帶堤工長四百里
其間殘缺危險在在皆然斷須急爲併治至於治之
之法臣籌雖再四若徒加幇遙堤則既不能束水而
又無重門之障實非至穩之著莫妙於亦於近河去
處加築縷堤幷量築格堤以爲外落其殘缺遙堤亦

卽一體加幇高厚方稱萬全也惟是工程浩大旣不
能多用民力亦不敢全動官銀除臣先經嚴行各該
州縣速撥民夫加幇舊堤俟詳至務令一律加幇外
其所議加築之縷格二堤必須動支錢糧募夫興舉
者也至此項堤工凡在駱馬湖以下者俱照白洋河
以下之式縷堤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每堤
一丈用土二十四方兩岸共計二百里約長三萬六
千丈用土八十六萬四千方又應築格堤約七千二
百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每丈用土二十方

共用土十四萬四千方駱馬湖以上縷堤格堤俱築
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每丈用土二十方南北
兩岸除駱馬湖水占之處不必築堤外共餘約長四
百六十里計應築縷堤八萬二千八百丈格堤一萬
六千五百六十丈二共九萬九千三百六十丈計用
土一百九十八萬七千二百方以上兩岸縷格二堤
通共用土二百九十九萬五千一百方每方止以用
夫三名計銀一錢二分科算共需銀三十五萬九千
四百二十四兩如此則人力既盡自可少意外之虞

矣至於管工等官所管工程堅固合式與否其議敘
議處之法容臣於第七疏內一併確議題
請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二疏 爛泥淺挑引河二道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二疏事該臣看得洪澤湖
下流高家堰西北至清口一帶卽爛泥淺等處也臣
原請於河身兩旁各挑引水河一道共需銀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
廷臣先議應如臣議速行挑濬等語後議大修旣議暫
停此第二疏內引水河工程無庸議等語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敕臣再行確議查本年八月內洪澤湖下流爛泥淺一帶

已經於斷黃淮相隔約有二十里之遙雖議堵決東
水而不挑引水河則於泥爛阻在前淮流不能下注
是以臣隨於急工併舉等事案內一面題
請發擬一面檄行淮揚道名募人夫專委原估淮安府山
陽縣革職知縣柳天正爲監理官著令督同分管官
六員并臣又委臣標効用官四員協力催督先築土
壩一道攔阻黃流將於斷河身挑挖疏通於八月二
十一日興工至十一月初二日業已告竣目今淮水
直抵土壩秪因河底墊高高家堰三官廟等大決口

雖已閉合龍門仍有次小洩口數處尚未堵完淮水
下注無多是以未經開壩俟次第堵塞淮水加强自
即開壩通流惟是原疏因正河淺阻估挑引河二道
今正河全淤業已挑通應作挑引河一道村費尚有
一道未挑必須及早挑浚流通庶來年伏秋水漲之
時淮水有路遄行不致更生他變也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三疏 幫高堰堤以束淮濟運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三疏事該臣看得高家堰
等一帶臨湖堤岸無論石埽板工莫不殘缺單薄幫
修之舉萬不容緩前據淮揚道佟康年山盱同知多
弘安等估計共需銀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九兩
零臣相度情形條議築坦坡之法可節省銀二十
萬一千七百餘兩實估銀十九萬三千八百兩
廷臣先議應如臣議修築堅固等語後議大修既議暫
停此第三疏內修築坦坡工程無庸議等語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敕臣再行確議臣查運河底墊必須大挑以濟來年春運
臣見於第五疏內議請矣但運河既議挑濬若不束
淮水入河濟運而仍容黃流內灌則不久復淤豈非
徒費錢糧徒勞民力耶臣是以將高家堰等臨湖一
帶堤工洩口見在上緊堵塞束淮濟運也但自高堰
三官廟大洩口閉合龍門之後湖水陡長二尺有奇
連日西風鼓浪便見洶湧之形此猶在冬涼水落之
際也待至來歲伏秋自是更加滂湃似此一帶殘壞

之堤若不及早自下而上次第火速幇修務極堅固勢必又於單薄之處更生衝潰之變一經再衝則淮水仍復旁洩黃水仍復內灌運河仍復墊高漕船既阻滯不通而見在挑河堵決一切大費之工盡歸烏有矣臣言念及此心膽皆慄除一面仰請

皇上俯念運道錢糧關係至重允臣仍照原估動銀十九萬三千八百兩之數一律幇築外但此幇堤之工甚長而來年伏秋水漲之期不遠若待部覆之後方行興舉則時日有限而工程浩繁必至貽悞臣已一面

檄行淮揚道并飭督山盱同知多弘安協理河務原任揚州府通判俞森原任革職山陽縣知縣柳天正等嚴督分管各官臣更委臣標効用候銓守備陳杰等帶領其餘効用各官協力分工星飛催儧矣相應

一併

題明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四疏 併修清水潭以東淮敵黃

題為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四疏事該臣看得運河以西臨湖一帶堤工自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至周橋閘共計大小洩口三十四處俱應堵塞又自周橋閘至翟家壩應築土堤一道其中成河九道之處亦應堵塞以上工程先據淮揚道佟康年山盱同知多弘安等估計共需銀七十萬五千八百餘兩臣相度情形議不復砌石工惟下埽與包土兼用并築坦坡制水可節省銀四十餘萬兩實估需銀三十萬兩又

堵塞桃源清河安東三縣黃河新舊各洩口估銀八萬兩共需銀三十八萬兩等因

廷臣先議應如臣議堵築堅固等語後議大修既議暫停此第四疏內築周橋閘等處之堤及堵各處洩口工程無庸議等語業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敕臣再行確議査臣自到任之後偕

欽差侍郎臣折爾肯等査勘工程目擊武家墩洩口水勢洶湧埽臺鋟陷詢據原任淮揚道降調副使黃桂山

盱同知多弘安稟稱自上年九月至本年二月經原
任革職同知李德耀署事同知李朝事二官在於本
工越築埽壩共用過工料銀五千七百三十兩有奇
築過淺處及稍深處工程一百餘丈尚存中泓深處
三丈有奇未經閉合忽於本年三月初五日桃汛泛
漲復行潰衝今決口見寬十丈有餘深四丈有餘難
以堵塞必須遠越另做又估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
二兩有奇等因臣往來相度見決口之下兩岸俱屬
堅堤若築攔河大壩約可省費過半隨行淮揚道佟

康年力督該廳於五月初二日興工至七月二十三
日閉合龍門九月初九日完工在案又本年九月初
三日臣因黃運兩河處處淤淺竟有河水僅深數寸
者回空阻滯難前臣焦思籌酌隨具急工併舉需費
浩繁等事一疏一面
請借錢糧一面飛檄中河南河兩分司淮揚淮徐兩道幷
淮安府知府及各廳印河官至見任官不足於用又
復遴委星謀能員幷臣標効用弁員分頭協理臣居
中調度往來查勘不時嚴加催督及自于家岡決口

斷流之日黃水陡長二尺而白洋河閘合龍門黃水
又增尺餘臣復親詣下流見黃水盡從王家營張家
口決口西奔而清江浦以下雲梯關一帶幾有斷流
之勢臣復飛檄道廳印河等官將王家營張家口邪
家口二鋪口幷一切無名小口盡行堵塞見在加幫
寬厚其回空漕船已進甘羅城草壩者約有十分之
七八此十一月望前之情形也近因天氣久晴兼之
隆冬寒凍黃水纔消四尺黃河古城一帶運河板閘
一帶仍復歷淺其未進草壩之回空俱在宿桃地方

臣一面檄行司道府廳印河各官分頭設法撈淺逐
船送過淺處一面飛催山盱同知多弘安等星將高
家堰高良澗一帶上緊幫堤堵決以東淮流至高家
堰三官廟大決口雖工程浩大水勢湍騰然兩頭償
築計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已於十一月初一日閉
合龍門又高家堰六安溝決口築壩六十八丈五尺
管家西決口築壩十二丈八尺俱於十二月初一日
閉合龍門見在各各加幫寬厚惟是臨湖一帶決口
三十四處尚有三十處未經堵塞兼之黃河下流底

高淮水下注未能直下刷沙臣再四察度見將高家堰未堵各決口數處飭督各官無分晝夜飛星堵塞大約歲內可以斷流高家堰決口盡行斷流之後淮流便可加強再於來春將高良澗各決口次第上緊堵塞則淮水大強可以助黃刷沙併濟來年重運矣至築翟家壩之堤并堵成河九道之工程如不乘時併舉則清水潭萬難修治不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永無播種之期而重運經過決口危險異常殊非長法且將來楊家莊決口堵塞黃河復歸故道之後淮水翟壩旁分不能敵黃黃水勢必又從清口內灌淤墊運河誤運非小必須次第修築是臣原題需銀三十八萬兩堵決築堤等工業已陸續興舉斷難議緩以致有半途而廢前功盡棄之虞者也臣未敢擅便

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五疏 挑河以濟重運

題為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五疏事該臣看得大挑運河并幫堤岸以及堵塞清水潭大潭灣東西堤決口六處等工臣前疏內條議除可節省堵決銀四十餘萬兩之外共實需銀五十六萬七千三百十二兩

廷臣先議應如臣議務須挑通堵築堅固等語後議大修既議暫停此第五疏內挑浚運河并堵清水潭等決口工程無庸議等語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敕臣再行確議查運河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本年八月內不但河水停而不流而河邊拆為十字底漸乾涸臣隨於急工併舉等事案內一面

題明一面嚴督道府廳印河官并遴委各官星募人夫閉壩挑浚彼因回空急須修船不能久待深挑止量挑一二三四尺有奇不等於九月初七日開工十月初一日完工即於次日開壩放船目下河水深者有四五尺而淺者止二尺及二尺四五寸不等回空雖可勉行而重運必須加挑今臣擬於來年立春後十

日地凍將解之時即行閉壩大挑先挑面寛八丈底寛六丈深六尺每河一丈先挑土四十二方即以之幇築堤工除本年九月内業已每河一丈挑過土十餘方及五六七八方不等外其餘應挑土方或倶募人夫或倣照臣第一疏内以車載代挑之法統容臣臨期斟酌量卸土之遠近而行總限一百日完工其來年春運過淮之期必須略為寛限查康熙十六年起運十五年分糧船係五月初九日過淮全完七月初十日過臨全完今康熙十七年起運十六年分糧

船擬於四月初旬内挑河完工開壩放船起約在五月終可以盡數過淮全完一經過淮臣自不令停留嚴加驅趲務於七月中旬内盡催過臨總期不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春運可也伏乞

皇上敕部將十七年春運過淮之期准臣寛限至於臣前題疏内每河一丈估挑土八十四方一則深通運河二則幇固堤岸原屬必須之工今連本年九月所挑合之來春所挑共止擬每丈先挑四十二方者蓋工程太大斷斷不能速竣而漕船難以久待又不敢將重運輕議由湖冒險越行是以不得不先挑一半其餘一半挑河幇堤并堵築淌水溝各決口等工程伏祈

皇上俯允照臣原題之數容臣隨時相機而行總之務期節省并斷不施工於無用之地以致糜費錢糧以盡微臣職掌也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六疏改調河員以供大修

題爲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六疏事竊臣看得臣前題

此第六疏內一切事宜有經

廷臣議允者有

廷臣議稱無庸議者蒙

皇上命臣再行確議臣謹隨時之宜復加詳酌逐一議請

查南河中河北河通惠四分司向來各止漢官一員至前任河臣羅多任內各題增滿官一員已經八年矣臣到任之後據南河分司蔡音達禮等中河分司

沈圖等面稱伊等管理河工凡一切催夫辦料各事宜必得各有司同心協理方能有濟乃地方官員視分司爲贅疣往往呼應不靈不若道官所行之奉命惟謹而蔡音達禮更稱伊等例應三年一換方其初到任之時諸凡未諳及一二年後纔覺熟練而又屆瓜期不若道員之久任等語臣思其言皆切實事屬確備是以請將中河南河北河通惠四分司裁去其所管事務就近歸併各該道兼理也今部覆中河南河北河三分司俱應如臣議裁惟通惠分司所管事務有報臣衙門者有竟報工部者且所屬河道俱係旗下地方不便交通永道管理相應仍留等因是此四分司應裁應留之處

廷臣已有定議臣無庸更爲置喙矣至於裁同知三員將宿桃二縣主簿四員分管兩岸并嗣後堤岸衝決該管知府與道員一體處分

欽工民工俱照定例議處大計薦舉等典除布政司按察司外其餘道府廳州縣以下各官必河道無衝決之事并旋衝旋堵不致奪河成坡淹沒田禾殃民損課

者方准卓異薦舉決口工程限半年內堵塞遲違俱有參罰工大難完者預行

題明等各情由俱應照

廷臣原議俟

命下之日即令所裁分司六員同知三員赴部改補并宿桃主簿更定職掌餘俱載入例冊遵行惟是淮徐道駐劄之處臣前疏議令移駐邳州蓋以邳州爲適中之地也及臣親至邳州見該州地雖適中而不無偏僻宿遷縣爲漕運咽喉之地向有中河分司駐劄今

中河分司一切事務旣裁歸淮徐道管理應令該道
移駐宿遷縣方爲妥協又山盱同知所管歸併山淸
同知運河亦有淸河縣地方應將山盱同知官銜改
爲山淸盱眙同知者也至臣前疏請調廳印官十四
員分理大工會經
廷臣議允今臣將第一疏內原議限二百日完工者改
爲限四百日完工原議用夫十二萬有奇者改爲用
夫三萬餘名其用車運土之處又於第七疏內議
請預設官兵分頭料理是第一疏內原請用監理官十二
員者約可省用六員又第二第三第四各疏內一切
工程見在次第催儹比至部覆之時約可完十分之
二其原請用監理官五員者約可省用一員二共可
省監理官七員尚少監理官七員又南岸白洋河以
上北岸淸河縣以上議增纓格堤并第五疏內先挑
運河於土一半以幇兩岸堤工約需監理官八員內
除見在之徐廟同知祖文明邳宿同知蘇蝟揚州府
管河通判龔文魁等三員可以分工監理外尚少監
理官五員通共實需監理官十二員內有原任揚州

府降調通判俞森已經奉
旨還其原職見在高家堰等處協理河務并又有原任淮
安府山陽縣革職知縣柳天正年壯力强素稱才幹
因十五年分山陽高家堰并裏河堤工衝潰是誤革
職曾經漕運督臣帥顔保等以天正淸廉愛民
題請將天正革職留任雖部覆未經允行而士民之愛
戴天正者迄今不忘本年八月內臣因爛泥淺一帶
淤斷必需能員督夫挑浚據淮揚道佟康年力保天
正可用而漕臣又屢屢面稱其能臣隨委天正爲監
理官令之督率分管各官逐段深挑而天正躬親泥
淖之中不辭勞苦不避風雨無分曉夜與夫役同甘
辛不七旬而將二十里淤土盡行挑開其間有泥深
丈餘人力難施之處天正隨機造器設法疏通不特
功難泯沒而其實心任事之槩與勤敏幹練之才洵
爲難得之品士民之稱其善政而訟其冤枉者誠且
盈几臣愛其勤能已復委令協助山盱同知多弘安
分工堵塞高家堰高良澗等處決口去訖俟其再著
勞績之時臣當另疏保舉以酬其功除此二員之外

尚少廳印官十員又查有原任淮安府睢寧縣因錢
糧降級續完開復見在赴部銓補之知縣石之玟者
臣因勘閱徐州堤岸道通睢寧閱之玟先年爲睢令
之時督築堤工無分晝夜駐宿河干凡一切政務俱
在工所辦理毫無貽悞且堤工一日不完則之玟一
日不肯稍自暇逸等情臣復詢之淮徐道降調副使
戴聖聰而該道之稱許之玟者與臣所聞無異并臣
前疏所請之山東單縣知縣今陞北城兵馬司指揮
韓第原任五河縣丁憂知縣陳顒忠皆係實心勤幹
之員均可不負監理之任者伏乞
皇上允臣所請
敕下部臣將石之玟韓第二官令之就近來淮監理并行
陳顒忠原籍催令作速赴工又除此三員之外仍少
廳印官七員容臣將原疏請調之太平府同知劉沛
引揚州府同知王與元池州府同知管通判事喻成
龍寧國府通判常君恩廬州府通判黃際會清河縣
知縣劉光業宿遷縣知縣李爍等七員就近調取赴
工并責成監理可也至此官七員臣原請出缺另補

今查劉光業李爍二官雖任衝疲之邑而年青才敏
似可就近兼理河工容臣督令二官駐工辦事不必
更令出缺又劉沛引等五官皆係廳員與正印官不
同儻可調取赴工工完回任亦無庸出缺此卽臣前
疏所稱或更有應損益增減事宜有必當上
聞者容臣隨時入
告者是也至於一切工程凡用監理廳印官一員者必須
用分管佐雜官員以佐之今臣共用監理官十八員
計需分管官一百八員查江南微員近因打造鳥沙
等船閒者甚少除臣現於革職廢員之中擇其勤幹
者一體委用外然不敷尚多臣請容臣於東豫二省
佐雜官員之中查其職掌稍閒而才幹可用者隨便
調取共襄大工方爲有濟也至於管工之監理分管
各官伊名下派修之工合式堅固與否必須優定敘
錄之典嚴立處分之法以鼓勸而儆策之方可責其
黽勉趨事今
廷臣議稱如果工程合式堅固俟奏銷之時工部核明
交與吏部酌量從優議敘等語臣本不應再資但念

黃運兩河無歲不修無年不壞流弊至今極難補救
乃以微臣庸劣之才孱弱之質而膺茲艱鉅之任政
不啻以蟁負山此臣自知之最明者也祗以
君恩深重不敢不勉竭駑駘以期仰副
知遇於萬一是用廣諮博詢考古酌今謬陳修治之計然
而工程浩遠料理艱繁不得不將臣所知所見允堪
任用之員列名題請惟是此等官員之中除柳天正
原係廢員外餘者或係見任或係候補因其賢能而
調取來工使之或離其見在之城郭而處於泥淖之

中或離其見在之室家而日與夫役爲伍或離其乘
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荆榛草莽之下尤且日費無
資舟馬自備直待胼胝辛勤幸而工程告竣方得或
回任或赴補或歸家若稍不合式更有嚴叅重處之
虞其舍易就難舍利就害至於如此苟不預定優陞
之典使之知有可至之途踴躍爭趨一官倡率於前
而千夫効命於役又安望其事之克濟以共成此莫
大之工也伏乞
皇上俯念運道民生關係至重此番極大工程與尋常築

堤埽淺者不同將監理分管各官准照微臣前疏
題請之例凡監理分管等官所築堤工處處合式堅固
該管廳印河官出具甘結道府驗實加結申送臣衙
門親勘無異者俱准照伊原任應陞之缺加一級從
優即陞如有原非正途者俱作正途一體陞遷至於
分管官所築堤工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有
一二丈不豐滿合式者降一級調用兩處夯杵不堅
盛水即漏并有三四丈不豐滿合式者降二級調用
三處夯杵不堅盛水即漏并有五丈以上不豐滿合

式者革職監理官所轄分管官有因築堤不堅固合
式一員議處者罰俸一年二員議處者降一級調用
三員議處者降二級調用四員以上議處者將監理
官革職如議處議敘相同者准與抵算如監理官揭
叅者准免連坐如此則功罪昭明賢者益奮而不肖
者知勉工程可望堅固而無闒茸貽悞之虞矣他如
劣員凡有更換銀色短少分兩扣尅回頭等弊并姦
徒揑言惑衆蹧壞工程等項俱懇遵照
廷議凡有發覺容臣拏問究審具

題重懲可也抑臣更有陳者挑浚築修之工雖經遴官
委任然募夫辦料必須附近地方官同心協力始克
有濟乃邇來之附近有司祇河官為贅疣河務為餘
事一任催呼漠然罔應查定例地方官員催夫不發
誘非本汛并買料不速解送以致遲悞河工者定有
處分之例
功令煌煌毫不知畏總緣處分尚輕耳臣請嗣後與舉大
工其附近地方官不協同設法募夫不將急需之柳
草等項一切物料火速協買上緊解運以致遲悞河

工者容臣不時
題參將州縣官降三級調用道府官降一級調用如此
庶各各知警可免貽悞又河南山東俱有特設管河
道嗣後凡勘閱情勢估計工程報銷錢糧應歸管河
道專責其一切督催挑河築堤夫役并買辦物料事
理必須該地方之道員協同催儹聯銜會詳一體負
成方為有益也相應一併
題請伏候
睿裁

敬陳經理第七疏 立勸懲以儆汙吏
題為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七疏事竊臣看得疏通運
道全在束水歸漕而欲束水歸漕則舍偏築堅堤更
無善策但不肖官員姦民蠹役率皆喜動惡靜樂於
有事而苦於無事往往有陰求敗壞之者是以堅堤
既築之後必須設防守之法否則不久必壞猶之未
修築堤也既設防守之法尤當立勸懲之典否則不
久必弛猶之不防守也臣再四思維反覆籌酌是用
謬陳盡栽夫役特設官兵令之各駐堤上將防守修

葺事宜一併責成之并請嚴立議處優敘之例
以鼓舞而儆戒之也
廷臣先議應照臣議等語後議大修既議暫停無庸議
等語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命臣再行確議臣惟高堰等諸臨湖一帶堤工臣見在封
寬塞浚東淮濟運而黃河兩岸各堤尤須次第速築
是原議防守之兵誠屬必須者矣惟是堤成而後設
立官兵交給防守更不若先設官兵而即令協同看

築堤工之爲尤妙也蓋臣自到任以來迄今八月凡淮揚各處堤岸莫不盡行親勘有虛鬆頹塌者纍纍鑽穴者大約皆因夯杵不堅無人看守所致及觀民間新幫之堤甚有以大由墢土壘累而成者其空鬆之狀何待水衝凡驟雨一淋即便塌卸似此工程又安能禦怒濤之撞擊也揆厥所由總緣築堤之人痛癢不關止圖苟且完工并不求其堅固雖督築之官定有黃河一年內河三年如限內衝決從重處分之例然大抵止顧目前不思遠慮且即有實心任事之

官而一二人之耳目有限安能徧察數十里之工程與盈千累萬人夫之勤惰是以欲堤岸之堅固原屬最難今興舉大工雖設監理之廳印官率同分管之佐襍官不時勘查催督然工程浩遠耳目難周誠有鞭長不及之慮若先將應設之官兵預爲設立每兵一名交河堤四十五丈幷人夫一二十名車一二十輛與之令其日則催夫運土勸督夯杵夜則看守料物照管車輛且告以此堤既成之後即係爾永遠防守之工保過三年定即從優拔補若因夯杵不堅而

有意外衝決之變則獲罪不小性命攸關非比泛常等語在此等官兵既知利害兩途判若霄壤且不費已財而盡皆他人出力自必盡心以求堅固況更加分管官之往來催督監理官之統督稽查自可無苟且塞責之工洵爲至當不易之計也臣請

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容臣將應設官兵即爲預設責成協同築堤其遴補官弁名糧兵丁之處幷容臣量才確酌務令人地相宜另行咨

題報部至臣前疏議每兵一名所管之堤有三十丈四

十五丈六十丈九十丈之不等原從汛地有易險之不同起見今臣復加斟酌須衡危險之處每兵止管三十丈亦屬繁難而尋常平易之堤每兵管至九十丈亦皆閒空今莫若每兵一名一律管堤四十五丈及待伏秋水漲之時則調取閒空汛地之兵協守繁難危險之地更爲妥當又每兵一名其所管之遙縷堤四十五丈皆係頂寬二丈底寬六丈必須逐年加幫高厚以圖久遠以保萬全其按年責成加幫堤工之尺寸容臣俟堤成之日另行酌議

題請爲例但以一人而幫堤四十五丈力少工長難期
寛厚臣擬每兵一名聽其自募幫丁四名一併同住
堤上共相守助至幫丁旣同官兵協守堤工必須代
爲預謀生計臣往來相度目擊黃河兩岸近堤之處
頗多無人耕種之荒土卽其間亦有成熟民田而瘠
薄不堪納糧無幾臣請嗣後凡離堤一百八十丈以
內俱爲河地將此地分給幫丁耕種責成協保堤工
至此等地土凡原係荒地卽令幫丁開墾或間有見
在納糧之田卽令業主爲幫丁或聽業主撥伊家屬

爲幫丁協同保堤挑土加幫高厚此幫丁之制一成
則人力益衆而防守益密再加鐵埽帚隨時探浚設
有驟淤更調各汛船兵協力疏浚之法久而勿替便
可永保無虞不特三年一年而已也至臣原題共設
兵五千八百六十名內請於江蘇所屬抽調二千名
尚少三千八百六十名俱行另募今
廷議准於江蘇所屬額兵內抽調戰守兵二千名再於
臣標兵內亦移步兵一千名守堤其尚少二千八百
六十名惟臣遴募等因查臣標官兵係隸山東省經

制而不在江南且北至張秋起南至珠梅閘止一帶
三百七十餘里皆係臣標官兵汛守其間彈壓地方
催儧漕船護送差使責成甚多尚苦不足斷難遠調
況設兵守堤責成修葺之法臣愈思愈當其山東河
南二省臣亦欲次第一律舉行但江南未經定制是
以遲遲俟江南定制之後容臣再將東豫裁夫設兵
之處另爲
題請是臣標官兵應俟將來另題俾防東省堤工此江
南守堤之兵仍請

皇上俯允照臣原題添募三千八百六十名所需糧餉除
裁一切各夫工食之外統容臣於河庫內動支給發
蓋設兵幫丁之制一定則每年歲修錢糧亦可量爲
節省以節省工料之資補兵餉不敷之用並不更動
公帑而河堤保固運道以通民生以奠誠一舉數得
之利故臣敢於力請也又歸仁一堤仍在確酌俟臨
後另
題外至於所修工程內微小事宜准臣竟自舉行工完
銷算之時開明具

題若事大者仍行
題明并守堤弁兵議處議敘之處以及盜洩故洩擬罪
之例俱經
廷臣議允應照
廷臣原議臣無庸更議倘有未盡事宜應損益增減者
仍容臣臨期分別或竟行或入
告可也總之臣以一介寒微菅駘陋質蒙
皇上屢加拔擢畀以重寄臣雖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荅
殊恩於萬一是以雖自知才力之不能勝任而仍不敢因

循苟且必欲勉强籌維以期得當至其間干係重大
設有疏失獲罪不小旁人每為臣危為臣慮而臣不
敢自計也臣惟竭區區報
主之心以盡分內之職掌而已若夫各疏內一切工程如
捐納人多錢糧麥手則自奉
俞旨之後大約三年可以告竣如限期之內黃淮不復故
道糧艘不能通行民生仍在昏墊容臣自行糾劾恭
請
皇上嚴賜處分以彰

功令倘邀
皇上齊天之福幸而告成其堤工之堅固與否仍請
皇上特遣大臣確驗定奪者也伏候
睿裁

江南大修疏

題為江南大修河道業已題奉
俞綸豫省歲修工程微臣勢難兼顧伏乞
皇上睿鑒責成河道撫臣就近勘核隨機興舉以固河防
以保運道事竊臣惟河道歲修工程乃未雨綢繆之
策若應修而不修則堤岸難保無虞不應修而亦修
則糜費甚屬可惜是以臣於一切工程莫不親詣河
干與該管各官詳審確勘定議興舉其有已經勘定
而仍當損益增減者亦復隨時酌宜不憚更改此臣

區區之心欲於保固河防之中更求節省錢糧之法
也今據河南管河道王日藻詳估三處歲修工程共
需銀二萬六千餘兩當此河帑告匱之時動支如許
銀兩而臣未細勘情形確量丈尺設其中有濫興工
作浮估錢糧之弊臣何由而知即欲親行查勘而往
返之程不下三千餘里江南大工方在興舉臣斷不
能遠離貽悞反覆籌維惟有仰請
皇上將豫省河務責成河南撫臣就近料理凡一切估計
歲修工程但著該撫臣親勘核定一面興工一面移

會臣衙門知照其有應
題應咨事件亦聽該撫臣主稿會臣
題咨其間臣若有見聞所及必與撫臣盡心參酌斷不
因已經責成撫臣而臣遂置豫省河工於膜外至豫
省堤岸自責成撫臣之後設有疎防衝決之事臣不
敢竟諉之撫臣願與撫臣一同聽候照例議處以重
河防以信
功令俟江南大工告竣之日應否仍舊容臣等再爲酌議
題

請定奪蓋河南撫臣衙門駐劄河干而
敕書內原有兼理河道字樣與別省撫臣不同且撫臣就
近勘核事必得當而屬員奉行亦速欺冒之弊亦無
所施臣遠處江南鞭長莫及呼應不靈不能周知情
形確查弊竇是豫省河務責成該撫臣親行兼理較
之臣衙門隔遠遙度者其得失相去正不啻天淵之
別也緣係條陳河防重務事理貼黃難盡伏乞
睿鑒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指陳河道疏

題爲指陳河道危切仰祈

睿裁事竊臣看得歸仁一堤原以障睢湖諸水使之由白洋河入黃刷沙并爲高堰等一帶長堤之外藩者也在明時因有泗州祖陵惟慮水侵故所以修防歸仁堤者甚力及

本朝定鼎之後司河諸臣惟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歸仁堤即有殘損以爲無關運道率藐視之而不爲修葺以致堤工衝決睢湖諸水盡行東注洪澤湖而不復

出白洋河口黃流反撮其後將白洋河口淤成平陸益以烟墩茆良口七里溝新莊口等處屢屢告決河底日墊日高高堰勢不能支淮揚水患無寧日而運道時憂阻塞矣前任河臣羅多王光裕雖經估計具

題將歸仁堤大爲修治挑通引河設立三壩以爲啟閉宣洩之計無奈黃水高於內地是以壩雖設而迄今未開其原估銀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五十六兩零業經前任革職歸仁同知劉光耀領用過銀十二萬兩又經見任宿桃歸仁丁憂同知佟國聘領用過銀八

千兩僅存原估未支銀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兩零其劉光耀做過工程雖潦草塞責未能如式堅固然亦因上流諸水無路宣洩撞衝擊汕以致新修之工莫不歪斜傾倒此皆

欽差尚書臣伊桑阿等侍郎臣折爾肯等所目擊者臣自到任之後親勘四次灼見河高堤矮是以批令該廳道於冬至之後用平水法確量酌奪今據量石工堤頂較之河岸見矮四尺九寸五分即將堤工照估加高至一丈仍比河岸低二尺一寸五分至於議修滾

水壩四座之說臣愚大修歸仁堤原期束水歸河助黃刷沙若改設滾壩則上流諸水勢必仍注洪澤湖不能復入黃河與原

題大修之義相背若謂堤矮河高將歸仁堤頂再議加高則必須於原估堤頂之上再加五尺使堤工高過河岸二三尺庶足捍禦然堤頂又加五尺必當更爲幫寬數丈以壯堤根且劉光耀所修傾倒不堪之工尤須從新另修計其甎石土方人夫等項約應增費二十餘萬兩當此錢糧匱絀之際斷難輕議且大費

錢糧而果能東水歸河臣何難確議上請殊不知黃河未治水行地上而不由地中即大費二千餘萬金錢將歸仁堤加高剳寬亦止可蓄睢湖之水於堤內不能挽入黃河以爲刷沙之助況河底墊高洪波四漫之際設或伏秋水漲南岸遙堤又有潰決之事則黃流內灌是若建瓴與睢湖諸水併力下注其排山倒海之勢雖歸仁堤堅固如鐵亦難免於復衝是仍屬無益徒將難措之金錢付之一擲也臣反覆籌維再三勘度必俟黃河復歸故道既浚淤通使水由地中安流而不泛溢河岸然後歸仁堤可以竣工今臣見將經理河工事宜各疏內工程分頭與舉并委監理官俞森陳顯忠王與元等多造鐵掃帚僱覓大船用瀦流揭沙之法疏浚黃河俟確有成效隨堵塞楊家莊決口挽河使歸故道然後將歸仁未完堤工確估另

題再爲與舉庶不糜費錢糧而且可期經久也臣謹具

疏

題明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經理三疏未盡事宜疏

題爲

題明經理河工第三疏內未盡事宜事竊照臣先因高家堰高良澗等處一帶臨湖堤岸殘缺單薄危險異常臣往來相度必須將殘堤逐一加幫高厚然後次第堵塞庶免已塞復衝之患等因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三疏內

題估在案查此等堤岸原高六七尺不等臣估一槩加高三尺共高一丈并外築坦坡內築陡坡今高家堰石工五千餘丈已經一律加高其高良澗板工五千餘丈亦經改爲小埽樁工見在督夫挑土尚未修坡惟是五家墩決口一處高家堰石工決口七處雖經堵完而高良澗板工決口二十六處止堵完十六處尚有大小口十處未經堵塞并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全未動工計淮水之下清口者不過十分之五耳而巳成一派汪洋清波萬頃之勢目今運河內湍流直瀉急溜非常幸賴今春將挑河之土幫築寬堤備免意外之虞然埽灣之處塌卸甚多見檄該管道廳

印河官分頭搶救至黃河自清江浦以下出漕四漫亦委監理各官或用鐵掃帚揭沙之法乘流疏浚或督催夫役搶築堤工至於高家堰一帶石工五千五百餘丈原高七尺者今水與堤平將臣原疏所稱可築坦坡之三千八百餘丈俱被水占堤根其所恃以捍此滔天之水者惟新加之三尺土堤耳淮水僅來一半而其勢之洶湧巳至於此若今歲秋冬來年春月再將高良澗未完決口十處并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盡行堵築則來歲伏秋湖水益漲大爲可虞臣反覆籌維但坦坡既不能速築必須將高家堰石工加高三尺與新加土堤相平然後另加土堤三尺共高一丈三尺至於堤裏原止估築陡坡一丈者所恃外有坦坡耳今坦坡既不能施工而堤身單薄必需加築戧堤一道面寬一丈底寬二丈高一丈又高良澗一帶亦應幫戧堤面寬一丈底寬二丈高八尺方爲萬全之計其需用土方止須將原估坦坡之土移爲戧堤加高之用所少無多惟加高石工三尺除各決口內衝卸舊石僟由盡行撈取濟用外計共添買

甎石灰米匠役之費約需銀五萬餘兩亦於臣原
題敬陳經理河工事宜各疏內通融節省應用不復更
請錢糧除見在檄督該管各官飛星辦料興舉外臣
謹具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經理七疏未盡事宜疏

題爲
題明經理河工第七疏內未盡事宜事臣惟從來河决
之患率由於堤岸不堅而堤岸之不堅皆緣欲保全
河道之人少而求壞河道之人多是以屢塞屢衝
愈救愈壞而無所底止也今江南河道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動用正項錢糧
命臣大爲修治臣欽承重任刻刻以隕越爲虞反覆籌維
力求善策是以先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八疏內
條議設兵守堤并

請優定敘錄之典嚴立處分之條以鼓舞儆戒俾之共保
河堤等因業經議政王等會覆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惟是臣原疏
題設守備六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三員兵丁五千
八百六十名原議守黃河自海口以至徐州運河自
清口以至江都并高家堰等一帶臨湖堤岸也至於
徐州州城以上河堤臣原因其離河較遠不估大修
是以未議設兵及臣於本年夏月徧行親勘徐州南

岸歷蕭縣碭山至河南虞城縣境北岸歷豐縣碭山
至山東單縣境各長二百餘里除連山之處原未築
堤外計其有堤之處每岸不下一百餘里其間坍塌
殘缺在在皆然以致本年七月河水泛漲漫缺多口
臣因思既有堤工亦應防守况臣條議建設減水石
壩而又見在檄行道廳州縣各官勸諭居民共相出
力陸續修築堤岸以期各保田廬雖此係民力帮修
原不動用錢糧不能克期全竣而逐漸所修之堤若
不防守是徒勞民力無益民生矣是以徐州以上之

堤斷當一例設兵防守方稱萬全但此一帶地方並
無歲修工程與徐州以下不同自此以下兵管堤九
十丈令之塡補狠窩獾穴植柳畜草儘可無悞約需
增兵五百餘名又臣原疏議設六營俱就黃河形勢
定議不照州縣地方分汎今復加籌酌一切河防重
務必須各專管河廳與各河營守備同心協力各率
所屬官弁共相修防守護始克有濟而無悞若照臣
前議定立營制不無稍有牽扯莫若就河廳所管地
方爲河營之汎地內惟山清安海同知所管河堤兩

岸各縣長三百餘里地方太廣設兵二千餘名斷非
一守備所能管轄應分爲二營通計江南淮揚徐三
府州幷靈璧盱眙二縣見設河廳六員者今應設防
河守備七員千總十六員把總二十九員內管理徐
屬河務同知所管地方應設防守徐屬河堤守備一
員千總三員把總五員分防徐蕭豐碭四州縣堤工
管理邳睢靈璧河務同知所管地方應設防守邳睢
靈璧河堤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分防邳睢
靈三州縣堤工管理宿桃歸仁河務同知所管地方

應設防守宿桃河堤守備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
分防宿桃二縣堤工管理山清盱眙河務同知所管
地方應設防守山清盱眙運河湖堤守備一員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分防山清二縣運河幷山盱二縣臨
湖堤工管理揚屬河務通判所管地方應設防守揚
屬河堤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分防高寶江
三州縣堤工管理山清安海同知所管地方應分爲
二營共設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內分一營
設防守山清外河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分

防清河一縣并山陽北岸自清河縣界起至安東縣界止南岸自清河縣界起至雲梯關止一帶黃河堤工再分一營設防守山安河堤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分防安東一縣并山陽北岸自安東縣界起至海口止山陽南岸自雲梯關起至海口止一帶黃河堤工如此則責成既專防守俱便文武協力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瑠害者無所施其姦計可以永固河防於勿替矣至於增設官弁十四員增募兵丁五百餘名約每歲應增俸餉之需不過七千餘兩

總在河庫內動給增費無多而所以保全河防運道

國計民生者甚大且所添之兵嗣後一體責辦柳草以備歲修之用則數年之後更可節省買料錢糧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若夫各官兵保固三年從優議敘設有衝決從重議處之例應於各該營工程告竣之日爲始如某營汛地工程先完臣當先咨達部以憑部臣扣算年限可也查臣原

題經理河工事宜疏內倘有未盡事宜應損益增減者容臣臨期分別或竟行或入

告等因經議政王等議覆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添設官兵自非微細事宜臣謹特疏具

題至此七營守備應各給條記一顆庶上下一切文移可免詐僞舛悞之虞相應一併題

請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再陳一疏未盡事宜疏

題爲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竊照臣於
康熙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將江南敝壞河道分列八
疏題
請大爲修治其間第一疏內所估計者黃河南岸自白洋
河起歷桃源清河山陽三縣出雲梯關至海口共長
四百一十里北岸自清河縣起歷山陽安東二縣出
雲梯關至海口共長二百八十里兩岸各築長堤一
道通共估銀九十八萬九千七百九十餘兩此就尚

書臣伊桑阿等條奏內所估工程臣惟將尚書臣等
所估土方酌減十分之三四并於尚書臣等原估之
外增估雲梯關外一帶工程其餘原未估及也迨具
題之後臣循河而上親行相度目擊南岸自白洋河以
上歷宿遷睢寧靈璧以至徐州計程二百八十里北
岸自清河縣以上歷桃源宿遷邳州以至徐州計程
四百里其間堤工處處殘缺在在堪虞且堤離河近
設有潰衝必至奪河成患阻運殃民臣憂心如灼寢
處不寧方擬具疏入

告問適值
廷臣以需餉之時費用無出將臣前
題各疏俱議暫停荷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
敕臣再行確議臣隨將南岸白洋河北岸清河縣以上各
至徐州之情形事勢逐一聲明并議各加築縷堤一
道并築格堤以爲重門之障增估銀三十五萬九千
四百二十餘兩二共實需銀一百三十四萬九千二
百餘兩統於第一疏內一併

題請隨蒙
廷議覆允於康熙十七年二月十一日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臣自奉
旨之後見在嚴督各官將徐州以下估定工程酌量緩急
分頭儹修設兵委官加意防守當此伏秋大水幸皆
保固無虞惟是徐州而上南岸歷該州之十八里屯
楚王山賈家樓等處經蕭縣并河南之永城縣復由
江南之碭山至河南之虞城縣界止北岸歷該州之
大谷山楊家莊許家莊等處經豐縣碭山至山東省

之單縣界止兩岸各長二百餘里其間地高并有山
之處俱無堤工凡屬地窪之區悉有堤岸有有堤一
道者亦有有堤兩道者共見有之堤雖不似徐州而
下之頂衝危險然殘缺亦多恐以離河甚遠即有漫
衝亦不至於奪河妨運臣是以不敢估用錢糧以煩
司農之仰屋惟督令該地方官量撥民夫逐漸修築
如康熙十六年八月三十等日蕭縣之石將軍廟吉
門兩河口等處共漫堤工一百二十餘丈經臣將防
守各官

題參部覆將廳印河官革職戴罪修築續據該管各官
督率民夫竭力堵築俱於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告完
屢據各官詳請具
題開復臣因洩口雖已堵完而殘堤未經幫固恐一爲
開復則又泄視不前是以不准所請批令將殘堤幫
完之日始爲具
題開復等因在案豈期今歲七月江南方告旱荒而上
流之水犇騰沸湧而來虞永曹單豐碭蕭徐之間數
日之內陡長數尺水高於堤平漫而過據淮徐道具

煒等申報蕭縣長堤漫缺九處共長三百八十七丈
一尺碭山尚未查確河南虞城縣亦漫三口俱經臣
駁取經修防守職名候覆至照例
題參外臣因思
皇上不惜數百萬金錢
命臣大修河道蓋不僅專爲濟運而實欲兼之保民也今
徐州以下雖在大修而上流漫衝以致宿徐等州蕭
碭虹靈睢宿等縣處處被災雖漫溢之處離河甚遠
並不奪河阻運然大水驟至之際禾苗盡空秋成失

望若不併爲圖治則歲歲伏秋勢必年年淹沒此數
州縣民生又安望其有起色耶除河南黃河容臣與
河南撫臣董國興確酌修防毋令漫溢外至於江南
徐州以上并蕭碭一帶必須設法治之庶可稍救此
數州縣歲歲被災之苦但軍興需餉之際安敢再請
錢糧臣往來相度反覆籌維審勢揆情更有一得之
慮不敢不亟爲我
皇上告也臣維黃河之水雖合千支萬派而來然怒漲之
時亦皆逐寸加增兩岸之堤高者不過一丈低者僅

有五六尺若河身之水止增三四尺猶可也其如河底勢高每每驟長一經長與堤平卽便漫堤而過水過之處堤工隨被洗去頃刻立成缺口於是堤外逐漸所積五六尺高之水盡從決口奔騰而下所過之地禾稼漂流室廬傾倒臣愚以爲既知水之逐漸加增則當作一逐漸洩之之法則惟有建築減水壩之爲得也查桃源縣地方向有減水壩四座臣親爲勘量每座止寬一丈七尺合四座計之其洩水之地不及七丈以無窮之水而俱欲賴此七丈地面洩之自

屬無益今臣擬築之減水壩東西寬十二丈南北長十八丈六尺中立磯心六座兩旁俱用石牆土內密釘排樁灌以灰上鋪石板聯以鐵錠每壩一座共成七洞每洞各寬一丈八尺計其洩水之地共有十二丈六尺先於碭山縣南岸建壩一座以減豫東二省驟來之水碭山壩內疏洩不及者隨於蕭縣南岸又建一壩以減之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去處并州城對岸子房山去處連建二壩以減之至州城之下尙有疏洩未盡者則於花山去處亦建一壩以減之

如此則隨漲隨減隨流河內之水既無洄積漫堤之虞堤內之流亦無泛濫奔騰之害不特蕭碭豐徐之田畝漸漸可耕而徐州以下邳睢靈璧新脩河堤俱可不至橫決以上碭蕭徐三州縣地方所建五壩內南岸二壩所減之水導歸睢河從姬村永堌等湖而下使沙停湖內聽清水由白洋河復入黃河北岸州城迤上二壩所拼之水排入微山呂孟等湖而下亦使沙停湖內聽清水由韓莊閘歸運河出駱馬湖復入黃河花山一壩所減之水引令從新決大口

內而下亦使沙停口內聽清水由貓兒窩歸運河亦由駱馬湖復入黃河至宿桃一帶則仍受全河之水自是怒漲非常於是亟於宿遷北岸攔馬湖朱家堂溫州廟連建三壩以減黃河與駱馬湖會合之水又於桃源北岸之古城黃家嘴二處亦建二壩以減黃河與白洋河會合之水更於清河北岸西王家營張家莊二處安東北岸邢家莊一處連建三壩以減黃河與睢河會合之水以上宿桃清安四縣所建八壩俱在北岸共所減之水內宿遷三壩與古城一壩俱

引入楊家莊大泼口內黃家嘴𡑞引令歸黃家嘴舊
衝口內西王家營張家莊二𡑞俱令歸張家莊大泼
口內邢家莊一𡑞引令歸邢家莊舊泼口內各各排
入倉基等湖使之東北由沭陽沭河海州之漣湖二
河入海如此則每歲五六七八月之間凡遇河流暴
漲而宣洩有途加以人力修防之術自不至於壅積
傷堤漫衝橫洩其餘夏初秋季水平之時與冬及等
月水涸之候則皆仍復歸漕安流趨海更免旁洩停
沙淤高河底之患以上通共建𡑞一十三座并量挑

引河引水入舊口歸各湖以免浸淹田畝此項工程
約需費銀二十六萬餘兩然此𡑞一建則水不湧漲
其原估應築之遙縷格堤可以相地勢之高卑與離
河之遠近凡地勢卑而頂衝危險離河甚近者仍築
遙縷堤二道地高而離河遠者止築一道以省錢糧
計臣原
題第一疏內需銀一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餘兩者臣
約畧計之可以節省五十餘萬兩內除應費建𡑞銀
二十六萬餘兩仍可照原估節省銀三十餘萬兩且

此𡑞與各工告成之後不特無礙河阻運之虞而沿
堤田畝水災亦可漸減其於
國計民生實大有攸賴也臣再三籌度委無疑意除一
面飛督各官辦料與舉并相度地勢建築堤工外相
應特疏
題明伏乞
皇上俯鑒全覽施行

酌改運口疏

題爲
題明酌改運口以免再墊運河事竊照淮揚運河由江
達淮綿長四百餘里其出口之處是爲清口離淮黃
交會之所不過二百餘丈黃流稍漲即從清口灌進
運河以致運河之底逐漸墊高歲須挑浚勞民傷財
不可殫計臣檢閱明時舊制亦因黃流墊運河原
有重運過淮之後隨即閉壩攔黃除貢鮮船隻仍聽
開放之外直待回空南下始行啟壩等因載在河誌

諸書可考然臣思閉壩之說不特不便於商民關榷
而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禁黃流之不進是茍且之
策而非不易之計也今臣奉
命將運河大爲濬挑不敢不另圖良法以期永遠查目今
高家堰決口七處久已盡行堵完高良澗決口二十
六處亦將堵竣止餘數十丈未合龍門計是月之內
皆可斷流雖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尚在次第與修
而約畧淮流之下注者已有十分之七黃河從楊家
莊決口北瀉之後桃源淸河每多淺澁臣慮阻運道
一面委官僱覓夫船用鐵掃箒往來揭沙一面委官
多募人夫將楊家莊南岸挑挖引水河一道挽流濟
運今黃流之下注者尙不及十分之一然淮黃交會
之處觀其水勢每遇西南風作則淮流稍勝於黃而
東北風起則黃淮勢便相敵將來各工告竣之後淮
河之水不過十分之三而黃河之水尙當增十分
之九則其內灌運河有理勢所必然者臣往來相度
查淸口迤南之河乃臣上年九十月所挑之爛泥淺
第一道引河也淸河西南一里許又有支河一道乃

臣今年春月所挑爛泥淺第二道引河也自淸口向
東南行七里是爲七里墩旁有石閘一座即名七里
閘閘內有淤高河形一道係明季所挑新河閘外則
原屬洪澤湖之灘地也今閘之內外悉皆淤成平陸
矣自淸口進河向東北行二里許是爲新莊閘即天
妃閘乃淸運咽喉又東行一里許是爲文華寺即明
季所挑新河之盡頭也臣再三籌酌必須將淸口永
遠閉斷從文華寺淤高之新河迤南挑七里直至七
里閘以七里閘爲運口折而西南又挑七八里至武

家墩再折而西北又挑三里許達爛泥淺第一道引
河之上流通舟濟運復將爛泥淺第二道引河臨湖
去處乘今冬水涸之時再挑小支河數道多引湖水
使歸第二道引河下注清口用以敵黃凡北上之運
艘與一應商民船隻不令由新莊閘并清口出入而
令文華寺出七里閘過武家墩入爛泥淺第一道引
河之上流下達清口轉入黃河如此則運口與淮黃
交會之處相隔十有餘里且河身曲折而又另有敵
黃之支流則黃水雖當伏秋暴漲之際亦不能更灌

運河運河既不為黃水所灌則自無墊高之患此後
不必年年挑濬即或年深月久兩岸積土淤入河中
亦止須隔數年而量為小挑其節省之民力錢糧殆
亦不可勝計矣臣約估所費查七里閘一座原為減
水而未常通舟牆底俱高必須拆修方可通運然石
料俱在惟用人工與灰米等項併武家墩受水之處
須築石磡數十丈束水俾湖波雖值大漲之際亦不
得多進運口又文華寺出口之處亦於北岸築石磡
數十丈以禦衝擊連一切挑河諸費不過需銀三萬

餘兩然此工一成則臣原題第五疏內挑河土方亦
可量為減挑節省錢糧十萬餘兩以見在可省之費
而建此永賴之利誠計之最得者也臣籌畫已久事
屬萬全除見在檄行該管各官備料募夫興舉外緣
係更改運口事宜相應特疏
題明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二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三

治河題藁

題明經理第一疏未盡事宜疏

特陳歲脩疏

特請大脩疏 歸仁隄

恭報合龍疏 清水潭

恭報完工疏 改運口

恭報合龍疏 翟家壩九河

再陳未盡事宜疏

請留漕濟工疏

再請留漕濟工疏

請脩運河疏

因河命官疏

恭報水漲疏

經理未竣工程疏

築壩挑河疏

挑河避險疏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 光烈 光文 仝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三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稾

題明經理第一疏未盡事宜疏

題爲

題明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竊照河道敝壞
已極蒙
皇上軫念民生昏墊之苦准動正項錢糧
命臣大爲修治臣雖至庸至劣敢不仰體
鴻慈竭盡駑駘以期得當計自奉
旨之後歷今四月有奇見在嚴督該管之道府廳印河官
幷調到之監理分管各官以及臣標効用弁員分頭
興舉併力儹工矣惟是其間一切事宜較之臣
題原疏有應損益增減者除微小事宜臣俱仰遵
廷議竟自舉行外所有必須入
告事宜臣不敢不具疏
題明至此番
題明之後或仍有應損益增減者臣又當隨時隨事據

實入
告者也查黃河堤工高寬丈尺臣原
題估疏內開黃河南岸自白洋河以下北岸自清河縣
以下各至雲梯關止通築遙縷格堤遙堤高八尺縷
堤高六尺格堤高五尺南岸自白洋河以上北岸自
清河縣以上各至徐州止俱築縷格二堤其在駱馬
湖以下者縷堤高六尺格堤高五尺在駱馬湖以上
者縷格堤俱高五尺俱係面寬二丈底寬六丈等因
此不過舉其大畧也其間損益增減之處原應臨期
斟酌今臣屢歷河干反覆詳勘有頂沖之地舊遙堤
貼近河身不能又築縷堤應即以舊堤爲縷堤而於
舊堤之內另築遙堤以爲重門之障其費倍於縷堤
者有地勢甚窪情形頗險不便照原估高寬尺寸必
須多費土方者有地勢稍亢情形不險不必照原估
高寬尺寸可以節省土方者總之危險之處臣不敢
苟且圖安惟有加意用工以防意外之虞然費用繁
多又不得不於平坦無虞之處力求節減以此補彼
通融儹築以期有濟河工耳又挑土人夫數目臣原

疏南岸白洋河以下北岸清河縣以下每土一方分
別遠近牽算給銀一錢六分即以挑河之土運築成
堤等因皆係查照往例土方工食酌量議估可也殊
不知往例多係虛土成堤而未嘗實事夯杵是以取
土一方即可成堤一方今臣立定規則以土五寸
爲一層將第一層夯杵築堅然後再上第二層之土
一律加夯逐層逐寸徹底夯杵并用石硪打平以期
堤工堅實用保久遠每取土一方僅可築堤六分及
六分有奇不等臣親行徧試莫不皆然今若照取起

之土算給工食則人夫可以餬口應募既多然用十
分錢糧而所築之堤止六分有奇不特與原
題丈尺不合而堤工單薄難免漫沖之虞若照築成之
土算給工食則十夫工程必須人夫十五六名始能
築起各夫難堪賠累往往潛自散去及再行召募而
任呼不應貽悞匪輕雖給與驢頭俾代人力而各夫
以不諳餵養且知
廷臣有工完變價之議誠恐不將倒斃不無賠償之累
是以不肯領驢臣即行東豫各處停止購買其有購

到者俱經發還矣臣復思得車運之法隨造小車試
驗每夫十名給車二輛可以省夫一二名而造車之
費每車止用銀四錢五分臣即動支錢糧分頭僱造
土車萬餘輛給散各夫各夫既免餵養之煩又無賠
償之慮是以紛紛領用然以十夫而領兩車仍不能
築起十五六夫之工程夫頭人等往往告苦求增工
食臣每巡閱堤工各夫環跪而呼謂從前築堤並無
此番夯杵之法從前領銀十二兩於附近取土一百
方便可成堤一百方今領銀十二兩遠奔於附近二

十丈以外取土一百方如式築做必得添夫二十名
專事夯杵打硪及添夫夯硪而所取百方原土僅築
成六十方堤工且陰雨之日雖施畚鍤煢煢小民安
得賠墊一半若不增給斷難再築等語臣屢爲親試
事屬實情復製三寸圓鐵杵一根將新舊各堤杵
隙盛水逐一試驗舊堤處處皆漏新堤十處之中十
有七八處不漏仍有一二處滲水臣察其根由或係
沙土或係夯杵不到所致也因念前此河堤之易於
潰決者實緣土鬆所致況見今如此逐層夯築而以

杵隄盛水之法試之倘不能全然不漏何敢不竭力督夯以期堅固臣反覆思維往來察度宿桃山清安五州縣人力弱而工程多人力弱故挑土少工程多故募夫難此五縣築堤土方必須免其遠運止令於附近離堤二十丈之外取土晴明便於力作之日按土方給銀陰雨難施畚鍤之時每名量給食米柴菜銀一分二釐以資餬口將原估銀一錢六分扣留一分爲製造土車夯杵石硪鍬钁等項幷給各夫陰雨食米柴菜之資其餘一錢五分爲築成堤土一方之

工食各夫既得土車之力而陰雨又免枵腹且復量爲增加自不致於裹足不前至徐蕭睢邳一帶人力稍强而工程較少應量減一分照一錢四分一方科算至於陰雨難施畚鍤之時亦一律給以食米柴菜之資可也惟是遠運土方原爲浚挑河身起見今俱改爲附近取土非臣置河身於不問也臣往來相度如清河北岸等處必須挑挖引河者相機挑挖外其餘俱用鐵掃帚揭沙乘流浚淤河底之法似乎有濟且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前此重運經過宿桃之時

已獲小效今臣見委監理官王與元等僱募夫船各給鐵掃帚五百枚分工揭浚備得將見在數尺淤之河底浚深至二三丈則水自歸漕而河可復故矣其浚河船隻與其常川僱覓不若多造官船同是動支錢糧而原船仍在可爲守堤兵丁平時浚河運料之需且守堤兵丁必須每十名給船一隻臣原疏止造二百九十六隻實屬不敷必須添造三百餘隻始可足用是以多造官船誠一舉兩得之事也至添造浚

船約需銀一萬餘兩而僱募揭浚黃河水手縴夫約需銀四萬餘兩俱於臣原

題敬陳經理河工事宜各疏內通融節省應用不復更

請錢糧以上各項除臣見在舉行外相應臨事

題明伏乞

皇上俯鑒施行

特陳歲修疏

題爲特陳歲修大修工程各別仰祈

廟鑒勅部仍照原疏允估以清錢糧事節准工部咨將臣題估康熙十七年分歲修孫家堂蔡家樓郭家嘴等工并堵朱衣城九龍廟決口以及報銷康熙十六年分長樊大壩歲修各工逐案議駁內開俱應在臣原題敬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大修內開銷等因到臣准此該臣看得水雖流於地下而其消長之故則皆本乎天時是以每歲立春之後雨澤漸降則河水漸增及至伏秋大雨時行而泛濫滔天不可禁遏也臣常往來相度知黃河流水之漕南北相去不過數百丈而黃河攔水之堤南北相去竟有千餘丈至數千丈不等蓋尋常之水雖皆安流於河漕之中而伏秋之水往往瀰漫於河漕之外故不得不築堤以約攔之也夫既有河漕以注尋常之水而又有河堤以束暴漲之水似乎無慮矣不知黃河挾沙而行變遷原定大風搏擊之後溜在中泓者每每改趨近岸水溜近岸則河岸日就坍卸此岸一卸則彼岸必淤從此日

卸日淤將原係徑直之河不十餘年或數十年而改爲灣曲之河矣其始之所卸不過岸灘自無足慮及曠日持久而漸及堤根河溜冲至堤根若不急爲防護則堤工坍斷大溜旁洩立成奪河之患故不得不下埽以禦之此所以有歲修之工又所下埽料經年率皆腐朽加以鑲護萬不容緩此所以上年歲修者今年每須重修今年重修者來年又須復修也總之歲修之工與大修迥不相同大修乃堅築土堤於河灘之上以攔伏秋暴漲之水歲修則預下大埽於河溜之中以禦四時頂冲之水者也今部臣議覆臣題康熙十七年黃河歲修并堵朱衣城九龍廟決工俱稱應於原估大修銀兩內動用更將十六年防守伏秋之長樊大壩一工亦稱應於十七年大修案內開銷等因查臣原題南岸自白洋河至徐州北岸自清河縣至徐州共估銀三十五萬餘兩乃係築土堤以攔伏秋漲漫之工並未估有歲修埽料堵築工程其所估堤工高寬丈尺土方錢糧數目備載原疏在部可考況此等康熙十七年分江南黃河歲修已題未

題工程并堵築朱衣城九龍廟兩決口工程以及十六年歲修長樊大壩一工總計所費河帑不及四萬兩而臣題請大修銀二百五十萬兩之內復於建築減水壩并酌改運口兩疏內議節省銀四十萬兩夫已經

題請之錢糧既可節省四十萬兩之多臣何難一如部議於四十萬兩內動支四萬為此等各工之用但大修歲修實不相同似無庸將大修案內原未估計之歲修等工一槩牽入大修之內也除將部駁各案仍

照原咨逐件另疏

題覆外伏乞

睿鑒勅部將臣十七年分已題未題各歲修工程等堵朱衣城九龍廟決工以及報銷十六年長樊大壩歲修一工仍准於河庫內照例銷算庶工程錢糧各清各欵而無牽混舛錯之虞矣貼黃難盡伏乞

睿鑒全覽勅部議覆施行

特請大修疏 歸仁堤

題為特

請大修歸仁堤工事竊照歸仁一堤原以束睢湖諸水使之由白洋河出口助黃刷沙兼為高家堰等處一帶堰堤之外藩者也自河道廢壞以來河底高於民田堤頂卑於河岸以致黃流內灌將白洋河口淤平睢湖諸水不能復出會黃竟自決堤南注併入洪澤湖擊潰高家堰冲開清水潭漫淹泗宿桃清山鹽高寶江興泰等十一州縣之田畝阻運道而害民生已非

一日矣雖前此與修曾經動支過銀十二萬八千兩祇因草率原任歸仁同知劉光耀潦草塞責且睢湖諸水無路宣洩撞冲擊刷以致新修之工莫不歪斜傾倒無益河防臣於康熙十六年秋冬并十七年春月率同該管道廳各官再三相度議於原估堤頂之上再為加高五尺并將堤身帮寬三丈不堪石工從新另砌約需磚石灰木土方人夫等項銀二十萬餘兩又石工兩頭土堤共二千四百八十餘丈內有缺口八處其加帮堵塞之工尚未議及迨後約畧計之

又需費銀三萬餘兩是此一工必得銀二十四萬餘
兩方可修竣然費錢糧二十四萬餘兩而果能束水
歸河自應急舉殊不知黃河未治即使費銀二十四
萬恐仍難保其不復冲開臣是以於康熙十七年四
月二十日具爲指陳河道危切等事一疏
題明綏修俟黃河疏浚深通然後確估另題等因在案
也及臣分委各監理官催覓夫船撈沙疏浚已將黃
河浚深四五六尺不等凡清江浦以下久淤之河原
深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者目今俱深八九尺至一

丈二三尺不等矣今臣擬於本年桃汛之後復爲大
浚再加北岸創建減水大壩使本等之水安流漕中
暴漲之水減出壩外則將來河身漸深而泛溢之勢
漸減又當乘機興築歸仁堤挽睢湖諸水使入黃河
以助刷沙之力以固高堰外藩斯稱萬全惟是前此
雖估銀二十四萬餘兩今臣復加相度反覆籌維更
得一勞永固兼可節省錢糧之法敢亟爲我
皇上陳之查歸仁堤石工自一堡至十一堡原長五千七
百餘丈而石工之西至虹縣界原有殘缺土堤四百

八十餘丈石工之東原有殘缺土堤二千餘丈臣前
估需銀二十四萬有奇者乃係重修石工并一律加
高修補各殘缺土堤共長八千二百餘丈之工程也
今查自虹縣界至西石工頭止計長四百八十五丈
仍需照原估加帮內築戧堤面寬二丈底寬三丈高
一丈每丈用土二十五方又堤內刷成深河必須填
出水面每丈用土十五方共計每丈用土四十方通
共用土一萬九千四百方又石工自一堡而下只須
築至七堡止計長四千五百餘丈其餘尚有石工一

千二百餘丈并土堤三千丈可以不必概築應另於
七堡石工起橫挑引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運至五
十丈之外創築大橫堤一道直接白洋河上三教堂
格堤迤西止約長一千八百丈更將遙堤挖開另建
七洞滚水大石壩一座黃漲則下板攔黃不使內灌
湖漲則啓板洩水俾其刷沙見在石工四千五百丈
面約寬二丈底約寬三丈五尺高七尺今不必拆修
竟以舊堤爲外藩而於舊堤之內另築大戧堤一道
底面俱寬七丈高七尺每丈計土四十九方應築戧

堤之處係積年刷成深河寬五六丈至二三十丈不
等深三四尺至八九尺不等今應填出水面以便與
築截堤計牽淺深不等每丈用土二十八方又截堤
之上應再加築堤一道底寬七丈面寬一丈高八尺
外坦內陡每丈用土三十二方通共計每堤一丈用
土一百零九方石工四千五百丈共應加新土四十
九萬五百方二共計土五十萬九千九百方取土遠
近不等近者照黃河堤工之例每方給銀一錢五分
稍遠者給銀一錢七八分極遠之處必須隔河船運

者給銀二錢并二錢三四分不等牽算每方給銀一
錢八分共需土方銀九萬一千七百八十二兩又自
七堡石工起直接白洋河上三教堂格堤迤西止橫
挑引河一道約長一千八百丈挑面寬二十二丈底
寬十八丈深五尺每河一丈挑土一百方共挑土十
八萬方至五十丈之外逐層夯破築成面寬二丈底
寬十丈高一丈之大橫堤一道每挑河一方給銀一
錢五分通共給銀二萬七千兩又建滾水大石壩一
座并越堵七堡舊石工決口一處西石工頭迤西舊

土堤決口一處共約需銀三萬兩通共實需銀十四
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兩較之重修石工不特可省銀
九萬餘兩而工完之後誠可為一勞永逸之謀者也
共需用錢糧查臣原
題經理河工各疏內請大修銀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六
百餘兩已奉
諭旨在案續經臣於更改運口并建減水壩二座疏內共
議節省銀四十萬兩今此大修歸仁堤之費臣請於
前題節省四十萬兩之內動支一十四萬八千七百

八十二兩濟用惟是此工既不重修石工而全用土
築以期堅久則需夫自多然宿桃等沿河州縣處處
併舉大工不能更有開夫為修築歸仁堤工之用不
得不令附近歸仁堤之泗州虹縣各協募人夫三千
名五河臨淮二縣各協募人夫二千名共協募夫一
萬僱築此工至於募夫一事邇來各處興工夫頭人
等往往彼此影射透領錢糧工程不完每煩追究臣
與所屬道府廳印各官從長酌議量工程土方之多
寡令百姓按田畝出夫上工其應給土方工價俱照

題定之數與民間抵兌錢糧凡十八年應徵一切錢糧俱令停徵俾百姓得以安心力作凡有應支應解款項令該州縣照時詳明將大工錢糧墊解墊給官無徵比之煩民免追呼之苦衙役之需索難施上下之考成不累工程可以速起而錢糧不致透支一舉而數善備焉山清安海宿桃邳睢鹽徐等州縣臣見在舉行凡官紳士民俱各稱便今令泗虹五臨四州縣共協募夫一萬名其應給土方工食銀兩亦照此抵兌錢糧之法而行誠計之最得者也臣謹一併

題明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恭報合龍疏 清水潭

題爲恭報清水潭東西兩堤決口閉合龍門各日期仰

慰

睿懷事竊照清水潭一工從前屢塞屢沖將淮屬之山陽鹽城揚屬之高郵寶應江都泰州興化等七州縣田畝盡沉水底室廬漂蕩男婦流亡十餘年來每歲既損額課數十萬而發賑請蠲之資更難悉數且新舊決口相連南北寬三百餘丈深三四五六丈不等東西一片汪洋茫無涯際風起則怒浪掀天寒至則堅凌凍結商民之不能久待絕流而渡履冰而行以致沉舟殞命者不可勝計蒙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特發正項錢糧

命臣大爲修治臣欽承

簡命日夕憂惶惟恐施治失宜有負

皇上委任至意於是往來相度反覆籌維作棄深就淺之計先委揚州府清軍同知王興元管河通判孫文魁爲監理官續因兩堤齊舉且又加築新河監理不足又委原任高郵州丁憂知州馬雲騰候補知縣牟銓

元揚州府管糧通判卞永吉共計監理官五員并揚
屬河營守備李有功等分管官高郵州州判劉培初
寶應縣縣丞鄭光啓主簿王澤民等以及臣標効用
等弁共計六十餘員各各奮勉爭趨分頭儧築臣不
時臨工親爲調度幷令淮揚道劉國靖嚴加飭督催
儧自康熙十七年九月初八日興工起中下埽個內
釘排樁外塡坦坡築成西堤一道於康熙十八年三
月十六日巳刻閉合龍門按漕尺臨河丈量計長九
百二十一丈五尺又築成東堤一道於康熙十八年

三月二十日午時閉合龍門臨河丈量計長六百零
五丈更挑新河一道計長八百四十丈臣因淸水潭
壞舟無算擬棄傳名改名永安新河目今東望七州
縣田疇菜已盡行涸出舊日錢糧計日可復運艘民
船永可安瀾而免波濤之險矣至此工先據南河分
司蔡音達禮淮揚道佟康年等估費五十七萬有奇
且柳枝夫役照例議派民間不估錢糧今臣一切料
物盡照漕規價買而人夫皆見銀僱募約計所費不
過九萬餘兩按司道原估計之少費銀四十八萬餘

兩此皆
皇上洪福齊
天是以百靈効順將歷年大爲民害之決口不七月而堵塞
斷流也又往來運土全賴船隻江寧府知府孫芳承
造淺船一百六十隻於原
題價値之外又復捐貲三千餘金將船分外加大幷募
善駕水手六百餘名常川在工撐駕深得其益又揚
州府知府高得貴率屬造船一百隻亦皆堅固適用
幷催夫催料之克勤以及附近州縣協力辦料運土
者功俱難泯統容臣俟工完之日分別等第另疏

請敘者也所有淸水潭東西兩堤閉合龍門各日期臣
謹先疏恭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恭報完工疏 改運口
題爲恭報加挑運河酌改運口工完開壩日期并
題明高家堰清水潭二處工程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淮揚運河必須加挑臣於康熙十八年正月
十九等日破土築壩堵水斷流令山清高寶江儀等
各州縣分頭募撥人夫大加挑浚至三月二十六四
月初一等日盡行完工臣隨於四月初六日由新改
建運口開壩放水南下訖惟是既經開壩放水自應
力催糧船飛輓北上但清水潭東西二堤雖經閉合

龍門而埽上土薄必須大加壓實然此工就近無土
惟賴船運若糧船一行加以差使商民各船一齊擁
擠則土船挽運難前貽悞匪細臣再三籌酌不得不
將高郵南北西金門閘下板封閉嚴飭在工各監理
分管大小官弁飛督夫船上緊儹築至四月望後約
有八分工程於四月十八日啓板放船方稱萬全惟
是臣前疏
題明重運糧船五月內盡行過淮已經部覆在案今必
須再寬半月限期於六月望盡數過淮臣自沿途驅
儧務令八月內盡過天津不悞本年回空可也又高
家堰等處一帶臨湖堤堰已經臣築成面寬三丈五
尺底寬五丈五尺高一丈之堅堤矣而洪澤湖水因
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又經堵過八道湖水無從旁
洩日漸加長一遇西風則怒浪掀天竟有蓋頂潑漫
之勢且拔樁撤埽擊卸石工不一而足臣反覆思維
將五丈五尺之底加至寬八丈三丈五尺之面加至
寬六丈更於六丈堤面之上另築高六尺之小堤一
道並於湖內挖土填成坦坡以護樁埽石工將上年

題准加高石工三尺停止不加全以用土爲主約計所
費除原估續估之外更須增銀七八萬兩然此工一
成實可鞏固萬年臣將原估應挑運河土方酌量減
挑以所省挑河之資爲加高湖堰之用蓋加高湖堰
正所以永保運河也今不必更增錢糧移此就彼而
處處堅完永無他虞誠計之最得者也至此番挑河
臣委大小官弁一百餘員分頭儧督臣復不時往來
嚴加查察將
欽廷優敘之典處分之例三令五申時加勸勉能者獎勵

之不及者懲誡之各官弁莫不鼓舞奮發兼工疾儹
是以雖節省錢糧為別工之用而本河仍俱一律挑
濬見當日之河底如江都縣挑出唐開元年間所建
石閘高郵州挑出古井二眼各工挑出唐宋古錢并
爛木朽器等項甚多目今開壩之後自清口以達江
儀中漕寬濬兩堤屹立兼之運口已改黃流不復內
灌運河自無淺阻之虞可免屢歲挑濬勞民傷財矣
若夫各官弁効命勤勞并協撥人夫之州縣協助食
米之鹽商容臣分別等第另疏請敘者也臣謹一併
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恭報合龍疏 翟家壩九河

題為恭報翟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各日期仰
慰
睿懷事竊照淮河東岸上自盱眙縣之翟家壩下至山陽
縣之周橋閘計程二十五里乃淮揚運河上游之門
戶山鹽江高寶興泰等七州縣民生之關鍵也當黃
河未經南徙之時淮流安瀾直下此等去處原屬高
阜之地未聞水患迨黃流南徙奪淮入海清口以下
三百餘里之間淮為黃併水勢十倍於昔夫水行循
道止此河漕也下既為各水所聚泛濫滔天矣則其
上游本等之流勢不能涓涓暢注於是壅遏四漫而
此二十五里之間每被淹沒并山陽寶應高郵江都
四州縣河西低窪之區盡成澤國者蓋六百餘年矣
故明萬曆初河道廢壞雖不若今日之甚而清口淤
高堰潰與今日情形大畧相似彼時河臣潘季馴築
堤堵決束水歸漕治效班班可考然此二十五里之
地面不議加高者蓋明朝祖陵在泗居淮水之西故
停河東之障以為洩水之區也殊不知彼時物力頗

饒如處淮漲西漫何難兩岸並築大束全淮以滌清口之淤闢海邊之勢而顧留患於門庭歷年既久遂致成河九道使淮揚水災頻罹蠱見臣不能不致慨於季馴之以善治河稱而亦有此失著也今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大發帑金
命臣過爲修治臣隨力督該管各官次第興舉今據淮揚道副使劉國靖山清盱眙同知多弘安山清盱眙河營守備陳杰等各報稱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奉委堵築於康熙十七年十一月內督同各分管官弁分頭興舉內周橋閘南徐家口成河一道寬一百一十

五丈水淺七八尺丈餘不等下埽堵築於十八年正月二十日閉合龍門古溝東成河一道寬三十四丈水淺七八九尺不等於二月初四日閉合龍門古溝西成河一道寬十九丈水淺六七八尺不等於二月初十日閉合龍門茆家圍南成河一道寬二百四十六丈係漫灘水淺二三四尺不等於二月二十九日閉合龍門夏家橋成河一道寬三百三十丈七尺係漫灘水淺二三四尺不等於二月二十九日閉合龍門谷家橋南成河一道寬三百九十五丈五尺係漫灘水淺二三四尺不等於三月二十四日閉合龍門唐埂北成河一道寬一百丈係漫灘水淺二三四尺不等於三月二十四日閉合龍門唐埂南成河一道寬二十八丈水淺六七八尺不等於三月初九日閉合龍門翟家壩成河一道寬五十五丈水淺六七八九尺不等於五月初一日閉合龍門等因各呈報前來臣復行親勘果皆堅固見在培土加高是此凡成河九道之處計共寬一千三百二十三丈二尺爲從來未舉之工者業已盡合龍門矣此雖在工大小各

官効力爭先罔敢或懈然實我
皇上洪福齊天之所致也臣更查得山寶高江四州縣河西湖水諸湖向之萬頃汪洋茫無涯際者目今逐漸涸出臣擬設法調劑使四州縣河西見在民田高者不致頻騷低者不致頻涝并新涸湖地廣爲招墾俾積荒稍困之區漸成樂土庶幾增賦足民上下均利其間一切善後事宜容臣酌妥另
題外所有翟家壩成河九道各閉合龍門日期臣謹特

疏恭

報至山清盱眙同知多弘安攄處河干實心任事者業已兩載有奇臣屬各監理官中之勞績最著者以弘安為第一統俟工完之日與在工一切大小官弁逐一分別等第另疏請敘者也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再陳未盡事宜疏

題為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該臣看得

黃河之治否不特關運道之通阻而尤關民生之安

危

國計之盈絀必須再三詳勘始可得其要領彼時河水係極涸之候而臣所量河涯低處有高出水面六七尺者高處有高出水面八九尺一丈并一丈有奇不等者及自河涯以至堤工或遠一二十里或遠三四十里高峻之堤不過高過河涯二三尺卑薄之堤有與河涯相平甚至較之河涯反低二三四尺不等者大率以見在堤頂較之極涸之河流至高之處不過出水七八尺低矮之處僅止出水三四尺每歲伏秋雖遇雨少之年必長水五六尺若逢水發之際往往加漲丈餘夫以加漲丈餘之水而流至僅高三四尺之堤未有不漫頂竟過立成決口以遍淹田畝者矣上年水漲之時四野橫流一片汪洋茫無涯涘其蕭縣十七年分適穫堤漫決一十九處與十六年分石將軍廟吉門兩河口等漫決堤工均屬勢所必至寔

非人力所能防守者也至其漫缺之由蓋因河涯有
高卑之不同水一漲發卽從河涯低處漫流內灌頃
刻卽至堤根不數時而陡長數尺不終日而水與堤
平不兩日而水比堤高竟自漫頂而過矣臣是以議
建減水石壩欲使暴漲之水隨漲隨減隨流庶
堤外無漫積浸頂之虞堤內無泛濫奔騰之害已蒙
皇上俞允在案惟是減水石壩雖見在辦料興舉而臨河
攔水之堤亦屬必不可少查南岸自徐州城至河南
之虞城縣界北岸自徐州城至山東之單縣界通計

共長四百餘里內有見在連山與河涯原高從來水
不能到不必築堤之處約百餘里又有地勢稍高在
平時水漲間或漫流而減水壩一成之後不致漫溢
內灌可以暫緩興築之處約有百里其餘四州縣境
統計須亟築大格堤四千餘丈縷堤三萬餘丈大格
堤全係創築高八九尺一丈不等縷堤雖多創築而
亦間有加幫舊堤之處高四五六尺不等照例每方
給銀一錢四分通計約需銀十萬餘兩查此四州縣
地方例係民修工程然小民當疊災之後實難責之

枵腹力作若聽其自然又恐有潰決奪河之患臣反
復籌維查臣奉
命大修河道原
題准銀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餘兩內有
題定節省銀二十五萬一千二百餘兩伏乞
皇上俯念河防關係運道民生至重至大准臣於節省二
十五萬有奇之中動支銀十萬兩爲建築徐州州城
以上徐蕭豐碭四州縣緊要縷格等堤之用則不特
將來之運道無虞田廬可保而此際流離死徙之災

黎皆可招徠吞餬寓賑於工誠一舉而兩得有裨
國計民生誠非渺小也臣謹會同江南總督臣阿席熙
江寧撫臣慕天顏安徽撫臣徐國相合詞具
題伏乞
睿鑒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請留漕濟工疏
題爲亟請留漕濟工以救淮徐億萬生靈事竊照淮徐
所屬各州縣上年二麥被夏旱秋水災荒情形已經
督撫臣節次
題報在案臣因相度河工往來奔走目擊邳宿徐蕭碭
五州縣災荒爲各州縣之最已具淮徐異常災荒等
事一疏議將此五州縣漕糧改折舊欠緩徵等因於
本年正月二十二日題
請在案然臣前疏所敘乃係正月中旬以前之情形彼時

淮郡倘安粟米每倉斗一石不過值銀一兩粳米值
銀一兩二錢豈意數月以來饑民日多而米價日貴
粟米每石貴至一兩三四錢粳米每石貴至一兩六
七錢不等男婦大小挖草根剝樹皮而食者淮城左
右遍地皆是甚至鳩形鵠面之徒數十成羣白晝入
人之家哀求借貸不論其家允借與否凡見米糧公
然取去洪澤等湖空濶去處饑民百十相聚各駕小
舟攔阻商船假借米爲由覔行強取有協理河務通
判俞森因夫食艱難於遠處買米數百石堆貯清江

浦地方饑民乘夜竊取該通判驚覺起救率領家人
追趕但見倉皇逃命者悉皆婦女稚子不下一二百
人該通判止獲男子一二名其餘不忍深究聽其逃
去歸查貯米已失三四十石矣地方災困流離一至
於此臣焦心如焚不遑寧處念正月下浣較之中浣
情形業已迥乎不同則二三四月之間二麥未熟青
黃不接之時不知更當若何矣所幸淮徐併舉大工
無告之民儘可招之春鋤寓賑於工洵屬最善但向
來築堤每土一方用夫三名給工食銀一錢二分而

夫頭義民尚有羨餘以養其家口今臣
題增爲一錢五分且原擬二十丈以外取土而夫頭義
民之勤幹而所募皆壯夫者方能如式成堤若稍稍
怠緩混收老弱之人便有賠累之慮總緣從前舊例
俱係堤根取土累高成堤今則取土既遠而且徹底
夯杵是以費土費工也今饑民雖多而皆尫羸無力
之輩夫頭義民人等知其日食多而用力少恐致累
悞工程不敢一概濫收然淮徐各工見募之夫計已
有六七萬若再令增募可有十萬每夫每日必須食

米二升有夫十萬日需米二千石月需米六萬石迨
至麥熟之期約需食米二十萬石而淮徐各州縣處
處空虛全無儲蓄臣再四籌維惟有截留漕米以濟
夫食廣招饑民以事畚鍤仍倡督屬僚各各捐貲設
廠賑粥庶可使米價立平億萬生靈皆得拯救除頭
帮已經過淮漕糧臣不敢請留外伏乞
皇上俯允臣請將江南鳳徐揚鎮常等府十八年起運十
七年分正耗漕糧准臣截留二十萬石并請敕臣照
籌餉固所以足兵等事案內粟米每石折銀七錢粳
米每石折銀九錢之例將截留過粟米若干石粳米
若干石共該折價銀若干兩或即給臣爲大工錢糧
之用或於臣見貯大工錢糧之內撥還戶部充餉緣
由另疏題
請定奪至臣有此米二十萬石當即分發各監理官轉給
夫頭義民人等粟米作價銀七錢五分粳米作價銀
九錢五分以每石七錢九錢抵還戶部折價以每石
五分給運軍過運水脚之費其應給各丁行月等項
錢糧俱可盡行節省一面行令各監理官督令夫頭

義民人等毋論壯夫與尫羸餓夫一概招收力作凡
壯夫一名應給工食銀四分照舊以二分爲本夫日
食之用仍給二分俾其養家尫羸餓夫不能如壯夫
之用力者除本夫日食之外每名止量給米一升以
資其養家之用在饑民家口稍得餘糧存活之資而
義民夫頭亦免工程賠累之苦是爲兩利之道查東
豫災荒荷蒙
皇上浩蕩洪慈特遣大臣動帑施賑今淮徐災荒若此所
幸見舉大工儘可不必動帑但得截留漕米二十萬
石寓賑於工則米價立平殘黎俱可得所因念京通
各倉存米甚多留此二十萬石以救淮徐之民實爲
不得已之舉倘以
國儲不便多折臣請將江浙兩省十九年起運十八年分
漕糧內應改折之五十四萬餘石止折三十四萬餘
石少折二十萬石以抵臣
請留二十萬石之數如此一轉移間在
國儲毫無所損而淮徐各州縣億萬餓殍皆可力救且
可消地方之隱患迹各處之工程兼使人心稍寧得

以安業布種則本年更可望其有麥有秋其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誠非渺小也事關地方亟大急務貼黃難
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迅賜議覆速行徵臣遵奉施行

再請留漕濟工疏
題爲亟請留漕濟工以救淮徐億萬生靈事該臣題經
檄行淮揚道等催令徐鳳揚鎮常五府州屬起運漕
米稍船速赴截留工所去後彼時因徐鳳二屬米數
無多而揚鎮常三屬漕糧又因山清高寶江儀六州
縣大挑運河處處閉壩不能飛渡各工無米接濟適
有六安衛廬州衛領運廬州府屬六英霍三州縣正
耗米二千五百餘石運至清口又有淮安府屬清河
桃源睢寧三縣之米皆在領兌堪資接濟查臣原題

疏内雖未議留淮廬二屬之米然總屬漕糧不得不
就近取便以濟當時急需至於二月間淮徐一帶粳
米每石值銀一兩七八錢粟米每石值銀一兩三四
錢而且無從購覓日見騰貴人情惶惶難以名狀蒙
皇上深念鳩鵠災黎饑餓無告特准截留漕糧二十萬石
臣
勅議先行最爲神速臣自欽奉
命綸之日即便遍張曉諭小民咸戴
君恩歡呼遍野而行米價不數日而每石頓減銀數錢不

半月而碾熟粳米止賣銀一兩一二錢不等矣人心
賴以安定地方賴以清寧此皆
皇上如天之仁有以致之也迨至四月終旬二麥漸熟雖
因旱不能俱收而各處間有薄穫各夫爭食新麥領
米者少臣揆情度勢不得不將原議截留之大河衛
二三等幫領兌常州府屬之米仍令輓駕北上也今
行據淮揚道副使劉國靖查明冊報前來計臣題留
過徐州等衛所領兌徐鳳揚鎮淮廬六府州屬康熙
十八年起運十七年分兌改正耗漕糧一十六萬八

千九百一十石七斗七升二合三勺五抄五撮九圭
六粟二顆八粒九黍一稷七穄七秕九粞三禾內粳
米一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石二斗一升七合八勺
二抄八圭八粟七顆五粒五黍六稷七穄一秕七粞
三禾每石折銀九錢計銀一十三萬八千九百八十
七兩一錢九分六釐三絲八忽七微九纖八沙八塵
一渺四莛五漠五逡七巡又粟米一萬四千四百八
十石五斗五升四合五勺三抄五撮七粟五顆三粒
三黍五稷六秕二粞每石折銀七錢計銀一萬一百

三十六兩三錢八分八釐一毫七絲四忽五微五纖
二沙七塵三埃四渺五漠四莛三濱四逡二共銀一
十四萬九千一百二十三兩五錢八分四釐二毫一
絲三忽三微五纖一沙五塵三埃五渺五漠八莛八
濱九逡七巡此項銀兩本應於大工錢糧內撥出報
部充餉但臣奉
命大修河道
題准銀二百五十餘萬兩前此戶部撥給過銀一百四
十九萬餘兩已將用完見在咨部添撥此項米折銀

兩相應仰請
皇上勅部算入添撥微臣大工錢糧數內以免反復撥解
之煩至節省過截留各船應給行月本折銀米數目
容俟該糧道冊報至日彙咨達部其民間私貼各軍
贈銀贈米各軍於領兌之日久已用去臣俱循照從
前留漕舊例概行免追又各夫所出每石水腳銀五
分俱給各軍爲守候開壩運米赴工陸續分發入夫
等項數月盤纏日食之資若夫截留米數雖較原數
少留米三萬一千餘石其江浙二省十九年起運十

八年分漕糧所折五十四萬石之內應否仍各徵本
色十萬石起運以足
天庾統聽部奪臣謹一併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修運河疏
題爲亟請併修河北運河以爲輓漕永利之謀事竊照
江南河道自徐州州城以下歷靈璧睢寧邳州宿遷
桃源淸河山陽安東九州縣黃河幷淸河山陽寶應
高郵江都五州縣運河以及山陽盱眙二縣臨湖等
一切河身堤堰案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准發帑金二百五十一萬餘兩
命臣大爲修治臣稟遵
俞旨力督監理分管官弁將敬陳經理河工事宜各疏內
一切工程上緊儧催約計已完十分之七其餘未完
見在儧築又經理河工案內工程之外有臣續題大
修歸仁堤幷修徐州州城以上蕭碭豐等四州縣縷
格等堤三萬餘丈以及堵築宿遷縣楊家莊大凌口
等三案工程亦在分頭興舉工完之後如該管文武
官弁兵丁人等果能勤於加修依法防守自可永無
阻運殃民之患惟是駱馬湖以北一帶河道寔爲漕
運咽喉斷須亟行併治以爲一勞永逸之謀也查重
運糧船自過淮出口之後溯黃河行一百七十餘里

而抵宿遷又十餘里而進駱馬湖口一片汪洋由湖面行四十餘里始得溝河又行三十餘里至窑灣口入邳州境溝河有三道東則由錢家屯陶頭集以達窑灣西則由溫家海萬家集以達窑灣中則由九龍廟萬家集以達窑灣此三路溝河向來俱可通舟近因徐州花山口黃流下注將中路淤斷尙存東西兩路其駱馬湖水勢在夏秋盛漲之時深處有水八九尺淺處亦有五六尺不礙舟行而冬春水涸之際深處不過四五尺淺處止有尺餘一二尺不等甚至僅

有水數寸者一切船隻俱難飛渡臣思駱馬湖行運已將十年何至今日而淺阻若此因而遍歷湖干廣爲諮詢始知駱馬湖底原係低窪田故明先年河道安瀾俱皆耕種明季黃河屢決河底墊高常有漫溢之水將其中最窪之處停積不流遂有駱馬湖之名然亦不過中間數十頃至於四旁之地夏秋則間有漫水而冬春則俱皆乾涸彼時官民船隻盡由董口而行及嗣此之後黃河又復屢決河底愈加墊高至康熙八年董口淤斷將此數千頃地方盡成大湖康

熙十六年以前黃河底高水出漕上雖遇隆冬極涸之際而水面低於河涯不過二尺河水尙浮行地上故駱馬湖之水亦盈自康熙十六年楊家莊退堤潰決大溜北瀉甚速宿遷黃河之底較前稍深隆冬之時水面低於河涯不下六七尺河水漸行地中是以駱馬湖亦漸有乾涸見底之勢也臣於本年正月慮稍重運特委監理河務同知黃道弘宿桃河營守備劉文道等督率船夫撈浚除河兵浚船不計錢糧外共用過日工人夫四萬八千餘名方將十八年起運

十七年分重運糧船浮送北上然係水底撈土爲力甚難挖成河溝而風浪飄擊不久仍必與平況臣奉
命大修河道兩岸盡行築堤復建減水石壩使本等之水安流漕中加漲之水減出壩外立法修防久而不替則河身日深湖底既涸則漕艘無從北上若歲歲撈浚窪無底止不特糜費錢糧人力於無用之地而勢必有悞漕運甚爲可慮臣反復籌維必須另挑新河一道此應挑之新河查前河臣雖多會議於董口以西挑水旱工程三十餘里彼時因工用浩繁重運已

迫是以暫停蕭口以西之工而止挑駱馬湖東迤墩
郎河七百餘丈今此河之北一望三十餘里盡皆淺
涸萬難復行不得不仍於湖西另挑也但若照前議
由蕭口挑起則不下五千餘丈爲工太遠爲費加倍
今臣勘得應於阜河地方挑旱工一千八百丈水工
六百丈共挑河二千四百丈便可直接溫家溝水淺
之處此河二千四百丈挑起之土卽以之堅築兩岸
堤工四千八百丈面寬二丈底隨地勢高低倚形陡
易以定寬窄不等每丈牽用土五十二方共用土二

十四萬九千六百方每方連挑河築堤水工旱工牽
給銀一錢七分共需銀四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兩又
水工堤一千二百丈用草牛小埽塡埂攔水每丈需
草一千束每束價銀二釐六毫共需銀三千一百二
十兩又於河口建雙金門大磯心石閘一座椿石灰
鐵等料幷匠工人役共約需銀一萬六千兩以上通
共需銀六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兩又溫家溝起歷窑
灣口至邳州境內之徐塘口共程七十餘里兩岸共
約長二萬六千丈一律俱係平灘全無堤岸而且從

未興修每年水漲之時一片汪洋水涸之際露出兩
岸水沖缺口共有三十餘處約計共長一千餘丈堵
塞之費椿埽草料約需銀二萬兩又堤工二萬六千
丈築頂寬二丈底寬五丈高五尺每丈用土十七方
五分共需土四十五萬五千方取土遠近不等近者
一錢五分遠者一錢七八分牽算一錢六分共需銀
七萬二千八百兩又東堤應建減水涵洞十座每座
約需椿石工料等銀五百兩共需銀五千兩以上通
需銀九萬七千八百兩二共通計需銀十五萬九千

三百五十二兩此工一成則東省河流徑直下注存
本等之水於河漕之中而洩積漲之水於涵洞之外
堤工堅固運道無虞誠一勞永逸之計且可使邳宿
二州縣不沉積窪之田逐漸涸出以足從前額賦有
裨
國計民生良非淺小其所需銀兩查河庫近年節存紓
可抵十分之四其餘不敷容臣於各工內百計設法
力圖節省以濟此至要之工時當餉絀之際不敢更
請錢糧以煩司農仰屋至此邳宿二州縣運河既經

創築堤工以計久遠則守護修防斷不可廢臣擬於
宿桃河營調把總一員畚汛宿遷運河堤岸到睢靈
璧河營調把總一員畚汛邳州運河堤至二州縣運
河既已畚設汛弁尤須設兵以資修防但河庫錢糧
不敷不能再議增兵臣反復籌維查山清盱眙縣營
所屬武家墩歷高家堰高良澗周橋閘以至翟家壩
一帶臨湖堤堰見係每四十五丈設兵一名蓋以此
堤係淮揚二郡百萬生靈之保障誠不可忽也然臣
先因洪澤湖萬頃汪洋每遇西風則怒浪掀天拔樁

撤埽擊卸石工是以議於堤內加幫寬厚堤上更築
小堤湖內塡成坦坡等因
題明在案至於湖內坦坡原擬照每高一尺塡坦坡五
尺之法以塡出水面爲準俾護樁埽石工及仍令各
官督夫塡築臣往來勘閱目擊堤外坦坡較之堤裏
之幫堤更爲得力但每高一尺塡坦坡五尺實屬不
敷於是將堤內應幫之土酌量移加堤外凡高一尺
之堤加築坦坡八尺凡一尺之水亦塡成坦坡八尺
將樁埽石工盡行淤埋土內地亢水淺之處每丈用
土三十八方有奇水深地窪之處每丈用土一百三
方有奇目今工程約有八分其已經全完之處雖歷
遇奇風而大浪將抵坦坡其勢便殺從前掀天撞擊
之形絕不再見洵稱堅固之工工既極固則汛防稍
易臣擬酌調湖堰汛兵百餘名移防邳宿運河即或
仍有不敷亦於各營修防稍易之處量調足用再照
此工乃運道至緊之工康熙十九年春運漕艘必待
此工告成方能銜尾北上時日無多若候部覆方舉
恐來年春運太遲則回空必悞臣已一面嚴督邳睢

靈璧同知蘇揞等分頭興工約計來年五月可以濟
運臣謹一併
題明貼黃難盡伏乞
睿鑒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因河命官疏

題爲再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未盡事宜事竊照山陽
縣黃河兩岸計長不下四百里向止設管河主簿一
員蓋該縣向來工程惟至白沙爲止自白沙而下歷
雲梯關以達海口原俱置而不問今臣奉
命大修爲一勞永逸之計雲梯關內外俱經築堤是以縣
遼如此夫工程既如此之遼斷非一主簿所能料理
查該縣沿河一帶有馬邏司巡檢羊寨司巡檢二官
儘可責成分管臣

請將山陽縣北岸淸河縣界起至安東縣界止南岸淸河
縣界起至蘇家嘴止一切河堤工程俱責成該縣外
河主簿管理其南岸自蘇家嘴起至雲梯關止一帶
工程責成馬邏司巡檢管理其雲梯關外南北兩岸
河堤工程俱責成羊寨司巡檢管理庶無工遼貽悞
之虞又邳州幷宿遷縣運河乃漕運必由之地最爲
緊要臣因駱馬湖淺涸難行另議改挑新河由皁河
出口幷
請大修兩州縣運河堤岸尤須特設專員管理查邳州止
有州判而無州同其州判一官專管黃河離運河近
者六七十里遠者百餘里不等萬難兼顧臣
請添設邳州州同一員駐劄猫兒窩將邳州百里運河責
成專管至宿遷運河專管需員查歸仁堤工見設主
簿一員本工非漕運經由之地且有弁兵防守儘可
將宿遷南岸堤工一併歸併管理臣
請將宿遷歸仁堤主簿孫文龍改爲宿遷南岸歸仁主簿
將宿遷南岸主簿傅志桓改爲宿遷運河主簿如此
則一切要工各有專員料理措施既當責成俱專自

可無貽悞之慮有裨運道良非淺鮮至於應補官員
統俟奉有
俞命之後容臣將勤幹著勞之員另疏題
請可也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事第七疏內
題明倘有未盡事宜應損益增減者容臣臨期分別或
竟行或入
告等語經議政王等會覆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係添設官員調撥管轄事宜是用特疏
題請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恭報水漲疏

題為恭報淮徐河湖異常水漲情形事竊照本年自入夏以來旱魃肆虐徧野焦枯災荒情形節經各督撫

臣

題報在案臣恐亢旱之後必有大水而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澗翟家壩等一帶臨湖堤堰并山陽南岸三百里黃河堤工為轉漕運道并山盱高寶江興泰等七州縣民生關鍵於是力督各監理分管等官鼓舞人夫上緊搶築至八月之杪九月之初方據報山陽南岸堤工次第築竣其武家墩等一帶臨湖堤堰僅僅墩完堤外坦坡正在酌量復帮堤內戧堤并更加堤上小堤間忽於九月初七日據徐屬同知祖文明徐屬河營守備唐建功等各報稱奉臣牌行令該廳備將徐州州城以上并蕭碭二縣南岸堤工會同細加覆丈以便部文一到立即興舉等因該職等隨於八月十九日自徐州郭家嘴勘量起歷王家山北辰集郝家集單趙家集丁木集黃家口侯家口定國寺魏家莊於二十二日至毛城鋪不意天降大雨數日不

止平地積水職等坐守數日擬待天晴丈量畢竣期二
十六日又兼黃水陡漲出漕漫灘由舊缺口南下一
片汪洋必俟水退方能丈量等因臣恐更有新冲缺
口復行嚴查去後續於十月初四日據該廳申稱本
年黃河水勢較之去歲更大八月二十六日忽然陡
漲普面溢流由康熙十七年之馬家廟柳園西等十
九處漫缺舊口內分流南下並無更冲新口等因又
據蕭縣知縣邵瑗報稱八月二十八九日黃水泛漲
平地水深數尺合縣田畝盡被渰沒等因又據宿遷

縣知縣胡登岸報稱九月十三四日之間水從西來
勢甚洶湧日夜加長將田畝盡行渰沒等因又據徐
州宿州靈璧虹縣泗州等各州縣俱報大水陡長處
處漫渰等因臣查徐州州城以上堤頂卑於河岸而
蕭縣爲尤甚夏秋泛漲普面漫溢冬春水落仍復歸
漕歲歲皆然已非一日矣康熙十七年七月內黃河
陡漲漫缺蕭縣長堤馬家廟等九處縷堤柳園西等
十處臣用水平法逐一量勘灼知見有長縷二堤俱
在低窪之區實不堪守故於本年七月內爲再陳經

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案內
題請動用各工節省銀十萬兩另築近河堤工蒙
皇上軫念民生
俞綸隨沛乃部文未到而水已大漲臣恐此大漲之水必
由蕭宿徐州靈虹泗州宿遷等州縣直注洪澤湖撼
擊新築未完堤堰於是復加嚴檄飭令山清盱眙同
知多弘安力督各官毋分晝夜飛速催工去後迨至
九月二十五六七八等四日之間洪澤湖水陡長七
尺臨湖一帶堤堰悉皆漫上坦坡高過舊石工一二

三尺不等直上新加土堤計土堤之頂不過出水面
一二尺不等而六安溝等披窪之區水面將與堤平
加以連日西風怒浪掀天萬分危險所賴坦坡雖沒
水內而堅固異常緊護各工且極大之浪一到坦坡
之上其勢便殺故凡一切椿石埽料絲毫不損較之
本年正月二十三日湖水涸盡之時風暴驟起卽便
拔椿撤埽擊卸石工者其情形之安危已不啻天淵
之別今臣一面飛督該同知等速催堤內戧堤堤上
小堤并於十月初十日暫開高良澗閘洩水歸高寶

諸湖以分殺洪澤湖之勢日來水勢少定可保無虞
此武家墩高家堰高良澗翟家壩等一帶臨湖百里
堤堰之情形也又黃河堤工惟山陽南岸攸關最重
臣於本年四月內令各官一槩築至高出水面八尺
為度然仍慮新築之土不耐水浸且減水石壩尚未
砌完誠恐驟長之水無路宣洩必傷新堤是以將清
河縣北岸張家莊舊決口河形一道不及築堤留為
洩水之地今黃河之水普面暴漲洶湧異常自九月
二十七日於河灘低處出漕起至二十九日兩岸盡

行漫漲一望瀰漫即由所留張家莊舊河形內分洩
北注然張家莊雖經分洩北注而山陽南岸之馬邏
盧舖一帶共新經加高八尺者今止存堤頂一二尺
不等而侍家塢堤工之頂僅高出水面八九寸危險
之狀更為至急臣見在飛檄該管官弁於已成之堤
頂上加築小堤以防意外今水勢雖滿急非常而不
復加長似亦可保護無虞此清口以下三百里黃河
堤岸之情形也至於山清運河自九月二十六日淮
湖陡漲之後一體大水急流奔湍迨至十月初一日

竟與堤頂相平處處有漫溢之勢淮城民命危殆異
常臣方在勘閱雲梯關上下黃河堤工而管河道廳
營弁報文臣即飛馳旋淮與該道廳商一宣洩之途
而坂閘河西戚家橋老堤係康熙八年舊沖決口底
埽腐朽竟於十月初三日黎明時分平折下陷鼓開
數十餘丈其水由舊河直注淮安之西湖下寶應汜
水界首高郵等湖而去此工一決而河水頓落淮城
數百萬生靈方獲安枕且運河之水究竟與全湖大
河有間而臣見在集料興工剋期堵塞不足為民生

運道之患惟凱旋大兵船隻因決口迤下有新淤淺
工一段并龍汪閘水溜湍急上閘艱難不無有稽遲
之處然臣見在委官挑淺下埽不過旬餘即可通行
無阻此運河之情形也臣伏思
皇上宵旰憂勤無刻不以民生疾苦為念故雖當軍興餉
絀之際而不惜動支數百萬正項錢糧
命臣大修河道臣仰戴
皇上如天之仁惟求有濟於民與
國計是以於修治河工一切事宜雖經臣具疏

題定而閱歷既久之後凡有應增應減仍不憚隨時酌
改以期有當本年大水臣雖曾料到而實不料如此
之大由今以思設或春間不照臣原題猶題將高堰
石工五千餘丈加高三尺而不填築水內坦坡則此
時百里湖堤盡行毀壞湖堤一壞則淸水潭立即併
潰不特所費
朝廷金錢百餘萬兩無可收拾而從此民生之昏墊運道
之梗阻殆無巳時矣然水內坦坡之工實由於正月
二十三日之風暴拔樁撤埽擊卸石工而後定計此

誠
上天曲體
皇上憂勤愛民至意是以於甫經立春之後而忽降此異
常風暴懲戒臣等亟為改圖以保此民生運道也至
此番大水詢之居民皆稱較之康熙十五年又加二
尺良由於半年亢旱聚雨瀉於一時是以若此陡漲
也邇來自微臣以下一切所屬大小各官莫不東奔
西馳心胆俱碎今豫省幷徐邳水勢消落歸漕巳經
半月淮屬河湖水雖未退而巳不復加漲一切緊要

新工幸俱獲保無患惟是運河舊堤悉皆沙土一逢
水漲卽便可虞者實不止於板閘河西一處今臣擬
徧為相度凡舊係堵塞埽工幷沙土单薄埽灣受刷
之處俱另行酌量再加寬厚以為來年伏秋捍禦之
計其需費銀兩統於大挑節存數內通融動用總之
嗣此以後臣益當細心竭力百計綢繆凡應損益增
減之處隨時確酌舉行不敢膠執煩瀆惟求一勞永
逸務為萬全之計以仰荅
皇上宵旰之慮耳除豫省水漲情形經豫撫臣董國興會

疏
題報幷板閘河西決口見在興工堵築其疏防各官職
名巳經嚴行查取俟詳至另疏
題參外所有本年淮徐河湖異常水漲情形臣謹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經理未竣工程疏

題爲

題明經理未竣工程幷塞新漫缺口各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臣蒙

皇上殊恩委以督河重寄既因庸劣無才工程不能蚤竣而又値道奇雨以致復多漫缺臣罪實深已於另疏

請賜處分矣惟是天災何可測度所恃人力以補天工耳今奇雨漫堤終由於人力之未盡而臣旣遇此奇雨則所以糊繆於將來者更不敢以不寄是

上天降誠所以彰臣之罪啓臣之愚而實則爲

國祚於萬世鞏河道於久遠也臣謹將歷來經理之原委與目下堵築之緩急以及曲關善後之計敬爲我

皇上陳之念臣自拜

命到任之日目擊運道梗阻民生昏墊情形不禁憂心如灼彼時遠近之人皆云河道壞至今日必無可治之理代爲臣危謂臣半生功名此番盡付流水而臣愚以爲世無必不可爲之事惟視人之用心用力何如耳況

天庾玉粒歲歲必須挽運乃自黃流斷淮之後河底日淤伏秋尙且膠舟冬春水落之時幾至斷流矣豈可因循貽悞於是偏閲河干畢誠揣度實見此時河道有必不可不治之勢而又實有可治之理臨將尙書臣

伊桑阿等

題請興舉之工行令各屬估計前來共需銀四百餘萬而臣細閲冊內雖從極堅起見但軍興需餉安能措如許多貲於是再三斟酌從至省至減科之止估銀二百五十一萬餘兩具經理河工事宜七疏力請修治彼時臣之親友見臣屢疏力請知臣者矜臣之愚

忠不知臣者目臣爲癡妄且以臣估費既少而自任甚力自限復嚴不存絲毫退步耳夫臣雖至愚豈不知凡事當留退步庶可爲日後免咎之地況治河之事何等艱繁人人皆曰難而臣獨言之若易臣豈眞癡妄一至此哉祇以今日河道既不容於不治然當百務廢弛之時官則以因循觀望諉卸爲能役則以扣尅侵欺設法冒銷爲事而地方姦詐之徒乘官吏之不肖拿問設騙共蝕河帑獘實無窮臣承極

敝之後安敢不力挽頹風是以估計必從極省先絕
上下之覬覦限期必從極嚴更杜官員之怠玩漫鉄
必報以除其誑决之心責成必嚴以去其諉卸之念
惟期盡人事而不敢諉之天災竭人力而不敢媚求
神祐此臣一點血誠請苟如此庶可固屬員之志氣
清從前之錮弊以期治效之必成也矧臣自官學生
拔至總督受
皇上如此恩遇臣雖粉骨碎軀不足仰報萬一乃當此大
任而先自欺以欺

王留退步以與卸過卽或
皇上不卽加誅而
天地亦安容此不忠之臣於
堯舜之世是以惟勉竭臣愚而不復顧慮一已之退步
私便也迨旣奉
俞綸竭蹶興舉臣往來察勘又見得黃河之水消長不時
一經長與堤平卽便漫堤而過必須籌一逐漸宣洩
之法以期久遠於是議建減水石壩通計宣洩入海
之途共寛一百餘丈臣愚以爲僅可洩伏秋之暴漲

矣迨至十八年秋間上流霪雨黃水陡長丈餘臣因
而更加測度細揣黃河受水洩水之勢必得有三百
餘丈宣洩入海之途方免翻潰於是行令各官逐一
增添以洩黃漲又將高良澗周橋二閘改爲十丈寬
減水壩二座幷將武家墩廢閘亦改爲減水壩分洩
湖漲更於寶高江三州縣各建減水壩一座以洩上
流減來之水據臣之愚以爲如此料理似乎稍周可
以無患豈知今年雨澤甚多端午節前湖河業已平
滿方在催砌減水石壩圖速竣以資宣洩詎不意五

月二十四日之後霪霖霧霈兩月不斷湖河相連水
高於堤以致未完新工與遠年舊工平漫過者五
十餘處此番奇雨詢之老年之人皆云從未之見然
既已見於今日安知不復再見於他年惟因此奇雨
而更求善後之誤此臣所謂
上天降誡所以彰臣罪啓臣愚而實則爲
國祐肇河道者也玆臣承此降誡復加揣摩所須於黃
運河湖分頭再添建減水壩數百丈幷加挑爛泥淺
引河多引淮水會合黃流安瀾暢注庶蹟此以往

常之水涓滴不洩可使河底日漸刷深泛溢之水隨
消可使河堤免於漫缺即或再逢霪雨而奇災亦無
壅遏漫潰之慮方稱萬全也至於新經漫堤過水已
成缺口者約有二十餘處若斯時急行堵築所需工
料浩繁臣擬俟天氣大晴水消土見之時併力興修
可以省費大半其所需銀兩統於大工內節省應用
不敢更請錢糧蓋敬陳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內一切
工程臣原請二百五十一萬餘兩題於康熙十七年
請建減水壩并酌改運口兩疏內

題明節省銀四十萬兩及拜疏之後臣復加籌酌既建
減水壩則堤工不必太高原議築遙縷堤兩道者止
須築縷堤一道徐邳睢寧宿等五州縣并桃清北岸
原議除民修舊堤之外民復加築縷格堤者亦行停
止惟催民夫速幫舊堤約可再節省銀五六十萬共
擬節省銀一百萬兩以備他工之用不意十八年春
間淮徐處處大饑小民救死不暇安能枵腹幫堤然
各州縣兩岸舊堤殘缺與常若俱緩待民修勢必立
成大患事關重大不得不將應民修之堤擇其卑薄

至極之處亟動錢糧募夫幫築計費過銀九萬餘兩
又高家堰一帶塡築水內坦坡等項先經增估銀八
萬兩續因去冬黃流助虐湖水將平堤頂兼之大風
時起浪高丈餘拍堤而過是以今春又分外加高并
水內坦坡每丈多塡土三十方不等計續估八萬之
外又多用銀三萬餘兩尚未完工將來大晴水落之
後必須再加土方銀四萬餘兩始能一律告竣又山
陽縣南岸潘家堝等處各險工大溜逼堤雖經下埽
防護然實爲淮揚兩郡保障不得不於遙程加築遙

堤一道起包數險以防意外計費過土方銀二萬餘
兩又十八年春加挑運河案內多挑永安新河并高
郵城南淺工共費銀一萬五千餘兩又楊家莊南岸
先挑濟運引河因下多淤土經今兩載寬深如舊並
未刷開誠恐楊家莊合龍之後水壅不行或生他患
是以又復加挑大引河一道計費過銀一萬四千餘
兩又酌改運口案內原議永閉新莊閘今糧船由七
里閘出束水磡後臣相度形勢又於加挑運河案內
多挑支河一道使新莊七里二閘俱可通船由束水

磡但束水磡僅砌石磡十餘丈原未估底豈知大水漲發之後往往蟄陷雖經下埽防護而船隻出口之艱與當年打新莊閘無異臣再四斟酌必須將束水磡改爲有底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帮大橫堤一道隔攔湖漲計共須增銀二萬餘兩又加浚爛泥淺引河增建減水壩數百丈所需料物人夫百計節省約共需增銀十二三萬兩以上各工共銀四十五萬兩內有在原估數內積報節省而勢難節省者有不在原估數內而勢屬必需者統計臣原估費二百五十

一萬餘兩者將未完工約用銀一百九十六萬餘兩原擬節省一百萬兩者今止可節省五十五萬兩至此節省之數先因大修歸仁堤敘築徐州州城以上縷格等堤堵楊家莊决口三案會經

題准動用節省銀四十萬兩又併修邳宿運河案內

題明鈌費十分之六動用節省銀九萬餘兩仍存銀五萬餘兩以爲新漫各處工缺口補苴之費至臣

題明河工事宜每與原疏多有增減蓋臣凡舉一工其中必力圖節省其原擬節省之數乃臣不敢欺

君之血誠故不敢稍留退步也又以河道爲

國家重大之務斷須慮出萬全而臣智識短淺不能一慮即周故不憚隨機酌改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疏內會將嗣後凡有未盡事宜應損益增減者容臣臨期分別或竟行或入

告等語

題明在案此臣承河道極敝之後凡有當綢繆之處不敢不竭盡心力以期必濟至臣負罪之下更陳善後之圖者實因此番奇災出於萬分意料之外而既有

此意外之奇災則不得不傾盡萬分之人力此尤臣披心瀝膽雖萬死而不敢避者故不得不備陳原委

仰祈

皇上之俯鑒也若夫臣原

題經理河工七疏內工程并築此新漫各工以及加浚爛泥淺大修歸仁堤敘築徐州州城以上縷格堤併修邳宿運河等一切工程俱可於明春三月限期左右盡行完竣惟減水石壩原擬明年夏初可完不意今歲五六七月連綿大雨塘水占溢匠役束手臣又

添埽數百丈必得來秋方可告完也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築埽挑河疏

題爲
題明築埽挑河併寬漕運限期事竊照微臣奉
命大修江南河道必使黃河盡歸故道會淮入海無旋堵
旋決再釀奪河之患方敢謂之完工今石工岡埽雖
酌加工食十分之五於通省遠募石匠二千餘名飛
星催砌然工程浩繁必俟來秋方能盡行告竣其餘
一切隄工來春三月內俱可全完至於宿遷縣楊家
莊大決口中泓止賸四十餘丈見在加緊進埽來年
二月可以閉合龍門惟是楊家莊以下至淸河縣境
一帶河身向有茶壟城古城劉買君廟基蔣溝腰鋪
等淺工數處每至隆冬即便淺澁雖設法疏濬而他
處俱已深通惟此數處不能見效加以今歲異常大
水泛未刷開揆厥所由總緣河道變遷是以河底墊
高已非一日見在河身未必盡是故道此等去處其
下非係純淤即屬岡土若聽其自然則大溜不能急
下楊家莊大工勢必多費料物更慮合龍之後一時
冲刷不開又生他變亦未可定臣再四籌維必需來

此冬盡水涸之際於楊家莊引河上口築壩斷流將
此淺工數處逐一挑濬庶上流毋進一壩下流多刷
一分及至合龍之後水到成河方保無患也但今年
糧船先因重運徵兌稍遲繼因黃淮交漲挽閘艱難
以至抵通亦晚迨回空南下又遇凱旋兵船停泊讓
路而今歲天寒較早未過冬至河流即便凝結見今
尚有一千餘艘凍阻黃河之北臣雖嚴督文武官弁
設法敲氷然氷凌頗厚晝夜督催日行不過數里及
里許不等兼之黃河凍實來往行人履氷而渡目下

不能即歸約計各船過淮之期已在歲除之後若待
至彼時方始挑濬則桃汛將屆勢必貽悞大工攸關
非細今臣擬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閉壩斷流飛集人
夫過淺即挑限十二月二十五日告完更將清口爛
泥淺一帶應加挑挖疏濬之處亦行一併濬挑期於
同時俱竣一經挑完隨即開放將見在凍阻回空務
於正月望前催過淮安赴次受兌則來年重運不出
五六月俱可過淮是漕糧仍無貽悞而大工獲免意
外之虞有俾運道民生良非淺鮮矣至於挑河人夫

工食約費銀六七千兩但既將淺處挖濬則河流易
下大工料物可圖節省統於原估錢糧內通融動給
可也除一面如期築壩挑河外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挑河避險疏

題爲

題明挑河避險請再寬限漕運事竊照塞決必先疏下楊家莊合龍非遠乘時挑濬下流淺工以免他患緣由業經臣具疏

題明見在分頭僱挑刻期告完惟是桃源縣境內舊有九里崗上渡口雞嘴壩烟墩龍窩等五大險工每年歲修之數不下一萬四五千金自康熙十六年楊家莊潰決之後各險俱爭每年豈加搶修并未多用埽料今全黃復故而舊埽腐朽勢必徹底鑲套大加防

護內除九里崗一工先經挑挖引河改濬踏中外其餘四工約其所費不下一二萬金當此河帑匱絀之時凡有可以節省之法臣安敢不力為圖維今再三籌酌相度情形龍窩一工必須稍寬壩臺加意用埽其烟墩上渡口雞嘴壩三工盡可於對岸各挑小引河一道即將挑河之土塡塞河身築成攔河土壩二工所費統計不過二三千金而引河既成將來惟築防土壩則水到舊工止於掃灣回溜不至十分危險伏秋埽料可省過半又桃源李家口地方河身直逼堤根而本工原無丁頭底埽危險更甚亦須乘時一律速挑引河以避極險臣見在設法募夫分頭僱挑然非至正月望日不能告竣是臣先

題十二月二十五日閉壩放船正月望前將回空盡行催過淮安者應請再寬兩旬至二月初旬方可過淮赴次受兌然總可不悞來年重運也又山淸高寶一帶運河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五疏內

題明每河一丈挑土八十四方後三次挑河每丈共止挑土六十六方內山淸兩縣河身之土俱係浮沙十

八十九兩年大水竟將浮沙刷去止挑六十六方之處盡行寬深計其刷去之土約有一二百方不等見今淮城以上水面較之康熙十六年之河底尚低數尺且當此隆冬水涸之時而河內仍有水五六七八尺及丈餘不等惟寶應界首一帶當日被湖水橫冲入河敵任黃流以致盡是淤泥雖遇兩番大水竟未刷開目前之水僅有三尺以行運而論原可無悞但上流浚通而水至此處被膠淤緊不得暢注未免有

傷堤岸臣復爲思維黃河既在築壩加挑引河以省險工之多費不若乘時將實應運河淤泥之處亦復再爲挑濬二三尺實大有益於運道者也除一面集夫加挑俟工完之日核明土方工價將黃河四險引河入歲修案內

題銷實應加挑運河入大工案內彙銷外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三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四

治河題稿

請借錢糧疏
題明放水日期疏
酌改河員以重責任疏
報明挑完阜河日期疏
再報河漲情形疏
恭報楊家莊合龍疏
謹陳歲脩疏
恭報大工水勢疏
恭請欽差閱工疏
詳陳聽說疏
恭報進京疏
請將修蕭渡工疏
恭報回工疏
加修善後工程疏
請添河員疏

故宮博物院藏書

恭報兩河險工官員疏
謹請加修疏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 光烈 文全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四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藁

請借錢糧疏

題為請撥借錢糧以濟要工事竊臣謬膺治河之責蒙
皇上發帑金二百五十餘萬兩
命臣大為興舉臣考求諮訪而知河身之積淤墊高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是以臣或於從未築堤之處增築堤工或於從未建閘壩之所增建閘壩蓋皆就今日

之河求今日之治籌酌再三而萬不能已者也念請發帑金既有定額自不容於額外又滋多費臣朝夕悚惕惟有茹荼率屬力圖節省以求無絀而已臣於上年核收支之數額帑尚有餘贏不意變遭霪雨奇災補苴未免多費嗣後通盤合算僅足敷用已無餘存矣且此僅足敷用又有實係存銀而猝難應目前之急用者如餘存樁木石由鐵錠鐵鍋等項物料值銀二萬餘兩又各監理官名下有夫頭掛欠銀四萬

餘兩查此二宗原係額內之帑其料物皆可供將來
歲修之需夫欠亦皆可責成追取然一時不能濟用
則應找發各工之銀便缺少六萬餘兩矣至於臣另
疏所議楊家莊毛家宅白洋河等處應開一丈六七
尺之淺引河三千餘丈約又需銀四萬餘兩乃屬增
舉要工關係全河萬萬難已者以上三項是共需銀
十萬兩矣但臣若於請發前帑之外而又為瀆請則
干冒昧之辜若緘默不言又恐因循貽悞獲罪更深
總之微臣一身之罪愆不敢逃避而

國家莫大之重務尤不敢不盡心綢繆臣展轉圖維敢
請將附近錢糧借撥十萬兩給支要工容臣一面將
夫欠四萬餘兩責成勒追并將存廠料物二萬餘兩
於逐年歲修扣銀俱行抵還借項外共餘四萬兩再
容臣於竣工之後設法節省執行扣還如此則於前
請帑額之外仍無多費而應舉要工亦不致以帑絀
而貽悞也仰祈
皇上洪恩俯念微臣萬不得已之請
恩賜俞允則

國計民生均有攸賴矣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題明放水日期疏

題爲恭報挑完運河開壩放水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照駱馬湖淤淺水淺阻礙漕船經臣特疏
題請動支大工河庫節存銀十五萬九千三百餘兩在
於邳宿境內築堤建壩另挑新河一道引山東閘河
之水由阜河出口歸黃河濟運業經部覆奉有
俞旨欽遵僱築間不意去年入夏疊遭奇雨遍地汪洋比
至九月水退復集人夫而更逢奇凍畚鍤難施是以
今年正月二十九日臣復行開壩加工挑築先於恭

報黃運兩河開壩放水日期等事疏內
題明在案開壩之後臣嚴督各監理官多募人夫飛星
疾僱所有缺口三十餘處陸續堵完減水石壩二座
亦俱建砌完畢温家溝水工堤岸築高八九尺不等
於三月初四日開壩清水直注黃河楚閘差旅船隻
俱於當夜進口北上重運銜尾而至悉皆通行無阻
兼可遠避湖險矣除一面催督各官將堤工原未築
完及被上年雨淋殘缺之處星飛僱竣另疏報銷外
謹將邳宿新河挑濬開壩放水日期并重運無滯情
形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酌改河員以重責任疏

題爲酌改河官汛地以均責成以重河防事該臣看得
江南黃河兩岸上自東豫二省交界下至海口歷十
二州縣地方延袤將二千里臣奉
命大修盡行修築長堤在在皆須防守而各州縣河官汛
地有遠近之殊修防有懸隔之勢其間未協之處不
得不預爲綢繆以期至當也如安東縣河道向無可
守之堤今彼築幇修并與山陽縣換管堤工共長三
萬七千餘丈其中更有茆良口等處險工主簿一員

萬難兼顧查該縣有五港司巡檢現駐佃湖可以分
管請自清河縣界泗鋪溝起至夏村營止令安東縣
主簿管理自夏村營起至雲梯關止令五港司巡檢
管理又宿遷縣南岸蔡家樓彭家嘴等處險工主簿
一員催儹修防刻無寧晷今歸仁興築大堤該簿不
暇顧及查有桃源縣古城司巡檢止管地方捕務近
年因河道變遷古城一鎭不過寥寥數家不若將捕
務併歸該縣典史而以古城司巡檢改爲宿遷歸仁
司巡檢移駐歸仁集管理歸仁堤又宿遷北岸主簿
河道延長兼以中隔駱馬湖奔走維艱實有鞭長難
及之勢查新改宿遷運河主簿雖管運河兩岸堤工
一萬餘丈而駐劄皂河帶管附近黃河堤工頗屬最
便請以駱馬湖西至直河一帶黃河堤岸併歸運河
主簿管理其駱馬湖以東至古城一帶河汛仍責北
岸主簿管理庶馳驟易到可以無悞修防又徐州上
下管河州判二員皆兼兩岸堤工一遇晦明風雨舟
楫難以飛渡實有坐悞之虞請以上河州判改爲徐
州南岸州判專管徐州南岸工程下河州判改爲徐

州北岸州判移駐河北專管徐州北岸工程又碭山
縣主簿止可管本縣河南堤工其河北堤工亦難兼
顧查豐縣河道止有十五里請將豐縣主簿移駐盤
龍集改爲豐碭主簿專管豐縣并碭山縣河北堤工
其蕭縣主簿着令移駐郝家集臨河適中去處就近
修防庶免貽悞既據各該道廳呈詳前來臣覆加確
酌並無添設之煩止須一轉移間而河工運道實大
有裨益也相應具
題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報明挑完阜河日期疏

題爲報明挑完阜河通舟濟運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照本年七月内黄河異漲將阜河口淤墊一千

餘丈經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疏

題明隨馳赴阜河親駐工所力督道廳管印管河各官

弁一面煞壩挑淺一面堵塞旁流於八月十五日完

工開放通舟訖重運糧船現在次第進京北上無阻

臣謹具疏報明伏乞

睿鑒施行

再報湖漲情形疏

題爲再報湖漲情形并陳開洩事宜事竊照本年因奇旱之後聚兩澤於秋中山陜東豫諸省積漲彌月甏入黃河以致河流異常泛漲由蕭縣漫溢盡歸洪澤湖內九月二十五六七八等日湖水陡長七尺高家堰一帶堤堰處處危險幸賴新築坦坡堅固僅免無虞并於十月初十日啓高良澗閘洩水各緣由先經臣於十月十八日具有恭報淮徐河湖異常水漲情形事一疏

題報在案惟是臣先因湖水平定已及一旬且時將仲冬理應有消無漲是以備陳可保無虞之狀不謂前疏甫於十八日拜發而二十四五等日西北颶風大作更甚於前洪澤湖水又復加漲二尺兼之浪如山湧竟從堤頂之上處處溢漫而過而六安溝高堰大壩二處大溜直注業已蕩分決裂而山清盱眙同知多弘安親自站立水中身先夫役與各分管官弁百方搶救迨至二十六日危而復安若其得以施人力而仍獲保固者總賴水內坦坡之益至於運河龍汪閘上之水高于閘下五六尺閘旋大兵座船一千餘隻不能飛渡日用人夫千餘名僅挽船數隻而又半爲沉壞損船傷人不可勝計領兵委署護軍統領也喀等屢向臣言作何設法過閘之計臣於二十七日又復迴爲勘閱查得武家墩迤南舊有洩水石閘一座年久湮沒然閘雖廢壞而兩旁河堤見在可以開洩臣於是日未刻親駐彼地督夫挖開此處一閘而龍汪閘上之水頓減二尺兵船方得銜尾北上惟是高良澗武家墩成家橋決口三處之水盡歸高寶諸

湖積流兩月諸湖悉皆盈滿運河窄小不能容受而臨湖堤頂僅高出水面二尺有奇臣念永安新工雖坦坡堅固可保無虞而際此隆冬湖西漸漸凍合設或指日東風凍解則積凌乘風勢不可遏將見臨湖數千丈舊石工必有撞卸成決之患隨遍行勘閱查得江都縣鰍魚口地方有舊河形一道迤東三四里許卽接溔洋大湖臣隨行令揚州府廳印河等官并該管營弁將鰍魚口東堤於十二月初七日掘開二十丈洩水由舊河形入溔洋湖達廟灣入海一面逐

日探量水勢俟高寶諸湖之水減去二尺即將歛魚口洩水去處立行堵塞凡此皆一時權宜之計蓋大工未竣而大水驟來若不相機預為疏導俾其逐漸流通則壅積漫潰為害必大故不得不為此權宜之策直待大工告竣之後方可為一勞永逸之計也但事關掘堤洩水事宜相應具疏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恭報楊家莊合龍疏

題為恭報宿遷縣楊家莊大工閉合龍門日期仰慰

聖懷事竊照江南河道敝壞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特發帑金大為修治臣稟遵

成命力督所屬監理分管大小官弁竭蹶經營先將敬陳

經理河工事宜八疏內工程料酌節省錢修完竣續將八疏內節省錢糧又加修砌改挑河縣運口添建黃運河湖各減水壩加築徐州州城以上堤工另挑阜河大修歸仁堤并堵楊家莊決口等六工而堵楊家莊決口一工實大修河道結末至要之工也祇因下流淤墊最久雖設法疏浚而合龍甚難以致上年二月二十五日有走埽之事今臣親駐工所調集各處監理分管大小官弁一百餘員從新浚挑引河廣購料物並分晝夜百計經營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午時閉合龍門訖目今黃淮二瀆盡歸故道漕運無阻田土可耕皆我

皇上洪福齊天以致河靈效順非臣之愚所能竣此大工也至此工既竣即應恭請

欽差大臣臨工查勘但臣自康熙十七年興工以來歷經
四載凡十七十八年分所築堤工兩遭大水殘損甚
多臣見在嚴督原經手各官著令各集原夫逐一修
補又臣稟鑒十九年興常奇雨不得不多建減水甎
石各壩料物雖經購足而工程浩大需匠最多凡附
近千里內外之石匠莫不徧覓鑿砌而尚有零星未
完必俟本年三月方能盡行全竣除臣一面力督各
官弁疾債未竣餘工綢繆善後事宜一面將一切工
程錢糧備造清册完日恭請

欽差大臣臨工查勘并將在事督工勤勞與各省協濟辦
料各官弁另疏
請敘外所有楊家莊大工閉合龍門黃淮二瀆全歸故道
日期臣謹先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謹陳歲修
題爲謹陳康熙二十一年歲修事宜事竊照黃河水勢
與大工情形已經臣另疏
題明矣伏念臣奉
命治河固期克竣大工尤須綢繆善後俾無旋修旋壞之
獘方不負
皇上鋭意平成視民如傷之至意卽動用此二百五十六十
萬帑金亦不致虛糜於無益之地也查黃河自康熙
六年烟墩潰決之時桃源以下淤成平陸及烟墩堵

塞而黃家嘴陳家樓七里溝新莊口等處相繼潰決
此塞彼開曾無寧歲至康熙十五年新莊口雖經閉
合龍門而新莊口以上則有白洋河于家岡一帶數
十里無堤地面新莊口以下則自清河縣至雲梯關
皆無攔水之堤河流略漲卽便漫灘四散水不歸漕
以致河底日墊而淤泥口淺更加康熙十六年楊家
莊潰決幾至奪河臣隨於康熙十七年挑挖楊家莊
南岸大引河一道十八年於引河之南又復加挑一
道并於白洋河毛家宅二處各挑大引河一道數年

以來運道之賴以轉輸者皆此四道引河之益也今楊家莊大工業已完固雖伏秋尚須防守鑲埽而人力易施足保無患惟下流一百四十里河身之內有淤泥硬底止淤一丈一二尺溜刷兩月衝洗不開之處束水雖下淤有可虞臣見在自計圖維或加挖引河或用鐵埽鋼聯成大篺分頭施浚然必須將宿遷縣以下至清河縣兩岸遙堤除見高出水跡五尺者不議外其不及五尺者再行加高以高出大漲水跡五尺為度堤外隨水勢淺深用順埽一例鑲護以禦

風浪以保伏秋方稱萬全蓋伏秋水力勇猛此等淤底之河必須勇猛之水再加施浚始能刷成大河而欲使勇猛之水專力刷河無旁洩之患必須加意用埽防堤始克有濟也此幫堤工程凡原動錢糧者仍用錢糧加幫桃源縣民工仍令民幫惟宿遷縣民工若全待民幫必至貽悞應以一半動錢糧加幫一半令民力加幫其動錢糧加幫者總於大修案內筭至於一切埽料例應動歲修錢糧購辦約而計之應用草一二千萬束以及柳椿麻蘇等項需費甚繁又各處險工料物均須多為儲備以防全河異漲奈上年河銀已經用盡本年河銀尚未解到工程至緊不能久待臣萬不得已行據淮安府查得該府庫見有應解部漕項銀三萬八千四百四兩零伏乞

皇上俯允臣請將此漕項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准臣暫為借用容臣一面嚴催各屬速解本年河銀俟秋杪冬初照數撥還該府者令解部還項抑臣更有請者一年錢糧原供一年之用查從前舊例每年歲修料物多係令民間預先辦運來工量給三分之一其餘

二分直待奏銷之後方始具領找足往往因河銀未經解到報銷稽遲直至一二年之後始行給發其辦料人戶不無苦累邇來徐邳宿桃清山安各州縣險工所用一切歲修料物臣因見有大工錢糧是以或責成府廳或責成州縣或責成佐貳衙官俱將料價預先全發然後催令運料來工或有不及即發者亦令隨便整給隨即赴領補項數年以來頗稱便民無擾今大工已竣庫無餘資不能通融若因不能通融而仍令民間

先解役給則恐又生擾累之虞臣查所屬各州縣應解河銀爲數甚微於各該州縣係覈計之不過太倉之一粒耳合無仰請

皇上敕部確議行令各藩司轉督各州縣嗣後將一年應解河銀定限該年三月內盡行起解完足註入考成不得仍循往例待至夏秋如此則在解銀各州縣原無所損而各險工應需料物可以預行購備用免民間墊銀辦料之累河工獲濟上下均利莫便於此矣

臣謹一併

題請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恭報大工水勢疏

題爲

題明黃河水勢大工情形仰祈

睿鑒事切照黃河水勢自上年楊家莊決口龍門漸窄之時先已長水四尺有奇迨十二月二十八日閉合龍門之後適當積凌水發至本年正月初八日止計又長水五尺二寸連前共長水九尺有奇彼時楊家莊上至宿遷縣計程二十里下至清河縣計程一百四十里盡皆漫灘出漕一片汪洋查兩岸遙堤南岸自白洋河以下至雲梯關外北岸自清河縣以下至雲梯關外皆係大修案內動帑興築之工南岸白洋河以上北岸清河縣以上除險工埽臺月堤縷堤之外其一切遙堤原係民修工程內桃源縣遙堤一萬餘丈巳經臣鼓舞該縣紳衿督民修竣惟宿遷縣遙堤甚長臣雖一律鼓舞而民力不勝僅有人夫數百名是以歷時雖久而築工無多若全待民力勢必坐悞臣萬不得巳將該縣楊家莊以下兩岸堤工八千餘丈并直河最險工數百丈以及一切險汛應加築月

堤之處悉皆動帑興舉於本年正月大漲之時凡宿
桃二縣創築加幫已經告竣之
欽工民工堤根雖俱有水三四五六尺不等而堤頂尚高
出水面二三四五尺不等惟宿遷北岸楊家莊以上
朱家堂蕭家渡一帶民工一千餘丈并南岸楊家莊
以上小河口徐家灣一帶民工一千餘丈向因舊堤
尚高是以未及加幫豈知水漲之際直平堤頂臣嚴
飭該縣飛撥人夫搶救築於堤頂之上加築數尺寬
小子堤一道自正月初八以至十三水勢稍定不復

再漲方謂可保無虞正在催夫再加寬厚間不意正
月十四日寅時颶風大作浪若排山南岸小河口徐
家灣一帶悉皆拍堤過水將宿民搶築未完工程盡
行打去迨至巳時又加地震而徐家灣堤工已被滑
決一百餘丈矣至於楊家莊埽臺自合龍之後異常
折陷合龍於水深四丈有奇者至正月望後竟加深
至八九丈不等原估用秦肚埽六層者竟增至十二
三層不等更加正月二十五日未時北墻埽臺陡然
折陷深一丈五尺長二十餘丈過水甚急臣心膽皆

碎親督各官弁兵丁夫役人等毋分晝夜百計搶救
幸賴
皇上洪福得以轉敗為成至此工原估銀十八萬九千餘
兩上年二月約計用過銀十二萬有奇彼時龍門僅
餘九丈臣方喜此工不過再費銀二三萬兩尚可節
存銀三四萬兩不意桃汛大漲於二月二十五日走
埽一十二路及臣從新辦料百計設法採柳調丁更
調山東額夫一併協助償工至合龍之日約畧所費
適與原估相當計其鑲秦壓土之費不過再費萬金

而止孰知河底日陷埽臺日折自正月初至二月杪
除額兵之外每日仍用募夫五六七千名不等草柳
蔴椿不能悉數約計又多費至三萬餘金以有限一
定之錢糧多方遠購之料物而填此無窮臣登臣目
擊心傷寸衷如刺直至今三月初間埽臺始獲堅固
然楊家莊以下多年久淤之河則又一時衝刷不深
見在之河雖有深三丈以上之處而亦有止深一丈
有奇之處第他處河身即不能刷深者亦必刷寬而
清河縣地方之上下腰舖白馬墩曹家窰龍王廟前

等五處既不能刷淤又不能刷寬以致河流到此陡
生湍急之勢而無暢注之情又楊家莊毛家宅白洋
河等處歷年共挑引河九道原淤一丈及一丈二三
四五尺不等者大溜行經兩月有奇而仍然如故亦
未加淤以致漫灘之外久不歸漕臣因思江南河道
凡一切黃運河湖堤堰閘壩
欽工民工合淮揚徐鳳四府州所屬之徐蕭沛豐碭邳睢
靈宿桃清山安盱寶高江儀泰等十九州縣兩岸計
之將及三千里之遠前此未常一齊修治止於堵決

濟運而零星動帑每年約用銀三四五十萬兩不等
然係逐漸請撥是以不覺其多臣自奉
命督河已經五載矣以所用帑金分年牽算亦止每年五
十餘萬因係一次彙請二百五十餘萬是以只覺其
費今幸賴
皇上如天之福楊家莊業已堵閉各工亦俱漸完即有徐
家灣漫口然沿邊之水僅淤二尺有奇臣見在調兵
集夫就淺越築不難剋期堵斷但河身不能即刷寬
淤在春月而情形若此將來伏秋與漲其何以堪臣

愁思萬狀實屬寢寐皆憂者也總之微臣一介愚庸
蒙
皇上優拔總河之職彼時遠近之人皆稱此河斷乎難治
即治亦徒糜
國帑斷乎不成而海運陸運紛紛起議臣彼時目擊河
道敗壞不堪若不急爲大修則運道中阻輸輓不前
勢必循海運陸運之說而海運之險陸運之擾殆有
不可勝言者臣身任總河一籌莫展聽其阻運殃民
即自膺重譴固不足惜其如民生

國計何哉因而再四思維念昔賢有云人定可以勝天
臣惟竭蹶經營不存絲毫偷安苟且之念則仰賴
皇上之洪福敬藉
皇上之威靈斷無難治之理於是一力肩任請帑大修又
恐浮議之搖阻屬員之因循故復請定三年嚴限以
期必成至於大修一案先據各屬估計需銀四百餘
萬而臣力排衆議謬出己見止估銀二百五十餘萬
及
廷議允估之後復欲於中節省銀數十萬兩併修原疏

未估各工此臣區區之愚自謂受
恩深重雖肝腦塗地不足仰報萬分之一當此河道壞極
之後惟有力求必治以抒
聖明南顧之憂且軍興之際需餉正殷若請帑太多則過
煩司農仰屋又豈臣心所安是以魂夢之中惟以竭
蹶承力圖節省為事而不自覺其蹈於輕忽也嚮
臺務期於平穩而愈益折淺河身自望其寬深而偏
不刷動言念及此不禁槌心泣血向來以能盡人力
自可回天而不知治河之難每出意料之外如此也

除修防保固事宜臣見於另疏
題請并徐家灣漫缺去處見在與工堵築勒限斷流一
面照例查取各官職名俟詳至另疏
題參外所有黃河水勢大工情形臣謹特疏題
報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

恭請欽差閱工疏

題為恭請
欽差大臣勘閱工程事竊照微臣奉
命大修江南河道業已漸次告完先因康熙十七十八年
分所築堤工兩遭大水殘損甚多不得不嚴督原經
手各官著令各集原夫逐一修補又減水甎石各壩
傭匠艱難尚有零星未竣約在三月方完是以於恭
報楊家莊大工閉合龍門日期疏內
題明容臣一面力督各官疾備餘工一面備造工程錢

糧清冊完日恭請
欽差大臣臨工查勘等因經議政王等會議覆允奏有依
議之
旨欽遵在案查此番大修工程約有三千里之遠臣雖時
常往來然工程未竣不過順便催儹觀其大畧今工
完報銷必須逐段勘明而求其逐段勘明非兩三月
工夫不能遍及計臣拜發楊家莊合龍之疏乃本年
正月初二日也彼時原擬三五日之間大工壓土堅
固臣隨親履各工將長短闊狹淺深高寬丈尺備細

勘核不過三月可以勘完工程既經勘完則按工程
以核錢糧便非難事不意正月初五日起楊家莊龍
門一帶黃流從埽底透過翻花大溜洶湧異常埽蟄
陡折甚深所幸存料尚多臣即親駐埽臺之上嚴督
各官弁兵丁夫役人等毋分晝夜鑲蟄搶救而隨蟄
隨折臣亦隨折隨蟄本工存料用盡又將各歲修工
所備之料盡行運來直至二月十五日方始折定三
月初六日方斷黃流計此兩月有奇臣惟親駐楊家
莊調度催督不敢一刻輕離以致各處工程未得親

行勘核今三月已將半矣若必俟臣逐處勘明方行
欽差則適當伏秋異漲之際彼時處處出漕工程盡被水
題請
占
欽差到來從何詳核臣反覆思維惟有一面
題請
欽差一面速行遍勘比至
欽差將到之時臣已逐一核定隨將工程長短濶狹淺深
高寬段落備造清冊一送

欽差大臣覆勘一送部臣查核庶乎妥便至臣前疏所稱
未竣餘工并另疏加幫宿桃二縣遙堤工程以及徐
家灣遷決去處俱在飛星疾催迫至
欽差臨工俱可全完不致有悞勘閱也臣謹恭疏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俯賜特差大臣臨工勘閱施行

詳陳臆說疏

題爲詳陳臆說欺罔昇肴情由仰祈
睿鑒事竊臣隨一面陪
欽差勘工大臣科道沿途查勘工程一面將崔維雅所著
河防芻議與兩河治畧二書閱其大畧迨勘工完畢
於八月二十七日行至徐州九月初三日
欽差大臣等傳臣與維雅同至公所會議恭進河防議畧
一案而維雅又另出一冊內開條議二十四欵臣與
欽差大臣等公同閱明臣隨云你說減水壩不好我說減

水壩極好若不將各壩減水高家堰并運河堤工如
何承受維雅云一個減水壩將來就是一個決口臣
云黃河各壩雖未開放而堰堤漕堤業已試效兩年
來見不成決臣又問見今運河淡一二丈人所共知
你如何還要挑呢維雅云也有淺處臣又問云你說
還有淺處是那一處淺我如今與你各差一人前往
撥水其水最淺有一丈如有七八尺淡之處就算我
輸如何維雅不荅維雅云歸仁堤必要從新修過三
教堂淸水出不來必要開胡家溝引淸水出黃河臣
云地有高低水是平的三教堂與胡家溝相去不遠
若目前河高地窪三教堂怕黃河內灌則胡家溝也
怕內灌若日後黃河刷淡胡家溝淸水出得來則三
教堂也出得來何苦不就省反要多費維雅云我不
駁你你到駁起我來我也是
欽差臣云誰說你不是
欽差就是
欽差也要講理難道只憑你說不容我說麼臣隨經
欽差大臣等口稱你兩人所辯亦不足爲憑崔布政司旣

有條議二十四欵靳總河也逐荅二十四欵來臣隨
帶回冊至臣寓逐欵登荅明白移覆
欽差大臣等於本月初九日復集公所臣問維雅云你要
與決口上源起挑挖引河直至淸口若依你與挑就
從節省估計也要費銀八十八萬兩況你議挑之河
止寛十丈淡一丈而你條議內又稱見在之河寛二
三十丈淡一二丈旣有此見在寛淡之河何故又要
挑徙爲糜費呢維雅云要不挑就不挑罷並不荅明
其餘各欵亦俱不能荅但向臣云總之我不該上這

本如今悔不及了我並無不好心腸等語一面隨口
說誓又云你原是舊上司官又比我大我原該讓你
臣荅云你這話說錯了凡事只要論理那裏論得官
職大小當仁不讓於師那裏論得上司我與你不過
是個朋友公事公言只要有理何必說官大小臣隨
又問云你所著河防芻議第六卷內說自李化龍開
泇河之後徐州運道已廢故明崇禎八年東河水淺
運復由徐叅議徐標於徐洪上流創開月河與運河
相連運得無滯

國朝漕運因之等語查
國朝漕運俱由董口進泇河並未走徐州月河你這話
是那裏來的維雅云這是河防一覽上有的臣又云
河防一覽是故明萬曆年間總河潘季馴的書徐州
月河係故明崇禎八年徐標開的彼時難道潘季馴
又活轉來麼維雅隨云不是河防一覽想必是淮安
誌書臣隨令伊家人取書來看究竟伊家人亦未取書
來臣反復詰問彼時維雅舉止張皇語無倫次遂云
如今紙上談兵哄

朝廷的人要多少豈止我麼本月十二日復集公所
欽差大臣等向臣與維雅問云你兩人所議二十四欵還
有畫一之處麼臣荅云別無可畫一就是加帮堤工
可以畫一但崔維雅要一概加我必照水跡加亦微
有不同處隨據維雅荅云第二欵挑引河之說總河
既云費錢糧多我與總河畫一罷臣隨問云你前日
取淮安誌書查徐州月河怎麼說維雅云我說的徐
洪上流就是泇河臣隨云這話愈說錯了泇河在山
東離徐甚遠你還不曉得就著書麼維雅云我怎不
曉得著我不曉得我怎麼著書呢又向臣云你不要

怪我我是
朝廷叫我來的
朝廷面分付我說你去著實看看該說的去處你俱實說
我所以不得不說臣隨云誰嗔你說有理去處儘你
說我斷無不依你的今黃運兩河全賴減水壩保全
河道你盡議拆毀叫我怎麼依你呢維雅又云你還
不知道哩不但我說你的減水壩不好就是京裏江
南在位大人也有說你減水壩不好的他們對我說

你去好生看看說說那些減水壩把我們江南的田
地都渰壞了等語臣隨云你這話道說錯了你是
皇上差出來的怎說在位大人況且我未建減水壩之前
淮揚七州縣田地一片汪洋就如大海一般倒說不
渰如今處處耕種遍地不渰反說渰了顛倒是非有
這理麼維雅無詞以答惟支吾設辭而已此皆臣於
欽差大臣科道諸臣之前與維雅三面問答之言也伏念
臣以庸愚之資謬荷鉅艱之任如蚉負山刻虞隕越
祗以

君恩深重不敢不竭蹶圖維期於得當以仰報
王恩於萬分之一是以不論官民士庶凡有言及河工者
莫不虛心採訪求其讜言以期克濟況維雅曾經兩
任河官而又著書立說其為留心似無可疑是
以微臣初准部文之時私心竊喜以為必可得其相
助為理及細閱其先著之書與後呈之條議二十四
欵乃知其不過遲滕說以為欺罔也查維雅所奏恭
進河防議畧仰祈
睿鑒以備採擇事奉

旨這所奏修河事宜著差往勘閱河工大臣將崔維雅帶
去會同總河確議具奏書并發該部知道欽此是維雅
河防芻議兩河治畧二書內所載之言應聽勘工大
臣會同微臣確議者也乃維雅自知二書內所載各
條多係勦襲陳腐之言不合見在機宜於是另作條
議二十四欵堅稱二書所載各條即在此二十四欵
之內不必另議不令臣等會議奉
旨確議之案而令議其另作私書其欺罔者一也又查維
雅恭進河防議畧疏內稱臣於康熙十三年九月間

將前後親身閱歷者詳考規制確酌時宜繪圖著說
輯成河防芻議一書彼時即欲繕寫
進呈以身任外吏無由上達等因而河防芻議第三卷
周橋翟壩圖說條內稱丁巳秋濬議等語夫丁巳乃
康熙十六年即微臣奉
命督河到任之年也維雅將該年著成之書而捏稱康熙
十三年九月輯成此不肖官吏有所規避營私而倒
提年月之故智維雅於對
君之際公然行之而不自知其矛盾其欺罔者二也又查

河防芻議第四卷擬開新河條內稱宿桃清三縣地
方通共長一萬三千一百四十餘丈康熙十三年冬
月勘明詳請等因卷査康熙十二年間前任河臣王
光裕為緊急題道事檄行原任淮徐道戴聖聰著令
會同管河濟寧各道夏鎮中河兩分司親往宿遷雎
勘宿遷以東可否另開運河接山東之水直至清河
縣出黃河等因隨經該道戴聖聰勘明詳覆內稱益
得宿桃清三縣挑河築堤去處共長二萬三千一百
四十七丈六尺估銀六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三兩

七錢六分本道單騎奔馳一一荒度躬親閱歷反覆
籌畫惟慮河变致有難成之悔不如仍舊河施帮築
之工事半功倍等語隨經前河臣王光裕照議批允
卷案見在此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淮徐道
戴聖聰之詳也彼時維雅係河南管河道亦在會同
之列故得有淮徐道詳藁今將淮徐道原詳之文更
改數字且將量明共長二萬三千一百四十餘丈者
改為一萬三千一百四十餘丈原係康熙十二年十
二月詳覆者改為康熙十三年冬月詳請竊人之能

以為已能於同僚之間不過無耻而以此書
進呈實則誑
君其欺罔者三也又査維雅河防芻議第四卷淮揚疏築
條內開黃河倒灌雲梯關上下淤墊幾成平陸等語
第六卷或問辨惑條內一開雲梯關為入海之路向
來寬三二百丈不等今為黃河沙淤僅五六丈餘等
語一開維雅屢勘桃清大工周視相度稔知清口雲
梯關上下數百里河身沙墊高至二丈三丈不等河
渠全沒等語而兩河治畧小引內開宿遷楊家莊五

年不築是以下流勢緩沙停桃清淤高雲梯關海口
儻若行濬等語夫河防芻議係維雅於康熙十六年
以前之書業已將清口雲梯關淤墊情形三爲申說
是楊家莊未决之前下流久已淤墊之明驗矣而兩
河治畧引內則強歸其咎於不塞楊家莊所致同日
進呈之書而其說不同在維雅只圖吹求微臣之短而不
自知其自相矛盾於
君父之前也其欺罔者四也又査維雅河防芻議第六卷
內稱故明崇禎八年條議徐標於徐洪上流挑開月

河與運河相避運得無滯
國朝漕運因之等語又兩河治畧皁河新渠難成議條
內稱故明淸黃交會則在茶城前建二閘後添一閘
當年頗稱利涉不可倣而行之乎等語査故明漕運
原由茶城彼時河淺水落是以濟水得出黃河今自
河底墊以來黃河之水高於內地丈餘不等若仍
於此處行運則運艘未必可通而濟寧以南之運道
全皆汙沒矣臣題奉
兪旨剏開皁河業已行運兩載現今時方秋杪而駱馬湖

沿邊一帶盡成平陸人馬通行若非預開皁河一工
則此時四運之狀當不知如何拮据矣維雅不特不
知皁河并不知董口更不知駱馬湖情形而遽謂臣
興無益之工糜無益之費勞民傷財等語不識皁河
不開則漕運將從何路上達以必不能行之茶城而
維雅諄諄言之以見在濟運之皁河而維雅故稱無
益是誠何心且維雅兩河治畧引內將前人紛紛各
議俱以爲揣摩無稽之浮言非閱歷諳習之確見等
語今維雅於茶城皁河董口駱馬湖之孰高孰低孰

通孰阻全然不知浮言乎確見乎閱歷諳習乎揣摩
無稽乎臣實不能爲之曲解矣其掛罔者五也又査
維雅河防芻議第四卷減水石壩條內稱挑浚難施
之處宜倣崔鎭等壩之例而推行之將見石壩既設
遇有滔漲開放分流會淛濟民等語又稱自中州以
至淮徐沿河兩岸隨地相度或數十頃或數百頃共
建石壩一座俟伏水大漲放水使行薄磧變爲膏腴
民生有濟
國稅可充利賴非細等語又淮揚疏築條內開芒稻河

閘口不過十丈安能洩二三十里泛漲之水等語又
兩河治畧確理漕堤條內開宜相度地勢酌建閘壩
蓄洩得宜運道民生攸賴等語又多建石閘條內開
必於漕堤一帶多建石閘原設大小閘座除已經修
造外或照原閘再加淺濶或原閘不足更多添建尤
保固漕堤善後之遠計等語夫維雅於
進呈
御覽書內業將黃運兩河減水閘壩應改淺改濶添建多
建等因諄諄申說不啻至再至三矣及至工所目擊

微臣已建多壩無可指摘於是另作二十四款球繫
進呈之書將臣已建多壩盡議拆毀填塞與
進呈書內諄諄申說之言自相水火其欺罔者六也以上
諸條皆係維雅
進呈書內所載其矛盾情由歷歷見在與
欽差大臣科道諸臣公同會議時臣與維雅問答之言皆
係確有憑據者臣是以敢於陳明若維雅作威作福
得之屬員口傳而非臣親經目擊者臣俱不敢敘入
總之微臣無識無才原不足以當督河之寄先失於

易視河工繼失於走埽逾限凡此不職之狀皆足以
招物議之來況督撫藩臬諸臣職在安民而臣職在
勞民尤易啟謗無怪乎維雅之斥臣為勞民傷財矣
然維雅若止於斥臣即使甚至辱臣詈臣無所不致
臣亦能容而不較至於臣歷年建築如許工程乃係
節次題奉
俞綸而興舉者目下見有成效將來賴以安瀾而維雅一
旦盡欲拆毀從新另修據其所議不下費銀五六百
萬兩且拆毀各壩宣洩無資則淩黃河淩高堰淩漕

堤淤清口勢逼河之患不久即見矣糜費紛更廢工
僨事以淺近而論則微臣之身家性命所關以遠大
而言則
國家之運道民生攸繫在臣之身命願不足惜而運道
中阻民生墊溺其為將來後患者尚可勝言耶臣中
心恐懼寢寐驚憂反覆思維有斷不敢不據實逐一
直陳以備
睿覽者也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恭報進京疏

題為恭報微臣起程赴
京日期并料理緊要工程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臣一面分行各屬上緊防守料理工程一面捧
佩
敕印於本月二十二日起程訖惟是目前最要緊者莫如堵塞宿遷縣蕭家渡決口并挑宿遷縣楊家莊桃源縣白洋河清河縣大王廟曹家窑安東縣蓮花巷等處引河五道蓋楊家莊以下一百四五十里河身必

待蕭家渡合龍之水方能刷成而蕭家渡一工必須冬杪春初早堵完固俾其逐漸衝刷始克成河至此引河五道乃係保運固工至要之務尤須於蕭家渡未堵之前及早挑完若遲過冬春水涸之候難以施工則勢必又悞一年矣但河庫已罄募夫買料貲無見銀臣再四籌維一面見在確估另
請錢糧一面分行東豫二省并江南附近州縣設法賒購料物暫撥民夫乘時償工許其俟請到錢糧之日照數發還各該州縣令各該州縣代民完解緊餉庶乎

可以無悞此臣見在舉行之事誠恐各州縣因臣奉
命赴
京不無遷延觀望以致坐悞之虞臣是以不得不特疏
題明嚴行責成以免其推諉貽悞者也臣謹具
題伏乞
睿鑒施行

請帑修蕭渡工疏
題為請帑堵築蕭家渡要工以期黃河早歸故道事切
照微臣奉
命大修江南河道所有
題請過與舉各工方幸告竣而復有蕭家渡民堤坐陷
一事以致黃河又復旁洩此實臣智短才疎綢繆不
善所致臣雖萬死何足贖辜乃蒙
皇上不將臣從重治罪而特免責賠仍令臣領帑加修且
天語諄諄訓誨備至臣感泣無地伏思自古聖君使過之

仁未有如
皇上之至寬至厚者臣雖肝腦塗地粉身碎骨不能仰報
洪慈於萬一嗣今以往惟有欽遵
聖諭益加慎重小心以期河工之必成以盡微臣之職掌
而已至於自堵塞以及善後各工臣前約畧估計需
銀一百二十萬兩其中緩急分為三等第一等最急
之工乃係挑楊家莊白洋河曹家嘴三處引河共二
千五百餘丈并設法加鑿攔馬河減水壩內外岡土
十餘方以及堵蕭家渡決口九十餘丈共約需銀十

五萬兩第二等次急之工乃係將黃河邳宿運河
欽修民修并原應民修而尚未加修之一切堤工止高出
本年大漲水跡二尺內外者約有六萬餘丈俱加至
高出大漲水跡六尺為度并添築黃河各減水壩尾
三和上五千餘方共約需銀三十八萬兩第三等可
緩之工乃係將黃河邳宿運河
欽修民修一切堤工高出本年大漲水跡三四五尺不等
者共十四萬餘丈俱一律加至高出大漲水跡六尺
為度并高家堰高良澗程家壩一帶堰堤一萬五千

餘丈普例加幫戧堤頂寬六丈五尺不等底寬二三
丈不等高八尺至一丈六七尺不等又添建翟家壩
并南北運河共減水壩三座加挑大王廟蓮花港二
處引河共二千餘丈黃河堤近河身積水汕盤并運
河堤根終年漫泡水內之處應築做椿笆工二萬餘
丈共約需銀六十七萬兩以上三等共需銀一百二
十萬兩第一等最急之工必須飛星乘儧定於春分
前將蕭家渡閉合龍門使黃河盡歸故道不致再
洩第二等次急之工必須急早興舉以待來年伏秋

第三等可緩之工亦當乘時修築以爲善後永保河
隄之計今臣躬承
皇上面諭命臣細心採訪臣敢不共傾其重所有次急可
緩等工容臣回至工所與所屬各官再加詳酌題明
另疏具
題若夫最急之工誠屬刻不容緩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先撥附近山東河南見銀一十五萬兩俾
臣得以加期疾儧必於春分節前將蕭家渡合龍完
固以期無負

皇上教誨天語務使黃河全歸故道不復再生他患以贖
臣罪於萬一也臣謹先疏
題請伏乞
睿鑒施行

恭報回工疏

題爲恭報微臣到工日期并陳見在挑築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微臣奉
旨赴
闕蒙
皇上不加譴責而仍令臣領帑竣工自臣面承
聖諭之後於十一月十九日又蒙
皇上再傳
聖誨以治河原屬極難之務而臣失之孟浪憫臣之愚昧
念臣之迂拙戒臣之輕浮臣跪聽之下感激無地伏

思自古人君之使過未有如我
皇上之寬厚仁慈自古人君之誨臣未有如我
皇上之諄切備至臣雖草木而躬被
天高地厚之恩欲求仰報萬分之一不知何以爲報惟有
益加小心益加愼重時切禀畏將
皇上至訓銘鏤臟腑永矢欽遵而已今臣於十一月二十
日出京城門二十二日長行道過濟寧衙署得拜慶
賀本章至十二月十一日抵江南宿遷縣蕭家渡工

所查此工原寬九十餘丈而從外越築約長一百一十餘丈臣先於十月內委歷任宿桃同知佟國聘見任宿桃同知李煥分管兩埽進埽今臣到工之日已築過五十餘丈中泓尚闊五十六丈見在嚴催疾儹至於合龍之期必俟挑河完竣方可閉合臣先於十月初間檄行附近州縣借撥民夫限令歲內挑完三處引河是以擬於正月內閉合蕭家渡龍門及續接所司申報知十一月初旬而人夫尚未到工各屬既觀望遲延則挑河之役非正月杪二月初不能告竣

挑工既遲則合龍自不敢早臣是以於請帑疏內聲明春分節前方可合龍也今全黃水勢仰賴
皇上洪福已有一半歸正河尚有一半歸決口臣見在嚴催急儹不遺餘力稟遵
皇上慎重小心之戒百計籌維以期早合龍門不致再決所有微臣到工日期并見在挑築情形臣謹恭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加修善後工程疏

題為謹請加修善後工程以期永保河防事竊照江南河道加修善後工程臣原估銀一百二十萬兩乃從永遠保固起見誠屬必需之項也今部議前後共止准撥銀九十六萬兩其餘二十四萬兩因臣先曾題借過江蘇藩庫銀十萬兩漕項銀三萬八千餘兩并大修案內曾動過河庫銀十萬餘兩是以將此二十四萬一併扣除臣何敢復為置議但微臣原係按工程而

請錢糧則必得將錢糧撥足然後工程可以如估告竣若扣帑二十四萬兩則勢必不能照估儹工矣如謂臣前此曾經多費是以必須扣除則臣前此節省頗多其實未嘗多費又不敢不將原估續估工程并實用錢糧數目逐一備陳於
皇上之前也查康熙十六年間微臣奉
命督河彼時江南河道四分五裂水行地上堤不成堤河不成河田地沉淹民生墊溺所屬管河司道廳等官凡稍知河工者皆曰河道壞了今日修治最難若照

冀尚書等所估工程必須銀五六百萬方可告竣等
語臣以軍興需餉安有如許錢糧隨嚴行各官加意
節省共估銀四百餘萬然止於南岸白洋河起北
岸自清河縣起各至雲梯關爲止其南岸白洋河以
上北岸清河縣以上并南北兩岸自雲梯關以下至
於海口俱未估及臣念南北兩岸白洋河清河縣以
上若不加修則下流雖費銀四百餘萬而上流難保
雲梯關以下若不加修則河流散漫海口不能衝闢
水壅不行上流尤屬難保是以自徐州起至海口蕭

行估築堤工不照各官估計另出己見止共估銀二
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餘兩且將一切惆臣勸臣可
危可懼之言全然不顧力任其事而不敢稍有游移
也但此所估錢糧乃係築徐州以下黃河兩岸堤工
并高家堰至翟家壩一帶幫堤堵決大挑山清高寶
四州縣運河挑濬泥淺淤泥堵運河清水潭等各口
黃河挑清山安四縣各口造浚船二百九十六隻等
工也至於築徐州州城以上徐蕭豐碭四州縣堤工
堵楊家莊大決口堵花山決口大修歸仁堤并邳宿

兩州縣運河之堵決挑河築堤建壩清河縣運河之
酌改運口等工以及湖堰運河之添建減水各壩添
造汛船等項皆在原估之外內徐州州城以上估銀
十萬兩堵花山決口估銀一萬九千四百餘兩大修
歸仁堤估銀十四萬八千七百餘兩堵楊家莊決口
估銀十八萬九千三百餘兩邳宿運河估銀十五萬
九千三百餘兩酌改運口兩次估銀六萬餘兩添建
湖堰運河減水壩十四座共銀七萬四千餘兩又添
估造船銀一萬餘兩并十九年大水後補葺工程五

萬餘兩以上各工皆續估之工統計需銀八十一萬
餘兩再加原估各工二百五十一萬餘兩是前後共
估銀三百三十三萬餘兩查再陳經理河工第一疏
未盡事宜等事案內省築堤工改建黃河減水壩經
臣
題定於建減水壩之外可以再節省銀三十萬兩今亦
作數扣除計前後各工共估銀三百三十三萬餘兩
者實該用銀三百零二萬餘兩今臣工完核算實止
用銀二百七十六萬餘兩較之原估續估除

題明節省之外又節省銀二十七萬餘兩此皆歷歷有
卷見在工部可考者臣故曰臣節省頗多其實未常
多費也況部臣扣除二十四萬之內有河庫銀十萬
餘兩乃係微臣屢次
題明應動之欵尤屬不應扣除查臣估計堵塞楊家莊
決口疏內開有除動節省錢糧之外尚鏠銀三萬八
千一百六十餘兩擬多用捐栽柳枝或仍有不敷則
於河庫內通融動支等語今此工除用捐栽官柳之
外尚多費銀三萬五千四百十一兩有奇則此原鏠
之三萬八千一百六十餘兩自應動河庫錢糧又亟
請併修河北運河疏內臣原估需銀十五萬九千三
百餘兩內開將河庫近年節存約可抵十分之四等
[illegible]
題明在案查此工照原估十分之四科算該動河庫銀
六萬三千七百四十餘兩二項合算共應動河庫銀
一十萬一千九百餘兩今臣所用河庫十萬餘兩適
合原
題之數無可扣除者也至所借江蘇藩庫銀十萬兩并

漕項銀三萬八千四百餘兩實係照估做過工程並
非分外多費亦俱無庸扣除如部臣必欲補還亦止
可陸續於河庫內逐年節約扣解此時萬難頓扣以
致悞工也伏乞
皇上俯念河工關係重大刻當全黃歸故加修不可泄忽
之時
敕下部臣將所扣銀二十四萬兩急爲撥發俾臣得以及
時備工務期保固其前此借過江藩庫并漕項銀共
十三萬八千四百四兩有奇容臣力行各屬將逐年
歲修工程百計節省自康熙二十四年爲始每年扣
銀一萬四千兩附東豫二省藩司隨便解交戶部限
十年扣解全完如此一轉移間則目前既可不悞工
程而十年之間仍可全還戶部以充
國用也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添河員疏

題為兩河汛險工長官少不能兼顧謹
請酌調添設以保永固事竊惟修防河堤有堤矮漫溢之
患有風浪擊堤之患有鼠獾穴隙滲水之患有堤被
浸久忽然坐陷之患有大溜奔注塌崖坍堤頂冲掃
灣上堤下坐遷變非常危險莫測之患凡此五者雖
為害有重輕之不同而皆足潰堤成決阻運殃民是
以修防必期縝密而不宜稍有疎忽也至於修防之
法全賴料物人夫固不待言矣然欲料之速集來工

有夫之不致逃曠則非能幹多員駐工調度威惠並
行不可得也本年自蕭家渡合龍黃河歸故之後三
四兩月止於宿桃二縣黃水漫漲及臣設法疏浚百
計防守五月業已歸漕豈知一經小暑漲雨數月黃
淮交漲之後又益以山東諸泉大水橫發凡臣奉
旨加修之堤有易於取土五月以前告完者堤頂高出水
面四尺有奇不等其取土艱難加以六月後連陰數
月畚鍤難施未經告竣者堤頂出水一二尺不等甚
至僅存數寸自七月二十一日起至八月初二日止

旬有二日之間河流異常泛漲碭山北岸之盤龍集
南岸之毛城舖定國寺蕭縣之北辰集徐州南岸之
護城石堤楊家窪房村北岸之李道華樓子房山靈
璧南岸之雙溝集睢寧南岸之余家堂戴家樓邳州
北岸之鯉魚山羊山寺董家堂沈家堂青墩營宿遷
南岸之蔡家樓朱衣城毛家宅北岸之直河岔路口
炭渚西門外二郎廟等處約有一二萬丈皆堤頂止
高出水面三五寸七八寸不等彼時內係久雨積水
淺二三四尺不等既已無處取土而外則大溜奔騰

幾平堤頂加之以霖雨不時既憂漫溢又慮坐陷更
恐大風汕擊獾穴狠窩穿隙過水臣晝夜無寧憂虞
惶懼力督一切官弁各多募人夫購辦草料百計
搶救幸賴
皇上洪福齊天旬餘之內並無大風而八月初三河水陡
落尺餘得以無恙及水勢稍落而河流愈急一切險
汛搜刷堤根處處危急臣那東補西飛運料物隨機
下埽抵禦直至九月初間方能保定除該管大小官
弁員駐工并臣標効用等弁盡行差遣外臣又添委

見在加修大工之監理分管等官一百餘員分地協防搶救方得無虞臣因而展轉籌維防險必須官多庶可分地責成各岡率固本年之得以無恙者賴有見在加修大工之諳練監理分管等官一百餘員協助該管廳營印河官弁分地防守也然此等各官大工一竣即應他補不能特爲久常臣若不預爲萬全之計勢必臨事無人貽悞匪細臣爲不得已擬
請將汛長工遠之處酌量添官內凡就近有見任官員可用者即令兼管河工就近無見任官員可用者方爲

添設分管至於文武官弁互相表裏凡有
欽工之處設一武弁即應設一文職盖武弁專管兵丁栽柳蓄草塡補獾穴狠窩下埽簽樁等務其購辦料物動用錢糧以及督管歲修人夫皆係文職之事如一武即有一文則有首尾之應手足之乎彼此同舟盡力相濟如兩武弁汛地而止一文官督管夫料未免顧此失彼每有奔馳不及倉卒貽悞之虞查淮揚徐三府州屬見在設立七河廳七河營內除徐屬邳睢靈壁山清外河山安山清盱眙揚河等六廳管汛地

工程俱各相當即有多寡亦相去不遠無庸更議外惟宿桃廳管黃河兩岸除月堤不計外共有縷堤五萬餘丈更有運河兩岸并歸仁堤工二萬餘丈加以險汛如林在宿遷則有蔡家樓雞嘴埽蔡家樓下灣彭家堡蕭家渡徐家灣楊家莊白洋河等新舊大險七處在桃源則有九里岡烟墩劉家莊上渡口龍窩雞嘴埽七里溝李家口三岔等新舊大險九處尚有時下雖未修防而將來勢必成險之工并一切搶修次險工程不可勝計更有運河清黃交會之處不時

下閘啟閉以及濬淺挑淤約計宿桃兩縣工程之多倍於別汛而僅有一同知一守備萬萬不能分身料理本年伏秋與漲新險危急之時同知李燦駐桃源三岔工所守備劉文道駐桃源九里岡工所督夫集料下埽搶救頃刻不敢遠離然該汛除此二工之外桃源尚有七險宿遷亦有七險加以運河與各未竣堤工處處有漫溢之勢臣另委監理同知劉沛引原任宿遷縣知縣胡天龍督率分管該管各官弁專防宿遷運河工程又委監理知縣何登岸趙良臣督率

分管該管各官弁分防宿遷攔馬河西門外二郎廟
蕭家渡一帶工程又委監理候補知府佟國聘督率
分管該管各官弁專防楊家莊白洋河一帶工程又
委監理候補同知黃道弘督率分管該管各官弁專
防宿桃交界古城一帶工程又委監理知縣沈仲寅
督率分管該管各官弁專防桃源南岸工程又委監
理知縣吳世貞督率分管該管各官弁專防桃源北
岸工程又委桃源見任知縣何敦分頭購辦草料催
督人夫統計宿桃一汛除見任知縣不計外其專司
河務者同知守備二官并臣又另委監理官八員督
率大工分管并見任各官弁共相協助始克保固無
虞夫以本年見用監理應備十員協力保固之工而
將來僅有一廳一備兩員欲其處處周到不生意外
之變誠屬鞭長不及勢必貽悞者也今臣
請將宿桃一汛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一員將一汛分爲兩
汛令見任宿桃同知李煒專管宿遷黃運兩河并宿
虹兩縣歸仁堤工[illegible]爲分管宿虹河務同知見任宿
桃河營守備劉文逵改爲分管江南江北宿虹河營

守備添設分管桃源河務同知一員桃源河營守備
一員又宿遷運河向設主簿一員把總一員兼管黃
河堤工今查運河兩岸原有堤一萬餘丈近又加挑
新河一道計長三千餘丈連黃河堤工統計共長二
萬餘丈且清黃交會漕艘咽喉之區汛廣工長一主
簿一把總萬難遍及查該縣有劉馬莊巡檢一員應
令兼管駱馬湖以上黃河新河工程并調撥把總一
員協同料理其見在運河主簿把總應令專管石碼
以內運河兩岸堤工并皂河攔黃壩工又宿遷縣北
有攔馬河減水壩五座與黃河堤工隔遠見在主簿
把總不能兼顧應令宿遷縣典史就近兼管又邳州
北岸堤工長一百餘里武職見有把總二員而文職
止有州判一員不能兼顧查該州有直河巡檢一員
應令兼管河工與該州州判分管黃河堤工又邳州運
河堤工一萬餘丈應調撥把總一員協助州同修防
又徐州北岸堤工計長一百餘里武職見有千把總
三員應裁去千總一員止留把總二員文職止有北
岸州判一員實難徧顧查該州北岸見有呂梁巡檢

一員應令兼管河工與北岸州判分汛防守又邳州
運河
欽工一萬餘丈業已設官設兵協力修防但黃林莊以下
徐塘口一帶尚有運河六七十里雖原無堤工不用
特設文武防守而向來每歲有民夫挑浚之役亦應
有一文職專督之查該州見有新安巡檢一員駐劄
頗近應令新安巡檢專管徐塘口上下挑浚工程又
睢寧縣黃河南岸除逐月堤之外止算縷堤計有一
萬六千餘丈且有戴家樓韓家莊二處極大險工更
有搶修工程不一而足查該汛武職見有千把總二
員而文職止有主簿一員實難兼顧查睢寧縣並無
縣丞臣
請添設睢寧縣管河縣丞一員與主簿分汛防守又安東
縣黃河北岸堤工二萬三千餘丈又山陽北岸有堤
工三千餘丈而安東南岸亦有堤工臣已令彼此交
換將安東南岸堤工交山陽管河官弁專管其山陽
北岸堤工換交安東管河官弁專管庶無隔河遠顧
之難是安東北岸將及二萬七千丈此二萬七千丈

之內武職設千把總四員而文職止有該縣主簿并
五港司巡檢二員應裁去千總一員添設安東縣管
河縣丞一員共計文武官各三員以便協力防守又
山陽外河南岸自季家淺至雲梯關通長三萬一千
餘丈見在武職有千把總四員而文職亦止外河主
簿馬邏司巡檢二員應裁去把總一員添設山陽外
河縣丞一員與外河主簿等分汛防守又高家堰當
全湖之衝必須官品稍大之能員防守而見在係一
大使官品太微應裁去大使改設高堰主簿一員又
雲梯關外黃河兩岸堤工綿遠武職見有千把總二
員而文職止有羊寨司巡檢一員亦難隔河兼顧應
令羊寨司巡檢駐劄薛家莊專管雲梯關外北岸堤
工并將所裁高堰大使著令駐劄大套分管雲梯關
外黃河南岸堤工又清河縣運口亦係漕艘咽喉且
大溜奔湍經年險急最為緊要今該縣縣丞既管運
河工程又管黃河南岸堤工顧此失彼實有貽悞之
虞查該縣見有馬頭司巡檢一員應令馬頭司巡檢
管黃河南岸俾縣丞專管運河庶免貽悞又山陽運

河一百餘里乃係水陸要衝修防最密見在武職有
千把總二員而文職止有該縣裏河主簿一員實難
兼顧查該縣見有縣丞一員應令兼管裏河與主簿
分汛防守又揚州府屬高寶江三州縣運河上自山
陽縣交界黃浦起下自江都縣灣頭并芒稻河止通
長二百四十餘里合東西兩岸計之不下四百餘里
其間椿工石工埽工閘座減水壩等工多如林除通
判守備之外武職尚有千把總五員而文職僅有一
州判兩主簿共三員實有鞭長難及之虞查高郵州

見有州同一員寶應縣見有縣丞一員應俱令兼管
河工與州判主簿分汛防守又江都河道長一百二
十里見在主簿一員僅堪管理芒稻河灣頭以上各
欽工堤壩閘座其灣頭以下歷郡城至瓜洲尚有河道六
十里其間雖無
欽工而亦有民夫挑淺之役主簿不能兼顧查該縣見有
縣丞一員應令兼管灣頭起至瓜洲止一帶河道以
便主簿專管灣頭以上一切緊要

欽工又儀徵縣河道長七十里雖無

欽工堤岸而亦有挑淺之工查該縣原無管河專官見有
縣丞一員應令該縣縣丞就近兼管河道又盱眙縣
主簿與山陽縣高良澗主簿汛地相接而盱眙主簿
所管盱眙堤工不過十餘里山陽主簿所管山陽堤
工計長七十餘里應令山陽主簿止管至周橋為止
其周橋以南古溝唐埂一帶雖係山陽地方應交盱
眙縣主簿管理將盱眙主簿改為山盱管堤主簿又
山陽雲梯關外海口一帶有近年新淤無主葦草灘
地臣前委効用千總劉淳駐彼清查數年以來前後

共查得新淤灘地六百餘頃從前已採過葦草一百
餘萬束臣見在通行各工查明收過葦數一面
題報一面入康熙二十一年分歲報冊內開銷至此項
葦灘將來歲歲可得葦草百餘萬束大有益於河工
但地廣柴多必須特設千總一員督管河兵專司採
細之事其所設千總歸山安河營管轄支領俸餉以
上淮揚徐三府州屬黃運河湖一切堤工除用附近
見任官員兼管河工并各營千把總或裁或添仍係
彼此調撥者不計外通計實添設同知一員守備一

員縣丞三員主簿一員此皆徵臣再三斟酌妥當方
敢陳請倘蒙
皇上俯念河道攸關重大特賜
俞允則將來各處堤工俱有專責官弁修防自當永可無
悞其有裨運道民生實非淺鮮也至於應添官員俟
奉有
俞旨之日容臣於見在工所各官之內擇人地相宜勤勞
最著者另疏保舉具
題并各官弁各管某某工程段落丈尺各應駐劄某某

地方以及各營千把總應裁應添作何調撥之處另
造清冊送部以專責成俾為永遠定例外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恭報兩河險工官員疏
題為兩河汛險工長等事今將淮揚徐三府州分管黃
運二河併湖堤各同知通判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巡
檢典史大使等官駐劄地方修防汛地起止理合造
冊施行須至冊者
計開
徐屬河務同知一員駐劄徐州所屬河官八員
徐州州同駐劄州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上
自蕭縣界王家堂起下至青田止

南岸州判駐劄房村驛修防黃河南岸汛
地上自青田起下至靈璧縣界止
北岸州判駐劄河北館驛門修防黃河北
岸汛地上自大谷山起下至王家
山止
呂梁巡檢駐劄呂梁修防黃河北岸汛地
上自狄家山起下至邳州界止
蕭縣主簿駐劄郝家集修防本縣黃河汛
地

碭山縣主簿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
地
豐碭主簿駐劄盤龍集修防豐縣黃河及
碭山縣黃河北岸汛地
沛縣主簿駐劄夏鎮修防本縣運河汛地
分管邳睢靈璧河務同知一員駐劄邳州所屬
河官七員
邳州州判駐劄州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徐
州界起下至馬船幇止

直河司巡檢駐劄州城修防黃河汛地上
自馬船幇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州同駐劄猫兒窩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徐
塘口起下至宿遷縣界止幷唐宋
山堤工
新安司巡檢駐劄泇口修防運河汛地上
自山東嶧縣界起下至徐塘口止
靈璧縣主簿駐劄雙溝集修防本縣黃河
汛地

睢寧縣縣丞駐劄姚家集修防黃河汛地
上自靈璧縣界起下至戴家樓止
主簿駐劄魏家集修防黃河汛地上自戴
家樓起下至宿遷縣界止
分管宿虹河務同知一員駐劄白洋河所屬河
官七員
宿遷縣縣丞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
上自睢寧縣界起下至小古城止
南岸主簿駐劄白洋河修防黃河南岸汛
地上自小古城起下至桃源縣界
止

北岸主簿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北岸汛地
上自縣西門起下至桃源縣界止
劉馬莊巡檢駐劄皂河集修防黃河北岸
汛地上自邳州界起下至張莊運
口止幷新運河上自皂河口起下
至運口止
運河主簿駐劄皂河集修防運河汛地上

自邳州界起至阜河口止
歸仁司巡檢駐劄歸仁集修防宿虹二縣
歸仁堤汛地
典史駐劄縣城修防攔馬河減水各壩
分管桃源河務同知一員駐劄桃源縣所屬河
官四員
桃源縣縣丞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
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烟墩止
南岸主簿駐劄縣城修防黃河南岸汛地

上自烟墩起下至清河縣界止
北岸主簿駐劄衆興集修防黃河北岸汛
地上自宿遷縣界起下至上渡口
止
三義鎮巡檢駐劄三岔修防黃河北岸汛
地上自上渡口起下至清河縣界
止
分管山清外河同知一員駐劄清江浦所屬河
官五員

清河縣主簿駐劄縣城修防本縣黃河北岸
汛地
馬頭司巡檢駐劄甘羅城修防本縣黃河
南岸汛地
山陽縣外河縣丞駐劄清江浦修防黃河南
岸汛地上自清河縣界起下至朱
家莊止
外河主簿駐劄蘇家嘴修防黃河南岸汛
地上自朱家莊起下至童家營止

馬邏司巡檢駐劄盧舖修防黃河南岸汛
地上自童家營起下至陳家社止
分管山安河務同知一員駐劄安東縣所屬河
官五員
安東縣縣丞駐劄縣城修防黃河汛地上自
清河縣界起下至縣東門止
主簿駐劄夏村營修防黃河汛地上自縣
東門起下至彭家灘止
五港司巡檢駐劄佃湖修防黃河汛地上

自彭家灘起下至雲梯關止
山陽縣羊寨司巡檢駐劄薛家套修防黃河
北岸汛地上自雲梯關起下至泗
汾港止

山陽縣大套大使駐劄大套修防黃河南岸
汛地上自雲梯關對岸陳家社起
下至陸家社止

分管山清盱眙河務同知一員駐劄淮安府所
屬河官六員

清河縣縣丞駐劄甘羅城修防運河汛地上
自甘羅城西南角起下至山陽縣
界横堤頭止
山陽縣裏河縣丞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
上自府城西南角樓起下至寶應
縣界止
裏河主簿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
清河縣界起下至府城西南角樓
止

高家堰主簿駐劄高家堰修防湖堤汛地
上自石工頭起下至清河縣界横
堤頭止

高良澗主簿駐劄周家橋修防湖堤汛地
上自周家橋起下至石工頭止
山盱主簿駐劄翟家壩修防湖堤汛地上
自翟家壩起至周家橋止

揚屬河務通判一員駐劄高郵州所屬河官七
員

寶應縣縣丞駐劄縣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
山陽縣界起下至劉家堡止
主簿駐劄縣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劉家
堡起下至高郵州界止
高郵州州同駐劄州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
永安河尾起下自江都縣界止
州判駐劄州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寶應
縣界起下至永安河止
江都縣縣丞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汛地上自

灣頭閘起下至瓜洲止
主簿駐劄府城修防運河汎地上自高郵
州界起下至灣頭閘止
儀徵縣縣丞駐劄縣城修防本縣運河汎地

謹請加修疏

題為謹請加修善後工程以期永保河防事竊臣奉
命大修江南河道共計動帑創築幫築過黃河兩岸堤工十八萬一千餘丈又動帑創築過邳宿運河堤工二萬一千餘丈又督徐蕭碭豐沛靈睢宿桃清十州縣民夫加幫過不動錢糧黃河兩岸堤工四萬五千餘丈三共已修築過堤二十四萬八千餘丈此等堤工雖已告竣然凡於康熙十九年未逢大雨以前築竣者未免稍矮至十九年大雨異漲之後築竣者則皆

增高今欲求久遠安瀾之計必須一槩加至高出大漲六尺為度方稱萬全臣於康熙二十一年六七月間伏水大發黃清交漲之時逐處接量得此堤二十四萬八千餘丈之內凡堤頂高出水面五尺六七寸至六尺以上幷未水到堤根俱不必再加者共約長六萬六千餘丈水浸堤根而堤頂高出水面三尺以上至四五尺不等可以稍緩加幫者共長十四萬餘丈水漫堤根而堤頂止高出水面二尺上下急須加幫者共長四萬二千餘丈又徐州北岸未幫民堤水

未到堤根不必加幫外尚有睢宿兩縣未幫民堤一萬八千餘丈亦係水浸堤根堤頂止高出水尺餘二尺不等兼之堤頂窄狹外無坦坡更覺危急尤須一併動帑及早加幫統計急工六萬餘丈應加高三四尺不等并將陡坡改為稍坦每丈牽用土三十四方每方一錢五分又陰雨食米夯硪麻等項并水工取土窵遠加增工食等項每牽丈需銀五兩五錢共約需銀三十三萬兩又緩工十四萬餘丈應加高一二尺有奇不等亦改陡坡為稍坦坡并緊要大路分外

加寬每丈牽用土一十九方每方一錢五分連陰雨等項約需銀三兩一錢共約需銀四十三萬四千兩又各減水壩急須築做三和土五千餘方尽[illegible]不等并添做朱家堂西王家營兩壩石磯心又增建南北運河湖堰減水壩共三座共約需銀八萬兩又邳宿運河最窪之處堤根浸於水內終年不得乾涸并黃河堤工離河太近以及堤外積水成湖風浪不時刷汕之處共計約有二萬丈必須添築椿笆工方可保固經久每丈料物匠工約需銀四兩共需銀八萬兩

又高家堰臨湖石工連堵溲埽工共長五千九百三十三丈八尺見在頂寬二丈者應加至頂寬三丈見在頂寬二丈五尺者應加至頂寬三丈五尺每丈牽用土三十餘方必須設法於離堤二三十丈外水內築堰攔水挑運料小河一道即以挑河之土築成堤工每方約需銀三錢計每丈需土方夫工銀十兩共需銀五萬九千兩又高頁一帶椿埽連堵溲之處并武家墩幫堤堵溲之處以及翟家壩堵溲築堤共長九千七百二十三丈三尺應幫至頂寬三丈每丈約

需土二十方亦於離堤二三十丈外挑運料小河一道每方牽給銀一錢八分計每丈需土方夫工銀三兩六錢共約需銀三萬五千兩又清河縣大王廟前加挑引河一道長六百餘丈挑濬一丈五尺每丈約需銀十八兩計需銀一萬二千兩以上各工臣先於上年九月內傳集所屬各監理等官再三斟酌必得如此加修方可待將來異漲今臣復至工所細心採訪與各官詳加復勘委無更改又先因安東縣蓮花巷有難刷淺工一千四百丈前此亦估加挑今與該

管道廳印河等官詳加酌議目擊水勢漸逼南岸誠
恐挑河未成有鼓衝難堵之患今改議停挑此道引
河將南岸緊要堤工計寬丈餘待水至堤根之時下
埽裹護再於大菱陂迤東起直接馬邏添築大遙堤
約長三千丈以為重門之障共約需銀二萬餘兩以
上通共需銀一百零五萬餘兩內工程雖有緩急之
分然必及早如估加修庶將來或遇奇雨異漲亦可
恃其修防不致復生他患也伏念臣奉
命治河歷五年之久除原估銀二百五十一萬七千餘兩

并二次借地丁漕項銀十三萬八千餘兩俱經用完
又用過河庫銀十餘萬兩而今兩次請銀一百二十
萬兩臣非妄議糜帑也內中如堵蕭家渡決口加挑
緊要引河加幫原應係民夫修築之工計長一萬八
千丈均屬必不可緩又阜河為漕運咽喉之地雖目
今淺通無阻而兩岸堤工終年浸於水內一有疎虞
關係甚大斷須火速加幫以期永固又微臣新築與
民夫幫過堤工內止高出上年六月內大漲水跡二
尺左右者約計四萬二千餘丈必須速為再加其餘

各工雖尚屬可遲然蕭家渡堵塞之後黃淮二瀆若
止照康熙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等四年之水足以
保固無虞設或再如康熙十九年奇雨數月遍地江
湖則見在工程尚屬卑薄必得及早預為鞏固之計
以待大水方稱至穩至安之將至臣前此估計一切
堤工止估高五六八尺不等今則自五尺起築至高
一丈四五尺不等而猶議再行加高蓋臣初任之時
適當軍興需餉之候是以逐工俱從極省估計曾將
俟工完之時另議撥夫協助河兵加幫高厚等因

題明在案今河兵修防險要東撥西調刻無寧居而民
夫又不能濟急幫丁又尚未定制臣雖欲俟工完之
後逐漸加幫但黃淮二瀆之水消長無常卒然漲發
每令人措手莫及此皆臣愚昧無知偏心於曲求節
省而不覺智慮短淺一至於此以今日而追憶前言
不禁慚愧無地汗流浹背者矣今臣添估各工凡緊
要去處俱係悉心籌畫倘蒙
皇上允行可為永遠安瀾之計其所需銀兩查河工於康
熙十三年以前原有捐納事例今海宇清平各省事

例俱經停止合無將河工事例較前稍寛其途倣江
南賑饑之例聽各處官民捐納以濟其事惟是捐輸
銀兩不能刻期應手而工程緊急難以緩待除臣先
具請帑堵築蕭家渡要工等事一疏内已蒙
皇上敕部撥發山東省地丁銀十五萬兩見俱解到外伏
乞
敕部再撥山東河南二省地丁銀一百五萬兩俾臣火速
乘時及早興舉俟收事例銀補還其康熙二十年借
過江蘇撫臣所屬地丁銀十萬兩康熙二十一年借

過漕項銀三萬八千餘兩亦俟收事例銀補還如此
則河道永保安瀾善後良圖莫過於此矣至黄河情
勢變遷靡常或其間稍有應損益增減之處容臣遵
照敬陳經理河工八疏内議政臣等定議事小者准
臣竟行事大者另疏題明之例遵奉而行以期確當

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四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五

治河題藳

恭報蕭渡合龍疏
全河歸故疏
請加堤岸疏
置造汎船土車疏
減糧增兵疏
購辦椿束疏 康熙二十三年
課程堡夫疏
衛河水勢疏
大挑月河疏 高郵州
恭謝天恩疏 謝賜清慎勤
善後事宜疏 請錢糧
欽奉上諭疏 勘工河南起程日期
兩河水勢疏
欽奉上諭疏 蘭儀等處添官

男治豫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光烈 光文 仝校字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稿

恭報蕭家渡合龍疏

題爲恭報蕭家渡閉合龍門日期仰祈
睿鑒事竊照微臣恭
旨挑挖引河堵塞蕭家渡決口限春分節前完工臣駐宿
工所百計催督緣因欽遵
俞旨會議漕船遲悞幷造船式樣二案於二月初四日自

工起行赴淮會同
欽差侍郎臣宜昌阿副都御史臣色克德馬世濟等幷漕
臣邵甘江南江西督臣于成龍江蘇撫臣余國柱安
徽撫臣徐國相會議完畢於十五日自淮起行十七
日仍抵工所查蕭家渡決口先於二月十五日業已
合龍因臣於赴淮之日諄諄叮囑在工官弁務必節
省料物毋或糜費各官弁見水勢平緩因臣節省之
囑少用蔴緪迫龍門已合正河之水積高五六尺水
勢猛勇緪少不能挽留將龍門埽沖去龍門埽旣去
撤動大溜更帶卸旁埽三個幸而正河深通埽臺隨
卽保住臣於次日抵工詢知原委深悔欲求節省反
致遲延費料於是從新調度分外多加蔴緪幷將所
沖埽料拆取應用以分晝夜飛星疾催仰賴
皇上洪福齊天於三月初一日未時閉合龍門訖計春分
節前之限實逾九日除一切善後事宜容臣另疏具
題外所有蕭家渡閉合龍門日期臣謹恭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全河歸故疏

題爲全河歸故之後險汛日漸加增謹

請撥足額編河道錢糧以便辦料修防永歸保固事竊惟

黃河發源最遠合千枝萬派之水而來其勢浩瀚其力勇猛其行如疾雷飛電卒然而至每令人措手不及苟非百計爲未雨之謀籌防捍之策斷難免不測之患也若夫未雨修防之法大畧有五一則加高堤堰以禦漫溢一則多用椿埽以抵風浪一則巡查罅隙以杜潰決一則堅修減壩以資宣洩一則緊守險汛以防奪河以上五條如第一條慮水漲漫溢臣已借到東豫藩庫錢糧見在多委監理分管等官分頭廣募人夫飛星齊集將卑矮堤工一律加幫高厚比至伏秋俱有頭緒足保無虞第二條慮風浪汕堤臣見在多方購買椿料或做排椿或下順埽隨機防護亦可無虞第三條慮獾狐穿堤爲穴臣已撥著弁兵兼委各監理分管等官逐日巡查凡遇獾穴狼窩立卽塡塞堅實亦可無患第四條慮減水壩一有不堅大水驟下勢必浮椿卸石釀成後患臣見在添做三

和土相機開放亦屬無虞惟防險一事最爲艱難往往倉卒之間立成大險如桃源北岸七里溝一工向來河離堤根有百餘丈之遠本年正二月內雖經逐漸坍塌然尚有五十餘丈乃豬家渡合龍之後大溜直下三月初八初九兩日之間坍去四十餘丈僅存十二丈矣此處堤內係舊決口數丈深潭一有疎虞立成奪河之患臣心膽俱碎所幸蕭家渡尚有防守伏秋未用料物臣隨卽遴差標弁那緩就急不分晝夜飛星押運赴彼於上流磯嘴埽尾立下大埽十餘個挑水往南一面加幫七里溝埽臺挑槽下埽裹護日來方始無患又淸河縣玉皇閣一工向來離堤五六十丈今於本年正二月間逐漸坍塌僅存河崖三丈此工先曾預備今見在下埽抵敵洪流亦可無虞但自合龍以來已歷兩旬雖河道刷寬水勢稍定然似此險汛日漸加增臣驚憂惶悚魂夢罔釋展轉思維別無他法惟有多備夫料使人力勝水隨機搶救以期克保無虞不使再決而已人夫一項除架船裝料鋪埽簽椿收放揪頭繩纜栽柳修柳巡查堤岸看

守料物修補水溝填塞獾窩雞穴等一切緊要諸務
俱有河兵力作僅僅足用至於縛綑打纜搬運草柳
拉埽攏梯挑土夯修埽臺等一切雜作則用歲修人
夫查往例歲修工程從無募夫之例皆係酌撥附近
民夫資其力役是以黃河險工奏銷冊內止開料物
價值而無募夫工食錢糧江南河南山東三省處處
皆然從河南一省經前河南撫臣佟鳳彩因每年所
用歲修人夫太多且不特附近州縣而遠裏隔遠州
縣亦行槩撥人夫不無遠涉之苦於是具

題請令各州縣按地畝加徵歲修人夫錢糧於就近僱
募免其遠撥部議不准加徵令動裁曠裁扣銀兩僱
夫應用至於江南山東則俱仍舊今康熙二十二年
山東曹單二縣黃河工程除用額夫之外照例酌撥
附近州縣民夫協助額夫力作江南徐州除郭家嘴
長樊大壩小店等舊險工三處外又加楊家窪新險
工一處并加修徐州護城石堤臣共酌撥徐屬歲修
夫一千名協助河兵力作邳州原有董家堂五工頭
等舊險二處近年又加塘池大壩鯉魚山等新險工

二處本年又添羊山寺新生大險一處并運河亦有
零星險汎臣共酌撥該州歲修夫一千二百名協助
河兵通融往來力作睢寧縣向無舊險近生韓家莊
戴家樓大險工二處本年又加孟家灣接連戴家樓
險工一處俱係極大工程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
千二百名協助河兵力作宿遷縣舊有蔡家樓彭家
堡險工二處近增白洋河一險并更有零星險汎臣
共酌撥該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河兵力作桃源縣
舊有烟墩龍窩上渡口雞嘴壩李家口等險工五處

本年又增七里溝大險一處又古城三岔二處將來
亦有大險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千三百名協助
河兵力作清河縣舊有甘羅城運口二工近又增惠
濟祠一險本年更增玉皇閣險工一處臣共酌撥該
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河兵力作山陽縣近有湯薑
莊潘家窪高家莊上張莊真武廟周家渡唐家堡小
菱陵何家莊大菱陵沈家圍等險工十一處本年又
增左家口險工一處臣共酌撥該縣歲修夫一千四
百名協助河兵通融調撥力作安東縣近有邀花蕩

南門外險工二處本年又增二鋪葫蘆口等險工二
處其餘尚屬未定臣酌撥該縣歲修夫八百名協助
河兵相機力作又寶應縣堤工甚多單薄臣亦酌撥
該縣歲修夫三百名協助河兵加幫力作此臣循照
往例見在舉行之事各州縣亦深知險汛攸關重大
俱經循例撥夫陸續上工是人夫一項已覺稍有頭
緒惟是淮徐兩府州險汛林立其本年應估歲修工
程者共有四十餘處而黃河搶修與邳宿山清高寶
江七州縣運河歲修搶修以及高家堰一帶臨湖險

汛修防尚在此外臣約略計之共需柳七十餘萬束
草一千二百餘萬束海葦二百餘萬束湖蕩一百餘
萬束蔴觔一百餘萬觔杉木除黃河兩岸幷宿遷運
河內埽樁俱經估入大修外其各歲修工約需木五
萬餘株加以黃河之天妃壩王公堤運河之一切閘
座甎石等工需用木石甎灰米鐵等項統計所需料
值不下銀十五六萬兩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河庫餘
賸之銀俱經於大修案內支用全完訖康熙二十二
年分五直省額徵河道錢糧止有一十八萬餘兩內

直隸河南山東三省之夫食歲修料價以及通融湊
給七河營官兵俸餉約去十萬兩其可留濟江南歲
修之用者不過八萬餘兩以必需十五六萬兩之工
料而止實有銀八萬兩是僅有一半料物人力不能
勝水水力強於人力當其奔騰浩瀚之時勢必束手
無策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從此一有疎虞臣死固不
足惜而前此大修數百萬金錢盡化烏有阻運殃民
殆無底止矣臣憂心如焚反覆籌計查五直省河道
錢糧原額係二十六萬餘兩後因除去蠲荒七萬餘

兩是以止有一十八萬餘兩若將五直省原額蠲除
荒災之欵照驛站錢糧之例逐一撥補足額俾得多
購料物預先堆貯使人力足以勝水方為萬全之策
又河道錢糧較之兵餉更急葢兵餉止須按月給散
而河工料物必須預先購備也臣先於康熙二十一
年三月內具題陳康熙二十一年歲修等事一疏請
將五直省河道錢糧限三月內解足以濟工用等因
部覆不准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臣何敢復為瀆請但河庫已罄而購料刻不

可緩必得將河銀及早預解庶乎有濟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全黃業已歸故若綢繆稍有疎
忽則必盡棄前功立釀後患特賜
乾斷敕部將五直省河道錢糧凡每年應徵并應蠲除荒
災之數俱令各該州縣全照原額務於每年三月內
盡行解足其各該州縣該年應蠲除荒災之數聽各
州縣於應解藩司別項錢糧欵內扣除如此則在各
州縣毫無所損而河工無掣肘之虞工程允可永固
運道允可永通民生亦漸可永遂矣臣謹特疏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迅賜議覆施行

請加堤岸疏

題爲請加上流堤岸以保河道萬全事竊維江南河道
雖上年大修已竣而尙屬卑矮是以蒙
皇上發帑加修今臣見在廣募人夫分頭疾儹更將原估
加至高出上年大漲水跡六尺者今酌量地勢寧再
加高一尺以高出水跡七尺爲度此臣欽承
皇上軫念運道民生毋令再決之
聖諭是以不敢不加愼加詳也今自蕭家渡合龍之後已
歷兩月有奇雖漫漲之水未盡歸漕而較之合龍之

時已消尺許臣徧委官弁分頭儹築卽令儹築之員
分頭防護加以徧修減水壩尾并設法施浚泆底河
身仰賴
皇上洪福或可不至又生他患但此就江南而言也江南
之上更有山東河南堤工其在山東者不過兗州府
屬之曹單兩縣統計約長二萬餘丈臣已飛調山東
額設人夫并酌撥附近州縣民夫儹著道廳印河各
官竭力飛儹以求保固惟河南開歸兩府堤工通長
一千餘里向來附近州縣原有歲修人夫出自民間

年年加修頗稱鞏固自前任撫臣佟鳳彩題歸官催之後民既漠然罔顧而官役畏難不肯以致工程損削不堪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前江南洩口未堵撤溜甚緊上流不致十分壅滯今江南洩口全堵除減水壩之外更無旁洩之途而河南堤工當風吹雨淋人畜踐踏多年未修之後有雖高而薄者有雖闊而低者有窈若鍋底者有頂似劍脊者種種不堪之情臣雖未親歷其地而行據管河道臣祖文明之報文并撫臣王日藻之移覆閱之不禁心悸念江南河道費過國家如許金錢甫有頭緒設或河南一有疎失則前功盡棄固不待言而阻運殃民更無底止矣今之計斷當綢繆於未雨之前及早加修以保萬全者也惟是道里綿長工程浩大若遽議動帑恐司農仰屋維艱若因循不修又慮坐釀大患臣反覆籌維竊深憂懼祇以身在江南料理加修大工不能親赴豫省徧為察勘所幸撫臣王日藻曾為豫省河道深知豫省河情伏乞

皇上敕下該撫臣將開歸兩岸堤工即日親行徧勘某處

堤工高厚堅寬可以不修某處堤工卑矮窄薄斷須加修某係極險某係次險或仍照往例撥歲修人夫興築或必照近例動帑募夫興築一面勘明確估具

題一面作何廣集多夫飛星速僱使雖遇異漲而人力勝水足保無虞如此則上流既可保無虞庶下流河道得以刷深不致仍前散漫方為運道民生萬全之計也臣謹特疏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迅賜議覆施行

置造汎船土車疏

題爲

奏銷置造船車鐵掃帚等項器具錢糧事竊照黃河水勢無常變遷莫定隨機疏浚斷不可廢然浚河之法非船不行至於鐵掃帚一項則亦必需之器具也臣先於康熙十六年七月內具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疏內

題明應造船二百九十六隻需銀一萬兩并每船一隻懸鐵掃帚二枚等因續於康熙十七年六月內恐船

隻不敷又具題明經理河工第一疏內未盡事宜事一疏將必須再添造三百餘隻約需銀一萬餘兩等因覆經

題明又初興大工之時各夫俱以夯硪之法太覺用力多而工食少紛紛告苦募僱不前臣隨設法置造土車每夫十名給車一輛以期稍省人力俾其樂趨亦經

題明各在案今臣行據淮揚道多弘安造具成造過船隻土車鐵掃帚等器用過錢糧清冊前來查浚船一項除目前奉

旨加修堤工案內宿遷運河東岸三千餘丈西岸一千餘丈兩面皆水無處取土必須船裝遠運并黃河兩岸低窪去處創建排樁工程往來搬料需船甚繁舊船實不足用見在添造一百二十隻俟加修工完另冊報銷外共在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以前共造過船五百三十二隻大小不等共用過銀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二兩四錢一分二釐四毫六絲內河南管河道所造四十隻每隻牽算銀七十六兩有奇較原估每隻

多費銀四十二兩有奇蓋此船原係爲黃河運柳成造之船是以船隻甚大所費較多其餘四百九十二隻俱比原估各有節省其船固用以浚淺而運土之日逝多清水潭高家堰等工全賴此船運土方能築成目今亦俱見在運土運料并浚河也土車一項除淮揚道多弘安於前任山清盱眙同知任內自造土車七百輛爲高堰高良澗一帶之用已於工程冊內開造者不計外其各州縣共造過土車二千二百五十輛共用過銀一千零一十二兩五錢此等車輛俱

於各工通融調用是以不造入各工項下而彙冊報
銷至鐵掃帚一項共置二千個共重二萬二千九百
八十二觔每觔銀五分三釐共用過銀一千二百一
十八兩零四分四釐三項通共用過銀二萬零七百
五十二兩九錢五分六釐四毫六絲除冊揭送工部
查核外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核銷施行

減糧增兵疏
題為
題明減糧增兵以鞏河防事竊照
朝廷之上惟期運道安瀾民生樂業是以不惜帑金特設
河臣修治河道然民情愚昧往往不顧
國家大計而惟求利其私圖有堤外之民一經水漲則
室廬田畝未免沉淹於是惟願堤開水洩以遂其居
者有堤內之地卑瘠無收人力莫措於是惟願決堤
內灌淤成沃土以遂其耕者更有天時亢旱者思決
水以溉其田嚼求害仇家者思決水以淹其人畜每
以一己之利便即欲傷難築之工程雖律典煌煌定
有盜決之罪然不能確執其人而誅之臣是以
請設防河兵丁立勸懲之法以鼓舞而儆惕之俾各工俱
有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姦徒盜決之計無所施而
工程凡有罅隙即可立刻飛傳集衆搶救是設兵一
事誠河防至要之著也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
疏內
題設戰守兵五千八百六十名續於

題惟每月給米折銀三錢三分今臣復爲斟酌當年因
米價湧貴是以請給三錢三分嗣後米價亦有賤時
况防河兵丁終年力作寢食泥塗之中與汛守地方
之緑旗兵丁必須置買襗帽修整器械每多盤費者
不同其米折銀兩可以量減期於足以餬口而止今
臣擬將原給米折銀每月三錢三分者酌減三分之
一改爲每兵一名每月止給米折銀二錢二分又原
題每兵十名設戰兵一名今酌改爲每守兵五十名方
設戰兵一名其有該汛兵丁不足五十名僅止四十
名在右者亦設戰兵一名以上二項每歲共可節省
銀一萬餘兩以此節省之資爲添募守兵七百餘名
之用在
國家每年給餉仍照歷年之數並無多給分毫而河工
實增兵七百餘名得其終年力作之益計無利於此
者矣除臣見行各道廳營官弁自本年七月初一日
爲始兵丁米折銀兩槩減三分之一照二錢二分支
給一面以節省之數添募兵丁力作俟兵丁募足工
程分定另造細冊送部外緣係減糧添兵事宜相應

題明經理河工第七疏未盡事宜疏內
題請添兵五百餘名二共實應設兵六千四百餘名此
旨康熙十七年以前題奉
俞綸之案也迨康熙十八年間續增大修歸仁堤并挑築
邳宿運河兩工添堤將及三萬丈而未議添兵臣雖
於亟請併修河北運河等事疏內請減高堰湖堤之
兵防守運河然臣彼時乃未經大風大浪之前是以
妄爲此冒昧孟浪之見究竟高家堰一帶刻刻須防
惟慮兵少斷不能撤爲他工之用查歷年以來七河
營奏銷兵數有六千三四五百餘名不等良以工長
兵少未經設立一定之數之所致也今臣再三核酌
必須再添設兵丁七百餘名共設兵七千二百名方
可足用然添兵七百餘名即應添餉一萬有奇而庫
帑有限歲修倘慮不敷安能又添此項臣百計籌維
而得減糧增兵之法不敢不急爲上陳也查七河營
題定額兵六千四百餘名內應設戰兵六百餘名守兵
五千八百餘名此戰守兵六千四百餘名每名月應
給米三斗經臣

特疏

題明伏乞

睿鑒敕部施行

購辦柳束疏康熙二十三年

題爲

題明分購康熙二十三年歲修柳束并請回空順帶以

保全河事竊照黃河變遷不定掃刷無常若非預備

多料隨機搶救斷難免冲潰奪河之患也本年自三

月初一日蕭家渡合龍全黃歸故之後忽生桃源北

岸七里溝清河北岸玉皇閣等新險勢甚危急臣隨

嚴督各官并飛星運料分頭搶救幸七里溝一工下

埽不多而水勢旋緩費料有限至玉皇閣一工或上

提或內陷自三月至今二百餘日之間終朝下埽費

料極多此猶微臣於本年三月內具全河歸故等事

一疏內

題明之工也迨四五月間臣愚以爲除埽此二險之外

餘不過防其漫溢及風浪汕擊而已然慮其漫堤也

業已請到錢糧惟有竭力僱工加高束水慮其風浪

汕堤也見在多方購草購木或簽排樁或下順埽二

者俱可無患則本年伏秋似可不至十分拮据豈知

一交六月水漲溜急先將桃源北岸九里崗迤上大

河離堤二百餘丈之處不兩旬而坍至堤根臣飛督各官弁毋分晝夜運料搶救九里崗正在十分危急之時而三岔地方大河離堤六七十丈之處亦即塌至堤根未幾而劉家莊大河離堤七八十丈之處又復塌至堤根又未幾而山陽南岸老埧口地方大河離堤二三百丈之處亦隨塌至堤根更未幾而宿遷南岸蔡家樓下灣從來平緩之處亦復塌至堤根矣他如安東南門舊埽工以下直至東門山陽南岸唐家堡舊埽工上下大菱陵舊埽工上下沈家閘舊埽

工上下以及馬邏一帶新增險汛或數十丈或數百丈者不一而足報險報急請夫請料之文盈几牟架臣驚憂惶懼胆裂心摧所備料物無多而東撥西調不啻如桂如金也臣日不能終食夜不能終寢羽書一至隨即飛行或令肩挑或令驢馱或船裝或車載處處差員節節催運除該管官弁之外凡附近監理分管等官以及臣標一切効用弁員差委殆盡臣復宣揚

皇上之洪恩鼓之以優敘之足榮曉諭

功令之森嚴儆之以處分之可畏各官弁亦俱勉力奮往自小暑以至於今百有餘日之間無分晴雨晝夜奔馳幸賴

皇上洪福齊天得以安全無恙今值霜降節氣水勢漸消水力漸緩本年堤岸險工已可保固無虞矣但各工所積柳料悉皆用罄無餘而來年桃伏時汛即至若不預為購備則臨期束手惟有坐視決裂臣就今年危險之形以衡來歲需料之數如蘇草稍蘆尚可就近設法至於柳枝一項新栽者既嫩小未堪採取而

舊柳又已用完實所謂赤手空拳百無一有誠不禁胆慄心寒魂憂怖者也臣再四思維惟有倣大工協購之例令鄰省隣郡皆為協購一次俾保過康熙二十三年伏秋則險汛稍定而臣歷年來督令河兵所栽堤柳與各員捐栽園柳俱可量採濟用即或不敷於江南附近地方設法採購可不煩鄰省之遠協也伏念康熙二十二年臣原估約需柳七十餘萬今約略計之業已出估計康熙二十三年歲修必須柳一百萬束始可保全今臣擬令河南開封府協柳二

十萬束歸德府協柳十萬束山東東昌府屬協柳十
萬束兗州府屬協柳十五萬束濟南府屬之德陵平
禹等近河州縣共協柳五萬束直隸天津以南河間
廣平大名三府屬近河各州縣協柳十二萬束江南
揚州府屬除高寶興三州縣見在協草外其餘六州
縣共協柳六萬束江寧府屬協柳六萬束鎮江府屬
協柳三萬束太平府屬協柳三萬束常州府屬協柳
五萬束鳳陽府屬除盱泗天靈虹五州縣見在協草
外著令鳳陽等近河各州縣共協柳五萬束以上四

直省近河州縣共協柳一百萬束康熙二十三年
雖有奇險亦可保固無虞設或來年水不甚大得於
此中節省二三十萬以爲二十四年防守之需則二
十四年分撥此項柳再加堤圍可採之柳足以資用
可以不至再煩鄰省協濟迨至康熙二十五年之後
則臣歷年督栽勸栽之柳盡皆長成用之不竭從此
歲歲加栽永無協柳之事矣至於採辦柳枝從來爲
歲修之用者每束給銀三分爲大工之用者每束給
銀四分五釐蓋歲修用柳少止於附近採取是以止

給柳價大工用柳多必須隣省遠購是以又增運脚
銀一分五釐也今令鄰省協柳似應照大工給價但
歲修柳枝從無開銷四分五釐一束之例且河庫買
紬即欲加增亦無可動之項相應仍照歲修三分一
束之例給發各州縣採運來工以便銷算若夫直隸
山東一綫運河止有糧船差船經過萬不能僱船裝
柳臣請將節次裹載旋旅赴京之回空兵船先儘裝
柳其不敷者用康熙二十三年分八月以前過津之
回空糧艘順便帶裝計其一裝一卸不過耽延數日

斷不敢有悞康熙二十四年新運也臣非不知隔省
協柳事屬艱難但黃河業已歸故而修防尤屬難弛
倘柳料不能接濟一經水漲異常束手無策臣雖以
身塡水亦屬徒然彼時一有凌裂則從前費過數百
萬帑金盡歸烏有而運道民生俱付之不可問矣臣
百計熟籌萬不得已爲此鄰省協柳之請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攸關重大特賜
俞允勅部速行各撫臣轉飭近河各州縣乘本年冬至節
界柳滋含蓄之時飛星採貯俟來春一經凍解火速

竣船全解來工以濟康熙二十三年伏秋防守之資
其協柳各地方官并督催之道府俱請照協辦大工
柳束之例准與議敘以鼓舞其速運濟工如有遲悞
者

題叅議處如此則堤工可固河道幸甚
國計民生俱幸甚矣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速賜議覆施行

課程堡夫疏

題為開歸堡夫課程疲累已極仰懇
皇仁特賜矜豁事該臣看得開歸堡夫一項河南撫臣王
日藻灼知堡夫困苦是以特疏
題豁部議柳蘇等物關係河工應否豁免及免課程條
省河務有無貽悞之處請
旨行臣會同詳議具
題臣欽遵備檄河南管河道確議通詳夫役令採該道
祖文明詳稱前來臣復加細訪查此等夫役每歲所
領工食有限止宜責令守堤墊探水積土灌溉柳株
修補獾穴狼窩庶職掌輕而盡力亦易自著令辦納
課程料物而各夫殆不免於苦累矣況所辦料物即
於本處支用猶可也殊不知辦料之地並非用料之
地竭各夫之觔力貯料於風日之下用之不無遠運
之煩不用又有朽壞之慮迨經年累月既朽既壞而
別工忽然取用不得不從新另賠於是苦累至極勢
必相率逃亡究竟不能全賠類皆豁免而各夫困於
苦累反將本等力役日就廢弛是徒有辦納課程之

名而更失防守工程之實其益於河務者甚小而損於河務者頗大也伏乞
皇上俯照撫臣原
題將開歸堡夫課程特賜准豁不特各夫可免重累而兼得盡力修防其於豫省河務實有裨益而並無貽悞者也今據該道呈詳前來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衛河水勢疏

題為衛河水勢微弱漕船浮送難前謹請
天語申飭輓水歸河以濟重運事該臣看得堵塞衛水渠口以濟漕運一案部覆奉
旨濟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衛水可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溉著臣會同撫臣確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臣隨移會直隸河南兩撫臣并行直守大名河南管河分守河北各道確議去後又復飭文駁催今據各該道詳覆前來除直隸大名府屬之元大滑內黃等五縣沿河兩岸地高原無借水之渠無庸置議外其河南衛水之源發自輝縣合懷慶之大小丹河衛輝之淇水安陽之洹水經直隸山東境內會流而至臨清總名衛水以濟漕運內輝縣既設五閘以潤禾苗而安陽又有一閘以溉田畝兼之河內縣兩岸二十餘里民田需水灌溉則分減在所必然者矣臣惟重運漕船行至臨清之北全賴衛水浮送庶可早達
天庾乃輝縣河內安陽三縣又需此水以溉民田凡遇三

春雨少之年民田無水往往引流旁洩以致運河淺
阻漕艘難行案查順治五年前河臣楊方興具題議
每年二三兩月聽民用水四月以後即便封貯閘板
堵塞渠口以濟漕運等因部覆奉
旨欽遵在案但民田需水之候四月更甚於三月是以雖
有四月封板塞渠之例而民間必不能遵任臣衙門
大聲疾呼終不放水下注臣萬不得已復有請
勅直隸兩撫臣嚴督該管官員火速起板堵渠不使衞水
旁洩之疏恭原從速清起見也今部覆奉

旨漕運民田均關緊要何以使衞水可濟漕運兼不悞民
田灌漑著臣會同撫臣確議具奏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愛民至意必期上下均利誠
堯舜之用心矣臣雖愚昧敢不仰體
皇仁酌議妥確乎今據河南省各道府詳稱輝安河内等
三縣農務在於每年之三四兩月而漕船盡數抵臨
之期大約在於五月今議四月之前聽民取水漑田
自五月初一日爲始封貯閘板堵塞渠口以濟漕運
倘該管各官漫不遵奉聽臣等會疏糾叅等因會詳

前來臣接其所議誠爲妥協於我
皇上使衞水可濟漕運兼不悞民田灌漑之
恩綸足稱不悖矣惟是各省漕船不下五六千隻即過臨
板速亦得兩月之期如輝安河内等三縣恪遵五月
初一日封起塞渠之議則不出五日衞水自即至臨
七月之內尾幫可盡抵通回空可無遲悞倘因循積
習仍前陽奉陰違則悞漕之事勢所不免爲今之計
惟有嚴定處分之例如五月初一日不封板塞渠以
致五月初十日之內衞水尚不暢注臣等即將該管
道府廳印河官特疏

題叅到部必待部臣將陽奉陰違之該管各官從重處
分庶各官知所儆提不至因循錮習也伏乞
皇上睿鑒俯念漕運關係緊要
勅部將五月初一日封板堵渠之議著爲定例并嚴定不
遵官員處分則例以便永遠遵奉臣謹會同河南撫
臣王日藻合詞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大挑月河疏

題爲估計大挑高郵月河工程錢糧事據淮揚道多弘安詳據揚州府管河通判薛文魁詳蒙本道牌蒙臣批據該廳呈詳前事蒙批仰淮揚道再加細核確減册詳以憑核題繳等因批道行職蒙此該卑職查得高郵州境自南關至車邏鎮南一帶河道於大修案內建有減水壩座以資宣洩惟是伏秋暴漲之時湖水內灌其勢奔溜直注東堤各壩以致往來舟楫擊溜磡橋不特漕

糧船隻關係重大而一經磡斷橋脚則陸路飛差驛馬立爲中阻必須用船擺渡不無躭遲蒙本部院再三籌議是以估將高郵州城西窑港口外臨湖薛家壩東起迤南趨過車邏滚水石壩由運河口止挑挖月河一道使上流湖水分洩江都之露觔邵伯等湖而空重糧艘俱由月河輓運則伏秋大漲既不致浸堤冲汕而舟行亦免於擊溜磡橋運艘既獲安行而驛路免於阻滯此係至緊要工所需工料前經造册詳估蒙本部院以河帑不敷爲不能照日給四分之例止可量給食米鹽菜以資各夫餬口卑職敢不仰遵今減而又減酌調附近各州縣民夫每名每日止給食米鹽菜銀二分二釐各州縣因上關運道下利民生莫不鼓舞樂從然此二分二釐僅供各夫在工之食用不能養及家口若欲於此內再爲酌減則不特不能養家幷不能餬口又非憲臺體恤斯民之意矣今本工估挑新河及加挑原舊河形共七段長二千九百五十七丈五尺建造木橋八座幷開砌石工裹頭共該土方料價工匠銀七千三百三十八兩六

錢四分九釐此皆實工實料難以再減等因呈詳到道據此該本道看得高郵州境內自薛家壩東起至車邏滚壩以下止挑挖月河一道不獨可以分洩湖波免致水漲漫堤之患而漕艘由此輓輸更可避擊溜磡橋之厄實係至要之工但河庫無銀而此工大有利於民生運道不得不設法節省前據該廳詳估本道駁核再四每夫一名止給食米鹽菜銀二分四釐茲蒙本部院批道再行確減隨行該廳復加駁删令每夫一名止給食米鹽菜銀二分二釐僅足各州

縣所撥人夫餬口之資更無養家之惠若於二分二
釐之內再欲節省則各夫不特無以養家并不能餬
口矣玆共實估土方工料銀七千三百三十八兩六
錢四分九釐等因前來本道覆核無異相應轉呈具
題等因册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高郵州地居卑下爲
衆水滙歸之區從前費無限錢糧動無限民力砌最
堅之石工築最高之埽壩而此塞彼沖竟無寧歲臣
案奉
俞綸於高郵城南一帶修建減水瓶石壩五座以資宣洩

數年以來方保無患然伏秋暴漲之時湖水奔騰而
來直趨各壩湍急非常以致往來船隻每被溜掣磕
橋一經磕斷橋梁必須數天修整不特有傷損漕船
之虞兼之有稽阻飛差之患臣是以行令該道廳等
確議於該州城南逕河之西挑挖月河一道自鮮家
壩起至車邏迤下止仍歸入大河使空重各船由此
輓輪避此數壩溜掣之險其於運道民生河工三者
均有裨益惟是此工需夫甚多者照日給四分之例
隨便名募別夫河帑有限險汛緊多歲修辦料尚且

不敷安能於此工多費臣再四籌維行令附近州縣
酌撥民夫力役每夫一名每日止給食米鹽菜銀二
分二釐用其力而俾免其枵腹之苦不能更計其養
家之需蓋爲日無多且原爲保運利民之舉各州縣
亦頗鼓舞爭先也茲據淮揚道多弘安詳估挑挖新
河及加挑原舊河形共七段長二千九百五十七丈
五尺建造木橋八座并開砌石工褢頭共該土方工
料銀七千三百三十八兩六錢四分九釐覈核已明
無可再減其做過工程用過錢糧俟該道核詳至日

奏銷今據勘估呈詳前來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惟上古致治之隆或誕敷文德或大告武成或刑期無刑而敷教在寬或與平水土而烝民乃粒或發行而萬方賸徯后之蘇或端拱而四海誠無名之頌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載在詩書經傳爲萬世帝王之極則者也今我

皇上御極以來無日不以民瘼爲念慮天下吏治之風或下也故首尚清介立賢無方奬善懲惡宥過錄功且恐久而生怠又復

御書清愼勤三字頒

賜天下各督撫諸臣俾得朝夕御覽凛然有上帝臨汝之思慮天下民生之不免於困苦也故遇災必蠲災重必賑憫旌微之苦累而緩其積逋以甦之知開墾之利民而遲其陞科以養之崇節孝以厚風俗禁凶暴以戢姦頑內而部院外而督撫諸臣凡擬議刑名稍有未合必奉

特旨駁正期於允協以至無刑至於崇正學黜邪說講解經書刊刻頒布闡列聖仁義道德之蘊契唐虞危微精一之傳

幸闕里謁

先師孔子節行三跪九叩頭禮尊師重儒賞賚蕃德以致海外重譯之國不憚數萬里之遙匍匐來朝道子入學是

皇上文德之敷遍於遐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也又如逆賊吳三桂等負恩作亂擾及數省我

皇上命將出師授方略於閫內振威武於遐方不數載而諸逆全平卽數十年來從未向化之鄭克塽等亦皆

稽首

闕廷傾心歸命是

皇上武功之烈冠乎古今凡在覆載罔不臣服也若夫河道爲

國家血脈攸關運道民生

皇上憂勤宵旰銳意平成不以臣爲不肖委臣以治河之任臣感激無地報

恩心切未及熟慮深思不覺孟浪易視遂自限三年告竣

詎料屆期罔效潰决頻仍斯時也不特內外臣民謂
臣斷不能治而臣亦有口莫辯幾於不可解矣臣之
身命業已置之度外乃蒙
皇上特出乾斷不加臣以誅戮
召臣赴
陛親賜誡諭大降使過之仁
命臣旋工竣事臣恪遵
訓旨痛悔從前鹵莽之非百計謹慎圖維而後兩河得以
無恙是今日河工獲成實皆

皇上至聖至明之肇造微臣犬馬餘生實出
皇上矜全曲宥之洪賜也茲蒙
皇上不惜
聖躬之勞遠
幸河干
親臨勘閱一切工程凡臣仰遵
聖諭料理合式者
皇上皆以為是其臣料理未周尚須詳酌者又荷
皇上一一指出[illegible]數處尚未明晰之工

皇上一一臨其工而洞若觀火是非可否凡
聖諭所及莫不至確至當謂臣愚昧又蒙
皇上面諭臣云河工大概雖定而善後事宜更為要緊應
作速斟酌行之更
命臣將治河事宜酌古準今著書一部俟河道大成之日
即便進呈以垂永久欽此及
聖駕回至宿遷蒙賜臣
御製五言律詩一首
駕行之後又蒙

賜臣
御乘作哈船一隻并旗纛幔鋪氈等項俱全臣俱一一
謝
恩跪領訖伏念我
皇上文德武功明刑弼教莫不駕軼三代媲美唐虞更以
運道雖通而田畝尚未盡涸親臨遍勘曲計籌維必
不使一夫失所且
鑾輿所到士民扶老挈幼持香擁觀吾覩
天顏踴躍歡忻之聲亙古未有是我

皇上乃集唐虞三代列聖之大成誠詩書所載振古帝王

僅一無過之

盛矩也至若微臣奉職無狀救過不遑幸賴

皇上指授方畧河工得以保固乃蒙

皇上於賜詩之內謂臣已著勤勞臣跪誦之大感而欲泣

君恩深重實媿不敢當也至臣往返隨

駕蒙

皇上勉臣誡臣

天語甚多臣俱敬鏤心骨沒世難遺矣當捐糜頂踵益竭

犬馬之愚悉籌善後之策俾兩河永奠不致再有他

虞以仰荅

聖主洪恩於萬一耳除河工一切善後之計容臣次第入

告其治河事宜一書容臣遵

諭著就進呈

睿奪至蒙

皇上賜臣

御製詩命意深遠書法精妙臣世世子孫奉為至寶見在

選工勒之貞珉俟鐫成另呈

御覽又

賜臣隹哈船製度新奇安穩神速誠為難覯之物臣卽照

式添造以濟緊急之用臣謹一併恭疏奏

謝字多逾格伏乞

皇上鑒宥施行

善後事宜疏 請發帑

題爲謹陳河工善後事宜仰祈
睿鑒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皇上臨幸淸河縣運口蒙
天語面諭臣云運口閘將來水急難行應再添造一座
又奉
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爲訓爾須酌一至妥之
策務令永不倒灌欽此又本月十二日臣於宿遷縣蒙
皇上欽賜
御製詩句臣叩頭謝

恩復蒙
皇上面諭臣云如今河道雖大概已成但善後事宜爾若
實用心籌酌必期永遠無虞欽此臣伏思河工雖水土
之役而修治機宜甚細最密稍有不當便有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之勢臣以庸劣之資孟浪輕忽料理失
宜逾期不竣及奔走八年之久甫能粗知大略其細
密之處昧然難別也乃
皇上方幸河工而
御駕所到舉凡應興應改應增應慎之處
聖諭一出而事事精詳確當瞭如指掌開臣愚蒙教臣疎
忽我
皇上聰明睿智誠萬古帝王莫能與京者也臣遭逢
聖主敢不益竭犬馬之愚以求得當臣隨恪遵
上諭復加細心籌酌查徐州以上直至河南滎澤縣之西
河道俱寬數百丈若遇伏秋異漲漫灘而上直抵兩
岸堤工其寬不下數十里迨至徐州而北岸係山南
南岸係州城中央河道僅寬六十八丈將千支萬派

浩浩無涯之水緊緊束住不能暢流河流既壅於下
遂則自難免上潰是以明朝二百餘年之間徐城屢
屢潰沖而徐州迤上南岸之漫溢迄於今歲歲見告
也臣先於大修案內將黃河南岸碭山縣毛城鋪地
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又於黃河北岸徐州大谷山
地方創建減水石壩一座蓋擬分洩徐城迤上之異
漲也乃康熙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已賴兩壩宣洩得
以無患迨至康熙二十三年河流異漲兩壩不足宣
洩又復於李道華樓十八里屯等高阜無堤之處漫

難而行且將碭山北岸王家堂堤工漫缺三十餘丈
此徐州州城以上之情形也今臣細酌善後之計在
黃河南岸必須於碭山縣毛城舖地方減水壩之上
再添建減水滚底石閘一座不特分洩異漲而不閘
之水先至壩後可免建瓴傷壩之虞又於徐州王家
山十八里屯二處就山根開鑿減水滚底石閘三座
更於徐州北岸大谷山等處添鑿減水滚底石閘一
座統計徐城以上共添減水石閘六座遇平常之水
則閉閘束流遇非常異漲則啟閘分洩每閘一座約

可洩水一百方可殺徐城大河水勢一尺徐城以上
統計添閘六座共可殺大河水勢六尺徐城自免潰
冲而徐城以上各堤俱可保固矣又河流自徐城下
行一百餘里至睢寧縣鯉魚山地方北岸係鯉魚山
而南岸一帶爲峰山龍虎山兩山相峙夾黃河於中
央河面僅寛百丈而河底乃係山脚冲刷不深河流
到此又爲一束以致今年有來字堡之漫缺也今臣
擬於南岸峰山龍虎山之旁開鑿天然減水滚底石
閘四座以爲隨機分洩之計又南岸各閘壩減下之

水必由歸仁堤經過自今止有五堡減壩一座并便
民閘一座不足分洩應於五堡附近添建滚底石閘
一座減水大石壩一座並將便民閘再行改滚五六
尺以資分洩庶可無虞又攔馬河先後共建減水壩
六座今必須再添建滚底石閘一座使河流由閘先
進積水以養壩尾俾免傷壩之虞又南岸各閘壩不
特可以殺黃河怒漲之勢而淮流微弱之時又可藉
以分別黃河之水由歸仁堤下注洪澤湖使助淮流
然洪澤湖週圍數百餘里所引上流分黃之水一時

不能灌滿則仍難免黃水倒灌運河之患今必須再
於淸河縣之西建雙金門大石閘一座并於閘下挑
引河一萬餘丈如遇黃河十分異漲則立啟此閘由
引河分洩歸海則黃淮會合之處又可減黃水一二
尺有裨運道殊爲吃緊至於淸河縣運口添建石閘
一座更屬保運濟漕至要之工亦應於運口閘之上
乘時速建者也以上各工除淸河縣西引河一萬餘
丈臣擬不動錢糧調山東額夫并江南各州縣歲修
夫以及各營稍閒之兵協力儹挑外至於應開鑿山

根天然閘九座添建石閘五座大減水石壩一座幷改閘一座約共需銀一十八萬兩河庫徵收之銀僅足爲歲修之用不能更有餘資然臣亦不敢另請錢糧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確議俯將就近兩淮鹽課錢糧借撥一十八萬兩俾臣乘時料理此所借之銀請照從前借江藩漕項銀十三萬八千兩之例容臣於逐年歲修工料之內百計設法節省幷清查新舊河湖灘地開墾取租還項自康熙二十五年爲始分爲十年每年解

還戶部銀一萬八千兩如此一轉移間而河道永保安瀾可無意外之患矣臣謹具

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欽奉上諭疏 勘工河南起程日期

題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三年冬間臣恭隨

聖駕勘閱河工蒙

皇上面問臣云河南工程爾都見過麽臣回奏云河南商丘以上堤工臣俱未見隨蒙

皇上面諭臣云爾亦該去看看等因欽此欽遵今康熙二十四年桃汛已過轉瞬伏秋凡江南黃河一切險汛臣俱過爲親勘相度見在之情形揣摩將來之變態

嚴行所屬道廳營印管河官弁幷管工監理分管等官分頭辦料畫地責成著落防守務期保固外切慮豫省工程雖據臣料理極妥然臣未經目擊終屬紙上揣摩且身任總河之職而不將全河勘明臣心殊切怦怦於以知我

皇上命臣往看之意誠千當不易之理也今臣於三月二十四日自江南起行由濟寧一帶査勘挑河工程隨於四月初六日自濟寧起行歷歸德開封二府所屬抵滎澤縣將豫省黃河兩岸工程逐一勘明又抵武

陟縣閱視沁河入黃之口於四月二十一日回至濟
署復赴江南督理大工除豫省應行善後事宜臣見
在會同豫撫臣王日藻勘酌查議俟酌妥之日另疏
具
題外所有微臣奉
諭親勘河南省工程日期緣由臣謹具疏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

兩河水勢疏

題為恭報兩河水勢情形事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初九
日欽奉
皇上遣臣子吏部員外郎靳治豫自
京馳驛至清江浦查問黃河水勢情形等因到臣臣
祗奉
君恩感而欲泣竊念黃河為患自古有之我
皇上不惜經費之繁多惟冀人民之樂利屢發帑金命臣
修治且又屢承
聖諭指授下啟愚蒙實千載一時矣乃我

皇上稟
天地化育之心弘萬物胞與之量猶恐一夫不獲必欲盡躋
春臺因
京師之久雨遂深念夫黃河
堯仁舜智誠萬古帝王之極則也臣謹遵將見在河道情
形為我
皇上陳之查江南淮揚徐一帶自五月二十七日天雨起
連陰三十四日至七月初一日方晴此三十四日之

中止有六日無雨而傾盆大雨如注之日甚多黃河
水勢自徐州至宿遷比上年伏水大二尺比上年秋
水尚小七寸駱馬湖受山東久雨大水比上年伏秋
水大二尺攔馬河減水壩上年止開三座今年六座
全開內第二座瓶塌冲坡幾空第三第四兩壩亦有
傷損應俟水消後修補如式自宿遷縣至清口一帶
黃河比上年伏水大三尺比上年秋水大一尺清口
至海口因黃淮並漲比上年伏水大五尺比上年秋
水大二尺高家堰一帶因洪澤湖水漲非常堤頂僅
存一二三尺不等比上年伏水大六尺比上年秋水

大二尺二寸黃河兩岸一片汪洋水自南堤直抵北
堤堤根水淺二三四五六尺不等幸賴加修案內將
堤工逐一加高又得減水各壩宣洩之力目今壩頂
尚高出水面三四五尺不等雖黃河秋水尚未漲發
然竭力保守自可無虞惟高家堰一帶水既日增而
又屢起西風將堤頂之土打去約有一半雖將減水
壩開放宣洩而水勢太大不能遽退各官率兵夫寢
食工所刻刻驚心竭力搶護期於保固總賴

皇上洪福俱可無妨然此工雖屢次加修而仍屬卑薄容
臣俟水消之後另圖萬全之策
題請遵行運河內天妃閘被上年大水冲損閘牆見在
貲閉大修本年糧運全由七里閘而行七里閘被今
年大水亦經冲損閘牆亦應俟水退修補然往來船
隻俱可通行高寶江都運河水勢俱與上年相同可
保無患者也伏念我
皇上備格
天之精誠隆超古之功德自必河伯效靈安瀾底定若臣以

庸劣之資遭逢
興數惟恪遵
皇上指授之方略切禱之機宜捐頂糜踵竭心思手足之
力以仰荅
洪慈於萬分之一而已臣謹將兩河水勢情形具疏
題報即令臣子治豫齎捧覆
旨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
題

欽奉上諭疏 蘭儀等處添官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豫省河道居江南之上游豫省河道安則江南之河道亦安臣已於另疏陳明矣惟是河道全資修守而修防專賴得人是以州縣管河官員品職雖微而關係甚重非年力强壯熟諳河工者不足勝任也即得幹員矣尤必諒其力所能及者而責成之庶不至於貽悞今豫省沿河如蘭陽儀封滎澤三縣兩岸均有堤工俱長數千餘里乃向來止有管河

官一員不特奔馳難及而每歲伏秋異漲之時處處出漕河面寬數十餘里且急溜非常每一過渡即費竟日工夫安得作往來修守之計又如虞城縣堤長百里而修防僅有一主簿亦爲難兼顧者也此四縣者必須添設河官四員但增官勢必增俸是以臣等行令藩司河道等官酌裁可省之員添設至緊之缺今據該藩司耶永清該道祖文明等再三酌議前來查濟源縣原無修防之責所有額設主簿一員儘可裁去又修武封丘兩縣縣丞虞城石栁垻驛驛丞職掌俱閒均可裁去內一議裁濟原縣主簿一員移設蘭陽改爲蘭陽管河主簿與見任蘭陽縣縣丞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修武縣縣丞一員移設儀封改爲儀封縣管河縣丞與見任儀封縣主簿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封丘縣縣丞一員移設滎澤改爲滎澤縣管河縣丞與見任滎澤縣主簿分管該縣兩岸工程一議裁虞城縣石栁垻驛驛丞一員另添設虞城縣管河縣丞一員與見任虞城縣主簿分管該縣工程又陽武縣主簿止能管北岸工程其南岸

工程查該縣見有縣丞一員應歸該縣丞就近管理又原武南岸有堤六百餘丈界在鄭州境內應歸併鄭州見任州判帶管更查得山東單縣有南岸堤工二千餘丈錯雜於河南虞城縣堤內應改歸歸德府管河通判督虞城縣印河官就近修防河南考城縣北岸有堤工五千餘丈界連山東曹縣境內應撥歸兗州府黃河同知督曹縣印河官就近修防內考城北岸堤工甚爲殘損應俟修完更換如此一轉移間而緊險緩急均得其宜修防者足以施其力則責成

既專自免貽悞之虞矣除山東省尚有未盡事宜容
臣會同東撫臣核明另
題外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
題請伏乞
皇上府鑒
勅部議覆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五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卷六

治河題藁

欽奉上諭事 條陳下河
再報兩河水勢疏
請免課程疏 開歸堤夫
請循定例疏 錢糧免其具題
霪霖漫漲疏
恭謝天恩疏 鹿脯等件
恭報赴京疏
欽奉上諭疏 海口
分添縣治疏
挑築未盡疏 挑中河
欽奉上諭疏 差看兩河
恭謝天恩疏 陳潢職銜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 光烈 文企 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六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稿

欽奉上諭疏 條陳下河

題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跪聽畢再四籌維寢食俱廢隨與臣孫客陳
潢曲計所以仰副我
皇上視民如傷至意陳澈體臣愚忠欽遵
聖主明諭相度熟籌因擬一改圖之見與臣尚確臣細細

揣摩似屬千慮之一得茲將下河被災原委及改圖
情形謹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查宋元以前不特下河原無水患即高郵寶應
諸湖多屬田畝直至明朝初年始被大水漫淹成湖
者也臣於康熙十七八等年堵築清水潭之時於兩
堤之中又復濬挑河底以利運道乃挑出洪武永樂
洪熙并宋元舊錢以及各色尋常器皿不計其數更
有甎井石街等項經臣題報在案念舊錢器皿或係
舟行遺失亦未可知若夫甎井石街確係民居証據

夫以淸水潭爲高郵最窪最險之處尚係民居則高
寶諸湖等處更可知矣此被水漫淹之明驗也復思
天災流行自古有之然何至一經漫淹卽便永成大
湖之巨浸且歷二百餘年之久而又波及下河使其
受害無底乎總緣宋元之時黃河雖南浸而尙未全
徙直至明朝初年向北之流盡絕始全徙而南於是
遂徑奪淮渠以入於海淮渠窄小淮水壅不得下遂
陸長尋丈先將淸河縣原係民居之洪澤村一帶低
地漫淹而爲洪澤湖及洪澤湖不足停蓄又從高家

堰翟家壩等處分流東注將高郵寶應低地亦俱漫
淹而爲高寶諸湖推原其故總因黃奪淮渠淮水不
得不分流東注是以成湖之地永不得復田疇之舊
而又移禍於下河也每年春冬之間黃淮不漲洪澤
湖水勢消落無涓滴洩入高寶諸湖則下河卽受平
安之福無如一到夏秋二瀆齊漲洪澤湖之水往往
驟漲數尺丈餘不等臣屢經測驗知運河地勢卑於
高堰地勢一丈有奇而運河堤頂亦卑於高堰堤頂
一丈有奇堰堤減洩之水其奔趨運河也有建瓴之

勢爲苟不作量入爲出之法以減洩之則亦必漫堤
而過下河之被害益深矣故臣於堰堤之上則建可
以洩水一千方之減水壩而於運河滿堤之上則建
可以洩水一千二百方之減水壩使滿堤減水之地
多於堰堤進水之地則自不至壅積傷堤所以不增
減壩之前清水潭屢築屢沖自建一千二百方減壩
之後則歷七年之久三遇大漲而安然無恙也夫高
寶一帶之下河地勢極卑形如釜底洩下之水不得
不以下河爲壑所幸下河之東即係大海則下河之

水自當以大海爲壑其疏浚海口之議似若可救下
河乃臣必堅主築堤束水幷開一百六十丈大河之
說而不敢導言開海口者何也蓋因臣細測地勢自
淸江浦南行至江都縣之茱萸灣共三百餘里又折
而往東行一百餘里至泰州又一百餘里至海安鎭
過海安則折而往北即范公堤也沿范公堤而行歷
安豐東臺何垜丁溪白駒劉莊等場共計二百餘里
而抵鹽城縣又北行一百餘里而至廟灣場復折而
往西行一百餘里至蘇家觜又一百餘里至淸江浦

總而計之自淸江浦起行沿下河週圍走過仍回淸
江浦計程千里有奇內止有廟灣天妃石䃥三口向
係下河洩水入海之處人馬至此必登舟過渡餘皆
可以行馬之路也惟是下河之地濶三百餘里長二
百餘里乃卑處於週圍馬路之中雖有廟灣等口之
洩而存蓄積水仍然一望汪洋其釜底之形如此是
以高堰洩下之水下河不得不爲承受之壑也且臣
測釜底之下河其形尙卑於沿海之地誠恐海潮有
內灌之患故前此猶爲之鰓鰓過計今亦姑無論海

潮之果內灌與否但止就水性而言方其奔赴之時
雖有排山倒海之狀然自近至遠必隨地形之高卑
盡其平滿之量然後逶流而前所謂盈科而後進者
也方淮流暴漲之際高堰洩水洶湧而來勢必先盈
釜底之科而後漸達於海夫以高堰洩下之水歷此
二百餘里釜底之區地勢遙遠即使海口卑於內地
然俟其逶流到海之時釜底之禾苗未有不化爲烏
有者也至於淮揚士著之人又有謂開浚小河自可
導水使出者殊不知河之貯水猶器之貯水也有一

石之器斯受一石之水若有一石之水而僅設五斗之器則水之入器者止五斗而此多餘之五斗必浮溢於器外矣況下河既成釜底而今所開之河勢必亦就釜底中挑挖者也夫止就釜底挑挖則徒增釜底之深而已究竟盈科遞進之勢斷不能飛越民田以入海則仍不能救禾苗之淹沒也且下河地畝如遇乾旱之歲即不增開海口亦皆可望其有秋者也若遇大水之年其本年苗禾之全遭淹沒不必言矣然苟再增開海口以為廣洩之計亦未常無三四分

之益也但其水既大則退之雖廣且速亦必須俟之冬底其或遲至來春是民間既失本年收穫之望而又失及蚤種麥之期萬一又如康熙二十三四兩歲遇頻年之霪潦則又當如何耶臣思

皇上之所以治下河者專為救此災民耳若增挑海口之後而民田仍不免於淹沒不幾有負我

皇上軫念災民之至意乎是以臣前疏請築堤束水使淮水之洩下者盡歸堤內藉堤之高以助其出海之勢則自無旁溢而堤外一切高窪之地皆可耕耘且開

一百六十丈之河則雖有源之水滔滔而來而寬河足以有容自可安瀾出海則下河之水患庶幾永息而可不負我

皇上軫念災民之至意矣但慮興工艱難而所費錢糧浩繁正在躊躇莫定今蒙我

皇上面諭臣子問臣作何設法修治有何意見臣恨不剜心嘔血竭此愚誠因令陳潢曲加籌畫至十八日之黎明陳潢向臣云潢思得今年正月間

廷議閉塞減壩之時原止議閉運河堤上之壩時蒙

皇上聖諭謂水源出自高堰壩上因

特諭併閉高堰之壩潢念水貴探源誠出自

聖明府見因想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源則欲治下河莫如設法徑治高堰之為得也今查高堰堤外之迤東則為下河而高堰堤外之東北則為清口今若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閘高良澗高家堰等處於堰堤內東首離堤一百二十丈去處築大重堤一道束堰堤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實為便利又念清口為淮黃交會之區若無設法分洩之策而

遽增此一千方之水則遇二瀆交漲之時必有水壅
之患今幸黃河北岸新挑濟運中河一道其寬大足
以容受實可大洩異漲是清口所受分外之餘水即
可於清口左右分洩而去不致壅積傷堤也今此一
千方之水應於黃河北岸清河縣之仲家莊見建減
潤石閘之外擬再於仲家莊并陶家莊王家營各建
大石閘一座連見建之閘共成四座約可洩水五百
方又從未過水之西王家營大壩約可洩水三百方
此所洩之八百方皆可由新挑之濟運中河徑直歸
海又山陽南岸草灣以下向挑運料小河一道創建
小閘一座目今工已垂竣但河小而無堤不能束水
今應將小河拓寬俾成大河并於河之迤南加築大
堤約長四萬五千丈并一律添建大石閘二座約可
洩水三百方此三百方可由黃河南岸運料河內徑
直入海又鹽河一道原借中河之水以資輓輸者今
應於安東縣亦建大石閘一座既可大利鹽商又可
分洩去水一百方此一百方可由鹽河徑直入海如
此則清口雖增水一千方而此各河實可洩水一千

二百方與使洩水之數寬於增水之數則庶幾可保
萬全又天長盱眙山澗之水遇霪雨之時約尚有二
百方此則俟高堰重堤竣工之日引之由人字河瀉
頭閘二處一經芒稻河入江一經串場河入海如此
則洪澤湖之水可以涓滴不侵下河而下河永免水
患且工程又易更可大省錢糧似此謬擬之意見或
可上慰
皇上之宵旰於萬一聽臣再爲裁酌等語臣殫心竭慮酌
盡思維又與潢竭晝夜之力再三駁詰辯難至十九
日之辰刻似覺愈辯愈確方始定議且爲之約畧估
計其所築之堤約高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不等共長
一萬六千丈連緊要險處防守埽料等項每丈率費
銀三十兩一萬六千丈共需銀四十八萬兩南岸運
料河原極淺窄無堤今應加拓寬深即以加拓之土
築堤約四萬五千丈每丈約費銀五兩共需銀二十
一萬五千兩石閘六座約需銀十二萬兩內除取無
用各閘壩舊料湊用外共添購料物并人工匠作等
費止約需銀九萬兩其疏洩天長盱眙兩處所費有

限應於歲修案內題估
題統計改閘之工費需銀七十九萬五千兩而此工一
成則洪澤湖雖遇異漲而水由高堰兩堤之中北注
不復東注下河其下河見在一片汪洋十餘萬頃之
地盡可變成沃產一善也且不特下河可免水患而
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若一例招人也墾
則可以裕河庫而保護堰堤二善也至於高堰一帶
原係最險之工今增此堤便可得重門之障三善也
洪澤湖廣闊非常一遇風起則多覆舟沉溺今由此

堤內之河出入則避湖險而就安流有便於商民者
甚大四善也凡此情形臣細加揆度總因新挑黃河
北岸行運之中河可以分洩黃河異漲之故是以臣
可信其意見之不誣也然臣細思此事當與部臣孫
在豐督臣董訥漕臣慕天顏撫臣田雯會勘公議但
部督撫三臣離淮甚遠一時知會不及臣于治謹恐
復
命稽遲不敢久待臣念欽蒙
皇上有問明來奏之

旨臣今既有此見何敢不即為上
聞但臣又不敢以一人之斷遽爾入
告展轉躊躇因思漕臣慕天顏前任江蘇藩臣之時即能
留心河務今到任之後每將下河之事與臣商酌講
究臣將所知情形屢為陳說漕臣頗稱有合又因賫
題淮城理合就近會同參酌臣是以即日邀請而漕
臣慕天顏隨於二十日清晨至臣寓署臣細細告以
改閘之策是日同往高家堰濟口等處相度情形漕
臣亦辯難良久乃始點首謂此改閘甚當實可以仰

荅
皇上南顧之憂勤等語是臣得漕臣所見之同又幸有一
印證矣茲臣于治謹回
京復
命除部督漕撫諸臣會議之日將此情形再加公同相度
或別有善策另行酌議具
奏外臣謹欽遵
聖諭將設法修治并改閘之意見擬合先疏
題知至臣幕客陳潢前於康熙二十三年

聖鑒開工之日冢
皇上以有無得人爲問臣已將陳潢姓名上達
宸聰矣然前此並未見之章疏而臣於今日不得不據實
奏明者蓋以此等圖維實出陳潢一人之意見且因併
前創新挑行運中河之議今始得以分洩黃淮異漲
之水憶臣治河以來藉潢之殫瘁經營盡亦心以佐
臣之不逮者不少是以其間興工之委曲細微以及
將來取必竣工之責非潢協力區畫不可念微臣以
垂老之軀兼之多病萬一即填溝壑又或病卧不能
馳驅則繼臣司河者必得仍令陳潢在職以佐之庶
可始終以畢微臣之工而不致有岐悞矣此臣十年
以來之血誠欲吐而未敢者而今則不得不預爲陳
明者也總之微臣之愚忠惟願
國事有濟而臣可告無罪則雖死猶有餘榮不特居功
蔽賢之念所不忍萌即引嫌避忌之私亦所不敢計
也臣從敬荅
明問不敢絲毫隱諱起見是以據實上
聞爲此具本即令臣子靳治豫齎捧謹

旨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再報兩河水勢疏

題為再報兩河水勢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照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初九日蒙

皇上遣臣子吏部員外郎靳治豫馳驛來至江南查問黃河水勢情形臣隨於本月十一日具恭報兩河水勢情形事一疏即交臣子治豫齎捧覆

旨在案自十一日之後十二薄暮大雨一時十三至十六四日之內俱係晴天不意十七十八十九傾盆大雨三晝夜至二十一日未止迨二十二三四五甫晴四日而二十六七八九又復四晝夜大雨若七月三十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十六日之間雨者十一日無雨者僅五日此臣於清江浦日記之陰晴也其他各處雖稍有不同而大略亦俱相似淮揚滁鳳兗五府州屬數十州縣霪雨成災請蠲求賑之文重疊交至堆積盈几或稱平地水長丈餘或稱岡阜盡皆淹沒或稱牆垣悉圮或稱廬舍皆衝或稱屋脊難窺田禾莫問或稱雞犬絕響或稱風浪滔天或稱西水下奔海湖上灌或稱海潮狂嘯溺死人民或稱升屋而屋倒於水棲樹而樹拔於風乘舟而舟被浪覆人逐波流屍隨風蕩等因臣披閱之次殊不禁心為之傷目為之慘也即如微臣清江浦所居衙署四面皆水街市水深三四五尺不等幾漫馬背臣往來閱工竟由門內乘舟而出且圍牆半圮臣之臥榻直與街通若臣濟寧衙署則僅存堂屋大屋其圍牆與群房莫不傾倒不堪以臣之公署且然則小民棲止之居槩可見矣他如寧波衛回空糧船四十九隻於七月二十八日停泊邢莊閘彼夜間狂風暴雨打壞三十一隻風息之後止救起五隻其餘二十六隻盡皆打散緫之今歲奇雨在淮揚一帶則與康熙十九年相同而兗徐上游則倍於十九年不止除各州縣被災情形應聽督撫臣查報外臣在河言河所有河道情形臣謹一一為我

皇上陳之查黃河水勢自七月十一以後至今並未再漲江南碭山豐蕭邳睢六州縣黃河兩岸堤工俱皆保固惟徐州南岸牛市口地方堤外積水原深於七月二十七日被異常大風鼓浪將堤土頃刻打去彼時

雖擒救有人而風雨大極逃人打落堤內有力莫施
不半日而打開堤工二十餘丈所幸離河甚遠且黃
水並未出漕積水兩日流乾隨即掛口該管官弁見
在挑土塡築不足爲患駱馬湖因山東異常大雨各
處山河之水一時下注全歸駱馬湖內自七月三十
至八月初一一晝夜之間驟長湖水八尺五寸水勢
如山突然湧至毋論平地橋梁盡皆行水直至初三
方始消落水消之後逐一查勘知獨馬河減水橋壩
六座衝損十之五六并據報去廠房住屋二十餘間

草蓋大觀爲樁橛木石灰蔴麻等料甚多目今水
已大落然秋汛未終其衝損橋壩必俟霜降以後方
可興工修補至此處原係山岡且離河亦遠亦不足
爲患也惟邳宿兩[illegible]縣運河乃漕運咽喉至要之地
其東西兩岸堤工[illegible]大修加修案內節次費過無
限錢糧人力其西堤以內週圍百餘里數千頃田地
自康熙二十年至今業已豐收四年矣本年七月十
一日以前雖運河水而離兩岸堤頂不過二三尺不
等而東堤外駱馬湖水而離堤頂尚有六七尺不等

也豈期山東各處之水不論河湖田地普面奔流以
致一晝夜之間駱馬湖水陡長八尺有奇八月初一
日先從東堤頂上普面過水一二尺漫進運河隨從
西堤頂上漫灌邳州將甫離水患甫收四年之田地
數千頃仍俱付之波臣矣此宿遷縣以上黃運河湖
之情形也至宿遷縣以下至於清口亦因駱馬湖水
陡漲雖大半由獨馬河橋壩洩去而仍有小半歸入
黃河以致最高堤頂止出水一二尺不等而稍窪之
處河水竟與堤頂相平各官弁危急羽書絡繹不絕

甚至北岸宿桃交界之古城鎮街業已過水二三尺
而桃源之曹家嘴堤頂外半邊與水面相平內半邊
忽坐陷寬丈餘者長百餘丈此二處離河至近設有
疎失則立成奪河之患所幸古城鎮街原係山岡土
性堅硬方一面過水之時隨即飛下小埽挑土搶壓
不二日而保固無虞其曹家嘴後半邊坐陷之處乃
係遂年虛鬆之舊堤土也幸加修案內前半邊新加
之土夯築堅固獲免決裂由今以思此工之得免大
患者實

皇上洞燭機先發帑加修堤岸方得保全否則微臣既不敢請帑又無力加修延至今日一潰而不可復救矣臣追思往事殊不禁汗流浹背感戴
君恩于生生世世也至於溫州廟古城減水壩二座因水平橋面異常衝擊以致壩底磯心亦多傷損日來水勢消落業已堵閉斷流俟冬初勘明另議修補此宿遷以下清口以上一帶黃河之情形也若清口以下至於海口黃河水勢與七月十一日以前相倣惟山陽縣南岸與武廟以上韓家莊堤工於八月初六日

全河大溜南徙新生險工一百六十餘丈地土虛鬆雖見在下埽而隨下隨衝不能存立查此處內有遙堤足為淮城保障且險處土雖極鬆而離險數里即屬膠土斷無奪河成淤之患者亦不足慮此清口以下至海口黃河之情形也他如高家堰一帶洪澤湖水自七月十三日起至月杪止業已耗去一尺四寸今八月半個月內仍復加長一尺二寸比前尚少二寸最可慮者一起西風為害不小臣見在百計設法作防禦西風大浪之策以期務保無虞若夫寶應高

郵江都三州縣運河水勢異漲非常處處皆平堤頂惟賴高郵城南各減水壩晝夜宣洩且減壩宣洩不及者即從窰邊卑窪堅堤之上平漫而過蓋此處地高土硬且有閘壩之水相抵凡從矮堤平漫之水淺不過三四五尺入冬不久即可涸出不能為患不似城北東堤清水潭等處之一決不可復救者比也此運河湖堰之情形也總之今年奇雨非常之久以致水勢非常之大雖工程不無損傷而損傷之處俱屬易於修補其緊要危急幾有奪河成淤之患者幸而

保固無虞此皆我
皇上洪福齊天之所致也至於損傷之工容臣俟水勢消定確勘情形隨機修補其經修防守各官應否
題參之處亦容臣逐一查明遵例具
題可也臣謹將黃運河湖水勢情形再疏
題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免課程疏 開歸堡夫

題爲再

請豁免堡夫課程柳料以甦苦累以固河堤事竊照微臣

恭蒙

聖諭往看河南工程臣欽遵於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內前

赴河南巡歷查勘問比有民人攔臣馬首悲泣呼號

問其原委則開歸二府屬之堡夫劉文盛等備言身

等每年止領工食銀三四兩不等餬口尚且不敷不

意順治十三年管河道方副使突然建議令身等每

年辦柳一百束蔴十觔茭三十斤纜二十條名曰課

程遂以爲例血臨多年皮穿骨盡前蒙巡撫都院幷

本部院兩次會

題請免課程部議不准今身等因雁變完漸及妻子身

家已竭姓命難存叩乞本部院再疏具

題豁免身等課程如或不然身等情願不領工食退役

歸農等因又據開封府南河同知黃錦北河同知王

與元歸德府管河通判劉暀管河道副使祖文明各

據各州縣申據各堡夫哭禀哀求或免課程或退工

食等因通詳前來又准河南撫臣王日藻咨同前事

各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河南開歸二府屬額設堡夫

九百一十四名計其工食每名每歲止牽領銀三兩

八錢有奇論其力役而灌溉堤圍官柳修補車道馬

路填築殘缺水溝狼窩獾穴頗不安閒順治十三年

管河道方大猷議令每夫每歲辦柳枝一百束蔴十

觔茭三十斤纜二十條謂之課程自課程之法立而

堡夫苦累不堪矣查課程之弊莫過於柳今卽以柳

論之每夫一名採青柳八千細而貯之附近廠中不

過一月之勞耳何至於苦殊不知辦柳非難看守此

柳爲難而轉運此柳爲尤難此其所以苦累至於不

堪也葢堡夫所辦之柳若隨辦隨用則堡夫之事自

畢矣然辦柳之時非用柳之時也有柳而不卽用勢

必仍貯堤旁堤乃通行人之大道也損失蹂躪之事

何日無之此柳一日不交工堡夫一日不能釋負此

看守之苦也又貯柳之地非用柳之地也或數年不

用則數年堆貯堤旁或一朝取用則一朝卽應運去

辦柳之處與貯柳之處動輒相隔數百里卽由船轉

運而其搬柳上船往返動經三四五六七八十里不等一夫竭日之力不能搬柳一束以一日不能搬柳一束之堡夫而忽令將一年所辦之一百束與二三年所辦之二三百束逐束交船對其夫力其何以堪此轉運之苦也不惟是也夠堡夫之筋力若柳可適用有益於工尚可也奈何所辦所貯之柳隔一年則枯隔兩年則朽三年之後則寸寸斷落漸成灰土矣此等久貯之柳多年不用悉皆變成灰土堡夫以不能再賠控告委官驗明之後不容不盡行豁免竭夫力以辦柳而不免於盡成灰土豁免其賠而不得其

用究何益於工哉況堡夫因有此柳之累反將修補殘缺等力役盡行廢弛是不惟無益而實則有損矣且河南工程不比江南江南歲修全賴長楷大埽抵敵洪流河南土性極鬆下埽每難存立是以水勢近堤即便豫築月堤以爲重門之障其必須用埽者不過如滎澤護城堤等一二工而已臣因河南課程柳束久貯不用盡成灰土深爲可惜見在僱覓船隻將近年堪用之課程柳束運至江南以爲歲修工用不

意非大工之需僱船其難將江南歲修柳價每束銀三分盡爲水脚而尚苦不足則運來亦甚非計且江南新栽之柳日漸長大將來斷無舍近圖遠之理是豫省課程終歸於無用已耳總之此等課程不辦則可甦小民之累而亦有益於河堤仍辦則小民之困愈深而修補之役愈廢允當急與除免者也竊查此案先於康熙二十二年內經豫撫臣王日藻特

題請免部議行臣查議臣查明有損無益原委

題請照撫臣原疏豁免而部覆堡夫每年所輸值銀六千餘兩仍議不准豁免此部臣從有用之錢糧起見

也殊不知名爲值銀六千餘兩究竟大半豁免有課程之虛名而無用柳之實濟反弛堡夫實在之力役其損良多也伏乞

皇上俯鑒俯念堡夫辦輸課程實係有損無益

敕下部臣自康熙二十四年爲始將原任管河道方大猷條議關歸二府屬堡夫課程一案槩予除免將見夫力稍甦修防不廢有裨河道民生良非淺鮮矣臣謹

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

題請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請循定例疏 錢糧免其具題

題爲

請循河工定例以便遵守以固河防事竊照黃運兩河工不下數千餘里其間防守機宜有歲修搶修之別凡大溜直衝堤根搜刷堤底必須長椿大埽抵敵洪流以免奔河成決之患且下埽之後每年自春至冬有時而折陷有時而衝損尤須隨折隨蛰隨衝隨補刻刻守護時時修防每一工而費帑在五百兩之外并至數千兩以及萬餘兩不等必須逐案預爲

題估俟部議允估奉有

俞旨之後又復駁查核減造册奏銷者謂之歲修又如石岸石閘石壩等項或數年一修或一二十年一修其費俱在數千金或一二萬金之外者亦應預先

題估工完奏銷者亦俱謂之歲修若河道偶然變遷而未成大險堤岸閘壩偶被損傷而未至大壞彼時若稍稍遲慢則工程漸損而需費愈繁是以該管廳員一面詳明臣衙門一面飛星運料隨機修防每一工而費帑或數兩或數十兩或二三四百餘兩總在五

史200-246

百兩之內者將用過錢糧册詳臣衙門確核刪減造
入歲報册內彙
題開銷者謂之搶修又如上年原係大險費過錢糧甚
多而次年忽然平緩用料無多計值不出五百兩之
數者亦歸搶修案內銷算此歷來成例也又每年歲
修工程俱動河庫錢糧辦料下埽聞從前專有一班
河棍或自稱木商赴官領銀買木或自稱草戶自稱
柳戶葦戶赴官領銀買草買柳買葦究竟領帑到手
任意花費險工立等料物而任催不前貽悞不可勝

言嗣此而後樁木一項必確正有身家之木商方准
預給帑銀然亦不過先給一半餘俟木株交工完畢
方始找給即草束葦柳等料凡有殷實草戶葦戶領
帑者亦止先給些須隨後陸續齊找又柳枝草束大
抵產自民間凡工程緊急之時欲求濟急不得不徑
令民間辦交彼時預發錢糧每有衙役中飽之弊於
是先收民間之料計其所值與之抵兌正賦錢糧此
法一行小民最沾實惠凡此料價均非當時全給者
此不特歷來成例亦屬理勢必然總緣河帑為保護

民生運道之資不敢不慎重也今部臣於康熙十八
年間議覆康熙十四年歲報河道錢糧案內稱嗣後
凡有應給之欵即於該年給發不得仍前隔年找支
等因自十八年以至於今六年之內屢駁不休并令
將搶修工程亦俱預為具
題等因臣竊念部臣為
朝廷上卿綜理海內外一切錢糧何等重大凡部臣所
議皆從慎重起見臣自當一一祇遵何敢故為違拗
但其間就理有難以必遵部議者在部臣亦止可得

其大綱而不及知其細故也蓋河道額設錢糧為數
有限而修防黃運河湖上下兩岸數千餘里工程若
非量入為出斟酌緩急刻刻籌算力圖節省則發帑
最易而收料不前貽悞匪小况河庫雖不能充盈亦
當畧有見銀存貯以備不時之需若不准隔年找支
則勢必當年盡行發完設或於河庫空虛之候而忽
生意外危急之工束手無策豈不立釀大患耶是以
歲修料價銀兩必須仍准隔年找支方於河工有益
臣所謂難以必遵部議者此其一也至於搶修工程

原係搶救一時竝非終年修守者可比若必預爲
題估則躭延停閣貽悞甚大況歲修工程每年不過數
十件而一估一銷尚且案牘盈箱臣核造艱難年年
歲限若搶修工程每歲不下一二百件若亦照歲修
之例一估一銷則每歲應添本章三四百件不特微
臣萬萬不能料理亦斷不敢將此須河務瑣一上瀆
宸聰臣所謂難以必遵部議者此又其一也伏乞
皇上俯念河工關係重大額帑有限不便盡行濫支搶修
費帑無多危急之秋不便躭延釀患

敕下部臣准臣仍循往例應當時給發者容臣當時卽給
應隔年支給者容臣隔年找支并一切搶修工程仍
免
題估庶省章奏之繁多而得河工之實濟有裨河防良
非淺鮮也臣謹特疏具
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霪霖漲漫疏
題爲霪霖之漫漲非常杜患之綢繆貴豫謹
請再加善後工程以期永奠下河永拯民生事竊照高寶
等七州縣下河田畝久被積水沉淹我
皇上聖懷親閱河工目擊萬頃汪洋情形特頒
上諭不惜經費命臣等大加修治其修治事宜臣見於欽
奉
上諭事另疏內具
題請

旨矣惟是今歲異常霪雨各工處處防危其阽危情狀臣
已節次具疏
題報在案因思我
皇上開濬下河之舉眞爲拯救災民第一善政行曠古未
行之事也臣奉
命董理斯役自當竭盡心思耳目之力百計綢繆不留絲
毫罅隙以貽後日之患庶盡微臣職掌若臣稍有泄
忽則上負
朝廷下負百姓臣罪不容誅矣今下河一工費帑至二百

七十餘萬兩工完之後必須永無他患始稱益國利民若一有疏潰勢必全功盡棄為害不可勝言矣然下河之上則有運河運河東堤所以攔高寶諸湖之水不使隨處漫淹下河田畝者也運河堤工之上更有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所以攔洪澤之水不使全湖傾注助高寶諸湖水勢衝斷運河東堤者也故運河東堤為下河屏翰而高堰堤工更為運河屏翰斷須逐一加修俾無意外之患庶下河可以永奠民生亦可永遂也查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共長一萬五

千六百五十餘丈臣先於加修案內估每丈加土二十方三十餘方不等蓋爾此堤根積水不過寬三五十丈深一二三尺原擬稍晴數月積水漸消隨即設法築堰挑運料小河一道每丈不過多費銀一二兩即可取挑河之土加幫堤工也不意三年以來時雨頻降堤根積水日增寬至百餘丈一二百丈不等深至三四五六尺不等如欲設法築堰每丈必須多費銀五兩有奇方可築成查此工通共止估銀九萬四千餘兩每丈止牽估銀六兩有奇若築堰費去五兩

有奇則所賸之銀不及一兩安能挑挖如許幫堤土方故不得不停止挑河惟作隨機設法取土加幫之計今已歷兩載有奇而尚未加幫完竣且費盡人力設法加幫之土而湖水大極一起西風每被擊去今臣再四籌酌必須於臨湖一面加釘密排樁一路內下丁頭小埽與見在堤頂相平然後於埽上加土三尺緊壓丁埽以禦風浪再於堤內離堤五六七八十丈地面另挑運料小河即取挑河之土築束水堤一道束大堤內積水於小河之中以便運料運土搶救

工程庶風浪大作之時可以隨便施用人力不致束手無策眼見坍裂之虞內應加密樁之工約計一萬三千丈用料多寡不等每丈牽用一尺四五寸圍圓木二十根柳枝三十束蘆柴二十束埽柴八十束紅草六十束并買毛竹銀一錢計需料價銀九兩七錢六分一萬三千丈共需料價銀一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兩應築束水堤一道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牽高八尺每丈用土三十二方連挑帶築每方給銀一錢八分共需土方銀六萬六

千二百四十兩又上自武家墩下至楊家廟舊有河形一道計長四十餘里儘堪洩減水壩減下之水秖因內中有數段淤淺之處不能暢注既不能通舟運料而又每致旁流今應挑濬一律查此淤淺之工約長四千丈每丈挑寬五丈深五六七尺不等其挑起之土儘幫兩岸堤工約計每丈需夫工銀三兩共需銀一萬二千兩又自楊家廟至寶應湖邊一帶平灘計長四千丈應挑河一道以引上流減洩之水直達大湖俾免壅積漫堤之患且可使裝料之船直抵高家堰一帶以為運料之資其河應挑面寬六丈底寬四丈深八尺每丈挑土四十方所挑之土運至西岸離河十五丈去處堆築成堤此工以挑河為準每方給銀一錢二分計需銀一萬九千二百兩以上四工共需銀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兩如式完工之後凡高家堰一帶臨湖萬餘丈工程雖當極險危之時而料齊土足隨機修防足以捍風禦浪障洪澤湖之水不使傾注永為運河之屏翰者也至運河東堤自淮安起歷寶應高郵至江都之瀏頭止并西堤殘缺

應修之工共約長五萬丈每丈用土少者十餘方多者四十餘方牽算每丈加土二十五方取土難易不等牽給一錢七分一方每丈需銀四兩二錢五分五萬丈共需銀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兩又自高郵湖至邵伯湖雖舊有小河一道僅深三四尺不等寬四五丈不等是以水漲之際不能宣洩直待非常大漲則又一片漫淹又盧港至蕪城墩迤北金灣三閘至芒稻河此二處亦俱有小河而淺窄更甚今應大為挑挖務極寬深俾水勢小漲之時即便逐漸宣洩免致壅積為患此三處共約長八千丈每丈約挑土一百方運至十五丈之外堆築成堤此工亦以挑河為準每方給銀一錢二分計需銀九萬六千兩以上二工共需銀三十萬八千五百兩如式完工之後凡運河與高寶諸湖之水攔束有資宣洩有賴可以永保安瀾無隨處漫缺之患足為下河之屏翰者也至此疏內共需銀五十三萬二千八百二十兩臣不敢請費錢糧擬於下河屯墾額餘官田所收籽粒佃價等項內銷算但此等工程內有十分之六係必不可緩斷

須於一二年內先爲興舉以待下河完工者其餘十
分之四應俟下河工竣之時陸續興舉者臣請
皇上敕部借撥銀三十萬兩容臣先將必不可緩之工星
飛償竣其應陸續興舉之工俟收得籽粒佃價即便
陸續興舉至借撥銀三十萬兩亦與下河借帑一律
俟工完之後分爲五年解還戶部盖此等工程實爲
下河屏翰臣惟力圖鞏固爲永奠下河之計以期工
必可成事必有濟
國賦日增而民生日遂庶不負我

皇上己溺己飢之心
至聖至仁之念也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恭謝天恩疏 鹿膓等件

奏爲恭謝
天恩事九月十六日據臣子靳治豫從
京師寄到家信一封內稱九月初四日蒙
皇上召臣子治豫至
乾清宮
御榻之前
天顏咫尺兩問臣子河道近日水漲異常臣家信內有無
工程情形言語臣子治豫照臣家書所有之言一一

回
奏蒙
皇上面諭云朕去年閱工親看黃河兩岸堤工在爾父人
力已盡無可再加倘或更有疎虞亦是異常天災了今
年如此大水若保得無事黃河必能加刷寬深將來就
可恃矣等因欽此臣讀畢
天語感極而繼之以泣伏念臣本一介寒微才庸質魯蒙
皇上屢次拔擢授以總河之職歷任八載有奇小勳不足
以補拙無勞不足以蓋愆乃

皇上不加譴黜屢
賜優容臣之感激業已淪肌浹髓仰報無由矣今歲商羊
肆虐奇雨爲災
皇上念切河工差官查問卽令臣子治豫馳驛前來俾臣
數年不見面之父子忽然聚首歡忭非常迨臣子治
豫回京復
命又蒙
皇上向臣子問臣好否至於河道情形災荒景狀歷
聖懷而賜

明問者
天語甚多字字皆憫念兆姓之言臣俱不敢縷述又蒙
皇上賜飯賜茶幷
親諭一等侍衛宜都額眞吳大禪將伊自己被褥等項該
與臣子治豫住宿馬匹弓箭等項該與臣子治豫乘
用次日跟隨
聖駕行圍夫治豫以無才無學之童稚小臣而得親瞻
聖朝蒐狩之盛
恩榮極矣迨蒙

恩之後又蒙
賜御膳珍品鹿脯鹿尾鹿舌等項治豫鄭寄來淮臣望
闕叩首謝
恩亦得親嘗嘉味凡此
鴻恩皆人臣不易得之異數臣鐫鏤肺腑頃刻不忘實以
恩深難報爲懼今又蒙
皇上謂臣人力已盡無可再加臣竊思庸劣如臣不識因
何而得邀
聖主之寵榮如此其極憐憫如此其至此臣之所以感極

而繼之以泣也至於黃河水勢日來業已大定山陽
縣南岸韓家莊缺口內水微流緩離口百餘丈之外
僅深二三尺不過一月之內卽可斷流其餘各險如
山陽縣之馬邏安東縣之便益門淸河縣之玉皇閣
桃源縣之烟墩龍窩九里岡屢報險急然俱已護定
惟邳州之五工頭溜抽底埽險急非常睢寧縣之武
官營大溜南徙刷去遙隄數百丈逼近堤根似此二
工乃目前之至險然其間應守應棄臣見在隨機斟
酌而行期於不至爲患若夫防守河工原屬微臣職

舉此等危工本不應上瀆
天聽秖以
皇上洞晰河道機宜刻刻以民生運道爲慮故敢畧陳大
概以備
聖明睿察至臣家三世受
國深恩而臣與臣子治豫之受
恩更深更重計惟有捐頂糜踵竭犬馬之心力仰報
皇恩於萬分之一而已臣謹恭疏奏
謝謹具
奏
聞

恭報赴京疏

題爲恭報微臣起程赴
京日期事該臣除一切河務交與該管官員謹愼看守
外臣即捧佩
敕印率同按察使于成龍於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
日自淸江浦起程訖所有起程日期臣謹恭疏
題報伏乞
睿鑒施行

欽奉上諭疏 海口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高寶江興泰山鹽等七州縣下河田畝

被積水沉淹者自明代已然其患非一日矣我

皇上親幸斯土目擊黎民昏墊之苦

特沛恩綸大加修治既

遣臬臣于成龍專管督理又以微臣任河年久應知挑浚

機宜并

命微臣綜理其事此誠曠古未行之盛舉也蓋堯舜而後

言治水者不過求其順軌湍行安流歸海而已若河

道業已疏通而并欲將從前積水之區盡使變爲沃

壤凡有一夫不獲悉皆深厪

宸衷如我

皇上今日之至聖至仁誠遠軼三代直並唐虞者矣臣等

生逢

盛世身沐

洪恩敢不捐頂踵黽勉奮發力圖報效必期有成乎惟

是治之之法宜握要領審全局而曲圖節省也蓋不

提要領而漫然施工則徒糜

國帑功必無成不審全局而泄然從事則工雖倖竣隨

必潰壞不圖節省而循例估費則需帑太多終成築

舍此皆不可也今淮揚之人多侈言治法矣究其作

何經營不過執禹貢先治下流之說以爲多挑海口

淤沙洩去內地積水使汪洋之區涸出乾地然後查

勘舊渠逐一挑浚等語言人人同而已殊不知禹之

先治下流乃因兗州地窪而然也今此七州縣下河

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不下五尺從前海潮內灌

不可以耕稼宋臣范仲淹築堤以障之堤成而民

享其利名其堤曰范公堤頌之感之至今不衰今若

衍先挑海口之議則是引潮內侵與范堤障水之意

相悖不特積水必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無底止矣

治之之法全在束水注海夫內地既卑於海潮五尺

則應於內地築堤高一丈六尺以高一丈六尺之堤

自足束高一丈之水內水既束高一丈則高過海潮

五尺其趨海之勢必速而無留滯之虞矣堤既高一

丈六尺則堤頂高過水面六尺其束水之力必堅而

無旁潰之患矣臣所謂宜握要領者此也築堤束水
固為握要之計然運河之新舊減水閘壩何止數十
處即下河七州縣之河渠溝港所以承運河各閘壩
之水者何止數十道若不盡行築堤以束各處減下
之水則水仍散亂無收漫淹田畝若欲一槩興築則
其費數倍何止需帑千餘萬金臣再四籌維查減水
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將高郵城北
并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閘壩俱行閉塞拆
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改建滾底大

石閘二座俾洪澤湖減下之水並天長盱眙各山澗
之水由高郵城南之南關大壩五里八里柏家墩車
邏等壩并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分之八邵伯
鎮南已建之減水壩並新議建之大石閘內洩去十
分之二邵伯鎮南所洩之水半由芒稻河並通州入
江半由串場河入海高郵城南所洩之水應自車邏
鎮起築大橫堤一道直抵高郵再自高郵城東起築
大堤二道歷興化縣白駒場至海東各閘壩洩下之
水彙歸一處直達大洋且必量入為出寧使出水之

地寬大於進水之地使所進之水安流下注而無擁
刷堤工漫潰決裂之虞故內地窪區築堤高一丈六
尺之河止寬一百五十丈海灘高地築堤高一丈之
河必寬一百八十丈也臣所謂宜審全局者此也至
於水工堤堰艱於取土者舊例每方給銀三錢尚有
攤鍬夯硪之夫在外然三錢一分之土近者不過取
於數里之外遠者不過取於一二十里之外今此番
堤工興築於萬頃汪洋一望無際之中近者數十里
見土遠者百餘里見土艱難既數倍於等常則其不

貲之費從何措處查難築之水工共長六萬三千丈
牽需土六百零四萬八千方毋論取土之艱數倍常
時即以加價一倍計之而此六萬三千丈工程即需
帑三百六十餘萬兩矣且夫船兩難購日持久不知
竣工於何日也臣百計籌畫作就近取土之計其法
先定堤基隨用船裝運土於水內築成圍埂其埂出
水二尺中間寬三十丈長五十丈圍埂既成一面用
草料防護一面將埂內之水車乾然後於離堤基十
五丈之外挖土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硪築成大堤

共堤應築成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六尺每堤一丈用土九十六方連船裝築堤之土並車水防堤一切夫工器具料物以及陰雨食米等項每方止需銀二錢六分六萬三千丈共止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較之尋常估費者約省過半臣所謂曲圖節省者此也司臣于成龍於本

旨任事之後臣即令其先行相度各出己見以資啟發該司閱歷月餘其訪採輿論審度經營之處頗饒苦心然亦持先開海口及費帑多而歲月艱難之議於是

臣與該司面為商酌作聚米之形隔畫開濬築堤之法令該司覆加確酌今據該司冊估前來更將築堤埽料以為周詳之計尤屬允當至於應築工程除水工六萬三千丈需銀一百五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兩之外其餘一切挑築工程大畧與估例相同止於築堤者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二錢六分連挑帶築者以築成堤土為準每方連陰雨食米等項給銀一錢八分內一自白駒場至海口應挑大河二道共約長二萬四千丈即以挑河之土築成頂寬二丈

底寬七丈高一丈之大堤二道每堤一丈用土四十五方連挑帶築每方給銀一錢八分二萬四千丈共需銀一十九萬四千四百兩又自白駒場北至廟灣南歷海安泰州至芒稻河約共應築堤十五萬丈其堤大小不等用土多寡不等土方價值一錢六分一錢八分不等共需銀七十六萬八千兩高郵州邵伯鎮南各建大石閘一座白駒場南北兩岸亦各建大石閘一座共建石閘四座除拆取廢閘石由外其添買石由轉運舊石以及椿木灰米錠鋦夫匠工食等

項並開刃添建木涵洞二百個分引河流稍殺閘門內建瓴之勢共需銀六萬兩又前工告完之後上流湖河之水恐由新築水工大河內入海涓滴不能旁洩若遇天旱之年難免禾苗枯槁今創建木涵洞二百個隨時啟閉以資灌溉為永遠裕

國利民之計每個需銀一百兩共需銀二萬兩又水工大堤六萬三千丈地勢最卑而河寬水急風浪時侵若不預為保護之計則一時風起便有倉皇無備束手莫措之虞此堤一有損失則全功盡棄為害非輕

今估將此六萬三千丈工程盡捲四五尺高順埽再加丁頭草橫壩鑲護每堤一丈估用草蘆椿柳夫匠工食等項共計銀二兩四錢三分六萬三千丈共需銀一十五萬三千零九十兩又白駒場至海口共堤二萬四千丈雖地勢稍高而河寬水急亦應用草防護每丈需草價銀六錢共需銀一萬四千四百兩以上修治高寶等七州縣下河工程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兩伏乞

皇上敕下部議將所需前項銀兩先賜撥發一半以便乘

時僱工餘容陸續請撥其完工限期請自興工之日爲始除陰雨土凍難以搶錨之日不計外請限三年告竣庶事無諉卸而可免曠日持久之虞矣臣伏念此番經理蒙

皇上如天之仁有不惜帑金惟與民生得所之

聖諭則似乎支費不難然臣又念

國帑自有

國用今請撥至二百七十萬餘兩之多而不思所以補苴之計非臣心所敢安也況若補苴無計則亦無可

如何今以臣之愚反覆思之實有可以補苴之法若

臣不力

奏請行尤非臣心所敢安也今臣擬將此項銀兩俱作工所暫時之借支請於工完三年之後分爲五七年解還戶部其解還之法又當分爲二項內如築水工大堤六萬三千丈海口大堤二萬四千丈並護堤埽料以及建高郵城南石閘一座引水灌田木涵洞二百個共需銀一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兩乃專爲七州縣田畝而舉者也若非自廟灣起南至芒稻河止兩岸堤工十五萬丈並邵伯鎮南白駒場兩岸

石閘共三座所需銀八十一萬三千兩乃係創興各場運鹽之大利者也何也蓋水工海口堤河工竣之後各減水閘壩之水既盡歸新河入海則七州縣水淤原額之地畝必皆盡行涸出地既涸出則串場河亦涸而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無從輓運故必須並築串場河兩岸之堤再并建邵伯鎮南白駒場新河兩岸之石閘三座也臣查見在淮商運鹽之艱有三一則串場河底高低不一天氣稍旱則河稍高

之處即便淺澁而多輓拽之費矣二則串場河不通
運河凡引鹽出場必另用小船由漫灘積水湖內盤
壩而過方到運河船上是又多盤脚僱船之費矣三
則鹽船必經芒稻河每遇水漲之候大溜迅湍異常
危險非用數百人增添繩纜設法輓拽不能過溜是
又多僱夫之費矣以上三費每鹽一引必須增費一
二錢不等若此築堤束水之工一成則運河大船可
以竟至串場河受載自串場河開行或過高郵關或
過邵伯閘竟河大港一水直達揚州既無淺澁之艱

又無盤壩之阻更免溜迅之險省費既多而鹽船又
得安流計日可到故曰創興運鹽之大利也臣竊以
補豁之法凡因有利田畝而興築者則所費之帑應
於田畝項下陸續補還其因有利運鹽而興築者則
所費之帑應於鹽引項下陸續補還帑應於田畝項
下陸續償還者計銀一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七十
兩其償還之法臣遍歷下河七州縣地方西至運河
東至大海南至江泰舊河北至黃運堤按其廣袤之
遠近察其積水之淺深約畧科之將來完工之後除

去河湖城郭村鎭墳塋鹽場柴蕩之外可得田十四
五萬頃而此七州縣全書所載額田不過十一萬頃
是額外餘田不下三四萬頃矣即以泰州一州而論
地方平衍廣濶按法而稽應有四五萬頃今全書額
田僅有九千二百餘頃蓋所種實田止有此數而餘
皆沮洳沉沒之區耳一州如此他可類推故曰工完
之後則額田而外可得餘田三四萬頃也今臣擬將
涸出之地逐一清丈先將原額數內之田盡行給主
其原額之外者額餘官田當廣招窮民墾種然尋常

招墾之法其田率皆荒蕪之土而所以招徠者不過
給牛種緩陞科而已夫土既荒蕪而所給又不敷於
撥本則耕者勢難盡其耘耔之力力既不盡則雖寬
緩起科之歲月而民迫於饑寒終不能使蒿萊變爲
沃壤理勢然也今臣等擬督廉能之吏搭草舍備牛
種給衣食俾無告之災黎先去饑寒迫身之苦而有
安居得業之樂自無不子來恐後盡力開墾矣初年
則倣民間佃戶之例與之共分籽粒民以所分之籽
粒償本年之衣食官以所分之籽粒爲下年之墾本

如是三年之後民業漸覺殷足然後倣民間授受之
例許其納佃價於官給爲永業此等田地照此式開
墾之後在民間授受俱値銀一二三兩一畝至瘠者
方在一兩之內今擬地畝肥瘠不等肥者止取佃價
銀一兩二錢瘠者止取佃價銀六錢毎畝止牽取佃
價銀九錢額餘官田最少亦有三萬頃可得佃價銀
二百七十萬兩內以一百九十六萬餘兩解交戶部
抵還借支之項其餘七十餘萬兩應將高家堰臨湖
堤工並山寶高江四州縣運河堤工再加高厚更將

山淸盱寶高江六州縣境內凡有關於高寶下河之
零星應挑應築工程逐一料理以期永保無虞爲久
奠下河之計又此中或有存賸之銀并二百七十萬
兩之外或更有多得佃價銀兩悉皆戶部充用益高
堰運河并此六州縣零星各工俱與下河脣齒相依
者也各工安則下河亦安各工設有不虞則下河亦
隨之決裂今以下河開墾之餘資爲永安高堰運河
等工之計誠
國計民生萬世之利也其佃價二百七十萬兩乃必然

可得之數而將來又由於民情之最願最樂者所謂
應於田畝項下設法償還者也其應於引鹽項下陸
續償還者計銀八十一萬三千兩査淮南綱鹽每歲
一百三四十萬引河堤告成之後每年既可省盤剝
之費一二錢不等今止令其於所省之內每引每年
納河堤銀九分以七年爲率七年數足之後免其再
納計每年可得銀十二萬兩不過七年而此八十一
萬金之帑又可補還無欠此亦必然可得之數在鹽
商毋捐費之資而坐享久遠之利所謂應於引鹽項

下陸續補還者也至此工地方廣濶錢糧浩繁且淸
査屯墾事務冗雜應暫設廳官六員專管招徠鼓舞
督墾開屯及淸査地畝分發錢糧諸務并暫設州縣
佐貳官十九員以分任之此暫設之廳官佐貳官俱
俟工完之日另疏請
裁至於挑築堤河二十三萬七千丈并建大閘四座木涵
洞四百個應委監理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
分頭疾催赴期告竣所委監理分管等官俱係客官
應

請照康熙十七年間議政王等議覆微臣敬陳經理河工
事宜第六疏事案內之例於工完之日容臣列名具
題恭請
皇上洪恩准其照見任應陞品級加二級從優即陞其因
公罣誤官員准其還職其將設廳員并州縣佐貳官
員應俟清查地畝墾屯完畢將所費
國帑二百七十餘萬兩逐一償還之日更請
皇上洪恩准其加三級從優即陞其非正途出身者俱照
正途一例陞轉以鼓有功勞吏除應設廳官六員臣

見在繕疏保
題外其應設州縣佐貳官十九員并應委監理官五十
四員容臣等一面遴選續疏具
題至於應委分管官二百餘員容臣等照大工之例隨
時委用彙造各官履歷工程清冊咨送吏工二部可
也除一切未盡事宜疏內不能備載請照前此大修
工程之例凡些小事務應竟行者容臣等籌酌隨便
竟行重大事務應具
題者亦容臣等商定不時入

告并將估計清冊揭送工部查核外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分添縣治疏

題爲江南徐泰海山四州縣地廣民刁安沐淸桃等縣河淤土廣謹陳分併添設縣治事宜以全
國賦以便民生事竊惟從來畫地分官所以爲親民之計也
國賦以之而充民生以之而遂但按其疆域大州縣不過百十餘里小州縣不過百里以內不等官日與民相親而民亦日與官相習既無鞭長不及之虞亦無扞格難操之慮過是則非宜矣故自漢唐以來每有

今昔異宜隨時分併之事或因其山川之形勢或因其民物之聚散而各爲之制焉考之史冊無代不有微臣奉
命督河前後十有餘載往來於淮揚徐各屬之間者不啻如織久知徐州爲南北要地而幅幀甚廣民情亦復刁悍凡遇催徵輙多逃避境外相習成風恬不知怪以是地丁倉糧年年拖欠不完知州不能兼顧只得聽其頑梗無如之何不過三二年便卽考成罣誤而去故凡爲徐州者雖有長才無從展布反視官輕一葉絶無顧戀振刷之心矣似此因循則民風何由返正
國賦何由足額耶臣愚以爲應當割設小縣以分治之又泰州僻處海濱週圍六百餘里頗稱魚米之鄉庶而且富因之事務繁劇一收不能兼顧則刑名錢穀之事未免坐此失彼民情容易爲姦臣愚以爲亦應割設小縣以分治之又山陽縣介於淮黃兩河之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一百餘里前經黃水淤墊之後海口逾遠寬廣幾至七百餘里遼濶非常一令不能

兼顧淤墊荒地盡被隱占無計淸查臣愚以爲亦應割設小縣以分治之又海州地方亦屬寬廣乃明季燒破之後地土拋荒甚多且與沭陽安東淸河桃源宿遷接壤所有各州縣沮洳湖蕩盡爲黃水淤墊膏腴亦未淸查聽其隱占臣愚以爲應將海沭安淸等縣之中添設小縣分割而專治之以上在徐州而分一縣則呼應自靈既可以除從前強悍之習更可以弭將來意外之萌在泰州山陽而各分一縣則地勻而事簡料理當而民不擾在海沭等州縣之中而添

一縣則淤地難欺貧民即有樂土矣是皆有益於民
生
國計者也倘蒙
皇上特賜舉行查徐州有呂梁一鎭
請即以呂梁爲徐州之分縣查泰州有海安一鎭
請即以海安爲泰州之分縣查山陽有廟灣一鎭
請即以廟灣爲山陽之分縣再查海沭等州縣接壤之間
有碩項湖最大久已淤成良田
請即以此立治而名爲碩項縣至此新設碩項一縣田地

有主而欺隱者免其原罪即准陞科或有新淤以及
版荒尙未有主者廣招四遠窮民隨力開墾許其五
年之後方始陞科如是各爲分添施設城池倉庫官
役俸工不無有費然亦爲數無多將見無窮隱地不
丈自淸可使千萬貧民鑿井耕田含哺鼓腹於
堯天舜日之中實於民生
國計大有裨益也臣衰朽備員河上早已留心秖以大
工未完無暇及此且慮越俎貽譏今臣病已垂危歸
泉不久所有此案之愚忠不敢隱而不言如果臣言

可採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全覽
敕部確議施行

挑築未盡疏 挑中河

題爲

題明挑築未盡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惟鞏固河防之法必須先於黃河北岸縷堤幾

由臣已於

聖心愛民已極等事疏內題奉

俞旨見在欽遵舉行矣臣從慎重籌酌起見是以前疏內

請將凡有應損益增減之處俱照大修河工案內已行

之例其事之小者竟自舉行事之大者隨時

題明等因聲明在案今挑築工內未盡事宜應斟酌增

減之處所當亟爲

題明者查臣前疏

請自宿遷縣起歷桃清山安等處縷堤之內加挑新河一

道即以挑河之土築成遙堤束各建水墒泄下之水

使之順流而下盡歸於海等因在案今臣復加籌酌

此河一成則下自清河縣起竟可溯流而上直達宿

遷之攔馬河矣更念本年黃河漕內之水較前異常

急溜以致一切物料轉運爲艱即如本年直運糧船

自清河縣運口以至宿遷縣張莊運口計程不過二

百餘里而牽輓兩月有奇方能進口此皆急溜阻滯

之明驗也查臣先於謹陳河工善後事宜等事案內

請於清河縣西仲家莊地方創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以洩

黃河之異漲今將拽木雙金門閘改爲三丈滚之單

金門大閘一座又於攔馬河之西加挑運河二千餘

丈築成兩岸堤工直接張家運口并再於遙縷二堤

之中加挑中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并駱馬湖之清

水下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以達於海俾將來重運

糧船既出清口之後於黃河內止行數里即便由仲

家莊閘內進入中河自中河歷攔馬河直進張莊運

口北上則此閘既洩黃漲而又能使各船避黃河之

險溜行有綠之穩程是大有益於轉漕而各工運料

亦可不至稽悮誠一舉而三善備焉者其加挑中河

并攔馬河以上之運河所需增費容臣總於屯田案

內設處奏用不復更請錢糧此未盡之事宜所當

題明者一也又臣於善後案內將仲家莊閘下議挑引

河一萬餘丈用各處歲修夫額夫河兵協力價挑不

動錢糧等因在案不意康熙二十四年異常大水各處工程莫不危急其歲修夫額夫河兵搶救本處之要工尙屬不敷萬難他調是以此河究未挑挖今臣總於縷堤內挑築工程案內一體募夫挑挖以期速竣不復更調歲額等夫河兵矣所當

題明者二也又海安二州縣境內有舊鹽河之淤塞淺涸者共長二萬餘丈鹽商轉運艱苦情願幇資協挑查此河本不在微臣原估之內然此河一通則不特有利於商又能分洩新河減下之水兼利河道且上游一切田畝受益亦非渺小但河路既長約估挑濬之費不下十餘萬兩臣行淮揚道及安東通判查議隨據詳稱商人程弘基程長泰等願認協挑銀八萬四千兩尙有不敷工費臣亦於屯田案內設處湊用是以隨行批允見在興挑矣至各商所認之銀除已經解到二萬六千兩外餘據各商請於將來四年之內解足臣亦於善後屯田兩案內通融借費撥竣總因此舉既屬商民兩利又於河道屯田有裨是以有不得不曲計籌酌者所當

題明者三也緣係挑築工內損益增減事宜臣謹照例

特疏逐一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欽奉上諭疏 差看兩河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江南自河道敝壞之後聚

皇上不惜帑金

命臣等大加修治近年以來河歸故道堤漸可觀此非我

皇上睿照之明

乾斷之確不能若此也但江南居河南之下必河南永保

安瀾斯江南亦可無患若河南上游有失則江南河

道不旋踵而於淤矣臣是以於請加上流堤岸疏內

請

敕部撫臣將河南工程確勘加修築

皇上洞悉原委立賜

俞允今臣欽遵

上諭勘閱河南兩岸工程凡經撫臣就近加修者俱皆

寬厚可保無虞惟是在先年視之尚屬可緩而據目

前形勢確應爲未雨之謀者則有考城儀封陽武

等三縣創築加幫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又

封丘縣荊隆口應築大月堤三百三十丈又榮澤縣

應修築埽工二百一十丈統計共需土方夫工銀二

萬七千三百七十八兩五錢二分五釐然此工既竣

之後不特河南本省足保無虞而又實可爲江南保

障者也伏乞

皇上睿鑒敕下部臣將考儀陽封榮等五縣堤埽工程照

例准動裁曠裁扣銀兩即行興築必於康熙二十五

年桃汛之前一律告竣以防上流異漲有裨河防良

非淺鮮矣臣謹會同河南撫臣王日藻合詞

題請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恭謝天恩疏陳潢職銜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恭設香案率同陳潢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蒙

皇上遣臣子治豫驗勘水勢又蒙

皇上軫念下河有作何設法修治之

諭臣感激奮興幾廢寢食與陳潢曲討所以仰體

皇仁之策而陳潢仍從

睿算治源之神謨悟高堰築堤之便計臣又與陳潢辯論

再三而其理愈確微臣始得下愜愚忠但臣年老多

病誠恐此工未竣而狩填溝壑設繼臣司河者稍有

歧見則不特工虧一簣之虞在所不免而已治之河

道已費之錢糧恐俱不可復問臣是以將陳潢歷年

之贊襄并今日之籌畫據實上達

天聽并懇

皇上准令陳潢無論微臣在任與否皆得一體在幕贊理

以竣微臣所題之工庶可始終上慰

皇上如天愛民之至意此微臣犬馬報

主之一點血誠也茲蒙

皇上不以臣爲冒昧既允微臣之請令陳潢贊理河工更

特賜陳潢僉事道臣之銜以弘鼓舞之典嗣後陳潢承

寵命而贊理河工更非從前止爲幕客之比其展布之間

收效自捷是

皇上之加恩於陳潢即臣之躬被

隆恩也臣祗承之下感激無地惟有督率陳潢殫心盡力

益竭犬馬之勞務期早登斯民之稼穡以仰報

皇恩於萬一耳臣謹恭疏

奏

謝

靳文襄公奏疏卷六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七

治河題藁

中河已竣

霪霖漫漲 高堰二十二萬工程

衡河水勢 歸湖得運

天心之仁愛已極 災異陳言

遵諭敬陳第一疏 侖省宜堅

遵諭敬陳第二疏 乾斷宜矛

遵諭敬陳第三疏 背馭宜禁

遵諭敬陳第四疏 冗差宜減

遵諭敬陳第五疏 酌償免賠

遵諭敬陳第六疏 緩征恤民

生財裕餉第一疏 開水田

生財裕餉第二疏 開洋

生財裕餉第三疏 毀銅器

條奏應生應節疏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光烈文仝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七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稿

中河已竣疏

題為恭報中河已竣重運刻期進口事竊照康熙二十六年臣於

題明挑築未盡事宜等事疏內

請自宿遷桃源清河等處黃河北岸一帶遙縷二堤之中加挑中河一道俾將來重運既出清口即於黃河截流徑渡北岸由仲家莊閘進入中河歷攔馬河直達北運河則各省重運永得避黃河之險溜而行有裨之穩速等因具

題奉有

俞旨在案查前疏內

題估平旺河以下堤工雖並係緊要然較之上流稍緩況中河早成可以挽漕運避險就安臣因併力加挑中河晝夜疾催務令本年重運得以早達

天庥今據監理揚河通判臣□佑呈報完工臣又恐初闢之河地勢高窪不同水流淺深不一復令再加挑濬節據該監理呈報已經挑濬深通漕船於三月內可徑由仲家莊閘內進中河北上查從前重運糧船自清口至張莊運口歷黃河不過二百里而急溜險程每遇風濤幾及兩月方得進口今免此險道自茲而後各省重運糧艘可早抵通而回空亦永無守凍之虞矣但臣前疏估

題遙堤惟以可防救民田為主原估止高八尺今念運道關係重大倘遇伏秋霪漲如二十四年之水則見築之堤勢不能禦一有疎虞前功盡棄必得再加高一二三四五六尺餘不等比縷堤更高方可保固永久而伏秋之水斷須於本年伏秋之前防禦加幫方為萬全之策所有加幫工費原

題於屯墾內取息濟工但以前屯麥業經

題明變價還部而目下工程緊要刻不可待臣通融那動飛催濟工總俟各工全完之日一併彙造清冊送

部核銷相應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預築漫灘疏 高堰二十二堡工程

題為預築之漫灘非常杜患之綢繆貴蚤謹

請再加善後工程以期永奠下河永拯民生事竊臣惟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為運河與下河之屏翰臣前疏已備陳之矣今安徽按察使臣多弘安條奏稱高堰一工不特為下河屏翰而實有關乎黃河之內灌運道之通塞等因誠一定不易之論臣知之最確而前疏止陳下河情形未曾併及疎忽之愆臣實無以自解也茲蒙

皇上將

廷臣議覆微臣前疏并臬臣多弘安條奏之疏一併

敕臣確議臣欽遵之下敢不分別緩急力籌萬全之策以仰荅

皇上保運安民之至意乎竊查微臣前疏

請將高家堰一帶臨湖堤工約長一萬三千丈估加密排椿內下丁頭小埽又於堤裏加築束水堤約長一萬一千五百丈又挑浚武家墩以下淤淺工約四千丈并楊家廟以下平灘工約長四千丈四共估銀二十

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兩等因今臣再四籌維此四工
雖原爲下河而請舉今下河暫停似乎當緩但高堰
堤工攸關運道民生至重至大上年異漲之際危險
非常雖幸獲無恙然臣不敢不仰請
皇上發帑興修以保萬全者也至山寶高江四州縣加高
運河堤工約五萬丈并高江兩州縣湖內加挑大河
約八千丈二共估銀三十萬八千五百兩內臣於上
年因新建減壩之水無路宣洩已動歲修錢糧六千
五百餘兩曁挑過金灣三閘迤東小河二千餘丈共

餘工程尚需銀三十萬餘兩專爲下河而舉原無關
於運道今下河暫停理應一併停止者也至於高堰
一帶工程倘蒙
皇上允行請
敕部臣速撥錢糧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兩以便乘此
青黃不接僱夫易得之際作速發此銀二十二萬餘
兩亦可於黃河北岸新決之侍郎蒼頡等湖銅盆龍
窩等蕩屯墾利息內還項應俟本案所借之五十萬
兩七年還完之後將此二十二萬餘兩再分爲三年

解還戶部又題臣多弘安條奏內稱排樁內皆灌碎
石等語查所碎石於排樁之內果可禦浪但止可酌
填灌高一二尺若太高則其勢重恐有倒樁之患容
臣隨便覓石相機加灌所費錢糧總在二十二萬四
千餘兩內銷算又高堰舊石工五千餘丈多年未修
被去歲異常風浪衝卸二千二百九十七丈其未卸
者亦俱動搖殘缺若今年再被風浪勢必盡卸湖中
臣見督山淸盱眙同知劉瞪蹸料僱匠普面加修其
需用錢糧應於歲修內另疏

題估者也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議覆施行

衞河水勢疏〔歸漕得運〕

題爲衞河水勢微弱漕船浮送難前謹請
天語申飭轉水歸河立濟重運事竊照重運漕船自進瓜
儀閘口之後在淸河運口以南則賴淮水浮送淸河
運口以北至於阜河則賴黃水浮送阜河迤北至濟
寧州之南旺則賴汶水之分流南下者浮送南旺迤
北至臨淸州則賴汶水之分流北注者浮送臨淸閘
口以北至天津則賴衞水浮送我
國家數百萬漕糧數千隻運艘惟恃此淮黃汶衞四水

得以早送
天庾今淮黃盡歸故道江南處處深通雖春來雨少汶河
水弱而各閘啓水灌塘不過畧遲時日即可儧過惟
衞河水勢微細異常兼之並無閘座不能蓄儲今據
濟寧道副使董安國等詳稱三春久旱汶水既少而
衞水涸極臨北一帶淺處甚多且閘河無接濟之資
一經起閘則建瓴之勢將閘河灌蓄之水頃刻洩盡
不特閘内易涸而重運漕船從閘門乘高放下萬分
危險請飭河南道府各官速啓五閘之板堵塞分洩

渠口轉水下濟漕運等因臣查衞水發源於河南衞
輝府輝縣之蘇門山其泉頗大更有洹淇等水併流
入衞儘足濟漕抵臨相隔五百餘里沿途
居民往往私洩爲灌田之計是以下注會汶者甚少
臣雖檄行該管道府廳縣各官將所有仁義禮智信
五閘之板盡行取起并各洩水渠口盡行堵塞而牢
不可破之積習每每陽奉陰違直待時雨頻沛河水
大發而後重運方得暢行此歷年皆然也但從前漕
艘過淮甚遲及至稽阻臨北乃在五六月之間彼時

入夏已深去伏不遠雖經暫阻而時雨可期故或阻
數日而得水或阻一二十日而得水若本年漕艘賴
各督撫臣疾飭嚴催加以漕臣親行驅督過淮極早
三月中半而出淸河運口入黃河者將及五千餘隻
共過濟寧者已逾三千見今衞尾而北俱阻於濟北
臨南一帶若照往年故事必待衞河時水漲發方得
浮送北上則臨南濟北之船必得守候兩三月之久
是過淮雖早而回空仍復遲悞彼時雖將沿河各官
從重處分亦無及矣除臣見在檄行河北大名兩道

井衛輝大名兩府著令將五閘閘板取起封貯兩岸
洩水渠口盡行堵塞輓流歸衛以濟重運外但臣遠
在江南呼應不靈鞭長莫及誠恐沿河官民狃於積
習陽奉陰違仍前阻水不下貽悞匪輕伏乞
皇上特賜天語敕令直隸河南兩撫臣嚴著該管道府廳
印等官火速盡啓閘板盡堵渠口務使衛河之水涓
滴不致旁洩全歸運河以濟漕運如再仍前膜視容
臣會同撫臣嚴叅重處俟揹日漕船盡行北上或將
來河水盈漕之候聽民照舊分洩以滋灌漑如此則

無傷於民田而漕運克濟可免阻滯回空之虞矣臣
謹特疏
題請伏乞
皇上睿鑒
敕部迅賜議覆施行

天心之仁愛已極疏 災異陳言
題爲
天心之仁愛已極
王德之修省惟誠臣謹竭悃陳言以備
睿明採擇事臣惟
天人感召之理雖甚微而實著帝王致治之道苟力行則無
難是故古來朝廷之上禮樂刑政措施偶有未當
上天每殷殷告儆以冀君心之悔悟人主統御寰區苟
上天垂戒之殷於是充其固有之仁動合應行之義守之以

信而使之以勇法度明紀綱立風行草偃俾無一夫
之不獲自可駕軼三代比隆唐虞故災異之見實安
危治亂之機不可不至謹至勉以仰荅極仁極愛之
天心也我
皇上天縱聰明弘胞與之量一以仁民愛物爲本凡政教
施令罔不皆然宜乎日就昇平漸臻至治矣乃邇歲
尚有未寧田畝反增荒蕪小民之供億愈繁而司農
之仰屋日甚其故何耶良由內外臣工不能體
皇上堯舜之心共求治理以致上干

天和地震之變譴告非常耳今

皇上特頒

上諭實圖修省將應行應革事宜令部院科道督撫諸臣

明白條奏直言無隱并令在京三品以上堂官及在

外督撫提鎮據實自陳毋得浮泛塞責臣跪誦之下

不勝感激除將臣不職情由另疏自陳外伏念古者

一國之君以一言之善即可弭災況我

皇上以天下之主當地震之異

上諭屢頒修身之切與求治之勤至於如此將見上行下

效

皇上一人與起於上內外臣工竭勉於下

君責難於臣臣責難於

君都俞喜起之象磐溢溥天協和於變之風麻傳萬禩臣

雖自分庸劣而躬逢至仁之

主敢不勉竭臣愚敬陳一得以仰佐

皇上被格之化於萬一耶事各有類是用列爲六疏其閒

有關軍機者仍行密進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覽採擇施行

遵諭敬陳第一疏 修省宜堅
題爲遵諭敬陳修省宜堅永保
至德第一疏事竊惟致治之道力行無難與災異之見爲
國家治亂安危之機臣首疏已敬陳之矣惟是力行無
難之道臣不敢不復進其說以備
皇上去亂遠危久安長治之助也夫修身敷政旣在力行
而尤貴勿替若夫上行下效之風則又捷於枹鼓焉
我
皇上勵精求治實欲痛除積習使德禮政刑施行各當紀

綱法度煥然一新推
皇上之心同堯舜精一執中之心卽天地覆載萬物之心
也臣愚以爲
皇上宜堅持此心永保
聖德一日之內雖有萬幾然兵農禮樂用人行政之事
皇上必親加詳覽與宰執大臣討論得失務期合乎公正
然後見之施行仍令近臣將逐日行過事宜摘敘畧
節彙造一册
皇上萬幾之暇不時取覽而詳繹之其間或有已行而未

當者不妨隨時酌改左右侍衛之臣必擇小心勤愼
廉幹儉約之人以供使令設有狎邪優俳諂佞者靡
與善爲鄭衛之音能作奇技淫巧之飾以惑
聖聽者悉屏去之臺省諸臣宜寬其譴責以養其敢言之
氣邇來風聞旣不得入
告而所
告失實則有降謫之懲是以雖有讜言未敢直達今
皇上切諭諸臣俱令直言無隱則謇諤之風行見賡歌
殿陛矣但失實處分若不稍爲區別則終有疑畏不前

之獘臣請嗣今以後凡諫臣有假公濟私顚倒曲直
結黨招搖示威求賂者仍行從重處分外其有論
朝政而切中時獘因風聞而糾劾奇貪雖或至於失實
并禮樂兵農用人行政諸務在
廟堂原無未協
皇上原非過舉而諫臣堅執己見據理執法極言廷諍骨
鯁具在廉介可風者俱槩爲優容而免其處分使遠
近貪婪之吏有所忌憚且
朝廷政治得失諸臣從此皆盡心講究日漸可裨經濟

之才以備不次之用也伏候

上裁

遵諭敬陳第二疏 乾斷宜勇

題爲遵諭敬陳

乾斷宜勇以除弊竇第二疏事臣伏讀

皇上綸頒

上諭令諸臣洗心滌慮實意爲

國爲民并

御製民生困苦已極等六條備悉臣工不職感召災眚之

實更

諭以事雖有異而原則同諸臣不職情狀

皇上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際每示寬宥等語臣跪

讀之下歎忭靡涯伏念

皇上自御極以來無刻不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因災異警

戒而數日之間又復頻頒

上諭其中敬謹憂勤淡切備極有

若如此則凡在臣工自莫不洗心滌慮實意爲

國爲民庶庚之治不難再遘於今日此臣所以欣忭靡

涯也其逐條飭禁緣由

廷臣已有定議臣何敢越俎置喙第臣眞荷

若思未由圖報當
皇上力求直言之際臣無知則已旣有一得之愚敢不併
陳備採伏思
皇上恐會推徇私則用非其才官方敝壞是以諄諄戒飭
然臣愚以爲此等獘竇似易剔除査
國家於在京大小官員在外督撫有六年京察之典於
在外文職司道以下有三年
大計兩年舉劾之典內外武職有五年軍政之典其間凡
賢能淸正之官俱有事實卷案可考嗣後會推遴擇

之時將應推與列官員從前行過事實逐一察核査
其所行美蹟之多寡大小而品其賢能廉幹之實每
推一缺査取三員備開事實一併呈
覽以備
皇上選用如該管衙門或將美蹟多與大小之官匿不査
開反取美蹟少而小之官先行妄列者作何定例從
重處分至此後京察等典內而部院堂上官外而督
撫等官必將所屬各官之事實才品據實査開尤須
於平時漸察而不宜於臨事方査如屬員之中凡有

朝夕孜孜黽勉辦事不好外務贖觧積滯者勤也斷
大獄決大疑律例精明議論公確隨到隨行案無留
牘者才也無鑽營之跡有儉約之風門少投竿之人
室無私語之客安靜供職而諸務一一不廢者廉也
刻刻以
國是民瘼爲念不避嫌怨不憚辛勞遇事求當而剖決
如神吏胥上下之手無所施勢要干求之情莫能達
行事正直心術光明者才品兼優賢能俱備之品也
以此進賢用備遴拔則賢才愈出而徇私之獘自除

矣若夫臣工不職
皇上非不素知但正在用兵每示寬宥仰見我
皇上因寇賊未靖民難未抒而幷寬及大小臣工也但其
間有過失故犯之分似宜仍爲區別査
本朝大淸律一書寬嚴各當總不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八字蓋無心而誤陷者謂之過有意而故犯者謂之
故其間繫人心風俗良非渺小是以過必宥而故必
刑也我
皇上欽

天勤民每歲刑名先熱審後秋審復別情實可矜可疑三項其慎其詳無非欲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也然刑名未協不過一人之冤用人失宜實爲一方之害臣愚以爲處分官員亦應分別過故凡士遲罣誤情有可原者酌量從寬以勉其後效若明知故犯情罪可惡者必照定例處分雖在軍興之際

皇上仍勇於

乾斷不稍姑容如此則貪惡之徒雖欲倖免而伎倆莫施將見賢者益勸而不肖者日做吏風丕變政治平明

大法小廉民生日遂即有邊陲小寇不久投戈歸命無煩更事用兵矣伏候

上裁

遵諭敬陳第三疏 苛駁宜禁

題爲遵諭敬陳苛駁宜禁以杜私派第三疏事臣惟錢糧應銷與否自有一定款項如原未動用而揑欵報銷與所用本少而開銷甚多希圖侵蝕肥己者自是難容

國法若實支實用並無揑欵朦報用少開多之情則斷不宜膠行苛駁以啟科派部費之弊也查邇來各省銷算錢糧科抄到部承議司官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然偶値一事或執一己之偏見或信部胥之唆使

任意吹求苛駁無已錢糧數目繁瑣頭緒牽雜非精於核算洞悉款項熟知卷案者萬難得其要領司官專司其事除貓鼠同眠者不必言外其實心奉公之員設或稍欠精詳便爲吏胥朦蔽況堂上官不過總其大槩止據說堂數言安能備知底裏加以從與重錢糧起見自是一照司議由是而部胥之權重矣部胥之權既重則經用錢糧之官不得不行賄以求之所謂部費也此項部費官無神輸之術勢必問之於民若清廉之官費一歛一民猶不至大困一遇貪劣

不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費一歛二或費一歛三甚至
歛四歛五歛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
國家受聚歛之名而部胥得婪賄之實有司多一分之
費而百姓出數倍之資其害可勝言哉嗟嗟此出資
之百姓若與
國家無涉又何足論殊不知此百姓者乃
國家之元氣日夕勤耕力織闢地土生貨財出賦稅以
奉
朝廷者也安可今日剝之明日削之使之不得其所拋田

土逋額賦以至上下交困乎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
知有江安兩藩司積案一件動用錢糧數百萬兩而
部駁不准開銷咨往來歷十餘年而始得清結今
臣帶管漕務知邳宿等州縣康熙元二三四五六年
分民欠漕項錢糧三萬餘兩業已屢奉
恩蠲經漕撫兩臣數次
題請蠲豁而部議堅執不允坐以明係官侵之名而嚴
督追比臣據司道各官痛切呈詳已經具
題請豁在案又部議裁減運軍耗贈銀米一案臣帶管

漕務據各屬屢詳灼知斷不可裁之故是以仍請照
給昨閱邸抄部議又復不准且稱此項銀米從前原
無皆係順治六九等年添給之項等語殊不知順治
六九等年添給此項銀米彼時原非得已祗因旗軍
費用不敷往往勒索里民兼之盜賣漕糧拖欠甚多
公私交困是以議加銀米且此所加之銀米皆係里
民求免勒索是以樂於輸將原非動公家之物以給
軍也自此銀米一加而軍民兩安
國儲不欠已歷多年今部臣若必欲議裁勢必仍蹈前

轍里民遭勒索之苦漕糧多盜賣之弊豈
國家之益耶況錢糧自有定額其地方官民因時制宜
另爲調劑之項原在額外惟因恐涉私派之嫌是以
不得不爲
題明要之原非司農之項也在司農總會計之權止當
稽其額徵不宜收及額外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免
勒索之項而又裁歸司農則里民既已出資而仍遭
勒索恐亦司農之所不忍聞也諸如此類臣聊舉二
案其他可知伏乞

皇上嚴飭部臣嗣後一切錢糧如有不肖官員捏欵朦銷
用少開多部臣察出實情訪知的獘即便據實
題參將不肖官員照以重典督撫知情者同罪不知情
者亦照失察處分若並無朦銷多報情獘則應銷者
即銷應豁者即豁可裁者裁不可裁者即止毋再徒
為混駁使在外不肖官員得以藉口部費肆行科斂
致傷
國本抑臣更有請者錢糧之難於核算者以尾數太繁
也查銀自一分以上方可稱其重輕米自一升以上

方可量其多寡若銀止於釐則難稱米止於合則難
量矣又或銀至毫絲更至於忽則不過微末之間米
至於勺抄更至於撮則不過顆粒之間夫銀至於微
末米至於顆粒數亦可以止矣乃銀之尾數自忽之
下尚有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灰等算位米之尾數
自撮之下尚有圭粟顆粒黍稷禾糠粃粞等算位殊
屬無益也且不惟無益而尾數太繁適足以滋姦胥
之駁費則甚有損耳總之尾數多則清算難清算
難方可藏姦遺獘若一日了然人人可核之數則部

胥從何弄權耶臣
請嗣後錢糧尾數算至忽位為止如一忽之外尚有餘零
竟作一忽科算米麥尾數算至撮位為止如一撮之
外尚有餘零竟作一撮科算餘俱倣此裁無益之算
位以剔無窮之獘端其於
國計民生實均有裨益也伏候
上裁

遵諭敬陳第四疏 專差宜減

題爲遵
諭敬陳專差宜減以免擾累第四疏事臣惟
皇上因在外諸臣於民生疾苦不爲上聞
朝廷部旨不行下達廢弛驛站使費錢糧民隱冤
無訴於是屢遣在內諸臣訪查察究此
皇上軫念民瘼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是以不得不然也但
天使之車塵馬跡一經絡繹於道途則閭閻之蒼首黔黎
未免嗟吝於草野在奉差之臣未常不以

皇上之心爲心未常俱有示成指勒之事并未常盡縱家
人跟役等需索地方官也然往來供應雖壺酒粒粟
片肉隻雞盡皆小民膏血况地方官員賢能廉介者
少平庸畏事者多一聞
欽差將至惟恐有所疏詰莫不力圖要結以悅之行賄與
否姑置弗論而飲食之費已屬不少上司雖戒之曰
爾無科民有司亦隨荅曰斷不妄派究竟無神輸之
術也更值不肖官員借端多斂則又不堪言矣此等
事務臣雖未得確情並無指實然揆之情勢在所不
免臣愚以爲除軍機重務必須口授
廟謨於兵主確酌商行者自當專差馳驛又在外貪官汚
吏督撫不行題參被科道糾參或旁人告發并督撫
扶同犯法肆行貪婪之事亦必須遴選部院能員秉
公確審無庸置議外他如整頓驛站料理軍需查勘
海疆恤刑督賑諸務似應責成督撫蓋督撫爲封疆
大吏身居八座之尊位列三台之次
皇上將數千里地方數千萬百姓託之綏懷撫治乃不夙
夜匪勉力報

君恩將此等分內之事悶葺貽悞甚至捏實侵漁致煩
皇上左顧右慮另差近臣代理似此不職之督撫雖立置
重典亦不足惜然天下督撫賢愚不同未必盡皆不
肖也臣請嗣今以後凡督撫司道不能料理必須差
員之事自當照舊遴差其督撫司道能行之事俱責
成督撫司道料理停其另差如有貽悞生弊等情即
將該督撫司道立行從重處分以爲大吏溺職之戒
如此庶地方不至因供應而頻派擾民矣伏候
上裁

遵諭敬陳第五疏 酌價免賠

題爲遵
諭敬陳請酌米豆價値以免包賠第五疏事竊照康熙十
五年間
皇上念切需浩繁恐在外臣工借端冒開以少報多侵欺
肥己是以
特遣部員確訪米豆草束價値彼時奉差之員惟以節減
爲念又偏訪各處而止取一隅極賤之價酌量開報
部臣止照差員所估准銷以致節年以來小民包賠
累之苦控訴無門除別省情形臣未悉知者不敢具
論外如山東一省臣閱工往來每據里民以採買豆
草貽累難支等詞紛紛呈控臣再三細訪并差人密
訪知濟寧附近一帶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內黃黑豆
每倉石値銀三錢六七八分不等康熙十七年九月
內每倉石値銀五錢三四分不等十一二月內每倉
石値銀六錢一二分不等本年五月內黑豆每倉石
値銀四錢八分今八月內每倉石値銀四錢五分前
五月內黃豆每倉石値銀五錢六分今八月內每倉

石銀五錢二分前五月內穀草每束値銀八釐有奇
今八月內每束値銀七釐而部定價値每豆一石止
給銀一錢一分一釐每草一束止給銀一釐三毫計
官給之價較之民間時値約十分之七有司無點金
之術不得不責成里民里民實歲歲包賠無怪其哀
控矣臣等爲督撫者明知里民賠累之苦然有司無
米之炊亦非私派肥己亦難以加罪於官實無可如
何之事也查軍興之後里民賠累最苦者莫過於採
買米豆草束次則解送軍前馬匹也今解馬一事已
蒙
皇上特旨嚴禁不許指勒里民如釋重負莫不感頌
聖恩歡呼載道矣至採買米豆草束一事民隱迄未上
聞今又蒙
皇上軫念民生病苦令臣等將應行應革事宜明白條奏
直言無隱臣奉此
明綸敢不凜遵入
告惟是民間之疾苦倘當上
聞而米豆之價値亦應查確庶無冒銷之弊伏乞

皇上勅下部臣作何定議令各省撫臣將彼處米豆草束
價值數目按季據實報部如有以賤報貴者一經察
出立即嚴加處分部臣歲終即將該撫臣按季所報
價值取其酌中之數而准其開銷總期下不擾民上
不虧
國如此則里民更免此採辦米豆草束賠累之苦必且
徧野歡騰永戴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伏候
上裁

遵諭敬陳第六疏綏征養民

題為遵
諭密陳請綏征海舟師以養殘黎第六疏事竊惟
國家自吳逆悖
恩閩粵繼變以來
王師四出供億煩勞幸賴我
皇上天縱神威
廟堂奇略閩粵後先歸命逆桂隨伏
天誅雖滇蜀之境尚有餘孽未平而釜底遊魂自可尅期
殲滅當此時而出一旅之舟師自是鄭錦可擒海氛
可奠然臣愚以為此宜緩而不宜急何也刼掠之難
民可憫而水陸之形勢當慎也臣聞康熙十三四年
鄭逆竊踞漳泉一帶迨至十五年間
王師南下逆錦自揣難抗遂將民間貨財衣糧子女玉帛
凡屬溫飽之家不論丁壯老弱男婦人等盡行刼令
登舟遷之入海此等百姓不下數十餘萬哀號之聲
悲慘之狀雖逆錦左右之人亦莫不為之掩面流涕
不忍正視此臣得之閩來人士之口傳之如此者也

臣思此等難民入海三載思歸故土必有同心第當
逆錦大刼民財之後勢尚鴟張且脅弱難民驚魂未
定水汛未熟兼之逆錦於刼來未久之人防之必密
而待之必苛難民雖有圖歸之念而斯時莫敢遽發
若
王師於此際進勦則逆賊必驅難民而前俾其先攖鋒鏑
難民妻子資財盡在賊處必且徘徊顧戀誠不特不
即來歸而反迫爲賊用况大海茫茫風期水汛皆不
可忽大兵堂堂正正不勤遠略未嫻海外之行逆錦

生長水中習熟漂流誠恐出沒靡定以堂堂正正之
師而討漂流靡定之賊譬之責冇擊鼠有勇難施迫
之急迫逆必更刼難民而他徙矣或再從而躡其後
未免遐勞師而難得利且設遇風濤之險或有疎虞
則失軍實而損
國威攸關豆非渺小莫若稍遲進勦則逆錦刼掠之物
漸完鴟張之形漸縮難民驚魂既定水汛亦知兼之
逆錦與難民相處日久則待之必寬而防之必疎於
是一人爲倡萬人相隨不招而自至者踵且相接賊

勢日孤將見逆錦舟中左右之人必且盡爲錦之讐
敵斯時特懸重賞自有擒錦來歸者矣臣故曰宜緩
而不宜急也臣請
皇上特飭在閩文武諸臣停止征海之師將
禁旅分屯要地并一切綠旗官兵俱令逐日操練晝夜
嚴緝不許稍有弛懈以防姦宄暗通兵有擾民者立
置重法兼擇循良守令責之息訟輕刑除徭緩賦俾
見在之百姓時歡欣於樂利之
光天而陷賊之殘黎每懐思夫故鄉之

化日則不必勞師而海疆計日自奠矣抑臣更有陳者
臣伏讀
上諭內一條一用兵地方諸王將軍大臣於攻城克敵之
時不思安民定難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
子女或借爲通賊每將良民廬舍焚燬子女俘獲財物
擄取名雖救民於水火實則陷民於水火之中也如此
有不上干
天和者乎欽此大哉
王言遠邇臣民一聞是

諭當莫不感激無地而繼之以泣者矣夫守成之與創業經權原有不同而敵國之與吾民德威自當異用我
太祖高皇帝崛起
盛京
太宗文皇帝纘開
鴻業斯時直省地土尚屬故明是以
王師所到凡有閉關相抗者即便誅僇此待敵國之道宜然也迨
世祖章皇帝定鼎
京師蕩平四海至
皇上御極之年併取雲貴嗣此車書一統向來尚為敵國之姦頑者今則盡屬
朝廷之蒼赤矣創業利於克敵而守成惟在養民敵國之姦頑無妨僇戮而
朝廷之蒼赤不可傷殘此一定不易之理也不意康熙十二年間逆臣變亂於邊陲姦宄竊發於內地致煩
王師復出然此變亂竊發者乃係不法之逆徒而非耕織之百姓也地方守土之文武既不能預靖姦徒衛此

蒼赤致其淪胥於賊小民之困苦已屬難堪乃領兵之將主又復惟利是圖全不以
國計民生為念僇殺並行嗟乎何斯民之遭厄抑至此也如以其不應從賊而僇殺之則民力最弱如暮夜被盜不過數人入室耳然執其主而索之未有不惟欲是從者今迫之以盈千累百之賊兵何敢一言相抗是以任賊驅使無不俯首聽命實勢所必然而情非得已也又民業甚微其賴以謀生者不過此室廬田土若不從賊便當棄業而逃否則死耳棄業而逃則憑何餬口矧彼時到處有賊逃將安歸死則有祿者之責蚩蚩之氓原無應死之理以不能逃不應死之編民幸獲生於賊退之後以待官兵之衛之而忽坐以從賊之罪而僇殺之不亦冤且慘乎嗟嗟在統兵將領或以兵馬遠來勞苦日久姑從之以示鼓勵殊不知民者
國家之元氣也如欲鼓勵兵丁豈使多費
朝廷金錢以犒之安可大耗
國家元氣以悅之耶且

朝廷平日養兵專爲保此元氣乃賊已去而兵反傷之何
耶卽如江西一省從前額賦約有二百餘萬乃閩逆
來僅存十分之三四是司農每歲之失約計一百二
三十萬自康熙十三年至今通計所失不下六七百
萬是鼓勵之兵卒尚未掃靖逆氛而
朝廷之額賦先已虧缺如許究竟孰損孰益耶言念及此
不禁爲我
國家痛恨而深惜之也今此等大害
廷臣業已恪遵

上諭嚴定處分之例臣又何庸置喙但
皇上爲官兵搶掠一事前此曾經嚴飭而統兵將領未見
凜遵是今日之要不僅在於定例之嚴而端在於行
法之信臣請
皇上嚴飭各處兵主務令遵例而行再有犯者必照新例
處分斷不稍恕方克有濟更請
皇上幷勅部院通行直省毋論旗下民人凡有收得從前
難民在家或搶或送或買毋論如何得來之人但有
難民親屬前來求贖者不計銀之多寡卽與贖回團

聚如有指勒不放者作何從重處分定罪再請
皇上勅令部院科道各官將有廉德幹才堪以撫綏殘赤
整頓殘疆者不拘資格各舉所知保無過悞授以江
西陝西湖南閩粵等一切新復地方守令之職着令
招集遺黎開墾荒土此等守令准以兩年較俸到任
之日先將見存熟地若干戶口若干報明上司兩年
之內新增戶口若干新墾田地若干幷查舊存之地
是否無荒舊存之民是否俱在地方是否漸增起色
元氣果否愈加培護衡其賢才之等第以分別而獎

拔之一等者作何從優超陞二等者作何酌量加陞
絕無才能而貪劣不肖者作何從重分別降革治罪
幷連坐保薦之人若原有才能而上司掣肘不得行
其志者許其具文直達部科該部科卽與上
聞毋或抑阻蓋被寇之地更復遭兵殘敝至極惟賴綏懷
是以必需賢能守令加意整頓而在外臣工設有不
能撫民而反行恣虐甚至撥餉半歸私橐而軍需仍
派里民者亦不可定若係在外
題用之員則或徇庇掩飾或猶鼠同眠尤不可定是以

必得從內保薦發往勸之以重賞儆之以嚴罰而又
假之以自行達部之權庶可得實心行實政以拯此
水火中之孑遺也伏候
上裁以上六疏臣於繕畢之次復爲廣諏覽道之言不一
而足臣自知嗣此以後招尤不小但歷荷
皇上知遇之恩至深至重雖肝腦塗地不足仰報又何敢
稍避冒昧稍憚嫌怨以負
皇上求言之切乎是以將一得之愚遵
諭據實陳奏至臣尚有未盡愚悃并生財裕餉等事容臣

閱工赴淮隨時確酌另陳臣謹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生財裕餉第一疏 開水田

題爲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一疏事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員
之廣無如我
朝爲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
腐矣乃司農猶譊譊爲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
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爲方一里
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有

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
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
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
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
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
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
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
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徵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徵賦
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徵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

以一分徵本色歲可徵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徵
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
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
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為
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
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舉古證今與從至
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
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
工營修祭祀而已葢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

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人口効奔走三
者不備其獘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為蕩寇之
先資驛站通
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祭祀
天地神祗均屬必不可少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
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
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為加增拜一切軍需營造祭祀
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
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

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將必且充棟盈庭
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
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
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
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員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
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葢天下有三大獘而世
莫之察也其獘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
久同其獘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為三
大獘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惰也三曰生

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
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為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必以足民為首務農事為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
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强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
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但惜其不過行之一
隅未嘗通為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
利耳今我
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然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即

治矣而類多平陽無蓄洩之資不待亢旱大澇而暘稍不時若其年即便失收以致

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唐漢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

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尚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

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間目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帮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多雜蒔於蒿蘆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糞溉甚有并禾麻菽麥亦不樹蓺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其每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運至城市値銀五六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四百觔者運至城市値銀二錢內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歲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

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惰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用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穫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穫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

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举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畎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通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

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穀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储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願爲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亾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遊民乞丐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絕義滅仁病民蠧國臣竊閱釋老諸書雖旨趣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鄉其究至於使天下之人盡爲仙佛斷絕人類而後止嗚呼成仙成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絕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即使人類必不可絕而聽其怪誕之說不至於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言乎殊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即有萬物而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爲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

女生生不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鬬靡已也是故爲之君以統之爲之師以教之爲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其頑而不變也復爲之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如是是以天下之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久安長治也今佛老之說欲使天下斷絕人類猶之欲强日月之爲晝不爲夜歲時之爲暑不爲寒其可得乎不惟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

如此其衆政刑井井尚不克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
禮兼施始可化民成俗今
朝廷之上方在整齊而草野之間遍爲鼓惑使天下戴君
之心易爲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其可以懺悔
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之說而
濫爲施財至於父兄宗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之
粟些微之費不肯假借而修祠建廟塑像飯僧則雖
千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疎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
喜其操小視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

所視之奢者必不可來而遂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
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
經說法或念咒書符或擊磬敲鐘或遊方托盋千百
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
僞之事若輩仍無所不爲卽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
其教者亦正如不肖子弟舍六親而暱匪類不亦大
可悲乎至於乞丐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
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
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

意豈知近來乞丐大半皆屬壯夫乎獰穢毒之物以
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丐頭其甚貧口糧俱係丐
頭領出與衙役分肥不得充實在貧貧之腹且民間
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丐頭勞以酒食給以銀
錢否則羣丐立聚其門擲潑呼號無所不至而城市
開張鋪面之家羣丐亦不時橫索恃其汚穢百端無
狀使人敢怒而不敢吝其所得之銀錢半爲本丐醉
飽街衢而以半奉丐頭是以富庶地方之丐頭類皆
各擁厚貲僭遊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

之家而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將良家幼童子女
暗地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耳目畜養長大以接
續其衣鉢者爲言念及此殊堪痛恨矣他如說書唱
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
剪綹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
者四今之爲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
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此正
指佛老二氏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佛老之外更增
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

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士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穫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士工賈而士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尚可餘半分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爲佛老加以乞匄游惰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夠佛老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士工賈固已非若農民之儉約而其營造之費等

于王侯則又百倍于士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士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夫向之士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是止餘粟二分五釐矣以二分五釐餘粟養向有之士工賈三人尚恐不足而況益以異端游惰與爲異端工賈者之二人栞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餓而凶年之死亡相

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然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爲早圖耶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遍處皆係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賫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異端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爲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漸增未免司農仰屋之歎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查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目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具

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効等事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陳奏

蒙

皇上勅部議覆後値軍興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資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卽

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
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
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
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
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
河害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以為大利也今臣自
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洞知江南鳳徐
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祗因從前
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

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於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然此
四府州幷山東兗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之已
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勢多
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
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見在措據河工尚且日虞
隕越何能任此創舉艱難之務然臣身受
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

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
皇上知遇之隆恩也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幷山
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
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
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資令墾
土挑溝引水溉田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
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
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為來歲加墾之資

以五年為率轉展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
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為業止量其所產每歲
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
計六年之後可為
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
國家既於此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
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
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造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
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為請者蓋

臣年將五十目昏髮白精力漸衰犬馬餘生未知盡
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
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
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蒙
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
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動錢糧查臣先
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部
覆允行後因奉
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

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
足濟用又六年以內轉展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
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爲有濟此須將每歲
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
應徵漕米照時價改折徵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
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腴賦重之田俱聽
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主荒地并有主荒地
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成溝田之後即量給開
墾之人永遠爲業有主荒地瘠田俟蓋成溝田規模
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稅徵納錢糧其
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
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樂趨而功効亦易於速見
矣至其間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奉
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一
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誠足民足
國之本謀也伏候
上裁

生財裕餉第二疏 開洋

題爲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二疏事臣惟經國之謀旣以闢土墾荒修明水利爲第一要務矣然天下之賴以流通往來不絕者惟白銀爲最蓋天下之物無貴賤無小大悉皆準其價值於銀雖奇珍異寶莫不皆然是銀操世寶之權甚重而不可片時或鈌者也但海內之銀見存有限而日耗無窮凡貼箔鍍鍍剪折鏴折者不可悉數如江浙等省一切村鎮收買絲布紬疋之行

市以及天下之開張鋪面者合計何止數百萬家些小交易用錢稍大則皆銀也其用銀之時或將大塊剪碎或將碎塊傾鏴每鏴銀一兩必被火耗二三釐又加剪碎之耗凡大行大鋪每日有耗至數錢者次則日耗錢許或數分或分許不等今姑牽作每家每日耗銀一分是合天下行鋪止作一百萬家科之計每日耗銀一萬兩每歲耗銀三百餘萬兩矣加以直隸十四省商民上納地丁雜項關稅鹽課等一切錢糧皆有鏴折以及民間鍍器皿鑲螺鈿貼扇花箋紙與夫綴折甲撒袋刀環鞍轡等各物每歲所耗又何止數十萬兩合而計之天下歲耗之銀不下四百萬兩而江湖之所沉溺者不計焉雖民間有淘沙之徒掃爬淘洗每每搜得些須亦俱仍歸世用然習其業者多在南方江浙等省而北地甚稀統計不過萬人而止以萬人習淘沙之業養彼萬家計其所獲每歲不過銀一二十萬兩是仍歸世用之數較之實耗之數僅有數十分之中一分耳以天下必需之物而計日銷耗不能復來將天下何賴以爲流通不匱之資

耶臣愚以爲凡可使天下增銀爲流通不匱之計者洵當併爲興舉也夫銀之爲物產自山中然多生於海外日本諸國而直省則間或有之今直省之問有者固當開採而海外之產亦宜使之源源而來以足天下之用也查開礦採銀一事前此屢經議及而究未施行者一格於聚人衆多恐生姦宄二格於先需繁費獲利無幾并地方官民恐開採之後部差頻來供應無出未免苦累是以類多不願而暗爲阻之耳臣竊計有礦之處其開採事宜在附近居民知之必

確合無行令各省督撫查有礦地方令有司擇土著
有身家而情願開採之人或聽其自行開採或量行
給資開採有力之家自能措費開採者作何按山地
之大小寡多而科徵其賦無力之家必需領費以為
開採者除徵賦之外仍令納還原領之銀俱責成該
地方官實心董理定以加級紀錄鼓勵之典并遴府
佐防弁各一員駐於彼地勒爲稽察而嚴加彈壓焉
總之銀礦一事不必利多於公家方始議採但於公
家無損即應聽民開採使土內之物流入民間以供

不窮之用益民即所以益
國矣至於海外之銀向有各直省貪利之民往往攜細
絲藥餌等物爲彼地所必需者乘船而往易銀而歸
聞故明倭寇猖獗之時雖禁民入海而商船之往來
自若即我、
朝定鼎之初商民出洋者亦俱有禁然雖禁不嚴而商
船之往來亦自若也後因海逆鄭成功負險抗順更
於順治十六年突犯江南於是申嚴海禁將沿邊之
民遷之內地不許片板入海經今二十年矣流通之

銀日銷而堙滯之貨莫售臣屢聞江浙士民之言謂
順治初年江浙等處一切絲粟布帛器具各物價值
涌貴而買者甚多民間資財流通不乏商賈俱獲厚
利人情莫不安恬近來各物價值頗賤而買者反少
民情拮据商賈虧折大非二十年前可比等語臣又
聞江浙士民云伊等隣里宗族戚友順治初年凡十
家之中富足與平常可以度日者居其七八窮窘者
居其二三然亦告貸有門覓食有路而不至於大困
邇來家家窮窘即有外貌平常似乎可以度日而其

內中空虛俱岌岌然有朝不保夕之勢求其真正富
足者百家之中不過一二家而已等語言人人同臣
細察輿論實因海禁太嚴財源杜絕有耗無增是以
民生窮困至於此極夫邊方寇賊如人偶患風寒其
病在表不難立爲治療民生窮困如人氣血虛損其
病在裏非亟爲調理不能復元也近蒙
皇上洞悉民隱軫念民艱特沛
恩綸許令沿海之民採捕魚蝦又於廟灣等處許駕一二
百石小艇往來覓利沿海之民感誦

皇仁莫不歡聲震地自慶更生將見多年積困之殘黎從
此漸有起色矣惟是沿邊採捕所得不過魚蝦而日
耗之銀不能使之增益臣反覆籌維莫若另爲立法
將商人出洋之禁稍爲變通方有大裨於
國計民生也夫海禁之所以久嚴者蓋恐內地奸民濟
通海賊將硝磺等項一切犯禁之物私販與之幷告
以地方虛實使得豕突狼奔擾我百姓耳殊不知逆
之在海譬如鼠逞隙中果有人執器坐守而又畜猫
以伺之彼何敢輕登几席即如順治十六年海逆鄭

成功眾如許烏合之徒當
國家江南武備未周之候出我不意大犯江寧一帶尚
且金陵一戰逆賊敗遁不遑刻今京口等處大兵如
雲而逆錦之勢又遠不及成功乎至於沿邊各處亦
間有乘舟飄忽往來無定以及猝然登岸剽刼財物
者此皆附近島中居民而非大夥逆賊也彼因海禁
太嚴所需紬布等物無從購覓不得不爲剽奪之計
然此等小寇只須沿邊各地方官兵居民齊心有備
即不至受其荼毒實不在乎嚴禁商人之出洋與否

若更諭以
聖朝王化之寬厚而撫恤招徠之彼且効順恐後盡爲良
民矣臣請
皇上俯賜敕部確議行令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等近海各
省之督撫將該省向來商賈出洋最便之地酌設道
鎭各一員道臣稽查收稅鎭臣彈壓防奸凡有商民
出洋者必於此地登舟不於此地而另由他處登舟
者出洋之商民與放行之官弁俱以違禁論其由此
登舟之商民務將籍貫姓名幷攜帶某某貨物俱逐

一登簿塡記凡有關軍需等物俱不准帶去其可以
出洋各貨査照各關榷抽分則例責令上納稅課方
許開行其徒手之人並無資本貨物者不許出洋違
者仍照例治罪至商船回時凡一切帶來貨物如蘇
木胡椒之類亦俱照例一體收稅雖金珠亦然惟白
銀一項毋論多寡俱免抽分幷令各省稽防之道鎭
凡有商船去來俱彼此移會通知設有此省船隻失
風悞入彼省疆界者即便詰明籍貫收之登陸臣聞
內地紬絲等一切貨物載至日本等處多者獲利三

四倍少者亦有一二倍江浙閩粵四省但得每省每歲有值銀一百萬兩之貨物出洋則四省之民每歲可增貨財七八百萬若慮海逆邀截則海面寬濶與常而商船之瞭望極遠戒備極密預避極早亦無從守候邀截不致有藉寇兵賫盜糧之獘或因閩省見在進勦海逆不便遽爲通商則宜於江浙二省先行通商俟勦除海逆之後再將閩粵二省一律踵行亦可倘果蒙

皇上允行則海內之貨易於求售可免過賤虧商而海外

之銀必且源源而至雖有日耗隨有日增其所以資天下流通不匱之用者無盡無休不五年而民困自甦不十年而民生大遂閭閻日見殷康倉庫益加盈足而所收稅課亦可資兵餉之用此亦生財經常之至計利民益

國之要務也伏候

上裁

生財裕餉第三疏毀銅器

題爲遵

旨敬陳生財裕餉第三疏事臣惟修水利以廣墾田旣可增天下之粟開礦山而通遠貿兼可裕天下之財固爲足民利

國經常之計矣然銀粟之外於民最便者又莫如錢則凡可爲錢法之助者亦當亟請併行也臣接准部文知五觔以上之銅器並損入腸胃之銅烟袋俱經奉

旨嚴禁要在使民間用銅者少則所司易於收買庶有濟

於鼓鑄耳然天下見有無窮之銅可以不費錢糧而即行取用者臣不敢不亟爲陳明也查佛老之徒百計設法以誘天下之財莫不懸鐘鼓擊磬盆以爲招來之具其鐘之小者重數百觔大者重數千觔甚有重至數萬觔者直隸十四省遍處皆有而浙江爲最約而計之何止有鐘數萬口有銅數千萬觔耶此皆農夫織婦之血汗精神錙銖積累而成者與其置之無益之地惑愚夫亂聖化何若盡取鑄錢散於天下俾之足

國用而利民生乎然或者曰佛老之說從來其久三教竝興已非一朝一夕矣而一旦盡收其鐘是盡廢其教矣無乃不可乎此或人之見云然而臣則有以解之也夫聖王宰御萬方欲使天下知所尊親而不爲叛亂必以一道同風爲首務故曰書同文貝以教之不可雜循之一國之中而共事一君也今天下所賴以有君臣父子之義者惟此聖人之教若又任佛老之雜亂於其間是猶一國而三公矣將在下之民何所適從乎又何怪闘爭擾亂之靡已乎況天下之人

賴聖人之教得生於綱常倫理之間以有其衣食與安富尊榮乃既得其衣食與安富尊榮而旋棄聖人倫理之教以崇信異端是何忍心害理之一至此也且三代以上從無佛老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王珪曰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故人臣事君必以臣君爲堯舜始爲敬君之立極今

皇上敬天勤民事事必法堯舜則凡在臣工又安可姑容三代以下之惡弊而不請

皇上亟去之乎或者又曰佛氏起於東漢姑置弗論若老子道德一書著於周末即孔子亦常問禮臣輔何人有何學識而敢於排之豈孔子之問非與此又或人之見云然而臣則又有以解之也夫老聃固周末高年有德之隱君子也彼見王迹掃地五霸幾與悉皆假仁義以自利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綱常倫理之間息滅殆盡而莫可救藥也是以故爲高論而輕世肆志焉至孔子問禮一節先儒力言其爲附會之說而非實有其事然臣愚以爲其事亦似乎有而非謬捏

也蓋孔子稟溫良恭儉讓之德雖小君南子尚且見之乃適周而知有高年有德之隱君子如老聃者安肯棄而不見然見而問禮則於求教之中寓教之之意此聖人正人之微權也夫老聃乃放棄禮法而以道自名者也孔子如果欲求其奧妙則當問道何乃問禮不問其所好而問其所惡何耶蓋禮爲綱常倫理之經不可一日或廢者也孔子見老聃放言高論恐後世効之蕩而不知所止也於是就而問禮孔子之意以爲禮不可廢故發端以問之問之即所以教

而正之也彼老聃者既不申明其所尚之道而又不
直荅孔子所問之禮顧曰去子之驕氣夫孔子就而
請問何等謙光乃反曰驕何也葢老聃淡知孔子教
之之意而又自執其棄禮之見其意若曰以我之高
尚而子顧以微詞求正我乎故曰驕也以聖人正人
之微權而老聃早已識破其智有不可及者孔子猶
龍之歎不亦宜乎然老聃之書至今在世其言雖駁
而不純而得一守雌之說亦皆詔人退讓之義非若
近世之書符念咒擊鼓敲鐘假死生禍福之說造作

鄙不通之詞設術以羅天下之財者比也是近世佛
老之徒已非佛老之本來面目不過徒爲惑世誣民
病農蠹
國耳又安可不亟爲正之以軌此頹風使天下知君親
之義而不致叛亂乎是廢害世之異端而收濟世之
財用誠無疑議矣臣請
皇上乾斷勅下該部通行直省各督撫除先聖先賢山川
城社以及名臣之應在祀典者不議外其餘一切佛
老廟寺庵觀內所有之鐘盡行收取以爲鼓鑄之用

如此則可省買銅之費而立鑄無窮之錢雖一時權
宜之計而有裨於
國計民生
皇風世教者誠非渺小也伏候
上裁

條奏應生應節疏

題爲請

旨事臣惟

國家自軍興以來費用浩繁錢糧不足然

皇上軫念民生不待從不加賦而凡災荒之見告者或賑

或蠲

洪恩立沛又因河道廢壞江南之民久苦昏墊更不惜動

用數百萬正項錢糧

命臣大爲修治

皇上惠養元元之深仁厚澤眞可爲無所不用其極矣今

廷臣因加增米豆草束價值與蠲緩賑濟諸務均應議

准誠恐入不敷出不得不預行籌畫以臣等各省撫

諸臣身在地方凡應生應節之處知之必悉是以請

敕臣等將如之何使百姓不致困苦以足

國用有益兵餉令臣等盡心速議陳奏伏念臣以一介

愚庸安知

國家大計然忠

君之念竊

主之誠則雖頃刻之間未嘗或離方寸又安敢不竭臣一

得之愚以備

聖明之採擇耶竊思從來理財之道不過曰節曰生第古今時勢不同自昔言之則生節理應並論由今言之則其利專在乎生而不在節矣何也節者減無益可省之費之謂也生者取天地自然之利之謂也減無益可省之費謂之節則禮樂兵工凡屬必不可省者似不在應節之例取天地自然之利謂之生則尺土寸壤凡在覆幬之中爲雨露之所及者皆可使之生使之長以資民食而足

國用也粵稽春秋之世載在經傳者大小二十四國大國地方千里次者數百里小者數十里雖國有大小之殊而内而君祿卿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祿外而朝聘燕享會盟征伐等事悉無虛歲而未常取財於異地即如滕地截長補短僅方五十里耳而常祿常事之外更有事齊事楚之勞亦皆拮据支吾不聞流離死徙今之滕縣即古之滕國也見徵額賦寥寥無多考古證今大抵滕地今日之產不及古時十分

之一夫同一䏲地也而今昔生財多寡之不同至於
如此其故何也蓋古時地稀人稠不得不由盡人力
取天地自然之利以供終歲而今則類多曠土矣夫
人力盡則境內隙地必少不能別爲生法惟有力議
節用以期有餘曠土多則隨處皆可栽植以圖長養
收穫正宜百方生息爲足民足
國之謀臣故曰生節並論者昔之時勢宜然而今則尚
在乎生而不在節也若夫生之之道又宜有經有權
守經而不知權則無以濟見需之費用行權而不知

經則無以起後此之瘡痍必須經權並用庶近之可
免司農之仰屋而百姓亦無困厄之咨嗟遠之可裕
倉庫之豐盈而兆民更享無窮之樂利誠
國家萬世無疆之休也臣不揣愚昧謬擬生財經權事
宜列爲四疏陳奏內一疏有關邊海要務遵例密
奏伏乞
皇上槩賜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七終

靳文襄公奏疏目錄

卷八

治河題稾
恭謝天恩復任
運米未盡
酌調河員贛榆等縣
恭報開運
恭報回空
重堤預給夫食

弁員有責
義友竭忠
兩河再造
河工守成
疾病日甚
永辭聖世
附撫皖題稾
減差節省驛站錢糧疏
節省錢糧

題明宋鑅

男　治豫　編次
孫　樹德　校正
曾孫　允烈
　　　允文　仝校字

靳文襄公奏疏卷八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靳輔

治河題稿

恭謝天恩疏 復任

奏為恭謝
天恩事竊臣前年被劾之時自分萬無生理荷蒙我
皇上排衆論而保臣軀
幸江南而還臣職今者又蒙我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復任總河
聖恩至此臣即粉身碎骨亦不足仰酬萬一雖赴湯蹈火
臣亦何辭臣祇恐衰病幾年有辜
皇上使過之澤而愆顛招尤萬一仍觸禍機豈不更負我
皇上終始保全之恩此臣所以敢冒辭於
聖聽也復蒙我
皇上命臣可報効幾年則報効幾年又復
賞臣披領弓箭撒袋臣承
恩之下心之所感口不能言叩首
午門但惟淚落伏念臣十年河上雖切報

主之誠曾無治河之識全賴我
皇上力闢浮議又復不惜帑金由是臣得遵奉
方略畢力河干而以臣爲阻壞河務者不一而足又賴我
皇上屢加淑護臣然後獲有今日之生得承今日復任之
命是
皇上之熟嫻於河者踰於日月之明
皇上之加恩於臣者且出臣於天地之外矣
天恩似海臣報難窮臣惟有益切質心任事之誠以少盡
犬馬荅

主之意臣謹百叩跪
謝以
聞伏乞
睿鑒施行

運米未盡疏

題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荷蒙
皇上優旨復任總河犬馬殘年方以隕職是懼乃復蒙
皇上令臣從黃河運濟糧二十萬石至山西蒲州等處備
賑更蒙
上諭黃河上運危險艱難米船倘有疎失免其議處則靳
輔亦得盡心効力伏念臣向者奉職無狀幸賴我
皇上格外保全得以至今今蒙我

皇上委任至此設臣有疎失臣受重處臣亦甘心而
皇上但期即日運到有濟於百姓遂復
天恩寛大示臣於鼓勵臣敢不竭此衰朽益圖勉奮以稍
荅
皇上天地之心也更蒙
上諭凡事以身自任心切爲主事無有不成且先經黑龍
江駐防兵丁運送米石衆議以爲初創地方不便行惟
朕獨斷而行今兵已駐運道已闢邊境多有裨益此乃
實據仰見我

皇上廟謨獨運識絕古今所以我
皇上事無不舉舉必有成不但
功德巍巍能卓百代卽此
嘉言懿訓實足垂教無窮臣雖不才亦頗書紳至臣於十
五日到任江北糧船多已過濟甯自淸河仲家莊閘
入運北上已行有七百餘里矣若復驅而南還從支
河口再入黃河亦有五百餘里路途往返反費時日
而南來糧船兩相交錯必致壅塞兩相耽悞況查江
北糧船半多滿載黃河行運必須船隻堅固器具周
備方免疎虞若一幫之中復加挑選則挑賸之船仍
當北運運弁亦難兩顧臣已移咨漕臣卽於江以南
糧船中擇其輕便之幫於淸河縣一帶截留令其西
運似爲直捷查江以南糧船多帶有剝船黃河開封
以上水勢散漫多有淺澁必得一船兩剝亦幷移咨
漕臣卽於所截糧船中帶有剝船者借其協濟稍給
津貼庶黃河水淺之處可以不致悞運惟是黃河行
運水淺旣須提溜水淺又須拉縴必得多加夫役然
後可以迅速臣仰體

皇上救民之意自宜迭運早到蒲州如江南山東地方需
用夫役臣亦移咨江南山東各督撫臣酌行河南山
西地方需用夫役卽選
台與河南山西撫臣酌行亦量給其口食則運送可以迭
到而夫役亦不苦累矣至臣挑汎在邇暫赴淸江浦
料理此運送之事經臣酌量遴委淮徐道劉豈代供
指臂俟臣防險諸事一完卽單騎前赴河南一帶躬
親督率總之此運送備貯之事皆我
皇上格外之曠典臣受
恩深重但期有便於運丁有濟於百姓以宣布
皇仁之浩大故不敢不實心實力妥酌收撥稍盡犬馬之
報謹將運送未盡事宜一一
題明伏乞
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酌調河員疏 贛榆等縣

題爲酌調隣邑閒員專管中河堤工以固河防事竊照
中河堤工綿亘三百餘里界歷宿桃淸山安五縣之
中亟需專責官以資修防除武弁一項已經微臣酌
調均平見在另疏
題明外有所應設文官如或另爲添設未免又有俸工
之費臣今再四籌維惟有就近將贛榆縣縣丞一員
裁去改爲分管宿遷縣中河縣丞專管修防中河堤
工其所遺事務歸併贛榆縣知縣管理自無貽悞再

將盱眙縣分管山盱湖堤主簿一員裁去改爲分管
桃源縣中河主簿專管修防中河管河縣丞主簿外
淸河等三縣並無管糧之縣丞主簿又加揚屬之如
臯一縣鳳屬之五河等八縣廬屬之廬江等五縣皆
係一令一典並無縣丞主簿故今贛榆沭陽誠可比
例裁去改隸宿桃淸山四縣聽各該管河同知統轄
以固河防者也抑臣更有
請者所有宿遷中河東岸等減水六壩臣於前任內
請以該縣典史看守今該縣旣已調有縣丞專司修防中
河相應將此六壩一併責成俾其典史看守可也又
山陽縣雲梯關外南堤工其所遺原管山盱湖堤三
十里應令歸併盱眙縣縣丞兼管修防亦無貽悞至
安東縣中河堤工已經接任河臣王
題明將沭陽縣主簿帶管在案但以彼縣之官帶管此
縣之河將來必致諉誤且安東見有長樂司巡檢一
員儘可就近兼管無事他求應將該巡檢改爲該縣
分管中河巡檢專管修防中河堤工卽將沭陽縣主
簿裁去改爲分管淸河山陽兩縣中河主簿專管修

防中河堤工其所遺事務歸併沭陽縣知縣管理亦
無貽悞益以贛沭兩縣地僻而小不必多設閒員卽
如淮屬除南岸堤工臣於前任內亦曾
請調大使一員專司分管修防今查大使係未入流職太
卑微且無巡緝之責不足彈壓地方今臣擬將本縣
廟灣司巡檢調赴大套分管修防雲梯關外南岸堤
工仍將大套大使調赴廟灣管理巡檢事務庶爲遠
之堤工可收彈壓之效而於內地之官守亦無曠廢
之虞也理合一併聲明臣謹具

題伏乞
皇上俯鑒敕部議覆施行

恭報開運疏

題爲恭報西運糧船起行日期事竊臣惟我
皇上念切秦地民瘼
諭將漕糧二十萬石
命臣運至蒲州以爲備荒至計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委令運送臣益當固竭愚誠不累軍
民必期速到庶足上慰
皇上加惠元元之至意臣昨到濟已將收撥江南糧船情
由幷將剝船之津貼縴夫之口食一一

題明矣嗣臣來到淸江寓署准漕臣董訥移到漕船臣
驗得內有江北之船不如江南糧船之堅固方足在
黃河之內輓溜長行因隨覆各漕臣重加收撥江淮
等衛船三百八十四隻共計糧二十萬石惟是僱夫
之事若咨商江南督撫諸臣則往返之間多費日時
臣責之州縣又恐不肖官吏擾派累民而剝船一項
臣與漕臣面相商酌漕臣以北運亦須剝船以濟淺
阻若裁借西行誠恐抵通有悞不若暫借他項錢糧
給與各幫弁丁俾其自僱剝船仍於應給行月之內

分限三年扣還淸項臣念西運之事固屬緊要而呈
達
天庾更爲重務若各幫弁丁自僱剝船則亦可幷僱縴夫
不但輓拽有資而且不致累民於是計其僱船募夫
之費每船實需銀八十兩但照將來行月扣追之數
目今只可借給六十兩矣每船尚缺銀二十兩內漕
臣先已每船捐給銀六兩共銀二千餘兩臣今捐銀
二千兩委運之淮徐道劉賍又淮揚道劉殿邦各捐
銀一千兩統而計之每船尙未足八十兩之數如果

不敷必須補湊之時候臣前詣河南再當斟酌惟是
借給六十兩之項據查淮庫錢糧無項可借適屯田
收獲籽粒變價銀二萬餘兩現貯淮安府庫臣因與
漕臣會商借給漕臣酌議三年之內自應扣項淸還
臣復宣布
皇仁各船弁丁無不踴躍而臣目前親勘緊要險工尙宜
料理此西運之事須得能員佐臣指臂代臣督押先
行臣前疏已將淮徐道劉賍上達
天聽矣隨據劉賍呈稱船多路曠人役繁雜必須多遴幹

員分頭協理方於運送不悞復詳候補知州馮大奇
候補知縣佟敏秀梁柱張道溥昔年押運屯麥之効
用守備劉景侯推守備張彪等到臣臣見其年力精
壯足共驅策卽委其分頭催運協募夫船以期漕船
速到臣賦性愚昧料事不能周詳直至臨事始能因
時斟酌然又不敢廻護已往之言致悞
國家之事故今日西運事務有與原
題相合者有與原
題未甚相合者總祈

皇上天地之大寬臣淺陋至於可以運至何處或需倉房
暫貯然後轉運其轉運之時或需車輛或需騾頭以
及口袋必需之具容臣將河工諸務料理就緒卽星
程前往河南一帶再與豫省撫臣另疏
題報外茲據淮徐道劉賍呈報西運糧船於本月初三
起行日期前來理合
題報恭慰
睿懷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恭報回空疏

題爲恭報西運漕船頭次回空并前後剝運情形仰祈
睿鑒事該臣等看得奉
旨西運漕糧二十萬石原計截留太平等九幫船三百八
十四隻前此由淮以溯於河而自歸德以上河道險
阻情形較甚於徐州以下之黄河者艱難之狀莫可
名言臣等與淮徐道劉䏶等仰體
皇上賑濟秦民之聖心各矢竭蹶圖維以期無負
聖明委任至意於是集思廣益無不以爲惟有多僱剝船
盡將幫船剝輕自可利於疾儹而俾所剝之民船隨
剝隨運亦可速於抵津此臣等之本志也已於本年
六月初六日
題明在案滿擬從此一剝再剝而三剝爲率不過兩月
便可報竣豈期六月初六日以後旋爲伏水漲發長
有五六尺不等夫黄河上自三門而下建瓴之勢如
同奔馬伏水不過五六尺而隨路之急溜遄流奔騰
澎湃晝夜如斯不特剝船無風一觸便溺即九幫原
船當浩瀚無涯之際非擱淺而船傷即頂溜而舟損

若夫原在平穩之所或方乘風急行之時忽遇俗之
所謂神水瀾頂刻漂没者則又不在擱淺頂溜之
內也節據押催委官以及沿途文武幫弁等員紛紛
呈報臣等不禁寢食靡寧心膽俱裂然相機催儹設
法救護以及鼓勵之事羽檄頻仍無有虛日無如限
於人力之無可施終不能副臣等仰體
皇上期於速到之意臣等就事論勢從前伏汛由歸德以
至開封漂没損壞者既已若是其纍纍今自開封以
至滎澤尚有一百八十餘里險阻又甚於開封以下
之情形秋汛在邇若必令原船俱至滎澤而後起盡
回空將必幫船盡行破壞米多漂没而後已也船糧
兩重臣等固當速運以到孟津尤應慎重以全
國帑敢不曲計兩全之善策耶隨與淮徐道劉䏶面商
確酌通查妥議去後今據該道身經目擊斟酌時宜
詳稱前後僱過大小剝船一千一百餘隻起剝過漕
米一十五萬一千二百石零其九幫原船自到滎澤
四十一隻以及隨地傷損器具不全起空各船蔡茂
春等共計二百一十餘隻皆令回空外尚存原運漕

米歸併完固帮船停泊祥符境內候剝起運孟津者止四萬八千七百石零井從前漂沒之帮船七隻剝船七隻等因詳報前來臣等覆核無異但據豫省經收委員開封府知府蘇佳嗣等日報至七月三十日止共計起運過七萬三千七百餘石則尚有一半未到之剝船見在沿途秖以河道自滎澤以至孟津二百餘里急溜尤甚而且南岸壁立陡峻非常北岸則一片大灘沮洳陷溺以是並無縴路非東風則剝船不能寸進見在沿途以及歸併倉剝之米倘得東風時作不難月餘俱到第恐秋氣漸深西風日厲以致阻滯有難臆度也至從前漂沒帮剝船糧臣等見在設法捐補俟於事竣疏內

題報井見在倘有歸併空船隨時遣發歸次修艌以濟

新運外理合一併

題明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重堤預給夫食疏

題爲邊方之民應募河工工停欠帑情實事確久蒙

聖明洞鑒部臣格於成例屢駁屢追仰籲

天恩始終特賜豁免以免再濆

天聰事該臣等看得從前河工原無修治全河之事間有興舉無不勒之州縣派募里民在司事諸臣固得坐享安逸而凡所派之州縣用一費十民不勝其苦累矣恭遇我

皇上神聖文武聰明睿哲以河工關係

國家大事力排

廷議而出之

乾斷不惜數百萬金獨任臣輔修治全河於時臣輔自分智慮短淺不勝惶悚但具有愚忠敢不仰體

皇上愛民以治河而又可因河以累民耶且勒募之里民老弱不齊緩急難恃用以辦小工而且不足似臣輔

奉

命兩河並舉日需人夫十餘萬若循派募之舊章將必半塗號呼矣然且不特民苦於累而大工亦將貽悞無

成臣輔於時幾經籌慮乃易派募而爲僱募定賞罰
示勸懲遴委能員分頭四出僱
朝廷愛民德意多方鼓勵設法招徠十年之中始得大工
告成而民不擾惟是所募之夫遠近不一大率皆江
南淮徐鳳之屬山東東兗等府之屬河南開歸等
府之屬甚至有直隸之大名等處之人聞風而來樂
於趨事然皆各有父母妻子則安家有費奔走道途
則食宿有費力作器具則置辦有費是每夫一名受
僱之始卽預給銀數兩不等以資其諸費而後始得

到工到工之後仍復按工支給彼夫也者恃其觔力
之强健奮其畚鍤截長補短築成千百土方然後照
題定每方給銀若干之數扣除找給期於銀工相抵而
後已此臣輔十年中興舉大工募民應役預給錢糧
之原委也獨是重堤一工奉
旨興築臣輔亦期力圖早竣飛飭各監理責令分管各員
鼓舞義民照大工之例齎銀星往江北東豫等處分
頭僱募每名預給數兩不等因而如期畢集者一萬
餘人正在按工支給與築甚力之時奉

旨停工各夫無不驚惶失業四散求食而去所有預給數
兩之處無憑扣追隨經接任河臣王新命查明
題請豁免部覆不准奉
旨這築堤用過預給等項錢糧著該督再行逐一明白詳
察具題到日再議具奏欽此是預給一項情實事確久
在
皇上洞鑒之中矣臣輔於時待罪在家恭讀
上諭早已額首爲此數萬窮夫感
聖明浩蕩之恩之無涯涘也復經接任河臣王新命遵

旨逐一明白詳察疏稱當日監理等官領帑召募數萬人
夫皆係覓食窮民若不預給銀兩則此輩父母妻子
憑何贍養又豈能枵腹遠赴江南且工作之器具棲
止之棚蓆等項憑何措辦此夫之不得不行預支官
之不得不行預給乃從來興工之舊例非自重堤之
創始支給也復忽奉
旨停工數萬窮民夥聚淮城各員捐措解散之不服追敢
問其預給銀兩應請
皇恩一併准銷等因具

題部覆堅執一切工程俱係按工給發工價並無預給
之例仍令在原經管各官追取報部等因在案今臣
等復查得從前報銷工程册內原無預給工價之名
部駁自是有因但從前亦無半途停止之工凡有預
給工完扣除是以在工有預給之實而册報無預給
之名惟重堤一工忽然中止無憑扣除遂有預給之
名而
請豁免也部臣身不在河固不知其原委不得不有此駁
臣等旣在事中若復因循部議將欲追之當日預領

之夫則早已鳥驚獸散矣按籍而求能保無株連滋
蔓致廑
皇上愛養黎元之
聖心乎是追之原籍不可也將欲追之當日經給之員則
各員奉公募夫照例預給不能逆料其工之不終而
早爲之規避且開散久矣貧寒徹骨安能李代桃僵
勢必仍責之各夫之原籍徒滋擾累是追之各員無
益也臣等伏覩我
皇上溥博如天

賜蠲
賜賑之恩無歲不下霈
恩被
澤之感無人不然所當仰請
皇上垂念興工之際惟恐其夫之不來而預給在先停工
之後惟恐其去之不速而無憑扣追事旣出於意料
之外勢乃處於無可如何之中
特沛天恩准予豁免則臣等亦且同此數萬貧民共邀
浩蕩之鴻慈矣除原任守備陳杰核減土方銀一百兩零

已於康熙三十年十一月內繳完河庫訖工大成賠
交椿木細數另册送部查核外所有重堤案內預給
夫食銀兩始末情由臣等據實瀝陳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俯將臣等看詳特賜
睿鑒全完
敕部確議施行

弁員並有河工之責疏

題爲弁員並有河工之責

請照文官

題補之例以收實效永保隄防事竊惟河上文武等官各有河工專責必須熟習諳練之員然後知水土之性盡防守之方而保河道於久安也欽惟我

皇上聖明天縱功德巍峩其於河道機宜實見他人所不能見言他人所不能言又蒙

俞旨

特准管河文官坐名

題補憶臣遵行之後收其指臂之效者亦復不少惟是武員尚無定例臣前在任時有臣坐名

題補而部覆議准者如徐屬河營守備華成名是也有臣坐名

題補而部議不准者如揚屬河營守備李良相等是也臣維治河大概不外築堤束水而防河之要不外防險保堤使河道既治之後防險有人保堤有人則自不致於冲決奪河矣臣查自古以來未嘗不爲防險保堤之計額設河夫然皆隸於州縣有名無實並無專官督其力作又復一年之內到工無幾夫水土之役成之甚難守亦不易以不素習之河夫而又加以一年無幾之力作則防險保堤不過虛應故事雖欲河道之長治而不旋修旋壞又安可得乎臣遵

皇上方畧更有監於已往之弊特條陳於

皇上之前請裁河夫而爲河兵復

請設八營之守備千把以督率之俱蒙我

皇上一一准行臣前在任時故得轉飭守備千把督令河

兵遇險則糾集搶救下埽簽椿平時則栽柳砍柳巡堤以及駕船運料凡遇獾洞鼠穴水溝浪窩之類有即修塡不使稍有滲漏再每五日令各弁員將督率河兵分工力作之事俱一一開寫呈報臣衙門以考其弁兵之勤惰此所以藉

皇上之威靈而險工堤工得以保護不壞自臣去任之後河營員弁部選日多而諳練之弁遂復日少臣去冬同戶部侍郎臣博濟等勘閱工程之時因將河上事宜問及弁員有茫然不能登答者甚至問及河上之

地名路程之遠近俱不能對因今日弁員中已諳河務者少而不諳河務者多若更遲數年則歷邉老死熟諳河務之人盡去而防險保堤更不能再收力作之效矣伏祈
皇上俯念河工關係重大文武員弁均有專責文官既准以熟諳河務之人坐名
題補則弁員並當照文官之例亦准以熟諳河務之人坐名
題補則文武齊驅弁兵效命其於防險保堤實大有裨益也伏乞
睿裁勅部議覆施行

義友竭忠疏

奏爲義友竭忠
王事盡瘁捐軀微臣生死難安仰籲
聖慈推恩分卹以慰幽魂以勵草野愚忠事切臣一介寒微歴蒙
皇上天恩拔擢於康熙十年由學士歴授安徽巡撫大凡外官自州縣以上有刑名錢穀之責者必以禮聘士協同料理名曰幕賓臣於是時留心訪求未得其人適有浙江錢塘縣儒士陳潢者遊學京師偶與臣遇臣見其狀貌魁梧器宇凝重動止語默咸秉以禮臣遂聘以同行并令教臣子滿然臣亦未之奇也徐而察其學問似非章句挾其言論悉具性情臣亦未之信也乃自抵皖署後臣與之寢食惟俱朝夕討論講求政事始知其識明敏而淡厚其才肆應而曲當臣不禁愛之重之矣臣撫皖六年適當軍興之際陳潢之裨益實多然此六年之中猶爲臣一人之私藉而非有所宜力於
國家也迨康熙十六年二月臣復蒙

皇上天恩畀任總河當兩河敝壞之後前此覆轍頻仍聞
者心驚見者胆落無不以畏途視之臣雖報効有心
而設施無術亦豈能無憂惶悚懼之念陳潢即毅然
告臣曰遭大投艱豈得無懼但能實心力行則天下
無不可爲之事正可藉此以報
君恩即潢草茅下士素有志於當世之務而未獲進身無
由建白今亦正可相佐以報
朝廷以畢素志臣於是一聞潢語瞿然自驚隨應之曰子
能助我宣力

王事以報
君恩我亦何敢再萌身家之慮哉於是矢志同心黽勉協
力出則隨臣跋度經營入則偕臣料理文告凡所以
算土方核浮冒科料物圖節省之處纖悉無遺漏如
是不避寒暑無分晝夜與大工爲始終者十年有如
一日故臣得以時遵
聖畀竭蹶從事俾兩河復歸故道潢與有力焉但臣蒙
皇上命臣治河臣復以禮聘潢與之同事是潢之盡心於
臣猶臣之盡心於
皇上乃臣職友誼之所當然耳臣亦何敢將陳潢妄瀆
天聰特是大工之內如開河築堤募夫辦料設法催攢趲
姦剔弊鼓舞人才不避勞怨不畏強梁臣力之所能
爲臣心之所能盡者陳潢不過助臣盡瘁而已原無
足異若夫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開微臣智慮之所
不能者則有五大功焉一如下河七州縣從前被淹
人但知高家堰冲決三十四口因而不能堵塞清水
渾之故而不知前人尚留翟家壩未堵三十餘里與
成河九道之處以致滔滔下注不舍晝夜清水潭遂

成澤國清口內灌無休而下河遂成巨浸被災十分
矣潢乃建議盡行築堤塞河以敵清口之黃且創設
減水壩逐漸宣洩以保高堰之堤工始得減下河十
分之災爲二三也二如清水潭旋築旋決末次勘估
需帑金五十餘萬潢乃建議棄其舊口移築堤工於
湖內改爲永安河節省帑金四十餘萬乃得永免潰
決而保安瀾也三如前此甘羅城運口逼近黃河河
水內灌淤墊山清高寶之河道每年冬底必大起民
夫挑挖以濟新運不無勞民傷財潢乃建議改進太

平墹以避黃水內灌即或黃强淮弱之年間有內灌
黃退旋即冲刷仍舊永不淤墊迄今十有餘載免民
夫挑挖之勞歲省民財數萬金也四如康熙十七年
冬駱馬湖運口已經淤斷新運無由北達危急非常
潢乃建議剏挑阜河二十餘里地皆沮洳陷溺應期
而成且復挑支河三十里以避黃水再無淤墊之患
使通漕直達
天庾也五如
聖心愛民一案原

題不過欲洩減墹之水以利民田潢乃建議剏挑中河
以避黃河一百八十里逆流之險卸運利漕自歷代
行運以來所未有之事也當其興舉以上各工之時
無論寅僚不分老幼無不以爲必不能成且有涕泣
以求臣之停止者惟潢信之確而臣任之力得蒙
皇上乾斷允臣興舉且荷
皇上如天之福百川効靈俱已成功爲
國家永遠之利實潢之聰明卓見以成之者臣實不敢
昧心掠之歸已以欺
皇上以欺
天也臣知潢之才感潢之心念潢之功情不得已當
聖駕甲子南巡之時蒙
天語問臣以有無得人臣即以陳潢姓名對
上詢因
皇上聖慈必欲使下河無一夫之不獲
命臣子治預問臣以有無別治之法潢乃籌之晝夜議添
重堤一策仍規減墹所洩之水以出黃河臣因試驗
有素是以據實具

題以此策出之陳潢蒙
皇上不次之恩授以僉事道銜贊理河務潢淚感激方將
益竭其才力圖報効不意因此議論紛起部議革去
職銜而潢亦隨病入膏肓矣後蒙
聖明洞鑒察潢無他
特恩寬宥而潢又隨物故矣今臣復蒙
皇上天恩復任總河豈不以臣向者曾効犬馬之勞耶但
向者砌臣以効犬馬之勞者乃陳潢也是臣與潢乃
同事一體之人臣幸而生遂得再受

皇恩濆不幸而死臣何忍負之使濆倘在臣猶願以百口
保
題濆於
皇上之前以備驅使必有可觀濆誠不幸而死臣若避嫌
隱忍是臣生爲負友之人念臣疾病日甚旦夕難保
若不及早陳情一時風燭死爲負友之鬼遂濆地下
何以相見乎臣今不揣冒昧將臣友濆始末與濆竭
忠
王事各緣由據實直陳仰祈

皇上察臣情詞憐濆勞績
特沛天恩准復陳濆僉事道銜以光泉壤不獨濆之幽魂
矢報銜環而微臣仰荷
推恩及濆亦且死得瞑目將見天下草野未達之士當必
有所觀感興起而益奮其他日報効之心矣臣謹具
奏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全覽憐憫施行臣不勝激切悚惶待
命之至伏候
勅旨

兩河再造疏

題爲兩河已慶
聖功再造臣等敬陳全體情形謬抒善後一得之愚仰佐
國家永遠平成之業事竊惟黃河源自崑崙西來萬里
乃氣化之經絡爲地理之血脉前人之說詳矣惟是
挾沙而行性不由於地中自禹鑿龍門之後滎澤而
下全在人力之維持經云陂以障之者是也否則潰
敗决裂爲害滋大此成敗相因古今所以一轍也然
當未敗之日與夫既敗之時固非人力不足爲功而

爲功之後如果熟識全體之情形度其輕重緩急而
再預爲之備則自可以制非常之變而不難非然者
則一旦意外之來未免坐失機宜而倉卒莫爲之所
矣按自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敝壞已極淮揚千里
民罹昏墊之災
國賦因之虧損且將有阻運之虞矣荷蒙
皇上聖心乾斷决意修治既不以臣輔爲不才力排衆議
而當任之又不惜數百萬之金錢銳意興舉而大治
之故臣輔得以時遵

聖眷勉竭駑駘忘其身家以圖報効自康熙二十二年蕭
家渡閉合龍門二瀆安流之後每年伏秋因有減水
壩遂漸宣洩歷今十載河身已自淤寬將來惟有愈
淤愈刷足以容納暴漲而無虞此皆
皇上洪福齊天百靈効順所致所謂已成已治者是也臣
等何庸再爲蠡喙哉乃前者臣輔恭聆
聖諭云全河已固設或險工一有疏虞前功盡棄矣大哉
王言河道守成盡此
聖諭數語凡爲河臣者苟能於各險工加之意焉則有備

無患是保全之上策也獨是臣輔在河十有餘年其
中甘苦知之最確久已仰體
皇上神功達選精益求精之心因而推廣險工不可疏虞
之
聖諭窮源溯流以爲今日全體情形之內欲得百世無敝
之術須加意外之防則高堰再當籌畫爲全以資捍
禦中河再宜加幫遙堤以固金湯也蓋以黃河自河
南榮澤縣起以至江南之清河縣止兩岸各有一千
餘里臣等常設一必不然之慮遂爲制變之計論之

如南岸險工之在開封者若有疏虞其水乃入淮河
若夫歸德以下與宿遷以上若有疏虞其水乃會入
睢水并桃源清河之間若有疏虞之水總皆歸入洪
澤湖以使高堰使高堰能自保固以敵其疏虞之橫
則凡南岸冲決之水仍由清口而出止於民田受淹
而於運道無礙且所疏虞之決口易於堵塞而無持
久糜料之虞倘高堰一有不固則黃水仍舊內灌山
清高寶二百里之運河其爲淤墊無疑矣故臣等以
爲高堰之尙應籌畫萬全也再查北岸險工之在河

南者若有疏虞其水乃由張秋以入運河再由天津
以入海險工之在山東者設有疏虞其水乃由濟寧
魚臺豐沛之間入運河總歸駱馬湖以入黃中二河
亦止於民田受淹而於運道無礙若險工之在宿遷
以下清河以上者設有疏虞則黃中二河之水建瓴
北瀉勢必奪河則宿桃清一百八十里之運道必然
淤墊無疑矣此南北兩岸千百餘里上下緩急輕重
之情形如此然此第就險工設有疏虞而言也若再
以伏秋長水情形論之如本年黃水長至八尺清水

長至六尺皆未出漕卽或加長數尺以至丈餘有減水壩可恃總不足以爲慮康熙二十四年之成驗可見也特是天時氣化不齊旱潦難定倘遇異常大水之年宿遷以下則添山東諸水清口以下則添淮河之水一時清黃二水交漲設或再遇如康熙十九年與二十四年長至二丈之外則必勢若滔天奔騰洶湧雖有減水壩而一時宣洩不及誠恐中河難以支持不能保無漫溢冲決之患故臣等以爲中河之尙宜講求也其講求之法在中河則須加築重堤一道

再開夾河一道以作重門之障並於西寧橋添建石閘兩座以備意外宣洩更於堤工之上每二十里設立涵洞一座以溉民田則北岸自是萬萬無虞矣在高堰亦須加築前此停止重堤以作外藩以防意外則南岸亦在萬萬無虞矣但此兩岸重堤需帑一百二十餘萬爲費甚大臣等俱所不敢議及惟查高堰向開運料小河一道卽以河土築成堤工見高八尺臣等以爲應將此見在小堤加築寬至三丈高至二丈餘尺不啻事半而功倍亦足以制非常之變也再

查中河見在亦有河溝一道因之挑浚深通俾成河道再令分洩暴水歸併平旺河以入海卽以挑河之土將見在遙堤加高二三四尺不等再於仲家莊陶家莊兩閘左右各添一閘以利宣洩是洩處既多於今而所障又高於昔則自足以禦狂暴而合而計之則南北兩岸凡遇照常伏秋自有減壩宣洩倘値異常大水亦藉重門鞏固而爲有備無患永保安瀾矣但所費亦需帑金六十餘萬也此河道全體情形窮源溯流之論其情其理久在

皇上神明洞見之中且臣輔已經病入膏肓僅餘一息不能効力矣秪以犬馬之誠惟恐旦夕殞命所有悃忠不能

上達是誠辜負

皇上起復臣輔之意死不瞑目故臣等謹先具疏預爲

題明抑臣等更有請者宿遷縣張莊運口乃北運河之水接入中河并通黃河之咽喉也臣輔前挑中河之時曾議此處設閘以司啓閉蓋欲使山東之水大則開閘分流入黃以保中河小則閉閘令入中河以濟

糧運旋因臣輔解任廢閘不行歷今五載不舍晝夜雖於糧運無悞然實未爲萬全誠恐一年東水微弱則彼流入黃河中河之運道淺澁可虞矣臣等愚見以爲將此運口竟行堵築另於駱馬湖之東中河之南仍建石閘一座俟值東水大長之時則開以洩之東水消落之日則閉以蓄之平時更可藉以運料以資修防庶於中河運道萬無他虞矣理合一併具

題伏乞

聖裁貼黃難盡并祈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

河工守成疏

題爲謹陳河工守成緊要事宜仰祈

睿鑒採擇事

特賜天語申飭以固河防事竊惟人情莫不急見在而忽緩圖所有黃河險工亦知竭力堵築以備非常此外大畧疎忽視之者多矣殊不知水性汎濫全藉堤工堅固以保安瀾欲求堅固堤工莫如興築之時夯硪得法尤莫重於既成之後隨時修補蓋以風雨淋漓人畜蹂躪以及鼠穴獾洞種種殘毀之端無時不有

久之漸成卑薄不堪捍禦矣諺云千仞之堤潰於蟻穴從前皆蹈此獘而莫之省也故臣輔前於敬陳經理河工事宜第七疏內請設河營兵弁專令修防更念工長兵少不足於用原擬工成之後各有淤地露出可以添設幫丁俾其協力供役等因在案今查添設幫丁必須撥給地畝以資養贍務必徹底丈量又起爭端應將幫丁停止不議外但每丁一名派管堤工五六七八九十丈不等各有採柳運料防守險工打樁下埽挑挖引河等項之役不能時時在汛修補

殘毀將來亦豈能免卑薄之虞哉臣輔早已計及於
此今乃酌爲以堤護堤之法通飭文武官弁凡堤面
寛二丈者止留八尺爲行路其餘一丈二尺盡行密
栽細草更於坦坡之下平地去處沿坦坡俱栽卧柳
各寛十丈以防水長汕刷并禁人畜踩蹋久之自足
以同外藩以避風雨淋漓人畜踩蹋之患則每兵一
名自足修補雞洞鼠穴并行路之殘缺而有餘矣又
凡黃河兩岸之堤去河里數不等大畧臨河之岸高
而近堤之地低葢以河水出漕之時沙先停於近河

之岸而清水後至堤根故也及漲消水落堤根之水
無處宣洩積爲淺溝自二三尺以致五六尺不等每
風起浪騰堤根日被汕刷今宜於積水上流挑挖一
溝引黃直灌積水處所使其停沙於此低窪俟黃水
消落之後再於下流亦量挖一溝另引清水從此而
去自然日漸淤平見任靈璧縣張韓二堡之堤坐受
此病常被汕刷當與一切低窪急行設法淤平者也
其堤裏一面或係淺坑或係舊日决口積水爲潭淺
至一二三四丈不等每當伏秋水發黃河水面大約

高於堤裏之地數尺以至丈餘不等是故設或衝决
便有建瓴難遏之勢而每年加幇防險取土亦艱臣
輔前任内相度情形曾將邳州黃家堂桃源縣龍窩
二處險工不拘埽臺上下建設涵洞引黃灌注復於
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在月堤之外堤裏窪地不
久淤成平陸幾與黃河水面相平不但堤根牢固而
每年取土亦易此從前之明驗也臣輔復任以來凡
係險工可設涵洞者已經飭行興建以後宜倣此行
之實於險工大有裨益至邳州舊城廸西週圍約有
百里地勢卑窪四面皆高以致所淹之水竝無去路

遂成澤國前
皇上南巡之時曾於此處乘舟今臣等竊以爲此亦可借
黃以淤溉之也臣輔在任時徐州長樊大壩險工堤
裏卑窪甚寛涵洞之外不足淤灘遂於埽臺下首掘
開丈許之口引黃內灌迨伏秋一過自然掛口仍將
掘口之處堵塞不數月已將窪地淤高二三尺矣今
邳州亦宜照此已驗之法行之其清水亦可引至運
河而去或慮掘堤可虞不妨擇其適中之地建設小

閘一座以便酌量內灌更爲萬全不數年後將見澤
國變爲沃壤矣以上數條俱於河工深有裨益極應
舉行以爲善後之策但行之非難實心力行之爲難
且掘堤進水淤墊低窪之區其事甚易其効甚大而
人多不知情形往往畏避不肯舉行臣輔有志於此
而未之逮今伏枕呻吟之際每爲念之不置誠恐旦
夕殞命此情無由
上達則已行之密栽柳草與未全行之涵洞不及行之邳
州灌淤等事所當預爲

題明仰請
天語申飭以爲善後之一助也臣等謹疏具
題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敕部議覆施行

疾病日甚疏

奏爲微臣疾病日甚見有重任在身未敢遽請乞休仰
懇
聖慈遣發臣子到豫一視微臣生死銜
恩事切念微臣犬馬殘年疾病已久荷蒙
皇上復起用臣臣不敢以疾病力辭者臣誠感激
天恩妄思報効於萬一耳乃
陛辭之後力疾馳驅半載之中諸病畢集如頭痛若劈耳
鳴若擂與夫痰嗽無休間且咳血盈碗寒熱交作痔

瘡并發以及胃脹脾泄等症非此即彼旋止旋復然
更番爲祟猶可勉强支持於職事毫無所闕不意自
七月二十六日起以迄於今晝夜發熱不止頭項胸
背俱痛嗽則引動痔痛等症兼而受之非昔之旋爲
即止彼此更番之說矣每日止食薄粥三碗參藥二
盞以致形枯如柴精神大減夫河工何等重大臣病
已入膏肓豈容尸素其間爲之貽悞祗以秋汛未過
尚須隨機策應兼蒙
皇上將委督運西糧亦未報完臣心何安而敢遽請乞休

除一面仍加勉強與協理河務府丞臣徐廷璽公同
料理職事外但似此奄奄一息如能照舊病不再增
或可挨至來春則微臣尚有赴
闕謝恩之日如果諸症不減再有所增勢必日甚一日溘
逝之期近矣不揣冒昧仰懇
皇上俯念微臣風燭之言赦其狂瞽
恩准遣發臣子兵部員外郎靳治豫來到滎澤少敘父子
之情則微臣生有餘榮死無遺念矣為此謹具
奏

聞伏祈
睿鑒施行

遺奏
奏為微臣從此永辭
聖世自慚辜負
天恩伏枕哀鳴仰祈
睿鑒事竊念微臣至愚至陋才則等於中人而硜拙之性
實切忠
君愛國之念無論從前過叨
殊恩異寵
恩德難酬即臣本年衰病料經重荷

睿慈垂卹兩遣臣子治豫南來省視是誠曠古
恩榮臣何人斯得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至於此極也私心感激自謂一死不
足以報
高厚於是竭力醫藥討圖痊可少効涓埃無如病入膏肓
百醫罔效黃泉咫尺戀
主依依惟有教臣長子治豫以率他子若孫勉事
聖君捐軀報
國以繼微臣犬馬之志而已至臣閱歷河干十有餘載

前歲甲子
聖駕南巡蒙
恩面賜
宸章之頃
諭臣須著河防一書臣於時跪聆
天語不勝踴躍祇以大工未竣不遑著述茲臣復拜水土
之
命已將一載業經通前徹後草成大略須俟數月之後方
得成帙進呈

御覽已囑臣子治豫至期恭
進矣抑臣更有
請者臣於水土之役爲時最久稔知河工非人莫治然欲
得人以爲河工之助經臣驅策多年著有成驗者莫
如江南山清盱眙同知馮佑淮徐道僉事劉暟二人
允稱長才肆應而雄幹明敏熟諳河工無出其右者
也又山東濟寧道修國聘河南管河道周銓元與夫
前在河工今經陞任之福建福州府知府石之玫江
南池州府知府李煠原任湖廣寶慶府知府劉光業
數人者皆係熟諳河務久著勤勞居心謹飭之員若
夫微臣自從撫皖以來則更知有山東臬司喻成龍
一人蓋以成龍初爲江南建德知縣曾著賢吏之名
今歷任臬司彌厲清操是亦方面中之卓卓者以上
若而人臣雖不知其後此有無變節與否第即其從
前見在而論之則馮佑劉暟等不特可爲河工之臂
指而尤稱肆應長才足備驅使夫以人臣事
君之義臣闇之熟矣既知之深臣亦何敢隱忍不言以負
皇上求才若渴之

聖心乎又臣前此逢世無術以致負謗招尤因而奉
命勘河之原任尚書熊一瀟原任給事達奇納趙吉士等
皆被指摘而去情殊可矜昨臣既蒙
皇上力排羣議而起復則熊一瀟等事同一體共無辜受
累自在
聖慈洞鑒之中亦當仰請
皇上如天之仁一體矜卹者也痛臣蒙
恩人地載
德九原死而有知銜結永無窮期特是臨終冒昧陳情語

無倫次除委同知馮佑將
勅印并
王命旗牌書吏文卷等項送交協理河務府丞臣徐廷璽
收明外貼黃難盡伏祈
皇上睿鑒全覽施行臣一靈不昧不勝惶悚嗚咽之至謹
具
奏
聞

靳文襄公奏疏

撫皖題疏附

減差節省驛站錢糧疏

題爲敬陳減差節費之法以裕軍需以甦驛困事臣惟
軍餉爲今日之急需然必節省有法而後能上下均
利也驛站爲
國家之血脉尤必調理得宜而後可始終無弊也臣謬膺
巡撫之寄極知司農仰屋之艱是以凡可變通無不
力求節省如宜樓等船可以歸埠省費者已經臣酌
議具
題矣至於驛站錢糧臣屢准部咨酌量裁減先曾勒令
藩司驛道於必不可裁之中將較贏等款曲爲量裁
咨明兵部續准部覆以不裁差遞等夫又行駁出令
各州縣紛紛詳領難裁情由臣雖屢行飭駁然大抵
再三勉裁連較贏各欵不過萬金而止至於驛站全
局臣復將錢糧差使通盤打算則即此萬金又誠有
斷斷難裁者蓋臣屬驛站昔年止供江西廣東二省
差使所答應者惟平南王及兩廣督臣廣東提臣江

廣兩撫臣數鎮臣之差而已今則平南親王之差十
倍於昔而又添江西督臣廣西撫臣安徽九江江西
三提臣以及安親王簡親王各將軍都統等差至於
安塘員役之飛馳與部差之絡繹又難悉數今日應
付之繁實數十倍於昔矣計臣屬驛站錢糧自康熙
九年核裁之後止存二十四萬餘兩及康熙十三年
一時兵興差繁馬少臣同查驛郎中舒淑布等調劑
衝僻再三斟酌量增銀二萬有奇以視原額所增不
及十分之一夫以添數十倍之差而僅加十不及一

之費其爲不敷顯然易知也卽如部咨所開以楚豫
二省驛站見在核減謂臣屬亦當照減等語此在部
議揣度雖是而其實有不然者蓋楚省見在用兵豫
省實當孔道所增各兵主王貝勒將軍都統等差固
自不少但二省向有雲貴廣西等省之差近因逆寇
阻塞雲貴差俱暫停而廣西又歸中路是楚豫二省
之差所增雖多所減亦不少也惟臣等中路舊有之
差分毫不減而新增之差則數十倍於前是以衝驛
所倒之馬每每於額設之外有多倒至一二倍不等

者且種種賠累皆在不貲而並無款項開銷拮据之
狀萬分難支臣故曰卽見在議裁之核減等款亦實
實難以裁減也臣因思欲興利必先除害欲議節費
之法不如先清糜費之由今日驛站所以不支之故
固困於差使之繁多而尤困於跑差員役之狼籍查
騷擾驛遞雖屢經奉
旨嚴行禁飭但今日勘合火牌率皆內部大差及藩王將
軍督撫提鎮之員役彼挾其聲勢動稱緊急軍機以
州縣驛卑小之官壓以軍需機務之勢誰敢有執法

力爭者近據衝驛州縣各官紛紛赴院向臣面訴大
差橫索支應難堪之苦臣卽詰其何不當時據實通
報以憑題參乃於事後口說有何益處據各官稱
大差之來其暴如雷其速如電卑職等親自馳迎竭
力供應尚且無端辱詈動以違悞軍務報部正法爲
辭百般刁措彼時事在頃刻不容轉身職等何暇具
文況多騎橫索之事皆係伊等私情並無檔案憑據
留與職等若一經申報勢必隨奉院臺嚴駁卽或院
臺憫念驛困據詳

上聞在大部亦未必據一面之詞即將伊等處分勢必彼
此俱行駁查一經駁查伊等惟有混賴豈肯自吐真
情是呈報題參徒多一件事務徒見得職等不善供
應故惟有剜肉補瘡吞聲飲泣等語臣復詰云馬匹
在爾等廐內銀錢在爾等庫中爾等執法不與彼何
能強取而去按此則明係爾等違例濫給於人何尤
又據各官覆稱職等豈肯甘心濫給但伊等所奉之
差何等重大如與彼爭執勢必稽遲時日是伊等未
受驛擾驛遞之處分而職等先干遲悞軍機之死罪

職等雖至愚豈不圖保功名性命總之近日擾驛之
差比比皆然差愈急則勒索愈多差愈大則聲勢愈
橫職等如欲申報則不勝其報院臺如欲題參亦不
勝其參且伊等雖蒞分驛擾而毫無實據落職等之
手則申報題參總歸無濟等語臣聽其言詞句句皆
實因查上年二月內有部發前往廣東後補參將張
霖等多騎驛馬勒索銀兩經臣據實入
告及部議請
勅兩廣督臣金光祖確查而張霖等悉皆不認致兩廣督

臣以未得驛官對質咨臣確查張霖等多騎驛馬勒
取惜馬銀兩交收確據臣雖檄行驛傳道訊取驛丞
馬夫口供移覆然騷擾之人當時遠去不留痕跡今
欲求其確據將從何來是臣雖極欲遵例執法亦果
屬無益豈惟臣不能執法即部臣亦無可如何也夫
霖等不過赴廣候補之官而如此橫索則凡奉內部
藩王各差人員地方官無可奈何之情更可見矣夫
大差擾驛在有司督撫以及部臣既俱無可如何則
以有限之錢糧而供無窮之勒索將見驛站之倒廢

可立而待從此遲悞軍機勢所必至矣臣言念及此
不禁憂思如焚於是再三籌畫得一減差救時之策
敢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減差者減內外火牌勘合之專差也查中
樞政考開載凡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巡鹽御史諸臣
每歲各給火牌五張至五十張多寡不等是以諸臣
一切章奏皆得專差乘傳徑達
輦下此固從來定例然當議節錢糧求甦驛困之際又宜
酌量變通在諸臣止期章奏速達何必逐次專差臣

請嗣今以後凡應給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御史諸臣
火牌查照原額之數每十張減去八張止給二張以
備諸臣必需專差齎進如題參貪官巨惡
大計軍政薦舉奏銷錢糧册籍等項之用蓋臣曾聞昔時
有一巡按御史題參大貪巨惡因機事不密被其伏
黨中途將奏疏刦去雖今法令森嚴諒無此等之事
然諸臣一切章奏若盡歸驛遞代傳恐姦徒賄通齎
馳人役私開竊看亦不可定若仍量給火牌則人皆
知緊要事件必定專差而不一槩發遞自可絕其姦
狡窺伺之念且隣省設有緊要軍機一時急欲打探
亦得火牌方可前往故必須量留十分之二至於諸
臣一切章奏除過要務則專差齎馳遇緊急軍機則
交安塘筆帖式飛送外其餘平常事務照例三件以
上裹包封固編定號數填該衙門傳牌一紙交給附
郭州縣令其轉發各驛逐遞傳齎凡到一驛立將本
包傳牌交付明白仍取前驛某衙門某號本包傳牌
到驛年月日時收管一紙呈繳該管州縣官轉報查
考更責成經過地方巡撫督令府州縣官并安塘承

差一體編號不時稽查毋令沉滯遺失如有遲悞即
便嚴加究處再令在京各直省提塘於彰義門外設
立人役如遇伊經管衙門傳牌本包一到立即接受
送至該提塘家拆封照例將本章咨文分頭投送各
衙門如此則在外諸臣之差可減十分之四蓋塡用
火牌十張一往一回實騎驛馬二十次今若減去八
張令各驛代送有往無回實省八次再加仍給火牌
二張往回四次而計之實共止騎馬十二次臣故曰
可減十分之四也至於從京出外之差除
皇上因機密重務特遣專員者無庸議外其餘事件不妨
斟酌緩急凡可從簡者亦應量減專差他如發解兵
餉砲位等項往往撥章京披甲等數十員名以及百
餘員名不等隨行押護在部臣雖從慎重軍需起見
然沿途自有文武官兵何必勤煩禁旅臣請嗣今以
後此等大差止須差官一員隨帶跟役數名押解前
往部臣仍先期由安塘飛咨沿途督撫提鎮令其預
備官兵護送其官兵應多應少俱聽部臣酌定臣等
沿途督撫准到部文立即飛行附近道府副將參遊

等文武各官令其照數遞撥弁兵文官仍親帶快役
人等緊隨押護送出該管境汛交明前途文武官方
回本處如此則由內出外之差或亦可減十分之三
四至於安塘一項見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并
督撫差承二名輪遞軍機捷如飛電此從古未有之
良法允稱盡善但督撫差承人等既能一體飛馳從
無貽悞則撥什庫二名似可撤去蓋伊等為
國家傳遞機務晝夜勤勞自是可憫然久離鄉土不無
室家之思往往有留買婦女人口者此亦人情之常

難以禁止惟是若輩口糧有限而養此餘人逐絲逐
粒無非出於驛站項下臣請嗣令以後安塘撥督撫
承差四名輪流飛遞仍留筆帖式一員令其稽查督
率其撥什庫二名俱行即撤如此則安塘仍舊軍機
不致遲悞且可無濫費之弊若夫跑差員役狼藉之
由總因於勘合火牌之外多帶餘人以致多騎馬匹
或將部給火牌勘合竟行收藏不與各驛驗看或雖
與各驛驗看而不照勘合火牌所填數目討馬勒要
多騎橫行索詐在沿途驛站惟附近

京師者不畏強橫若愈遠則愈弱不敢與抗矣此雖非一
日之弊而近來則又更甚臣因思勘合火牌之設原
為撥給驛馬之符乃伊等敢於多騎橫索者蓋以驛
官卑微易於凌虐耳臣念驛官雖微而該驛印信亦
係
朝廷欽給者也嗣後請令部臣將勘合火牌紙張稍為加
寬多餘空白之處責令各差員役凡過某驛必須該
驛官於勘合火牌空白之處填明馬數人數鈐蓋驛
印至伊等呈繳勘合火牌之時如無某驛印記者即

以擾驛議處如是則各差稍有顧忌即或多騎亦在
情理之內不至十分強橫矣又伊等應騎馬匹并隨
帶跟役俱填勘合火牌之內部臣寧於勘合火牌內
量情增馬一二匹跟役一二名使之寬然有餘便於
遵照不必抑定數目反致伊等不敷乘坐格外多索
仍責成地方督撫諸臣行令各驛如有不照勘合火
牌多索馬匹多帶餘人者立時飛星密報該督撫即
便出其不意親往盤詰查明在勘合火牌內者放令
前行其多餘之人俱留下解部嚴究如此則多騎驛

馬橫索騷擾之獘自可少杜矣如蒙
皇上允行則內外差使俱減其各驛供應之費約可省十
分之四費既省十分之四則各驛見在額設錢糧亦
可裁十分之四臣屬見在額設站銀二十六萬有奇
以十分之四科之每歲可省十萬餘兩其直隷各省
錢糧多寡臣不能知然即據臣屬江南半省之地節
省此數則合各直省而計之每歲所節省者不下一
百餘萬矣於以充軍餉而足
國用為利豈淺鮮哉如此則見裁各驛之馬而猶勝於

增馬見減各驛之銀而實勝於加銀衝地之驛永無
倒斃之虞衝地之官可免喪亡之患
國家既有裕餉之益而官民又復交受其利誠一舉而
數善備焉者也或者曰
朝廷設立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巡鹽御史令其掌守封疆
料理庶務其所差員役例得給與火牌今何一旦議
減如許恐一己之見如此而衆論未必為便臣以為
不然查臣衙門向來額給火牌四十五張近又加增
五張臣有七旬之父弱冠之子幷弟姪輩俱在

京師臣豈不欲照舊專差往來通問因公及私以圖自
便然人臣之職當以益
國為主臣何敢求一己之便利而妨
國家之大計乎在諸臣諒俱有同心矣總之節費裕餉
實為今日至要之著但與其裁難裁之項必致貽悞
軍機何如節應節之財兼可永甦驛困誠有利無害
臣是以敢於力
請也再照酌省驛站錢糧事一案理應依限
題覆但臣既有減差節費之

請應俟部臣議覆此疏之後如蒙
俞允容臣將臣屬驛站錢糧除裁去十分之四外其餘存
留若干通盤打算酌量衝僻通融撥給使各驛均勻
無偏枯之歎一併另疏
題給可也相應
題明緣係因兵餉不敷議裁錢糧事理臣謹寄疏陳
奏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節省錢糧疏

題爲敬陳減差節費之法以裕軍需以甦驛困事竊臣將所屬驛遞按照地方衝僻確酌道里遠近通盤核算逐驛逐遞斟酌裁減檄行驛道覆核去後隨據該道僉事向崇等詳稱該本道捧閱憲頒文冊內開列州縣驛遞衝僻里道遠近分別四等因驛定馬因驛定糧與夫水驛調劑仰見憲臺籌畫盡心至公至明備極苦心矣但憲檄內有令查有無損益之處卽速妥議聲明以憑酌奪等因故本文惟詳細繹詳

愼不敢草率呈覆是以有寬限之請也今經詳愼審再四思維隨又將冊內開列逐驛細核所定夫馬馬價夫工草料麋糧槽鍘鞍屜藥材燈油等銀以及差夫分別并定大差額外僱募等項以各驛獸醫總編槽鍘等項之內裁各驛禁卒而徒犯責之夫頭兼管裁塘報馬快而緊急塘報公文併令馬夫輪流傳送裁抄牌傳差而差使經臨之時卽令馬夫傳旗知會酌權通變無不允協至懷寧縣馬廠舊課銀兩向動站銀完納相沿已久今憲議令該縣於本廠設法

收取花利完納俾各驛無有異同在該縣自難推諉也若夫桐城縣完納馬田丁地銀兩向日夫多稻少無餘稻可以完納故亦動站銀完納今額夫既裁允應改將每歲餘稻變價完納者也又舖兵工食等項別屬俱不取給於站銀而獨寧屬編給已蒙憲臺裁省壹一矣本道切見分別衝僻四等驛驛皆得其宜此衝僻之別不容議者也衝驛差繁不能限定十分裁四僻驛差稀不能守定十分裁四故馬因驛定而僻驛夫馬馬價夫工等銀視衝驛遞減此又夫馬馬

價夫工等銀之不容議者也至差夫一項向來多寡不均今則衝僻俱有定額又定有大差經臨縣例僱募另行請銷并水夫亦倣旱驛之例各該夫頭及全裁雷港一驛又裁米豆等船歸埠以省工食修艌之費惟是雷港驛既裁則東流應差之船不無道遠又荷憲臺改撥貴池二船以協東流接濟至安池等屬解給各項站船水手工食修艌等費今各船除發歸各埠者編欵已裁其收入水驛并見存船隻既已無多則工食等項誠如憲檄應卽於本驛支給無庸另

解悉皆斟酌得宜變通盡善者也本道何能復贅一
辭除奉憲冊備抄分檄十府州一體遵照外理合繕
造清冊詳覆等因呈詳到臣據此該臣看得驛站之
設所以重
皇華而速機務事誠巨也但地方有衝僻之不同故額編
錢糧有多寡之不等查臣屬地方衝僻有歷來相沿
無異者亦有昔僻今衝昔衝今僻者必須因時制宜
斟酌緩急而通融均撥始可免偏枯之歎矧今加意
核裁則量存備支錢糧已屬甚少若不以目前之衝
僻妥酌而槩照向日之額編議減則必大有偏累難

支之弊矣是以臣前疏
題明容臣將原編新加驛站錢糧二十六萬有奇除核
減四分之外通融撥給等因聲明在案也今減差之
疏已蒙
皇上俯採薪蕘
敕部覆允行臣造冊具
題臣謹通盤合算斟酌時宜將所屬六十州縣驛遞衝
僻分為四等以夾溝睢陽大店固鎮王莊濠梁紅心

定遠張橋護城店阜金斗派河三溝梅心呂亭廟井
青口小池楓香滁陽大柳池河懷寧練潭二十五驛
遞為第一極衝東流建德貴池青陽南陵井腰站公
館蕪湖當塗八遞為次衝歙縣休寧婺源祁門黟縣
績溪涇縣旌德太平石埭高井鎮巢白善泗州盱眙
天長全椒和州含山十九州縣驛遞為稍衝內婺祁
二邑向來原未設馬但接壤江右浙江二省目今鄰
寇逼近邊報軍情必須馬匹馳遞近年皆撥別邑之
馬協濟免支今各屬之馬俱已裁減不能再為撥協

應將婺祁二邑照歙休等縣之例一體各設馬五匹
以備飛馳他如寧屬之宣寧二邑太屬之繁邑廬屬
之無六二州及廬英霍三邑鳳屬之壽潁亳三州及
懷五虹霍蒙潁太七邑滁屬之來邑并廣德建平二
十一州縣則俱為僻遞內有廬屬英霍二縣尤為最
僻向來止設班驢六八頭不等今查英霍二縣處萬
山之中逼鄰楚豫山險之境伏莽艮多誠恐一時姦
宄竊發如上年逆犯羅實伯等之事必須飛馬馳報
方能擒勦非驢頭可能迅速故亦照最僻州縣之例

各改設馬二匹其銅陵一縣向雖設馬然縣治在於江濱嗣後應止於水驛應付夫船其額設之馬相應全裁至於各驛遞每馬一匹所有飼馬草料馬夫工食及槽鍘鍋桶棚廠柴薪燈油與治馬之藥材獸醫以及鞍屜鞦轡韁鞭皮條又有買補倒馬之價與供應過往勘合火牌差使廩糧皆屬斷斷必需之欵查草料一項各驛遞有每馬日給八九分者有日給一錢者內日給一錢者十居七八而日給八九分者十居二三今從節省錢糧起見其日給八分者既能供

差無悞則他驛又何必照舊多給嗣此以後相應將各驛遞馬匹每日槩給草料銀八分又馬夫工食一項每名日給三四分不等今擬極衝驛遞內日給四分者俱照舊支給四分有日給三分而又以捐置馬田租稻加給者亦俱率循舊章其次衝稍衝與僻遞原給三分者照給三分內有原給四分者改爲日給三分又有日給三分而又加給馬田租稻者改爲日給二分租稻仍行加給若夫按馬設夫之處大抵俱屬十馬八夫間有十馬七夫者今旣減專差將各省

齎奏火牌俱改爲傳牌令馬夫傳遞則極衝各驛必須一馬一夫方可輪齎庶各夫自走自差自惜自馬可無措勒需索推諉貽誤之弊其次衝驛遞則仍照舊例十馬八夫至於稍衝驛遞改爲十馬六夫僻遞改爲二馬一夫可也又馬價一項臣屬驛遞例係按年編銀一十五兩以爲買補之用雖潁寧廣三屬內有不編馬價者然遇馬匹倒斃之時總於額編站銀內通融動支買補歷年奏銷在案今旣徹底釐清自應酌用編設欵銀但當此節省錢糧之際難以一例

編價臣細加酌核除極衝次衝驛遞全編馬價倘有不敷之處俱照舊每馬一匹編價銀一十五兩無庸更議外其餘稍衝并僻遞俱可量爲遞減今酌將稍衝驛遞每年止編馬價七兩五錢二年方准報倒買補僻遞馬價每年編銀五兩三年方准報倒買補如有未及年限而倒斃者俱著各該州縣自行購賠不得動用額設馬價又廩糧一項各州縣驛遞額編有一處數百兩者有一處數十兩者亦有原無編欵總於額銀內動用者向係參差不等今內外之差俱減

則此欵亦應大爲節省臣擬按馬編設麇糧極衝驛遞每馬一匹每年設麇糧銀三兩次衝驛遞每馬一匹每年設麇糧銀一兩五錢其稍衝并僻遞經過勘合火牌差使稀少即偶有應付亦屬無多俱可不必另編麇糧也又槽鍘鍋桶棚廠柴薪燈油藥材獸醫鞍屜鞦轡鞿鞭皮條等項則無論衝僻乃有馬必需之項舊例每馬一匹編銀數兩至十餘兩不等亦有竟不編設而總於額銀內通融動用者殊爲偏枯不勻之極今臣再三酌核加意減省每馬一匹槩編銀

三兩使衝僻畫一無多寡偏枯之歎至於差夫一項供應勘合火牌軍需餉鞘乃係必需之欵查各州縣驛遞額設之夫少者一二十名多者一二百名多寡不一甚是不均每遇大差經臨額夫仍不足應付往往額外僱募臣再四思維額設各夫亦有供差之役亦有坐食之日若照舊全留則非節省之法若盡行全裁則如解餉解砲等大差一時驟到動輒需夫數百名彼時額夫既裁而僱募小民又復畏避不前則勢必遲悞軍務所關不小今各按衝僻量設夫頭極衝驛遞每驛設夫二十名至三十名不等次衝各遞各設夫十名至十五名不等稍衝驛遞各設夫八名俱仍照舊責成各該州縣官綜理供應僻遞之夫俱行全裁凡用夫無多之差俱令額設夫頭供役答應如遇解餉解跑等大差經臨額夫不足應付則責成各夫頭分頭僱募其額外僱夫既無額編欵銀可用應另動正項給發照例於年終報部開銷如此則無差之時坐食者少大差驟到應募有人錢糧既不糜費而軍務亦可不悞矣其夫頭工食向例日給三四

五分不等今酌改爲槩給三分內有向給三分又給馬田租稻一升者今減爲日給二分仍照馬夫之例每月加給馬田租稻一石以資餬口合而計之總不出三分之數也至於臣屬水路八驛濱臨大江供應江楚各省水路往來差使俱屬最衝惟是望江縣雷港一驛地處江北坳陋離江三十餘里向來一切差使從江南東流縣水驛應付之後必須遠過江北灣泊而赴雷港討取夫船更換前往至江西彭澤縣交替緊急差使每爲濡滯查自東流以抵彭澤止九十

里較之其餘各驛道里相去俱不甚遠自東流應付儘可直達彭澤何必多由雷港反致濡遲所有雷港一驛錢糧應竟全裁充餉至於水驛之夫每驛向設五十七十名不等今除雷港驛全裁外其餘俱照旱驛設夫之法減為二三十名不等如遇大差經臨額夫不足應付亦令水驛夫頭分頭僱募但今正當調遣官兵之際不時需用船隻添僱縴夫甚多實與旱驛不同其額外募夫之費即於所設支剩銀兩內動用可也又各驛應差站船原共四十九隻大小不等

但尋常差使用小船之時居多而用大船之時少除裁雷港驛差船二隻外其貴銅東三縣樅獲二驛米豆大船共五隻相應一併裁去俱照宜樓船隻歸埠之例聽其裝載客貨以資餬口遇有大兵大差之時預行提集照例給發差銀一體裝送則既省工食修艌之費而公差亦可無悞矣又安徽寧池太廣六府州馬夫差夫工食不敷各屬向有捐買馬田租稱歷年支給報銷在案今馬夫差夫既俱裁減則每年約有餘稻三千餘石亦應於年終報部充餉者也又各

驛見設馬三千匹今共裁馬一千七十三匹即就近支給各驛遞收養以備補倒馬缺額在於本年站銀內照額編馬價每匹十五兩之數計算扣出站銀一萬六千九十五兩又驢十四頭每頭酌變銀二兩共變銀二十八兩一併聽部撥充餉再查安屬練潭一驛見係懷寧縣縣丞兼理然該縣丞有催糧之責不便久令兼攝應請以所裁雷港驛驛丞古必達改為練潭驛驛丞以專職守廬屬之店埠驛係調高井驛驛丞管理鳳屬之定遠驛係調百善驛驛丞管理以

上三驛應請各給印記庶於該驛錢糧事務有所憑信而勘牌過臨可以遵例印蓋至廬屬之鎮高等驛鳳屬之百善驛泗盱天壽亳以及全和含等各州縣向來亦係衝途因自十三年江廣軍機緊差往來如織安廬鳳三府屬大路各驛馬匹不敷應付是以臣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會同查驛部員將以上各州縣驛遞之馬調撥大半協濟大路各衝驛故大差經過鎮高等驛者有將原騎大路衝驛之馬越過數站苦累不堪況先

已撥協衙驛今又裁減以上各州縣鎮高等驛遞萬難苔應大差矣然鎮高等驛非南北必由之路凡內外差遣人員儘可不必迭迯經由嗣後前赴江廣之差必由安廬鳳三府屬大路衙驛前往則有馬有夫自無貽悞或由鳳屬前至江寧省城者則由滁陽大柳池河等驛而往均有夫馬應付此外稍衙并僻地各州縣雖各留設馬五匹二四不等不過僅備遞報軍情及本地意外緊急機務之用並無悉差夫馬倘差遣人員迂道經由不特該地方官無術應付且恐貽悞緊差所關非小應請

勅下部臣嗣後差出人員必令務由前項有馬驛路而行不得迭迯以致有悞要務合而計之臣屬原額新加夫馬水驛錢糧通共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十八兩零但差使繁多是以各屬紛紛呈詳莫不以賠累難支身家性命爲憂涕泣哀籲然單與孔亟之時臣又屢准裁減驛站錢糧之部咨不得不的體司農仰屋之意先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將鞍屜等欵核裁咨部夫後續又准部文裁減臣再三核酌大抵竭力勉裁建鞍屜等欵不過裁至萬金而止既無補於司農又大損於驛遞是以反覆籌維將驛遞艱苦實情

題明并陳減差節費之法且云如蒙

皇上允行則內外差使俱減止就臣屬而論見在額設站銀二十六萬有奇可減十分之四計裁銀十萬餘兩等因已經廷臣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欽遵在案今臣實裁站銀十二萬九千二百四十三兩零止留站銀十三萬五千九十五兩零除欽奉

上諭事案內裁過銀七千七百三十兩零已於奏銷十四年驛站錢糧册內開明今此案內每歲實裁銀十二萬一千五百十三兩零又裁租稍三千餘石又裁馬騾變價銀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三兩較臣原

題裁減十分之四計之除馬騾變價銀兩外計每歲多裁站銀二萬三千五百餘兩租稍三千餘石此乃臣念需倘浩繁故於難裁難減之中逐一斟酌凡可勉強節省俱經竭力裁減稍資軍需是以所裁銀兩有逾於前疏之數也相應一併容疏

題明除冊送部外緣係節省錢糧并定驛站衝僻以爲
永遠章程事理貼黃難盡所有徵臣看語伏乞
皇上睿鑒全覽
勅部議覆施行

題明朱鍾案
該臣看得朱二雜子等皆恩不畏死之徒也因有朱
鍾向籍吳三桂聲勢霸剎害民業經訪拿擬流發遣
陜西府谷縣安置乃於康熙十三年春機乘吳逆反
叛私自逃回潛伏無爲州宣壩地方詭言四王招兵
往來江寧揚州蕪湖等處糾集亡命製造軍器擅立
內營各佩義字號布思在六安山中倡亂相機叛投
吳逆先將家口分佈發送湖濱隨於是年八月初四
日祭旗祭砲率領多人前至含山縣運漕地方砍栅
劈門搶劫鄭謂新等五家射死民人王子達等三人
因被地方居民擊殺賊衆擒獲陳喜鍾等銜恨又復
縱火焚房百有餘間負贓駕船直竄巢湖路經巢縣
浮橋計欲斷鎖而過當被該縣督同兵捕堵禦賊衆
潰敗棄舟奔逃使非節挫其鋒協力勦撲幾至蔓引
鴟張無所底止矣幸天網不疎旋將姦黨及伊母妻
子女陸續成擒而鍾復怙惡不悛投入饒境賊營明
日張胆益肆猖獗幸大兵進勦當陣捉獲旋因傷重
身斃梟首竿示亦足以蔽其辜矣朱二雜子一犯原

鞠江揚招人甘受桁楊堅不實吐惟云覓送鐵匠代賃房屋而揚燕兹劉芝招送汪一龍梁五子及勾引未去之伍明之以上三犯雖未同劫運漕實係宋鎮同謀首惡所當與劫財焚房傷人之王福吳茂先劉鳳來吳鎮徐六陳坤陳龍伊應科甘旭汪一龍程麻子陳喜王大所等按律斬首梟示以彰

國法李元成湯明李節張云湯君赤已服冥誅應無容議各犯人産均應查籍分別入官造流吳君祥徐大有歷審被脅情實合依知情不首杖流允宜朱又嘉

薛君美張三張文張恩兒等五犯或指引逆屬窩寓或通送逆屬同逃按律均應杖配歐上選身充捕役私刑湯君赤以致拏累無辜投荒雖貸廬江縣防兵除爵老一名已經病故外劉國鼎劉禮錢昇許滿井城守民夫施宜林均應一杖贓物應照給沒餘審無干相應免議其汪偉元賃居鎮泉當日有無知情應俟緝獲王德生究訊定奪夏海若爲藍稱子房主今稱子在逃仍應責緝至脫逃林爲樹譚天如孟雅公即孟子章胡三號祥甫李起龍張德李君祥王善長

梁五子藍稱子劉六孫世明揚州和尙姓畢姓蔣姓吳姓王姓李又王德生宋載公宋載賢宋鳳儀即宋大鏈子海彥小老漢并妻金氏張四即張文之王福之弟二漢均應移行各屬查解緝拏另結見獲各犯人産及不應緣坐人口已經查取册結送部查核未獲各犯內有查明人産者見在責令該司造册看守應俟正犯獲日并結再照捕役歐上選吊拷無辜之陳丞躋廬江縣知縣孫承麟失於覺察兵丁劉國鼎等分受布匹防盧把總陳鳴鳳約束不嚴天長縣舉

查伊應科人産不將應科親兄陶尙文等拏解提稱並無人産巡檢王天申查報不實知縣萬海珠妄行出結無爲州革職知州顏堯揆不詳查林爲樹譚天如果否吊死妄行出結及監斃重犯之承問巢縣陞任知縣于覺世無爲州革職知州顏堯揆廬江縣解任知縣孫承麟當塗縣知縣高起龍懷寧縣陞任知縣段鼎臣蕪湖縣知縣馬汝驍廬州府署府事陞任同知周夔熊通判黃際會安慶府休致知府姚琅署司事分巡鳳廬道副使范時秀安慶府知府劉國靖

丁憂通判何旅見任通判段鼎臣安徽按察使司按
察使丁思孔等俱應逐一查參但各官俱在康熙十
五年正月十二日
赦前惟湯君赤一犯病故赦後但查定例監斃一二人者
免議似應一槩免其
題參惟是此案情關重大人犯衆多不得不詳愼駁查
應以擬流犯屬陶尙文陶尙德於康熙十五年二月
十三日獲解到皖之日扣限相應一併聲明繳聽部
臣議覆者也既據該司招詳前來臣覆核無異除人

造册結送部查核外相應寄
題伏乞
勅下法司議覆施行

靳文襄公奏疏卷八終

郭華野先生疏稿五卷

（清）郭琇撰

年譜一卷

（清）郭廷翼撰

清乾隆刻本

華野疏稾五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琇撰。琇即墨人。華野其字也。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湖廣總督。此編乃其歷官奏疏。起康熙二十七年。迄四十一年。凡四十四篇。疏末多載原奉

諭旨。蓋琇所恭錄。而其後人併繳刊也。琇初由吳江知縣行取入臺。即劾罷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等。

聖祖仁皇帝嘉其敢言。洊擢左僉都御史。進左都御史。復劾奏王鴻緒、高士奇、徐乾學等營援交通。亦皆譴退。後緣事鐫秩。復起爲湖廣總督。在官四年。別以紅苗搶掠一事褫職歸。蓋當其彈抨得實。則拔擢以旌其忠。當其貽誤封疆。則罷斥以明其罪。仰見

聖祖仁皇帝行政用人。大公獨斷。賞罰悉視其自取。而無一毫畸輕畸重於其閒。前者纂輯

五朝國史列傳。

特命於明珠傳中載琇劾疏全文。毋庸刪節。嗣復

命於王鴻緒、高士奇、徐乾學諸傳中補載琇之劾疏。毋庸隱諱。並復頒示

綸音。闡明其進退之由。俾共知琇之擢用。無人能排擠報復。琇之罷官。亦非由有人傾軋。百爾臣工。仰承

誥誡。已無不曉然共喻。臣等謹錄琇此編。並恭錄前奉

諭旨冠諸卷端。庶

彝訓昭然。永垂成憲。益共知所警勵焉。

郭華野先生疏稿序

雍正乙卯秋八月八日何子在魯獨坐嘉查堂中於時波明木落天宇空澈飄然有雲霞之思

卒卒未能去也海上客琢章解君適自即墨來欵予門出其鄉先達

華野郭先生所為疏稿示余且屬余序余既拜受而卒業之乃喟而歎曰君子之仕凡以為學也既學而仕仕之所行

皆吾學之行也是故隱居求志行義達道獨善兼善無非以其身繫於

天下也而犯顏諫諍尤古人事君之大節世道曰降在位者類尸素茍容平居既以囙循癈職

及遇事復徘徊瞻顧摸稜兩端至於箝口結舌不能出一語雖剖圭列爵而國計民生於我若無與焉者蓋比比矣

華野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吳江居七年擢置言路未幾以事去閑門家

居又已十年乃

特起田間總制全楚位遇可謂極隆矣其當時之所以匡勤治平者亦既

書之史筞銘諸旂常而
殷勤入
告侃侃數陳無一非社
稷蒼生之大計疏稿五

卷尤灼然可見乃吾獨
歎其彈劾諸文披肝瀝
胆裂眥而談而一時盤
踞權軸者不旋踵皆已

貶斥竄逐泯滅無跡至
今三大疏傳布海内無
不咨嗟而稱道之是顧
不偉歟夫東萊自古多

豪傑之士而即墨濱海
山水特奇其東南有山
曰勞盛橫亘五百餘里
三面在海中其奇巒幽

谷絕壑深巖不可名狀
而鐵壁千重峭懸萬仞
雖驚飈怒湧白浪拍天
鮫蜃所居朝夕百變乃

是山屹立其間其以廻
狂瀾而爲滄海砥柱者
洪濛以來如一日也令
讀諸跡何以異是盖循

環再四又不啻置身此
山中搔首萬仞之下凛
然而知其不可干也已
中秋前一日晉江布衣

何琦琴序

余垂髫舞勺晁夕侍
先蓀毅習句讀每見
蓀毅公對客縱談當
世賢豪必嘗推當湖
稼書陸公暨即墨華

埜郭公曰此兩人固
吾同譜也海内諸公
孰歆先之語竟輙掀
髯自喜余時雖未能
識華埜先生之爲人

熲已耳熟其名矣迨
稍壯乃知先生正色
立朝彈擊不避其皂
囊所進前後三大疏
足以扶乾坤之正氣

對
朝廷之直聲宜其震懾寰
宇關要人之口而奪
之魄也然而先生之
所以結

主知而垂不朽者要不盡係乎此夫處不諱之

朝遇

聖明之主為賢為奸判若白黑特以覆載之包

容不屑屑於搔爬剔抉故肯綮舍置而不問耳倘或從而指摘之則日月之普照風霆之迅掃正可隨轂

而聖語云主聖則臣直固理勢之自然曾何足為先生異惟是先生之賦性剛正行己端方堯舜吾君吾

民之志矢諸夙夜居其官則思盡其職由縣令而御史而總憲而制府其間升沉不常夷險一節誠有仰

不愧而俯不怍者是
以言〻之所不敢言
行〻之所不敢行而
天子信之群公卿服之薄
海內外咸樂得而稱

衛之若此初非鄙同
伐異要譽於天下而
爲此悻〻也假令先
生欲屢一官不居於
言路郎居言路矣而

無昔事可言則先生
亦自寅恭和衷俯仰
揖讓於殿陛之間而
已矣豈必以三大疏
顯哉方先生之令吳

江也實爲潛菴湯公
所薦拔及後此之督
湖湘也凡所設施皆
係民依風化之要務
與先恭毅公治楚者

後先若一轍焉潛菴
湯公識先生於撫吳
之日先恭毅慕先生
於假歸之年其針芥
之投臭味之合蓋必

冑在矣世執虞翔公
廷翥先生令嗣也與
余同官於浙因得覽
先生全稿益信先恭
毅夙昔之所以景仰

樂道與當湖連類而
首推者不虛也讀先
生之文如見我先恭
毅出形神於數十年
前矣乃贅一言於簡

末以志不忘云
乾隆三年冬十月四
陵年再姪趙侗斆書
於武林湧金湖邊之
官舍

松壁奏疏稿叙

余幼入書塾側聞父兄先生論吾邑賢令自有明迄今三百餘年識於愛民斷推即墨郭公為第一由

是慕其人冀得詳其事實涓覽邑乘始稍稽敷政之精利民之大知立心皎如天日千載後了〻可見宜其為大賢引拔膺

聖祖皇帝不次顯擢始終以國器相待蓋風節可髣髴想像矣茲奉

簡命至山左爰得具觀所刻松壁奏議并平生歷仕本末

康〻獄〻古所稱社稷臣百折不回者公之謂歟大拯人之重公在三大疏余謂三大疏固足為公重雖其在

聖祖納諫之切要所以先後無間
實在公夙夜感激之誠大
哉乎一德一心誠之無可
得而間焉如是亦已公後
節制全楚凡所疏興革利

病全楚人至今俎豆弗祧
余則謂公之治楚疆猶其
所以治江邑焉小大自一
轍也惜其晚暮病去使
進歷台輔澤及天下曷有

異於一邑乎哉公之孫魯
科試獲雋因以家刻乞
余序余念公氣節言
論世共目包孝肅海忠
介一流余何庸贅獨蓋

世名業植根於縣令時
皆一誠所爲余竊知之
最真特書以勗其嗣孫
薰以蘄夫世之小試而基
大用者乾隆甲子仲冬

李序　五

吳江後學李治運撰

疏稿目錄

門婿郭隼野若　男廷翼仝較

廷翥　廷翁

卷之一　康熙二十七年疏

特參河臣　特糾大臣

特參近臣　詳明全書

剖明心跡

卷之二　康熙二十八年疏

奏報起程　參滿陛見

據詳題參　據詳稱參

改折兵糧　奏請均賦

會參汗吏　趙揚閣揭

蕭王閣揭　留官閣揭

再請陛見　移鎮彈壓

卷之三　康熙二十九年疏

辨白冤誣　條陳三事

再請均賦　三請均賦

史200-351

嚴禁八弊　　援節積案

肅清學政　　轉移穀米

保題捐員　　揀員彈盜

具陳升等　　特參贓官

卷之四　康熙四十年疏

衰病告休　　謝　恩受印

保授郡丞　　保補道員

請遵成例　　遵　旨回奏

再懇告休　　原情具述

奉　勅薦賢　　再疏參調

卷之五　康熙四十一年疏

糾參州牧　　三疏告休

參明前罷　　明白回奏

據實奏陳

疏稿目錄終

特參河臣

題爲河臣蠹

國累民貽誤有名懇仰乞

睿鑒事臣　介管衛七年外吏蒙

皇上隆恩破格拔置山陝巡撫

高深無可仰報惟是不避嫌怨以可稍盡臣職爲一

竊見海宇升平萬邦咸定乃

皇上宵旰股憂時切如傷之念者止此一綫之黃河

與淮揚等州縣昏墊之黎民耳

皇上委任於河臣靳輔靳輔又專其命於幕賓陳潢

如果洪水歸洋狂瀾永息猶得有辭以報

君上乃今日議築堤明日議挑濬縻費

帑金數百萬而河患如故今日題河道明日題河

廳以

朝廷爵位爲私恩而苛無止期又復操奪民田妄稱

屯墾償項米麥起現貨賣

皇上以下河爲必可開而靳輔自計阻撓必令功垂

成而終止至於屯田一事

皇上洞知其累民查勘諸臣亦知其累民則靳輔陳潢之罪燎如指掌矣總之陳潢之策爲靳輔營一家之謀於國計民生全無裨益忌功之念重而罔利之心堅眞・國之蠹而民之賊也豈可何等之責僉事何等之尊豈容一介小人冒濫名器倖以快靳輔酬恩償賄之私願乎伏祈皇上乾斷立賜譴革

勅部嚴加處分另簡清潢大臣清廉敏練者督理河務庶成功可奏黄河南北之億萬生靈永享萬年之利矣仰祈睿鑒施行謹題請旨

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題二十六日奉旨這所參事情著九卿詹事科道一併嚴察議奏

特糾大臣

題爲特糾大臣背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乾斷立賜嚴譴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道舉直錯枉而已堯舜之世未嘗不有共鯀驩兜堯舜始焉因其才而姑用之繼焉知其奸而誅殛之故唐虞之世稱爲極盛我皇上聖德絶粹聖學淵深與放勳重華異世同揆臣竊見皇上用人行政孜孜求治惟恐一夫不獲澤一物不

得所乃私竊嘆誦以爲千古難遭遇者幾務之地奸邪逞詐植黨類以樹私竊威福以惑衆日益縱肆皇上灼知情僞於一切用人皆由宸聰獨斷中外翕服無不踴躍思奮臣蒙皇上破格超擢感激流涕莫知所以爲報竊自念職在糾彈仰體堯舜之心輙效鷹鸇之逐謹將大學士明珠余國柱背公營私實迹臚列其陳於左

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指即有外結同官莫敢駁正
皇上聖明時有詰責乃漫無省改即如陳紫芝參劾張汧疏內并請議處保舉之員
皇上面諭九卿應一體嚴處乃票擬竟不之及則保舉張汧原屬指麾即此可見矣

一明珠凡奉
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云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云

上意不喜吾當從容挽救且任意增添以市恩立威因而要結群心挾取貨賄至於每日啓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其腹心拱立以侍皆密語移時
上意無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

一明珠連結黨羽滿洲則佛倫葛思泰及其族姪傅臘塔席珠等漢人之總攬者則余國柱結爲死黨寄以腹心向時凡會議會推皆佛倫葛思泰等把持而國柱更爲之囊橐惟命是聽但知戴德私門

一凡督撫藩臬缺出余國柱等無不居轉販鬻必索及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愈事朘削小民重困今天下遭遇
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給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後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風任意派缺

缺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

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題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極力庇護
皇上試察靳輔受任以來請過錢糧幾何通盤一算則其弊可知矣當下河初議開時彼以爲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辭及
皇上欲另委入則以于成龍方沐

聖眷舉出必當
上旨而成說官止泉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為
靳輔北明本有阿執意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
成龍議不合於是始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臣
故敢於如此
大鑒甚明當洞悉靳輔累累抗拒
明詔非無恃而然也
一科道官有內閣出考者明珠余國柱等皆括
功要索至於考選科道即與之訂約凡有本章

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牽制
一明珠自知罪戾見人輒用柔顏甘語百般致
曲而陰行鷙害意毒謀險最忌者言官恐發其
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
旨御史吳震方頗有條劾即令借事掛誤閒有錢
以上各款但約略指參總之明珠人其智足
以寬採
上旨其術足以彌縫罪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
恩之罪書之罄竹難盡

皇上鼓舞臣僚責其實心報效臣受非常
殊眷若舍豺狼而問狐狸即爲辜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因知其黨羽實繁雖職必報恃有
聖主當陽何所畏忌伏祈
宸威立加罷譴簡用賢能俾贊密勿天下人情莫不
欣暢感戴
聖明無盡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謹
題請

旨
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初六日
題本月十一日奉
上諭諭吏部國家建官分職經理庶政必須矢志精
白大法小廉各守職業實心任事庶無負拔擢簡
用之意朕親理萬幾歷有年所於爾部院大小官
員行事無不深知為臣子者既膺爵受祿榮及父
母庇其子孫家能自給便當知足無致踰越前已
屢頒諭旨嚴行申誡又復諄諄面諭訓誨再三今

在廷諸臣自大學士以下有職掌官員以上全不恪勤乃職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結同年門生相援引傾陷商謀私事徇庇同黨圖取貨賂作弊營私種種情狀確知已久九卿詹事科道皆朕委任之員凡遇會議自當各出已見公同商酌乃一二欲行倡率之人持議於前衆遂附和於後雷同草率一意瞻徇又其甚者雖在會議之班茫無知識隨衆畫題希圖完結廷議如此國是何憑又有當集議時緘默自容及至僨事巧於推卸朕深惡此等推諉苟容之輩亦屢加嚴飭至於用人關係重大群臣賢否難以周知遇緊要員缺特令會同推舉原期爲國得人實有裨益亦欲令被舉者警心易慮恐致溺職累及舉者因而勉自刻勵九卿諸臣宜體朕心從公選舉方爲不負委任乃歷來所舉官員稱職者固有而貪黷匪類往往敗露此皆瞻顧情面植黨納賄所致凡此情弊朕非不知前者班布爾善阿思哈等身爲大臣所行悖亂致干憲典遂行正法至今猶耿於

懷是以比來大小官員背公徇私交通貨賄朕雖洞見而不即指處冀其自知罪戾痛加省改庶可終始保全詎意積習深錮漫無悛悔如審擬蔡毓榮一案庇護挽救黨類百計營求因朕具悉其奸私謀未遂近若色楞格往審張汧所參事情朕面諭色楞格張汧居官貪穢爾宜嚴行審出迨差回時詢問色楞格奏稱臣於此案盡心研鞫若有失實甘受誅戮及覽其奏案惟恐累及保舉張汧之人並未議及業行折出又念張汧審結定罪之後自然發露因仍用原簽票發又靳輔下河工程屯田之案朕早已察其情弊特遣佛倫等前往勘議今所議悉屬偏私且凡會議之時科爾坤佛倫等務從已見持論好勝苟非懷挾私情何以力排衆議朕亦曾面加誡諭未見畏悔如此積弊愈久愈深物議沸騰輿情憤激以致言官列款參奏本應發明其事以肅官方朕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時有效勞績者故免其發明勒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於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

芳着休致同籍余國柱着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
解任佛倫熊一瀟等着解任於河工案內完結嗣
後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痛改陋習潔己奉公
勉盡職業以副朕寬大矜全成與維新之至意爾
部即遵諭行特諭

特參近臣

題為特參近臣植黨營私招搖撞歲罪有可誅仰
請
乾斷事臣一介庸儒蒙班末職荷蒙
皇上特恩拔擢歷位中丞
高厚既深涓埃無補備員尸位跼蹐難安惟思知無
不言言必由中以稍盡犬馬之愚衷耳
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出
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歲

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
裏為奸恣肆於
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畧一二為
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
為生
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
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
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
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

招攬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
奇之名夫辦事
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著
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
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
戶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
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頊齡爲子女姻親
俱寄以腹心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
以及在內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

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饋至成千累萬卽不
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錢然而人之
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人皆謂之曰門
路眞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居之不疑
曰我之門路眞是士奇等之奸貪壞法全無顧
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橫
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洛口地方
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價值八千金餽送士
奇求托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

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
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
處贓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
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
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
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糊口之窮儒而今忽
爲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無非取給於
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
國帑卽剝民膏夫以

國帑民膏而塡無厭之溪壑是士奇等眞國之蠹
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
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著解
任竣事務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
自新仍怙惡不悛當
聖駕南巡時
上諭嚴誡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
王鴻緒愍不畏死卽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
縣各官約餽萬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他處又

不知如何索詐矣是士奇等之欺
君藏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
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
竟不顧清議爲人作嫁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
大臣無所不及即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
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傷敗名教豈不玷
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
楷王項齡等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
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勢者復擁戴而不肯

言臣若不言是臣負
聖恩臣罪滋大臣故不避嫌怨仰請
皇上大奮乾斷立賜罷斥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
幸甚臣因糾參貪械憤激直陳字多逾格伏祈
睿鑒施行謹
題請
旨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項齡俱著休致回
籍該部知道

詳訂全書
題爲全書原有舊章止宜斟酌損益不宜草率編
緝仰祈
簡員纂修急正舛錯事臣惟古帝王則壤成賦原有
三等九則之不同而什一之征取民有制所以
文誥書契載籍版圖家喻戸曉班班可致我
皇上厲精圖治念切民生
特允部臣之請編緝簡明全書將使四海九州鄉
僻壤咸知賦有定額册無繁文法因善也爲節

臣者自應仰體
德意斟酌至當不負
皇上委任之聖心乃悠忽蹉跎遞相傳换以纂修爲
捷徑視編緝如具文書未告成陞遷絡繹遲延
四載始得進
呈其堂司各官多非原手之人及
勅下九卿等公同恭閱倉卒具
覆僉曰簡明臣愚部臣纂修於數載九卿會看於
一時手挑一編目經數紙以爲簡則誠簡矣而

簡中之遺漏錯誤者無從而知也以爲明則誠
明矣而明中之缺略參差者無從而辨也幸
皇上聖明早已知其未當矣奉
旨造全書著發與各巡撫會同經管錢糧司道官員
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删務期永遠可行
明白確議毋得彼此瞻顧各行具題到日再議
具奏今各省撫臣陸續具題全書之苟簡不可
枚舉有應歸起運而載入存留者有應歸存留
而載入起運者有應删除而未删除者有應增

入而未增入者有多造數目者有少編銀兩者
有支解脫漏不淸者有彼此重複開載者種種
差譌不一而止各撫臣具題本章與繳還登註
之原書一一可驗也夫司道經管錢糧撫臣身
在地方其所攷訂詳略差誤然不過就一省言
一省之事合天下而計之其參訂不符未及詳
載者又不知其凡幾也况今直隸各省停止由
單原謂既有全書由單可以不用倘以此書爲
賦役之全則一省之書不過五六十葉由省分

之各府則一府不過數十葉由府分之各縣則一縣不過片紙而已竊思大縣錢糧有三四十萬以及數萬者中縣小縣亦有七八萬以及一二萬者以片紙之全書即中小縣之賦役亦不能分晰款項悉載明白況大縣乎是有全書之名而無全書之實矣夫全書既失其實而民間之輸納無憑則或有不肖有司奸胥猾吏勢必至上下其手顛倒那移飛灑作弊其流毒可勝言哉臣查一應纂修事務俱選才能文學之員

獨賦役全書止責之戶部當日之司農或未經入目各司或不諳權衡襲舊本之大綱撮前人之條目止一第手書吏之所為非可以經久而垂憲也伏祈

皇上於在廷滿漢諸臣擇其學識明通老成練達者令為總裁而以各衙門之品行端方才能素著者共司編輯停其遷轉限以歲月即將各省撫臣所題新書舛錯之本章與舊存全書並歷年裁扣增添案卷互相參酌應增入者增入之不必拘其繁應刪改者刪改之不必嫌其簡其賦役之綱目條款多寡盈虧詳訂分明泰尚均平務期為永遠不易之章程至書成之後量加優獎則人知鼓舞悉心任事於

皇上愛民定賦之至意或稍有裨於萬一也臣從詳陳全書起見字多逾格仰祈

睿鑒施行謹

題請

旨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題十九日奉

旨這本內事情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剖明心跡

奏爲剖明心跡雖死猶生事竊臣生性戇直疾惡如仇去歲一疏兩疏今歲又一疏不避嫌怨不畏報復無非去當道之豺狼而爲

社稷生民計也乃若輩之怨臣恨臣願得臣而甘心焉蓋已久矣特無隙可乘耳適值張星法糾參錢珏而珏遂以主使誣臣在珏之含沙噴人其或出若輩之指使不指使不可知然在臣斷不學錢珏之寡廉鮮恥而妄行扳扯以自求解免也蒙

皇上勅下部院嚴察虛公之意原欲求得實據并有成見必欲坐罪於臣不知馬齊與臣何仇何怨於部院諸臣之中獨主廷斷任口索瘢求疵多方嚴煉自本月初三日問起至初十日午後大發疾呼向星法云明白對你說必問你要一主使之人方止及星法供訪之道路之口而不聽供伊戚段姓者親往訪之而不聽又供伊友任姓者親筆手書差送肆款而不聽遂以捉風捕

影毫無見據之事陷將星法議送刑部又蒙

皇上大聖大仁洞燭冤抑令從寬與上將段姓者付刑部審理及諸臣會審馬齊若老成怒又獨主廷斷將段姓者嚴刑夾訊自午至日暮後放送收禁思段姓者書生也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初夾時固而亂供云某人主使怒曰亂供不聽再夾又供某人主使怒曰亂供不聽及三夾又供他堂官郭某也就伸該參來馬齊遂喜見顏色曰這就是了始將段姓者鬆放此等取供情形

在部院諸臣皆共聞見是馬齊之或爲若輩主使或爲錢珏主使亦未可定臣猶曾記張星法參錢珏之日馬齊曾向對臣言

皇上面廷騎我曾啟奏他奸來故今日得藉訊鞫若不嚴比張星法主使之人則從前欺罔

君父之罪難逃所以肆行羅織而必欲致臣於死地也然臣死何足惜但天下後世笑臣無氣無骨不敢參一疏揭而假手於他人何其前勇而後怯也是臣之氣節所關吉路之通塞所係臣死

不甘心也惟得見
皇上剖明心事使天下後世知臣之死由於奸邪羅
織陰謀鍛鍊則臣雖死猶生矣故不得不披肝
露膽嘔心吐血而陳伏乞
聖明全覽而垂察焉謹
奏請
旨
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六日
奏

後發出附張星法參錢珏發貝按扣私書案內
出上使部院擬罪革職問杖不准折贖具
奏奉
旨郭琇鯁直敢言姑免罪降五級調用餘依議

疏稿卷一終

奏報起程
奏為恭謝
天恩併報微臣起程日期事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初
六日准吏部咨開奉
上諭九卿湖廣總督李輝祖已補授侍郎湖廣地方
甚屬緊要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任吳江縣知縣
居官甚優最滿百姓至今稱頌行取內用行事能
不畏人若補授湖廣總督必能更改弊習不狥情
面有裨地方郭琇著補授湖廣總督即速行文馳

驛速往赴任欽此欽遵等因到臣臣隨恭設香案
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一介庸愚蒙
皇上特達之知膺不次之擢超遷左都御史後臣負
罪復邀
皇恩放歸田里幸此身未填溝壑凡餘生之年無非
戴
主之日本年二月間

聖駕南巡臣匍匐道左未得仰瞻
天顏鸞馭依戀固結難伸今蒙
皇上溫諭以湖廣地方緊要
命臣補授馳驛赴任聞
命自天抱慚無地臣何人斯得邀封疆重任惟有捐
糜踵頂潔已率屬以仰報
聖恩於萬一耳惟是犬馬依戀之私分宜恭請
陛見敬聆
天語訓誨庶有式從奉有馳驛赴任之

諭不敢稽遲遵請謹於六月十五日自即墨縣兼程
單騎前進容入境之後另行
題報外所有微臣起程日期理合恭疏
奏報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
奏
聞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具奏奉
旨該部知道

恭請　陛見
奏爲恭請
陛見仰祈
聖訓以開愚蒙以抒微誠事伏念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叅貫弘猷郁唐虞而軼三
代邁者
悉覩河工親軫念元元爲心屢渙
綸音恩膏覃被普天之下何不歡聲雷動詠歌
聖明矣乃猶念湖廣地方甚屬緊要不以臣爲庸劣

特簡臣補授湖廣總督且以臣爲能更改弊習不狥
情面
天語嘉乃下及閭閻微賤臣何人斯受
皇上恩眷至此臣即捐糜頂踵何能仰報萬一亦惟
益勵冰蘗竭忠自矢斯無負我
皇上委任至意受事以來夙夜祗惕凡所以綏輯兵
民澄清官吏以至地方利弊應興應革者無一
不悉心體訪雖楚省幅員遼闊臣涖任無幾倘
未周知而事宜已稍有所見但地方積弊相沿

有臣未可徑行者非得躬行面
奏親聆
皇上指示恐措置不無失宜此臣之所不能已於
請也然而臣拳拳之誠猶有進者臣受
皇上格外之恩始終生全自古知遇之隆未有過於
臣者比臣暌違
聖顏已逾十載犬馬尙有戀主之私況臣之略曉詩
書稍知忠義者乎臣年已六十有二衰病交侵
倘一旦身塡溝壑而欲一瞻

天顏不可得矣仰懇
鑒臣愚衷俯允
陛見俾臣得躬聆
聖訓則撫綏巖疆既遵循有據而臣係戀
聖主之微誠亦得稍盡矣臣總督關防印信付湖廣
撫臣年遐齡署理臣單騎而前往來不過兩月
亦不至遲延誤事合併籲
請伏乞
睿鑒俞允施行謹

奏聞
旨
康熙三十八年閏七月十八日發
奏八月初九日奉
旨郭琇不必來京陛見該部知道

據詳題參
題爲據詳題參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
皇上殊恩補授湖廣總督於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十
五日到任以來惟有潔己率屬察吏安民以仰
副我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但楚省地方遼濶其所屬劣員
難行機飭察訪必須司道揭報合臣採訪無異
方敢據實指參於本年八月初六日據分守下
荆南道參議將興已詳報襄陽府知府黄章稱

瘋咆哮正批行確查間又於八月初九日據該
道復詳內稱黄章恣意饕餮横肆暴虐於閏七
月二十五日已將貪酷各款具揭在案臣隨查
所稱二十五日具揭計已半月矣何該道八月
初二初五兩日續發之詳已到其所稱款揭之
詳道未據到想該道已經揭報之語閃爍無憑
除將知府黄章稱瘋咆哮情由先行據詳
題參并於疏內聲明該道所揭是何款蹟因何失
此詳揭各情由俟察明補參等因於八月初十

日拜疏之後始據該道詳爲揭報貪酷知府庸
吏治以安民生事內開襄陽府知府黄章不畏
功令貪虐横行錢糧則勒加火耗
奏銷則借名斂費驛遞則苛索新紅審事則酷用
非刑官民受害怨聲沸騰誠難一日姑容民上
今將本官劣蹟各款開揭據實詳報一本官於
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將宜城縣交代不收殘馬
六匹騾一頭着經承彭思舜押交襄陽縣當堂
勒兌庫內餘糧銀一百二十六兩彭思舜外得

銀二兩二十八日又差彭思舜復勒找馬價銀
七十兩共付交銀該縣經承孫錢秀証一本官
於本年五月內指稱
奏銷費用勒派襄棗二縣銀各一百五十兩均宜
光南穀五州縣銀五十六十七十兩不等共派
銀五百餘兩入已收銀戶書經承郭天卿証一
本官勒索襄陽宜城二驛每驛每季新紅銀四
十兩五季共得銀六百兩兵房經承王之佐彭
思舜審証一本官於本年二月傳各州縣限初

九日早齊至論話當面吩咐錢糧每兩要加耗五分再三懇減每百兩勒銀三兩一年實徵銀五萬三千一百零共勒銀一千五百九十三兩又勒隨包小封銀一百五十九兩入已各解錢糧浮承審証一本官於本年四月內因本道出示嚴禁各州縣火耗雜派南漳民帥仁傑傳其佐貳章身曾士吉曾士鑑等共欲勒石永禁者人鎖拿送監將帥仁傑夾一夾棍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餘各責三十板怨聲沸騰俱本人証

一本官因李明五告李明宇等欠客帳將李明宇晉五馮益公枷指硃封還完放拶拶一晝夜昏暈數次兩臂青腫本人証一本年七月內有張茂蘭女嫁與武生高岳翠養子爲媳因不令接看嘱托學道發審本官並不訊問原被即供將媒人李世玉夾一夾棍責婦人枷一枷指高岳翠打三十木嘴掌扭鎖送監本人審証等因到臣據此該臣看得知府爲州縣表率守道職任監司知府有貪酷之處司道一有聞見即應揭報今襄陽府知府黃章貪酷各款而分守下荊南道祭議蔣興芑若處同城先則不即揭參後稱於閏七月二十五日巳將貪酷各款開具揭帖詳報何以該道八月初二日發行報黃章稱嚴咆哮之詳即於八月初六日到臣詳內亦未聲有巳將各款揭報之語又該道八月初五日發行報黃章退還勒要銀兩之詳即於八月初九日到臣其所稱閏七月二十五日款揭詳文至八月初十日拜疏之後始到其中顯有瞻

徇情弊同城則瞻徇何以支飾前詳大非監司之體也今將詳揭襄陽府黃章貪酷各款與司道瞻徇情由一併補參請
旨將知府黃章革職與有名蠹役証佐一併嚴提究擬其守荊道祭議蔣興芑併請
勑部嚴加議處者也臣謹具
題伏祈
皇上府鑒勑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題本年九月初三日奉
旨道所參黃章著革了職其貪鄙各款並本內有名
人犯該撫嚴提究擬具奏蔣興芑該督撫嚴察議奏
該部知道

據詳補參
題爲據詳題參事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據
襄陽府知府黃章詳爲詳明致病之由冒瀆本
道後果事內開七月二十五日由省回署赴本
道衙旋即傳見盤問各款示鄭重有加功過舉
府實言歸衙署司事端頭行期風傳常開誠實
告累有其事不足爲慮乃於二十九日具有詳
訂一爲詳請丁祭
大典事據稱八月初二日丁祭訪舊例憲臺先日行
香正祭之日不同行禮督憲臺另有定例與制
了合詳請示下本道批丁祭雖敢另定典制擬
從前舊例行繳一爲詳請前門封鎖以掩耳目
後門私開以通線索恐出官儀宜行堵塞事本
道批據官貪縱縱重門嚴扃暮夜苞苴何難送
人若操守廉潔雖洞開重門自無可議要塞即
塞何必詳請此繳一爲詳查既示不遵憲臺曾
有嚴禁事本道批飭將遵禁數耗并詳開職名
速行拘解以憑詳參繳一爲詳請寬役裁汰姓

名示府以便存案事本道批本道衙役自有督
撫部院行查并該府所得追問妄行詐猾殊屬
不合此繳等語到府卑府不解丁祭舊例之批
查訊教官亦云襄例有先日行香之舉但無稽
致不料八月初一日本道先至
文廟拜謁而去一應屬員俱未及伺候無不恐懼
卑府云同赴道轅認罪候久不傳正值文武講
約之期卑府等即赴伺候道駕後至卑府迎揖
於門本道怒目定視即隨入內至講畢拂門卑

府於廣衆前聚賓抱疾求轉報本道叱叱時
驚惶失措忽高聲賊叫乃瘋狂病作但此卑
府自幼屢試不第父兄督責甚嚴所以過滯意
即發非敢故意輕慢上司也此初一日始末詳
明另具揭報并據揭開一本道違禁結院司爲
姻亚容意貪婪委署布政司事勒詐爐頭賍銀
三千兩爐頭証一本道
[illegible]山駐劄鄖陽現有衙署今不遵依竟在襄陽舊治
院衙門居住違悖

勅書一治院衙門緊靠北城本道起造望江樓一座
高過禁城每登樓眺望左右居民婦女不敢往
後院行走闔郡士庶証一本道聽信本地奸民
李錫吾領燒假銀又招陝民魏二在鍾樓頭傾
化有外方行使李錫吾魏二可當本寺僧官覺
念証一本道聽請左道吳清泉在署燒丹煉汞
招聚異術同類禁約吳清泉可審一本道背禺
金示尤侗義給示在襄陽縣曹劉家山招集因
類私開銀礦山主曹士珍証一本道縱快役璩

三夜役唐恩賢私刑吊拷賢生冢自受府巻確
據本人証一本道違悖
詔欽將屢奉
恩赦三十餘年舊事翻新准理
赦前詞訟帮行夾打枷死王利被害伊兄王皆可審
一本道誣良劉君焱李二禿子楊豬子馬夫鄭
王次子等爲盜並無失主對賍極刑煅煉成獄
遞夾七八次打一百二十雙打仍各枷號三個
月被害劉君焱等証一本道縱土巡捕爲鷹犬

四出查訪日逐開單扳報便拘拏理民究責伸
一本道恃院司姻親勢力凌虐下屬勒索規禮
贓私鼎縈印簿証一本道濫准詞訟擅立德政
碑三座於頭門違禁輙自勒碑袁德祖胡占士
孀婦彭氏等証等因到臣據此臣看得襄陽府
知府黃章先據分守下荆南道蔣興芑詳報稱
瘋咆哮及貪酷各款經臣兩次據詳
題參并查該道所稱閏七月二十五日款揭詳文
遲至八月初十日拜疏之後始到顯有彌縫情
弊因而倒寫月日以支飾前詳緣由一併請參
請
旨在案今據知府黃章詳揭參議蔣興芑各欵詳內
小日係八月初五日發行若該道前揭黃章贓
欵詳文果係閏七月二十五日發行則黃章此
詳應照官員將伊列欵糾參之後乃將上司列
欵首告將所告之處不准行治罪但該道之詳
似有倒提月日而黃章之詳似屬互訐又未便
照參後訐告上司之例相應據詳補參請

旨將參議道蔣興芑革職與欵內有名犯証一併嚴
提同知府黃章等併案質審究擬者也臣謹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題本年九月初六日奉
旨道蔣興芑着革了職將詳訐各款及有名犯
証該督嚴拔究擬具奏該部知道

改折兵糧

題爲特請

皇仁飭行改折以便兵民事欽惟我

皇上軫念元元常慮一夫不得其所深仁厚澤浹被

無遺前者

題視河工

恩膏頻頒猶復惓惓以吏治民生爲念伏蒙

上諭內開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作速據實陳奏

況臣膺

簡命總理全楚灼見地方事宜歷來不便於民者敢

不爲我

皇上陳之臣查湖北南糧一項所以協濟本省城防

官兵其他府州縣每年徵收本色支放兵糧外

爲甚便獨有黃州府屬之黃梅麻城黃安三縣

與夫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二縣共米二萬七

千二百二十二石零例應解至荊州等汛以支

兵糧原無額設解費而各屬僻處萬山之中相

去荊郡地方有千餘里者有至一千六七百里

者道路崎嶇舟楫不通肩挑背負勢必不能將

以駑馱運交則必需二萬七千餘頭口其雇覓

之價及百姓往返食用等費約計需米六萬石

有餘是運一萬石之正數而需二萬石之餘費

其費何自而來上官必責之有司捐解而有司

果有如許之捐貼乎彼不得不責之百姓百姓

等米石爾等應解而百姓力有何能其欲將

將之苦累勢必哀懇縣官折價著往彼地購買

支放殊不知一折價間而百弊叢生矣其中胥

役之科勒者有之包攬之徒漁者有之或不肖

官吏因而浮取肥橐者亦有之是折價後之米

價竟然二三倍不止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

索如此之重困乎前康熙三十七年臺臣李先

復曾以楚省五縣南糧等事題

請改折部覆行該督撫確查具題而地方各官慮

以折銀給兵自購恐致米價騰貴各兵或爭貼

補易歲須隨時估價責成糧道等語以致部駁

不允謂每歲以時價具報恐不肖官員具報浮

多亦未可定馭之誠是也竊計荆鄖止當水米聚會之鄉五縣之米不過二萬七千零其價何至騰貴且查荆鄖歷年米價豐年值銀六七錢不等即遇歉收至八錢之外足矣而豐歉之中每石折銀七錢不爲不均且豐年多而歉歲少以有餘補不足酌定價值旣便於民亦何嘗有累於兵是當仍照臺臣條奏每石折銀七錢改入地丁冊內徵若恐兩糧數目久或無稽仍於全書兩糧項下註明某年改折兵糧若干

奏銷查對亦甚易也即有不肖官吏亦不得於中滋行弊實矣是一轉移間而小民省輓輸之勞免解運之費杜侵漁之累其感沐

皇恩非淺鮮也臣自涖任以來而各屬之申詳與士民之環訴不已者皆謂運解糧米大有不便於民也臣今會同撫臣仰體

皇上愛養斯民之至意因地察情據實陳

請伏候

上裁以便造冊報部併祈

睿鑒施行謹合詞具

題請

旨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題十一月初十日部覆不允十二日奉

旨這事情著照該督所請行

奏請均賦

題爲仰請

皇仁酌行變通無損

國課永除民累事竊照湖廣　省偏傾逆溯濵江濱湖百姓易於失業幸賴我

皇上軫念民生輕徭薄賦深仁厚澤民得以休息咏歌太平矣但尚有一二事猶遺民累者臣得爲

我

皇上陳之臣自涖任之始士民紛紛公陳謂有今昔

異時徵賦類仍皆因拘於成例以致未均者二事焉一賦例重而累偏者莫過於湖北江夏咸寧武昌漢陽通城漢陽漢川景陵安陸雲夢應城孝感共一十三縣皆有楚租更名田地係故明藩產其地畝本皆瘠薄不堪爲民間不毛之土撥給楚藩不過供芻牧之需曰鴉鳴田因而令民承種每年驗歲之豐歉定穀之多寡原不因穀價以起科賦至輕也迨我

朝定鼎以來此項租田始則每穀一石折銀二錢地不變肥瘠不加多不論豐歉照此折徵已覺偏重至順治九年歲荒穀貴每石折銀至四錢六分六釐共計折銀一萬五百兩零因歲荒而穀少價貴因價貴而徵銀愈重較之初徵銀數竟一倍有餘相沿爲例載在全書而民不愈覺偏累乎竊計楚省上則民田每畝不過徵銀一分四五釐或一分七八釐獨楚穀折銀每畝至一錢一二分零是以最下瘠薄之田較上則民賦重六七倍不止故偏重難完而逋欠拖累不禁

不已也前督撫諸臣屢行題

請減租部覆不允夫事歷多年賦關

國課減之誠難也臣愚以爲此項穀折田地旣應一視同仁照各縣上則民田一例起科按畝合算共折徵銀四千餘兩尚餘銀六千餘兩仍於十三縣田內各照數均攤每畝所加不過毫釐亦最輕易辦賦則均一原額無減而

國課可以早輸楚佃得免偏累之苦被世世子孫

永沐

皇恩於無旣矣一有課額而無田土莫過於坍地湖
北江夏嘉魚漢陽三縣地逼江漢洞庭荆江踞
其上流水勢衝擊節年坍塌地畝不一而足如
江夏之邊洲鯉魚廖符參下陽林高埠等屯共
坍地一百一十九頃零無徵課銀二百一十四
兩零又草埠等里坍去民賦地十頃二十四畝
零無徵條銀一十九兩八錢零漕米四石零嘉
魚縣之大洲高旗軍營三屯共坍地六十六頃
無徵課銀一百二十二兩零漢陽縣之怯澤里

共坍民屯兩賦地三百餘頃無徵條遊租銀
二百二十三兩零合三縣共計銀六百七十八
兩八錢零漕米四石零有賦無田賠累難堪前
督臣李輝祖業行上
請豁免部覆謂如果水勢衝擊節年坍塌從前督
撫臣有不行
題請豁免以坍題之處自用試會勘明者係節年
陸續坍塌在百姓以為有坍與有漲猶冀其漲
者或可以補坍故民未敢遽報而督撫亦無從

具
題也孰如因循旣久而所坍者在此所漲者在彼
彼之所漲者已聞可報部自不肯移彼補此而
此之所坍者竟猶然如故也所以告賠告累曉
嘵瀆
題豁免也臣以為豁免有弊
闔課亦應照前項將此坍塌地糧為數無多仍公
攤於三縣田地數內所累甚易果亦通變宜民
之良法也以上二條實今昔異宜所應因時均

賦者也豈據士民赴訴前來事關地方民瘼不
得不據實備陳仰候
皇上敕行另造清冊報部臣謹會同撫臣年遐齡合
詞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題 部覆更名田
地刊載全書遵行已久不便更張無容議又坍
塌地畝錢糧為數無多應如該督所題十一月

十三日奉
旨依議

會參汙吏
題為糾參貪庸貪酷等官以清吏治事竊臣東鄙
腐儒荷膺
寵命總理全楚
君恩深重無以為報惟思竭白乃心恪供厥職必期
大法小廉無負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或可仰答
高厚於萬一也不意猶有懲不畏法怙過不悛如興
國州知州張輝祖嘉禾縣知縣陳開泰其人者

不思潔已以愛民而反厲民以肥已贓蹟多端
不一而足據兩湖司道各揭報前來合之臣所
察訪的有確據者無異謹臚列款蹟為我
皇上陳之
計開
武昌府興國州知州張輝祖款蹟
一本官本年四月內聽信倉承余德呂招稱餉
米不足著里書將倚生紅帖挨甫百姓每石
秋糧派銀二錢五分名曰米輸合州共派銀

七千兩零據粮里嚴自明年次龄等口訴自
閏月十三日起至今閏七月止共徵收過銀
四千餘兩入己糺承收簿可審
一本官一切錢粮俱假手與保戶梁佑人李尉
千等包攬稱收正銀每兩加耗一錢七分出
解一錢一分令州額銀三萬五千兩耗打共
計九千餘兩官盜包戶朋分粮里樊況若等
証
一本官庸劣尸位胍弊難奉禁革而盜役仍陽

奉陰違每年徵收銀粮縱承令總吕華加倍
王定與總催王林黃勝保歆梁佑人李尉千
每人於每里勒索銀四五兩不等米四五石
不等衆蠹索取銀米共計有一千餘數況不
究察粮里年次龄等証
一本官縱容民壯石文一名石毅秘一名石道
載一名石義仁使搶有官判豈因而串役猾
然盤踞州衙肆行無忌為伊兄犯事搶詐奪
犯謀騙羅有爵妻子又伊合族以尸嚇狠奸

出首竟使漏網反屢與刁詞或告狀或條陳
拖害多人健訟不一俱有案卷可查竟不按
律究擬姑容肆横可謂官之木偶者矣被害
殷承明陳仲漢等証
衡州府嘉禾縣知縣陳聞泰欵蹟
一本官恣意貪婪勒令粮里十九家照現年六
百三十丁石派銀六百三十兩名曰見面禮
徵收入己皂頭蕭榮彭玉廖鳳等承催積保
李什引送外又勒銀三十兩名曰傳送糧根

里李倘文謝志周証
一本官遇新年粮里呈銀二十四兩曰新年呈
儀又聽信班頭李希賢雷玉璣侈一卿李占
白等派四季呈儀每季各里派銀三百五十
兩共徵過銀七百兩入己皂壯頭彭選蕭榮
李光承催粮里廖思寬李春紅等証
一本官往衡州府領派各里盤費銀一百二十
兩大小什物銀一百八十兩入己外家人陳
奇生刁丁相王彦新等往府六次每次勒派

銀十九兩共銀一百一十四兩書役李可任
蕭明謨雷先春李維春隨官往府勒索盤費
銀三十八兩二次共派過銀七十六兩衆役
可審
一本官調取入簾派擬實銀一百八十兩勒限
徵比李倘文等告限觸怒將十九家盡行監
禁大赦連比受害里民李德先彭千伍等証
此二官者穢聲著聞有玷官箴誠難一日容居
民上所當特疏糾參請

旨將知州張輝刪知縣陳開泰革職與有名蠹役犯
証一併嚴提究擬者也臣謹會同撫臣合詞具
題
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題

趙楊閣揭
為欽奉
上諭事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奉
內閣行文內開九卿議得原任茶陵州知州趙
國瑄指稱督撫生日私派銀兩以致陳丹書等
激變情罪重大為此將趙國瑄擬斬立決原任
巡撫楊鳳起明知私派以致激變譚延玉等聞
了州衙不行察參乃掩飾以浮躁題參明係通
同私派苦累百姓以致激變為此將楊鳳起擬

絞立決原任總督不據實題參將李輝祖擬革
職等因具
題康熙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折出啓奏奉
旨這案九卿將趙國瑄楊鳳起定擬正法夾訊趙國
瑄奏夾轉問楊鳳起將科派之處俱堅不承認亂
行具供郭琇現任湖廣總督必知二人居官優劣
及此案初起緣由爾等行文郭琇問明具奏欽此
應行文該督文到將二人居官優劣及此案初
起緣由作速開明印揭送本衙門可也為此合

行前去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到職奉此案查康
熙三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據茶陵州知州趙
國瑄申詳刁棍周來儀等侵蝕錢糧無補乘僞
銀糟鄉投櫃未折於十月初八日倡黨搶劫打
傷戶書譚士賢搶去績二十五都僞銀四十九
兩拆壞監鎖打傷禁卒譚君文等情隨於十月
二十七日據南布按二司會詳議委長沙知府
張維田前往確查復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准偏
撫楊鳳起咨士民譁譟定係該州撫字乖方今

詳委衡同知茹儀鳳赴茶究審該府即便摘取
印信將趙國瑄及爲首士民一併帶赴長沙以
憑親訊
題參等因後又於十二月十九日據南按察司詳
稱該府查覆內稱據州判賈含英署吏目尉文
言俱同稱周來儀等擁集州堂稱說徵派不明
當同儒學勸釋衆皆集聚旌忠庵並無劫搶庫
獄今俱已安撫解散等情隨經原任總督李輝
祖偏撫楊鳳起將趙國瑄於

大計內填列浮躁
題參於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據南布按二
司會詳審將周來儀等於群虎搏噬等事案內
從重歸結此案審鞫此係三十六年內趙國瑄
撫字乖方士民譁譟之始末也又查陳丹書係
茶陵州人與吳旦先訂約已久聞旦先要從西
山率領人馬下衡遂糾集黨類爲之接應群聚
圍城此又在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事趙國
瑄已離任八月矣非伊任內事也獨是趙國瑄

不能爲撫字於催科當僞根重北之時若官不
多勒羨餘經承不科索隨飾何自始何以擁集
州堂抗稱徵派不明也是官役不法罪因難逭
原任偏撫楊鳳起覺無聞見不將官役不法早
行參處直待百姓喧譁之後始於
大計內以浮躁參之是亦日失察之咎亦應難辭此
二官者劣則有之僞則未也至孤派一節職亦
不敢諱爲烏有乃湖省歷來之通弊也若以歷
來之通弊微民叛逆而坐罪於趙國瑄楊鳳起

二人予之斬殺亦非公論蓋陳丹書等之叛逆
蓄志已久而譚姒等衆其當應之意亦希冀倖
脫群虎持螢之案獨趙國瑄楊鳳起適值其時
耳
皇上聖明寬大其罪之輕重大小自洞鑒無遺也其
所謂指稱撫生日盛謂有姓者賤非任之始
即閣禁皆之雜派稱牌名目不一而止已屢飭
永禁矣倘未聞有舒撫生日謂之濫名也或者
此名即寓於衆目之中亦未可知第見有未無
聞有未確亦不敢率然妄陳相應揭送爲此合
揭送
內閣伏祈查照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揭十一月二十六
日內閣將揭啟
奏奉
旨著內閣行文閩前往審事官公與不公有無亂行
之處

董工閣揭
爲知會事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准兵
部火牌遞到兵部咨送
內閣公文一角內閣爲知會事湖廣巡撫金璽
一本爲衡永郴道董廷恩長沙府知府王奕曾
於叛案內奉
旨失職令士民等籲請題留原任諸具奏
聞一本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具奏奉
旨該部行文郭琇將此二人居官優劣之處開明具
奏文到將二人居官優劣之處開列明白速行
內閣等因到職奉此查得分守衡永郴道董廷
恩原任衡州府後調補長沙府知府王奕曾於
去歲八月十一日逆賊陳丹書等謀叛使犯衡
城將副將陳盛告病卧床營兵分防各汛存城
兵丁僅有一百六七十名賊衆兵單事在危急
該道府會同在城文武督率家資召募餘丁三
百名又各率領親丁衙役分門堅守賞犒士卒
及察閩城內奸細竊發拒捕當場擒斬數人拋

處賊外賊諭賊如內應敗露遂於是夜潛遁即
遣發把總王德副將之子陳光國統兵飛行追
剿趕至常寧賊方進城官兵擁入斬殺賊衆擒
獲賊首是保守城池擒賊安民實叢王二員之
克盡厥職也因於叛案內革職准到部文隨行
之後即有衡永郴三府州屬士民吳檉等及長
沙府屬士民余鼎臣等赴職衙門呈稱叢廷恩
王奕曾皆居官清廉惠澤及民深感不日安衣
更蒙臨難保全民情愛戴銜請

題留等情職因到任未久該道府果實心實政亦
在確察得實據情入
告間隨准偏沅余撫院送到俗稱其
題今奉
旨行文查此二人居官優劣之處遵查叢廷恩從前
在任果能正己率屬愛養百姓賊寇臨城又能
盡力保固調度有方王奕曾前任衡守於康熙
三十六年內
大計卓異於三十七年十月內奉
旨陞調補州府復因湖南田賊等弔案內調補長沙
府知府甫任僅八月餘而賢能著聞是以士民
愛戴不肯跋涉千里赴省環籲叩籲此二人者
若非惠澤及民之深必不能使輿情愛戴之切
是可稱居官之優者也倘蒙
皇上格外垂恩准留原任以慰民望而該道府益勵
後效於無已矣相應揭送
內閣伏祈查照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揭

審官聞揭

爲知會事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准兵部火牌遞咨內閣公文一角內閣爲知會事康熙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將該督欽奉
上諭事揭帖啟奏奉
旨造揭帖郭琇只將趙國埮傅感起之處開出并未言及前往審事官員着仍行文郭琇將前往審事官員公與不公有無亂行之處開明具奏欽此應行文該督文到即欽遵
上諭作速開明揭送本衙門可也爲此合行前去等因到職奉此查得郎中剛五達等奉
旨審事乃職未到任以前事也合奉
旨將前往審事官員公與不公有無亂行之處開明具
奏職查剛五達參審致犯具
題題內處分各官亦稍有議爲失叛犯聚謀發覺地方而文武官若罔聞其處分也固宜其所

經過地方而文武官不能防禦擒拏其處分也固宜至陷城池其官即無兵馬之責但不能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其處分也亦宜獨趙國埮以官不戰不應入叛案之例與衡州府道革延恩等竭力守城擒賊而審事本內不入守城之供以致一例處分此公論之所以不服也然是二案前已具揭聲明説其餘之公與不公無泥可稽亦不敢草率妄陳至於亂行之處是誠有之職聞剛五達到長沙府有勒索銀錢過多之語然此亦昏夜之金暧昧之事與受者皆有定例不惟受者不肯言即與者亦不敢言過而無據又何由而知其詳職亦不得過爲臆説也及自長沙來武昌將先於本年四月二十五六等日差家人到省不入公館自仙文昌門外民房六所不容居住接媚妓歡宿以致百姓鳴鑼喧譁遂於五月初二日移住漢口鎮騾馬店內每日每人接妓女一名歌唱作樂且需裁縫工匠數十人食用供應日費多金夫審事官員既奉

欽差兩地方各官自應供給蓋所以尊
朝廷而隆體統也然行徑乖張猶恐在久驛擾多事
只得稟請起程日期以便伺候應之日叙供修
本還得幾日竊思湖南審事將近半載伺有何
供之未叙何本之未修竟於漢口逗留四十餘
日延至六月十七日方始起行馬騾百餘螺擔
前途弟思來時人不過數十餘日馬不過數十
餘匹去時男女多人騾馬成群試問此騾馬所
裝載者何自而來彼時萬耳萬目共見共聞豈

不有玷官箴是其亂行可知矣
皇上聖明無微不照久已洞悉其非故有
旨下問職就聞見之有據者畧爲指陳又何敢代爲
之諱也相應揭送
內閣伏祈查照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揭

再請 陛見
奏爲安民必需
聖訓面
奏始盡微情敬竭愚誠再請
陛見事恭惟我
皇上治化光天世臻熙皥乃猶治愈求治安愈求安
凡用人行政時厪
宵旰之懷吏治民生尤切
宸衷之慮因念湖廣地方緊要

簡臣補授總督臣陛辭期雖屬愚蒙亦具有心胸寧
不感激奮發矢志靡遺圖報
君恩於萬一就邇者蠢爾紅苗無知梗化奉有作逆
勦撫之
旨仰賴
皇上恩威漸次輸誠嚮化不日就撫當此兩湖晏安
而臣之所以澄清地方仰酬
聖恩者端在此時且欽奉
上諭詔察以臣爲能更改弊習不徇情而臣愚不徇

情面益自砥礪更改弊習有可徑行者行不便
徑行者臣受事以來夙夜兢惕有不能已於論
見之心有不能已於面
奏之事臣闢澄其源者流濟目前之弊習易更而
將來之弊習復生不思所以久安長治之道是
臣負
皇上之委任臣罪不滋大乎然地方利弊悉心體訪
惟恐知之不真見之不確既真且確事宜之應
與應革者有可陳之章

奏郎片牘而已該有不便陳之章
奏雖百言而難盡在外臣工原不必來
京
陛見但臣所轄之地不同而請
見之心更不同
皇上鑒臣至愚之心實爲
國爲民之心
諒臣而奏之事亦爲
國爲民之事皆仰體我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也止惟仰體
聖懷是以不避其計之愚而請之切矣臣年逾六旬
衰病交侵痰症時發犄身填溝壑不時懸
主之微情不得上達
天聽而地方之利弊又何能直陳
上聞乎仰懇
俯鑒臣衷
允臣所請俾得面
奏微情親聆

聖訓則嚴厲弊習可得盡更而安民報
主之愚誠亦得以稍遂矣臣依戀情殷字多逾格貼
黃難盡伏祈
睿鑒全覽施行謹
奏請
初旨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奏奉
旨郭琇著來京陛見該部知道

移鎮彈壓
題爲防苗撫民必移鎮彈壓仰祈
睿裁以靖邊疆以圖久安事竊惟我
皇上神武天縱超越百王威德所加四海賓服詎黔
陬紅苗小醜敢梗化者蓋因世際昇平未思
預防堵禦之計耳試以狡苗所恃之險要邊地
宜防之情形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湖南辰州西南一帶苗地乃楚黔蜀萬山
之交懸崖深澗路皆鳥道羊腸林木稠密叢多

瘴霧蠻烟其苗類不一各倚菁岡爲寨數百處
而內巢生苗地更險峻性更悍頑自古不通聲
教接壤漢土邊民頻遭擄竊惟藉鎮筸一協兵
威彈壓但此地上接貴州銅仁協塘汛下抵瀘
溪辰州塘汛地廣五百餘里險隘四十餘處苗
路如梳所以明時沿邊築土墻三百八十里以
限之分布官軍七千八百員名以防之而邊民
猶受其患及至明末堵守無人邊墻俱已傾圮
自我
朝定鼎以來該協設官兵一千六百名以資彈壓於
康熙二十三年爲裁兵之成議已久等事案內
裁去五百名僅存一千一百名副將駐劄五寨
司城居中調度須兵守備駐防乾州控馭須兵
分防麻陽縣鎮溪所以及大小塘汛八十餘處
在在須兵歷任副將雖有汛廣兵單之請而前
任督撫提鎮諸臣因制兵裁定且海宇昇平曷
敢
題請增添又各鎮營兵皆按地險易酌留亦難移

撥止議令永順保靖二土司分寨撫管而土司
相拒頗遠未免鞭長莫及且土司兵非經制性
異情殊止可供偶需之役詎若使承遠撫管更
有未便是俱不可恃也故康熙二十四年即有
補貢等寨狡苗跳梁恣行出沒截陷官兵進擣
半載而始就撫數年來苗類生齒日繁貪性愈
狡陷人勒贖視爲不可破之積習又非可與二
十四年同日而語也自上年十二月內出擾土
人來圍塘汛傷死兵丁截去把總以致[illegible]實

宸聽勦發師旅見今調集漢土官兵數千員名赴
苗作速勦撫已陞緝將撫過一百餘寨俱已甘服向
化矣尚有十餘寨乃敢拒敵抗命盤踞於最險
之天星紫誅報此寨在萬山之中懸崖壁立自
下至頂高數百丈止有一路可上中有懸岩五
處乃諸苗平素負嵎所恃之險要屢遣順苗招
論抗不就撫現在嚴催領兵參將朱緩等設策
撫勦容功具報另疏會
題外因思逆苗種類繁多心性獷黠弱則稱首請

命強則率衆跳梁我若與師問罪彼則竄匿深
箐我若奏凱而歸彼則仍思跋扈所以自古不
能窮其根株者蓋彼恃岩穴箐嶺而處不須裹
糧而行我則師行糧從支費浩繁縱能威加懸
服殄絕遊氛而百姓之勞擾告累業已不可勝
言須得籌究所顧動亦無弊者此也此所以不
得不亟籌防堵也防堵若嚴來則禦之去不窮
追是以逸待勞之機自我而操較之臨時調兵
跋涉崎嶇挽運艱難者不幾有如許勞擾乎近

奉有鎮筸副將員缺著選擇題補之
旨是筸汛情形久在
聖上洞鑒中矣臣謹會同偏撫臣金鋐提督臣林本
植再四籌酌不在目前聊且攝服之計而欲爲
善後久安之策莫若移鎮防堵之爲愈也查沅
州鎮標額兵一千九百五十名內存城一千三
百名夫沅州係往來大道無甚險僻與鎮筸之
孤懸苗地迥然有別當此承平日久似可不必
重兵彈壓將該鎮總兵張大受撤帶本標將弁

兵一千名就近移駐鎮筸衙門合筸協原兵一
下一百共有二千一百名數矣即將鎮筸副將
亦撤標員移駐沅州統領遺存兵九百五十
名酌分防汛并以辰州沅州將弁永保二土司
統轄該鎮管轄庶軍威壯而聲勢廣頑苗聞風
畏憚當不敢肆行狂悖矣縱貪念復萌間有擄
竊之故習該鎮或徑率標員堵截或飛調所轄
漢土官兵并援應甚爲便捷況總兵任大責
重不日約束必嚴自無縱下起釁之弊設遇警

息而調集所轄弁兵亦無彼此偏執歧視之情
是一轉移間而邊地生民或可以安居樂業則
咸沐
皇恩當非淺鮮矣再查署鎮篁協沅州副將張國勲
已經革職臣委衡州副將金國正署理其人才
技優長兼能整飭營伍熟識苗情乃前任督臣
卓異保題引
見蒙
皇上鑒賞超擢衡協副將者也今以之調補篁協移

駐沅州亦可為人地相宜衡缺相當至衡協員
缺伏候
勅部另選但事關地方重務非臣等所敢專擅也謹
合詞具
題統候
聖裁臣等為地方情形起見詳切並陳字多逾格貼
黃難盡伏懇
睿鑒全覽施行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題本
旨該部議奏　部議允行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

疏稿卷二終

辨白冤誣

奏爲微臣祖父之冤不辨則不忠不白則不孝仰
祈
睿鑒以完臣節以正
國體事恭惟我
皇上至仁大孝凡繼述之隆尊養之厚俱不度越千
古臣一介豎儒蒲伴叨錫類之典榮膺三代之
封存殁啣
恩感刻無地矣兼之
皇恩深重屢邀不次之擢臣思無以爲報惟期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或可稍酬
聖恩於萬一耳因而讒構交興四處吹求即莫須有
事便思羅織適有江南查參兵根一案發臣質
對其間詐閃嫌枉誣蝦嚇嚕情難述
君門萬里投訴無從告幸
聖主當陽下無□□
特旨寬免臣罪是臣餘生之年皆
皇上矜全之所賜也臣復何辨今且不以臣爲儕劣

補授湖廣總督臣疏奉
上命以臣前任與杜臻居官甚優最清不覺汗
流浹地數十年之冤一朝而皆昭覆盆者今忽
騰出雲霄矣臣雖肝腦塗地復何能報獨是康
熙二十九年山東起押僧俗因發臣押送江南
送情風生波誣捏多端臣不敢一一瀆陳仰煩
天聽惟將臣係郭爾標之子過繼臣父郭爾陞係故
明御史黃宗昌家僕改名詞
封使其事稍涉風影不冒恥辱
上章抑且欺罔
聖明臣雖萬死何足以蔽其辜然臣本生父郭景昌
係即墨縣學庠生郭爾標乃隻身光棍橫賭衙
坊爲宗族之所不齒並無妻室何有子嗣因而
投充宗昌家僕是闔邑之所共知者當爾標甲
申作亂之時臣方七齡本生祖郭文耀被爾標
慘害臣父攜臣避難於文登縣宋村集後爾標
被柯永蓁拏獲正法臣父與臣順治三年始得
回籍時臣已九歲臣伯父郭爾陞以臣之子過繼臣

承嗣本生父於是年九月內病故過繼父於康
熙十五年正月內病故有丁艱呈詞可查是事
跡之彰明較著者也況臣生父與爾標同係遠
族間臣過繼父與彼亦係遠堂各有宗譜支派
又何能掩人耳目夫爾標乃殺祖不共之仇人
而誣臣爲之子其痴心尚忍言哉請求忠臣
於孝子之門倘臣隱忍不言而使祖父含冤於
地下則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是臣不得爲孝子
又焉得爲忠臣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又安取此不忠不孝之人而用之
哉臣故不得不辨不敢不自也前臣蒙
恩休致何籍大學士伊桑阿奉
旨着無人處問臣是
皇上聖明必洞鑒其造謀陷害猶不忍臣顯受其辱
有傷
國體臣感激流涕已替據實
奏明矣如臣果係爾標之子宗昌之僕現有宗昌
嫡孫黃貞許一一問自明不知佛倫何所聞而無
據無稽誣臣欺
乃甘認祖父溢膺
封典朗擬行革職追奪
詔命部覆不俟行查遂依樣葫蘆先立時追繳矣臣
今日之辨白非敢爲挾私報復之計但此乃臣
生平大節所係
國家禮統所關抱冤上載臣死不甘心伏祈
皇上勅問佛倫當日誣臣事件或係訪聞或係告發
必有其人提來臣與質對事若有據則臣今日

之辨白俱屬支飾是欺
君之罪在臣而不在佛倫矣事若無稽而止徒挾私
虛誣爲臣辱臣不顧
國體之謂何是欺
君之罪不在臣而在佛倫矣卽或不在佛倫亦在同
與造謀之人當必不屬之臣矣仰懇
乾斷勅察明白討發
封誥以完臣節以正
國體俾存殁不致含冤臣當捐軀須生世世犬馬

聖綸無已也臣情激辨究悲憤血陳字多逾格
貼黃難盡未敢另繕伏祈
皇上睿鑒飭部全覽施行謹
奏請
勅旨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
吏部議覆據大學士佛倫我訪聞郭[redacted]之父名

字與郭爾標名字相類今郭[redacted]既稱伊父名字
並不是郭爾標想必不是我如何得知我據訪
聞具題我並無別供等語佛倫前疏係訪聞題
參並無實據應將前所追奪
誥命給還應否揭送內閣照所追
誥命繕寫給發其不行查明具題之原任山東巡撫
今任大學士佛倫及不詳查即照所參議覆追
奪
誥命臣部之原任侍郎沙海李振裕朱都納和可竹鏸
俄保莽赫納白良璧李鍇會理應查議但事在
赦前相應免議其原任尚書鄂爾多張上甄侍郎敖
士麟已經病故無庸議奉
旨依議

條陳三事

奏爲事關地方謹陳三條仰祈

睿鑒事恭惟我

皇上宵旰不遑軫念民瘼殷殷南顧授臣湖廣總督

凡地方事務有係民生者敢不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一楚地素稱澤國則百姓以堤爲命每於年終

水患歲警等事案内將有無冲潰修築穩固字

樣造冊達部又奉有堤塍冲决印河各官俱照

黄河之例處分全賴該管各官實力修築高厚

以資捍禦如本年沔陽州之被水瀰漫及黄梅

廣濟二縣之受鄰省湖水瀰漫雖屬水勢氾濫

所致然亦地方各官修築不堅厚之故也若不

嚴定處分之例無以警惕應於每年秋成九月

與修次年二月告竣如有冲潰被水漫溢者即

將經修縣丞州同以及印官俱係有考成督催

之同知知府分別降罰留任修好限後仍令該

管道員不時查察至於修堤原係照糧役夫衿

監俱應一體出夫不得濫行優免庶糧少之小

民獲免獨受其勞而糧多之衿棍土豪不得坐

享其福如有抗違包折等弊或查訪確實或被

人首告按照光棍例治罪庶管堤各官知

新例可畏衿棍土豪知法紀難犯而

國賦民生兩有攸賴矣

一查湖北預備漕船一百隻先因吳逆變亂之

後軍旗額船未足且又歲歲回遲歷年動支輕

賫銀三分令各旗丁扣費七分雇覓民船應用

至康熙二十一年前糧儲道章欽文議照雇覓

例於各旗丁行月耗米内每石扣銀一錢并於

州縣應徵漕米内每石派銀一錢二分合共扣

造預備漕船一百隻前撫臣題准成造及此船

造完而額船之數旗軍亦已造足每歲又依限

回空受兌無悞歷今一十六載此船竟置勿用

停泊河干皆致朽爛無存前糧儲道葉紹孔詳

請咨部銷案部駁不允責令修造但查出運額

船原有三修銀兩給軍修理十年復動項大造今此船隻本非動支正項係屬派捐成造者既不出運又無二修大修之項已經一十八年之久雨淋水浸日日灣泊江干以致朽爛無存今輓運船隻年年依限到次前無愆期即使此船尚有原屬無用倘若以無用之船重責修理則此船原公派四萬餘金斷非一二該管官弁可以指辦勢必仍照前議抑費派捐而軍民何堪此累況船沒板爛實屬無船可修無法可設即

使再行派造亦無需用之處不過仍前停泊終歸朽爛而已仰請

皇上敕部銷案則軍民鄭結無既矣如或糧船回次偶遲責令軍丁雇覓民船北運或亦不致有誤也

一苗民雜處之區如茶陵州等處調補熟識苗情官員查內有難治易治之分亦有才大才小之別不必盡能人地相宜且湖南一十縣通計止六十餘缺而苗民雜處者已及其什似此苗缺甚多未必有如許可調之人倘此後選擇無勝任之員或雖能勝任而品級不當似應不拘資格借品調補仍照原銜陞轉是一通融調補庶乎地方得人至官員調補苗地其撫字之間自必倍費心力冀望獎勵伏懇

皇上敕部議覆倘照邊俸陞遷俾人忘其苦累而益加鼓勉亦愈可收得人之效也不則人皆甘於平常而不願爲旅能矣再苗民雜處之汎防將弁有彈壓控制之責亦必得廉幹熟悉風土之

員始能恩威並用安輯苗民似應照文員一例揀選調補庶文武均得其人而地方可收實效矣

以上三條皆切時宜伏祈

聖明睿裁俞允以安民生以靖地方臣因條陳起見字多逾格貼黄難盡未敢另繕併祈

皇上俯賜全覽施行謹

奏請

勅旨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二月初二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部覆二欵俱應如該督所題 本
旨　月初二日題本月初五日奉
旨依議

再請均賦

奏為更名之穀折太重畧為變通賦不缺額民不受累事竊湖廣江夏等十三縣楚租更名田地乃明季下寮之藩産蓋因田瘠毎歳納租穀於楚藩猶之佃戸納租米於田主也年豊照收歳歉告減原非計畝定則之田可比我
朝定鼎以後順治九年適遇荒歳穀價騰貴毎石遂至折價銀四錢六分零較之民粮科則加重至六七倍在彼時不過因價昂而論豈可不問豐歉執為定例使佃種窮民竭終歳之胼胝莫供一歳之輸將稍有拖欠又迫於追比而士民紛紛告苦告累奉據布政司並各縣請照民田一例改折徴粮情由詳報等因臣隨查此項藩産若照民田輸賦固致正額有虧應照各縣上則田地起科合算共銀四千餘兩尚餘銀六千餘兩仍於十三縣田內照數均攤毎畝所加不過毫釐最輕易辦實無減
國課臣於康熙三十八年九月內為仰請

皇仁等事會疏具

題部覆前項更名田地原係明季藩產給民播種輸租非民間自置田地可比故與民田應徵科則較多且輸租田地各省俱有此項刊載全書遵行已久不便更張應將所題之處毋容議等因竊思此項田地雖係明季撥爲藩產給民揷種實乃版圖之疆土佃民納穀無異按則納糧自應與民賦一例輸將況任土作貢已久即非自置田地而同爲力事畎畝之民輸納獨有偏

重恐愚夫愚婦始而觖望搞息今則見其困無底止等難免其流亡且經撫臣于年題部咨詢鄰省一准偏沅咨覆湖南所屬藩產與民田一例起科從無租穀折價事例一准河南咨覆豫省更名田地總係比照民賦一例徵收於藩穀之民賦並無輕重懸殊一准山東咨覆東省租穀田畝並無折價之例見今俱係按畝徵銀一准江西咨覆江省藩產應納錢糧俱係按畝輸將並無更名藩產租穀折價一准山西咨覆太原所屬藩產更名田畝悉照全書科則徵收並無折價之例一准陝西咨覆陝西明季藩產更名田畝向來俱照原額徵收並無租穀折價事例去康熙三十六年奉

旨均平民無偏輕偏重之嫌是各省藩產更名田地俱照全書按畝分別輸賦並無折價重累獨湖北同一藩產之更名田地何得輕重懸殊歟

皇上愛育民生屢下蠲租減賦之

詔惟恐一夫不獲當此時際雍熙民欣樂利而又欽

頒

上諭爲民興利除害誠千載一時之遇而楚民獨重

困不得不仰籲

皇恩勅部將此項折價田畝照民地上則徵收其餘

仍於十三縣田內照數均攤其或通轉移

而

國課無虧小民數十年之積困一旦從此無復呼

籲之累亦戴

皇恩於無旣矣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請

勅旨

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二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確議具奏　部覆謂此項田地各省輕重不一俱照全書所載數目徵收況將此地租照地租民田上則輸銀四千兩其餘六千兩於十三縣民田內均攤其十三縣自置田糧外又行加

增反致偏苦受累應將該督所請毋容議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初三日題本月二十七日折本

奉

旨這更名地租照上則民田起科餘銀均攤於十三州縣徵收則十三州縣之民不堪此而令其納銀恐致民怨延所奏未愜於中著筆帖式前往問郭琇將伊所見明白寫摺子帶回具奏

三請均賦

奏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准戶部咨奉

旨更名田租着筆帖式問臣明白寫摺子帶回具奏

仰見我

皇上愛育群黎無微不照詳且至矣夫臣之

奏請田租餘銀所應均攤者蓋因百姓之佃種此田歷年銀兩徵收不完偏苦已甚或有逃亡或有荒蕪錢糧無着官云官賠而官何嘗出己之

所有以代民之所無猶然取之於民究竟是民賠而官受代賠之虛名此荒蕪逃亡之貽累也又有累極不能耕種者先貸銀與人耗付耕種輸課國賦已累而種者不三四年間覺此田無利而受累又欲退還本主而本主不受乃至紛紛具控從前原係此人之田此稱原係彼人之田轉輾牟經告揭不已是又典田構訟之貽累也臣莅任之始據布政司各州縣詳不一俱謂此田有偏苦之累以致錢糧拖欠而各縣

士民呈請
題達豁免臣查𥚃案前任督臣已經
題請部覆諮豁免即奉嚴有嚴懲毋容議臣思十
一縣之有更名田地者實爲彼閭邑之苦累豁
免有益
國賦餘銀均攤每畝不過釐毫衆擎易舉亦各縣
人民之所樂輸者也況此項銀兩一有拖欠官
必責成里長里長豈肯代賠必斂之於百姓一
經里長科歛則勿歛又不止釐毫矣故均攤亦
可以省彼閭邑之苦累也臣謹具摺同
奏伏祈
睿鑒施行
本年三月初七日奉
旨該事情著照該督所請行

請禁八弊
奏爲楚地之陋弊實甚謹列八條仰請
勅旨勒石永禁以澄吏治以安民生事恭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勤勞無日不以吏治民生爲念
而三楚地方風俗猶未淳美民物尚未安阜者
皆由有司因循陋弊不能振刷頹靡也蓋督撫
藩臬暨司守令雖職有尊卑皆爲臣子務期洗
心滌慮共勉良圖毋貪婪以溢惡毋縱盜而殃
民毋黷貨以剝民財毋濫刑以殘民命自是風
行草偃大法小廉以仰答
皇上愛養元元之至意臣謹會同撫臣藩臬司道條
議弊習之實甚者謹列八款嚴行禁革第思臣
在任之日尚能禁之於一時臣離任之後或不
能禁之於他日故不憚瑣瀆敢請
勅旨勒石永垂鑒戒也
計開
一款陋規之弊宜除也從來徵收錢糧皆當
遵照定例不得額外多徵問爲私肥或有指稱

貲費等項公然科派如闔邑通里共攤同出
者名門秩擡如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目
硬駝此皆由地方豪紳劣衿及奸民惡棍所
工包攬借此聚結有司藉此異議以爲分肥
撥潤之計入而州縣衙門官吏遂爲把持挾
制即或官有稍知自愛者而亦不能更張改
收竟視爲例所當然牢不可破以致豪劣奸
棍橐肥囊盈而窮簷民備目貧月乏是從前
習弊貽累甚深故官勒石永禁

一陋規攤派之多宜除也如大差大役固有因
公而派者乃遂有假公濟私以一派十者又
有每年每節派大小禮儀者而郡守之交際
亦有派之各屬者有府廳縣衙所一出門派
中伙派路費以及跟役之食用者有上官差
役往來派送規禮下程道客交際派送贐儀
酒席下程解餉銀又別立名色曰解費門紅
費若現年應役則有磕頭花紅酒席之陋例
甚而至於府道亦有開徵參銷之陋例是一

邑之中私派橫徵竟有倍於正供者至南漕
一項又有監兌下縣之規禮差人坐催之規
禮道府委役之規禮且委役之科勒竟有倍
於官長者壑嗟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索
乎嗣後上下衙門各須潔己自愛革除陋習
不得仍蹈前轍故官勒石永禁

一徵糧之滚單宜行也如一邑每里之中或五
戶或十戶立一滚單於某戶名下註明田糧
若干該銀若干春應完若干秋應完若干或
分作十限一限該完銀若干發給甲內首名
挨次滚催令民遵照部法自封投櫃不許包
戶銀匠攬役執戥稱收一限若完二限又挨
次滚去如有一戶沉單不完不繳查明即嚴
拏究處是既省差役之滋擾又省守拼之科
歛且省民一分之濫費即省民一分之正供
既省民一分之正供即省各官一分之考成
豈不大有益於官民乎故官勒石永行

一訟棍之包攬詞訟宜禁也楚俗刁悍每以越

訴為常無論戶婚田土小忿角口有不由州縣而遠赴上控者有已經結案多年而忽思翻案妄控者有州縣府道業已斷明而又誆餞問官牽告衙役羅織多人以為准狀之套頭者此皆由各屬不逞之徒往來省會結交在省訟棍狠狽為奸遇事風生代人架捏虛詞包告包准打帮唆証而愚民無知信若神明甘心健訟往往傾家敗產而不悔若庭鞫得實原告受反坐之條被告受拖累之苦而訟棍猶安然無事飽食無禍也嗣後此等訟棍務嚴行重究按光棍例定擬以警刁風故宜勒石永禁

一酷刑濫刑之宜禁也查榧床一項久經禁革近楚中各監口有一刑具名曰大鏈不論輕重罪囚凡無賄者夜俱置之於此中與榧床名異而實同雖謂謹防越獄起見然手脚鐐鎖項之三件犯罪重者原許並用而人身何為也凡監口有此者官當立刻親查[illegible]毀

禁卒拆毀又如夾棍一項原為極刑例長有一尺以外者總為三木之下已無求而不得何須再以尺餘之夾棍為用不幾極刑之中又極刑乎至於木枷竹板輕重大小俱有定式又定例開載如有違制刑杖嚴行焚毀仍着關劄酷員等語則一百一十斤之重枷尾樣之大板尺餘之夾棍皆當遵
旨焚毀嗣後官吏須身體力行不得陽奉陰違致干
功令故宜勒石永禁

一懲盜之宜嚴飭也查楚中依山帶湖固多匪類為民牧者自當嚴飭捕役緝拏真盜真贓不可草率了案以致無辜含冤乃地方各官一聞失事惟慮盜難弋獲遂任捕役橫行拏獲真盜者固有而誣良栽贓肆害者亦復不少如有形迹稍涉疑似及捕役素所嫌怨者公然鎖拏私行吊拷種種非刑不認不休及其屈認方始到官而官惟顧一己之考成不問是盜之果否捕役之言深信不疑受冤之

人百喙莫辨是不惟捕役之誣良奇幻叵測
而官之容隱扶同亦在天理人心之外嗣後
遇有此等案件而官役應按律加等議處以
示警惕故宜勒石垂戒

一抄搶之風宜禁也楚之俗係強淩弱衆欺寡
或因鬭毆傷命未經告官兇親統衆先抄兇
手之家或小忿不忍因而投繯溺水亦牽扛
屍抄其與口角之家甚或女嫁與人偶以別
故自盡其母家亦率衆抄其婿家又江河兩
岸有田之家修築堤塍逐年輪充堤長經管
宜於農隙之時預爲堅築乃平日互相推諉
一遇橫流泛溢水過於堤是非人力所能捍
禦而兇橫之族竟不思平日不肯宣力修築
乃反以爲利率衆抄搶堤首堤長之家并及
其里鄰且誣爲偷開洞門不行救護其被搶之
家雞豬劫宰衣物糧食房屋樹木掃蕩
一空究而首控於官致稱數人摘提此輩率
衆抄搶通判縣各官姑息冬烘竟不按律究

擬斷且紛同此輩益無忌憚故楚鄉有官法
遠鄉法空之言今後若再有犯者地方官照
首族究律擬通詳以懲刁惡是宜勒石永禁

一強族阻葬之風宜禁也楚地惡俗每遇喪葬
乃有借事生端者或賣地之人需索酒食稱
賣踴不賣陰必不許葬或此地曾經管業轉
賣已經數主自稱業主需索酒食必不許葬
或有因地相連欲圖買成片者或附近有墳
塋者則稱礙其墳塋莫不糾領多人或以糞
穢洗潑其棺或扛擡人強臥其穴需索者不
滿其慾不止圖片者不得其地不止大抵皆
強族兇徒恃族衆魚肉鄉愚嗣後如有強
族欺凌鄰里強於人家來葬自己安葬者許
其具控地方官親臨驗視不得委員滋擾一
經驗便可剖斷是非若係兇阻葬需索酒食
圖謀地主者立刻嚴法究處不得少縱庶兇
悍之風可息故宜勒石永戒

以上八款兩湖員役因循已久民生未蘇每貽

皇上南顧之憂伏祈
敕下□行文飭令承襲□弊或有不肖官吏貪念復萌亦
恪遵有自□且誰無身家誰無性命斷未有不
御覽
聖心矢志精白而猶敢悖
旨自罹法網者也則是楚俗一變廉風成風亦可謂
久安長治之策焉臣因地方起見
奏言甚煩瀆黷盡未敢另繕合併聲明臣謹合
詞具
奏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奏五月十七日
奉
旨這本內事情前任督撫並未陳奏郭琇涖任實心
除弊詳明具奏可嘉所奏著照該督所請行該部知
道

援豁積案
題為積案未除生民受累叩請援豁以廣
皇仁以甦殘生事竊照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四日
據湖廣督標□將任本職已故布政使徐惺家人徐忠
呈稱蟻主□介寒儒由科甲外轉臨司歷遷湖
南布政官六年不顧身家廉遵法紀報
效[illegible]逆猖狂
王師進剿自為軍供盡出藩庫支辦實所應用
無[illegible]逆賊蕩平之後追賠者若斯蟻主病故
後生以後蝕者又若許慘受冤死生前忍痛死
後遭冤實為楚省一大冤累前任撫部院叠次
保
題以實供悉屬
名欵請豁請銷有冤有據是蟻主之註誤自屬因公
不[illegible]
題之[illegible]又行追者不下百萬致承追府
縣任受參議迄今二三十年孤寡家屬日不聊
生即將來咨籍變追而原籍寸土全無徒滋苦

累蒙叩力賜援
詔開豁是楚省多年累案一旦清除則陰功浩大人
鬼悉以等情送批布政司任風厚逐案細查詳
議前來臣檢查得湖廣原任革職病故布政使
徐惺名下案內虧空銀各項共銀八十一萬五百
九十兩零豆八千四百三十七石零係徐惺任
藩司之時正值吳逆變亂荆襄鄖岳等屬與賊
對壘
禁旅綠旗官兵雲集進勦凡取辦軍供糧餉夫船器

械雜沓時刻自不拘何項錢糧動用採辦而承
辦各官期無誤萬緊之軍需又何計事後核減
刪除實夫那移虧空之追賠也然用兵地方錯
供動用錢糧賠補未淸已悉
宸衷一一於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欽奉
恩詔內開一自用兵以來一應動用錢糧有因原未
題明不准開銷變經核減現在追取名買價值
拖欠在民變賣糧草多給兵餉及蓋造營房修
理軍器雇募船隻俱令賠補累年未淸者案准

豁免又於康熙三十四年二月十七日欽奉
恩詔內開一湖廣省制造棉簾車輛等案核減銀兩
俱着豁免一各省節年未淸錢糧無完察核及
官役亡故無着銀兩察明保題豁免欽遵在案
是徐惺等承辦軍供動用銀內以及在事各官
故死亡殆盡正宜
恩詔相符歷任督撫諸臣屢經會疏
題部在部臣猶以錢糧爲重累未允銷行令追完
報部第查此案人員司道府廳州縣其前累者

三十餘人有歸旗回籍緣事物故不一而止現
在者僅存皮骨死故者家盡絕而徐惺亦已
病故等數家屬日受血比絲毫無從承辦各官
既受累罰無已臣思徐惺當日值軍需浩繁之
時勤勞盡瘁在生已赤貧如洗死後妻孥難歸
家屬羈留追比情實堪憐今經二十餘載雖日
事于斯楊而終亦無益於
國帑臣今會同撫臣年遐齡合詞保
題仰懇

寬免獨斷准予豁免及銷除抵補以昭
皇仁以清積案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十八日題六月十四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查徐惺原參案內虧空銀八十
一萬五百九十兩零豆八千四百二十七石零
原任楚撫吳瑱現任總撫年遐齡會援
恩詔請豁抵銷等因係題戶刑工三部會議以前項
銀兩俱係該督撫審明徐惺侵那應追賠之項

不便據題豁免仍行該撫作速追完報部可也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部覆不允具題本
月二十日奉
旨徐惺虧空銀豆俱從寬免其追取

肅清學政
奏為試差之積弊實甚仰請
睿鑒除弊清源以肅學政事恭惟我
皇上右文重儒遠邁千古加意人材鄉會廣額凡屬
士子無不感激思奮仰戴
皇恩於無既也詎各省學臣肆為貪濫其流弊有不
可勝言者臣得畧為
皇上指陳之夫學官之設原為
國家培養人材童子一試係士子進身之始三年

中
欽簡學臣終期拔取真材附入黌宮以儲異日之用
在其重矣乃邇來學臣一經差出即肆意妄費
先負京債若干及至地方考試而習弊尤不止
一端其督撫之陋例歲試每府若干科試每府
若干名曰棚規而藩臬司道或例銀若干或進
學若干名曰常規之二項者無不成千纍萬習
弊相沿各省皆然大約督撫司道以學臣為龍
斷學臣借督府司道為護符而學臣復何所畏

忌故考試生童線索遍滿通衢因州縣之大小
定價之多寡弄競成風卑鄙若狂及學臣之納
賄先入私囊者已十有七八矣且學臣考試俱
由知府提調各知府於屬下州縣凡有賄通學
道者先撿得其人及案臨之日勒不發案逼令
以爲要挾之具學臣不得已因求調停其間每
價最高者知府盡爲包去一府之人號曰老爺
一州縣攬去二三名不等甚至州縣亦競多而
學是府官之要挾包攬又不知幾何人兼之本

地勢官之情面京札之投託又不一而止以致
其寒窗寒士俱被擯落而濫入黌門者俱屬膏粱
紈袴目不識丁之人將明倫一席止爲錢神交
易之地又安得有人材哉由是貧賤得憤侵假
而買鄉科買甲科關係習氣視爲不以爲怪皆
由此始進之不正誤之也而更可駭者尤莫若
考入武庠之一途也文童之負者尚間有一二
至若武童無論州縣大小槩以賄進只緣此途
不行磨勘無關驗價盡以此項充之當案且自

行賄賣之外復有各處進士舉人之常例教官
巡捕等職之恩典或二人一名一人一名俱以
武生應之至中有通線索連首尾者包去三五
人不等甚至書吏皂快水夫火夫之類亦皆合
班成群指武生爲討賞之具而緣入武庠者俱
係無賴棍徒不習弓馬不諳韜略假冒堵爲護
身之符一旦衣頂到身抗糧把持唆訟武斷鄉
由此輩凡此蠹弊究非學臣之貪婪所致而學
臣之貪婪又孰非督撫之護縱所使也伏祈

勅部先嚴督撫之處分有勒索學臣糊規者勿論賄
之得與不得一經發覺即行革職提問而司道
有勒索者亦依此例夫督撫司道之處分既嚴
自當嚴察學臣之賢否而無肯容其貪學臣亦
有所畏忌而不敢復蹈前轍以自干
功令也至府官提調亦當嚴行申飭其州縣送考名
數與知府送考名數俱照定額兩不得揹勒以
爲要挾仍不得濫取以滋弊竇如知府猶然要
挾濫取其送考童生有文理不通者學道試出

即申詳督撫請參將知府革職提問如學道扶
同作弊仍然冀倖脫卸者督撫劾疏
題參亦將學道革職提問此所謂拔本塞源而各
省之積弊可革也至臣所理湖廣一省更有駭
人聽聞者各州縣入學名數自有正額乃正額
發案之後於造冊達部時每學二三等項下插入
數名倩與從未入試之棍徒名曰別案又有生
員物故因不報除或改姓或改名倩人承頂者
名曰鬼接頭且有以此學改入彼學倩人承頂

者名曰飛過海諸如此類居然生員而不自以
爲耻臣抵任之始雖與學臣酌議但行禁革然
習弊已久猶恐後來學臣貪念復萌并祈
睿裁諭部嚴飭以前者革除勿論以後敢再有營謀
者則以光棍例治罪而學臣亦以貪例加等議
處是又楚省學政之習弊所宜痛懲者也總之
臣職任楚地止應在楚言楚第見考試之濫觴
已極數年來咸習爲固然實有負於
皇上培養人材之至意術弗更定嚴例其積習尚可

底止哉故不得不冒言時弊瑣瀆
宸聽伏懇
乾斷通行直省不若已往嚴懲將來則學政自清而
真才必出庶幾可以端士風而收得人之效也
臣因條陳起見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
惟祈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具
奏奉

旨這本[illegible]的[illegible]事[illegible]會議具奏

穀米轉移

奏爲欽奉

上諭事臣前蒙

恩諭見

皇上面諭湖廣可收米二十萬石當預於秋成時定價寫摺子先送內閣臣一時愚昧未曾啟

奏是否急需今將屆秋收穫在望如米係急需臣謹有轉移之法預爲

奏請伏候

上裁楚省之米出自湖南臣思湖南倉貯積穀甚多查歷年所積有一百萬四千八百石零夫此項穀石原爲賑荒而設卽遇歲歉廣行賑濟亦不過費至五十餘萬下此五十萬石不幾置之無用乎況積年太久其穀難免腐朽雖每歲將五十萬石存出秋入以陳易新其中豈無侵漁耗費等弊臣以爲此積穀五十萬石可辦米二十萬石易無用爲有用以濟急需誠非至便且湖南今歲錢糧俱蒙

皇恩蠲免倘銀何撥自他省其收米價銀又不得不煩計別撥也且一時收糴米石又恐致米價騰貴何若將此一半積穀如數辦米倘留一半貯倉備賑既不乏他年荒歉之用又無煩今日撥價之勞而貯倉者出入既少亦可以省每歲腐朽之慮卽穀米不敷所用臣行湖南布政司就近得以從容陸續收糴而民間不知有買米者之多又可免米價騰貴之弊斯所轉移似屬兩便臣未敢專擅謹爲摺

奏請

旨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具摺

奏七月初十日奉

旨這本說的是該部確議具奏

部覆應如該督所奏恭候

諭旨遵行可也七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保題標員

題為保

題標員仰請

睿鑒以重職掌事伏念臣一介庸愚叨蒙

聖恩格外知遇授臣以湖廣總督之任臣日夜祗惕

無由圖報惟思一心贊職永矢自凛凡地方官

無不留心延訪俾人地相宜庶得稍竭犬馬微

力以仰答

皇恩於萬一況臣標中軍一官係諸弁首領關防内

外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臣標下中軍胡駿業

已推陞廣東雷州副將現今來京

陛見所遺員缺臣思是官有兵馬錢粮之責既當練

習戎事亦須操守廉謹倘不得其人或則玩愒

從事或則招搖撞歲不惟彼自玷官箴其有關

於臣之職掌攸非輕也臣標右營游擊張文定

因係臣同鄉故素悉其為人忠義謹慎先年隨

閩督授勦變逆軍前破寨負傷功加左都督仍

帶餘功是其技勇久著行間也及臣涖任今將

一載見其營伍整飭弁兵肅靜而且矢志廉介

以之補授臣標中軍亦可謂人地相宜克厥勝

任者也第該弁職係游擊應否拔補微臣未敢

專擅伏乞

睿裁勅部議覆倘

俞允俟部文到日即令赴京引

見得蒙

皇上再為親試驗其技勇彼必奮厲供職而封疆亦

可收得人之效矣為此具本謹保

題請

旨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初六日題

移員弭盗
題爲沔地之湖溪汊澗盗賊之發覺甚多仰請
聖鑒移員分駐以專巡緝以靖盗源事竊查湖北八
府先年惟鄖陽府屬之房保竹山以及荊州府
屬之歸巴彝陵等州縣界聯秦蜀山川險惡最
易藏奸欽惟我
皇上威德誕敷仁恩周洽罔不革面洗心共游化日
光天之下桴鼓不鳴閭閻樂業矣惟有安陸府
沔陽一州介居江湖之中接連洞庭包絡漢沔

凡廣八百六十餘里袤五百四十餘里大約田
疇居十之三而湖汊居十之七爲大湖南北武
岳荊襄往來孔道而新堤一帶地方如茅埠竹
林灣王家壋等處皆係倚江傍湖溪港糾紛葭
荻茂密村落隔越尢爲盗賊出没之所更有黃
明山鍋底灣覘稱湖仙桃鎮荷蕩南龍王廟
等處姦宄匪類潛匿尢多此輩無事則操舟四
出網魚爲業乘便則行刼居民[illegible]掠客舟蹤跡
詭秘去來聚散倏忽莫測近年[illegible]介士劉學

龍敬堯徐鳳聲等各案失事俱經先後
追拏獲賊有案而近日發覺如黃文遠陳元濤各
案現在嚴緝審擬報参防員且歷查從前別屬
發覺盜犯又多係沔陽新堤人民至於異鄉旅
客孤舟遠涉驟遇無人之處遭害意外命畢波
臣孤魂渺渺飲泣夜臺地方無由具報有司無
從覺察者又不知其凡幾矣臣與撫臣每念及
此寢食不寧朝夕訓飭屢經申飭該汛文武將
吏加意巡防雖遇有失事盗多即時擒獲然究

未能殄絕根株也夫欲靖盗之根株必須靖盗
之窟穴而欲靖盗之窟穴必先嚴巡捕之責成
查新堤一鎮戶口幾萬往來生理者皆係四方
雜處之人此地雖有汛防守備一員第係武職
而稽察民間保甲當不可令爲專擅也且水鄉
千里均爲大盗窟穴有兵無巡船間有盜報亦
惟日賊事賊目視飛渡而已是又宜專設文官
住守彈壓然思另設員役添官置吏不無煩費
今查安陸府現設通判一員職司粮捕沔陽地

方原屬兼轄之所況其兌收糧石不過每歲秋冬之季爲日無幾是其專責全在捕盜而現任通判王良相身係旗員年力精強才技敏練儘稱此職臣等竊計莫若將此通判移住新堤俾得就近專心巡緝將懇
皇上勑部頒給安陸府捕盜通判關防一顆庶申詳文移可杜詐僞而巡防呼應不致稽延但該通判從前雖有捕盜之銜而無捕盜之實額設捕役寥寥無幾兼以長江大湖又無巡緝船隻地

方遼闊遇有失事不過坐受參罰勢難責其追捕弋獲臣今請照直隸四路捕盜同知之例撥發臣標下水師營經制把總一員哨船二隻兵丁三十名再撥荊州水師營哨船三隻兵丁三十名共哨船六隻兵六十名把總一員俱屬該通判管轄遇有地方失事隨即跟蹤追捕務期必獲兼令晝夜巡查稽察匪類俾盜賊無潛踪之地再沔陽新堤一帶居民絕鳴吠之警而各處行旅商賈並享坦道之福是一轉移間官無添設兵不增餉而於弭盜安民似乎均有裨益也臣身在地方目擊情形謹會同湖廣提臣年遐齡合詞具
題伏祈
皇上俯察勑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具
題八月十九日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允行於九月[illegible]日奉
旨依議

具陳科弊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照科目一途關係
國家大典我
皇上隆文崇儒孜孜作人之心周詳備至眞千古未
有乃邇來鄉會科場風弊不改致煩
聖慮今復
檢選內閣中書臣馬喀於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初
十日賫到本年七月二十四日大學士伊桑阿

馬齊王熙吳琠熊賜履張英學士滿都佛穆布
巢可託舒輅顧祖榮奉
上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河道總督張鵬翮湖廣總督
郭琇廣西巡撫彭鵬此四人處著將該部院揀選
筆帖式各遣一員限期前往將郭琇條陳學道事
務鄭惟孜條陳鄉試之處經九卿會議事宜及禮
部議覆滿普條奏科場事件俱全抄賫往令看九
卿禮部所議者得其當否若何施行方得無弊永
遠稱善著各殫心詳議務期歸於盡善即具本付

遣去人員賫回啟奏伊等皆居官素好行已清廉
之人此事若瞻徇諸臣情面不務求盡善殫竭乃
心從公議奏則伊等一生讀書制行俱有忝矣往
返直隸限六日江南限一月湖廣限五十日廣西
限七十日欽此到臣臣即至愚極陋捧讀
聖諭諄切敢不殫竭乃心畧陳管見以仰副
皇上下詢芻蕘之至意伏惟我
皇上念考試甚屬緊要
特諭現在大臣官員子弟另編字號另入考試

聖慮高出千古非在廷臣工所能見及者也乃廷臣
議編爲官字號而下及知縣守備等官臣念我
皇上深思睿慮恐妨貧寒進取者在大臣子弟耳知
縣守備等官亦屬微末武弁不能中通線索向
京闈科場作弊也其應編官字號者唯如廷臣
蔡琛奏內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林科
道吏禮二部司官在外督撫提鎮及藩臬等官
其餘在京文官散職武官佐領在外文官道府
州縣武官副參游守似不必編入其中徒取充

數廷臣又議官字號每二十卷取一卷與民卷
數似相當也臣聞各省鄉試大省中式八十名
其應試生員至七八千人中小省中式五六十
名其應試生員至五六千人夫各省應試生員
若此之多者亦以三年大比恐有遺才以致廣
收多士拔取其尤大約百卷中取一卷也今官
員子弟世其家學者固多而游惰失業者亦復
不少設此二十人中無一可取將强取之乎誠
有如頃臣梁琛所奏者况膏粱之子未必盡勝

寒窗之士乃各省生員於百卷而取一卷官員
子弟反二十人而取一人此豈事之得其平者
乎臣愚以爲凡編官字號者定爲二十卷取一
卷果溢其數至餘卷零數照三十卷過半者仍
取一卷不及一半者不取卷數多者照此皆取
至各省鄉試或報名止二三人及數人者則
官號可以不編及會試則通省衆人共數甚多
亦仍編號考試是既不使有遺珠亦不致有倖
得務拔真才以光

特典至若恭請
皇上親試以選舉之事上煩
宸慮似屬不敢瀆者也如臺臣鄭惟孜又有監生回籍
應試之奏想亦目擊近來監生積弊指陳利害
愷切詳明始有激乎其中而言之也夫科場之
弊唯北闈江浙爲甚而積弊之由皆自若輩爲
之且若輩大半俱係內而大臣子弟外而富豪
巨族或納粟或捐貢或選拔借肄業名色僉集
京師一遇試期其容謀皆關節之事往來悉線索

之家包攬過付舉國若狂且內有假名士一流
奔走權門獻詩獻文以盜虛聲及標榜習慣遂
儼然名士自居而爲試官者亦樂得其人而收
之門下因而交結串通號曰名士關節然更有
異者莫甚於場後遺卷之刻也夫有不肖之子
夤緣中式未遂者出場後或倩他人代作或將
舊文改竄並非場中本來面目乃竟借主考房
官美批以爲業定魁卷小批偶遺公刻呈送恬
然不以爲恥因送至選坊與中式墨卷並行甚

至選家濺墨極贊有遠勝墨卷數倍者不過遨
此虛聲爲來科梯媒故時人諺云今日之遺卷
來科之元魁也似此鬼蜮伎倆治以光棍之例
亦不爲枉所當
勑下嚴行禁絕者也臣竊計若輩咸肄業於
國學之門而交結串通肆無忌憚至此而祭酒司
業以及助教等官竟付之不見不聞乎臣不知
監官所司何事也若輩所肄何業也自今官責
令國子監衙門平日檢舉不行責監如有鑽營

謀爲串通作弊者即行嚴拏究處如不行檢舉
瞻徇弗問者將國子監官員皆以溺職題例論
庶本原可清而科場之弊竇乃塞則凡貢緣之
監生知其無間可入自願本籍肄業應試又不
在遵之回籍與不回籍也至會議
京師首善之地
國學教化之原不可慮無其人廷臣此議臣亦未
敢以爲非也如監生之爲科場厲階廷議未及
剔除之法止據成例以無容議三字抹煞則非

矣此臺臣之所以不平而復行條奏也臣合觀
條奏與之廷議欲求一永遠無弊之法反覆思
維而不可得蓋立一法即滋一弊未見自古有
不弊之法也爲今日科場計惟在除弊而舍嚴
其法一着弊終不得而除也夫
國家科場條例非不嚴也非不詳且密也但視爲
具文而奉行者不力即近科來以關節告者累
累報
聞矣而考官之處分輕者降調重者革職而已其繇

中者重者褫革輕者罰一科兩科不會試而已
況舉發者少倖脫者多所以愈無畏忌也臣以
爲自今以往莫若嚴其處分舉發之後內有串
通作弊者一經發覺問確即將考試各官革職
充發貢緣中式者即照律
例立置重典其父兄縱子弟作弊平日之家教可
知亦照考試官例處分法在必行勿致倖脫則
人即不畏清議抑不畏
國法乎其愛功名能甚於愛性命乎臣故謂立法

必當嚴也而臣尤有請焉夫科道爲衙門有言
責者也開榜之後誰爲賄通誰以勢得衆議洶
洶豈能掩科道耳目特懼怨不肯言耳自今科
道不言或被旁人首發亦將科道官嚴加處分
以爲瘖狗緘默之戒如此庶人人知所警畏而
科場積弊可以漸除矣至垣臣湯普所奏三條
一主考官務求行端學優之員一房考官多行
揀選開列具題令夤緣者不得預爲營謀一進
場後嚴行廷察不使有換卷代做之弊此皆科

場切要事務廷臣一一覆允所當
勅下直省力爲舉行者也若臣條奏試差積弊業經
部覆臣何庸再置一喙緣係欽奉
上諭詳奏事宜字多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伏祈
皇上睿鑒採擇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
欽差內閣中書馬喀賚
奏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特參鎮臣
題爲鎮臣貪婪揭中軍以飾過假身病以脫罪謹
據實
題參以肅軍政以儆邊防事竊惟湖南邊處苗地
獨藉鎮筸一協以資防禦而汛廣兵單不足彈
壓以致頑苗屢肆狂悖臣與提督臣林本直再
四籌畫因沅州與鎮筸相去路遙遠故合詞具
題將沅州總兵官張大受移駐鎮筸帶標兵一千
名合筸協原兵共有二千一百名數庶幾軍威

可壯頑苗聞風懾服或不敢仍肆狂悖也筸協
副將亦撤帶標員移駐沅州荷蒙
俞允仰見我
皇上未雨綢繆之至計臣意爲大受者屢蒙
皇上格外知遇超拔今職竊以其身非木石必思精
白乃心捐軀効力圖報
君恩於萬一詎邇來貪婪無厭兵心離叛自知有干
功令思爲免脫之計臣敢不據實
題參也臣前九月間風聞筸兵有喧譟之舉出城

鄒汛聚衆譟騰臣初以邊方兵本素多驕悍或
小欲不遂因鼓衆抗官者有之正在查訪間忽
據到大受稟帖內稱散給秋餉時有原協兵丁
聚四百餘人赴石陽哨觀望招撫捏創本職招
諭一稱云夏秋皆有虛冒扣尅本職重視邊疆
依舊持去等語又隨到鹿陽縣知縣謝儀稟稱
職於八月二十八日向鎮草汛地監放餉銀行
至石陽哨遇營兵數百人喊稱鎮協兩營撥汛
不均本季包封數日不肯依從勒令卑職出給

扣尅字樣印信照帖等語臣問巳疑其中顯有
情弊矣乃至九月二十五日大受揭稟中軍虞
典病廢職臣已據揭
題參遂又接到大受咨呈據稱得染膨脹痢疾醫藥
罔靈右臂酸痛不能開弓萬難重地誠恐貽悞
伏祈亟賜代爲
題請卑任調理等語觀其先後咨呈臣愈不能無
疑爲遂同撫委辰沅靖道吳國士馳往親驗果
否真病有無託故星速具報去後續於十月初

五日准偏沅巡撫臣金整咨十二日准提督臣
林本植咨俱開鎮臣告病亟請會
題等因臣又咨加察訪始駭然於大受先揭虞與
後託身病乃專爲卸避脫罪地也盖大受自沅
移鎮之時本
行令帶沅兵一千名大受不顧邊疆重大止帶兵四
百七十三名虛冒五百二十七名更可異者又
有總兵公費食糧一百二十分親丁食糧一百
二十分苗頭食糧十分是其虛冒名糧食餼已

極且每季放餉每名扣尅一二錢不等以致衆
兵沸騰遂於八月二十五日聚集石陽哨鼓動
士民喧嚷不已大受欲令解散不得因與鹿陽
縣知縣給付印照至九月初四日方始歸伍則
是大受前所稟稱虛冒扣尅竟係自己出首并
無齊可知矣此等行徑有原鎮協官兵并小民
等可審証又十一月初五日據辰沅靖道僉事
吳國士驗病取醫生甘結詳稱當赴京報本道
細訪該鎮今月於官不准貪餉與事兼又扣尅

虛冒大失兵心至虛兵冒餉盈千累百不可言
盡邇日放餉兵譁今雖幸獲安堵倘有兵丁劉
貴向小篤二人見著張守備看守未結等語內
結單一紙開有中軍虞與呈稟爲避
旨着明免罪事身鎮主貪橫懼罪捏病乞休因與深
悉惡蹟忽於九月十三日出文飭提初八日期
亦捏以病廢揭參偷與去後鎮主躬欽敗露身
命吏遵波累等語又總鎮張爲撫諭事因中軍
妄議裁汰本鎮多食空糧以致爾等不服今再

三勸息鬨後並不挾仇倘有上憲風聞或被旁
人出首俱係本鎮擔當不干爾等衆人之事等
語又總鎮張爲給照事照得春秋二季餉到營
冒扣尅算兵苦累不堪今同闔城紳衿耆老人
等撫轉倘後因公挾私聽從執此向上告理等
語臣閱前論係給沅兵者後照係給算兵者是
沅算之兵俱與主將心懷攜貳將來士卒驕惰
養成驕鷙之勢邊方重地設有不虞大受倚能
驅策惟命乎臣念及此不勝髮指眦裂綱大受

一介武夫職任總兵不思矢心報
國而黷貨營私迫至穢聲彰聞淸議不容乃先揭
去中軍實掩惡蹟又假託身病希圖倖免以辜
負我
皇上數十年豢養深恩眞有玷官常貽誤地方仰祈
乾斷立賜罷譴
勅部嚴加議處另簡廉幹賢員任此重鎮庶邊防得
人而兵民可圖綏靖矣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題

疏稿卷二終

衰病告休

奏爲微臣衰朽日甚病勢愈沉惟恐貽悞封疆伏

祈

聖恩俯賜罷斥另委賢員以膺重任事竊念臣一介

寒賤至愚至陋七年外吏蒙

特旨行取拔置言路不二載間破例超擢至左都御

史後因臣不職又蒙

皇上特賜寬宥免臣之罪臣何人斯受恩至此及臣

十載田間杜門自守復於前歲六月間閱

命自

天恩出望外

特起臣總督湖廣之職是臣自筮仕以迄今日隆恩異

數哀矜生全皆出自

聖裁則凡受我

皇上格外之知遇者無與比但臣年邁力衰前承

恩陛見已將臣病面行陳

奏蒙

皇上以不服水土慰問再三臣祇

命之下不勝感激涕零既到任所因思矢竭犬馬勉

供驅策仰答

高厚於萬一不意臣病已經數載時時舉發且年逾

六旬血氣既衰則病覺愈沉去歲自秋徂冬心

忡不已及交冬至手足麻木不思飲食然尚能

勉强支持至立春以後積痰上壅頭暈目昏步

履維艱甚至語言亦多恍惚病勢纏綿醫藥罔

效臣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屬臣子常分但

念全楚何地總督何官必須年力健壯智慮精

明方克綜屬文武彈壓地方似臣年邁病朽之

人軀頹步艱既不可肅群寮之觀瞻而髦及智

昏又何能爲一方之表率是臣一已之身命不

足惜而貽悞於

朝廷之封疆則關係非輕也况臣子年未十齡家無

成丁倘臣倏忽命殞骸骨必不復歸故里臣蒙

皇上豢養二十餘載受

恩甚深故敢披瀝陳情哀懇

洪慈憐臣孤踪允賜罷斥另簡賢能膺此重任俾臣

得回籍調理或不即填溝壑食息尚延則有生
之日皆我
皇上之賜將生生世世永戴
聖恩於無既矣臣職所應辦事務不能料理恐致有
誤謹將總督關防一顆
王令旗牌十面於正月十七日委湖北驛鹽道
參議張士伋交湖廣巡撫年遐齡暫為代理不
勝悚懼待
命臣以大馬衰疾圖報無由泉切上疏字多逾格貼
黃難盡未敢另繕伏祈
皇上慈鑒施行
康熙四十年正月十七日題二月初七日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
必以衰病求罷該部知道

疏稿　卷四　二

謝　恩受印
題為恭謝
天恩聲敘臣接印受事日期仰祈
睿鑒事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准署理湖廣總
督印務撫臣年遐齡咨送吏部咨文一件內開
湖廣總督郭堂題為微臣衰朽等事一疏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
必以衰病求罷該部知道欽此相應仍咨該督知
照欽遵施行等因到臣准此并准撫臣咨為移
送事差委湖北驛傳鹽法道參議張士伋臣標
中軍副將張文定齎賚
欽頒總督關防一顆
王令旗牌十面副書吏文卷等項到臣并據署理湖
北布政司事驛傳鹽法道參議張士伋呈賚前
收貯臣坐名
敕書一道各等因到臣臣於即日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受事外伏念臣一介寒微方際

疏稿　卷四　日

皇上隆恩異數曠古無比臣身非草木具有心胸寧
不知感激奮勵以思圖報
君恩前月陳情乞休者實以久病纏綿誠恐有誤封
疆重寄也復蒙
聖度優容不加譴斥
溫旨慰留臣聞
命之下涕泗交流感懼無措臣即粉身碎骨亦何能
仰酬萬一唯臣久病之軀氣血既衰右腿殘廢
耳目漸成聾瞶臣不勝日夜祇惕然捧誦

聖旨俯察臣躬從無寸效堪以報稱倘臣犬馬之疾
醫藥調治或不至即填溝壑自當勉供厥職稍
矢精白以上報我
皇上知遇弘恩但蚊負之懼恐致有悞臣故不敢不
時切惴惴耳所有微臣於康熙四十年二月二
十七日接印受事日期謹恭疏
題報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保授郡丞

題為省會衝劇郡丞員缺仰請
容鑒擇能員以資職掌事竊惟楚疆接壤秦蜀黔粵
滇聯吳豫而武昌為省會重地實數省水路通
衢五方雜處舟楫輸蹄往來如織其間良奸混
雜猝難辨別臣自抵任以來屢嚴飭府縣有司
申嚴保甲以靖地方然保甲之法僅可行之城
廂閭巷而客旅江干浮踪靡定者能保無奸宄
之徒潛寓其中也雖府縣身膺地方之責各有

錢穀刑名事務紛煩詎能分身四應如全委之
營汛恐滋生事擾民臣每深防奸於微之慮反
覆籌畫往時設有江防同知一員駐劄漢口久
奉裁去此已無庸更議復設夫武昌與漢口兩
岸對峙共此一江臣思武昌府清軍水利同知
職掌頗簡似可兼江防之任臣愚以為自今請
改為江防理事清軍水利同知官不煩於另設
事有可以兼舉清釐地方專其責成庶可免貽
誤之虞且遇有往來旗人犯事詞件並荆州將

軍衙門咨查檔案併令專管料理似為妥便但
官仍此官而任有兼攝職掌匪易必須能幹練
達滿漢兼通之員方克勝任今武昌同知何[illegible]
已歷任員缺查有臣衙門筆帖式圖納辦事勤
敏操行端方熟識漢文才能可任且供職已歷
十有二年諳悉楚省地方情形若以之補授武
昌同知尤屬人地相宜也或蒙
皇上另簡賢員俾授此職亦統出自
聖裁臣伏查外省同知無

題補滿洲人員之例顧值此四海一家之
盛世我
皇上宵旰勤民惟期得人而理則亦何分滿漢臣查
江南清江蒲理事同知係奉
旨補授滿員再查山西太原府通判係奉
旨改補滿員臣因綢繆地方起見謹援二省之例會
同撫臣年遐齡合詞具疏保
題如臣言可採所有同知關防應換添江防理事
字樣臣當另疏

題請換給伏祈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保補道員

題爲荊楚地方緊要道員經理需才仰體

宸衷爲地擇人揀飭保

題恐祈

睿鑒事臣蒙

皇上隆恩總理楚省高天厚地捐糜難酬惟有於地方事宜官員職守殫心籌畫期於萬有一稗是以每有所見敬抒下悃次第入

告矣茲查荊州居楚上游扼川蜀滇黔之衝滿洲將

軍駐防其地設有上荊南道分巡荊州宜陞德安三府實關至要向因駐防滿營糧餉未有常員管理俱發知府支放其的撥動用必由督撫藩司相隔九百餘里往返動經旬日所以駐防荊州將軍有督撫內撥駐一員之請臣恭閱邸抄見有撥銀十萬兩交與荊州駐劄道員之

旨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無微不照臣思荊州駐防既於省城隔遠管理糧餉必須切近專員今既撥銀十萬兩交與巡荊道管理則滿營每年糧餉俱應歸併收放又向年奉

旨截留運京漕米內撥九萬六千餘石遇年易換南米現在收貯荊倉亦應歸併管理庶責成得專又查武昌道專駐省城分守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界連江南江西河南湖南北諸郡上接洞庭下會大江爲漢沔湘川交匯數省通衢五方雜處稽察水陸汛防消弭奸宄爲全楚保障兼責務期選善臣前請將安陸道移駐荊堤又

請將武昌同知兼理江防皆防奸於微之意而提綱挈領尤賴道員控制下游彈壓重地庶得措置有方此二道各職掌甚重均爲要缺必須廉能勤幹之員方克勝任現今巡荊道員缺雖陞補有人尚未到任未知其人之能與否武昌道莊誥內陞員缺尚未銓補臣查武昌府知府尤汝荊州府知府魏勷此二員居官廉明辦事勤敏洵稱才守兼優臣於

[illegible]之期會同保

題在案若將此二員以之補授此二缺則其於地方之情形事務諳練已久駕輕就熟實爲人地相宜也雖湖省道員無坐名保

題之例但臣從道員職守起見一則爲報稱之員成案重一則爲要地之綏輯臣愚惟期地方有益既有可用之能員又何敢知而不舉有負以

人事

君之義臣謹會同湖廣撫臣年遐齡合詞保

題伏祈

皇上乾斷破格俯允

勅令二員赴京引

見親爲簡試應否分缺陞授恭候

聖裁抑臣等更有請者湖南近苗州縣現有調補之例湖北雖屬腹地但沔陽荊門江陵二州一縣地界江湖民多刁健節年錢粮拖欠未清歷年

奏銷處分有案官斯土者視爲畏途傳舍諸事每致頹廢臣等再四籌維懇請

皇上或照山陝官員缺出部臣恭請

特簡賢能補授或聽臣等於本省內選擇賢員調補事關地方理合一併陳明統祈

皇上府鑒施行

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二日題

請遵成例

題爲虧空之題叅太通官民之貽累無窮請仍遵
奏銷察核之成例以定催科之期以紓小民之
力事竊惟錢糧五月完半十月全完載在
令甲成憲昭然近准吏部等衙門會覆科臣陳萬
策條奏查叅虧空一疏凡 應錢糧逾完半全
完之期俱不及額者即行叅處仍令核明侵那
實據題叅不得含糊用是侵是那審明具題等
語奉

旨欽遵移咨到臣臣當即通飭司府州縣遵行在案
但臣再四思維立法防奸嚴虧杜當而奉行不
善其害難言蓋就一省而言除無正富庶之州
縣與錢糧甚少之州縣方能按期而完其餘錢
糧繁多催科維艱所謂五月者大約延至八月
以後十月者大約延至次年奏銷以前且四月
盛日麥秋九月雖曰登穀第仲夏之時小民方
事播種孟冬之候田間正在滌場而遽責其及
時輸賦賣絲賣穀剜肉醫瘡誠可憫傷況土地

不同氣候亦異湖湘之間種麥甚鮮五月之時
正屬農忙留心民事之官此時原在停徵以爲
十累爲之錢糧而取盈額數於一時有司止顧
考成不顧民命追呼之急如星如火稍有不前
敲扑橫加以致稱貸無門秋成失望因而戶口
逃亡田地荒蕪者有之其爲民害可勝言哉至
所謂查叅虧空者全憑司府之揭報司府之揭
報亦止可查徵解之多寡徵多解少即爲虧空
其是侵是那必經審明而後可定蓋此官既有

虧空題叅之後即行摘印委官署理然後按籍
而稽訊其根底叅以証佐斯爲侵爲那始可定
擬今若以未經摘印之先遽期查明核定侵那
則被查之員印篆在手何難改換冊籍虛捏欵
項或稱小民拖欠勢必調停掩飾是以杜弊之
意反爲叢弊之階也臣愚以爲五月而即叅完
半之虧空十月而即叅全完之虧空百姓必至
受無窮之敲扑未摘印而先查何者是侵何者
是那上官必不能得其確實是爲官民交病而

究竟於
國帑無裨益也莫若仍遵成例凡州縣官有虧空
等弊一經察出即行
題參不必限定五月十月之期而總符究欠務於
奏銷之前如有隱諱治以通同之罪彼亦無辭
至其是否侵那必行嚴審務得確據以定爰書
況近日直隸撫臣李光地一疏其於承審虧空
之處分已極其嚴峻執背以自己之功名身家
與人爲殉臣之爲此言者非不重

國帑也非有由庇於州縣官也誠恐遲呼追急民
命難堪查核過甲隊被蓄甚其爲累更大耳臣
七年外吏十載家居民情吏弊知之最悉故敢
直陳於我
皇上之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遵旨回奏
奏爲遵
旨明白回奏事康熙四十年十月初七日准吏部咨
爲特參知府扶私揭參督撫失察請究弊源以
清膝混事內開協理江南道事額外試監察御
史左必蕃題前事本年九月初八日題本月十
五日奉
旨這所參事情着部將年遐齡各行明白回奏餘着
察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到臣准此竊臣一介迂

儒至愚予兩蒙
皇上隆恩不次擢拔自田間補授今職臣蒞事以
來日夜兢惕常懼隕越有負報稱茲因湖北布
政使任風厚據黃州府知府許錫齡揭參黃梅
縣知縣李錫虧空一案致牽臣以失察指參蒙
皇上不即加處分令臣明白回奏欽捧
恩綸感愧無地伏查州縣錢糧戶部定例四月完半
九月全完凡有司府揭報虧空督撫例應
題參解任查究而後知其爲侵爲那或爲民欠也

題請後任詎意閉城如故而聚衆之要挾離勢似
若叛然臣再三思維倘不於斯時姑從權宜勢
必差兵查拿僨擾地方貽累滋深臣仰體
皇上息事寧民至意所以有暫
請李令視事之疏一面示諭聚衆解散安業一面
清算錢糧有無虧空并詳查爲首行賄聚衆之
奸徒也今臺臣以爲臣蹈逆之體不當如是且謂
保留之人既可賄買出首之人獨不可疑爲詐
錫齡之賄買乎又謂督撫旣不能細察於前至
百姓不服指爲賄買保留代爲文飾於後等語
自臣觀之是皆臺臣身在事外之言耳設使臺
臣易地而處見司府詳報程騏之出首謂縣官
之寵用有人行賄之衙役有名持銀有數起事
有地聚衆閉城抗拒若叛似此之際而臺臣猶
必曰若令原令視事非長官臨蒞之體也將任
其閉城置之不論乎抑差兵查拿乎抑從權
題請暫令視事而後爲查究乎如謂宜參知府之
妄行揭報方不爲之文飾第思虧空尚未查明

黃梅令李錦其虧空完半之數於七月內撫臣
題參其是否侵那民欠尚未清查而臺臣疏稱本
年完半之數尚遲未久安知不欠在民竊思兵
餉急需司府催解完半之時自五月以至七月
歷日不爲不久矣如果欠在民該縣何難具詳
一紙報明上官何遲至參後臺臣乃以安知不
欠在民代爲申辨乎至若司據府詳報稱黃梅
縣民閉城抗拒不令署事官進城不放摘印官
出城又據程騏出首爲報明相隣事詞稱有縣
主素所寵用之城長郗勇以及投拜門生等閉
城圍官在玉皇閣起事見工房張紳櫃書張弘
遐差頭藍旭捕役蔡節等持銀一百兩雇人保
留現在絡繹赴省等語臣思楚俗素稱刁悍今
如此行徑委官不得出入良民不獲貿易將一
城內外斷絕往來關係匪輕臣公同酌議因委
武昌府知府尤渡星往縣諭詢爾等令署官進
城清查錢糧如無虧空或參後全完即爲

將以何者為冤而參其妄揭乎如謂程騏之出
首疑為知府之所買第思出首者之口供鑿鑿
有據而知府之所買無冤若以可疑二字懸擬
題參貽賞
天聽臺臣言之則可而非臣之所敢也總之此一案
其虧空之有無賄買之真否必俟審明而後定
臣前疏業已奏
請李□究其中或李錦之果有虧空或知府之妄行
揑報或閉城之案係李錦所買或出首之人係
知有賄買其罪各有所歸也倘在究之後臣等
不為據實糾參將亦何辭但未經審明之先而
臺臣即以懸擬之詞指為失察殊不思懸擬之
風一倡則天下事無不可以懸擬而行者在外
督撫安敢參一官建一議乎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燭其中情事自難逃
皇上之洞鑒也第臣賦性愚魯以致言官指參蓋因
苦疾纏綿衰朽日甚精力委靡不及推訴
皇上乾斷即賜罷斥另簡賢員庶此重任免致貽誤

地方與臣之罪也當生生世世矣臣無任
有加□□參字多逾格臣敬擬具伏乞
容鑒俯賜全覽施行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

再疏告休
奏為微臣病廢衰朽日甚舊疾復作委難供職不
得不再懇
天恩允賜罷黜事竊臣一介庸儒叨蒙
皇上異數隆恩屢擢顯職至矣極矣臣幸際
聖明之世遭逢
堯舜之君即粉身碎骨亦不能仰報萬一而再瀆求
去臣稍有人心何遽至此第臣年已六十有四
病勢纏綿匪朝伊夕氣鬱成痺遂成痼疾數年

來一遇節至無不竣發但有輕重不同耳惟去
歲交春之前氣逆上衝痰壅上塞兩脅膨脹如
萬刃攢心晝夜號痛者數日因而右腿積痛竟
成殘廢臣時以封疆關係具
奏乞休乃復蒙
溫旨慰留且以才品優長加臣之身臣何人斯受
皇上之寵遇厚
皇上之褒嘉伏枕自思感激涕零幸而醫藥調理病
勢稍覺痊減因復遵

旨勉供厥職臣自分犬馬捐糜以報臣之分也實臣
之心也詎臣氣血衰枯今歲自夏徂秋南方炎
蒸水土不調感冒暑氣痰然心忡不已至九月
二十三日大感嘔吐昏聵者二晝夜迨交冬後
餘痰上攻新疾舊證連綿交纏將臥床褥益覺
委頓伏念我
皇上勵精圖治遠過唐虞尤加意吏治民生凡直省
督撫缺出悉由
睿裁慎簡其人無非為保障地方撫綏兆民計也若

臣自涖任楚地已逾一載識短才庸愧無寸長
堪圖報稱既不能刷我
皇上委任至意今復身遘重疾目漸昏眊耳又重聽
右腿久成殘廢即喘息猶存而形神已離倘乃
坐擁高職將上而寮屬下而軍民睹此頹然聾
瞶之狀瞻視之下不幾褻體統而羞當世之士哉
況楚省幅員廣闊邊彝之軍防郡邑之利弊官
吏之賢否統於督臣是問此即才力精健思慮
深長者猶凜凜乎曠職之是懼也而顧可委之

衰朽病廢之人乎且所到臣衙門事件幷關
國計卽係民生以臣久病之軀精神恍惚耳目又
復聾聵倘有該屬之奸吏舞文本管之積役玩
法一有不檢致干
國典於此之時
皇上雖憐臣恤臣思欲全臣而豐原
今中欲不戮及臣身而不可得累致臣之身足蔽
貽誤之辜臣之一身亦何足惜第事關重大貽
萬戮臣身究何能贖貽誤之愆也思及於此臣
尙可一日安於斯位哉若使臣貪賍戀爵諱言
病廢不思封疆重寄是益負我
皇上知遇洪恩臣罪滋大此臣之私心惴惴日夜靡
寧而不得不再爲哀鳴也伏懇
皇上念封疆所係匪輕病廢如臣委難勝任
允賜罷斥另簡賢員膺此重任則臣犬馬啣結之私
縱今生無由仰酬
聖恩惟願誓之再生圖報於來生世世矣臣因陳情
廹切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不勝悚惶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康熙四十年十月十八日奏奉
旨爾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
必以衰病求罷該部知道

呈情具題

題爲瀝血哀鳴等事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二日
准兵部咨開該本部覆雲貴總督巴　題前事
內稱官斌卸
關一案湖廣係原案發覺之地當日領兵之官同在
彼處必有眞知灼見請
勅發湖廣督臣提取王世淸等與官斌質審情節自
明奉
旨這事情着郭　琇審明具奏欽此欽遵幷發原案到
臣臣隨一面檄發湖南按察司提審外臣細查
部發案卷知賊首黃明解路廣西潯州時三省
會拿既經擒獲彼此擁奪爭功事自有之然廣
西通判王世淸遊擊周國璽等與貴州將弁官
斌等既有公報公稟之印文乃又有官斌搶奪
之咨稟是王世淸等以爲黃明旣在本省汛地
今同黔將拿出其功似在黔而不在粵矣故且
此咨稟希爲居功之地殊不知會拿黃明之時
此計黃明之獲與不獲則其功之有無總在於

以前各官失察與不失察原不計及於此際也
在官斌以爲黔粵將領協力擒賊現有公報印
文而當官不以印文爲憑人不俟行提到案對
質止據取口供遂擬官斌搶奪是眞因下部議
革職是官斌無功而有過所以激而爲冒
聞之舉也臣思搶奪一事則失事犯自應查明第推
其心無非一時邀功之計似與失機縱賊者不
同況逆賊黃明久經正法止因兩省將弁爭功
牘致今懸案三載未經質明其拖累官犯相
隔三省往返程途多或萬有餘里少者亦七八
千里崎嶇道路拖累無窮且其中有經別案革
職者有經常職可歸者其有死亡不存者欲令
提齊對質非動經年月恐未能一時清結也臣
愚以爲此案如係失機縱賊罪不容赦亦屬有
據之咎何足爲惜至若官斌但使審明搶奪果
眞亦不過爲邀功之私乃出諸將弁之常念耳
原事推情似亦無大過而懸案遂年拖累多人
誠爲可憫伏思我

聖上聖德如天宥愆赦過無不復寄或將官職復還
原職以彰我
皇上破格之仁仍
勑令赴部引
見試其技勇果有可採俾之効力遐方必克鼓勵自
奮益竭駑駘而犬馬之衆得免拋棄仰人人沐
皇仁於無盡矣臣故特疏題
請
皇恩出自
疏稿　卷四　三七
聖裁寄家
俞允臣仍將部發實帑原案繳部查銷臣謹具
題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題奉
旨官職著復還原職該部知道

奉　勑爲賢
奏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准兵部送到
內閣公文一角內開十一月二十五日大學士伊桑
阿馬齊吳琠熊賜履學士辛保傳中來道范承
烈曹鑑倫而奉
旨着行文與總督郭琇張鵬翮桑格華顯巡撫彭鵬
李光地噶禮徐潮將伊等所屬地方道員以下知
縣以上官員內勿論因事故降級罰俸有品行清
疏稿　卷四　三八
廉實心愛民者着寫摺賫送內閣若別省官員內
有伊等真知灼見者亦着開列賫送爲此移咨前
去等因到臣奉此臣恭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殷殷以吏治民生爲念一
時循良之盛卓越千古三代以來未之有也迺
聖不自聖安益求安猶以各地方品行清廉實心愛
民之員下詢臣等捧誦
聖諭仰見我
皇上視民如傷孜孜不已之盛心也至臣一介庸愚

旃事夙夜中愧無報稱惟於所屬之員上自監司
下逮郡牧時時以清廉二字面加勸諭又於遠
屬各官悉心體訪於行中飭務期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以無負我
皇上簡任司牧愛養元元之意但其中循分守職照
常供事所在多有而求其品行清廉實心愛民
如
聖諭所及者實亦未能多見然據臣平素之所見聞
如武昌府知府尤汝翔荊州府知府魏勷正己率

屬廉明任事前於
計典內臣已會疏
題薦但其任值繁劇黍罰殊多故限於成例部覆
未允今承
聖諭諄切不計黍罰此二員者可稱品行清廉實心
愛民者也他如才守兼優不負其職者如湖北
糧儲道參政張聖佐涖任以來革除夙弊操行
端方軍民感悅其署按察司事案無留牘苞苴
不入而廉明之聲著聞於臣如嘉魚縣知縣龔

教廉潔存心寬和為政寓撫字於催科而百姓
咸戴又遠安縣知縣梁鳳翔才能勁練兼知自
守名稱素著及署理江陵縣任事未幾而能清
累年未清之錢糧一時民情歡躍爭先完納是
足徵其操存之不苟矣再湖南沅州知州包太
隆地處邊境歷來與協鎮齟齬撫綏良難而愛養
民力不事煩苛至其和輯士卒令兵民相安猶
為群情之所推服以上六員卓卓表見皆有實
政以及民者也夫湖之南北其守牧縣令才守

可拔者亦自有人然或新任未久或調補苗邊
其廉能之實跡尚當徐俟以觀其成効至若他
省清正之員臣雖間有風聞知之未確何得冒
昧入
陳惟臣屬諸員係臣素所體訪者緣今欽奉
聖諭不敢不據實上
聞伏祈
皇上容鑒施行
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摺奏

再疏奏謝

奏爲奏謝
天恩事康熙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開
考功淸吏司案呈准得湖廣總督部[redacted]奏爲微
臣病廢衰朽日甚舊疾復作委難供職不得不
再懇
天恩允賜罷黜事一疏康熙四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奉
旨郭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
必以衰病求罷該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臣准此臣
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一介庸迂躬逢
盛世荷蒙
皇上曠恩拔自田間畀以封疆重寄臣雖才識疎庸
際茲
異數敢不竭厥駑駘以圖報稱然以犬馬齒迫氣血
衰頽老病百出是以於康熙四十年正月內具

有微臣衰朽日甚等事一疏乞
賜罷黜蒙我
皇上優容
溫旨慰諭備載
高厚矣臣頂也明十鞠躬盡瘁或可少報萬一其如
病勢日增形神俱憊實恐貽誤封疆致負
君恩只得再疏求去又蒙
聖旨以臣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著照舊供
職不必以衰病求罷臣捧讀之下感激涕零因
恩臣之一身自頂及踵皆沐
皇上生成曠茲
格外知遇之恩臣即木石亦思報効況臣粗識大義
具有心胸曷敢顧惜自愛以辜重恩倘繼此以
往得賴
聖恩醫藥奏效痰喘暫延唯有誓竭餘生以酬
殊遇但恐久病之軀精力頹廢其於一切吏治民生
不無貽誤此又臣之所朝夕惴惴者也謹恭
疏奏

糾代乙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奏本

旨這所參湖北道了該部知道

疏稿卷四終

糾黎州牧

題為特參貪庸州牧以清吏治事竊照州牧為親
民之官務在潔己奉公愛養百姓乃為不負職
守臣自莅任以來惟思靖內乃心日夜冰兢期
俾官循其職民安其業以仰副我
皇上整飭元元之至意也詎有貪庸敗檢如彝陵州
知州李為其人者雖列是職罔治上下共乎苛
剝不恤民命事派幫貼部費辦餚籍開大姑官
錢者也今據署理湖北布政司事按察使李華
之湖北按察使李華之分巡上荊南道副使胡
蔚先荊州府知府魏勳各揭報前來與臣訪聞
無異謹臚列款蹟為我
皇上陳之
一本官聽信積蠹衙役□戶房趙□斯凡事把
持於本年一月初六日有城陶鄉嘆里民議
夠十四糧除納正錢六分七釐正銀外又皆
派銀四錢八分內已納派銀二兩一錢由僉□
册書傅辦差役劉先押解以役道路弗騰殘

聲彰著里民劉常如呂家諦等証
一該州有康熙八年安插福建之海丁一百九
十餘名墾荒納糧後陸續逃亡故去所遺糧
州民賠糧輸賦除納正項外又聽戶書趙於
斯等仍每斗加派銀四錢八分以圖分肥貽
累里民趙愈霞等証
本官漏賠不思革除積弊乃聽信承趙於斯
受賄之多寡爲戶口之增減於每戶索銀七
八錢不等約計得銀三百餘兩以致里民之

有者欺隱無者究捕官若未偶覺蠹閤閭譁
君熊黃支若等証
一該州有川客販賣耕牛每次一二千隻不等
旬牛稅銀不過二二分本官聽信兵房李枝
先瑜見章等管收牛稅其各處買牛者每隻
必索銀二錢方發契票漫無覺察兵書牛票
可審
此一官者庸鄙性成貪婪無厭任衙役之朋攫
致百姓於苦累誠難一日姑容以上所當與疏

討參請
旨將知州李爲華議與有名蠹役究証一併嚴提究
擬者也臣謹會同湖廣撫臣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容察施行
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十八日題

三疏告休

奏爲

君恩高厚已極殘臣病勢難支伏乞

聖明垂慈俯賜罷斥以全餘生事竊臣一介草茅新

事楚中已及三載寸長未效有負

恩眷前臣以久病不痊恐誤封疆兩疏乞休俱蒙

温旨慰留我

皇上之遇臣者厚矣臣之所以報我

皇上者亦薄矣而曠瘝

大聽冒干

宸嚴臣之罪尚可逭乎而臣心實有不容已者臣年

邁氣衰連歲痰嗽時時暴發然時作時止醫藥

調理猶得勉強支持唯自去冬吐瀉之後脾氣

大傷飲食漸減延至今歲交夏以來氣血日枯

病勢日增一日間強起者不過兩三時耳餘皆

身臥床褥不時昏迷且臣右腿久成殘廢今左

腿又復積痛一舉動全賴人扶蹣跚不尊何以

臨民似此形狀何能表率群吏而整頓地方也

臣思我

皇上勵精圖治遠邁唐虞無時不以吏治賢否民生

休戚惓惓

聖慮若臣以久病之軀耳目聾瞶精神衰憊怔惑之

中或不能爲我

皇上澄清吏治奠麗民生

君恩高厚既無由仰報而臣又何辭以謝天下也臣

束髮受書受生師教鞠躬致身之義素所講明

使臣一息苟延猶得爲我

皇上効力封疆臣即捐糜頂踵身塡溝壑亦復何憾

唯是臣病日篤身不足惜而任大責重一有貽

誤百死何贖此臣日夜憂懼而一息不敢自寧

者也伏乞

皇上憐臣餘生格外

垂慈恩賜罷斥另簡賢員膺此重任則臣生固啣環

死當結草將世世子孫俱沐

皇仁於無盡矣臣謹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初十日奏

奏明前銜

奏為微臣病實難支謹遵

旨奏明仰祈

睿鑒允賜罷斥事康熙四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准吏

部咨開湖廣總督郭[redacted]奏為

天恩高厚已極微臣病勢難支伏祈

聖明垂慈俯賜罷斥以全餘生事一疏七月初十日

奉

旨郭[redacted]丈量地畝事尚未完着俟丈量事完日再行

具奏該部知道欽此咨行到臣臣跪捧伏讀之下

仰見我

皇上顧特調治宵旰不遑暇以吏治民生為念更

不忍使臣任內事件仍有未完以致遺憾於地

方也臣思臣自仕進以至今日蒙我

皇上格外之知既生全之復保護之無所謂

君恩之高高於天

君恩之厚厚於地臣何從測涯際哉臣即矢竭犬馬

捐糜頂踵亦何能報

高深於萬一惟是湖南丈量一事從前奉行未善致
多不均經臣
請以武昌道莊搢等員督各丈查出不均之
長沙等州縣衛按圩挖丈均平以餘補缺與額
無虧上民群集歡呼咸稱永無偏累共沐
皇恩於無疆矣業於康熙四十年四月內
題明在案嗣准部咨又經取冊咨送後准戶部咨
查各州縣丈量田地後果否俱已清楚有無題
奏之處令臣查明隨將查明丈量之後悉皆均

平清楚並無應行
題奏緣由於本年八月初六日具
題候
旨並咨部查核矣然臣迭歲疾病為虐近則痔勢日
增時而疾發上怔兩脇寒脹坐臥靡寧醫藥罔
效勿論地方事宜消埃未補而病體惶悉之中
精神不到檢點不周其所以負我
皇上之弘恩者將搢髮莫數其罪臣稍有人心得
日安於其位耶況楚省地處邊淵最關緊要總

督統制全省所係非輕臣念我
皇上神明天縱無微不燭無情不悉以臣雖年衰病
廢或可勉強辦事亦不意臣之狼狽至此極也
故臣之冒昧凜悚　而再再而三乞憐於我
皇上之前者實為地方之利害計而非為臣一身之
生死計也伏懇
皇上垂念封疆弘開
大慈允賜罷斥臣料今生無由仰報而啣結之私雖
永矢之生生世世矣謹具

奏
聞伏候
勅旨
康熙四十一年八月　八日奏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事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准吏部咨湖廣
總督郭琇奏為微臣病實難支謹遵
旨奏明仰祈
睿鑒允賜罷斥事一疏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初九日
奉
旨郭琇原係有罪革職之人特旨起用授為湖廣總

督初陛見時朕詢問地方情形郭琇繳奏稱楚地
易治於湖南丈量田畝後亦刻期可竣倘復不致
擾民朕之擢用郭琇原欲其整理地方撫輯兵民
非為其能出大言異以事在今丈量乃觀日甚
久治今反復紅苗屢肆搶掠殺傷兵民俱不奏聞
亦侵無等當又所屬知府揭發黃梅縣知縣李錦
虧空錢糧郭琇等通不詳察則輕率題參委官署
印以致百姓妄行聚衆搶閉城門又參劾不能詳
察百姓閉城時又不能禁戢此皆大負職守之處
凡所行俱與所言不符此等事情着郭琇一一明
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咨移到臣欽此欽遵臣跪
誦
綸音惶悚無既蒙
皇上不即加臣罪令臣明白回奏感激流涕謹望
闕叩頭泰湖北籍臣一介寒微才思平庸自縣令歷
任至部御史識淺才疎致多不職乃蒙
聖恩特賜寬宥放歸田里於康熙二十八年內
特起臣湖廣總督之職復承

恩允陛見蒙
皇上詢問地方情形臣思我
皇上德威遐布四海昇平天下晏如恭逢
堯舜之世正臣竭効犬馬之時遂以楚地易治之言
回
奏誠自回任之後未免一載瘧疾復作臣實心有
餘而力未逮此臣平生之罪有不能逭也又湖南
田地從前丈量因奉行未善致多不均臣蒞任
之時據有里民呈訴不無豪強隱漏民畏包賠

臣仰體
皇上惠愛羣黎至意熟酌
奏請清丈臣恐有以奉行未善反藉擾民并
請以武陵縣林擁衛永彬道華廷恩長沙府知府
王奕仁一員督率其事過歲之內或可告竣不
致擾民具奏在案於三十九年三月內准戶部
咨行到臣臣隨分委冊籍等二員輕騎減從自
衡行次分途查丈內有善化等州縣衛原係均
平毋庸察勘零陵等州縣間有數戶不清止按
不清各戶清查均平其有長沙等州縣衛不均
田糧則按坵挨丈以餘補缺與糧無虧據各呈
報士民群集歡呼咸稱永無偏累隨於四十年
四月內具
題在案於六月內准戶部咨行臣將各州縣衛均
平田糧數目分晰造冊送部隨行據湖南布政
司詳稱零陵等八州縣因間有不均之戶清查
均平非通縣丈量止將清丈冊具挽丈之長
沙等二十五州縣衡陽衡山二縣丈出田糧

銀不已紅造其應利冊費報其餘州縣係以有
餘補不足仍與三十一年造報原額無虧是今
日均平之數即三十一年造報之原額也若復
行查造恐不肖有司藉名造冊派費以致累民
詳請咨部免行造冊等因於七月內咨覆戶部
在案於九月內又准戶部咨行臣行應造冊隨
行據布政司詳稱各州縣田糧數目均平清楚
照數徵輸相安無事今若飭令造冊送部勢必
案行撥造難免驚動閭邑而原無包賠不清之
戶反受其累請再咨部免造等因於十一月內
咨部在案又於四十一年十一月內戶部咨臣照
依各州縣衛所造布政司底冊抄錄送部隨行
據都司將岳州等五衛照依原冊并冊費據
布政司將挽丈之長沙等十一州縣冊送司
底冊抄錄詳費并稱零陵等八州縣并按坵挨
丈原未取冊無從抄錄各等因於六月閏六月
兩次咨送戶部又於六月內准戶部咨以湖
南丈量田地後果否俱已清楚在具題奏之處

有旨[illegible]隨據飭知　[illegible]行查[illegible]又[illegible]川地之後
恐寄均不清楚尚無庇行
題參之處[illegible]於[illegible]內部并具疏
題明在案是湖南又[illegible]　于八　十九年[illegible]月准
咨之日計算於[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月內具
題錄已週歲皆嫁姓[illegible][illegible]實欠缺令造册循[illegible]
摺詳寄免造册遂致往返駁詰遲延至今其又
臣隷忽之罪不能逭也至於[illegible]等[illegible]於
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到任時在前任[illegible]行

題報紅苗出擾邊民[illegible]陷弁兵一案已奉
旨將[illegible]撫[illegible][illegible]僚議
皇上宸遠洪慈行令該管文武官弁多方化誨相機
[illegible]剿勒追截陷兵民據[illegible]兵黎[illegible]米[illegible]等[illegible]報
被陷兵民俱已[illegible]追出[illegible]事[illegible]
題報在案後因鎮[illegible]物[illegible]在苗邊[illegible]辰沅[illegible]兵
單辦[illegible]
諭[illegible]辰沅[illegible]鎮總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
受[illegible][illegible]無行

題參革職案
皇上將南陽鎮總兵譚如湖補鎮篁臣不次照行該
管鎮道於所屬紅苗土民加意彼輯恩威並用
將命誠肯後事宜實力舉行勿生事滋擾勿意
忽廢弛各在案於四十年三月內有瀘溪人楊
廷智等之妻係兩頭羊苗人之女因索債不還
捉[illegible]勸頭遊擊沈長祿帶兵至老家寨遊擊致
截殺兵丁十一名臣據報
題參在案臣思苗性狡悍出沒擾竊乃其故智試
昌題革甚遲誠恐顛將事先懈於防禦事後畏
罹參罰或有隱諱支飾臣行辰沅靖道查報據
辰沅靖道僉事吳國上呈稱鎮篁紅苗性類犬
豕搶竊為習惟在邊防將士守禦得宜不致肆
擾長奸則邊境群黎自獲寧謐然苗類繁多良
頑不一沿邊一百餘里苗土界址相連或有偷
竊爭鬭互相勸慣猾之民間鼠牙雀角挾私報
復之患原非鷺擾內地者可比實與腹地無異
漸民鼠竊爭訟無異此又在地方文武權其輕

之輕重即與之剖斷而許結也係奉飭行密查
相應據實呈覆等因臣查鎮筸乃楚南極邊所
屬紅苗與百寨犬牙等上司土民比聚而居往
易結姻彼往此來風稱雜所事實有之誠如
聖上之洞鑒也第臣愚以鎮臣道府皆蒙
聖上簡用之員必能盡心料理保愛身命或可無虞
姦隱匿之虞至於撫提臣職任封疆事有應會
結者即行查結焉敢輕率目責故須
聖慮總之臣因夙疾未瘥心思志慮昏庸日甚以致
邊方事務未能確訪入
告上歷
聖懷此臣失於覺察及漫無籌畫之罪又難逭也再
黃州府知府許錫齡揭參黃梅縣知縣李錦虧
空一案因李錦經徵四十年四月完半錢糧至
七月尚有未完銀三千一百餘兩據司道府揭
報撫臣即據揭會臣指參例應委員署事清查
是否侵挪民欠該縣愚民一時閉城留印不放
署官進城臣隨委令武昌府知府尤汝滸往撫

諭著令署官上任清查錢糧如無虧空或從
全完即為
題請復任而愚民執迷不悟臣思若差兵查拿勢
必驚擾不寧遂令李錦暫行視事一面清查錢
糧一面查擊為首聚衆之人後經查審李錦並
無虧空因其居官頗優百姓愛戴
題請還職仍留原任是先未經詳察即據揭會參
迨百姓閉城又不能禁戢此實臣大負職掌之
罪也我
聖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臣非草木具有心胸寧不
恩仰報
感恩無涯痾勢綿綿兼之南地濕熱水土不調以致
心神恍惚耳目聾瞶諸事廢弛貽誤地方言行
相違尤屬不能稱職有負
特用之隆恩臣雖百死莫贖又復何辭伏懇
聖慈立賜罷譴以為人臣之負
恩不職者戒臣惟席藁待罪不勝惶懼之至緣係遵
旨一一明白回奏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學士宮箴施行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奉

據實奏陳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仰祈

睿鑒立賜罷譴事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准吏

部咨為特參玩惕溺職之督撫等事考功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兵科掌印給事中

宋駿業題前事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題本月二十五日奉

旨這所參事情著郭琇金璽林本植雷如各明白回

奏該部知道欽此相應抄錄原疏移咨該督欽遵

施行計抄疏一紙咨移到臣欽此竊臣質本庸

愚任楚三載涓滴未報不能稱職大負

聖恩已遵前

旨一一明白回奏惶悚待罪今垣臣宋駿業疏參復

蒙

皇上不即賜罷譴令臣明白回奏跪捧

恩綸感激涕零敢不據實陳

奏也夫垣臣之參臣玩惕溺職係由鎮筸土民郎

聞
疏內叙紅苗搶掠殺傷屢行不法等語因有臣
疏題參是雖勦此他人之唾餘然臣返躬自問
而覺其臣之終屬誠是臣未敢以爲非也蓋湖
廣鎮筸一汛在楚省極邊與五寨土司同城逼
環皆土民邊牆舊址之外乃紅苗巢窟苗人性
最狡詐擾竊爲者加以五寨筸子二司土民及
辰谿麻陽瀘溪溆浦各縣邊地之民性以相習
奸頑平日與苗結婣交易彼往此來因而欺詐
騙害爭鬬報復擄牛盜馬捉人勒贖多由奸民

啟釁而擾及良善往往有之但該管文武權其
事之輕重大小有應詳報
題究者如前奉
旨相機撫勦及巡擊沈長辰等道題不應但經先後
會
題結案者是也亦有應詳報批飭審究者亦有應
該管官自行審結者實與內地無知細民鼠竊
爭訟無異故不敢輕率冒瀆
宸聰妄動師旅以開邊釁也然臣職任封疆乃不能

化誨邊地使苗人畏懷懾服與土民相安致有
李豐等叩
闕上塵
聖懷是不待垣臣之疏參而臣罪亦難辭此臣之撫
綏無術所當先行罷斥者也季叩
閽案已奉
旨着趙申喬等會同詳察審明具奏是紅苗情形應
聽察審回奏上請
廟謨再垣臣參臣向驚慮難近益衰廢臣思臣自懸

令以至行取濫側劉班且蒙我
皇上不次優擢誼臣賦性愚直才識疎淺多不稱職
罪已莫贖乃又蒙我
皇上包容寬宥於康熙二十八年復
特旨起用此臣之一身自始及終俱係我
皇上高厚深恩以致有今日臣倘不能仰酬於萬一
是可微臣原無虛辭又何庸辯之可辯乎謂臣
近益衰廢則果如垣臣之言蓋臣年已六十有
五疾病纏綿日甚一日精神委靡不及思慮參

有不周況楚省幅員廣闊邊方軍務即才力精
健者亦惴惴乎曠職之是懼臣以殘疾之軀肩
此重任猶謂能不貽誤地方臣亦不敢自信此
臣之尸位無用又當即行罷斥者也總之諸凡
廢弛漫無籌畫皆臣一人病之所致有負
特用之隆恩伏懇
皇上俯允埴臣所奏將臣立賜罷斥另選賢員代任
則
欽差到彼察審官民亦無瞻顧隱飾之嫌并請

勅部擬臣之罪以為人臣之溺職者戒而授任之臣
亦知所警惕矣臣不勝惶懼待
命之至謹題
旨明白回奏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奏

疏稿卷五終

不肖延冀五歲為先大夫嗣侍先大夫晨
夕者二十年而先大夫見背不肖姿質庸
劣弗克繼志述事以光前烈每痛心疾首
不可為子即不可為人憶不肖弱齡閒人
誦先大夫三大疏輒心動退見篋中疏稿
二册閒一披閱略識其意苦不甚解逮先
大夫歿後遍搜諸藏書中求所謂二册者
竟不可得心甚憾之丙午歲不肖偶遇仲
掞孫先生家語及先大夫疏稿家無藏本
先生云余在磨青舘時老先生曾手二册
相示曰京楚疏稿也余受而卒業常置案
頭尚考之暇時翻閱焉今屈指已十六年
矣余以此册不過當日草錄家中當別有
存本遂因循未歸不意其止此也急出示
之則宛然不肖弱齡時所見二册也不肖
且驚且喜遂捧持以歸自首訖末字字尋

味知先大夫為國為民之心畢具於是而

乃嘆先大夫一生惟以忠誠結

主知犯顏批鱗九死不移雖其章奏之大者久已載諸國史傳誦四方而存於家者秖此草草一編且復不自珍惜任其散逸其視昔人銘山沈水沒沒後世之名者何如也又舊笥中蹟草數紙冊內所無或偶爾遺漏抑當年未上之疏故未錄入與不肖不敢意為增減謹以蹟稿二冊為據詳加校閱授之梓人傳諸永久允我後裔尚世守之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孟秋中浣之吉男廷

翼謹識

年譜敘

華野郭公罷制府之明年命其長公廷翼從余遊朝夕之間接其言論丰采先生雖林泉優游而祥麟威鳳之目見者生敬信偉人也後數歲廷翼復延予為其子授句讀時先生歿已十四年矣間談往事邈若山河每懷從家乘中求可以備悉先生立身大節及言動細行與夫遭時得君曠世一逢之隆遇而不可得異亦雅意繼述者乃進而言

曰先大夫有自叙履歷一冊似欲著為年譜而未竟其緒翼繼序而成之但翼嗣先大夫時方五齡先大夫年已六旬越十九年而先大夫告終茲十九年中寢食館中晨夕定省向肄業所

及受訓誨而退不敢及他事故執筆而無所舉似未嘗不痛心疾首傷其生之晚也余曰是固然〻及今輯之猶存什一於千百不猶勝于歲久湮沒欲屈指而無從耶於是細撿篋笥凡有

関公之行誼即片紙殘簡皆敬錄之訪諸故老下及僕婢之逮事者自公始生之年訖捐館之日逐次編叙據事直書無事者存其年有事而未核其詳者不敢妄為附會編既成手其書以

進曰先生與吾家道義契三世于茲今先大夫之譜實先生成之願弁言於首以示子孫余讓陋無文而義不容諉又思先生名在天壤勳業青史不可以繫詞贅姑為誌其巔末使後之讀

者知所自云爾

同邑後學孫若羣撰

華野郭公年譜

公姓郭氏諱琇字瑞甫號華野世爲山東益都人永樂二年始祖登高公始遷即墨明末族人爾標作亂焚毀廬舍譜牒爲燼可考者曾祖諱師仲師仲生文耀字光宇以孫貴移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卿文耀生景昌字闇先則公父也有發覺序以子貴移贈文林郎江南蘇州府吳江縣知縣子四人公爲其次嗣父爾印字相寰嗣祖時化並以公貴贈如其官云

戊寅明崇禎十有一年公以夏六月己未十八日己酉巳時生父闇先公年二十五母周太孺人年二十

己卯二歲

庚辰三歲

辛巳四歲

壬午五歲

弟瑚生

癸未六歲

族人爾標作亂祖光宇公遇害贈父開先公避
難於文登
甲申七歲
在文登二月十九日逆闖陷京師十月初一日
大清定鼎是爲順治元年土寇擾攘尚未能歸里也
乙酉八歲
在文登
丙戌九歲
亂平回里族伯相寰公一見器之丐爲嗣遂出

繼焉　九月本生父開先公病卒
丁亥十歲
五月嗣母徐太淑人病故
戊子十一歲
弟瑾生庶母宋孺人出
己丑十二歲
弟璨生
庚寅十三歲
辛卯十四歲

壬辰十五歲
癸巳十六歲
弟璉生
甲午十七歲
補博士弟子員
乙未十八歲
二月娶屈夫人　九月嗣祖母宮太淑人病故
丙申十九歲
丁酉二十歲

戊戌二十一歲
己亥二十二歲
庚子二十三歲
三月本生母周太孺人病故
辛丑二十四歲
壬寅康熙元年二十五歲
癸卯二十六歲
甲辰二十七歲
乙巳二十八歲

丙午二十九歲
弟璪卒婦周氏年十八自縊以殉
丁未三十歲
戊申三十一歲
補增廣生
己酉三十二歲
春正月同弟璉讀書仙姑菴菴在邑東四十里
高崖絕壑人跡罕到秋中式本省鄉試第七名
主考內秘書院修撰嚴公我斯浙江歸安人兵
部主事實公一球浙江定海人房考夏津縣知
縣董公特升湖廣麻城人
庚戌三十三歲
會試中式第二百二十二名總裁內秘書院大
學士魏公裔介直隸栢鄉人禮部尚書龔公鼎
孳江西臨川人刑部侍郎王公清山東海豐人
國史院學士田公逢吉山西高平人房考內秘
書院修撰繆公彤江南吳縣人編修夏公沅江
南丹徒人吏部主事馬公剛山東臨朐人戶部

主事丁公蕙江西豐城人兵部主事成公性江
南和州人
殿試三甲一百二十四名狀元浙江德清蔡啟樽
辛亥三十四歲
弟璉入庠
壬子三十五歲
癸丑三十六歲
八月舉一女後適同邑楊孝廉琬
甲寅三十七歲
乙卯三十八歲
丙辰三十九歲
正月十三日赴京謁選父相寰公尚無恙十五
日忽遘危疾十八日告終公聞訃徒跣歸里一
慟幾絕二月二十八日成服四月二十八日卜
葬城南官莊之原
丁巳四十歲
戊午四十一歲
服闋赴選得江南吳江縣知縣

己未四十二歲
二月赴任吳江故三吳繁劇號難治邑人視爲
畏途公夷然就道爲興學校禁私派革火耗清
漕弊凡關國計民生必力爲振舉焉
庚申四十三歲
六月至八月霪霖八十晝夜水大漲漂沒民居
田禾無算公輕舟四出勘驗設法賑濟給闕上
告哀懇停徵當事者并嘉納之
辛酉四十四歲
與江南同考官得陸肯堂吳戩穀姚宏緒高璜
仲以嘉諸人皆知名士陸後於乙丑狀元及第
壬戌四十五歲
癸亥四十六歲
吳下錢糧多包攬侵欺歲無完賦公立十截版
串由單於儀門外設戥令自封投櫃而包侵之
弊除是年奏銷得以報竣
甲子四十七歲
五月膺

覃恩誥父爾印封文林郎母徐氏封孺人本生父母
援贈如之　十一月條上十弊二可議於蘇撫
湯公斌蒙批所陳十弊吳中情形一一如繪長
沙之策臨門之圖不能遠過也後二議請併闕
各年漕項新奉
恩部已極浩蕩無容復言至繁劇職員因公罣誤降
罰俸銀重疊勒追之苦言之痛切令人隕涕從
容當闕入
告未便從逐耳
乙丑四十八歲
時吳有積盜楊滿等恃邑豪張姓爲窟穴橫於
境無敢詰者公悉擒致伏法　昭勇將軍楊捷
遣弁至吳江督修戰船大索賂遺縛吏於舟公
往諭之不從批其頰墜水中上官諭公往謝將
軍長揖徑出
丙寅四十九歲
四月蘇撫湯公斌特疏入薦部議未允拘成例
也

聖祖特准行取入京十一月朝考同考者二十二人
公以御史記名
丁卯五十歲
五月補授江南道試監察御史　八月奉
旨巡按直隸督理京通各倉十一月缺裁回道
戊辰五十一歲
正月上河臣蠹國疏
上命戶部尚書佛倫勘同奏稱便公力爭之疏再上
立罷某職　二月擢左僉都御史即夕草大臣

結黨營私疏叅大學士以下六人翌明
上未御門公按疏於傳事大臣奏進候
旨俄
命公賚赴內閣宣示之旋降
嚴旨切責大學士等皆賜罷斥　三月陞太常寺卿
十月十六日上
大皇太后尊謚十九日點主二十二日升祔
太廟再遇
覃恩貤時化父爾印皆

誥贈通議大夫祖母宮氏母徐氏皆贈淑人本生祖
祖母移贈如之　十一月轉內閣學士兼禮部
侍郎充纂修
政治典訓副總裁官
己巳五十二歲
閏三月陞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五月
晉都察院左都御史知
經筵事
先是戊辰冬左都徐公元文陞戶部尚書吏部

缺應選者上請
上持不下至是授公處左者半歲矣故事閣學講席
非起家中秘者不得除公兩歲並膺之蓋異數
也　五月婿楊琬來就婚於京邸　九月上近
臣結黨疏劾原任少詹高等四人奉
旨俱着休致回籍當是時羣黨側目日夜思所以中
傷公未發也會山東道監察御史張星法參東
撫錢珏諸不法事廣西道御史盛符升與錢書
云汾陽之盜踰已久太原之口角有力汾陽謂

公太原指禮部侍郎高密王揚昌也錢信之先
是即墨令高已達曹縣教諭劉逢甲成山教授
孫熙并有能名公同鄉太常寺少卿萊陽趙崙
暨戶部郎中高起元四川道監察御史福山鹿
廷瑛雲南道監察御史鄒平馬光公書薦之列
公名公實不知於是錢發前書疏言公濫薦不
遂因使星法劾己
上命左都御史馬按問乃捕星法幕客段姓者拷掠
究主使狀卒無驗十月上諭明心跡疏下部議

均坐私書罪擬杖不准折贖且為蜚語曰山東
魁黨趙高鹿馬
上聞之崙等皆謫戍
特旨郭琇鯁直敢言姑免罪降五級調用是冬在京
候補
庚午五十三歲
東撫佛誣公為郭爾標子冒名請封無人臣禮
疏入未奉明
旨而

誥命追奪矣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看無人處問公是否郭爾標子
公具以誣對五月初二日奉
旨郭琇着休致未及回籍而江南查參兵糧之案復
起公令吳江時縣丞趙燗揹虧經收漕米二千
餘石公未察也行取後據結交與署印張綺梅
後燗大計降調事始露公聞亟差家人代買還
倉江臬高乃故縱趙燗不緝一以侵欺坐公江
撫洪公之傑疏其事部覆勒公赴南質對七月

自京起行九月至江寧江臬提審前署令張綺
梅及當時經手吏胥僉稱趙燗侵用公為代賠
與江臬意忤嚴刑煅鍊之皆堅供如初又逼令
人証趙燗脫逃為公藏匿以滅口者其人亦不
從是時江臬包藏叵測堂下人人為公危公從
容辨論江臬語塞適
上有大臣不許擅刑之旨又江寧士民號呼籲公冤
者以千數遂不敢逞但刪改羣供引侵欺律擬
守自盜者斬參後全完減等遣戍定例山東遣

成者發福建公獨注陝西以公前所劾者方督
三秦也
辛未五十四歲
正月江撫鄭公端以獻案上
特旨放免回籍　公南寄時東撫佛奏公休致之員
潛藏京師夤緣生事
上亦置不問嗚呼孤忠崎嶇艱險兇口
聖明保全高厚詎有涯哉　五月公至自江寧　先
是丙辰析產時公於器什財賄一無所問惟取
湯上鑑泉薄田二處一血族一施粥至是并讓

於弟達
壬申五十五歲
癸酉五十六歲
甲戌五十七歲
乙亥五十八歲
丙子五十九歲
丁丑六十歲
五月初四日繼弟瑚之子廷璽為嗣璽生於癸

酉七月二十一日年五歲矣　十六日夫人屈
氏病卒二十日遵禮成服十二月十四日塟於
城北新郭莊之原
戊寅六十一歲
己卯六十二歲
二月
聖駕南巡公迎
駕德州為當事所阻未獲覲
天顏也　五月

上回鑾至德州
顧謂廷臣曰朕幸江南吳江百姓至今感戴郭琇可
見是個好官　六月初一日奉
上諭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任吳江縣知縣時居官
甚優最清百姓至今稱頌行取內用行事能不畏
人若補授湖廣總督必能更改弊習不徇情面有
裨地方郭琇著補授湖廣總督即速行文着令馳
驛速往赴任公於初六日在籍聞
命十五日拜疏單騎就道七月十五日抵任　閏七

月十八日疏請
陛見
上以楚疆重任詔勿行　公傷楚省民心澆薄頹俗種種擇其有關風教者十六條檄下各屬揭之通衢以示愚蒙　八月次子廷爵生於家剛守王恭人出也　參襄陽知府黃章貪酷及荆南道蔣興芑互訐狀各拿問　九月上改折南糧疏變通藩產疏南糧者湖北舊有南糧一項修濟駐防官兵每年徵收本色即於本處支放獨

黃州府屬之黃梅麻城黃安武昌府屬之通山大冶五縣米二萬七千二百餘石例應解至荆勛等汎克餉所各屬處萬山中距汎千有餘里道路崎嶇轉輸之費倍於正額公請改折以省解費藩產者湖北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楚藩飼鵝鴨田地皆瘠薄不毛
國初募人承種號更名田每穀一石折銀二錢後因歲荒穀貴徵至四錢六分有奇公請照民田
上則起科減去三倍得銀可四千餘兩餘銀六千兩仍於十三縣田內照數均攤無減
國課而民困可甦又江夏嘉魚漢陽三縣地濱荆江積年坍塌五百餘頃有賦無田並請豁免疏入
上皆俞允獨藩產事格於部議未下也　十月十一日投赴楊閣揭茶陵州知州趙國珩徵派不明激變士民偏撫楊鳳起於計典內塡列浮躁罷之
上怒其表裏爲奸各擬重辟復諭內閣行文問公公

具拘其顛末以
聞　二十四日投董王閣揭先公未督楚時奸民陳丹書謀逆犯衡州衡永郴道董廷恩知府王奕曾傾貲募兵分門堅守搜捕城內奸細數人磔之賊始遁又遣兵躡賊於常寧斬獲殆盡事平後以失察論革職衡民環呼保留至是
上諭閣臣問公公力爲二人守城功廷恩等得不罷　十一月復疏請
陛見得

俞旨　同日上移鎮彈壓疏時湖南補項等寨苗據
天星寨出沒剽刼公念苗性狡黠叛服不常惟
以重兵防堵庶足久安而舊制鎮篁副將一員
駐劄五寨司孤懸苗疆汛多兵少不足彈壓請
以沅州鎮總兵移駐鎮篁
上是其奏行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赴京師
庚辰六十三歲
正月二十七日
陛見
年譜　六
上屏退左右問東撫王[redacted]做官何如公回奏做得好
極安靜又問前任桑[redacted]何如回奏極好又問佛
[redacted]何如奏臣不敢言臣還有本
上笑公遂免冠叩頭大哭歷訴祖父冤並奏臣年老
素有痰疾求
恩罷斥另簡賢能
上云今日覆試舉子你且退明日將本帶來二十八
日疏上時佛已爲大學士矣
上詰佛佛惟以風聞引罪遂

勅部還公
誥命　是日公復條上二事曰嚴堤官處分曰停修
須俻漕船曰調補熟悉苗情官弁
上皆允行　二月還湖廣再疏言藩產事先是藩產
之疏上也部覆謂藩產給民非自置田地可比
難與民田一例起科且輸租田地各省俱有此
項刊載全書勿庸更張至是復上疏力爭事下
部議部持前議甚堅
上命筆帖式馳往問公公力陳其便奏上奉
年譜　七
旨這事情着照該督所請行於是藩產之害頓除楚
人咸更生焉　四月上請禁八獒茲草科派陋
陋規行滾單緝訟棍禁酷刑防盜益嚴抄搶禁
阻葬且所
勅部行文勒石永禁奉
旨這本內事情前任督撫並未陳奏郭琇涖任實心
除弊詳明具奏可嘉俱着照該督所請行　五月
題銷積案爲故湖北布政使徐惺虧空銀豆八
十餘萬請豁也部覆不允

上特旨寬免 上諭試差疏大旨以學臣貪婪皆督
撫護徇所致
上是之命九卿會議具奏 六月上穀米轉移疏先
公
陛見時
上面諭湖廣收米二十萬石至是秋成少歉公念收
糴必至價踊且有撥價之煩請將湖南積穀如
數辦運
上稱善亟行之 七月保題右營遊擊張文定爲中

軍文定係公同鄉素悉其練幹謀慎故用之
上添員防盜疏沔陽州介居江湖廣袤八百餘
里盜賊出沒剽刦客舟舊雖設守備一員而兵
無巡船遇警惟有口喊目視而已公請移安陸
府通判於沔之新堤撥給水營弁兵號船以資
彈壓
上勅部議允行 八月
上遣內閣中書馬喀賚到九卿禮部所議科場事件
令公殫心詳議以聞同議者直隸巡撫李光地

河道總督張鵬翮廣西巡撫彭鵬
上諭伊等皆居官素好行已清廉之人此事若瞻徇
諸臣情面不務求盡善從公奏議則伊等一生清
書制行俱有忝矣公條議同奏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確議具奏 十一月叅鎮草總兵
張大受貪婪狀大受故公所薦移鎮防苗者至
是以貪詐不職論罷
辛巳六十四歲
正月上疏乞休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總督正資料理着照舊供職不
必以衰病求罷二月復接印受事上保授郡丞疏
漢口舊設江防同知久奉裁革公念省會重地
不可無備請以武昌水利同知兼理江防薦筆
帖式圖納爲之 十月御史左必蕃以督撫失
察糾公奉
旨明白回奏時黃州府知府許錫齡揭黃梅縣知縣
李錦虧空題叅解任署官至黃民遮道頌冤公
乃皆以李令視事聊順民情必蕃謂百姓不服

知府妄揭可知督臣不能細察於前原介視事
又井長官臨涖之體公上疏辨明即再疏引罪
乞休奉
旨慰留如前　十一月上官斌印關案先是廣西賊
黃明盤踞產崗賓西通判王世清與黔將官斌
協力擒獲旣有公報公拿之印文矣旣而世清
忌斌分功遂誣斌爲搶奪部議革職斌即關繫
獄三年不決至是
勅發原案與公承審上言邊將事功與失機縱賊者

不同即使審明官斌搶奪果眞亦不過邀功之
私而事連三省非經年月不能提齊質審牽連
無窮誠爲可惻乞還斌原職以彰
皇上使過之仁奏上官斌復還原職　十六日奉
勅舉循員內品行清兼實心愛民者公舉糧儲道張
聖佐武昌府知府乜汝荊州府知府魏勷沅州
知州包太隆嘉魚縣知縣壽璥遠安縣知縣梁
鳳翔等六人　十二月上謝
恩疏再被

溫旨慰留故也
壬午六十五歲
閏六月三疏乞休七月奉
行郭墒丈量地畝事尚未完俟完日再行具奏八月
公疏言丈量悉已清楚業經具題俟
旨并谷部查核矣然臣年衰病發楚地寥濶總督全
省所係匪輕偷懇
天慈允賜罷斥　九月兵科給事中宋駿業劾公以
督撫溺職盍因領算民李豐即關部紅苗搶掠

故也奉
旨迴奏公再疏辨白且以衰病求去
癸未六十六歲
五月初二日公罷歸六月二十四日抵里
甲申六十七歲
三月十五日弟瑭卒遺孤廷凝方八歲公延師
教之撫育猶子　秋大水邑城傾圮海上賊舟
日熾公捐貲完城邑恃無恐
乙酉六十八歲

公族遠近四十二家率貧窘公出積俸人爲置
恒產四十餘畝三黨姻親二十餘家亦各分給
田產
丙午六十九歲
丁亥七十歲
聖駕南巡公赴德州迎
駕
上親顧問爾病愈否爾家卽墨祖居耶僑寓耶又問
爾有幾子現居何官公回奏臣祖居卽墨二子幼

小在學讀書臣犬馬之疾不時舉發
聖恩高厚恐未能報也
上賜御筵慰勞而歸　八月廷翼入庠
戊子七十一歲
己丑七十二歲
五月十三日爲廷翼娶婦胡氏同邑庠生暨女
也
庚寅七十三歲
三月十五日三子廷翁生　秋廷翥入庠

辛卯七十四歲
壬辰七十五歲
癸巳七十六歲
甲午七十七歲
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二坊於
聖門左右　十月十七日長孫炘生
乙未康熙五十四年七十八歲
二月二十一日公有疾公素患痰症罷居後往
往而劇旋卽平復是日弟瑚病篤公往省歸而

病大發三月初七日寅時公薨享年七十有八
明年丙申四月十五日闔邑紳衿耆民等列公
生平事實請祀鄉賢五月十七日督學陳公沂
震批准七月十五日置主入祠

具呈郎邑孫嶔山衛兩學稟增附生員陳璣藍昌倫
周永命周熙命周毓嵐周祚新周毓崇周毓轔周毓
徵周作賓周入阜周毓沖周方作周棻閒周楙闓周
連闓周績周科周楷周如杏周方啟周可興周佇周
倬傳協寅孫理藍啟泰藍啟穎藍啟傳藍啟仕藍重
綬藍瑞徵藍瑞雯藍重璽藍重徽藍重焜藍中瑜藍
中程藍中琇藍中珉藍中選甯明文江荷劉世馨王
想董如桓劉文炯甯璺甯垿賓選劉文炳江嵘江嶧

江義孫元度張之翰王懌黃貞燦黃貞誠黃允世孫
士濟孫士璜孫士琛孫士珍孫士璣孫士磊孫士達
孫士魁孫士千孫士科王騫劉鎮常九思杜士皐孫
應謙孫應熙孫慎德孫至德孫裕德孫克明孫積德
孫汝颺孫汝璧孫汝爭孫崴德胡超胡邁胡世熙胡
世洽胡德宗林劒綱林恪王廷賓單有宗周勝馨宮
尚傅孫敬曾孫繼曾范懿范士騶范士駿范士驟范
九齡范允阜周廷渾黃鎮中周永福杜本源江蕎江
允溥周于遴李國瀚周光闓解璀周永咸周及士楊

獻鼎楊上著楊士鉉楊士鉞解化行解化嗣解化兌
解文熺解奐解紹宗尤兆麒邱毓蓬邱秉亘杜士尚
杜成軻杜士久杜成穀范士驥胡廷燦江英劉繼宣
楊鉶鼎藍中璿杜本淵楊士鎣楊士欽袁慶孫楓林
趙萬慶黎銓江梅紀良佐王桐黃璋牛克顒牛克梱
牛克棟孫道燦孫若恍孫若彝孫士襄黃貞徵王永
熠喬世壽孫繼武孫士弘孫士榮周遠閭劉秉樞黃
毅中紀鳴球黃誠中黃應中殷玉秀殷瑨殷瑞于賓
黃廷棟等為厚德豐功足光祀典懇恩轉申事竊聞

朝有名臣海內宗為麟鳳鄉垂奇節學士望若斗山
蓋忠立於鼓篋之年有心者常先憂而後樂論定於
蓋棺之後勵俗者必表古以型今氣作山河風清芹
藻伏見已故貴政大夫原任湖廣總督郭公諱琇者
兩間正氣一代偉人早掇桑於南宮遂操刀於劇邑
冰魚表節江甯明府之清剛竹乘仁戸鼓神君之位
循良稱濃廷第一而剛推國士無雙初入柏臺已傳
鐵面屢飛白簡爭避青驄燕幸遭逢之難得雖高爵
頻加不變其死而諒孤立之無他故謗書獨至猶可

以生身退而道命尊殺多有名爛烈再膺重寄益勵
風骨出瞻南山之雲仁心南樓長嘯但望峴山之減
何其美人鄉功成後歸人一編永日雖兒童走卒盡
知司馬之名質實華松不貴彭澤之室至於分甘
而篤同氣之愛敬舊而講齒之歡修黃序則學舍
增輝鄉賢之朋講鄉再肉聯在公猶不仍之餘諸要
於鄉不吝於之倣關試等奏仰尚風幸生洞里號參
山喬吳原非一地能私而景星慶雲必以先觀為快
伏望申之當事薦以馨香璜奇飾俾併光鄉譜於簡
策頌廉隅立長感興於山川秩理合具呈等情於康
熙五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具呈本縣儒學詳本縣正
堂隨案
本縣正堂加二級陳諱[illegible]遵批送儒學查取本宦事
實册結以便加結轉申 [illegible]本月本日縣備鄉紳周
祚蕃江登劉秉厚張學宋必恭[illegible]尚文劉鳳曹
吉祥劉秉璋黃如中[illegible]解[illegible]附劉秉懿黃永
蕃王仁府[illegible]董蕃孫吉[illegible]中[illegible]故延黃貞泰孫
道成陽玠朱理[illegible]黃致中吳璐黃[illegible]江成黃貞乾

周文明黃熙世黃鍊世黃鴻中黃彥中楊琬王肅文
周啟貞周正孫斯遜姚宗賢周[illegible]非李之栓周鏞貞
黃[illegible]華黃建中[illegible]周成命黃貞觀孫貞德
崔[illegible]中[illegible]周[illegible]貞應銘崔華曾漢璽王士
魏[illegible]之梅江[illegible]鈴江峽周璠周
周[illegible]楊[illegible]王思楊[illegible]重慶江遷芳黃貞
黃王功[illegible]黃貞周王[illegible]先劉文燦焦秉宗
黃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中我劉職周[illegible]文
黃[illegible]名臣大業堪對宮牆懇祈轉申以光
[illegible]惟正氣壯山河每稱盛朝之瑞大名垂宇
宙[illegible]之光蓋明良遭逢之奇千秋一遇而[illegible]
業[illegible]之著閭里[illegible]難苟可致之管紋豈容斬以姐
[illegible]故資政大夫原任湖廣總督郭公諱[illegible]者
[illegible]圭璋比德少年攬轡雅負澄清壯歲登朝
志存[illegible]初管松陵之符爭說水心繼參梧府之班
聲稚鐵面白簡飛而三公避路
[illegible]柱之忠驄馬出而七齊泥棲四海歸埋輪之
譽孤貞自許頻死不移及乎再起田間總制今楚單

車就道農夫釋耒而焚香祭餞逢臨墨吏聞風而解
綬起三湘之凋斂淚落峴山蘇七澤之哀鴻恩深漢
水既而退休綠野但藝芝蘭偃息東山不營絲竹蓋
平生獨篤者忠義之性故每從俯念朝廷而淡然無
競者榮利之懷自解組便如寒素頭等曾說杖履夙
挹風教蒐師事之未能但深仰上華公論之足據敢
昧同心伏望申之上臺躋諸鄉祀無使祥麟威鳳或
沉淪於珥筆之年庶幾慧日景星長炳耀於騎箕之
後具呈本縣王堂隨蒙

本縣王堂加二級陳　批送儒學並查覆　又本月
本日闔邑鄉耆杜成升周毓衡周毓嶽杜成寧邱汝
典牛瑞璜牛如璜黃珣紀弘仁宋內有解作霖解體
杜士恒孫應瑚孫應智周毓華周紀袁璞袁燦袁恂
王恪袁瑞廷袁瑞彤趙允昌牛克松牛克榮牛克紫
牛克累孫應禹孫文德孫吉太周毓秀孫明德徐昌
宗王肇基秦建昌張全初胡允法楊允佩何懋珩李
倍勝周永瑞胡廷俞孫達德孫攀德黃臣周毓和張
敦良楊國隆何寶劉大任張豹黃永昌傅好信周寧

翟曰璉楊允瑄楊作芳孫恒德戰立名于海池周攻
工左卿金兵成孫啟文孫希文孫希武梁習紀璉呂
惟祥孫黃翊于治邊秉濟孫肅德戰立勳孫蘊德王
世傑尚乂戰文兆勳馮琛代申瑣王琦李程梓張蘊
森楊希賢邢廷棟張永瑞孫豹孫侯集孫繼傑魏琨
秀文祥周臣修典周薑孫廷爵黃成訓胡梅王廷秀
江可榮韓從龍修志宋肇基李培張廷張玥黃咸吉
于煉韓宗尼辛同韶周用中張允麟張允慶于寶董
才廣劉世忠胡永祿高魁修俊趙文楊王世德辛魁

一黃安吉錫王鏡黃詡于欽等呈爲名臣德業兼隆
允協祀典懇恩轉請以光典禮事蓋聞古者不朽惟
三宜祀有六生既表厥宅里歿則薦以馨香所以示
三代之公亦以垂百世之範與其待代見已故資
政大夫原任湖廣總督郭公諱[illegible]者由本嶽降靈自
天開甲名世之昌期爲盛朝之上瑞方其試盤錯泄
叢渦孟水表廉潔行化入詔之占翁良及于履始
臺登臣府白簡霜飛青驄口躍入閣之展卿史其埋
輪當道也撥鐵面而冰心其攬轡澄清也爲和風而

甘雨孤忠自許正色立朝寵辱皆忘始終一節是以
歿出之日田叔前利鄉宦舊其姓名迄今搢紳之
餘鄉海內以稱不少人衆入川等華作同里高近
歟先小人何知且識尚公於鄉衆以人有志嗣祖畏
也門庚桑伏拜林茲與論申請當事務使身騎箕尾
長留日星之次之驛更急幾氣行止六將彼此錄管
統而無教矣具呈本縣日學懇祈
本縣正堂加二級陳　批送衛學查覆　續據縣
衛兩學廩增附生員孫士清閻惠顧明世熙江瀚范

九皋蘭中玢等連名結稱已故鄉宦郭[redacted]忠孝絕人
勳名蓋世少年攬轡早已從樂而先憂正色垂紳讚
顧忘身而殉國言滿天下留品德守辛無不仰其高
深而業在千秋應國蔵疇羨已想其手采是謂不
朽名足留芳中門不致虛捏等情結由到學　又據
甲長鄭不世左鄰黃致中右鄰張有山等依奉結得
本廟已故鄉宦郭[redacted]行明為名宦鄉稱厚德退休
洛下以遊獨樂之園撫東山甸保著竹之望直道
猶行三代聲香允足千秋不敢捏結所結是實等情

到學　本學復將本官生平事實逐一查明　一本
官爲父封太常蔭子自少至壯色養兼備成進士後
中居數年竭力供職克體親心人稱其孝撫太常幼
子連見勸勉至折節分甘卒爲就職衛立室家於同
產弟姪亦然其內行純備如此　一本官由庚戌甲
榜改授吳江清慎明斷號三吳第一故司李雎陽湯
公撫蘇時破格特薦即受知
聖主擢諫中不二載超拜總憲觀直敢言天下傳之至有
包海之目　一本官再起督湖廣整飭於鎮靜條奏

楚省宿弊多改折衛撫楚人至今食德至奏銷緩徵
一疏則天下受其賜矣皆有章奏可覆　一本官雖
至大官而一意恬退數請休致其居家布衣芒舍門
無僕餽從不干預有司事清風高節遠近景慕其遇
鄉黨以謙以和人不覺爲達官約束僮僕無或縱肆
捐入公之　一本官加意收族官成而歸酌其親疏
爲置田産給贍粥者若干家內外親屬無不周恤人
以爲有晏子三族舉火之風若歲饑出粟以食饑者
與保守率消變未形與縣允享宰論之福云　據此

本縣儒學教諭孫諱燦訓導姜諱關齊同看得已故
資政大夫原任湖廣總督鄒公諱[redacted]當代偉人千秋
名世苞苴絕而竿譽日隆世飽水心車輪埋而金闕
風生洞推議迺功銘漢水與鄒嶧流之碑績比汾陽
爭仰騎箕之烈躋諸鄉祀既宜[illegible]許取據里鄰及庠
增附生員各不致扶同甘結並具甲學印結備造事
實冊粘連原呈詳台牒呈伏乞俯賜轉報施行於本
年四月內牒呈到縣隨蒙
本縣正堂加一級陳　批准轉詳該本縣據此看得

已故資政大夫原任湖廣總督鄒公諱[redacted]者呂朝物
望鍾世人宗文章推司馬之才同時有蔣敘節並耶
山之事著世無雙始而赤隊有花世傳一異蹤且相
臺著績入避青驄聲氣雖足以咸服眾倫竹業不足
以寄揚大美誠云瑰異尚[illegible]踪[illegible]紐[illegible]搢紳表
孤忠於列諫諫行言聽登稍席於春[illegible]　遷大
額竹[illegible]高沒至[illegible]節錄使[illegible]再起四關漢水之
銘功不少止而告歸苦含東山之志節猶存戶有絃
歌惟以口之誦詩讀書化閭閻之[illegible]俛庭[illegible]孝友印

以昔之祖功宗德律子弟之遵循若此者十數年率
由不改自此而數十世歷久彌芳宜俎豆於千秋合
儀型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請崇祀開具事實冊
結前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轉呈明光盛典以
洽輿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等因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具申本府隨蒙
本府正堂加三級紀錄十二次劉諱承啟批准轉詳
該本府據此看得即墨縣已故資政大夫原任湖廣
總督鄒公諱[redacted]熙朝良輔盛世元勳釋褐華年學業

聲騰虎觀策名上第經猷光耐鳳池製錦花封大地
三異叶異績乘驄[illegible]臺一路著清心才有餘而
措施皆允政備長而[illegible]特達身以班僚之貴膺夫
總憲之崇正色立朝肅人凜清風之興端躬執簡奉
上節寒霜之威[illegible]開當道[illegible]命復申擢擢雄藩
德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功更高於鴨峯半壁江城
至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澤國於[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心香已而
念切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貞返棲不[illegible]松竹孤高履順
[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始終一致體用全歸成哉當代

之偉人允矣兩間之正氣宜申俎豆以享明禋者也今據該縣學備具事實冊結詳請前來擬合轉詳憲尊鑒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於本年五月初十日具詳

督學道於本月十七日案

欽差提督山東通省學政禮科給事中加三級紀錄四次陳 為行知批准撥詳看得已故資政大夫原任湖廣糾折郭公諱[redacted]孝友性家文章經國盤根錯節別利器於宦評推轂扶輪奏名臣之蓋牘初登言路人比鳳凰之鳴聲讀彈文世傳獬豸之觸行諫臣之背一歲九遷脊臣相之澤甫日三接中間致讒搆迹里門旋復家恩進牙南眼進則有功業可紀退則有利澤及人卓然古大臣之風後日定評於史冊撥以鄉先生之義今茲宜俯貞於鄉宗如詳行縣置主入祠致祭行於本年六月初六日案

本府紙票司前事仰即畢縣官吏照依批詳票內事理即將已故郭宦置主尊送鄉賢祠供奉仍將入祠日期具文報府以憑轉報毋違須至票者今於本年

七月十五日案

本縣主宏湖 敘陳 逕行迎入鄉賢祠供奉訖

鄉賢說

蔡鍔

粤府貢政大夫[illegible]實與[illegible]華府鄉老先生崇祀鄉賢說

公[illegible]人[illegible]賢[illegible]人[illegible]入于鄉賢者不能無說何也鄉之中有[illegible]人[illegible]其行實[illegible]有可有[illegible]於上許得設木主配於鄉賢之列歲時有司祭之成殷徐祭度之[illegible]門人[illegible]爲人子孫者誰不顯榮其父祖而爲人之[illegible]者又誰能[illegible]有可傳以貽厥子孫無如子若孫之必欲榮其父祖也亦

不許其子[illegible]視之果賢與否於其承位重爵之勢輒能使人[illegible]其父祖之功與德而衡豐羅寧[illegible]者亦不愛其力爭效[illegible]於是[illegible]懷約於有司曰賢有可聞於上者亦曰賢則[illegible]以爲賢則思之當其人[illegible]之先[illegible]歷[illegible]制集[illegible]所精[illegible]論[illegible]高才[illegible]大[illegible]人[illegible]騎[illegible]後揚[illegible]下此者亦[illegible]擁[illegible]於鄉而[illegible]見德[illegible][illegible]斷[illegible]者[illegible]未[illegible]是哉曰某不稱是哉則曰某也吾不敢[illegible]之而心非之

某也吾不忍明指之而竊笑之非但如此也即令前之刻狀稱賢者事迹退思未嘗不兩然有內慚今公之子長木爲世[illegible]幾役井若有勢與利者之足以驅使衆鄉而衆議僉同官民斯必欲奉公而俎豆之[illegible]謂斯舉也尚足以增重乎[illegible]思之鄉賢祠而未足以重公也公立身行己不苟異以爲高及其事上使民也爲人之所不敢爲言人之所不敢言舉於高好[illegible]者[illegible]而魄落者[illegible]而敗不[illegible]臨公[illegible]於刀山劍樹中坦若康莊然卒能來上官之知遇

皇上之眷而且聲施洋溢遍乎中國此固際遇之隆亦公之精誠所致也故提督將軍親丁核禁遐撫用人不足爲公權鶴立紫班掌握樞憲不足爲公威未半歲而五遷自七品至九列不足爲公榮朋黨羅置之死地而城追回前封不足爲公危悔揉而用與論再起而總封疆不足爲公賀豈區區一鄉一邑之頌祝足以重公哉然則足以重公者何不見夫志聖之夫國豈子之受謗乎流言興而賢王不能白其臣衆口嚚而慈母不能保其子況欲以是非之公出諸處士橫議

匹夫匹婦悠悠無定之口難矣乃公之[illegible]路也[illegible]
在[illegible]諸[illegible]門不[illegible]而走四方與窮鄉荒徼黃童白叟
未有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也假[illegible]能道所[illegible]
傾其[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得前公
之遺[illegible]公者以[illegible]江南人士數
千百[illegible]法[illegible]後[illegible]付人[illegible]手[illegible]
[illegible]聰[illegible]追公
之家居也名[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得見
頌也焉城郎畢人適[illegible]那[illegible]必及公闕公之起

居以為[illegible]余[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異起[illegible]見[illegible]史[illegible]
官編[illegible]曲[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不為之
事[illegible]海[illegible]介　[illegible]聖賢不能必
排[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公之[illegible]而[illegible]萬人
[illegible]解之而之[illegible]我[illegible]足以助公而
[illegible]王[illegible]此[illegible]非獨人[illegible]也不然
名[illegible]所忌而何獨[illegible]於公公之[illegible]名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也公之名無處不在地之水無處不有[illegible]地
而得泉謂地之水盡在是不可謂地之水不在是亦
不可令公之名滿天下而乃以鄉賢名郎墨何以異
是故從[illegible]為之說

[illegible]生王沛恂[illegible]暨侄男[illegible]頓首拜撰

附劉[illegible]　祭文

維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孟秋七月望日壬申山東
萊州府知府加三級門人劉承啟謹以剛鬣柔毛香
帛庶饈之儀致祭於

誥授資政大夫總督湖廣兵部右侍郎鄉賢郭老夫子大
人之神位前而言曰[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容若[illegible]於[illegible]氣如雷以碩果
[illegible]之[illegible]北海之遺風[illegible]惟我
鄉[illegible]盛[illegible]高行起名[illegible]以[illegible]發大國其齊[illegible]
[illegible]不世之[illegible]崇[illegible]海
[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其高[illegible]
[illegible]先[illegible]口[illegible]

牽絲奏最時而鋪[illegible]出宰平江慈流吳郡兩浙斯奭
撫懷幽隱發民[illegible]除民害晶積弊相沿催科難開
召公至止[illegible]大[illegible]什案到海甸韻乃其清殊
知荷[illegible]治[illegible]道父
天子之爾淵[illegible]內之歡[illegible]功歷上靖共有
贈翰清爾佐領南[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秉以夜
之[illegible]蓋誠之[illegible]又何[illegible]何[illegible]
朝廷之[illegible]華夫奮而偶躋進退有時次殿堪盛鶴鷺攸
宜璧[illegible]以泉石罕[illegible]

九重之[illegible]岩谷之尚遺遂楚[illegible]之
召[illegible]以賴之仍保釐於寰[illegible]之[illegible]治總先
後之遇[illegible]之迹奇要以[illegible]教仁義
拂衣歸也
皆恩克錫[illegible]篇詩玩占象易得大[illegible]逆皆[illegible]抱道
口[illegible]知篤[illegible]建家國之儀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鄉
里以[illegible]親懿之道累化禮宜之[illegible]風悉[illegible]立而
不一蓋[illegible]令之令[illegible]以增其儀[illegible]用列古之前民
治無容乎軒輊者也敢[illegible]如昔日[illegible]

師哉[illegible]而[illegible]水猶存杏壇不遠不冠
[illegible]生前之華表求宗接考鼓
[illegible]
迢[illegible]一陳其[illegible]伏惟尚
饗

縣衛鄉親友　致奠文

維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七月戊午朔越望日壬申
[illegible]等謹以

清[illegible]之儀致祭於
[illegible]先生神位前曰鄉有
賢人夫[illegible]奉之人
之道也[illegible]鄉黨
[illegible]乎延
等[illegible]無從尚
饗

祝[illegible]告文

維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七月戊午朔越望日壬申
郭廷翼郭廷翕郭廷翁謹以剛鬣柔毛清酌明粢之
儀致祭於
歷代崇祀先賢神位前曰道行嗣海道無古今所趨不
同其歸則一仰惟　諸賢或孝友型家或勳名蓋世
或經術崇修或節義茂昭或吐和於明廷或樹標於
季俗或特立而孤芳或踵武而濟美永光簡策久協
馨香廷翼等　父湖廣總督前都察院左都御史郭
公諱　琇雅慕前徽志希聖域立身有素質對無慚茲
以公論不泯顧請從祀敢用牲以告

家中祠堂告文

維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七月戊午朔越望日壬申
不肖男廷翼廷翕廷翁謹以剛鬣柔毛清酌明粢之
儀致祭於我
顯考資政大夫湖廣總督前都察院左都御史郭公神
位曰嗚呼我　父捐棄塵世騎箕尾而上升也歲有
五月矣兒輩紛劣躃伏泥土無能發我　父之光於
萬一而我　父生平炳炳麟麟如日星河嶽昭揭天
壤士無賢愚無遐邇其存也莫不仰望丰采其卒
也無不何歎咨嗟以是宿草雖枯嵩嶽未沫人亡業
在道途名存庠四月之望闔邑縉紳先生及縣衛兩
學生員鄉都耆老以我　父爲時名臣居鄉厚德俎
豆未光輿情歎然各具呈上請內庠師司邑侯而郡
尊文鼓舞踊躍樂觀厥事而新任學使者陳公原籍
吳江傳以嵩生隸我　父治下念我　父勳名蓋世
枌榆之澤尸祝尤切欣然批發若以適值其事爲幸

者此固我　父樹立非常感孚有素而同里諸君子
敦尚古道各　憲表彰風化並堪千古兒等每念
之未嘗不感激泣下銘刻終身也嗚呼氣壯山河名
垂宇宙生逢
聖主之知歿爲邦國之榮雖孤忠自許屢遭謗議而擯斥
放廢之餘其聲益烈雖立朝未久蘊蓄尚多而廉頑
立懦之概歷遠愈新宮牆之內兩楹之旁維忠與孝
定蔡芬芳我　父陟降於此庶無憾乎兒等草土
餘生寢心孔亟幸公論不磨得借之以稍慰哀恫而極

盛之後負荷匪易恭觸捧主而前彌懼恩起耳茲於
中元之吉虔奉入廟長史來迎邑中親族亦潔樽以
待用具牲醪敬告將事

安神告文

維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七月戊午朔越望日壬申
不肖男廷翼廷翰廷翕謹以剛鬣柔毛清酌明粢之
儀致祭於
顯考資政大夫湖廣總督前都察院左副都史郭公神
位曰景星慶雲非一家之所而爭以先睹爲快豈功
偉烈非一地之私而尤以同里爲榮哉　父須節在
朝廷經綸滿天下章奏叡諸學士姓字遍於兒童雖
耀之丹青尚有待於異日而薦之苹藻實允協乎輿
情嗚呼爲孝子爲眞儒爲循吏爲名臣自漢氏以來
殁而不朽者咸有位於此矣哉　父泣上其從先輝
耿而恨相見之晚乎靈爽式憑妥侑在茲

崇祀名宦錄

具呈江震兩邑紳衿陳王謨王璽偉倪師孟蘇宏遇錢金森陸杜馨周口漢陳憲中倪光鵬給大業葉景韓羅汝礪沈廷光包昌貽周王田丁焯丁焯衍原虬紉周蕭東范王政周允吳張弘謨潘其綱周元熙費周仁趙平章周道隆沈永葉繁周松陸凱森儀卜元吳烈陳時及沈嘉琛潘其斌沈世焯吳大衍沈棫李家吳榮貴鴻顧浦等爲萬民追慕
甘棠百世宜光俎豆公聚江邑爭　名宦懇賜詳請
入祀以彰風勵事竊惟法施於民禮隆祭祀澤被斯
土尸切祝尸表政績於一方名由實稱抹公評於兆
庶久適益真佚念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湖廣總督
郭公諱琇汾陽華胄畢邑名儒爲秀才時即以天下
爲已任自通籍後每思勿欺以致身卜試京鮮初臨
笠澤理繁治劇罷列難摄起敝扶衰春回剛察下車
而歲逢旱澇首疏湖水支流久任有善政催科創行
歸農限串蒲鞭示警悔罪者游泊知懇閘闔省嚮訴
寬者矜嘿頓釋案無留牘假訟庭路恥拾遺夜無
吠大雖孚固知於蒔夜茄噪欲求致得之異於口碑
麥歧穗五若夫興修學校數十不尚其文考校志書
採風郎以式化宓堂來友事之君子假宅興自至之

陽號歲會月嬰背甚榮汴入關分校桃李盈門其愛
民也若女其養土也如此所以八年撫字造父沁人
沒且溫潤喉思鮮地看也惟時故可宜濟急得公撫
興亦澄同氣道德文章行誼為時名高循卓卓罕遇
聖祖仁皇帝明良作合心膂無猜由謙和而剛正自開學而
憲長書日三接一歲九遷公職特達之知誓圖含生
以報彈章屢對暢衆朗所不敢言而節不回彼精忠
而無所畏埋輪折檻不數古人銷骨鑠金致生疑謗
終倚向日之誠輒奉賜環之

詔與所謂
主聖臣直千載一時者矣既而
六飛南幸百姓歡迎萬口聲同齊稱郭令
天顏有喜道念舊臣遂從除伏之餘特畀引諭之任忠貞
承矢老月益堅報稱彌殷誠而恩念楚江踞尹登柾
席而靖烽烟專閫五年化苗頑而為亭僚從茲歸老
直齊雙期無愧世之完人為盡臣之楷則也或寄世
籍楓城夙切楊蔭鄉鄰待規韋采日慶甄韓父老猶
想風規不忘歌杜乃仁風善政下逮兒孫抒媪之談

而禋祀嚮香未展崇德報功之願竊示之好日切於
史學秩之文詩不容緩茲奉
聖主當陽
神所讀式仁周故舊澤被兩朝前哲詩尚弗遺乎旌式
人賢不世豈或缺於蒸嘗又值各上憲風化主持無
吾不舉老父臺德音不掖有美必彰為此環叩希賜
察情詳憲
恩請遂入名宦祠以昭崇祀則公之功業過天壤神
靈無所不之而公之財澤沛江鄉魂魄猶應戀此思

我父母遊歌格於昭明腎饗之中豈獨民人尚來遊
於釣臺垂虹之畔名教幸於風俗幸甚於乾隆元年
三月十三日具呈隨案
兇江縣江堂陳諱王前批據呈前任郭公善政多端
況久彌不忘戴仁風達播在今猶切聽依輿情難民
宜准了邑之請思與論愈同應饗何須之祖豆候牒
學實核事實結覆詳請可也又蒙
蘇州府王宜 李諱麟批據吳任吳江縣郭公循
深遺播思宥沛筐澤以俱流善政宜民茂績與松陵

而並水宏學之餘韻猶存八年豈愛汲子之流風不
墜矣以概也芳型陳允瑱从前賢崇祀允宜併夫名
宦但念兩之誠無分於彼此而詳請之責自端求
乎當以爾鄉十應其呈注呈移知會有以光祀典可
也　又本月內江震兩邑耆老金愛山錢瑞卿周君
猷陸上綸凌北鴻周啟侯李祿光沈霖侯帝春元孫
君榮周其儀丁山合沈庚彩陸公顯沈用成凌天麟
張顧光董坤儀倪瑞生周仲高姚禹文卜允文沈惠
公范坤辦倪君卿王維臣沈元榮陳大倫倪額卿沈

邦臣姚麟章謝文華張晉卿吳進鄉周恩錫吳啟翔
馬宏章徐宗遜項肇開吳子厚沈玉成蔣仲王陳順
甫與奉字等呈爲德澤傳頌恭首未環籲詳
題崇祀事竊聞誦國語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鄉宗廟報而外前哲令德
之人有功賢者則祀典之興由來舊矣伏見前任江
邑賢侯趙公濟廣綿督部公諱琇者由名進士以宰
我邦我曾而市抒不除鄙訟而片言立斷拼攘以濟
田盡常賦勞飭服擇上無亡達大術者流但不設

菇飭牧圉撫夫若節還虞并爲三異之微較若一同
之化勞可不謂以勞克定者乎剗革早懸禁體而
行之十年一終身以為讀書累累今朝之吹患堪憑
瓜發災食旦之後寮在世會閭閻之情狀悽慨
歟肯成一節儉以惠鮮林滿上告而早無妨於東作
亦不害其兩成可不謂能禦災捍患者乎他於勸
賦取士化雨作人雖於農者無關亦足與人所誦兒
乎登澗祈而建白色正直寒立荊楚之綱紀風行草
偃此與前哲令德於典祀而生光者矣乃清風可挹

而芸與莫儕願及清堅之未填決擬竊宦之克入伏
乞師臺垂採輿情俯從公議敘由牒詳
題請俾得置莊崇祀名宦祠中不徒狙豆將輝抑亦宮
牆有耀矣連名具呈臨蒙
江刺道正堂批送儒學他查覆　續據兩邑儒學廩
增附生員陸霖葉蓍等
呈為賢侯可以祭思名宦久當崇祀道合覆懇賜
牒詳事據兩邑紳衿陳王等以為民
述祭廿宗等事呈詳到縣蒙委幽實等增附

生員確查覆遵發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湖廣總督
郭公諱琇人倫模楷當代羽儀實曠遇人登錫象先
爲韓英序手舉名生照庭吟回娜投南宮乃以循聲
而十志製中丸之錦宿且調羹妙手試烹鈞衡之鮮
擬當兩浙由關正家惟見大之會歙鄉三吳繁劇賢
英賢只積之時寓撫字於催科論將恐後治水偏於
火烈翹前爭先學校振興富則十民知勸林陶分校
經時蒞甲得人遭水旱而賑濟多方有心歉患遇強
梗而鋤除不貸執法嚴明俗易風移八載之棠陰貌

名宦錄 六

在利興弊革一時之藻鑑猶存凡茲善政宜民書之
不盡兩歲忠忱報涸贊亦無貸所以謗胆鑑鄉六百
里之內脊戴令公之德澤至今黃童白叟五十年以
來猶思召伯之風標詢之輿情同聲無異祀於名宦
典禮有光爲此據實具覆伏乞師臺暨縣詳憲
題請崇祀名宦祠庶幾夏禴秋嘗昭一代明禋之大典
所以報功崇德伸萬民愛戴之公心矣 一故宦郭
公諱琇字瑞甫號華野係山東萊州府即墨縣人生
於崇禎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由本學增廣生中己酉

科舉人庚戌科聯捷進士康熙十八年授吳江縣知
縣治任八載賢明慈惠卓異第一康熙二十五年
上特召見撫湯公諱斌特薦行取康熙二十六年授江
南道監察御史二十七年擢僉都旋陞太常寺卿
冬十一月轉閣學二十八年遷少宰五月掌都察院
左都御史掌院事三十年回籍三十八年
今上南巡往浙過吳江縣侍衛傳
旨問從前知縣郭琇爲官可好一時萬民同聲奏云郭知
縣做官最好

名宦錄 七

此時回籍至德州奉
特旨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任吳江縣知縣時居官甚優
最爲百姓所今稱頌着補授湖廣總督治湖五載四
十二年解組旋里養疾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初七日
考終壽年七十八歲五十五年即墨縣公舉鄉賢本
年奉山東學政陳諱沂震送入鄉賢祠 一本宦奉
職勤勞江邑爲三吳劇地公既殫力爲地擇官豈爲
官擇地耶於是興學校禁私派革火耗清河漿凡有
關國計民生者必爲振舉 一本宦歷任多方雅任

之歲適遇旱災公晨夕步禱甘霖立沛越明年又遭
大水苗禾盡淹公助資上報奉發倉平糶設廠施粥
民賴生全　一本官催科有法凡業戶悉完糧折先
造具十限用印散串分限完納照數截給至十限完
足數串盡行截去人得執照歸農片楮不落吏胥之
手無從作弊良法實自公始　一本官裁省差役凡
民有訟除命盜外一切戶婚用七佰票仰原告自拘
解審至催錢糧大戶欠者用木皂小者用長單發里
書催納雜費得除正供亦易　一本官慎用重杖凡

錢糧大戶欠多者止責四五板長單小戶量責里書
而民自爭先輸納故當時三載全完爲從來未有之
事　一本官振興學校軍興之後學舍圯頹公爲捐
俸興修并勸紳衿樂助新學宮講鄉約月季課試故
嗣字整齊而士民競勸　一本官重修縣志考舊傳
於黃中二志自明嘉靖至今闕而未續公捐俸纂修
共爲書四十六卷删補得宜至今賴之　一本官取
士公明辛酉南闈分校識拔五人皆知名士成進士
者三乙丑鼎元陸肯堂係出門下稱得人云　一本

官禁革販見條陳十弊如徵解條銀收兌倉糧勢棍
包攬之弊之類二可議如獨吞年漕項蘇松浮
糧之弊一以並與湯公斌所陳十弊情狀如繪
長洲之壤鹽門之[illegible]通也二議痛切令人頂禮
當從容入告耳　一本官疏濬河道江邑地接太湖
其水皆由吳松江入海稍有淤塞爲害匪小公親爲
相度指畫開濬故河渠通暢而田疇無患　一本官
心愛民思當在任八載吏畏廉明爲吳江第一名宦
去任數後一歲乃遷明良[illegible]起尤爲當代第　名臣

奉新學公舉鄉賢康熙五十五年奉山東學政陳請
戶部准送入祠獨江邑志未崇祀名宦深爲闕典民
不能忘久而彌切公之行未載在國史茲不備及只
存吳江縣實錄節行詳請　又吳江縣儒學廩
增附生員錢國賓沈相東[illegible]今於熱[illegible]數陳蘇
[illegible]事案內具結得已故[illegible]江蘇知縣歷陞湖
廣[illegible]公諱[illegible]官八載[illegible]知縣[illegible]所萬
姓生全春士[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舉[illegible]公
[illegible]

奎祖泉獎賢令再膺蘭鉞有功社稷無愧明禋中間不致枝

司提備示□達前□中□於乾隆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學道□□□象

本□□中□□□□□□□命□□□□任吳江縣知縣

學□□□□□□□□公諱璘續著循聲名垂宇宙鉶鉶

□□□在□陵笠澤之區卿馬載馳遂多陰雨甘棠

之人□□

學華□□學備舉者萬口皆同造乎鬼蜮云逝盛去思者

輩獨洞切若興利若除弊士民每記憶而長呼或抗

名宦錄 十

言或倚慰父老見感懷而墮淚左宜右有距准出衆

才華後衆先發實本大儒學術雖從日立朝正色何

止係一邑歌思而當年學道愛人已不愧乎秋俎豆

既協輿論之好宜歆名宦之筵今據學培附具結前

來相應加結備造事實牒送現在伏祈父臺核

轉□□於本月二十九日牒縣暨學吳江縣學王言

據吳縣會稱得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月廣總

督□□公諱璘兩儀間氣列□元精笠澤□鮮小試調

宰沙手江城製錦旋補裘□才儲□□此不除

萬戶成歌慈父折獄而片言立斷一江共頌神君遇

凶荒而請賑請蠲惠周黎庶遭水旱而條陳條議澤

普田疇渠七錯衡序之□□茂蔚入□分校門牆

之桃李聚榮雖從年□小銘功德澤遍流於荊楚而

其日甘棠遺愛歸思□切於三吳釣雪灘頭至今村

村沾雨露垂虹亭畔於茲戶戶熱心香固宜萬口同

聲願追崇於名宦所當會合詳

請明恩錫於

學朝者也茲准儒學牒送事實冊結前來相應照例加結

名宦錄 二

詳送伏候憲臺核轉等由於六月十八日具申到府

七月十二日隨蒙

蘇州府正堂黃諱鳴鳴批仰候轉詳繳冊結存送據

此□□得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兩湖總督郭

公諱璘兩間正氣一代名臣笠澤烹鮮已著神君之

譽□□江節制允昭命世之才骨鯁敢言不數埋輪折

檻□□愛物何殊霖雨甘棠宜士民之咸戴難忘斯

俎豆之光榮應及茲據江震兩縣學造送事實冊結

前來相應加結轉詳伏候憲臺察核轉詳於本月十

九日遵蒙
仰改司姚孔鋠批仰候轉詳繳册結存送據此看得
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陞湖廣總督郭公諱琇性
涵剛正學裕經綸甘花苑可擢蘭臺望隆中外歷綬
衣而秉翠節澤被士庶士民尹奉爲典型奕禩猶歆
夫粢利香流芹藻益徵尊好之同纂切甘棠允合明
禋之典應請崇祀以慰輿情茲據該府縣學查明結
勘前來相應轉詳伏候憲臺察核彙請
題報入祠崇祀本月二十日到院八月初四日題案

准禮部諮基批册開事實是否的確事關鉅典仰再
確查加具切結另詳察奪仍候督撫部院批示繳
續據吳江震澤兩學康增附生員爲遵查具覆懇賜
牒縣詳
題崇祀名宦以慰輿情事切有已故前任吳江縣知縣
行取歷陞都察院左都御史郭公 告歸後康熙二
十八年
聖祖南巡回 鑾至德州
上諭郭琇前任吳江知縣時居官甚優最得百姓至今稱頌
行取內用行事能不愧人着補授湖廣總督康熙四
十二年告休康熙五十四年病歿康熙五十五年山
東學政劉沂宗准送入鄉賢但梓里之奉烝嘗而棠
蔭未成俎豆遺愛猶存闕報實闕上年據江震兩邑
紳衿學士薩等將萬民思慕甘棠等事具呈請祀名
宦業奉學縣府核准具結加看詳司轉詳督撫學三
院奉督憲慶 批仰候撫部院核示報奪仍候學院
批示繳又奉前撫憲郎 批云云等因司轉行府縣
送案復蒙委查遵再查得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歷

陞兩湖總督郭公 學術醇粹洵爲間世偉人行事
公忠尤推當代良循服官之始江邑爲財賦要區蒞
任之初適歲值內荒叠見遭旱潦而虔心步禱大沛
甘霖適水災而設廠濟饑頓生涸轍凡理刑名細事
概當原告自拘非關命盜事情胥不濫差滋擾錢糧
自封投櫃正供之外不取毫厘花戶照限清完版串
之行無從作弊振興學校所以造就人才修葺志書
並爲流連風土拔拱充於同考時慶得人判疑獄於
片言衙發無訟開濬河道以防旱澇之虞修葺城垣

以壯磐圖之固利興弊革皆由慈惠存心去惡鋤強
愛自嚴明正法嚴規當禁刻十弊以陳訂善俗宜敦
於八年之雅化洗其積敝以後速登政績而忠盡報
國書尤爲當代第一名臣然溯其爲學之始悉本實
心而惻怛及物者實爲吳江第一名宦生平梗概記
入鄉賢錄中治江事蹟載在備目畧內自昔清廉邀
聖祖之隆遇到今利澤寄萬姓之謳思伏乞俯賜詳憲
題請崇祀名宦用洽輿情愛仰公好等情到學　本學
復看得已故原任吳江知縣行取歷陞兩湖總督郭

公　名高山左望重朝端花縣鳴琴不獨治蒲三善
楓江載鶴幾同在潁四公律己矢清廉無敢投金於
暮夜愛民同好惡先教弊革於崇朝積同釣雪寒流
冰壺明映明施垂虹夜月玉鏡高懸野外省耕人見
司農再世階前聽訟民歌廷尉重生甘清俸以葺學
宮嘆深於育聚紳衿而開志館念切修明當時共荷
栽培至今仍孚輿論宜崇俎豆以薦馨香理合另造
冊結詳送之爲此於九月二十六日牒縣　兩縣復看
得已故原任吳江知縣行取歷陞兩湖總督郭公

文章華國功業巨時川岳鍾靈早看花於上苑圭璋
比德暫試錦於松陵培植黨庠闡黌宮之芹藻隄防
草澤如野牙之桑麻耕獵撫字之勞蒲鞭示辱鋤
情辭貨賄之訟案無積存安集飢民常敝盈門之入
告捐俸買耗何異鍚寶之揚金十弊指陳自昔悠功
花縣二議懇切到今澤流餘利溯大業於
賢增垂休史冊稱愛人於劇邑宜薦春秋蒸祀儒學牒
送事實冊結前來卑職等覆核無異相應加結詳送
憲臺核轉爲此於閏九月初九日詳府　本府復看

得已故原任吳江知縣行取歷陞兩湖總督郭公
汾陽世胄渤海名儒節制楚江晚年功成專閫試於
笠澤早歲學著神君寓撫字於催科蠲猛之弊政書
甲歲入於幽隱刁詐之偽訟咸平諸賑繪流民之
[illegible]述[illegible]沙之渠興學校修志乘政非一端疏河
[illegible]力辯舉送吳淞之案[illegible]久猶有實澤之
[illegible]於今則宜爲俎豆邀光泉壤茲據江震兩縣
學復加確核造送事實冊結前來相應加結轉詳伏
祈[illegible]核轉爲此於十月十六日詳司　蒙布政司

張譯県查得已故原任吳江知縣行取歷陞兩湖總
督郭公　請祀名宦前經者勿加看通詳奉前憲批
查册開事實是否的確等因飭行去後今據該府縣
學查明的確詳覆前來本司覆查郭公望重圭璋勳
隆彝鼎蒞壹垣而秉節鉞不之湛敵所花縣以著循
良之効撫字興利除弊民沛膏雨潤吳江餘韻遺風
猶歌甘棠思召父既功施之彌溥亦實蹟之可徵合
薦明禋以昭崇祀茲據該府縣學結勘不扶相應轉
詳伏候憲臺查照原詳蒙請
題報入祠崇祀於十一月初五日到院　蒙督院郭諱
蘇岡批仰候撫部院核示具報繳册結存　蒙撫院
楊諱永斌批開郭公筮仕吳江治行最優素協人望
請祀名宦自屬應行但事實册結持以入告必須確
核如册內所載
聖祖□□御經侍臣傳
□□□一節是否見之誌載並非傳疑其德州
特旨擢用一節所錄
諭旨亦有無文案志册可查不致舛訛仰即確查詳悉加具

妥看另詳以憑會核具
題可也仍候各部院批示繳册結發還　十二月十九
日江南蘇州府吳江縣儒學爲萬民追慕甘棠等事
承准本縣正堂陳　牒文開奉本府黃　牌奉布政
使司張　憲牌開奉總督部堂那　批本司詳覆已
故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兩湖總督郭公　崇祀名
宦請　題入祠一案緣由蒙批仰候撫部院核示具
報繳册結存又奉蘇撫部院楊　批開郭公筮仕吳
江治行最優素協人望請祀名宦自屬應行但事實
册結持以入告必須確核如册內所載
聖祖□□題侍臣傳
自□謝一節是否見之誌載並非傳疑其德州
特旨擢用一節所錄
諭旨亦有無文案志册可查不致舛訛仰即確查詳悉加具
妥看另詳會核具　題可也仍候各部院批示繳册
結發回等因到司行府仰縣牌學准此查原任江
邑候陞任兩湖總憲郭公　前經准本縣父臺閔請
貴縣查覆昔年郭公生沒年月入東省鄉賢事實到

去准此業經結勘轉詳崇祀名宦在案今准前因相
應遵照辦理
聖祖南巡侍臣傳
古蹟門一節有無見之誌載除現在飭行紳衿士民查覆外
至德州
特旨擢用一節所錄
諭旨有無文案志冊可查不致舛訛等因第查當年
特旨擢用郭公之時係在東省至江省並無文案合行牒請
父臺查明示覆以便敘明郭公生前擢用緣由另備

妥協冊結覆憲請　題入祠則名臣幽魂可慰矣為
此於乾隆三年二月十三日到即墨　本月二十九
日由山東萊州府即墨縣為萬民迎聚甘棠等事乾隆
三年二月十八日准貴學牒前事係郭公原任江邑侯
歷陞兩湖總憲郭公　前經准本縣父宗關請貴縣
查覆郭公生沒年月入東省鄉賢事實到學准
此業經結勘轉請崇祀名宦在案今准前因相應遵
照憲批

古蹟門一節是否見之誌載除現在飭行紳衿士民查覆外
至德州
特旨擢用一節所錄
諭旨亦有無文案可查不致舛訛等因第查當年
特旨擢用郭公之時係在東省至江省並無文案合行牒請
父臺查明示覆以便敘明郭公生前擢用緣由另備
妥協冊結覆憲請　題入祠則名臣幽魂可慰矣等
因准此查郭公　於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准
吏部咨開奉

上諭九卿湖廣總督李輝祖已補授侍郎湖廣地方甚屬緊
要原任左都御史郭　前任吳江縣知縣居官甚優
最著百姓至今稱頌行取內用行事能不畏人若補
授湖廣總督必能更改弊習不徇情面有裨地方郭
著補授湖廣總督即速行文馳驛速往赴任當於
六月十五日束裝起程於七月十五日上任等因在
案擬合將擢用緣由備錄牒覆為此合牒貴學請煩
查照施行

續蒙蘇州府知府黃　為萬民追懷甘棠等事奉
布政司張　憲牌開奉　總督部堂那　批本司詳
覆[illegible]原任吳江縣知縣歷陞兩湖總督郭　諱琇崇
祀名宦請　題入[illegible]一案緣由蒙批仰候　撫都院
核示具報繳冊結存又奉　蘇撫部院楊　批蘇部
公篮仕吳江治行最優素協人望請祀名宦自屬應
行仰事實冊結持以入
告必須府縣加冊內所載
聖祖南巡時[illegible]傳
旨詢問一節是否見之誌載並非傳疑其總州
特旨擢用一節所錄
俞旨亦有無文案志冊可考不致外訛仰即確查詳悉加具
安有另詳以憑會核具　題可也仍候各部院批示
繳冊結發回各等因到司行府查照院批來文事理
即便轉飭遵照確查詳悉換具妥協冊結核實詳送
以憑核轉等因到府奉即轉行吳江震澤二縣查詳
去後今據該二縣會詳內稱奉此遵即牒學確查去
後今准儒學牒稱承准牒文隨即備文牒請東省即

[illegible]咨查明該官昔年在籍奉
特旨擢用之時有無文案牒請去後於乾隆三年三月十八
日准山東[illegible]府[illegible]牒文內稱查郭公諱琇於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從吏部咨奉
上諭九卿湖廣總督李輝祖已補授侍郎湖廣地方甚屬緊
要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任江南知縣居官甚優
與百姓至今稱頌行取內用後事性不畏人若補
授湖廣總督必能更改弊習不徇情面有俾地方郭
琇着補授湖廣總督即速行文驛遞赴任欽此當於
六月十五日束裝起程於七月十五日上任等因准
此本學等會同覆核備具見年冊結送開又據兩
邑老民[illegible]中[illegible]附[illegible]生陶[illegible]誠[illegible]充貢候前獲
元孫君榮周桂侯丁山合張顯先周仲高姚禹文卜
允文范坤維倪君卿沈幹貢人衍陳七論顧卿沈
邦臣潘默翔徐雲逵吳子厚等具呈稱自擊難忘追
思[illegible]行[illegible]湯熙[illegible]　通詳入詞事內稱明故江邑侯
歷陞兩湖總督郭公諱琇[illegible]靈圭璋北德
早看花於[illegible]苑[illegible]於松陵[illegible]竹[illegible]

慶及[illegible]之[illegible]偵[illegible]南蓄水[illegible]門樂附明由之濟
河道[illegible]收[illegible]可以無虞
[illegible]京[illegible]省[illegible]消
[illegible]有[illegible]以成編
[illegible]於[illegible]階消
[illegible]之[illegible]在案之[illegible]多[illegible]力
[illegible]戎[illegible]心[illegible]不[illegible]絕
[illegible]并井[illegible]湖內
[illegible]國足旂常[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樂
列不忘乾隆元年據江寧紳士陳王[illegible]等以爲民追
慕甘棠等事呈縣[illegible]增附生員錢
國寶等具呈[illegible]加看加結牒縣通詳奉　蘇
撫部院楊　批查册內

[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等[illegible]蒙牒[illegible]撫
壁[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初六日
[illegible]斷[illegible]
[illegible]賢總督地方緊要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任吳江縣

知縣[illegible]至今稱頌著補授湖廣總
督等[illegible]在[illegible]東山
[illegible]之[illegible]遇[illegible]之頌揭不少[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足
[illegible]環[illegible]縣
附從[illegible]人時崇祀名宦[illegible]護[illegible]
年[illegible]有長亦高山承[illegible]之[illegible]矣等情
前來[illegible]已故原
任吳江縣知縣歷陞湖廣總督郭公[illegible]學術[illegible]時
文章經[illegible]年釋褐早看七[illegible]之花小[illegible]鮮[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備[illegible]有[illegible]方[illegible]德
重[illegible]成[illegible]大[illegible]無[illegible]七
援[illegible]才[illegible]元[illegible]獄於[illegible]丹筆
二[illegible]之[illegible]切十[illegible]流[illegible]於[illegible]其進[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與父母
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澤
[illegible]之[illegible]典相應備具現年[illegible]同
[illegible]到縣[illegible]

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陞補兩湖總督郭公諱琇忠
孝過人敦名益世煌煌冰蘗揚歷海瀾卓卓循
聲不畏名之外可濟荒歉於下車之日野鮮哀鴻除
弊資於積久之源後歛賦大與學校猶歆此日積
耗設法權衡想見當年撫字之議剖切澤並淡水之
清十聲所頌明映垂虹之月宜其去思稱頌嘖嘖不
休丹懇
詳給發飭查用修存原籍詢鄉耆文獻足徵部咨可
據似此忠貞丕著自誌績於旂常惟茲发愁長存庄

名宦錄　六

嚴功於俎豆仰邀憲鑒以慰民心茲准儒學詳送事
實冊結前來甲職等覆核無異相應加結詳送伏候
核轉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知府黃鶴鳴覆核看
得原任吳江縣知縣陞補兩湖總督郭公諱琇崇
祀名宦一案查經職府加看具詳已蒙前憲核覆
蒙撫憲批示准查造卸行據吳江縣陳學轉牌東省
即墨縣詳明文案陳覆據江蘇巡撫同紳士
人等各具子甄詩取具冊結陳縣加結覆詳前來甲
府又加詳察輿論僉同相應加結詳請憲案核轉尚

賜核正前詳　題請以慰人心者也六月十四日到
司二十九日蒙
署兩江總督傅批仰侯轉詳繳於七月初十日詳
奉　院　十八日蒙
撫院許准容批仰候查核照詳會　題仍將事實照
例造具司冊二套呈賫以憑送部仍候督部堂批示
繳段明部院繳冊結存八月　十四日蒙
江蘇巡撫許咨
題為微陳芻蕘仰祈

名宦錄　一五

聖鑒事案查已故原任吳江縣知縣陞授兩湖總督
郭琇風骨峻絕品端躬方初仕於陵江左之所聲第
一八年官澤吳中之治行無雙律斂省刑減差徭而
定無抵軟崇儒課士禪庠序而户盡絃歌剔弊除姦
色正絕效禦災捍患保障勞心雖他年秉節兩湖謳
思猶遍當日鳴琴　至遺愛猶存山左已祀鄉賢
澤宜登名宦所當俯徇輿論上達
宸聽用彰明卓絕之典者也據署蘇州布政司事江
寧驛鹽道副使孔傅煥查明逐一事實冊結詳送

請題入祠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外謹會同
總督臣郝玉麟江蘇督學臣張廷璐合詞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旨該部議奏 十二月十六日
禮部為
題請名宦事該臣等議得陞任吳江縣知縣郭琇花封
筮仕崇階興歌兩邑稟循吏之績一生著松筠之操
詠勤沐澤本自輿情揆懋賞允符乎祀典允應祀諸
名宦用以慰乎謳思本月十九日奉

名宦錄 三

旨依議欽此
署吳江縣知縣陳 震澤縣知縣劉 於乾隆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置
主送入名宦祠供奉訖

維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九月乙巳朔越廿二日丁卯江
南蘇州府吳江縣知縣陳王言儒學教諭廖維新縣
丞賈又升主簿李廿城督捕廳姚兆熊震澤縣知縣
劉士魁儒學訓導童印賢縣丞朱宗聖督捕廳胡鎔
平望營都司劉鼎陞把總李肇龍吳宗泰驛丞王廷
佐太湖營守備姚士毅等謹以剛鬣柔毛之儀致祭
於
皇清賜進士資政大夫歷任湖廣總督華野郭公之神曰

名宦錄 一

惟神忠孝過人勳名蓋世溯其文聲堪媲蘇海韓潮
卓彼循聲不異邵父杜母辨內荒於下車之日野鮮
哀鴻除弊實於積久之年夜無吠犬振興學校常歌
當日菁莪設法催科務盡此間撫字二議劃切擇並
具四之洪十弊指陳蜩螗垂虹之月忠貞丕著白法
績於旂常菱懋猶存宜報功於俎豆仰遵
命旨祀享
聖庭尚
饗

雜

乾隆四年歲次己未九月乙巳朔越廿三日丁卯江
震兩邑紳衿蘇弘遇費元衡沈光庭趙平章倪兆鵬
李秉華李泰運吳烑吳王楨楊滐陳林沈世偉沈有
照沈有煥費鴻費廷桂丁偉丁佯童洄童淳包呂貽
徐大業沈咀惠沈惠葉蔡孫坊范昌齡劉栢齡金瑞
國劉宗基葉攸陸萬賢龐汝驥周允吳盛炳劉宜雅
劉學魯陳星五陳逢源葉景韓劉宜振劉光祚劉光
被孫綸陸霖費謙宜周汝翼周口藻金書升黃汝德
卜元朱志輝任思謙龐翔龐汝銘徐友覽徐友侃沈
亘友沈艮永沈艮槎陳憲中陳王珍錢因寶陳士寧
許時中吳大衍沈中立平望鎮紳衿范君智吳植慎
徐夔潘治沈景燾程國棟張錦姚重英趙揚李祖惠
鄒煥沈龍驤汪愈吳安民程誌陸翔麟王標翁敏政
徐卓程逵遲李畿王大化吳賢包口錦史濂張世珍
張藻吳家基錢漢吳文靖潘昶陸得楩徐譜張人標
張棟徐永寧沈緒汪鈴韓顯祖范楷等謹以剛鬣柔
毛寸香束帛清酌庶饈之儀致祭於

[illegible]資政大夫制府[illegible]制前任吳江邑侯郭老大人
之神位曰[illegible]公世行之氣節[illegible]之收發衆為日月所
生[illegible]流為[illegible]出則文章寶為國[illegible]
嶷器宇[illegible]人志[illegible]山精大
[illegible]深明[illegible]遂拔南宮[illegible]
何求今[illegible]其賦百萬[illegible]
俗與[illegible]判人知[illegible]
俟[illegible]公[illegible]教而後[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根
[illegible]劉虎[illegible]為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分[illegible]月[illegible]一[illegible]
后[illegible]立[illegible]敘[illegible]庭草[illegible]
[illegible]路[illegible]十[illegible]歲九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前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我以仁照民以仁入相 [illegible]

[illegible]

如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敬齋文敍　　陸深

蓋聞不朽在德歷百世而常存必得惟名閱三朝以愈著維[illegible]練大盡功伴楚錫飛鳧局而茂崇除澤[illegible]逢花甲再周之期還愛永哉乎[illegible]碑深懷軼誠大輿論恭惟華野大公祖老父母老大人汾陽華胄即墨鉅儒領迮超群識羣華東魯甍冀濠世兩年甄拔南宮乃以兩浙巨才先裂松陵之花錦而且調變化乎武宗藏肛之小鮮地當兩浙之衝衝邑號三吳之劇上下

車所經逢早涉即繪既門上請之國無字而兼擅催科可避陽城下等之考歸農截串村中吠犬無驚謝托杜私米上懸魚猶在廻若整興學校子矜之造就維新考訂志書文獻之訪搜由舊剪稍益而梓竊不須纍接鼓樓批悍弁以對官何必斷驄驛馬條陳十事在在遵行無簽八年彰彰可考名有卓茂宜封褒德之侯績有郗歌可別盤根之器爲利人告未於優深御史以敬諫垣引關學以預滿傳當順宜室之名由嚴爲府之城拉節不回積誠[illegible]上質

激千虹折檻埋輪發羣工之所不敢發披肝瀝膽言
舉朝之所不忍言終懷向日之忱幣倚回天之力可
謂明良作合心膂相將者也既而翠華廻幸於南邪
之蓋遊巫於東倚
天顏有喜追念先勞旦節可嘉特膺重任漢湘千里非
雄才不足衛南顧之屛藩艮沅五溪必威德方克司
北門之筦鑰性遍當性至老彌辛操北松筠經寒愈
秀首黍汚吏持白簡而霜飛亟保衛臣向黃扉而草
露奏沉寃於十載紫誥重頒禁積弊之八條白麻澳

色乞休上疏尚資捍禦之勤力疾陳書方遂邱園之
寄允矣一朝之良碉洵哉百代之完人況澤被於民
禮宜崇祀而膏流斯土戶切祝尸億萬口尚爾歌張
六十年不忘咏杜思我父母載歆格於江蘺澤藻之
芬俾爾民人尚宗仰乎釣璜垂虹之畔行將擬實事
而獻之史館先爲狀美績而播諸藝林伏冀燕許鴻
才馬班高手均拈彩筆共吐蠻牋有體爭妍競響貫
敝下里之調千言并集聊麈魯邦人祀之觀廟貌聯
哲千秋永被鐘鼓管絃之崇報佇看累牘雨土綿若
吳山泗水之高深謹啟
詩
孫奉來 平望 巡檢司
飛鳴雖衆百不如一鶚翔清廟羅衆器特達惟珪璋
先生有道爲王國爲禎祥製錦譽吳江仁風格穹蒼
況復任諫垣正直性所將聚斂建三楚經濟彌彰揚
赫濯四宇震淵源即墨鄉匪惟大爵榮且作泰岱望
象賢仍啟後金泥并煌煌景行切後輩覩言托斯章
雲霞企齊漢星辰夢開張春秋薦蘋藻俎豆表芬芳

陸霖
昕惟我郭公筮仕始我土追今六十秋花甲從頭數
清廉著剛方仁愛沁肺腑學校振士風漕弊恤民苦
私派盡斷除火耗皆隱杜邑志表藝林允矣斯文祖
賢聲達九重破格特超補白簡恒飛霜當道伏豺虎
下石笑擠排
天子鑒神武白折總不回事裂寬亦吐翠華指南邦回鑾
過吳閶迎駕沛溫綸總制攝全楚星軺導蜿旌道路
奉鼓舞首定十六條扶襄德汪普復詩八弊禁漕疎

民盡興贍壯敢直言主知自勇賈一時强項華無人
生戰慝打請復紫泥功勳垂鑄鏞三上疏乞休良將
作瓜股力疾據哀忱方得許解組歸田總行在
天顏後再覲了孫報賂禮勞詞構專字更念甘棠陰芾蔽
江之許遺愛奮爭光中章疏報部春秋兩祀頒載送
觀若堵垂虹風同請釣雪月終古芹藻享千秋尸祝
盈萬戶

李祖惠

國家重良吏下褥我纛蒼歲進士數百式健何相望
達華氣喔咿公庭志飛揚嗟哉古遺愛此道今微茫
郭公起東海筮仕來江鄉設法蘇瘠療訓俗還敦龐
是時苞苴行關節無吹噓東南財力竭猾吏恣取攫
出劍下里閑入爾憲府觴以爾宦輿戕胎滋國脈剝
公政清且惠卓立真廉强中丞得雕刺飛耀天南荒
封境寂無事紅稻明雲莊至今談盛蹟彷彿疑黃唐
公才利錯節公志烈秋陽生死置度外泰山孰衆芒
煌煌三大疏字挾千牛光海寓識不識風飆聽高翔
古來忠直臣萬死安足量名褒骨已枯修夜猶徂暘

憑托天地敬焦灼攖非臧豸觸無虞發恭逢聖武宰
皆今郅治冷雅頌和成康唐倚念民顛稽典垂忝嘗
推測風行位明德惟馨香與山淡以綠吳淞清復長
遺老輩欲甚公神來無方雨暘寒燠若水以福吾邦

補龍詔

湯公高鷹後天下識風規生係松陂上選將移政追
宦料真憑母 [illegible]
[illegible] 名後縱拼拔 [illegible] 公皆業爲選 [illegible]
[illegible] 只留數人 巧驅目貴婦 [illegible]

[illegible] 技術送立令 奇杖逆親兄 [illegible]
[illegible]
壽史齊壯久學懷德千秋俎豆竹

汀熊

我公所賢宰公真第一人湖波流惠澤灑雪想精神
政績傳千古恩私在萬民即今崇祀典顯遂成旦仁
奇出浴陽愛典錦海帶間肅聲滿天地功業在河山
感化松陵切迴冲鶴影還香湖犢浪處總想親追攀

范章涤二章

淼淼吳公水恩流太液池下車膏雨見拜手東弁谷

鶴唳清風神民喜崇竹許鑿維首岳宿萬里甲彤墀

簡在同言路鄰哉汝一人轉圜仰灑落折檻氣嶙峋

錫命追前烈傾葵仰聖仁尊嚴列報祭皆降五湖濱

李鶴峯

五十年前事於今民不忘一朝恩命下千載報蒸嘗

趙 揚

吾郡汾山乃在北海之南西海東半山屹立銀濤中

千里鐵壁懸萬仞亘五百里浮空濛又聞山高夜半

見紅日天雞啼罷光曈矓谷光有明無不照先迎大

聲非人工海嶽之氣互盤鬱東來嶺起啓南宮初縉

紳符凡八載循聲吏治超黃龔我申歸眾犴具決嘈

哉入殷心冲冲催科撫字省差擾全完一救民欣從

其窮剝盜置以法猾蠹能化因固守封根有先雖咆

哮懶之外之捷其鋒排疏滌欲防其滲崇儒課士試

絃歌條承十弊一可議縉圖上告古從容中久風尚

其上賞貴之狩用惟宸聰欣登析分己以斤宿良白

簡曜肯剴誰能抗疏罷元相

帝曰俞哉惟汝忠言多翻從彈章至角巾歸老當秋菊東

山終爲蒼生起三湘七澤荷帡幪公歸白雲越廿載

嗣從炎世傳無窮惟公大名垂宇宙峴山之碑高巍

巍梓里鄉賢已奉祀吾邦名宦無如公今皇至德邁

堯舜咸昨俎豆禮則崇緊余未抃蹲巾爲徒深嚮往

欽高蹤焚香快讀三大疏比諸文肅忠介將無同安

得如公數十輩翊輔聖主熙熙皞皞唐虞風

鄒 煥

篁溪獨多惠政傳琴清鶴冷意恬然訟庭只示蒲鞭

辱科法惟應紙皂使八載春風民自化三章草與志

猶堅恭逢聖主隆恩遇崇祀江鄉樂不年憶得先嚴

教育時稱公秋鶚眼雄姿直言不畏能眾路雅化偏

多棠木施報國忘身惟義烈愛民如子總仁慈飢生

每念生來晚遺稿真爲淑父師

張 錦

八載銅章世不忘三番奏疏萬民康府今配享流芳

遠好與河山共稱長

聖主殷殷念故臣三吳名宦迹堪陳兒童竹馬迎當
日父老歡呼拜冀新
廟廊英俊自紛紛誰有先生更出羣屢任不知家室
計仁聲政績至今聞

李 棫

從來名宦多遺化召父甘棠政役賢八載松陵垂善
政布今崇祀永流傳
忠良濟濟勝當時猶喜追崇恩特施惟恨不能親仰
止巴詞聊作覲山思

汪 愈

山左人文仰大邦松陵墨綬姓名香九重聰正乾坤
肅一代勲猷日月長竹閣風清知震澤蒲坦屏翰鎮
荊襄頻隆俎豆崇賢德萬世流芳祀奉嘗

趙夢熊

風行草偃俗敦龐簫鼓迎神別有腔名宦三吳推第
一諍臣四海定無雙案稀弼府攀黎悅俯決封章大
吏懷仰止徒深親俎豆敢叨陟降冀吾邦

沈遂昌

遺愛於今迹未湮懋公歿後更何人五遷一歲逢明
主兩載三疏有諍臣氣比垂虹風清活心如鈞雪水
瀰瀰翠華猶憶留諸沛此日不需雨露新

沈 岐

不是中臺獄降群謀敢謗似周公湯封章歷工綱常
義浩氣能收日月光遺愛即看留史乘新恩承許奉
烝嘗源清流潔三江水長使吳民祀瓣香

沈龍驤

政布江陵八龍聞虎渚鴻集去珠還琴堂奏績成餘
事金闕陳言紀轉環三疏精忠懸北斗一朝名節重

東山於今得奉春秋祀士庶傾心盡解顏

張日藻

曾隨竹馬拜前塵旋見徵書召紫宸積弊堪憐今漸
復諸疏歷久覺彌新兩當年事誰能切東海傳經望
獨尊兩地几筵陳俎豆五音重為奏二均

范君義

推探六二矢王臣伏獄鋪還降肅申葉乘山色飛笠
澤朱陽離風聚風宸八年政擬水條爭有里民爭

首春左掖他時矜氣節江干花柳舊閒釣
惟聖從繩表四聰鶴山柳水報豈功廉君老去原思
趙健令驅除向憶馮故國魚蝦收釣雪閎宮鐘鼓對
垂虹敬共爾位呼凡伯青史千秋有至公

吳大衍

盛德千秋民不忘至今棠蔭頌汾陽兒童竹馬歡迎
日子弟田疇遺愛長祀典尊崇品望重宮牆叨列姓
名香當年桃李咸凋謝剩有吳生兩鬢蒼

汪慶元

猶憶當年竹馬迎我公治績極神明難忘去後懷思
永不朽生前樹立宏殿陛直聲猶振動乾坤正氣自
流行馨香俎豆酬遺愛千古松陵頌令名

蔣士詡

遺愛常留父老心千載俎豆慨謳吟疏彈當軸霜威
在圖繪窮簷春澤深驄馬伊時人避跡甘棠此日誰
嗣音自堪不朽生平事漫獨龔黃傳裏尋

包日錦

甘棠獨久澤彌長千載松陵俎豆光與政並傳逼七

邑詠歌不朽頌三湘兒曹盡識何嘗死耆舊爭稱誰
肯忘吏治熙朝輸兩漢如公表表著旂常

陸翔麟

壁州有鳥集孤鳳推闡囊獻久倍光八載雨風迴笠
澤兩湖事業炳旂常此身不死緣明聖吾舌猶存四
鎮霜青海大名垂宇宙尊彝俎豆亦生香

范彥治

霜毫白簡見全身寵命重追敢咏臣秋老鷹鸇天漢
漢頌先虞澤石麟麟民依杜母趨如子風靜琴堂法
吏神可知鼎湖龍陟降尊鄉簫鼓奏方新

衛桐

謳思遍何四郊同遺愛誰為鄭相功渤海千城馴虎
豹河陽桃李舞兒童聖朝納諫冠裳肅奕世垂褒俎
豆榮習鑿幸逃天眷厚椒山松栢怨秋風

東家雜記二卷

（宋）孔傳撰

宋刻遞修本

東家雜記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孔傳撰。傳字世文，至聖四十七代孫。建炎初，隨孔端友南渡，遂流寓衢州。紹興中，官至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封仙源縣開國男。是編成於紹興甲辰。上卷分九類，曰姓譜，曰先聖誕辰諱日，曰母顏氏，曰娶亓官氏，曰追封謚號，曰歷代崇封，曰嗣襲封爵沿改，曰改衍聖公，曰鄉官。下卷分十二類，曰先聖廟，曰手植檜，曰杏壇，曰後殿，曰先聖小影，曰廟柏，曰廟中古碑，曰本朝御製碑，曰廟外古蹟，曰齊國公墓，曰祖林古蹟，曰林中古碑。其時去古未遠，舊蹟多存，傳又生長仙源，事皆目睹，故所記特爲覈核。前有孔子生年月日考異一篇，末題淳祐十一年辛亥秋九月戊午朔去疾謹書。末有南渡廟記一篇，題寶祐二年二月甲子汝騰謹記。二人宋宗室子，故皆不署姓。去疾稱舊有尹梅津跋，此本無之，而後有淳熙元年葉篔得跋，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去疾考中歷駁諸家之誤，而以爲春秋用夏正，定孔子生於十月二十一日，卒於四月十八日。其說殊謬，殆由是時理宗崇重道學，胡安國傳方盛行，故去疾據以爲說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壬戌冬日，葉九來過芳草堂，云有宋槧本東家雜記，因假借繕寫。此書爲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花滿地愁。考諸家琴史，俱失載，附錄於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云云。案此歌僞妄，不辨而明，曾乃語若存疑，蓋其平生過尊宋本之失。然曾云三卷，此本實二卷，曾云首列杏壇圖說，此本杏壇爲下卷第三篇，且有說無圖，亦無此歌，不知曾所見者又何本也。其或誤記歟。

先聖沒逮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
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爲
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按京譜牒叅考載籍
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
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
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使蕃國
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
之陳跡荒蕪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皆
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嘗者
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聞題
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宋紹
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
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
邑三伯戶借紫金魚袋孔 傳謹序

東家雜記上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
縣開國男食邑三伯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姓譜　先聖誕辰諱日
母顏氏　娶幵官氏
追封諡号　歷代崇奉
嗣襲封爵沿改　改衍聖公告
鄉官

姓譜

音契以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而賜姓子氏至
周成王時以商之帝乙長子微子啓國於宋啓
卒立其弟微仲衍微仲衍生宋公稽宋公稽生
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
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
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嘉父孔嘉父者其字也
而先儒以謂當時所賜號者誤矣孔嘉父生木
金父木金父生祁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祁父
因以王父字爲孔氏而其子孔防叔避宋華督
之難奔魯爲大夫因家於魯孔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

先聖是也自 孔子沒子孫世爲魯人同居祖廟
先公文清先生昔嘗推原世譜以謂本姓出於
子姓者是姬姓者非如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
有孔達魏有孔悝出於姬姓實在子姓之先皆
非孔子之後

先聖誕辰讚曰

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 即魯襄公二十二年
也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 先聖生
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
之精也又顏氏之房聞奏鈞天之樂空中
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

東家記

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 即魯哀公十六年也
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 先聖薨
先儒以謂己丑者從吳方 先聖未生時
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係
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
宿而麟去至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
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 先聖視之
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
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而繫角之紱
尚存麟見而天告天子將亡之證也夫子
晨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
頹乎梁木壞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既歌
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
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
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何來遲
夫明王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夏人
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商人於兩楹間昨
暮予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商人也後
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

東家記

母顏氏

叔梁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妾生孟皮一字伯
尼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
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
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
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
二子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
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娶幷官氏

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幷官氏

孔子追封謚号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 夫子爲褒成宣尼公

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 文宣尼父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詔曰盛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性蘊往道[illegible]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蘊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逆深而褒成[illegible]猶有闕如可[illegible]封爲鄒國公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illegible]曲阜親幸祠廟追贈 先聖爲太師制曰 魯文司冦資大聖之才屬衰周之末想乘桴而永嘆因獲麟而興感秉素王之雅則正史筆之繁文播洪業於當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睿圖寔資前王規矩 先聖功成化洽禮盛樂和長朱東巡迴輿西上途經此境撫事興懷駐此荒墟顧爲師友之望幽基思承格言雖燕殿荒蕪餘址近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微爲之嘆既深褒成之禮宜峻可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命惟新儀形茂實

唐則天天授元年十月封隆道公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封文宣王

制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故能立天地之大本成天地之大經美政化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本朝

眞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加

夫子號爲玄聖文宣王 春秋孔演圖曰孔子母[illegible]而生[illegible]玄聖素王於[illegible]有是哉

勅中書門下王者順考古道[illegible]

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懋百王而
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
鴻烈
先聖文宣王道體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
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立功俾乎循易景
鑠配乎貞明惟烈辟以尊崇為德戴之師
表建朕寡昧欽承曆數屬當不違守彝訓
恭又中區屬以祇若九有告成喬嶽覲風廣
魯之地結蔑數仞之宮躬謁遺祠細瞻遺
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諡實是用諡
簡冊之文明聰叡之德率由追崇之禮無
申嚴奉之心循物無章垂之不朽誕告多
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先是
詔有司檢討漢武帝唐高宗明皇褒崇聖
故事且命輔臣議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
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
故第增美名續奉
勅改謚至聖文宣王
歷代崇奉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於舊宅守陵廟百戶

漢高祖滅項羽平天下十二年十二月行自淮
南還過魯以太牢祀
先聖封九代孫騰為奉祀君
前漢元帝初元中下詔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
邑八百戶祀孔子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車駕還幸魯使大
司空祀孔子
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
以太牢祀 先聖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
樂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帝時
升廟立群臣中坐北面皆再拜 帝進爵
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
有三人命儒臣講書于孔氏孫蕃臺令僖
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乎僖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
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崇禮先
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悅
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賜
褒成侯并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
師令校讎東觀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進幸魯祀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後漢孝安延光五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孔氏親屬及婦女悉會賜褒成侯帛各有差

後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書曰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太寧二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世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玆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今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乃以二十一代議郎孔羨爲崇聖侯邑百戶奉 先聖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吏卒百戶以守衛之

後魏顯祖皇興二年以青徐既平遣中書令兼太常高允以太牢祀孔子太和十九年四月行幸魯城親祠孔子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爲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栢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後魏高祖延興二年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表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祀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禮牲牢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表聖之後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仍建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幷下魯郡脩復學舍采

召生徒昔之聖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墳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埽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并種松栢六百株

南齊世祖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欽仰宗條無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斆興立宜重栞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紹繼

北齊顯祖武定八年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洪惟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蹤而祧薦罕闕時祭舊品秩以諸侯頃歲以來祀典寥替俎豆寂寥牲莫舉豈所以追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舉褒秩使牢餼備禮欽承是申

梁武帝太清二年詔曰天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虧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神之舊宇籩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懷慨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後并繕廟堂修祀典四時薦秩皆遵舊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立從王鄒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踰于祀盛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神堯高祖武德二年立孔子廟于國子監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充

唐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途經曲阜親幸祠
廟追贈先師爲太師其廟宇制度卑陋宜
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太牢致祭其子
孫並免賦役其年十二月 上遣司稼正
卿扶餘隆以太牢之奠致祭于 先聖其
祭文曰惟神玉鈞陳晛靈開四肘之源金
縢流祐應叶三命之挺神資越誕授山嶽
之靈誕天縱攸高韞河海而標映前四六
藝宣劉五緯蓍乃生知殊非學奏是考
三古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並著二之冊不
播鍾鼓之音載和父子之親君臣以通遺
丑煥乎樂三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至
矣朕以寡薄嗣膺神器 配厥義云
喜啓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 無
詞如推清 金奏闕門文
綠徒有生 之儀 非復祥符之
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令修
造褒聖子孫闕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世助
損益之可知永鑒千年同比肩而爲友
陳非奠用旌不朽

唐則天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
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
唐中宗神龍元年以三十四世孫崇基襲鄒魯
之邑百戶收其租稅用爲享薦
唐睿宗太極元年以兗州隆道公近祠戶三十
供灑掃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禪回幸孔子宅遣使以
太牢祭其墓給復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
立廟賜百戶酒脯充春秋祭奠因廣之大本
廟仍每代長子一人致襲褒聖賜一子官
開元二十七年封夫子爲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
命令禮儀注書以司公面南夫子西坐令位
既有殊崇之以其當其際共永作帝式自
今以後夫子兩南面坐內出王者衮冕以
衣之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灑掃五十戶十五年文
宣王家子一子官
唐武宗會昌元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子一
子出身
唐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子一

子官復封百戶充春秋享奠

唐懿宗咸通四年以四十代振寶封百戶洒掃

陵廟五十戶

唐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文宣王後子一

子官

唐禮樂志三日陳設注其褒聖侯若在朝朝於

文官三品下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

將破夜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

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旦

高祖私自喜曰夢兆若此可不務乎因躬

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

入有司請從王者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

數曲偶過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

人所夢殆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

蹕升堂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高祖

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

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

而又以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

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乃留所奠酒

器銀爐等於廟及幸孔林又拜之墓前石

壇乃唐封禪之壇也二百年間絕東封之

禮洙泗之上無鸞和之音高祖以武功之

餘特枉鸞焉顧謂近臣訪孔子之後或對

以四十三世孫前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仁

玉者乃召見奏對稱旨面賜章服及白金

繒綵等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戶及勅

兗州修葺祠宇禁林樵採

本朝

太祖皇帝建隆[illegible]曰

王澤下衰 文武將墜 尼父挺生

河海標異 祖述堯舜 有德無位

哲人其萎 鳳鳥不至

建隆三年詔文宣王廟[illegible]今立戟十六枚

太宗皇帝因四十四代孫宜入覲顧問孔氏歷

世之數具以家譜對上謂左右家世有如此

者特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略其詔云

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睎彼裔孫宜其

嗣襲洪閥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

於東宮仰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

興國三年詔免本家稅租先是歷代以聖人之
後不預庸調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編戶
至是特免
眞宗皇帝至道三年九月詔四十五代孫許州
長葛縣令延世上殿詔以家門故事授曲
阜令襲封文宣公許於縣上見長吏以公
爵也面賜及名中金紫物及賜　太宗御
書并九經書疏又是歲中丞方演言兗州
西曲阜縣文宣王廟有書樓而無典籍請
賜九經及　先帝御書覃銘祭器並從之
景德四年詔文宣王四十六世孫聖祐同學究
出身又詔文宣王廟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
至二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詔令每日破孔香一分焚燒
八月准　勅令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其
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聖祐可赴京宮後陪
位十月准　勅告報
皇帝封禪畢駕至兗州曲阜縣謁
先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
勅賜以紙号從宗觀風廣魯載懷　先聖賢

主斯文列尼丘毓粹之區先靈可揖而曲
阜奉祠之地廟貌猶存將仲款謁之儀用
表欽崇之禮取十月一日幸曲阜縣備禮
躬謁 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下
十一月一日　幸曲阜縣謁先聖廟廟內外
設黃麾仗上服靴袍行酌獻之禮宰
臣親王已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殿庭
孔氏宗屬並皆陪位有司定儀當肅揖
上特再拜以伸崇奉之意百官皆拜
帝歛袵北面奉香瞻容乃覽廟宇制度
嘉歎久之立殿之西東至孔氏二子孫撫諭
周㘟又幸叔梁大夫堂賜四十四代孫延
祐延渥延魯延齡聖祐同學究出身四十六
代孫聖祐授太常寺奉禮郎以別居四十
四代孫請賜同三禮出身面奉　聖旨
許造酒以供祭祀詔加諡至聖文宣王親
文特進名并修葺祠廟其廟內制度未完
典禮因茲改正更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廟
仍差官以太牢致祭宣賜孔氏銀二百兩
帛三百疋錢三十萬俵賜諸房又　賜田

百頌又 詔廟内常用祭器或壞可盡易之
十一月三日 勑至聖文宣王父叔梁紇更追
封齊國公母顏氏追封魯國太夫人 又
勑伯魚母追封鄆國夫人 又勑賜云云
監祭資
御書并篆額若夫捡玉今充迴真闕里緬
懷子 先聖躬謁于廣祠昌从化民說仰師
於彝訓宗儒重道賓森笈于徽章增厲崇
名聿陳明祀恩形容於盛德爰刻銘於斯
文讚曰
玄書不朽 垂教無疆 一兩然令德云云
偉哉素王 人倫之表 帝道之綱
匹羽茂實 其用允臧 升中既畢云云
受興載揚 洪名有赫 懿範彌彰云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奉
勑御書院摸勒刻石
加謚玄聖文宣王祭文
維大宋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
四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御名謹
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

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
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
欽設教之素風躬謁莫于嚴祠特褒崇于
懿號仍令賛祀載達精誠用薦吉蠲用遵
典禮以兗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追封齊國公勑
勑朕祗陟岱宗親逕魯甸式達 先聖之
德用造闕里之庭莫展威明之敬崇備王推
降靈之所自文昌毓粹之有時爰修設具存名
稱斯闕宜加追命以旌其實叔梁紇可追
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下
追封鄆國夫人勑
勑朕因巡魯甸躬謁孔堂顧風教之所宗
舉典章而就澤眷茲令叔作合聖靈載稽
策簡之文尚闕崇褒之數宜茲威秩特示
追榮垂厥方來式昭遺懿幷官氏可追封
鄆國夫人仍令兗州差官往本廟祭告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下

大中祥符二年遣入內內侍省殿頭張文質賫
勑賜　太宗皇帝　御製書一百五十七
卷輸并內府金渡器物等并九經三史及
疏釋文及所井　文宣王廟供養器物金
塗銀香合等[illegible]羅銷金帕　三複等共
所賜書[illegible]令本州差需主講說
賜書并賜塗金[illegible]等詔
勑國[illegible]　尊崇師道啓迪[illegible]鄒魯之
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illegible]朕
以登封告成迴鑾款謁[illegible]
釋禮以有加式昭誨[illegible]之
旨宜以所賜　太宗皇帝[illegible]御書與
九經書[illegible]於廟
中書樓上[illegible]本縣
令佐等同[illegible]講說釋典並
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汚比
勑文仍仰刊之于石昭示無窮
大中祥符二年春賜　先聖冕服等易以王珪
先是以木爲之故也
祥符二年二月四十五代孫殿中丞知曲阜縣
[illegible]請先聖廟創立學舍從之仍許就廟
聽講說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追封　孔子弟子兗國
公顏子等下詔曰朕乃者封禪禮昭列
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舊典洎言
旋[illegible]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illegible]莫與之
[illegible]明斯文之益振由是[illegible]
其寵章祗奉祠庭廣增其秩邑念世與天
道德冠生民義茲玄聖之名[illegible]師之
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並賢並
超五等七十達者咸增列侯仍命宋察分
知遺烈式書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
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illegible]待制館閣
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又詔曲阜縣謁
文宣王廟日從官並於廟內立石刻名
天禧二年五月
勑委本州於本城內選差兵士四十人負
寮一名於本廟巡宿守把防護官物一年
一替并委轉運司於轄下州軍有衣甲器

械剋約度今錄分數叉與本廟

天禧五年奉

聖旨下轉運司支破官錢差撥兵士工匠修

葺本廟五月　天子之從選差朝官一人是時

僕大父中憲方任太常博士被選監修因

乞新禪得闕餘增習三禮撰擇之屬自是

殿宇益之宏壯

仁宗皇帝慶曆四年三月

勑於本縣守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人充

本廟洒掃諸殿庭

嘉祐六年

御飛白書殿牓并金一百兩襄禮差入內內侍

省西頭供奉官劉迴表高品楊安道押賜

盛以綵樓差畫工三十人并親事官工匠

等共五十一人置於本廟遂州令官吏以

鼓吹僧道奉引

工初寫牌巾櫛而書其尊師重道如此是

時傳先公文清先生宰鄉邑因進詩百韻

稱謝轉運使秘閣校理張師中亦進賀登

牓文歌

御祭文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十九

日壬寅　皇帝謹遣通判兗州田洵敢

昭薦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識明易稟數

研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

行萬世儀比一王闕里之居祠宇傳遐

曠墻仞迹仰門扉書于飛采之蹤新茲標

牓之制命工尤專推策清慮敢議形容蓋

伸崇奉仰惟陟格遠冀睟鑒禋尚饗

神宗皇帝元豐元年十月詔兗州當以省錢修

葺宣聖祠廟先是州縣慢于申請廟久不

修且廢壞棟傾落人不堪憂至是始獲字

葺祠廟一新以省錢修遂爲定制

五年十一月賜度牒三十本給兗州修　孔子

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運司奏

委四十七代孫沂州新太縣令若升監修

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

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

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因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
試鴻臚卿宗翰奏請及臣僚上言儒廟闕
典奉
聖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典禮下項
一合襲封衍聖公者與除一有料錢寄
祿官[illegible]專以主奉
先聖祠事為職添支供給隨本資
序每三年理一任用本路及本州
按察[illegible]薦舉依是[illegible]闕陞資任
如　朝廷非次擢用詳依舊當公
爵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祠事
一添賜田一百頃使其家依舊原例自
召人戶耕種更不得用職田制指
之法
一依舊法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
人並依役人法别差剩員每一番
十人充衍聖公白直
一賜田所入供給祭祀外修立則例均
贍族人置籍出納委本縣官一員
與衍聖公并本家尊長通簽

一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學到學
官人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
義人充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依
本州學正例優與供給其鄰近鄉人
願從學者聽
一衍聖公每遇　親祀大禮及冬正朝會
許赴闕陪位
一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乞制定家祭冕
服等制度頒賜俾遵奉施行
紹聖三年奉
聖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三千貫
修宇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匠等
運司奏委四十七代孫宣德郎襲封奉聖
公若蒙監修
元符元年奉
聖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里守分人承襲
據四十六代孫宗壽等保明四十七代孫
前湖州歸安縣主簿若虛堪充襲封仍乞
後來若虛身歿之後亦别行選擇不必子
繼所貴留意祖廟敦睦族人奉

聖旨依奏改合入官襲封奉聖公專主奉
祠事先是以襲封者專監脩祖廟奇爵故
有是命自選孝之法行族人皆務脩益閒
有登科須爲者舁人以爲 朝廷激勸之
致云
大金皇帝崇寧元年追封孔氏二代三代
右追封二代
勅孔聖孔氏之道爲世所宗聖賢嗣之親
聞詩禮嘗從享厥有舊典宜從以爵封以
示褒顯可特封泗水侯
右追封三代
勅孔伋聖人之道孟氏之師作爲中庸萬
世宗仰眷惟鄒郡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
示褒典可特封沂水侯
二代三代四六無祠者元豐三年四十七
代孫若升若修祖廟因輟已俸剏建至
是追封爵侯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
聖旨至聖文宣王之後特與親屬一名判
司簿尉令孔若虛具名聞奏令後事故即
最長人承繼
右劄付孔奉議崇寧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祭
鄧張
崇寧三年據襲封保明四十六代孫宗哲係本
家最長奉
聖旨特差興仁府乘氏縣主簿
勅進士孔宗哲朕欽崇先聖廣其世恩爰
俾若虛以名來上錫汝一命往其欽承
崇寧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勅司封供到文宣王之後襲封條貫下項
一文宣王之後世以長子承襲封衍聖公
未有官者除州司簿尉
一文宣王之後常懸一人注兗州仙源縣官
一元祐元年十月五日
勅節文禮部太常寺奏朝議大夫知[illegible]
[illegible]鄉孔宗翰奏令有本家之事上聞
朝廷典禮須至開陳十二月三日三
省同奉
聖旨依奏內白身合襲封奉聖公者
除承奉郎改衍聖公爲奉聖公及別

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降俾遵奉施行

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奉

聖旨文宣王襲封人改封衍聖公今後

襲封除承奉郎襲封衍聖公每遇元會

大禮陪位班在太常少卿之下

四十八代孫端友白身除承奉郎

襲封衍聖公告

勑至聖文宣王四十八代孫孔端友自

書契以還爵于興者多矣未有傳世四

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文宣王之後

序當承襲宜錫文階併示寵渥往加恪

慎務保厥榮可

大觀元年奉

聖旨下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

制度冕十二旒服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

（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歷朝以先聖與

門人通用衮服至是始服王者之冕以

周官弁王荊公詩書禮義說爲正

大觀元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不許採斫林木立賞錢十貫許人

告捉

政和元年奉

聖旨至聖文宣王改執鎮圭

至聖文宣王廟舊立十六戟今立二十四

戟又

聖旨至聖文宣王廟內曾參等所封

侯爵與宣聖名同甚失弟子尊師之禮

改封者八人

政和元年奉

聖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應副修宇

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撥役兵士二

匠和雇百姓並運司奏委四十八代

承奉郎襲封衍聖公端友監修

政和二年

朝廷頒降少府監鑄到至聖文宣廟銅

朱記一顆

政和四年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舒州司戶曹

事若谷乞依辟雍大成殿頒降殿額二

月初二日奉

聖旨依所乞其牌令後施造

御前生活所製造蔡京書寫多不舉已有遺奏
政和四年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孔端友乞
依諸路州縣例又殿前儀許內外族人及
縣學生戚使肄習以備肄業家祭使用
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所乞
政和六年五月八日差四十七代孫登仕郎孔
端□西府門若谷押賜禮器付本廟
宣和三年十一月奉
聖旨孔端友特轉通直郎依宣和間例
仍令就任關陞以示崇奬奉
勅宣義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廟
孔端友宣聖古今師也由百世之後等
曰世之二三若未有能□□二者朕既法其
言尊其道五以五洽翁以焉未也又錄
其後裔以襄大之爾克聖之系敬官東
魯猶有年兼羅精金閭匠華芸閣以示崇
奬汝尚勉哉可
宣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孔若采係本家自身最長人孔前
迪功郎令吏部差充興仁府濟陰縣主
簿替韓元穎年滿闕奉
勅孔若采爾 先聖之後恩禮宜優具
載彝章肆頒命秩祗膺茂渥往莅官哉可
宣和四年三月二日
車駕幸太學賜
御製 至聖文宣王贊
太學教養多士嚴奉 先聖作
而新之命駕黃謁系之以贊曰
厥初生民 自天有造 百世之師
立人之道 有彝有倫 垂世之教
惟集大成 千古允蹈 乃廣斯所
乃贈新宮 瞻彼德容 云孰不宗
車駕幸學真謁畢特錄四十八世孫外舍生
端朝賜上舍出身先是 朝廷下太學供具
至聖文宣王後在學人數是時獨端朝以
外舍生在學 駕幸學日 上御敦化堂
近侍進呈端朝姓名金口宣諭爲是聖人子
孫特賜上舍釋褐臚傳 聖語縉紳驚歎
以謂 天子尊師邮後超越古今 先聖

子孫榮遇如此

今上皇帝紹興二年牒送到吏部狀承部省批下
本部徽州申據襲慶府免解進士孔璜乞
承繼判司簿尉事後批送吏部限兩日重
別勘當申　尚書省本部行下太常寺去
後據本寺申會到本家尊長孔傳狀稱璜
係白身最長之人在外別無白身最長
合承襲恩澤本寺看詳孔璜依得宗支
及從來體例合承襲恩澤今取自
朝廷指揮閏四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太常寺所申孔璜依例與補迪功
郎令吏部與差判司簿尉

紹興二年六月內准
尚書省劄子勘當緣大觀年四十八代孫端
友承襲[illegible]准　告特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權發遣郴州到任因患身亡推次四十九代
孫玠合行承襲蒙下本家尊長四十七代傳
保明申　尚書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去
後據太常寺申看詳本家宗支圖子其襲
封衍聖公孔端友止有庶子玠今來合系
襲封衍聖公今來本寺所申伏乞　朝廷
詳酌施行閏四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太常寺所申孔玠依例與補承奉
郎襲封衍聖公奉　勅至聖文宣王四十九
代孫孔玠夫子之道論於[illegible]澤受萬世
尊亡爵位崇報祀育秩與其子爾
紹于茲朕欽[illegible]期無墜命可特授右承奉
郎襲封衍聖公　五月五日下

歷襲封爵沿革
魏封魯國文信君
秦封魯國文通君
漢高祖封奉祀君
漢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
後漢明帝永平四年改封褒亭侯
魏黃初元年改封宗聖侯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
宋文帝元嘉三年改封崇聖侯
後魏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改封崇聖侯
北齊文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

原缺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封鄒國公
隋大業四年封紹聖侯
唐太宗正觀十一年封褒聖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文宣公
本朝仁宗皇帝改封衍聖公
本朝哲宗皇帝元祐年改封奉聖公
太上皇帝崇寧三年復改封衍聖公
仁廟朝改衍聖公号
孔子之後其爵號更易世世不絕者其來遠
矣自漢元帝封其爵關內侯至成帝以奉其子至
畫 畫、
平帝時改爲褒成侯追封孔子爲褒成宣
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
後之子孫爵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美至唐開
元中始追孔子爲文宣王而等以王爵封其
嗣褒聖侯爲國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
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此迄朕稽考前訓博
訪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
名於義爲允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祀闕里
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
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

擇人奉祀傳曾祖侍郎自牧方任殿中丞
自廣侍東驛赴闕召對稱判淮表叙述家
世際會之幸因授五品服知曲阜令止以
本朝[illegible]官者[illegible]列于後
寶元九年四十四代孫自牧任秘書監
[illegible]爲向後本家最長人任鄉官
善[illegible]襲封文宣公
仁宗朝慶曆三年 聖朝任兗州曲阜
縣令襲文宣公
宜[illegible]三年任兗州曲阜縣令襲文宣公
[illegible]
世至道三年任兗州曲阜縣令襲文
宣公
[illegible]祥符二年以殿中丞知曲阜縣
自牧祥符七年以屯田員外郎知曲阜縣
通祥符九年以大理寺丞知曲阜縣
又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奉
勑監修祖廟
聖祐天聖三年以太子贊善大夫襲文
宣公知仙源縣
良輔天聖五年任兗州仙源縣主簿

彥輔天聖八年任仙源縣主簿
自牧景祐元年以太常少卿提舉仙源
縣景靈宮太極觀
道輔景祐二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
議大夫知兗州
又景祐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給事
中起復知兗州
自牧寶元元年以秘書監分司南京主
管祖廟
宗愿康定元年以國子監丞襲文宣公

知仙源縣
又慶曆三年以大理寺丞襲文宣公
再任知仙源縣
宗亮慶曆五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彥輔慶曆八年以衛尉寺丞知仙源縣
宗翰嘉祐元年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
仙源縣
淘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
宗壽治平四年任兗州仙源縣主簿
宗翰熙寧三年以尚書屯田郎中提點

京東刑獄
若蒙熙寧三年任兗州仙源縣主簿襲
奉聖公
宗翰熙寧十年以尚書都官郎中提點
京東刑獄
若外元豐元年任兗州仙源縣主簿
又元豐三年史
勤以沂州新泰縣令監管祖廟
宗翰元祐元年以朝議大夫知兗州
若古元祐四年任仙源縣主簿改名傳
又元祐八年任仙源縣尉
宗壽紹聖元年以宣德郎知仙源縣
若谷大觀二年以承務郎行仙源縣丞
傳政和五年以宣教郎任京東路轉運
司管勾文字
宗哲大觀二年以從事郎任兗州觀察
推官
又政和三年以從事郎就差仙源
縣丞
端節宣和元年以宣教郎特差京東路

轉運司勾當公事

壇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

端明靖康元年以迪功郎改差仙源縣丞

東家雜記下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編

先聖廟　杏壇
殿庭　廟柏
廟中古碑　廟外古跡
齊國公墓　林中古碑
先聖墓

先聖廟

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去魯城二百餘步即先聖舊宅魯恭王闢金石絲竹之地也累朝東封告成行幸儲廟皆駐蹕于此

手植檜

先聖手植檜三株兩株雙立御贊殿前各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一在杏壇之東南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至本朝康定年一枝復生

杏壇

先聖殿前有壇一所即先聖教授堂之遺

址也昔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机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云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漢肅宗東巡幸孔子宅亦嘗親御於此今皇太子諸王說經於堂上後世因以為殿本朝乾興間傳大父中憲監修祖廟因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即以甎甃為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曰杏壇

後殿

鄆國夫人并官氏之殿昔為先聖燕居之堂魯人相傳云孔子將亡遺秘書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始皇至魯觀孔子宅至沙丘而崩又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其所居堂後代因立為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昔太史公嘗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以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金石絲竹之聲乃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此其地也

先聖小影

家譜云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或作王字坐如龍蹲立如鳳跱望之如仆就之如昇耳垂珠庭龜脊龍形虎掌駢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臍林背翼臂斗唇注頭隆鼻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頤輔喉駢齒眉有一十二采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顙似舜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今家廟所藏畫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者世謂之小影於

聖像爲最真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麈據曲几而坐或侍以十哲而有持杖蓋捧玉磬者或列以七十二子而有操弓矢披卷軸者又有秉直十哲從行圖皆後人追寫殆非　先聖之真像闕里廟學教授尹復臻嘗作小影贊云夫子之象其初熟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無得而名言世之所傳非小影畫像皆爲[illegible]本唐劉禹錫作許州新廟碑謂堯頭禹身華冠章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即今之所傳小影是也

廟栢

先聖廟庭舊有栢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合抱有二株先倒折魯人莫敢犯宋文帝時江夏王義恭出鎮彭城悉遣伐之父老爲之嘆息及義恭被害剖折支體挑取目睛以蜜漬之爲鬼目粽時人以爲伐木之報也迄今廟庭松檜多而栢少

廟中古碑

後漢碑三

元嘉三年孔子廟置百戶吏卒掌領禮器

碑鍾繇隸

永壽二年魯相韓勑乞復顏氏并官氏繇

碑有碑陰並隸

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出本家穀祀夫子

有碑陰並隸

魏碑三

黃初二年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奉家祀碑碑乃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鍾繇鐫字故世謂之三絕鍾繇鐫字皆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

後魏正光三年兗州百姓爲太守張猛龍立

清德頌碑

東魏興和二年兗州刺史李仲琁修孔子

廟碑諸士人爲立

齊碑一

乾明元年夫子碑隸書磨滅字不可讀

隋碑二

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夫子廟記

隸書仲孝俊文

九年太學博士何問劉炫撰并書

唐碑十四

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元聖孔宣尼碑崔行

功文孫師範隸武德詔乾封詔儀鳳

二年祭文并隸谷碑陰

開元七年孔子廟碑李邕文張庭珪隸

開元二十八年曲阜縣令張之宏為文宣

立自撰都邑書

咸通十年孔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璲系

乞出私俸修廟記賈防文

貞元十四年任要謁夫子廟詩

長慶三年崔壽謁先師言

天寶元年范公墳張之宏撰包文該書

景福二年藏黃巢紀功碑

大和五年李虞題名

大和七年兗州刺史李文悅謁夫子文

長慶元年任畹訪古於齊魯謁先師題名

會昌元年兗州刺史李兆題名

會昌六年兗州刺史高承恭題名

咸通十年兗海節度使曹翔題曲阜宣聖廟記

本朝　御製書

真宗皇帝　先聖

御贊并從官分撰七十二賢贊

大中祥符二年賜

太宗皇帝　御書并五書各一部

廟外古跡

魯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城之西南隅即孔子之

舊宅昔魯人逆之云矣季至於費二州過仲

又案　古　城

尼七十子差每二旬必歸途使告魯公桀

城以備君魯人歸之必告魯侯魯侯以為

疑俄而群弊衆真皆土牆為魯侯信乃

城曲阜記而齊冠果至此其所以無書也

事載上六國春秋其說神異雖先

聖之所不語然魯人尚能言之所

謂疑則傳疑者子是亦綴而不遺

廟東南二里魯城高門之外曰兩觀周回各四十

步高一丈一尺東西相去一百步昔先聖為

魯司寇攝行相事於是朝政七日而誅明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者是也
廟東三十里有山曰防山周回八里孔子三歲而
叔梁紇卒乃葬於防山孔子母死殯于五
父之衢鄹人輓父之母告孔子父墓然後
往合葬於防焉
廟東南四十里有一山曰尼丘山周回一十三里叔梁
紇與顏氏禱於尼丘而 先聖生生而
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
宋紹封山神爲毓聖侯今山西有 先聖
廟殿并毓聖侯廟在焉

皇祐二年封毓聖侯勅
勑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之生德蓋云
默定岳之鍾神實應精禱兗州泗水縣尼
丘山崇崗秀峯雲雨所出賜至誕于商後
孕全氣于孔振挺毓聖哲爲萬代師當崇
五等之封俾共四瀆之秩列于祀典以永
神休仗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毓聖侯
仍令本州差官往彼祭告破係省錢增葺
祠廟即不得科率差擾及仰造本廟牌額
安掛春秋差官致祭真廟東封王欽若言

祭文宣王尼丘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
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
廟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顏母山周回一十里高三
里乃叔梁大夫與顏母禱於尼丘嘗遊此
山而生先聖後魏地形志亦言魯縣有顏
母祠堂迄今尚在
廟東南五里曰五父衢昔 先聖母殯于五父
之衢者此其地也
廟北五里曰 先聖學堂洙泗之間其北洙水由
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窦猶存周敬
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於此删詩序書
定禮樂繫周易至周敬王二十八年魯人
西狩獲麟而作春秋因曾參孝行以錄室
而作孝經二經既成孔子於此堂下齋戒面
北斗而拜告備于天紫微子星降光于此堂
魯記所載孔子講堂者是也昔漢光武東巡
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
吾大僕之室也今學已廢遺址存焉
廟西南一百二十步有圃曰矍相周回二里高一丈
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焉晉太

康志亦曰瞿相在魯城內縣西南近孔子
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陶瓦爲之
廟東有廢井圍五丈二尺深八十尺以石爲之昔
季桓子穿井得缶中若羊問　先聖云得狗
先聖曰以丘所聞羊也木之怪夔罔魎水之
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廟西南二百步魯城有門曰歸德世傳四方諸
侯慕　先聖之德而至多入此門故魯人
因以名之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高門昔齊人選女子
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
陳於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孔子因其
三日不聽政郊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適衛
廟東南二里魯城有門曰端門孔子將殁謂子
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
書云趨作法孔聖殁周姬亡彗東出秦人
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孔子
趨而觀之化爲赤鳥飛去
廟南十里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後漢
董憲稗將也兵於魯侵害百姓明帝乃拜

鮑永爲魯郡太守永到大破之惟別帥彭
豐等不肯下須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
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
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豈夫子欲令
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也乃會人衆修鄉
射之禮請豐等共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
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伏兵器永
覺手格殺豐

魯國公墓

孔子生三歲而叔梁大夫卒葬於防孔子
之母既殁殯于五父之衢然二葬焉郰人
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孔子曰古者不祔葬
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
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
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
葬於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也東
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
堂者矣又見若坊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
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
崇四尺

祖林古跡

先聖墓

孔子歿公西赤爲之誌及掌其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一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栢棺三寸葬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誌焉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者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令徒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皇覽亦曰孔子冢去古城北一里冢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三十步高一丈二尺如鳥如馬鬣今周圍墻廣五十餘步高一丈五尺昔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面北斗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有刻文孔子跪而讀之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焉弟子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

先聖冢

二代三代墓

二代伯魚墓在 先聖墓之東十步

三代子思墓在 先聖墓之南十步南人尚右故也 眞宗皇帝幸孔林顧問二冢子孫對以伯魚子思墓 上太息躊躇而退

祠壇

先聖歿弟子於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今壇石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識

駐蹕亭

眞宗皇帝東封回駕幸闕里顧問 宣聖冢墳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躬至孔林顧謂畢坐墳北亭上宣兩地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缺 上命詞臣拂蘚辨認摹柏久之

輦路

眞廟駕幸 聖林以林木擁道降輿乘馬

至 宣聖墳設奠再拜令自林前直趨駐
蹕亭有輦路皆甃以方石

楷木

廣志云夫子沒弟子各持其鄉土所宜木人植一本於墓而去冢上特多楷木楷本出南海今林中楷木最盛間有因風摧折者人或得之以爲手板

虛墓 白兎溝附

先聖墳西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世傳
先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皇發冢有白兎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北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兎溝

林

先聖葬曲阜城北泗水爲之却流塋中不生荊棘刺人草木以百數皆遠方弟子所植鄉土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惟楷木爲多其餘則皇覽所載枌柞雄離𦼮檀之木迄今尚盛眞廟東封王欽若言祭 文宣王謁墳設奠得芝五本詔進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謁復得芝草四本有彦

以來騷人墨客謁林下者必賦詩而逝獨一絕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爲仲尼家最爲絕唱傳仲父貳卿嘗刻於石且題跋其後曰宗翰自爲童稚已聞人誦此詩或云一詩僧留題然竟不知誰氏之作

林中古碑

斷碑一

篆字碑 碑石中斷字畫浸滅不可讀在伯魚墓前

漢碑九

永壽三年勅修夫子墓碑

永興二年故兖州從事孔君德碑在孔子祠墓壇前立

延平六年立御史孔翊碑在冢前孔子十九代孫州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樂陽令

建寧四年漢尚書侍郎博陵太守下邳縣相河東太守孔宏碑

博士孔君碑諱志

孔乘碑字敬山修嚴氏春秋
永興二年孔謙碑都尉君元子
建寧二年孔子十九世孫褒字上元碑終
博陵太守下碑相
延熹七年孔子九代孫宙字季將舉孝廉
除郎中齊呂長孔子十九世孫扶字
仲淵碑

宅圖

直外門曰肖三門 [illegible] 三門之後曰
御書樓 [illegible] 書樓後御路東西之亭其
東家
東曰太朝修廟碑亭其西曰唐封孔子太
師碑亭次殿庭門殿庭門內曰御讚殿 [illegible] 後曰
杏壇杏壇之後即先聖正殿 [illegible] 直
殿後曰鄆國夫人殿後殿東廡曰泗水侯殿西廡
曰沂水侯祖殿廊西門外曰齊國公殿直殿後曰魯
國太夫人殿 [illegible]
自太夫人殿由東廊以北曰
五賢堂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齋廳之東
廊門外曰客位直齋廳後曰齋堂齋堂之後

曰宅廳直宅廳後曰家廟自客位東一門直
北曰襲封視事廳直廳曰恩慶堂中丞公典鄉郡曰侍
致政尚書會孔氏親族於此堂
徂徠石守道先生有碑紀其事堂之東北隅曰雙
桂堂皇祐年先公仲父同年賜第
舊常於此會學故以名之諸位皆列於祖
殿之後恩慶堂東西自祖廟併諸位舊係
勑修近世監修　祖廟者窘於用度不敢以
官錢營飾私居遂罷修諸位令族間居處皆
自備修葺除諸位外祖廟廡庭
廊廡共三百一十六間
右廟宅亦載魯國圖中廟壁有吳道子畫
先聖歷聘諸國車服人物威儀極爲精妙
駐蹕亭有題詠　章聖皇帝東封崇禮
先聖事人多傳頌今併錄之　古栢曾沾
周雨露斷碑尚載漢文章介丘檢玉回天
仗過魯猶聞祀素王然與孔林一詩不知
誰氏所作

續添襲封世系

一代文宣王
二代鯉字伯魚封泗水侯
三代伋字子思封沂水侯作中庸
四代白字子上齊威王召爲國相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召之不仕著書
名讕言
八代順字子愼魏相封魯文信君
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時拜少傅著書曰孔
叢子
騰長沙太傅
十代忠字子貞爲博士
聚以兵破楚封蓼侯史記謂孔將軍居左
十一代武字子威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安國爲博士訓注經籍
臧嗣蓼侯位九卿著書十篇
十二代延年武帝時爲博士轉太傅遷大將軍
琳嗣蓼侯
十三代霸字次孺漢時爲博士遷詹事拜太
師號褒成君
驩博士
茂關内侯
十四代福襲封關内侯

捷　喜並列校尉諸曹
光成哀平三世居公輔謚簡烈侯
吉封殷紹嘉公
十五代房襲封關内侯
永封寧鄉侯
放歷侍郎嗣博山侯
伉校書郎
何齊封宋公
十六代均字長平封關内侯更封褒成侯
奮後漢封關内侯
尚鉅鹿太守
十七代志封褒成侯謚元成侯
嘉城門校尉
仁博士遷太守
十八代損封褒成侯徙封褒亭侯
豐後漢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十九代曜後漢襲封褒亭侯
宙郎中令
僖蘭臺令史校書東觀
扶司空

翊拜御史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
文魏大鴻臚
昱拜議郎自霸至昱卿相牧守五十三人
列侯七人
融字文擧至太中大夫有集十卷北海相
二十一代羨魏拜議郎封崇聖侯
毓征南軍司馬
郁冀州刺史
二十二代震晉武時封奉聖亭侯拜黃門

侍郎
衍東晉時中庶子廣陵太守
揚下博亭侯
潛後漢太子太傅
二十三代嶷襲封奉聖亭侯
啓廬陵太守
竺吳南昌太守
二十四代撫晉襲封奉聖亭侯豫章太守
恬吳尚書晉太守
冲尚書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
愉晉左僕射
侃大司農
倫黃門郎
群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鮮宋元嘉中封奉聖亭侯改封崇
聖侯
闓襲封散騎常侍
汪晉刺史侍中
國晉左僕射

坦晉侍中常侍
嚴領尚書
二十七代乘後魏封崇聖大夫
晉尚書令
靜宋侍中特進
侯太守
道民内史
靜民侍郎
福民洗馬
道隆侍中

沉丞相掾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祕書郎封崇聖侯
靈符太守
靈運著作郎
靈産光祿大夫
廞光祿大夫
景儁齊常侍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
珪字德璋齊高帝時掌詞命終常侍著北
山移文
深之宋比部郎
琳之御史中丞
遥之尚書左丞
靈龜後魏國子博士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改封恭聖侯後
周改封鄒國公
臻尚書令
曅中書侍郎
揔侍郎
碩後魏南臺丞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鄒國公
休源梁都官尚書
覬宋御史中丞行會稽郡事
道存南海太守
三十二代嗣哲隋文帝時應制登科襲封鄒
國公後改封紹聖侯
雲童别駕
宗範陳中書侍郎
奐陳尚書中書令有文集
穎達大業中明經高第歷唐司業祭酒太
常卿撰五經正義有文集
三十三代德倫唐正觀中封褒聖侯
紹安唐中書舍人
志玄唐司業
志約禮部郎中
志亮中書舍人
思政刺史
三十四代崇基武后時封褒聖侯
德紹隋祕書省正字
禎禮部外郎刺史

惠元國子司業人以三世司業爲榮
琮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開元中襲封褒聖侯
後改封文宣公兗州長史
昌寓膳部郎中
季詡登制科終補闕
若思侍郎
仲思給事中
立言祠部郎中
眘言刺史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
舜監察御史
至著作郎
如珪工部郎中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封文宣公
岑父著作佐郎
巢父觀察使給事中御史大夫贈僕射見
杜詩
三十八代惟晊元和中襲封文宣公
述睿德宗時拜諫議大夫

戢及第
戣字君嚴舉進士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御
度使左丞禮部尚書韓愈銘其墓云孔世
三十八
戡進士及第贈司業
戢京兆尹御史大夫
三十九代策及第襲封文宣公遷博士
敏行官至集賢學士
温資太子少傅
温質四門博士
温裕舉進士左丞節度使
温業及第吏部侍郎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時狀元及第歷官御
史補闕員外郎封文宣公
極狀元及第歷侍郎
絢及第
綸及第歷殿院
緟狀元及第
緯狀元及第封曾公
縱及第

照及第
四十一代昭儉賜緋祕書郎襲封文宣公
昌明及第
昌庶及第虞部侍郎
昌弼及第至常侍
昌序及第至常侍
邈及第至諫議大夫
遵員外郎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泗水令
莊太常少卿
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贈兵部尚書
承恭太宗朝將作監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太宗朝遷農丞遷賛善
大夫襲封文宣公
憲及第員外郎轉運使贈尚書
勗及第侍郎致仕長子道輔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眞宗時爲曲阜令襲
封文宣公
延澤及第贈諫議大夫

延渥知清化縣
延之贈殿中丞
道輔及第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石徂徠
作擊蛇笏銘
良輔太子中舍
彥輔國子博士
四十六代聖祐襲封文宣公終太子中舍自
此襲封改衍聖公
舜亮道輔長子中散大夫贈特進
宗翰道輔次子刑侍
宗壽承議郎
宗質仙源丞
四十七代若蒙襲封衍聖公改封奉聖公
若拙及第
若外朝奉大夫
若容朝散郎
傳字世文知撫州中散大夫著東家雜記
恢朝散大夫
惇朝散大夫
忱文林郎

恂奉議郎
若米迪功郎親屬與　司簿尉始此
若初及第
文仲字經甫中書舍人
武仲字常甫禮部侍郎
平仲字毅甫金部郎中人謂之三孔先生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朝奉郎襲封衍聖公
端節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
端朝改名端木賜及第始此終知臨江軍
端己信陽軍判官

端位常德録参
源及第知萍鄉
端植通城令
端隱江陵察推
壿通直郎
百朋荆南通判
百禮江陵通判
四十九代玠字錫老襲封衍聖公朝奉郎
璜終朝請郎知和州
璪行在省倉

彰鄉舉
文昌改慶遠迪功郎
珉以最長授迪功郎
邦翰鄉舉
過庭廣州推官
彥誂富川知縣
五十代搢字季紳襲封衍聖公知建昌軍簽
浙西參議
攄主簿
擬登仕郎

撥將仕郎
洸宣教郎
次玉福州推官
次飛襄陽察推
宗元鄉舉
五十一代文遠字紹先襲封衍聖公朝奉郎
終隆興倅
文蓮税院
應發鄉舉
應選鄉舉

聖義登科奉議郎賜緋知樂安縣
廷桂登科廬陵尉
伯元登科信豐簿
伯迪登科新建簿
伯楨瀏陽簿尉
霆發鄉舉
開先鄉舉
五十二代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通直郎
終泉州倅兼宗丞
登鄉舉
萬齡稅院
五十三代洙字源魯居夔撫承襲衍聖公
里鄉舉
甫鄉舉

四十六代孫宗翰序

家譜之法世叙承襲者一而已疎畧之弊識者病之蓋先聖之沒于今千五百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即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博士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昱纔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於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李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内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今考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蒙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工鏤版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宗翰謹序

四十八代孫端朝序

端朝聞諸父云吾家自五代亂離宗族散走死亡畧盡獨襲封尚書諱仁玉守墳墓不去尚書幼子諱勗仕爲侍郎長子　孫皆爲侍從儒門復與今聚族二百口皆尚書公子孫依廟爲宅

家有賜書以至祭器御書 田園僕役皆 上所
賜許任鄉官著在吏部爲 由是士人不以
姓名稱止曰廟宅族人無異居者獨安州族祖
六中書諱宗簡因官不歸遂家焉宣和末女真
始入寇靖康丙午群盜起家所蓄藏蕩然雲散
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廟南奔明年
己酉八月蒙 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縣令後
二年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張琪犯徽州黟之四
境焚殺一空端朝與幼累奔山間僅得不死所
攜上世告勑祖父遺書生生所資皆失之矣獨
此譜山中人得之轉以見歸此譜乃古本頃叔
祖貳卿削去旁支獨載世襲者有識惜之今亡
而更存豈非天也因書以示子孫紹興二年歲
次季五月朔四十八世孫端朝謹書

五十代孫擬序

孔氏子孫聚居祖廟幾二千年無異居他州者
自經建炎兵火獨四十七代孫中散公諱傳與
四十八代孫襲封公諱端友及右司公諱端木
四十九代孫知府公諱璹 俾公諱瑄五位挈
家隨 駕南渡散居于衢徽二川江右松楸因

東家雜記書
一本向之胡於
酒泉生家觀
其書首有沈
氏圖書又有夏
氏圖書而又流
于胡矣今吾家
又得之於胡子
知其余之幸時
成化乙巳十月十
九日表則明甫
寓南昌畢識

寓焉餘皆留祖廟自南渡後蒙 朝廷念孔氏
子孫之無幾計口給田以 之乃於衢州撥賜
田十頃且俾春秋兩時饗 先聖於家廟州郡
差官行禮較之鄉邑十才其一今又四十餘年
子孫漸衆所得益微而其占籍於 錫田者皆
先聖之後至若歷代追崇之盛典備見中散公
所著東家雜記茲不復云獨此闕而不書因次
大槩附於篇末淳熙五年六月旦五十代孫擬
謹書

東家雜記卷終

杏壇說

昔周靈王之世魯哀公時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覩杏壇逡巡而至歷級而上弟子侍列顧謂之曰茲魯將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命琴而歌

歌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去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北山移文　二十九代孫述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喧囂

犯其慮㵒詐侄偬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於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籙希蹤三輔家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
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
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
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
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

擊蛇笏銘　　祖徠先生守道述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聽其
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illegible]
出於其表爲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不露
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極怪異郡刺史日
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
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祗畏敢怠者今龍圖待
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
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蛇無
異焉郡刺史曁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覺
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
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
不滅烈烈然彌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爲指佞
草在魯爲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爲董史筆
在漢武帝爲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爲朱雲劍在東
漢爲張綱輪在唐爲韓愈論佛骨表遂鱷魚文爲
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爲擊蛇笏故使人云堯德聰
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
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
魚徙潮風振恠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
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
上欺君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

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内
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
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
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蛇公以笏爲柱
笏得公而用公方爲朝廷正人笏方爲公之良器
敢稱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　天地則有　笏惟靈物
笏能乃受　笏之爲物　純剛正直
公惟正人　公乃能得　笏之在公
能破邪妖　公之在朝　讒人乃消
靈氣未竭　斯笏不折　正道未亡
斯笏不藏　惟公寶之　烈烈其光

元祐黨籍　四十七代三孔氏

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子由范純仁韓忠
彥曾布梁燾王存文彥博王巖叟鄭雍傅堯俞趙
瞻韓持國孫固孫甫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劉
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黃履張商英蔣之奇　以上係曾任宰相執政官
蘇軾劉安世范祖禹朱光庭趙君錫馬默
孔武仲孔文仲吳安持錢勰李之純孫覺鮮于侁
趙彥若趙卨王欽臣孫升李周王汾韓川顧臨賈
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
民張問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
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葉濤郭知章楊康國龔
原朱紘葉祖洽朱師服　以上曾任待制已上官　秦觀黃庭堅
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
杜純張保源孔平仲楊瓌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
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
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郛朱
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績吳儔歐陽中立尹材
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
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昞葛茂宗劉
渭柴衮洪羽趙天佐李新衡鈞衮公適馮百藥周
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胡端修
李賁李渫趙令時郭執中石芳余極高公應安信
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
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
受王箴張祉傅耆董丕竹璟蘇堯臣趙齊賢高穫
陳琳何宗韓李援徐瑛張良器倪直儒王箴吳光美
李公寅周邠李志忞蕭景脩徐濟李孝常范百億
何權宇文漫俞次契章颯陸漢張保淳程之才余

卞呂賁劉勃陳京費勉中董乂辛春卿舒升之閭建張及劉跂龔俊明黄應求劉仲玠司馬宏唐嘉問馮正卿吴元中吴文規杜顒卞議尹翊葛敏脩陳并趙晞文嘉謀鄭少微王知常郝宗臣鄭語施邁陳師錫何景甫趙衡毛求張直楊懷寶楊木梁鼎高公傑趙子煥王箴白鎮蘇象先趙佂朱行中王注滕友侯晉卿周諤毛直友范世文李世基苗蓁趙滏上官均張汚王公彦賈休復宋直方喬甫江偉何奭俞唐張彦逸馮希道蔣琳胡脩馮正雅張元林定勾居禮張朴 以上並係餘官

題宋槧本東家雜記後　　棘人黄丕烈

東家雜記二卷葉九來曾有宋槧本而錢遵王因假借繕寫此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繼於頤抱冲案頭見有影宋本東家雜記末有茱萸山人席鑑跋云往聞何義門太史得宋槧本東家

後跋

雜記二卷毛省菴先輩從之影寫一本余於丙申仲夏得之汲古閣中據是則錢毛二家皆有影宋本而葉與何所藏宋槧本不知是一是二耳今余於東城舊家得宋槧本即為毛氏影寫本所自出是可喜也敢不寶之

世文於宣和六年嘗撰祖庭雜記及從思陵南渡別撰此書改祖庭為東家者殆痛祖庭之淪陷而不忍質言之歟孜四十九代孫瑜龍封衍聖公時世文已稱本家尊長而卷中述世系訖於五十三代孫洙計其時代當在南宋之季蓋後來續有增入矣卷首杏壇圖說與錢遵王所記正同竊意此圖說及比山移文擊蛇笏銘元祐黨籍三篇亦後人增入非世文書芜園主人精於考古其以吾言為然乎辛丑十一月竹汀居士錢大昕記